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三八冊目次

玉塵新譚三十四卷

〔明〕鄭仲夔撰
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

一

柴菴寤言二卷

〔明〕吳桂撰
明末刻本

二四七

經史提綱十七卷九經補韻一卷

〔清〕魯之裕撰
清乾隆刻本

二八三

碩果錄十卷

〔清〕馬駒撰
稿本

三七三

虞初新志二十卷

〔清〕張潮輯
清康熙刻本

四一三

玉塵新譚三十四卷

〔明〕鄭仲夔撰

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序

世有名流譽業今古德行
文章並在所重但古人薄
行誼者之歎於詞林之中
求其行誼卓犖者不多見

至唐書序 謝序

一

吾友曾師今之正人惟之然
口無擇言如阮嗣宗未嘗
臧否人物而胸中滄海千古
權衡又未嘗不了者故其
撰著上通古人下儔今輩

至唐書序 謝序
五侯之錯五都之市無以
炫目並在于斯位乃吾家
中郎帳中之秘仲任孝標
無以尚之然僕之所重在
彼而不在此因其刻感愛

至唐書序 謝序

二

附取語以志景行

閩漳社弟蔡保禎撰

清言序

晉宋之際厥有世說語殊至致使讀者盡而有餘似非吾輩未易能言也而說者間指爲既本顧夷考當時所以既晉室者了

清言

曹序

一

清言錄後記

未相關食桃不康以咎李此前人固有辨之獨惟夫嘉隆以前學者知有所謂世說者絕少自王元美世說補出而始知有所謂世說然已非晉宋之世說矣

夫以不知有所謂世說者而哆

口談清言之既可笑也已吾友鄭龍如氏踵世說語林諸書之後而葺清言一編雖晚出而旨微不同大氏世說在因事以傳

清言

曹序

二

言其言精清言在因言以徵事其事覈世說之精使人流想于片言清言之覈期以示的于千古編則耦列理實孤行至其清妙淹通寄屬雋遠可以味得尤

難以率賞知言之士好風良月

鑪煙乍飄幽琴罷韻或風雨如

晦憂從中來手是編婆娑數則

宿俗新障一時都洗絕勝吞刀

而飲灰也世不乏韻人無客不

清言

曹序

三

相語遂謬爲之序

萬曆丁巳花朝樵李曹徵庸題

于信州公署



清言序

余束髮好讀世說最喜其微

言冷語妙絕古今越數年而

悔向之讀者膚耳蓋世說之

奇奇在叙事有左氏之嚴整

清言

韓序

一

而雋有檀弓之簡峭而緩若

探字疏句以求之未免爲臨

川才鬼所笑其後何元朗語

林玉元美又病其不雅馴稍

刪而爲世說補然染指醍醐

注為雜酪所礙有信州鄭君
龍如天下士也弘覽博物於
書鮮所不精綜而又能舍臨
川瑯琊兩家外不重案一複
事不濫陳一噦語上自東西

清言

韓序

二

京以及國朝之宗匠逸民
皆采而為竹頭木屑之助貽
書云以臨川瑯琊兩家所無
亦兩家不容不有者也試為
我叙之余惟世說未必盡出

劉義慶手大要客所為如淮
南子不盡劉子安皆左吳蘇
龍輩組而成之者也義慶好
文招聚才學之士遠近輻輳
若袁淑若何長瑜若陸展若

清言

韓序

三

鮑昭或位列太尉或引為佐
史國輔供帳筆札既不減尚
方而名山羣玉之藏又足以
資排纂而儲藻麗今鄭君坐
無滿容庫鮮秘書而能經羅

百代之言以續義慶千古身
 後之闕無論臨川有知嘆為
 知己即使何太史王司寇後
 生必將握麈相難置君於清
 言第一流矣君樂府詩草業
 清言 韓序 四
 已贈灸士林所著風賦博大
 奇辨楚宋玉之流也才大數
 奇識君者少清言一出屬和
 更稀昔義慶弟義康謂人云
 身不讀書君無作才語相向

嗟乎解語人且不可得解世
 說叙事耶僕茅以鄭君清言
 寶之枕中而已

萬曆丁巳秋日西吳友弟韓

敬書於三喟堂

清言

韓序

五



清言序

晉人不工涉世而惟善清言、
輒令人絕倒其時裴邵之子
輒已累而傳之至宋臨川王
集為女說遂以不朽千古風流

清言

朱序

一

文物可想見者斯人力也嗣是
有唐語林有續世說造語命
詞百不及一學士大夫靡稱述
之我朝何氏元朗采史籍
裨官勝事嘉話勒為語林

庶幾與臨川裨主齋盟以言

周博信有之謂之清則未也

信州友人鄭龍如洞覽古今

特精名理風神玉映藻鑑

淵融黃林度衡叔寶之流也

清言

朱序

二

也標舉後代爰暨近世文筆
醞藉有通世說者列以品目命
曰清言一秋唾間珠璣照燦
兼裴郭之長紹臨川之響
所謂飛天僊人容止語笑都

無煙火氣味而業實併收
 聲業俱茂不徒晉室諸賢
 清譚而已龍如善著書我
 讀其書者每恨卷帙易窮
 芳餘易歎非復詠林蕃蕪
 清言 朱片 三
 之思矣乙卯孟秋龍如以雁
 羔雁之聘來持書示余命加
 弘潤周玩再三不能增損一字
 唯與國中好奇者轉相觀
 味因慙慙以傳龍如強不佞

數語弁其首乃揚摧述作
 之畧而妄為一序南州友
 弟朱謀埜撰



清言

朱序

同

序

清言者何鄭子龍如其洗
滌卓犖之識節東而旁寄
者也言之清昉自江左清果
言所尚乎曰固也躁多不若

清言

集序

吉寡者脩辭之宗也好盡不
若多風者砭世之權也予讀
龍如時家言神姿高徹及
披其韻語于瀟脫微達心焉
于慨恍微義心焉一彈三歎伊

人儼在目前矣至于清言其

用物弘其取裁雋其托意
深不知者以爲小史也其知者
以爲有憂世之心也今天下詬
誶成風夷蕪操于舌本訛言

清言

集序

蓋已孔將矣試取是編覆按
之當且悚如報如清言者不乃
訛言之砥柱乎龍如之文之詩
又何適而非清言耶謝康樂
云道以神理超事爲名教

用編中綜覈名實揚確指
今殆神理名教之數也必如是
而言始有貴于清也已于以攀
劉提何直捷之所剩耳後有
知言者出江之左江之右果且
孰多哉

清言

漢序

王

海虞友弟龔立本書于

虎丘之竹亭



清言跋

苟其人爲持籌鑽核之流俗物來敗人意則
品不清習爲組織之語艷冶之詞則才不清
品不清才不清未有能爲清言者也龍如所
居蘭畹風雨一室琴書自娛客非幽人韻士
疑不爲倒也發而爲詩文清氣逼人雜之度
閒府鮑參軍集中恐不能辨龍如之品之才
清言 董跋

清言

董跋

一

俱清絕一時故其著爲清言詞則冷旨則遠
斯編出而世說一書且得獨有千秋哉夫龍
如之品之才既清絕一時異日身際清朝位
列清秩以清德持已以清節事君以清政澤
民其清聲又不獨以言著矣

社弟董思王書



題清言後

卧病月餘矣；度歲再興德山大師刻
期將伏謁雙徑雲樓向未能也因念
石允異人安得一讀異書而信州友
人鄭教如以清言一編寄示矣其標
目導之世說而取材不厭屑搜事不厭
僻教如不厭寫選錄不厭僞非胸中

清言

王版

一

出少解珠璣生而不沽煙火氣者斷
不能辨真偽是編也成允奪何去急
氏之席矣一再快讀霜雪汗出
人云此愈我疾信非枝之七世都
清言便堪作千載茶案也丁巳
上元虞山友弟王宇耆拜手敬跋



微奇事小引

僕雅好幽奇情耽撰述做鳴風之遺意成獨鑒
之稗篇樛流遁之觀隨聞隨錄廣輶軒之秘爰
咨爰諏片美必書固風一而勸百無稽弗聽將
傳後以信今廊廡多聞承資博涉作之勞而享
之逸庶幾選收以待孟堅取於燧而挹於河無
曰今事莫告君實

信州鄭仲夔啓

王塵荊蕭

微奇引

玉塵新譚

書目

清言

十卷

偶記

八卷

耳新

八卷

簡區

八卷

玉塵新譚

目

一

初函書目

較閱姓氏

項煜

字仲昭
吳縣人

劉士鏘

字羽石
仁和人

楊觀吉

字吉長
詔安人

朱統銓

字夢得
新建人

楊廷樞

字維斗
吳縣人

徐如珩

字楚白
仁和人

洪吉臣

字叢之
仁和人

玉塵新譚

姓氏

周鍾

字介生
金壇人

盧若騰

字怒生
同安人

涂伯昌

字子期
新城人

朱露

字公湛
建昌人

劉日杲

字子豐
永豐人

何允泓

字季穆
常熟人

陳弘緒

字士業
新建人

朱萬祚

字道徵
弋陽人

馬世奇

字君常
無錫人

李長科

字小有
興化人

樊維城

字元宗
貴州人

龔立本

字淵孟
常熟人

傅巖

字野倩
金華人

黃毓祺

字介子
江陰人

董思王

字念生
玉山人

朱漢徵

字方黉
崑山人

郭泮

字彥深
海寧人

袁德謙

字無盈
常熟人

楊思本

字固之
新城人

萬時華

字茂先
南昌人

徐時進

字元修
江陰人

魏冲

字叔子
常熟人

羅伏龍

字佐才
餘干人

許重熙	字子洽 常熟人	朱天璧	字子玄 仁和人
張廷範	字范之 漳州人	張 垚	字初青 仁和人
羅大猷	字剛辰 新建人	余祚徵	字符之 永豐人
涂大雋	字不疑 新城人	彭從龍	字麟長 上饒人
郭嗣汾	字季超 錢塘人	蔡保禎	字端卿 詔安人
徐濟忠	字良夫 常熟人	程兆科	字俊民 上饒人
蕭允升	字令初 會稽人	羅高倣	字中瞻 南昌人
張 壻	字石宗 仁和人	易爲鵬	字用王 黃岡人
五庫新譚 二			
黃中規	字崑來 弋陽人	徐光禴	字乃孚 常山人
戴國士	字初士 新建人	嚴 或	字令延 烏程人
袁一驊	字季開 江陰人	丁孕乾	字爰太 九江人

言凡例

一是編肇自漢魏迄於嘉隆五易草而就緒
三閱歲而成觀世難鍾子寧無後出相道
更有子雲應以苦心見賞

一臨川王世說極爲絕唱而劉孝標世說注
王元美世說補咸互相發明者也茲不重
案一事

清言

凡例

一

一續世說等書未爲具目者所深賞故得而
節採之然事取奇僻語尚冷雋外是槩從
刪抹不以濫陳
一編中一人錯見者名地爵謚不一其稱須
詳閱而始通恐乍披之無緒茲特別爲釋
名庶觀者燎若指掌

一近日名流輩出碩士踵生非無至德可師
不乏佳言如屑然傳信貴其有微公論久
而斯定月旦無稽裝郎繇此見詫風聞失

實謝公不免笑人悉俟考衷徐當續附

一余年過入洛數奇泣荆門庭蕭寂愧名士

之風流圖史雜陳欣往賢之景懌是用精

采勒爲一家章希通都大邑之傳聊傲窮

愁著書之意

清言

凡例

清言釋名

董仲舒

亦稱江都

陳蕃

亦稱豫章亦稱

鄭玄

字康成亦稱鄭

蔡邕

亦稱中郎

孔融

字文舉亦稱北

劉景升

亦稱劉州

阮籍

字嗣宗亦稱步兵

嵇康

字叔夜亦稱中

陸機

字士衡亦稱平

石崇

亦稱齊奴亦稱

戴逵

字安道亦稱戴

桓溫

亦稱大司馬亦

桓玄

亦稱靈寶亦稱

陶潛

字淵明亦稱徵

清言

符名

謝靈運

亦稱康樂

袁淑

字思光亦稱黃

褚淵

字彥回亦稱司

張融

字思光亦稱黃

謝眺

字玄暉亦稱宣

王儉

字仲實亦稱僕

沈約

字休文亦稱安

任昉

字彥升亦稱太

陶弘景

亦稱貞白亦稱

到溉

字茂灌亦稱建

楊情

字遠彥亦稱僕

魏徵

字玄成亦稱鄭

房玄齡

亦稱僕射

郭振

字元振亦稱代

李邕

亦稱北海

蘇頌

字公頌亦稱

楊慎

字用修亦稱太史

王守仁

字伯安亦稱新

唐順之

字應德亦稱中丞亦稱司諫

嚴嵩

相嵩亦稱分宜亦稱

顧璘

字華玉亦稱使君

瞿景淳

宗伯亦稱文懿亦稱

李攀龍

字于麟亦稱元美亦稱李侯

邢州亦稱

廉憲亦稱濟南

王世貞

字元美亦稱弇州

亦稱大司寇

亦稱卿

宗臣

字子相亦稱弇州

吳國倫

字明卿亦稱會稽

楊繼盛

字仲芳亦稱忠愍亦稱容城

魏裳

字順甫亦稱北

徐中行

字子與亦稱比部

亦稱江州

亦稱使君

蕭言

雜名

三

汪道昆

字伯玉亦稱司馬

胡宗憲

亦稱總制

王維禎

亦稱官諭

清言目錄

卷之一

德行

言語上

卷之二

言語下

政事

文學上

卷之三

文學下

方正

清言目錄

卷之四

雅量

識鑒

賞譽上

卷之五

賞譽下

品藻

規箴

捷悟

風惠

卷之六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卷之七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龍禮

卷之八

清言目錄

任誕

簡傲

排調上

卷之九

排調下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卷之十

忿狷

讒險

尤悔

純漏

惑溺

仇隙

海言

目錄

三

清言目錄

清言卷之一

信州鄭仲斐龍如撰

西吳韓 敬求仲閣

德行

公沙穰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季英

質春吳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杵春聞

蔡中郎性篤孝母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

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

清言 卷之一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數曰

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

俗之易不難

裴充州性清慎在郡一介不取嘗作一胡床及

去官留柱柱梁

徐原性忠壯好直言先爲呂岱所薦拔雖岱有

得失不爲曲護人或爲岱言岱歎曰是我所

以貴德淵耳

阮士宗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

還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

還

任彥升爲義興太守在郡清潔兒妾食麥而已

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沈休文

遺裙衫以迎之

狄文惠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嘗使絕域崇

質母老且病狄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有萬

清言 卷之一

里憂請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

馬不協因相謂曰親狄君所爲吾輩豈容無

慚更相與輯睦

蘇許公以子喪去職玄宗意欲起復之使李日

知論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

上乃聽其終制

盧懷慎爲黃門監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

自蓄以辦喪事

李光進光顏兄弟友愛特至光顏先兄娶其母
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妻奉管
簪籍財物歸於其如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
先姑先姑命至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王太尉特重冠萊公數薦之爲相冠不知時干
上前短王一日上徐爲太尉道及謝曰臣久
居相位闕固應多而準對陛下無少隱此乃
臣所以重準也上繇此益賢太尉

清言

卷之一

三

岳少保少時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
必齋衣具酒肉詣冢泣奠引所贈弓餐三矢
乃醉父知而義之

鄭思肖自宋亡後終日棲居夜有時南向泣誓
不與北人交見輒奔避時寫蘭疎枝簡葉根
不著土人問之曰土爲番人致忍著耶
太祖召宋濂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否者
爲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

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方孝孺臥病絕糧家人屢以告方笑曰吾政愁
汝家人曰主翁亦所不免豈必我耶曰愁汝
多告勞耳

浦江鄭氏十世不異爨食指千餘人田賦各有
所司出入絲毫無敢私者諸婦事女工不預
家政子孫馴行孝謹家蓄兩馬一出則一爲
之不食

清言

卷之一

四

黃叔揚以外艱歸杜兄不出有御史行部至虞
問黃給諫家無習知者一老人引舟至葛澤
農收蔽路御史步抵其舍叔揚從素幕中對
語移日供蔬粥而別

姚蘇州始下車欽慕郡處士王賓命駕往見之
及門賓望見騎從趨告姚曰家有老母未嘗
見聲勢恐驚之乞損騎侍善後造賓望門下
市徒步自抵舍時謂復見陳豫章之風

士璉爲寧波守自奉儉約嘗以魚肉兼懷撒而

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楊榮從文帝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

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不顧而去榮下

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楊

卽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騾馬從夜至旦不勝

其疲翼日謁上幼孜備奏上嘉榮之義

榮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卷之一

五

丘錦奉二親孝葬母畢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

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錦恐母岑寂遠

墓巡行泣曰錦在斯錦在斯其地多虎聞錦

哭聲輒避去

虞謙父好老氏父喪備極哀痛日誦道德經一

遍已乃哭淚下漬碑磚爲毀裂

姚伯華嘗受人寄綾帛衣數百一夕火發家資

煨盡俱不顧急移所寄物明日按籍各還其

至無一失者

劉球性清介弟玘爲清田令偶寄一夏布球卽

曰

盜驚歎叩頭曰使在官皆若公吾輩安能亂

章懋爲南司成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趙司管

之已知請謝章曰吾子垢衣敝履宜不識也

趙司馬以譏謫戍肅州袍帽布袍策一蹇驢行

卷之一

六

尸至人聚觀相指識爭銀金以資道路費劉

悉謝不受既達戍所披甲執銳與諸卒無異

衆皆歎服

端備居吏部里中士宦有餽金承筐以將而

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已而夫人撥

茗亟爲言公隨令夫人整理其茗覆筐如初

出語其人曰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

家尚有餘苦心謝意已授之今持歸

徐向客與夏少師同里夏方被殊寵人爭趨其門徐每不往及少師再相罷於途中被逮徐獨使人周旋唯謹夏爲感泣

蔣性中爲給事歸偶駕小舟入城遇潮落舟不得進二僕牽挽蔣自刺船大爲他舟窘辱二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爾無橫也蔣不欲人知顧謂僕曰渠豈爲若欺耶

王元美以重九毋忌終身不登高

辭言

卷之一

七

徐使君居官貧士有所干請度力不能猶強應之曰奈何令客有慙色

徐子與好接引後來嘗語歐廣文云吾輩旁得奇人雖越數千里之外必當移書相告

魏比部服除常補三月餘不報或謂公不當有所造請耶魏笑曰我一欸段馬不數步而僵且歸矣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俞仲蔚家貧不治生逢其記耕蠶洗助之猶不

給仲蔚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則又曰姑一食

祝廷璿所至喜化誨人又精於琴理嘗過友人別業有館僕悍戾日詬詈其父母祝令召其人來立之戶外且云吾有聲子試聽之遂操孝順歌一曲既畢開戶視其人泣數行下悲惋不自勝祝因具爲解說自是此人改行不復如前詬詈

辭言

卷之一

人

言語上

王仲任生細族或嘲之荅曰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

史公謫守河東殺侯覽遣使覽怒誣寘之辟孝廉魏劭裴瑜輩行賂於覽得減死論或以爲史嫌陶丘洪曰文王牖里閭散懷金平原蒙

難義夫獻寶亦何疑之有

王奐語仇季知聞卿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荅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耳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爲茂才是劉岱弟劉爽曰前年舉劉岱奈何復舉蘇洪曰若使明公用岱於前擢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雙驥於千里何所復難

清言

卷之一

九

晉武帝問郗廣基卿在郗孰與優對曰臣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

宋武帝登八公山劉安舊臺歎曰城郭如匹帛之繞叢花也

宋明帝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含愧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座者莫荅稽侍中言曰今節候雖適雲露尚凝故斯輩之禽鷙心未下但得神駕遊豫羣情便爲載懼

范百年因事謁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食泉因

問曰卿州復有此水不百年荅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何處曰臣居在康讓之間

王儉爲吏部尚書有客譚姓者謁選王戲之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卿荅曰譚子齊昌所以有僕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

清言

卷之一

十

忽去時未有荅者張黃門在下座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張思光入問訊彌時方登階既就席齊高曰何乃遲爲荅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齊世祖問王僕射卿好音樂孰與朕同荅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旣在齊不知趣味梁武帝位有猛虎入建康郭象人江陵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無敢對者王瑩在側筵餘

板對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錄御

圖虎象來格

魏愷積年沉廢遇楊僕射於道愷自陳述楊以
敕詔授官咸繇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
天終待雲興四岳乃起爲霍州刺史

徐君房與魏使陳昭各言方物因問昭蒲桃味
何如橘柚荅曰津液奇勝芬芳滅之君房曰
金衣素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清言

卷之一

二

陳後主嘗誚蕭允於蔡徵徵曰清虛玄遠殆不
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聞因誦允詩以對後

主嗟賞

言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龍如拱

鉛山費雲仍文孫闕

言語下

辛郁原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所上問何人

對曰辛太公上曰何如舊太公曰舊太公八

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十八已遇陛下

張後裔在并州唐太宗嘗就受春秋後因詔入

清言

卷之二

一

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對

曰昔孔子領徒三千從者無子男之位臣翼

贊一人卽爲萬乘主計臣此功愈于先聖太

宗大悅

李白與人談論皆成謬致如春葩麗藻聚于齒

牙時人號爲梨花之論

裴晉公午橋莊有茂草盈里名小兒坡公每使

數羣白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

也

宋孝宗幸靈隱見飛來峯問僧淨輝曰旣自飛

來如何不飛去輝曰一動不如一靜又幸天

竺見觀世音手持念珠問曰何用輝曰念南

無觀世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

已孝宗大喜

周玄素善書太祖論曰爲朕審天下江山繪

於殿壁玄素對曰臣未嘗遍歷九州不能奉

清言

卷之二

二

詔惟陛下賜草規模臣謹依潤之太祖

卽操筆脩成大勢玄素對曰陛下山河已

定量能復動

太祖欲殺一犯法者東宮欲宥之太祖問刑

部郎袁凱對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旣見深歎其家法厚賜

遣出高后曰伊食指千餘人欲爲陛下

事何所不能太祖隨後召問汝家十世同

居何以得此對曰惟不聽婦言耳 太祖大笑遣還

國初郊祝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桂彥

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 上譴呵衆得釋

或言解大紳文字不應泛與人荅曰何嘗見兩

露擇地而施

閔司寇獄獄不稱青 孝宗怒甚論劉大夏曰

青

卷之二

王

爾第云古昔何人執法如此大夏對曰嘗聞孟子云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執之而已

劉達欲結好康武功康不爲往後達以脩怨北地將因事加害康聞之遂自詣達達延見喜

溢望外畱款洽焉康徐調理曰昔高力士寵

冠羣臣爲李白脫靴至今高其義君能之乎

達直前曰試爲先生効之康曰僕何足稱今

李夢陽數倍李白以非罪陷縲紲君誠能出

之卽數倍高力士耳達稱善次日李得釋

王新建對人每論人皆可爲堯舜一日令蒼頭

辟草堦前有客問曰此辟草者亦可堯舜耶

荅曰此辟草者縱非堯舜使堯舜辟草當不過此

世宗登極日御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楊大學

士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嘉靖初經筵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故

清言

卷之二

四

勲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相嵩語顧華玉身與文待詔周旋不見荅將無太簡顧曰此乃所以爲徵仲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語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

縣令滅門刺史乎有父老對曰民只聞得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令默然

李于鱗將應召許殷卿餽之贐李謂徐比部曰

昔貢禹賣田以起彈冠之會未聞王陽出黃金裝其橐中乃左史餽贖盈鎰亦難矣

瑯琊語吳峻伯云吾譬如面上眉雖少用處自

不可無

汪伯玉架上牙籤數萬卷客睨久之謂曰公能遍識耶荅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

黃姬水好遊或嘲之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乃舍近矚而事遐尋荅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

蘇言

卷之二

五

唐侍御蘇大行將入朝導聲相近蘇問前行爲誰從者以唐對蘇便曰瞻之在前唐聞知爲蘇卽回首曰後來其蘇

政事

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其雨輒注有二縣僻在山間傳驛不往獨不雨父老以爲請嵩乃曲路到二縣入界卽

雨

魏令東平有惠政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

百姓攀車距輪克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閭憲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有綿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

蘇言

卷之二

六

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奉謝勿復盜也

謝玄暉爲宣城內史每視事高齋吟嘯自若而郡亦告治境中多佳山水雙旌五馬遊歷殆

盡風流文采颺炳一時

魏僕射臨代登舜山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或鑿不醉不歸四字於上收見曰此非遺德卽

命鑿去之

盧承慶嘗考中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姚善執錢片質經義片曰此書生事耳公有官守何不譚時務乃出一簡授善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

清言 卷之二

七

于謙爲大司馬數出奇鉅虜朝廷賴以安時人謂遠過李剛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敢言功乎

韓文爲留守尚書歲凶死者相枕移咨戶部請預支俸糧戶部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待耶遂發米六千石以賑

孔鑄守交州有盜嘯聚山谷孔匹馬入其巢聞

陳利害盜感悟酋長百輩從來中丞韓雍欲盡戮之孔執不可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若殺之是誘之也不足伸威祇敗吾信

盛泉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泉潛登庭樹資朱墨二缶俟盜出入濡筆灑其衣明日閉城門審命邏者曰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儲靜夫在吏部一時人士悚然咸曰儲君陽秋可畏

清言 卷之二

八

虞謙爲大理卿獄必得其平大辟尤致慎曰使彼無憾我無憾

盛頤爲東鹿令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辯

徐句容以廉儉著聲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遇責爲具稍過侈必相戒

李攀龍出守順德人問所以治郡李曰使吾僕夷道途脫上官顏色則俱不能晨興坐堂皇

揖屬吏考計延見鄉父老問疾苦爲興除脫
若承蜩耳

李邢州在郡囹圄空虛一日治牘十日爲布衣
之飲

張佳胤令滑巨盜任敬高章許密告挾匕首以
千金劫張張曰庫藏空虛我將貸諸豪右乃
手書十人名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
者須臾人奉二十金以進張陽怒曰賦汝百

海言

卷之二

九

金胡二十也稱之良久察賊少憚一人前忽
躍而就之刺一人縛一人不驗刻鏤巨盜于
樽俎間遠近靡不領首

文學上

董仲舒治獄三年不窺戶外嘗夢蛟龍入懷
中自春秋繁露

漢武皇帝時有外域獻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
異東方曼倩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

之果是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

枚臯文章敏疾司馬長卿制作淹遲皆靈一時
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揚子
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
應應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光武大會靈臺得風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
者竇攸對曰名題風載在爾雅詔簡書如言
賜帛百匹

海言

卷之二

十

邯鄲子禮年弱冠著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
定先是魏朗已爲此碑文成未出見子禮所
作益嘆不暇遂毀其草

魏武伐阮瑀作書與韓遂時適近出鴉隨從因
於馬上具草呈之曹擘筆欲有所定而竟不
能損益

孝武西還雅樂多缺有鐸于者近代絕此制或
自蜀得之者莫之識解斯微曰此鐸于也遂

侯于寶周禮注以芒簡持之其聲極清衆咸歎服

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于禮教當朝理事決斷如流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中箱几案襍物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數條并奪物將去

清言

卷之二

二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安西無繇自達乃負書候沈車前狀若貨鬻者安西取讀人重之謂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梁武帝問徐僕射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儀曹郎勉曰孔博士識見精通詳練故事帝即日除儀曹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卽以所通記隨機斷決曾無爾滯任彥升謂之孔獨誦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蘇張

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傳識

任彥升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劉嗣芳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彥升簡周書衆如其說

清言

卷之二

十二

蕭琛謂裴子野乘畧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虞寄上瑞雨頌梁武稱賞顧其兄荔曰此卿之士龍也

清言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龍如模

門人劉日杲出子閭

文學下

唐玄宗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

諸學士講議經旨以及時務騰者升爵惟張

九齡譚論風生得升此座

李白凡所登臨每有吟詠過武昌見崔顥黃鶴

清言

卷之三

一

樓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

孟襄陽客遊長安開過秘省爾時秋月新霽諸

英華令賦詩襄陽句曰微雲澹河漢疎雨滴

梧桐舉座嗟其清絕咸開筆不能爲繼

唐文宗語左右云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

以爲君嘗召學士於內庭論經較量文章宮

人以下侍茶湯飲餽

裴晉公脩福先寺請皇甫持正作碑酬以千緡

裴曰碑文三千字每字一緡更減不得也裴笑而足之

薛濤在高千里席上適有邊報千里令濤作樂

府卽爲句云聞說邊城苦今朝到始知願將

筵上曲唱與隴頭兒舉座稱賞

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簡出處司馬溫公

聞人言新事卽便抄錄且必記所言之人故

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今事莫告君實

清言

卷之三

二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

何必爾曰先入者爲之主

蘇長公語劉景文云軾平生無他快意惟作文

章意所到處則筆力曲折無不盡之自謂世

間樂事無復踰此

米元章云一日不讀書便覺思澁

蜀王性嗜古太祖鍾愛之呼蜀秀才

朱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魯博賈羣籍談論風

餐雷厲嚴陵徐尊生曰南宮以舌爲筆學士以筆爲舌

景中丞在太學時嘗假同舍生秘書約一宵還故負約其人遽訟之國師景乃詭言實已書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慚憾旣出景特還之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

李夢陽傲睨當世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卽曰登三代以還書耶

清言

卷之三

三

北地作詩或句句未工卽棄弗錄何舍人深惜之李荅云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世評何仲默文侵謾匹雅依騷儷選選追周漢俛視六朝顧使君曰信陽詩雖峭俊終是北地多一臂力

楊太史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張愈光曰斜字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太史偶閱莊

子遂改睨曰愈光曰渴虹睨曰古今奇句

雷禮鄭曉二人皆博雅禮淹通琴書曉尤留心國朝典章世稱尚書知古端簡知今

顧華玉閱王子衡慎言稱云特標妙義

王大司寇云先秦之則北地及正濟南造玄

七子聚薊門結社賦詩每一詩成人人自得至

濟南片語出又還顧自失咸歎服之以爲莫

能及

清言

卷之三

四

學士雅自負博聞又雄于辯嘗設數事誦朝紳無有解者乃舉問魏裳魏隨事縷陳應荅如響廖竟不能小屈

吳峻伯云元美見荅三絕較閱妥頓時披誦可作益氣散

王元美預相嵩席出桑落酒嵩謂客曰此酒之名纔一見張謂詩耳王應聲曰杜詩有之水經注亦有之嚴便出二書令簡視果然

王廷尉贈徐子與長歌十絕句錄寄李那鼎
盧相在李郡齊把玩不覺神竦訓元美海內

獨步茂秦瑣瑣水彌十倍不及也

宗廣陵嘗曰朝廷可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
鳴岐山而麒麟爲椅枕

胡宗憲燕將士欄柯山酒酣繼作命沈明臣作
錢歌鼓吹十章授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
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起將明臣贊曰何物

清

卷之三

五

沈郎雄快若是

魏顧甬著楚史成時楚人何基亦爲之或言二
史皆公者顧甬意不憚曰五色可合緇素不
可合也無已寧篋吾史

方正

楊子雲撰法言富人費錢十萬願載一名子
雲不聽曰此人富而無義正如園中之鹿欄
中之牛安得安哉

光武臨朝或有愴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
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宋弘薦桓譚於世祖召拜議郎桓特妙於絲竹
帝每臨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趨
責譚譚望見弘便失常度世祖惟問之弘謝
曰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
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盧植師事馬南郡南郡外戚豪家多列女倡
清

卷之三

六

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

仇香入太學與符融北字融實客盈室香常自
守融因徐諷以交結合正色曰天子設太學
豈但使人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

漢靈帝問楊侍中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
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
真楊震子孫

晉武帝嘗問吾彥陸喜陸沉二人誰多彥口道

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不及莊復彥
爲交州餉士衡兄弟士衡將受之士龍曰彥
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荅詔不善安可受之
乃止

游學爲廷尉持法平上嘗勅學有所恕學不從

曰陛下自能恕人何必令臣曲筆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

冰令工人鑊爲鳳獸形或飾以金環絲帶置

海言

卷之三

七

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唯張曲江不受此惠

張文確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確

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住職

當自引避不宜飾減以自取名

太祖賜劉琨鐵簡令糾不正者時都御史袁泰

奏事不直琨當大廷擊其項舉朝憚服

鄭克敬受知高帝嘗賜宴值其父沒忌不食

飲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聲况君命

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劉長史嘗以使至燕王與之奕劉勝王曰

卿獨不少讓我耶對曰可讓處不敢不讓不

可讓處恐何敢讓

孔約教諸皇孫太宗賜一小荆杖出西番柔

韌可屈伸云犯者以是撻之他日皇孫有過

約連杖至十數是夕皇孫熟作上怒召約

責之約厲聲曰昔漢明帝尊師重傳今奈何

海言

卷之三

八

以教子罪師

顧佐爲應天尹剛稜不撓時以方苞孝肅之知

開封

楊弘濟在內閣其子來京所過州縣無不餽遺

惟江陵令范理不爲禮公異之薦爲德安守

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

私于理卒不往

廖莊爲給事時楊文貞當國家人不法者抗童

論之或言獨不爲東里地耶莊曰此廼所以報楊

東楊晚年溺愛其子穰所爲多不法事嘗與鄉人爭墓地交訴於朝法司不敢決以請于士奇士奇心庇其子曰往問鄉友羅汝敬法司從之羅正色曰吾不知其他但每歲見鄉人上塚耳

郭定襄守大同屢劾之後人心土崩愛郭者泣

卷之三

九

曰事至此奈何郭曰天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脫胡勢莫過吾與此賊誓相存亡當不令諸君獨死

陳壽巡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本不諸弓馬竟不許

楊文懿淡泊自處未嘗干進權貴重其賢欲援之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曰吾猶發婦豈

自首而改節

王封丘入覲踰黃河見數十人舉大木爲耶許歌有蒼頭奴乘馬鞭役者背王問知爲馬太宰治第遂停車執奴下重朴責之曰若因朝廷赤子方喘汗作努而汝坐鞭之乎或謂得罪太宰往必不利曰吾知吾民安知吾官後封丘以最治聞

楊黃門嘗夜出遇貴璫爭道不恭批其頰璫泣

卷之三

十

訴于上上曰知是長楊何不讓之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故事當祀水神有司以請李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何仲默在中書有同官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以棺何叱却之題自出金爲殯

王幹被誣問運木石賄罪乃躬自負荷或勸其令子弟代之曰此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

之或傳誅卒曰非其罪也自竟其役
寧為孫中丞不屈大罵曰我何負于汝孫揚
聲曰朝廷亦何負于汝

有客謁梁公實欲餌以延年術梁嘔曰吾名在
天壤間政恐盛著不了安事長生客慙而去
海瑞為淳安令抗直不阿鄒懋卿以鹽法都御
史巡行郡縣所至叱咤風生懋卿妻從行為
裝五絲輿令十二女子昇之令長以下皆膝
行懋伏比至淳安俱張甚海瑞復抗言縣小
民貧不足容車馬懋卿怒甚知其不可辱欲
威去之

周王深慕文徵明徵召致不得道人致幣文辭
使者曰王無所求特慕先生耳盍一啓函文
謝曰尊者賜啓之而還却不恭竟不啓

清言卷之四

信州鄭仲變龍如撰

玉山董思王求毋貽

雅量

晉武帝問劉仲雄朕可方漢之何主仲雄對以桓靈帝云那便至此仲雄曰更有不如者帝大笑曰桓靈之世未聞此言今朕有卿故爲勝之

清言 卷之四

羊太傅在軍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郭代公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矚目出於燈下公子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題畢朗吟之其物遂滅

陽城家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迎之奴猶未醒乃自負以歸及覺痛咎謂城曰寒而飲何害也

令狐楚爲太原書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指揮

後事軍中諠譁將變忽夜數十騎持刀迫楚

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稱管成

讀示三軍無不感泣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觀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

清言 卷之四

感服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口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耳龔叔安微時嘗獨行爲狂者擠池中幾溺死或援以出請治之龔曰亦復何足理

解大紳嘗曰處其心如在熙春麗日間則天下無可疾之人

御史李鐸嘗詆斥梁文康後大理丞缺按格宜

鐸銓司以爲嫌公曰舉不避仇古制也立擬

擢錄

馬士權善徐武功石亨譖武功怨望逮捕并逮
士權拷掠瀕死終無所言乃摘武功語券續
禹神功語出自撰實謀作逆士權始大呼曰
有貞忠臣豈有自撰語券露逆謀之理耶武
功得釋感其義許以女婚其子後自金齒歸
負盟士權亦無言

清言

卷之四

三

林誠嘗極詆商文毅上怒欲譴誠商進曰誠
言不無所見且陛下喉舌之司今以臣故
加貶如言路何誠得復職

耿九疇爲太宰嘗考一官得實忽又改評考功
郎儲確不從且云公所執何異王介甫時部
屬方會集省中九疇夷然了無忤色

楊廷和在閣久漫無建白武宗南巡有狂生
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矢當不負良

意後密計擒江彬衆始服公才量

屠太宰新衣白綾甚澤有一吏捧硯誤傾墨汁

憚息請罪公曰吾方嫌其白而欲染之適與

意會

孔寺丞坦率宏恕於物無爭所居園圃近水常
有夜涉盜蔬果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
卽爲起橋盜慚不復渡

陸榮嘗論張永嘉褊急無大臣體張陳疏几上

清言

卷之四

四

日被閹者再或謂浮士出語無當不足以損
張曰疏語最是良劑方圖自克耳他日請告
掉過吳門乃特訪陸山中終身謂其憂已

瞿文懿嘗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千遍舟乃
厲聲叱曰吾在胡爲者卽應聲滅

楊容城廷杖時或遺以蟒蛇膽楊笑曰吾自有
膽何蛇蛇爲却之弟飲一卮酒畢受杖

蔡子木在京與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論文不

合後子木巡撫河南三人皆爲屬吏子木張

宴備賓主禮身行酒炙曰吾惡得有其一以

慢三君子

識鑒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文淵兄况勃承

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文淵兄之自失况慰

之曰朱勃小量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

學勿畏也及文淵爲將軍封侯勃位不過縣

清言

卷之四

三

令

班孟堅少時王仲任特愛之嘗撫其背曰此兒

必爲天下知名

劉楊州卒孫討逆命太史慈往視時慈新附左

右皆謂必不還孫曰子義舍我當復從誰且

其人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也果如期

返

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先主大驚乃作書不

覺筆落於地

阮嗣宗知曹真必敗及真輔政召籍爲參軍因

以疾辭屏居田里歲餘真誅凡所引用俱羅

禍時人服其遠識

王仲寶幼時袁尹聞其名既而見之歎曰枯柏

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叔玠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

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

清言

卷之四

六

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

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房玄齡較讎秘書省高孝基語裴矩曰僕觀人

多矣如此郎者當爲國倚恨不見其聳壑聳

霄

宋末時宗人趙時賞在軍中見同列盛輜重飾

姬侍嘆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

劉基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同遊者皆以爲

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無有知者惟西蜀趙天澤曰此隆中諸葛也

劉文成舉進士揭傒斯見而歎曰此魏玄成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具也

中山王追元帝將及還鳴金使逸去常開平不能平達曰是雖夷狄然嘗帝天下至上將裂

清言

卷之四

二

地而封之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便

胡惟庸未相時劉中丞嘗目之曰是將償韓賊

犁

太祖嘗令東宮讞獄時有邏者獲盜七人

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真訊之果然上曰

女邪得知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

稱惟貌有稽今見其人雙眸炯炯定非盜耳

上喜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王驥征麓川詞者回云彼有象陣王思象畏鼠此間無所得乃廣捺猪猶數百爲備臨陣悉放出象懼而奔遂勝

韓襄毅征兩廣蠻冠軍至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莫能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緝賊左右初疑爲良民既縛而袖中利刃出乃悉斷頭頸往箐棘中賊大驚沮

清言

卷之四

八

曰韓公天威也悉力拒不支遂破之

徐武功治張秋河百計塞之莫效聞一僧有道

就謁問術僧但云聖人無欲武功歸思數日

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愛珠吾能使之去

乃鑄長鐵杆洞釜底貫而下水始受塞不踰

時遂成平陸

中官金英奉使道金陵公卿俱餞送江游薛德溫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

廷尉耳

宸濠謀逆人情洶懼王司馬獨云有王守仁在彼朝廷可無憂未旬月果捷音至

賞譽上

漢世京師目鄭康成曰經神何休爲學海

孔文舉英雄特傑如衆星之有北辰

張紘與孔北海書言虞仲翔頗爲論者所侵美

玉雕磨益光不足以損

清言

卷之四

九

趙戡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劉景升以爲賓客

爾時禰正平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復人

反南見戡歎曰所謂劍則于將莫邪木則倚

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

諸葛武侯見殷禮歎曰東吳蒯蘆中乃有此人

作書與兄子瑜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僞肝也

謝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

稱爲二寶

謝惠連年十歲特爲康樂所賞識康樂嘗過會

稽郡語方明曰阿連詎可作常兄遇

任太常幼便知名王丹陽雅欽重之以爲當時

無輩稽彥回亦嘗歎云中散家兒所謂百不

爲多一不爲少

劉孝綽除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劉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

之二陸

清言

卷之四

十

梁簡文目劉中庶曰玉潤瀾清又云琬琰爲心

玄黃成采

楊津兄楊遵彥少時目之曰駒齒未落已是龍

文

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爲著翅人文帝

歎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李白少隱峨山州舉有道不應蘇益州見之歎

曰是子天才英特不減相如

唐代宗曰王右丞藻思泉飛襟情雲散

王士源評孟浩然曰導諫挺靈寔生楚英

黃太史道李伯時風流文雅不減古人政自爲

畫所掩

徐霖稱謝君直如驚鶴摩空不可籠禁

盧摯目徐杰之曰南州高士

清言

卷之四

七

清言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龍如拱

蕲溪汪 櫟恭仲閣

賞譽下

楊洗馬目劉伯溫勲業造邦文章命世

劉中丞二子入朝 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

璉凝重伯溫有子矣

黃鉞道姚蘇州激烈有國士風

清言

卷之五

一

太宗目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

解大紳目王偁人品在蘇長公之列文亦愷似

瑯琊黃侍中贊云飛檄逾琳投沙擬屈

王元美稱鐵司馬之桓桓練中丞之蹇蹇草戶

部之英英又目徐魏公曰氣如長虹

吳原博稱陳侍御英侃踣而復奮

孝宗道總大夏雖復開門延客人亦不敢以賄

遺

李東陽曰何孟春曰子必張楚

李獻吉以文雄海內目中無人及閱徐禎卿文

大加驚異遂與定交世稱李何亦稱徐李

何景明天才騰逸咳唾成珠

北地李夢陽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

明世稱四傑

王元美目文待詔能使吳雅能使吳敦能使吳

重

清言

卷之五

二

霍文敏嘗歎曰我與孫中允談雖沉醉中不覺

自醒

王維禎評楊文舉如龍人仰其爲祥亦駭其爲

異

閩中丞風裁凜然縉紳憚之目爲千尋劍閣

世目唐司諫廊廟之羽儀文章之瑚璉

唐伯虎桑民澤並有文才而個儻不羈時人謂

之二達

耶耶道桑民博文陣健兒人羣逸時

王廷尉稱徐使君云子與性味如醒醐無處不
人

王大同寇云吳明卿之雄沈宗子相之朗秀李

于麟之嶽峙

宗吏部以唐應德爲博雅

瑯琊稱楊仲芳如孔翠威鳳

宗子相出叅閩藩值倭寇作宗守西門數出奇

清言 卷之五

劉賊賊懼逡巡遁走時稱爲薦紳願牧

李侯評梁伯龍不惟口具五色兼有熱腸

徐比部嚴事李王目爲雙美二子對人亦首推

穀子與時人以爲交相重

王廷尉見張肖甫歎曰世尚自有人

宗臣目濟南曰古心淵識

王廷尉道謝茂秦布衣風格從來未有

品藻

漢桓帝問陳太傅徐穉袁閎輩著三人孰爲先

後太傅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

禮義之俗所謂不鑠自雕至于穉者爰自江

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故當爲先

司馬景王問安平王孚已才何如夏侯玄孚曰

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

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耳

王太將軍共都太傅論西朝人士云樂令短才

清言 卷之五

耳考其實登勝滿武秋那都曰彥輔道韻平

淡恐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足

以相擬

袁中丞語謝中書云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

無卿亦一時之傑

蓋子雲書述雅爲武帝所重嘗稱之曰筆力駿

勁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元常

並驅爭先

諸宰相侍聽太宗語王珪曰卿識鑒精通行善
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置且自謂何如
數子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
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
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
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
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
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

清言

卷之五

五

確論

蘇味道高爽王方慶魯鈍同爲鳳閣侍郎或問
張元一二子優劣張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
如十月被凍蠅

高帝問陶左師卿何如劉宋諸人對曰臣謀略
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
溢葉琛上然之

有人問卿徐太傅何如古人是誰比王云舍

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爲一人

正統間三楊柄國文貞爲東楊文敏爲西楊因
居第別之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
時謂西楊有相才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
時論云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

俞允文稱李邢州之尚古徐使君之長厚吳黃
門之慢世宗吏部之倜儻王廷尉之雄邁昔
建安七子開元八仙以爲千古一事諸人達
清言

卷之五

六

節肖似而同心之義過之

濟南云子相高朗多奇明卿切覈子與叢二家
之勝

王大司寇云吾黨有三甫張肖甫雄爽流暢張
助甫奇秀超詣余德甫精嚴穩稱

規箴

公孫弘赴公車鄒長倩贈東芻穢絲撲滿各一
遺書云芻東則謹絲穢微至著撲滿貴聚而

散世傳三事餘

嚴延年用刑頗急張京兆以書規云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邢子昂爲平原侯家丞頗見疎遠庶子劉楨諫曰君侯遇楨以禮待顯則疎恐親者將謂承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慧琳以才學爲宋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齊書卷之五

楊顓延之進曰昔同子參乘袁絲變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

齊公既有承宋之志畏謝脁中未便發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謝正荅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齊公甚愧憾此言

盧子潛語李邕卿才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

終虞缺析耳

李泌見時張九齡嘗引至臥內張與嚴挺之蕭誠善嚴惡蕭倓勸張絕之張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陸司寇卒御史行部不弔楊洗馬欲規之於其來謁令關人辭曰適聞弔陸尚書先至彼相

侯御史旋詣陸屠應峻欲治一僕怒甚僕遽遠求解于夫人夫

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屠素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笑曰但水寬耳僕以此

獲免祝孝廉弟子徐易以年少任句章令祝慮其矜

詔欲裁之及徐來別侍從甚衆祝令屏去既坐久謂曰吾具斗酒豆肉以待子無人烹飪

異時子庖我爨今子爲貴人我庖而子爨可乎徐謝曰師何出此言也遂自庖焉相與飲惟戒以爲清白吏後徐居官果貞廉而有異政

捷悟

生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日過中卽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卽舉箸而食

清言

卷之五

九

莫不服其機辯

蘇長公知楊州一夕夢在山林間有虎來噬方驚怖忽一紫袍黃冠出以和障之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驚畏否蘇遽叱之曰鼠子敢爾本欲杖女脊吾豈不知女夜來衛耶道士惶駭而退

景泰立春日正仙聖節衆議慶賀迎春先後未定于肅愍至曰迎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

春王正月春加王上宜先迎春

李淑城慈谿甯南郭居者賄趙文華請廣之李持不可趙乃置酒於城外一山使人射矢及城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李卽令以矢從他山射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

風惠

戴安道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作鄭玄碑又

清言

卷之五

自爲文鑄之詞麗制少

顧玄平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玄平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崔英年九歲在泰王符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許生皆趨英獨緩步堅惟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問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因爲之起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於
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
食乎荅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徐大嗟賞
虞奇年數歲客有候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郎
子姓虞必當無知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
非愚客大慙

賈嘉隱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李司空於朝
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何樹賈云松樹李

齊書

卷之五

二

曰此槐也何言松荅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
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荅曰槐樹長孫曰汝
不復能爲對邪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遂別
兒五別語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
不負一行歸

獨孤至之爲兒時嘗讀孝經父試之曰兄志何
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父奇之

方希直髫齡善屬文鄉人呼爲小韓子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二
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
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于謙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
宰相

洪鍾四歲能作大書 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
疆鍾搖筆久之不動 上曰女容有不識者

清言

卷之五

二三

乎鍾叩頭曰臣非不識但此字不敢席地書
耳 上命內侍昇几一揮而就

賀龜幼時其祖折葵一枝命向日拜遵竟北面
拜祖惟問曰闕在北

張敷華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乃指揮羣兒
斬伐殆盡

王世貞幼見鬻刀者其師戲吟韻令作詩王曰
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

師驚曰子異日必當鳴世

聖宗伯甫十月能誦詩關雅

吳中有小兒甚穎敏徐相國嘗戲之曰他日卿
當效我荅云不願效公相徐曰公相復不足
學邪曰願爲聖人耳相國大嗟異之

清言

卷之五

七

清言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武林徐如珩楚白閣

豪興

王景略隱居華陰聞桓大司馬入關破禍詰之
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

桓靈寶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
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

清言

卷之六

一

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作五湖長

遂棄官歸

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流輒作鼓吹既而得句

云鳴鶴響長阜歎曰鼓吹故自來人思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

經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

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少女欲

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

然曰延明其人也瑀卽以女歸之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

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樂百

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

不云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

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

有文百軸馳京走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

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

清言

卷之六

二

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郭元振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緣

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

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其姓氏

宋廣平奏彈張昌宗兄弟請付法斷武后殊不

憚時李邕爲左拾遺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

陛下可其奏后色解旣出或謂曰子名位尚

卑倘不稱旨禍將莫測邕曰不讓三仁其名

不張

李北海與張燕公交惡以枉下獄論死許昌男

子孔璋上書頌代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

湧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妓善歌

色亦閑妙景情屬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韓

詩

卷之六

三

召置籍中豈不敢爾於湖上爲歌贈之且曰

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妓如戎言韓異之訊

得其實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

何故不知而召置此間成余之過命與妓百

縑卽時遣還

司空表聖爲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爲重榮作

碑贈絹數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

一日都盡

范文穆好談虎搆說虎軒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王行欲往金陵其友堅沮

之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

王行爲藍玉所知藍謀不軌并收行刑官無以

入其罪命行供狀卽供云行本一介書生蒙

藍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不從遂

以同謀被誅

方希直夜偕客登巾山絕頂飲酒望月劇談竟

詩

卷之六

四

夕因謂曰昔蘇子瞻輩登桓山吹簫飲酒乘

月而歸自謂太白後三百年無此樂則斯樂

又子瞻後三百年所無也衆大笑

朱祭酒疾篤其子請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

氣少兒女情多

徐有貞酒中忽問門下士杜堇曰女謂何等

人可作宰相堇謝不知徐曰左邊堆數十萬金

右邊殺人流血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

忠討滿四矢石如雨略不少避馬文升勸其
持重項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

韓中丞膽力絕人兩司會集議兵適引賊數人
至公握刀付一方伯曰可手刀此賊方伯戰
縮公笑曰殺一係囚猶爾耶即自持刀連斷
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

楊黃門嘗言吾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闔口如決
濤能吐不能含

齊言 卷之六

七

王威寧性奢華自奉若侯王而其御下能恤一
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一
千戶調房還即召入與譚房事甚哲大喜曰
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譚則蓋喜命絃琵琶作
酒併金卮予之已又譚則又喜指其中最殊
麗者曰欲之乎以贈汝自是麾下所至爲效
死力

王伯安年十五訪客居廬山海關時關出塞與

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勃
碑燕然志

李獻吉玉立朗朗意不可一世

唐中丞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

楊忠愍論劾嚴嵩嚴黨羅織成獄遂以冤死諸
人無敢視者王元美從徐子與及同舍郎哭
諸郊外治其喪宗子相爲文祭之

李邢州絕好登臨每云吾一瞬千里覺曾替牧

齊言

卷之六

六

皮爲未狂

宗吏部臨終著臨岐詩飄飄然有仙意脫管而
逝

濟南少時便恥爲時輩人目爲狂李曰吾而不
狂誰復當狂

胡總制駐軍海上看波濤洶湧噴然自得忽雲
盡山出頓感呼曰宇宙已自局人又何用彼
山挽此萬里長浪

容止

蔡中郎飲至一石時人目爲醉龍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

儔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

於路中得一巧作老婢乃越石故妓也見桓

便潸然而泣桓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

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曰面

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鬢甚似恨赤形甚似

清丁

卷之六

七

恨短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褰衣解帶昏然而

臥不怡者數日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命吳人

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

褚司徒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時人以方何平叔

沈休文羸劣多病日數米而食羹不過一筋晷

月猶綿帽溫羹食薑椒飯不爾則委頓

柳彥緒云庾衡率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龔祈風安端雅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令怒待之粲神情開

遠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

更爲一行粲卽下席從容而出

溫鵬舉請梁客館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

易作連峭難爲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悅後至一

坐無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

清一

卷之六

八

歎如洪鐘響胸中貯萬卷書那得不使人畏

司馬子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弘

景後身也

李長源目如秋水少爲賀監所歎

文履善英姿俊爽目光如電

吳伯宗少時舉止不凡識者奇之曰此兒玉光

劍氣殆不可掩

習孔教論瑯琊兄弟曰元美神仙相敬美王子

相

自新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惠之郭林宗遭母喪淑來
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
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
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
感媿終成善士

徐駿少有禽荒之癖嘗蓄鵠鵠遭父篋楚遂力學

清言

卷之六

九

不輟後父亡每遇鵠飛鳴涕泗無已人稱泣

鵠先生

企羨

董江都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馬陵

東國宗敬祭中郎不言名咸稱祭君兖州陳罔

並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寥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及郡敦

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

艱難稍平倘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
其蕃椽材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向

王平南甚重索幼安書嘗市得一紙永嘉喪亂

乃四疊於衣中以渡江

陶隱居深慕留侯爲人每云古賢無比

任彥升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

遊

蕭允爲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

清言

卷之六

七

託異代之交爲詩敘意詞理清典

李北海八朝聞其眉目環異至阡陌聚觀後生

望風內謁填階門巷中

張旭尉海虞父老數求判狀張以爲煩父老曰

慕公草聖願家藏之耳

王振恨薛文清以事寘之辟臨刑振一老僕哭

于厨下振驚問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

泣耳振爲之動薛遂得放歸

文符詔名滿天下沈啓南每歎曰徵仲庚甲何

異

濟南在當日四方想聞風采目爲李君于時名

賢咸願托交俞仲蔚未見通款爲詩道意嶺

南歐楨伯亦因徐比部賦白雪樓二章贈之

傷逝

蔡中郎既斃獄中司徒王允尋悔欲止而不及

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

書

卷之六

十一

家典故誰與正之耶

魯章王宣儼薨王融爲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

月武帝流涕曰此正我所欲言

任寧朔卒於官舍殷芸作書與到建安曰哲人

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托

梁武方食西苑綠沈瓜聞任昉卒投之於盤悲

不自勝

白傅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卮酒塚前方丈

之土常成泥濘

王廷尉語沈嘉則朱邦憲遂閣長逝覺吳淞以

東無復人風雅俠烈事事在目真令我痛深

梁公實亡後宗子相每爲痛悼嘗貽書李侯曰

疇昔五子結盟義掩白日風波中起羽翼相

乖謝榛以白髮負心梁生以青鬚長往俯仰

人事但有悲嘆

王元美云于鱗一旦奄成異代郵筒永廢風流

清言

卷之六

十二

若掃青燼弔影何能無山陽之慨邪俯仰今

昔悲不可言

瑯琊大葬時鄉父老陳金爲路祭北郊外祭時

皆伏泣不能仰視

清言卷之六

清言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龍如模

虞山袁德謙無盈闕

棲逸

應曜隱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微獨不至時人謠

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仲長統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

涼風釣游鯉弋高鴻不受當時之貴永保性

清言 卷之七

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李仲元居成都圭里及薦起爲縣令鄉人共送

之弘無心就官因其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

之仲元曰木木不之官

龐參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

宇歡情自接泛舟蔡蒙率爾休暢

徐儼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屢困乏

執志彌篤不受惠於人太守華歆禮請相見

辭疾不請

郗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收唱云洗盡五百年

塵土腸胃欣然停驂臨水久之乃去

戴公累辭不就徵郡縣敦逼不已迹匿於吳謝

車騎語孝武曰達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同將

罹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重之宜使其身

名並存請絕召命乃聽其終隱

陶徵士閒田間水聲倚杖聽之歎曰秫稻已秀

清言 卷之七

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遇吾師

丈人矣

何子哲或乘柴車或攝草屐恣心所適致醉而

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

見之何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稽叔

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陶貞白旣不就徵惟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

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策驅之武帝笑曰此

人欲徵曳尾之龜豈可復致

張永爲吳興守請沈雲楨入郡沈聞郡後有佳

山水趣往停數日張欲請爲功曹使人敘意

沈曰明府德履被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

負杖忘其疲倦必不飾混池以娥眉冠越客

以文冕

楊深子福與黃鉞同學俱聞邑令辟賢良深不

喜曰叔楊趣不自胸累及吾子鉞曰弟毋慮

清
卷之七

三

乃教福農夫裝尹有問但操吳音弗置對遂

免辟

姚蘇州欲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款曰予於韓

先生分當耳交矣

王仲光隱虞山夙爲姚少師所善少師欲薦至

闕度其難屈趣往候再三仲光閉戶不出已

從門隙中窺見之強爲攀話有頃仲光遽墮

甌而仆口目俱缺少師竟不敢白

李廉愿自關中歸構一樓曰居東眺華不注西

揖鮑山云它無所潤吾目也

賢媛

秦上計赴洛妻徐淑歸寧於家晝臥流涕覆面

其家惟問之淑云適見良人自稱往津鄉亭

病沒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資書還日中

當至舉家驚疑未信書至事悉如夢

甘皇后體貌特異先主嘗以玉人置其側乃云

清
卷之七

四

潔白齊潤后意欲珠璣之因徐語曰昔子罕

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玦

玩繼懷於是先主命撤玉人像

魏鄭公薨太宗使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

昭陵裴夫人曰鄭公平生儉素將無以羽儀

違其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范傳正深慕李謫仙訪求遺胤數年獲女孫二

皆適編戶毗范召至郡庭相見衣服村落形

容朴野而進退間都應對詳諦范因告二女
欲爲改適仕族皆曰夫妻之偕命也亦分也
在孤窮既不免失身下俚伏威力乃求援他
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
其類所不忍聞范嘉之不奪其志

鄂王旣被害有幼女痛父冤求自盡所親止之
女泣曰我父戮力報主檜賊賣國害忠身爲
女郎報復無地卽不如大漢之緹縈何不爲

方言

卷之七

五

曹江之女娥耶言畢負銀瓶赴宅東井死識
者烈之

儲福旣死義妻范氏年方二十居貧有節操奉
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
之姑也一日往澗水邊浣衣見其旁有草生
類蘇席草因採之織蓆取直養姑姑得以壽
終旣營葬爲廬墓傍范年八十餘卒席草遂
不生

姚廣孝預靖難其姊聞而不憚比爲山師還往
見姊姊拒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望見姊顏
色卽連下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耶言畢閉
戶不復再見

解縉兒禎亮聘胡廣女是文帝命未幾縉得
罪家悉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以刀截耳血
被兩頰曰薄命之婦皇上主之父而承之
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爲越

方言

卷之七

六

數年禎亮蒙宥女卒歸之

姚伯道聘周氏女足徐使君女甥且于歸而伯
道卒女曰以死渝盟非人也卽屏縞服縞淚
漬衣袖已求歸姚家母與偕往遂欲留所親
難之女固陳其志竟弱起居柩側席藁三年
旣殯坐小樓焚香誦經足不履地

解縉

太平原嘗餉張司空鮪于時賓客滿坐張發覆

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張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王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羹過美故相獻

陳紹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姓熊者來嘗負吾金卽以此板往責至期果龔使至妻執板往使惻然良久乃悟取著策之歎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我善易

齊下

卷之七

一

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斤在屋東去壁一

丈許掘之如卜

沈僧照嘗較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荅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曰向聞南山虎嘯飯而使至

蔣嵩家青衣紅線素曉音律嵩嘗大宴賓僚軍中樂作紅線進口羯鼓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便召問其人果云某妻昨夜身亡

不敢求假嵩卽遣歸

積公嗜茶非陸羽供御不鄉口羽出遊數載積公絕於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積公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翼日賜齋俾煖茗積公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上問故曰此茶有若羽兄所爲也上喜出羽見之

太祖方欲刑人劉基入見亟語以夢頭有血而

卷之七

八

土傳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傳以土得衆且得上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因待之至期海寧降

國初有徐天明者奏國家災祥之數上怒詰

曰女自知乎對曰臣死于緋衣小兒之手

上故命一老千戶押出斬之後知千戶裴嬰

正非衣小兒矣

劉誠意遊吳門中夜聞居人上梁誠意問其家

貧富及屋之豐儉左右曰貧家數楹屋耳嘆曰惜乎不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與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後其家日裕不數歲果撤屋廣之貧落如故

靖難師起道衍每云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東昌曰前故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

海言

卷之七

九

皇甫仲和精占驗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語家人曰雲頭南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石亨提兵入援虜果遁去

徐武功方被殊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氣令將不免武功曰奈何劉曰天上金氣甚沴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譚司馬知台州時家人買薪有小虫如蛇狀盤

其上家人欲畀諸炎火譚急止之乃具朝服而拜須臾雷雨交作小虫化為龍而去

梁比部善相術一日謂宗考功曰子甚貴而無身奈何已又黯然嘆曰吾先子往誰為驗者梁後歿六年子相亦卒年俱三十六

巧藝

東方曼倩久居吳中為書師數十年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

海言

卷之七

圖見者覺寒

孫仲謀使曹再典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真以手彈之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于時以為絕妙

宋之問父今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既之間以文章起其弟之梯以躋勇門之孫精草隸皆得父一絕

將軍裴旻嘗爲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可爾將軍善舞劍願作氣以助揮毫旻便欣然爲舞一曲道玄看竟奮筆立成若有神助智永住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禿筆頭十瓮每瓮皆數石人來覓書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目爲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誌

韋南康宴客幕中有一客能於掌上倒梳走十

清言

卷之七

十一

間地不落又於宴席上以籌梳中淥豆擲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

李伯時至驥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圖之未幾六馬繼死人以爲李畫入神奪其精魄

宋文憲能一黍上作十餘字

宋仲溫善寫竹雖寸岡尺壑而千筮萬玉兩疊煙森蕭然無塵俗之氣

方士李金鎗來吳徐武功召試其藝李運鎗庭

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爲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憚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曰吾豈與若較技者耶程汝亮善奕遇李時養遂爲勁敵王元美嘗戲二人以李廣程不識程猶未肯色受

寵禮

鄭弘爲太尉舉第五琦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

清言

卷之七

十二

朔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尋爲故事

鄭康成自徐州歸孔北海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

陸宣公年始弱冠特爲張季龍所重因請爲忘年交

李長吉持詩卷謁韓退之時溽暑值韓晝臥欲避之開其詩卷首乃鴈門太守行韓讀未終

篇攝衣趨出遂清譚移日

太祖尊禮劉基常稱先生而不名每論事稱青
輒曰吾子房吾子房

楊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楊仲
舉至曰此門不可無有德之人先踐

宣宗朝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暫奏對
辨上欲授左布政使吏部言惟陝西一缺

係本土不宜授上鴈聲曰會稽非朱買臣

清言

卷之七

十三

鄉耶

薛瑄入內閣一日英宗方小帽短衣聞瑄來
奏事爲更長衣世擬之不冠不見黜

孝宗展古法書見沈度墨迹深愛之命禮部徵
求子姓得度孫世隆特授中書舍人

清言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龍如棋

同里彭從龍雲徵閣

任誕

嵇中散出遊常抱琴以隨一日訪山公值山甚

醉欲剖其琴嵇曰吾賣東陽舊業以得琴乞

尚書令河輪珮玉俄爲徽貨所衣玉簾中單

買綰絲爲囊論其價與武庫爭先汝欲剖之

清言

卷之八

吾從死矣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林水雜投之曰少

延清歡數日

蕭恭性疎誕不事文章嘗從容謂梁元帝云下

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歡興乃仰眠床上看屋

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

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木屐意隨

歌也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荅云一日

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王無功嗜酒聞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醢酒冠

絕當時乃苦求爲太樂丞數月革死革妻袁

氏猶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無功歎曰天乃

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

蘇晉作問室爲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甌鋪

一甌酒計甌約五萬枚晉日率友朋次第飲

清言

卷之八

之取盡而已

張伯高每醉後唱竹枝曲反復必至九回

杜少陵寓蜀時每蠶熟卽與兒躬行以乞曰如

或相憐惠我一絲兩絲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

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

爲可恨耳

蘇長公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

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云都是文章又
一婢云滿腹都是機械至朝雲乃曰學士一
肚皮不合時宜子瞻捧腹大笑

崔子鍾好劇飲每醉輒呼曰劉伶小子恨不見
我

楊太史滴溟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
輒乃以精白綾作襖遺諸役服之使酒間乞
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裾袖酋長重賞妓

清言

卷之八

三

女購歸裝演成卷楊後亦如之便以爲快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稱佳卽掩卷曰何處
佳其人卒不能荅便去不復別

陳琮構別墅實邑之北邨前後塚累累或造訪
鄧處曰日中每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
日中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施問將死自語曰吾如負人債限滿須償
桑悅爲博士一御史聞其名數召問謂曰匡說

詩人解頤子有是乎荅曰悅所講談玄妙何
匡鼎敢望卽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
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頃除襪跣而爬
足御史不能禁令出

盧樞遊太學歸訪申考功入門大哭不休已而
長嘆曰太學人士之數卒無有與於斯文然
悠宇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飲之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甫發歌吳舍人

清言

卷之八

四

輒舩寢舩聲與歌相低昂歌竟舩亦止或諷
吳不宜乃爾吳曰我以南柯板擊夔州腔有
何不可

宗子相在閩日夢西門內烏石山以爲道聳深
秀一目偕徐汀州遊笑謂徐曰吾去官若脫
屣耳而不能遽舍茲山庶幾異時神遊斯大
快矣

梁有譽上書請告時聲譽藉甚當徙吏部人有

諷其且止者笑曰五口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一吏部能廢在哉竟去弗顧

簡傲

謝尚書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盡禮者歎或推問之謝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張思光還鄉詣王僕射別王立地舉袂不前思

齊書

卷之八

五

光從容以手呼仲寶前前王不得已趨就之思光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趨士豈得非善劉長史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驕卒訪道途間事

杜之松在河中請王無功講禮績曰吾不能揖

諸邦君門談糟粕稟醇醪也

崔善繼雅重王無功請與相見王適然曰奈何

欲坐召嚴君平竟不之見

帝召見方孝孺大稱旨卽賜宴禮部令宗伯陪之孝孺上坐岸然上使人覘之曰斯人何傲

太祖召錢唐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上不跪不爲僭

薛瑄謝政歸李文定數遣使脩候不報或疑其簡薛曰昔溫公退居雒中呂相屢訊起居俱

齊書

卷之八

六

不荅某今願附此義

徐有貞氣岸高亢韓中丞以父死求志墓徐但立視其行狀不爲荅或訐問徐曰彼爲父而拜吾爲其父而受豈不當禮

孫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

寢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

弟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

大奇

王廷陳知裕州傲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王怒曰我揖我辱死彼受彼魏死子欲一言限兩生耶

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生芑棚下舉酒自酬曰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張所爲且惟之伯虎遽起曰汝譏我

嚴分宜邀顧華玉飲揖甫畢卽視堂中畫是吳小仙筆華玉大聲曰此摹本也嚴便不樂後

清言 卷之八 七

登席戲劇盈庭約六七十人華玉曰相別數年今日正宜敘話此輩誼譚當盡數遣去分

宜父子大爲沮喪

盧次樸初因濬獄滑令張肖甫欽其才名時時問勞及出猶未脫拘學詣滑廳事稽首謝張亟引副署中隔人列榻鴈行乃舉械手揖張曰稍爲薦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君侯知已宜當客禮遂儼然據上坐

法事衆默然魏順甫聞之往質曰先生爲見之耶謝遽曰亦聞之人耳魏正色曰此乃盡市交態便拂衣徑去

排調上

漢武帝語羣臣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大笑有司奏不敬朔免冠曰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

清言 卷之八 八

蘇則與吉茂同隱太白山後蘇出爲侍中吉見之曰仕進不已孰虎子蘇曰誠不能效汝塞塞鹿車驅

劉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馬在前瑀策駟居後瑀謂偃曰卿得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因問卿馬何遲若曰駟驂馭精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共驅以效乎

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王元長詣王胤宗因遇沈茂隆未相識茂隆顧
盼曰是何年少元長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
桑入於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
茂隆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荅曰物以羣分
方以類聚卿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王慈年十歲同蔡約入寺值沙門等懺悔約戲
之曰衆僧何乃乾乾慈應曰卿如此不知禮

海言

卷之八

九

何以興蔡氏之宗

謝超宗見王慈學書戲曰卿書何如父度荅曰
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翼

張黃門善草書高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

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

無臣法

蕭悉達仕齊腰帶爲風傷楊僕射曰當得官未
幾除家今後失職鼠又留其靴情復戲之悉

達曰便是鼠作吏部尚書今鼠人事

盧詢祖才辯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年少才
華過盛戴角者無上齒政恐不壽詢祖荅曰
僕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
以自安

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閻求官者昌寓問曰
卿是誰後荅云子壽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
華胄

海言

卷之八

徐之才嘗以劇談調魏收收熟視之曰面是小
家方相之才荅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李壽聘梁舍人賀季與之游見馬數十匹馳過
末有閹人壽謂季曰何乃侵官季曰初無此

事壽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大笑

王元景大醉楊遵彥過之曰何太低昂王應聲

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

卿勿怪我別後當關于耳

盧思道與封孝騫論次戲曰卿既姓封合宗封豕荅曰卿今姓盧應祖盧令

玄宗封禪太山張燕公爲使張女婚鄭鑑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鑑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鑑官位騰躍惟問之鑑無詞以對黃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

清言

卷之八

二

陽炎食蒲桃笑曰汝若不諧當以太原尹相授唐玄宗嘗登北苑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黃幡綽曰此是何人黃曰是年滿令史問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

清言卷之九

信州鄭仲夔能如換

永豐劉彬無勝閨

排調下

王介甫與蘇長公論楊雄投閣爲史臣之妄劇
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蘇曰軾亦疑此
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

吳少宰家居嘗造山人邢童邢方自炊羹吳笑

清言

卷之九

一

謂曰君亦解調此耶荅曰如君之叩蓬門終
是勉強從事

劉文靖嘗議丘濬著述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
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

散錢

桑悅調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子
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王革作詩爲諸賢所賞儲吏部以方唐人云絕

似溫李陸司成笑曰本是王革

王新建始入朝帶冕服有帛蔽耳一朝貴嘲之

曰先生耳冷耶荅曰我不耳冷君自眼熱耳

嘉靖初年起楊一清爲大司馬提督陝西軍務

行次洛陽謁劉文靖劉執憤短褐出見謂曰

君昔入相矣今出將耶楊遜謝曰偶承乏耳

劉曰進退絲汝

汪司馬開口必帶文氣其子婦妬寵劉其夫勢

清言

卷之九

二

家人走報司馬時座客滿堂驚問故司馬應

曰兒婦乃下兒子腐刑

李侯語王廷尉天下無無偶者有仲尼必有左

丘明王不荅以目瞞之李遽曰吾誤矣有仲

尼必有老聃耳

嚴分宜誕日諸翰林稱壽爭先求近時菊花滿

庭陸太史獨屏處於後同列問陸更退何意

荅曰此間那得面孔向陶淵明

許中丞輕車囊橐時過宋氏妓館時人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敞大王風一客笑曰二語似賀陳交諒登極

徐渭爲胡總制幕客甚被親遇胡嘗戲語曰卿文士耳無我那得顯徐應聲曰公縱英雄非我必不傳

清言 卷之九

三

嚴嵩用事時適有值見于京師其形多目多手以問朝臣無識者時王元美爲郎對人柳榆曰人自不察耳此最顯而易見何以不知人問故王曰傳中十日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的嚴間深銜之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向人語曰我天上歲星也

輕詆

呂不韋著春秋成懸之咸陽市門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當時竟莫爲竄易後楊子雲見其書笑曰恨不生其時車載其金而歸

阮步兵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豈子成名

孫盛與桓宣武牋州遣從事觀采威聲進無威風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惟鳥

清言 卷之九

四

何長瑜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嘗自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劭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刺言

丘車臨請諸彥回彥回不起云此脚疾不復能起丘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內史時號鴟集鳳池李邕常不許肅誠書肅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

特示邕曰此乃右軍真跡如何李看稱善
以實告之李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好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判時朝
之曰說事卽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
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
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
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

清言

卷之九

元

不得受弔子瞻曰願可謂煥黼黻叔孫通
倪元鎮善山水獨不寫人物或問何意荅曰世
自無人物可畫耳

沈慶爲學士許鳴鶴爲中書而許長于文章沈
以書見重朝中語曰學士未曾學文中書乃
不中書

袁凱工七言律其詠白燕詩世尤傳誦北地云
白燕詩最下最傳

徐有貞治河無功于少保笑謂同官曰徐先生
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塹也

有問桑氏憐今文人爲誰曰虛無人

王大司寇目楊川修詩刻羽雕葉牛鬼蛇神

王宮論問王元美趙刑部治狀何如元美曰循
吏更苦吟王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

魏司馬居官淫暴時目爲餓鸚乳虎

孫一元隱西湖一朝貴過訪孫送之門面對山

清言

卷之九

六

不一顧客朝貴評曰山有何佳荅曰山無佳
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宋登春見謝榛詩唾曰何乃津津說貴巧活

假譎

魏太祖與孫仲謀書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

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惡其異已嘗詭語曰華
山金鑛采之可以富國願上未知適之信其

言他日從容爲玄宗道及帝喜以問林甫林甫乃云臣久知之但藥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反以林甫爲憂已而漸適之

米南宮得一研矜於周仁熟周曰卿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賸各半特善誇耳帝起取於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帝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餐墨

清言

卷之九

七

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帚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周竟納之而去

伊王有罪臺使者持之急乃捐十萬金賂嚴世蕃亡何相嵩罷世蕃遠戍王使旗衙二十人至嵩家索所賂金嵩置酒款曲請以二萬金爲謝乃悉出上所賜金有印識者與之景使人報郡曰有大盜若干人夜持刀劫賜金去

矣急跡之可得也郡發兵追至鄆陽湖獲之二十人悉論死

王道亨令山陰有齋鈔百緡臥城南荆樹下者覺卽亡失訴于道亨曰此荆樹爲妖也卽出城按問民大駭競從之令審捕不往者得一人訊之果服

伍文定與宸濠江上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

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驚擾遂大潰

清言

卷之九

八

黜免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其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乃云吾今已了其人於清濁太分善惡太明

李客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國可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武帝忿之免客官

中丞不附劉湛大相乖忤袁賦詩曰種蘭忌
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
尋以病免

吳原博爲少宰蘇州刺史入覲往見吳首問曰
沈啓南先生近狀何如刺史茫無所對吳曰
若一郡之主都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
遂左遷

崔銑作南祭酒罷歸囊無江南一物謂人曰人
濟卷之九元

言祭酒足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陳渠爲中丞一令貪監司欲斥之陳爲解曰此
窮苦墨不滿案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

福卒竟黜其人

儉嗇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
爲具餐太傅旣至祖言所設茶菓而已俄而
俶遂陳盛饌珍饈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

佖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
之四十

文宗素儉約不喜文繡常於便殿見柳公權等
因舉衫袖示之云此衣已經三醉衆皆稱美
儉德公權初無言上問故荅曰天子方當重
機務何有以澣濯語人

軒輓蒞浙率三日一肉食故舊過者留一飯至
厚者方烹一雞聞者驚曰軒憲使殺雞爲客
濟言卷之九一

大破費矣

吳聘君遊武夷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
或勸之曰卽此便是暴殄天物

沐浴

郭況家起一臺樹錯雜寶爲飾懸明珠於四垂
晝視之如星夜間如月里中語曰洛陽多錢
郭氏室夜月晝是富無匹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

元則滿月鵲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簪婦鼓
中秋則玉櫛櫛絡頭重門則蟬兒聲春秋社
則塗金鼓冬至則嘶風燈除日則藥王鞍每
節日則餵馬以明紗豆蕎薇草

何曾性奢豪人以小紙爲書敕記室勿報

石齊奴砌上就苔鮮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歎曰
壺中之景不過如是

石安陽侍姬美豔者數千人崇嘗屑沉水香如

清言

卷之九

十一

塵末布象床上使羣姬踐之無跡者賜以珠
百琲不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
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也出于
闔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
以塗壁故名更構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戶
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服玩之奢僭擬王
家

韋柳公家宴使每婢執燭四面行立人乎爲燭

圍

王延詰宴客飲皆古玉杯

相嵩誕日鄢懋卿往設巨燭兩楹間題自然之

燭花凝結作南山字狀觀者驚訝

胡宗憲鎮浙值放春張宴召客不設几案亦無
他執役特選女伎二百人侍飲每十爲隊以

名姝一人領之

新言

卷之九

十二

清言卷之十

信州鄭仲夔龍如模

弋溪李調鼎章尹閱

念猶

鍾元常見韋誕筆法子坐上槌胸三月因嘔血
劉瓊妹爲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爲明帝所誅妃
追傷成疾瓊不能止乃令陳郡殷倩畫鄱陽
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罵

清言

卷之十

一

曰故宜早死于是病亦除差

王恩性急嘗把筆而蠅在筆端彈去復來思怒
起逐蠅不能得去取筆壞而棄之

陳智爲御史性剛躁撻從人無虛日或以寬緩

規者卽置一木簡刻銘示戒已而有忤觸者

輒取木簡撻之怒解尋悔莫及

于少保當國有不如意輒拊膺曰此一腔血竟

灑何地

徐武功自金齒歸鞅鞅不得志每酒後輒遠屋
馳走連聲呼曰人不知我

康海罷官自隱聲酒時楊侍郎以使事過康康
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
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當爲君地康大
怒罵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楊走免康
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

李獻吉論壽寧侯下獄旣而得免一夕半醉遇

清言

卷之十

二

侯于道唾罵之以鞭梢擊墮其齒

李廉惠在關中過許中丞許問今天下名能詩

何人李云王元美次宗子相許便請子相詩

觀之李勃然曰夜來火燒却矣

讒險

秦檜怨趙公不附和議乃徙之於吉陽軍旣而

公謝表有云丹心未泯誓死靡移檜見曰此

老倔強猶昔

太祖既定鼎嚮意右文諸勳臣不平進曰此輩

善譏訕不可不察 上繇是覽天下所進表

箋羅禍者衆

徐有貞垂涎祭酒不得意爲干大司馬所沮深

恨之天順復辟遂坐于不軌 上猶豫良久

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何

名

徐理以迎復功拜相坐陳循諸人不軌頒示天

清言

卷之十

三

下趣私報商文毅曰我無奈何權置卿名于

末矣

尤悔

劉廙兄望之爲劉荊州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

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

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范蠡遷化於外

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齊高帝問王僧虔卿書法視朕孰優對曰臣書

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不悅王後常

以概筆書恐爲帝所忌故也

宋景濂偕孫慎被執慎曰祖讀萬卷書乃有今

日景濂曰爲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屬皆犬彘所生一

千戶稟曰宋某之母乃 太宗皇帝永寧公

至王慙悔

劉瑾引用鄉人恐衆論不服以劉璣爲人望欲

清言

卷之十

四

引爲重不數載自郡守擢至大司徒璣自以

爲瑾所引居恒鬱鬱日飲酒自廢瑾欲與言

輒醉不對

宸濠將謀不軌妻妃泣諫不聽旣就擒痛哭曰

紂以用婦言而亡我今乃以不用婦言而亡

紕漏

叛中軍廢桓大司馬惜其才猶欲弭爲尚書令

一作書告之殷便欣然致荅已而慮有謬誤開

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桓以爲輕已情好遂絕
殷不勝忿恨以終

袁陽源詣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
華拜袁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入
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
白

劉道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有人詰云陸士衡
詩營道無烈心何意道基曰下官初不識士

清言

卷之十

五

衡何忽見苦

蘇世長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
市廛五百人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
楚而走人笑其不情

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裴玄本素躁妄戲謂
同列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稱甚何須問也
有洩其言者既而裴隨例候房房笑曰裴郎
中來玄齡不死矣裴甚踧躅不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
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
都賦燕山銘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
是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解縉楊士奇嘗與衡府紀善周是修共有殉國
之盟後金川失守二人俱負約惟是修從容
赴難他日縉爲是修墓誌士奇爲作傳語其
子曰脫我死孰傳而翁聞者笑之

清言

卷之十

六

程敏政幼以奇童稱英宗抱之膝指金猊曰
以賜若敏政趨下叩頭英宗曰是子終以
貨販

徐侍御既左遷不欲忘舊銜投人刺曰臺末又
書臺駁白太常性諂佞投諸權貴刺書眇學
生時人爲之語曰臺末臺駁眇眇小學同是
一姓徐如白若

文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爲圖書取離騷句唯

唐寅吾以降有一守自北方來聞人曰文先生前更有善書過之者乎或曰有唐伯虎問唐何名曰唐寅守雖然起曰信然信然吾見文先生圖書曰唯唐寅吾以降聞者爲之絕倒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爲何官坐而抗禮隨問公職洗馬曰洗幾馬楊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

滯言

卷之十

七

吳舍人營甌甓洞爲藏書所羅列古書甚富吳日夜歌嘯其中盜妄意其多金夜掠之既自失望遂縱火燒書而去

惑溺

荀公曾久在中書及遷尚書令意甚惆悵人有賀之者荀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阮簡爲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圍棋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號朝求之侍中何易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於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還以箱擎送之賤云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房僕射夫人至妬太宗今皇后召夫人告以廢妾之流今有常制帝欲有所賜夫人執心不回帝遣酌卮酒恐之云若然可飲此醕夫人

齊言

卷之十

八

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玄齡

唐玄宗每至春時旦暮宴於宮中使妃嬪輩爭搯鹽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卽留幸後因楊妃寵便不復此戲

李紳爲相時俗尚輕紗染繡碧爲婦人衣紳自爲小君裁剪

米元章有潔疾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

因屢洗遂損不可穿

楊稷在鄉里中惡狀已盈王文端一日從容爲

東里言及遂請省墓欲以制其子稷聞每驛

還中先置所親譽已賢且颺言曰人忌公功

名之盛故謗稷耳稷復迎數百里外朴訥循

理家中圖書蕭然東里遂就王如已還京卽

出之吏部自是無敢言稷狀者

戚大將軍夫人威猛時暢軍機戚每入幕目無

清言

卷之十

九

旁矚或念其無嗣教以置妾別業果匿數姬

生三子夫人始不知久而有發其事卽怒甚

納兵往攻之戚遁逃無措乃袒跣跪遁夫人

令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子請受刃夫人令抱

兒起皆送還家曰首禍是老奴今杖之戚卽

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辟大軍乃已

歐陽必進素爲世宗所厭惡罕幸缺嚴分宜

示意會推必進上大怒擲之地殿乃上寤

啓云臣老矣恃此人得政而快上不獲已

從之張九一聞而曰嚴乃與人主爭強

仇隙

謝宣城妻是王敬則女以父怨常懷刀欲報眦

眦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畧謂眦曰卿

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

丁謂以寇萊公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事禮甚

恭嘗會食中書羹汚寇公鬚丁徐起拂之寇

清言

卷之十

一

公笑曰叅政乃爲官長拂鬚耶丁大慙繇是

仇寇不已

濟南居官廉慎謝榛嘗以私事來干冀其枉法

祈請再三李終不聽謝瞋目奮袂起以拳擊

之于髀走入得免謝怒猶未平鞅鞅而去便

欲離間五子王吳咸不直謝以榛語來告于

麟始遺榛書與絕

王中丞爲相嵩父子所害世蕃伏誅人爭取其

肉瑯琊乃以百金買其財祭之

盧椿始爲諸生與邑令善令嘗過其居飲椿
歸卽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仄不來椿愧且
望之牛酒相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椿不能具
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俗人子辱後便因事
構陷

偶記叙



自春秋之法廢而公是公
非不復昭明于天下猶賴
賢人君子記錄當時是二
非以糾正史臣之得失

偶記

朱序

如周史別記一皆耳聞目
擊至公至平之實後世
史臣鍼砭之要藥也自起
大雅名流字有流鑒以董
狐南史韻德在任者為焉

此葉科圖配補

是以語此余友信州鄭龍

如稟珪璋之質具經緯之

學性為著述固見絕人常

擬劉氏在說佐清之十卷

該括古今無逸美矣茲又

偶記

朱序

二

撰偶記八卷略以洪素臚

隨筆多識近世嘉之懿行

襟以古昔奇興之聞其糾

是與非可資于古鍼砭功

不細矣丈夫僅有七尺之

此葉科圖配補

軀函牙楸類吐屑擢項擢
 百齡之內建不朽之聲以
 与天地爭為長久者舍文
 章奚述乎持乎故具耳目
 而一多聞又與多耳目同
 多所聞是而一無著述与
 多聞又同著述而不本諸
 道德異於世教與無著述
 同今龍以之書典正精約
 可觀少勸有益世教多矣

偶記

朱序

三

此葉科圖配補

景臚而立必且避席以
 謝不敏又况著述不逮景
 瞻者耶余辱龍如特達之
 知遂妄題數語而歸之

社弟朱謀埠書

偶記

朱序

四



此葉科圖配補

偶記目錄

卷之一

立言莫能增損

坐客恒滿

鷓鴣米

玄祿

夢舜投鐘

仁和令

先施

十二時盤

天親竹

徵刻清言疏

石號

博物志

偶記

目錄

騷壇倚頓

堯舜其猶病諸

孫登琴

長穀

復建文年號

以茲爲年

舜造筆

南屏

黃芝鐵釧

韓太史

裘氏

女中烈丈夫

徐司馬

遺韻

地過日月

沈君典

倡導師之議

黃太常墓

卜隱

今木蘭

清狂自晦

壽歲

卷之二

抵鵲盃

四夷望里而拜

岳武穆詩

俞西安

種紙

少有神解

芙蓉枝穿玉映

祝仙

偶記

目錄

菊有實

韓奕深隱

出舍求亡屨

亢錫柄

譚至內衣

兩金

黃中李

臂多修毫

暗磨

文昌橋

史冊從來未有

鏡影

金陵銅陵

况伯律

大康

賴韓少安

洛如花	無友不如古仇
婁逞	疫無見
吹笛雨止	齒本
太甲替	誕十四月
卷之三	
譚笑却虜	半隱園
長恩	讀書匡山
陸羽著書甚多	韓幹
偶記 目錄	三
古度林於	文信國
渡江佩禹字	崑崙玉盞
王瑞安	臥疾猶時作詩
多情花鳥	蒲坂
栢倒栽	生而能言
盜亦有公是非	落英
芝麻通鑑	終身不戕土
雅謔	王貽杞壘

易鵬鼠	桓
蓄墨數百觔	胡光祿
武侯父子	驚湖松
碧莽	如客得歸
一生宦途掌兵	廣道
明詩評	
卷之四	
周翁	鄧文潔
偶記 目錄	四
太白書迹	楊君非所及
如意盤	書倉
文星典史	顧主事
文選梁入詩賦	里中祥
葡萄泥	賭書
名聞夷夏	秦結了
秦渠	彩雲見南中
簡遠有準	楊廷和

忠賢奇秘錄

前耳

西貨營葬

瘋道人

步輿

赤刀役虎

鳴過鐘

奇禽就掌取食

吉祥指揮

荔枝

酒沃瓜

鄂家鳴金

掘土得蘭亭

夏太常

慧明

雙手寫二牘

偽記

目錄

廣陵困道

第四泉

樹中鼓樂細人

不能蓄書

仰廷尉

良知

卷之五

帝鴻氏之硯

紫玉宮坐

張九成

二程同赴一席

東湖樵夫

玉雞黃

武城

藏書富倚虹

張宜人

紙目致明

金雞

劉道人

諸像長母

雲齊

以字行

駙馬授學

鍾念阿房宮賦

右軍帖

暗誦九經

醉睡

長春樹

驚腹中有老人

少陵舊居

張仲清

偽記

目錄

秣馬

設肆醫字

桂侍御

筆仙

赤虹化黃玉

王都尊

海鹽壁龍

見博山喘頻顯

甘少府

神交濟南

鹽沐用七人

叱水滅

鮑照

素負節樂

卷之六

御史河	花歎
夢目入懷	陳太丘碑下氣
喻村	穆王書史
曹聖君	風賦
取灰撒羹	夢裁錦
僧家大言不慚	說鬼
天台丈人	載泉水
古鏡	純任直法
紙斂化真金	鼎折足
詞女之夫	春草
歐家童	聞報解寢
杜門	銅唾壺
龍井化酒	屏騎從閩民間
白鵠	我朝宦官
五色土	徙癰
山東異事	偏歸丁

遠志	青蠅拜賀
鍾十二峰之秀	知禽語
費君不死	愁破
西巖寺	特謁壽星
體縮	
卷之七	
劉大將軍	玉整花
竈有三十六神	第三天子
大靈豆	艾
野馬	碧芳酒
水晶不落	五天
申屠蟠	片紙決疑獄
終身不配	一滴泉
扶老	夜歸憑咒
山天志	山帶
夢肩抵石	鐘自鳴

視皮	噓氣成雪
蛙化鴉	巨棺
自見其耳	右軍書法大進
無夷	食中蠅
無貳爾心	尺牘
李西平	動心寂寞
械虎	安庭栢
丘潛愧其夫人	牢九
傳記	九
大小歐陽	秘景符
玄鹿	
卷之八	
瑞雉	瑞英簾
兔日鼠耳	三秦豪傑有幾
昔昔鹽	公差迷路
烏獸	夢得瓜
小樣驪山	閨秀

石判官	高麗進士
詠言閣十二月	屠儀部
輓玉	某星有異
臨清狐	腹寶
狐穴詩人	三歲受孝經
視師疾	劒俠之流
山獐	驢生卵
命在斗牛	乏薪燃紅紙
傷芒	十
緯新紫	四門博士
井鳴	閉門羹
賣藥王老	萍
薛度弘	浩浩白水
燕公記事珠	鳩杖
五世吏部	黃河清
偶記目錄	

偶記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埜夢儀閱

立言莫能增損

吾輩立言須令後人莫能增損不爾便當棄去
異時聲名盛著敝帚千金雖自欲刪削弗可得
已杜工部人稱詩聖而集中俚句竝傳至今其
他作者亦槩乎未睹全美良以是故吾上下千
年獨于濟南無間然也

偶記 卷之一

一

坐客恒滿

徐子與十歲能文眉目如畫所周旋皆賢豪長
者既交李于鱗王元美取舊作悉焚之罷官家
居坐客恒滿

鷓鴣米

弋陽汪少宰偉嘗赴一中官請酒竣設候不遲
半糜而香滑有膏異於他米汪問所從商若云

蜀中以歲例進者其米生於鷓鴣尾每尾只二
粒取出放去來歲仍可取也汪大奇之

玄祿

老子始生其母命之曰玄祿

夢舜投鐘

韓大司馬邦奇精樂理楊仲芳從之受樂三月
得其數韓令備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
而成一調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
偶記 卷之一

二

投以金鐘使擊謂曰此黃鐘也公醒而汗泅若
悟者起篝燈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
管成韓公拊膺曰得之矣始吾輯樂志成而九
鶴飛舞于庭其應乃在子耶

仁和令

周宗建為仁和令多異政縣有人家娶婦兩姓
俱富族奮奢甚厚一偷賊混入其室遂匿床下
衆不知也惟新人見之而不敢言比婿入將寢

女曰床下尚有人未出婿大驚令家人搜出賊乃詭云女約我來夜半持奩資同奔何負心至此婿疑其真遂欲出婦訟之令令責偷賊曰安有是事命監之越數日取一妓至縣如新人狀復取賊出詰曰渠既與女同謀往熟識乎賊叩首曰安有不識之理令指妓問賊賊曰是也令卽以賊抵罪婿與婦復得合一縣稱快

先施

偶記

卷之一

三

西字古叶先用曹子建美女篇美人妖且閑采桑岐路西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今本易西作聞者誤西施或作先施

十二時盤

唐內庫有一盤色正黃圓三尺四周有物象逐時變更如辰時花艸間皆戲龍轉已則爲蛇轉午則成馬因號十二時盤元和中偶用之

天親竹

天親竹一根兩岐當春每發雙筍又衡州人家有筍微稍無節目名通天筍又有一種野竹其葉糾結如蟲狀鄉人呼爲蚱蜢竹

徵刻清言疏

寅卯間余清言告成貧無餽資遂久陳筍中金友費文孫慨然疏告同人共襄此舉丙辰秋得付殺青令工用竣而文兄杳然逝矣再簡疏稿真覺一字一酸悽也并錄之以識不忘疏曰蓋

偶記

卷之一

四

聞法言統而千金乞版上之空名論衡成而一日作帳中之鴻秘斯奇文之共賞要至言之必傳余友龍如者蚤歲登壇已窺二酉翫年擲管便賦三都兼孔室之四科擅鄭門之六藝繡帙縹囊夜月閉孫生之戶牙籤錦軸春風拂董氏之帷莫不博覽天下之書旁通古今之學暨斯精義皆彼清言弄墨晨披寧辭寒暑燃脂暇寫歲歷周星排沙揀金標新領異假令真長坐對

故應墮其霧中就使道林復生不覺入其玄衷
三復絕倒一往解頤貽諸好事庶無尚白之譏
副在名山徒有殺青之志願弘茲舉實藉同心
惠然肯來永以爲好文孫名雲仍鉛山人

石號

四川南江縣自建邑來無鄉舉者或以前山巨
石爲祟令鑿去之鳩工殫日石幾墜其夜石號
曰邑今固無仕士遲二十年有可當賢書其人

偶記

卷之一

五

我方自去人力具若我何詰朝視之復如故遂
罷工至萬曆壬午邑諸生岳虞詢始舉鄉薦前
一夕石復語曰今有人我須去矣翼日石自隕
山下果捷音至後虞詢登子辰進士

博物志

張茂先讀書三十車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
帝帝以爲繁令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卽于御前
賜于闐青鐵硯遶西國鱗角筆南越側理紙萬

番

騷壇倚頓

比部曹遠生先生名徵庸爲人冲澹落穆翩然
塵氛之外孫明府嘗目之曰通敏寥廓騷壇倚
頓或云中通外朗溫其如玉

堯舜其猶病諸

王季和問舒元直嘗論云堯舜其猶病諸爲真
病假病舒還荅曰世尊普度衆生普度否季和

偶記

卷之一

六

撫掌大笑舒名曰敬南昌人王名字春常熟人

孫登琴

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刀物聲竟因陰雨破作
數截有黑蛟踊去

長穀

柳州有人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得一石
甕發之有穀數百枚長三寸餘去膚熟之香美
異常後食者壽皆二百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

八九十

復建文年號

萬曆乙未 上復建文年號允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四川道御史牛應弘請也又 上御極初允閣臣議優卹建文諸死節臣許各地方或待爲建祠或祀諸鄉賢有司春秋祭祀

以茲爲年

古詩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茲新生草也草

偶記

卷之一

七

一年一生故古人以茲爲年

舜造筆

筆不始于蒙恬張華博物志舜造筆

南屏

南屏山爲郡名勝余結小齋其下扁曰南屏山房始與文孫諸君講德處也武林亦有南屏旁有寺曰淨慈余初至湖上寓此與徐楚白定交處也

黃芝鐵獺

李白有馬名黃芝梅聖俞有馬名鐵獺

韓太史

世稱韓求仲太史肝腸如雪意氣如雲韓名穀歸安人少爲馮開之所歎

張氏

會稽張氏自齊梁歷宋嘉泰凡七百餘年無異學弟或士或農大中祥符四年越州守秦旌

偶記

卷之一

八

其間時已十九世矣闔門三百口其族長曰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聚族亦加千昔

女中烈丈夫

海寧虞氏董潛妻也少慧知書善吟咏年十六歸董甫兩月而潛卒痛絕欲死以殉家人守之遂不得死父母惜其年少勸女再嫁女不應乃刻木爲夫像晨昏禮事年五十餘而卒人謂女中烈丈夫云其咏菊詩曰移得春苗愛護周

桑無主爲誰收寒芳并抱枯枝萎羞墜西風逐
水流婉烈可誦蓋自寓也

徐司馬

徐晞以椽歷官大司馬同列多輕之值釋菜衆
指宣聖像戲曰君解渠爲何人徐應聲曰是不
繇科曰顯者

遺韻

亡友汪恭仲櫟貴溪人天才俊逸壬子龍省試
偶記 卷之一 九

歸始學爲韻語便爾超然有白眼千秋思青山
兩地愁深語芙蓉泣狂歌蟋蟀驚之句真之盛
唐人集中幾不能辨也余偶憶其遺韻不覺潛
然特拈出之

地過日月

傳稱神農氏地過日月之表

浣君典

浣君典嘗爲簪所麗三納之甕而甕三破

倡尊師之議

王奕爲宋遺臣宋亡奕以天下無君倡尊師之
議帥江以南人士三載一覲闕里奕玉山人

黃太常墓

萬曆初年詔褒錄建文諸死事者黃太常子澄
墓始出一時稱快於是特爲建祠墓發於雷有
誌銘剝蝕若追蠹而一字不侵泯銘後數語若
識皆隱建祠時諸人姓名不遺一人公雖族然
傷 卷之一 十

實有後一子走楚爲田經後有叅議表者復黃
姓一子走吳爲彥修其後有博士雲以文學顯

卜隱

邢量字用理獨居不娶殫瘁甚以卜自隱每日
作一二卦卽閑肆不復與人接敗屋風雨不蔽
苔生坐隅破絮自擁突嘗不煙其庭可以搏鼠
而猶嘯歌自若也於學無不通壁下盡列圖史
枕籍其間客每就譚不爲具脫粟青蔬饑則往

所食復來與共徵逸事雖疏者已窮而猶列所未盡

今木蘭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托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携歸依然貞女時目爲今木蘭云

清狂自晦

偶記

卷之一

二

王仲光賓初名國賓長洲人有異才於經史子籍天官樂書兵家稗志靡所不該覽尤精於醫不樂仕進乃自晦爲清狂貌故寢又以藥黥面及肘股間髮短服行歌道傍故舊有訪之者輒箕踞捫蝨不相酬對以益自廢郡守姚公知之徵服再三往候乃稍稍露其奇姚大嘆賞爲具賓主成禮而去越人戴原禮國初名醫也來吳賓叩其秘傳原禮不肯授欲使折節賓不可

因瞰其亡直往取書去乃益善爲方所治無不全賓奉母篤孝年七十病革母呼之絕而復蘇已又聞其聲若在左右猶稱見不忍舍母者良久乃滅所著有光菴集吳中名賢記

壽歲

周穆王壽百三十四歲召公奭百八十歲太八望百四十歲卜子夏百三歲

偶記

卷之一

二

信記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龍如環

南昌朱謀埠鬱儀閣

抵鵲盃

元自誠有抵鵲盃類珉而色淺黃夏月用浸桃

李水與果俱水齒盛冬貯水則竟不凍又陳思

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罇凡王欲勸飲

者呼之則尾指其人

偶記

卷之二

四夷望里而拜

文徵明名重一時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其里而

拜以不得見爲恨

岳武穆詩

岳武穆湖南寺詩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聲

韻清越不類宋人

俞西安

俞琬綸爲西安令憐才好士若將不及所知逢

人稱記一時名賢遊揚略過惟一士先爲督學

所據困踣日甚俞屢欲薦之未得便會以疾免

官去深以爲歉至疾篤猶惓惓致書當事以其

人相屬俞字君宜長洲人

種紙

懷素工草書貧無紙乃多種蕉以供揮灑人間

之曰吾種紙耳

少有神解

偶記

卷之二

何景明少有神解年十三領鄉薦十七成進士

李夢陽名重海內何晚出一日而與之齊

芙蓉枝穿玉玦

錢信鎮湖州後圖芙蓉枝上穿一黃玉玦枝梢

交穰不知從何穿入信乃截榦取玦以獻

祝仙

近往來荆楚間有祝海慧者人皆稱爲祝仙所

至輒居夏屋女侍數十人獨往獨來莫能測也

善導氣術能爲人延年祛疾兼救人患難鄉士

大夫多師事之孝感令余君患首疾不能生子

性游其門教以導氣四十九日則疾愈且宜子

矣今從之未及期首疾頓瘳適御史行部至郡

令往迎焉以故卒無子又嘗問已仕至何官語

以州牧今不憚祝曰數載州牧亦不惡恐弗暨

也後果驗別時授令以丹三粒其內子得活者

再有鄉人疾篤者與其一亦藉無恙孝感有矣

偶記

卷之二

三

學生爲族所誣當事者欲固寘之辟其人至破

產弗能解詣祝求脫祝書符令佩其人如言往

當事者不覺內解得賴以免又有何某者聾耳

曠目足且跛亦授導氣術倏焉能暗視遠聽馮

虛而躍矣後不知所終

菊有實

甘菊花謂之日精一名更生一名女華其葉可

羹其花可釀其囊可枕其實可仙菊亦有實但

難得耳

韓奕深隱

韓奕深隱自高郡守姚善聞而造焉不得前乃

欲因王賓致之亦竟不能一日善與賓至其所

奕走蘆中避去

出奢求亡屨

楚昭王旣出奢亡屨使人求以百金左右曰斂

可舍王曰斂政不可舍

偶記

卷之二

亢鋸柄

禮若亢鋸之柄亢訓舉禮有所斷剗猶舉鋸之

柄以斷物也

譚至丙夜

余與文孫偕往往譚至丙夜僮僕竊聽以爲不

知何語之縷縷也

雨金

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

陽有雨金原

黃中李

西王母居龍月城城中產黃中李開花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借之過於蟠桃

臂多修毫

常開平遇春驍猛絕世狀類獼猴指臂多修毫初附劉聚嘗畫寢夢一羽士語曰起起此處非偶已

卷之二

王

爾所宜托也爾王至矣既寤適太祖至遂傾心焉

暗麝

蘇子瞻名茉莉爲暗麝曾端伯謂之雅友又南粵閩中有黃紅二種茉莉

文昌橋

撫州文昌橋先是木梁有一人生命與造橋時日正同踰數十年橋焚其人亦死今改爲石梁

史冊從來未有

壬午諸忠臣或慷慨成仁或從容赴義總之視死如歸雖厲威之下不能禁也真史冊從來所未有哉後死者以忠於所事故亦忠之屬從亡行遜別有深意如承葛儻塞馬先生老補鍋雲門僧諸君子彼其心心故主有惻乎其爲衷者益當時忠必蒙禍至使人不敢顯言其忠以故多湮沒靡得而詳茲錄其可得知者烈烈而死

備記

卷之二

六

若魏國公徐輝祖越雋侯俞通淵樂城侯李堅駙馬都尉胡觀翰林文學博士方孝孺侍講樓璉脩撰王叔英編脩王良中書舍人郭節何申吏部侍郎毛大亨或云毛太戶部侍郎卓敬盧廻郭任子經俱主事巨敬禮部尚書陳迪侍中黃觀侍郎黃魁兵部尚書鐵鉉齊太寺卿陳植徐屋主事樊士信刑部尚書暴昭侯太寺卿子昭張昂工部侍郎董倫給事中陳璽之諱

龔太黃鉞都御史茅大芳陳性善副都御史
子寧御史大夫景清左僉都周璿司中巡撫黃
清監察御史魯鳳韶魏冕高翔董鏞鄒朴王度
甘霖王彬謝昇鄭公智王珖拾遺戴德彝大
理寺少卿胡閔寺丞鄒瑾彭衷民王高劉瑞太
常寺卿黃子澄少卿盧原質廖昇宗人府經歷
宋徵布政司叅政鄭居貞理問徐讓按察司使
王良李文敏副使程本立張琳食事湯宗林嘉

儒記

卷之二

七

猷燕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谷長史劉璟晉長
史龍鐔遼長史程通寧長史石撰衡紀善周是
修知府姚善葉惠仲楊任陳彥回黃希范知州
蔡運吏目鄭華知縣顏伯璋子有爲鄭恕張彥
方向朴縣丞衛健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教授
王省陳思賢叅軍斷事高巍都督廖鏞楊松都
指揮使謝貴彭二馬宣朱鑑翟能宋忠余頌彭
聚滕聚孫太壯得陳質楚智皂旗張指揮使崇

副宋瑋張倫盧振趙諒張壽鎮撫魯璿楊本失
爵號梁良用牛景先高不危馬坤鄒文壽張烏
仔杜奇陳子方黃揮程亨失姓名尚書徐松江
同知東湖樵樂清樵夫舉人劉政秀才伍性原
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戌卒儲福皂
隸茅印仔凡百四十有一人後死者若開國公
常昇歷城侯盛庸駙馬都尉梅殷耿璿吏部尚
書張統工部尚書嚴震直翰林侍講王達國子

儒記

卷之二

八

博士黃彥清都督耿繼劉貞寧忠徐凱平安指
揮使王資宋謙千戶倪諒鎮撫周拱元太監吳
誠几十有八人懷來之戰將較被俘不屈而死
者百餘人從亡編脩程濟凡一人贊畫叅軍斷
事錢芹布衣王賓韓奕凡三人行遜御史葉希
賢中書舍人梁良玉宋和僉事胡子義失爵號
梁田玉梁中節何洲郭良失姓名衣葛備塞馬
先生老補鍋雲巷和尚雲門僧耶溪樵玉華山

樵等凡四十餘人棄官北平屬州縣朱寧等凡二百九十有一人辭職進士陳周教授林大同訓導劉亨秀才高賢寧成卒龔翊凡五人謫戍徐魏公子欽知府石允常孫鎮凡三人蓋諸處臣猶不止若而人而大畧可知者如此

鏡影

宋璟徵時於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

金陵銅陵

劇記

卷之二

九

時賢共會滕王閣一客問費文孫貴郡有鉛山更有玉山鉛與玉政何以別費未卽荅時曾端甫在坐應聲曰天下有金陵亦有銅陵請問金與銅之所以分遂共大笑而止

况伯律

况鍾爲蘇州守歲滿當遷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起家小吏

太康

夏書稱太康逸豫滅德黎民咸貳乃畋遊有洛十旬弗反窮國君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咸貳者貳不君之太康也弗忍者羿此時便圖篡夏而祇德之君敬承之胤明德猶在人不可忘也蔡傳弗忍訓民不堪命于文理似強

賴韓少安

韓襄毅燕字永熙吳人年未三十擢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恩威大著土木之變北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惟江西賴韓得安

偶記

卷之二

一

洛如花

吳興山中有一樹類竹有實似莢狀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

無友不如自足

余友張爾緝嘗言人而無友不如自足仇仇亦足祛人眉宇間颯情氣可謂名言爾緝名燁芳山陰人早卒

婁遲

南齊女子婁遲東陽人變服爲丈夫仕至楊州從事

疫無鬼

楊仲芳年弱冠讀書僧舍諸僧病疫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是吾死僧矣爲之視爨事問醫調藥僧以次愈後其兄亦病疫報至公奔歸扶侍日夜不解衣兄尋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偶記 卷之二 二

無鬼以爲不信視楊子

吹笛雨止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

齒本

齒本曰矧大笑則矧見故禮曰父母有疾笑不

至矧

太甲誓

玉山縣東北三十里有太甲誓居民盡陶姓有神廟中供太甲像左右曰陶氏夫人像居人享祀唯謹相傳商王太甲迎婚至此其說不經而特異筆之以爲好奇者譚資也

誕十四月

王伯安守仁母鄭夫人誕十四月而生生時其祖母夢神人袞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相授驚寤而聞啼聲遂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偶記 卷之二 三

出從羣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異哉兒奈何名泄之耶忽不見因爲更今名遂能言

偶記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龍如模

南昌朱謀埠鬱儀閣

譚笑却虜

宗子相參政閩中身在圍城譚笑却虜條上禦

倭策執政至讀不能置

半隱園

建安王半隱園有古池深丈許中有石砌一方

偶記

卷之三

一

堆若古墓然內時作金鼓聲

長恩

司書神曰長恩除夕呼其名祭之鼠不敢嚙蠹

魚不生

讀書匡山

費文孫弱冠讀書匡山欲構一草堂其上以無

資不果

陸羽著書甚多

陸羽本唐文人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

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

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占夢三卷乃

世傳者惟茶經

韓幹

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

色故得造神

古度林於

偶記

卷之三

二

庾信詩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古度樹名見

吳都賦林於竹名戴慶豫竹譜云越女試劍竹

也

文信國

文信國天祥既赴義是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

咫尺不辨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羣臣入

朝亦設炬前導元世祖悔之贈公太保中書平

章事廬陵郡公隨設壇致祭丞相字羅行初莫

禮忽狂飈旋地起吹沙滾石不能啓目俄倦其
神至於空中隱隱雷鳴如聞怨聲天色愈暗乃
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復開霽此事甚
奇而正史及公集中皆不載何耶

渡江佩禹字

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

崑崙玉蓋

宇文卓方執崑崙玉蓋聽左丞檀超高譚不覺

仙詩

卷之三

三

陸地

王瑞安

王長公祥昌字億伯余師遐仲先生兄也爲瑞
安令以德讓化民民不忍欺每聽斷得情必問
其人心輸否如其人尚自展辯卽虛心再訊更
以理論之復問如前如是者再三其人願自受
板杖至三五板多不過十板民有受其杖者若
犯嚴刑公居官僅四月而卒百姓哀號如失考

妣爲之罷市者七日後某官來視篆事使隸卒
往窮鄉勾攝被訟者其人初不知令公已故也
訊之得其實卽放聲大哭舉家聞之皆哭此卒
亦不覺失聲公亡不二旬遂祀名宦百姓又特
爲祠祀之如事生云

臥疾猶時作詩

費文孫高爽邁出英氣難于臥疾猶時作詩臨
岐家人間以後事荅云大丈夫豈畏一死者無

仙記

卷之三

四

得瑣瑣

多情花鳥

王賓遁跡西山姚廣孝以舊好訪之謂曰寂寂
空山何堪久住荅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蒲坂

夷齊不死周地而死蒲坂蒲坂堯舜揖遜之區

栢倒栽

萬載縣慈化寺爲普菴道場後園中有側栢以

三人圍之高二三丈頂上枝鬚如根相傳以爲
普菴手植乃倒栽之其木末枯枝堅如鐵石風
霜不能摧折真奇樹也

生而能言

軒轅氏生而能言

盜亦有公是非

趙錕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馬太宰文升家在

舍弗攻被泌陽焦大學士芳已匿去燬其家取

偽記

卷之三

五

芳永冠縛羣若人狀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
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是非云

落英

楚辭餐秋菊之落英落字訓始

芝麻通鑑

吳俗好用芝麻點茶市中有以零碎通鑑裹者
一人頻買得積紙數十好以其中語掉舌人問
爾末輒窮云我家芝麻通鑑止此耳

終身不踐土

鄭思肖宋末人工寫蘭又嘗製祭鬼之法宋室
既亡終身不踐土每爲人寫蘭亦不著土人間
之曰宋豈尚有土耶便歔歔而泣余在費茂才
家見其遺筆疎枝簡葉宛爾芳馨後有跋語數
則余不記記其一爲韓奕云

雅謔

海虞孫艾字世節爲人磊落每譚論風生使人

偽記

卷之三

六

願解嘗偕友人過某縣治見有帶枷於庭者友
人因論次謂此公持法甚平怒孫笑曰旣庶矣
又何加焉于時以爲雅謔

玉脂燈臺

正德八年琉球進玉脂燈臺每油一兩許可照
十夜光燄鑒人毛髮風雨所不能侵劉瑾嘗竊
以自照燈忽發花作人面耳目口鼻俱有瑾當
道謀以爲已祥暗祝曰我大事成當封若花忽

獨萎仍作咤噫聲越數尺飛淺瑾承袍成油聲
數處氣腥如血滿室暗晦瑾大怒拔金如意碎
之逆謀因之遲回竟以誅滅

易腸鼠

唐房升天雞犬竝去惟有鼠不將去鼠悔一月
三出腸

桓

桓詩保有厥士予以四方保訓愛天生賢才原

偶記

卷之三

一

以爲國設有賢不用賢不盡與無賢同武王
列爵分土使諸士得盡其用其愛惜人才不啻
曲至故能定厥家而於昭于天也近因後世鳥
盡弓藏之說都作保全功臣解不知武王伐商
非富天下當時敦商之旅不期而集何嫌何疑
而待保全耶

蓄墨數百觔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曰欲子

思吾用此何爲也

胡光祿

胡光祿顯忠來遊南州值久旱禱雨人情皇皇
胡對人云明日日中當雨次日天氣清明咸以
爲不驗至期忽陰雲四起果大雨又劉太史曰
寧權吏部選日起行鼓吹聲過胡聞之愕然曰
劉公其不祿乎人問故荅曰此日與時不利出
行小或罷官大至隕命未幾報至太史果卒王

偶記

卷之三

人

途

武侯父子

諸葛武侯父子王右軍大令皆長于畫世所不
知

驚湖松

鉛山驚湖寺唐義公道場也有羅漢松一株爲
其手植義公亡松遂枯後養上人來住此松
復就生今亭亭于雲矣

碧塋

凡死忠而不得屍者得血以塋曰碧塋

如客得歸

宋訥爲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塞學者如客得歸

一生宦途掌兵

江陰徐公孟初以小吏授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又進侍郎正統初與總兵官同征麓川以功進

偶記

卷之三

九

本部尚書一生宦途皆掌兵事亦奇也公爲吏時人奉以財必問所從致言出諸已者十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後雖躋階巍列而清儉自奉儼若寒士

廣道

聞人相傳武夷山有廣道者爲吾邑人山中人稱爲廣道其舉動多異衆同輩每惡之一日忽向衆言曰我將去時山中方構新菴衆曰今方

興作女何言去道領之及菴成衆嘲之曰女向言當去今不去耶道曰女欲我去我明日便當去問去以何時曰日中衆皆哂之至期各以事下山且授鑰令守菴道乃寄鑰山下居人謂曰我今度關去不歸矣衆來煩以此鑰相授居人如其言衆還菴鎖鑰如故開視之則此道已端坐逝其中矣其生像至今尚存云

明詩評

偶記

卷之三

十

王元美明詩評獨北地信陽濟南稱君餘人樂以官稱咸有微辭

偶記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埭鬱儀闕

周翁

周翁崑山人有隱德生宋淳祐四年甲辰歷元及明凡三朝洪武十三年庚申始卒年一百八十七歲

鄧文潔

偶記

卷之四

一

鄧文潔以讚有山水之癖自云每遇崇山峻嶺不登絕處不休不臨懸不壯爾時神情獨得仙欲飛公仕至少宰臨終家無餘貲諸緡紳出金爲賻始得殮

太白書迹

本事詩言李太白書迹遁利鳳跋龍拏今世傳有二帖

楊君非所及

鄭考功曉素負鑒裁見楊仲芳深愛重之嘆曰楊君故非所及

如意盤

馬懷貞有異術一日召十數客面前一方臺臺上有小銅盤一黑匙一乃以匙次第置客口中皆覺有酒盞許入喉又以盤向人傾之滿口作羊味次魚次雞一坐皆同人私視其底有文曰天公匙如意盤

偶記

卷之四

二

書倉

曹魯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文星典史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異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史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星海九雲諸已降可于豆攏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園九夜捫之隣篆熟聲

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蔥市歸而飛入溝室
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顛主事

楊儀部循吉字君謙吳人狂誕傲物每讀書有
所得則叫跳不休人因稱顛主事顧華玉謂人
過吳不可不一造君謙亦未易造君謙

文選槩入詩賦

吳中一士人凡鄙而好矜其識時張伯起纂文
有記

卷之四

三

選注成刻之其人誤爲伯起著作也諱曰子書
名文選何以槩入詩賦張道然曰此無與我事
盍問渠昭明其人便問昭明何處曰渠梁時人
今不在矣其人猶德色曰若在我當笑之張曰
渠讀書多縱在亦那得女笑地

里中祥瑞

王選仲師與瑞安君祚昌文學君祺久共以有
道著聲撫唱箎和郡人士望之爲楷模時目爲

里中祥瑞

葡萄說

岳季方正善畫葡萄嘗爲葡萄說云葡萄木中
國名果神農九種功力爲最世謂得之大宛歸
種漢宮皆未之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
之所得又將特異遂附會之與

賭書

齊太祖嘗與王僧虔賭書謂曰我書何如卿虔
有記

卷之四

四

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
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曰卿可謂口多
微辭

名聞夷夏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名聞夷夏退然若不勝
公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臂力嘗與羣兒戲角
之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踰冠成進士時
王冢宰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出按山西再

按湖廣所至有神君稱

秦結了

秦結了能言鳥一日有夷人買去鳥曰我漢禽也不入夷地遂死

秦渠

螢火幽州謂之秦渠

彩雲見南中

漢武帝朝彩雲見南中雲南之名始此

竹記

卷之四

三

簡遠有準

余德甫曰德雅譚笑然簡遠有準宗子相參閻藩卒于官無子余時亦官閩中使其子柴涇而受弔

楊廷和

少師楊廷和十二中鄉試

忠賢奇秘錄

松陽人王詔游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噴噴有

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得書一卷載建文時

出亡臣二十餘人事紙毀浥字多斷爛不可讀

讀數日稍銓錄其可識者得梁田玉郭良梁中

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

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讀數語題目

忠賢奇秘錄

齒耳

齒耳獸名不食生物遇虎則殺之

偶記

卷之四

六

丐貸營塋

李白少時偕友人遊洞庭友人病死白禪服痛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因權殯於湖側踰年來啓視躬爲洗削裹骨徙步負之而趨寢輿必携持遂丐貸營塋鄂城

癡道人

癡道人姓喻名希連郡之玉山人能詩文以畫著聲每爲人畫時輒紆寢數日或至彌月中有

所會急起書之人以爲神筆性疎放與人好爲
悠謬之譚傲睨公卿間旁若無人家僻處深山
中嘗臥疾累月一日忽起向隣家訪所舊識其
人皆亡且久者也人以實告輒罵云女輩尚存
豈令斯人輒死

步輿

張江陵再起時所過州邑郵傳牙盤上食水陸
過百品江陵猶以爲無下筴處至具定太守錢
偶記 卷之四

晉無錫人獨能爲吳饌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
此僅得一飽餐此語一聞諸郡縣轉相效尤吳
中之善庖者召募殆盡皆得重賞以歸普又剗
步輿供奉前爲重軒後爲寢室以便僊息傍翼
兩廡廡左右各令一童子侍爲揮筴注香凡用
卒三十二人昇之

赤刀役虎

安期生在之罘山持赤刀役虎左右指使進退

如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在刀
遂竊佩之行遇虎于路出刀以相格弗勝爲虎
所食

鳴過鐘

養公性至孝父母忌日必拜禮懺悔一日母忌
偶忘未及懺禮明晨憶起因號泣跪向佛前命
諸弟子杖之諸弟子不肯杖強之再三不得乃
自罰資鑄鐘上書已不孝鑄此鐘以贖罪因目
偶記 卷之四

其鐘曰鳴過鐘

奇禽就掌取食

李白與東巖子隱徂徠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
養奇禽十許每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

吉祥指揮

于大司馬謙以枉論死臨刑陰霾翳天行路嗟
嘆曹吉祥麾下右指揮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
祥悲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謙嘗輕騎自河內

歷太行有盜伏窺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
不知爲我公幸赦罪

荔枝

閩地荔枝以興化楓亭驛爲最長樂次之

酒沃瓜

遼東一處有瓜沃則以酒代水實成剖之若中
止一子而長數寸者食一顆可作十日糧國人

珍之名獨子青

傳記

卷之四

九

鄂家鳴金

湖廣鄂家爲岳武穆後至今遺有宋勅命及武
穆征討鳴金一面每值方隅有警則此金不敲
預鳴

掘土得蘭亭

彭次嘉營寒松館命僕於梧桐樹下掘土爲臺
至三四尺許有青石一塊石上得蘭亭刻板字
副如新爲余友彭雲徵所得

夏太常

夏太常子陽在京師中夜獨居忽有婦人持短
匕直前夏驚問婦熟睨之曰非是非是因趨出
公隨踪之不見

慧明

釋慧明閩人來止九仙巖者數年終日靜坐客
至酬對客去靜坐如初所悟皆儒理

雙手寫二牘

傳記

卷之四

一

黃華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
有致

廣陵困道

劉司馬文卿廣昌人以高才屢蹶顧益自刻勵
攻苦不休自經史以及外家方書無不究厥指
歸所撰著甚富一日夢神人謂曰子數當奇窮
死今上帝憐子好學特改昇富貴矣已復出廣
陵困道四字相示且云好記之踰年公舉鄉薦

第一人遂聯第以金華司李累官至兵部郎然
公自往返京師輒避廣陵地不復取道會以使
事至某郡偶經一寺前視其額有廣陵字公憶
夢中語竟鬱悒成疾卒于官舍其著述今多散
佚云

第四泉

郡北門外之茶山寺泉水清美異于他水昔陸
鴻漸來游飲此水愛之品爲天下第四泉遂鵲

角記

卷之四

二

其地種茶茶山之命名因此今泉名茶山泉或
稱羽泉亦曰乳泉亦曰第四泉

樹中鼓樂細人

河南鞏縣有木匠偶持斧憩道旁樹下忽聞鼓
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樹
數下其內曰不好不好斫進來矣匠益重加斧
見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具自樹中出地上
猶作樂數疊始仆地

不能蓄書

徐禎卿天性穎異家貧至不能蓄一書而無所
不通蓋借閱也

仰廷尉

仰廷尉瞻長洲人幼師夏時及貴每經其里必
式過其門則下而趨當王振擅權其門如市唯
瞻與薛瑄顧惟敬不肯往

良知

偶記

卷之四

三

一士從王文成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
良知爲黑爲白一坐失笑其人慚而色赧王徐
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耳

偶記卷之四

何記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龍如標

南昌朱謀埵鬱儀閣

帝鴻氏之硯

河東舜廟中大硯方尋尺刻文曰帝鴻氏之硯

魯廟中有孔聖脩六經硯方一尺三寸中心有

穿穴蜀犍爲人得楊雄草玄硯如今制去其圭

角

偶記

卷之五

紫玉盈坐

漢中山靖王有子百二十人 國朝慶成王有

子百人每會紫玉盈坐至不相識

張九成

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其大旨父積書坐旁

命客就試酬荅如響

二程同赴一席

程伯淳兄弟同赴一席願見坐中妓卽拂衣去

獨伯淳與飲盡歡明日伯淳過弟齋願猶有怒

色伯淳笑曰昨日本有心上却無今日本無心

上却有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樵臨海東湖上日負柴

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聞新主詔至遂大

慟哭投湖水中死

玉雞苗

偶記

卷之五

東平許司馬家薔薇花根下掘得一石如雞狀

五色粲然郡人遂呼薔薇爲玉雞苗

武城

子游之武城今兗州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

麟之地

藏書富猗頓

桓譚藏書甚多時謂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猗頓

張宜人

楊忠愍獄既成宜人張氏上書請代先是公劾相嵩疏上諸舊識畏嵩勢咸匿避去惟王司馬逢慨然以女許婚其子隆慶改元公既受褒卹商人白受采等奏願捐貲祀公乃特建祠賜額曰旌忠

砥目致明

舜爲瞽瞍砥目瞽復致明

金雞

偶記

卷之五

三

一茂才甚椎魯嘗過余山房遇費文孫坐定文孫謂曰卿別後殊進望之似木雞矣其人遽拂然曰君便是金雞

劉道人

葛源劉道人精於相地嘗往來永豐間有小民家禮遇殊殷動劉感其意爲擇地營壘且云誠爲大地但未知若家有能受此者否其人呼舉家出羅拜於庭劉視之不憚謂曰女家俱無人

能當此地者獨某孕婦似可耳然須閉中門三載則吉遂辭去後其家如言閉門某婦果生子狀貌大異凡兒至二載餘家當娶婦遂開中門是夕兒死家人相繼疫作乃爭謂地不祥發之則有氣如蒸矣是人家竟銷耗又嘗爲妻姓卜葬云後多顯至出王妃須遷不爾禍且莫測後妻諒妻性相繼登仕籍女爲寧藩妃咸謂地吉不果遷竟坐族葛源本余邑地今隸興安

偶記

卷之五

四

詣掾長揖

桑悅爲某州博士提學掾至悅不爲迎掾素聞悅名使吏召之悅怒曰始吾謂人未有無耳者今掾無耳耶且悅非可能令來者必欲相屈乎爾第還我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後三日詣掾長揖卽就列掾作色曰博士藐掾卽有學何能加乃公悅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汲長孺能過悅耶

今徒以勢位相恐豈寥廓之士可籠之威重耶
悅賤誠不足以當公但悅去則人謂明公不能
容天下士耳因解綬請去掾不得已容之

雲齊

寧王脛仙每月令人往廬山顛聚稠雲葉歸結
小屋曰雲齊障以簾幕日放雲一囊令四壁亂
盪如在巖岫

以字行

角記

卷之五

五

黃太常子澄名湜練中丞子寧名安楊文貞士
奇名寓金文靖幼孜名善羅侍郎汝敬名簡吳
徵君與弼名夢祥俱以字行

駙馬提學

洪武十九年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較兼
理地方事務

蟲念阿房宮賦

楊州蘇隱夜臥聞鼓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

聲繁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蟲十餘其
大如豆殺之卽止

右軍帖

唐太宗博購右軍故帖天下爭歎然莫能質真
僞褚登善獨論所出無舛冒者

暗誦九經

曾侍郎魯七歲能暗誦九經稍長泛濫史籍人
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數

角記

卷之五

六

辭聘

文徵仲父林爲溫州太守辛子官僚佐大夫以
千金致聘辭曰先大夫守郡曾未貨取不幸先
朝露斃得其正使不肖受斯贈是欺死父也且
先大夫以正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不受

長春樹

周公墓上有模木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又
燕昭王有長春樹其花如芙蓉四時異色

驚腹中有老人

嚴州建德縣有漁者獲一驚重八斤一酒家買之置室中夜半忽作人聲明日剖視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首戴皮帽毫髮逼真又潁川王戶部在通州一日宴客庖人烹驚中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王自是遂絕此味

少陵舊居

蜀記

卷之五

七

杜少陵舊居在秦州東柯谷今爲寺山下有大樹至今呼爲子美樹

張仲清

張仲清名澄閩之漳州人自言十三四時終日悠悠忽忽年二十愛武夷山水之勝遂結舍焉山中不携書史惟筆研自隨亦無著述或閉目不窺或怡情峭壁深崖間泊如也人諷以用世答曰余固非忘情者欲向此中理會庶他時得

一當事不令手足忙亂耳問以何時出山曰以十年爲率余友費文孫游武夷歸譚甚悉余欽其高風故特記之

秣馬

漢廣詩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顧仲恭云謙不敢言其適已也不然他人娶妻如何替他秣馬極得詩意

設肆竊字

蜀記

卷之五

八

洪鍾四歲隨父往都舟中父與客奕鍾在旁諦觀久之悟其行勢爲父行變屢勝客局至京師設肆竊字

桂侍御

余邑桂侍御榮按楚時嘗欲撻一宰夫其人祈免不得大言曰仕途甚狹耳何得乃爾公益怒甚厚責之後侍御以事下刑部獄遇一獄卒伏侍惟謹詢之卽向其人也侍御因嗟嘆不已

筆仙

汝穎有高士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十筆盡雖

勢要達官督之無報後數十年見者顏色如故

時謂筆仙

赤虹化黃玉

孔子作春秋孝經既成告偁于天赤虹自上而

下化爲黃玉

王郡尊

偶記

卷之五

九

吾信王郡尊之麟常熟人在郡清介多惠政至今民懷之公爲比部郎時有勢家子强奪人婦公以置之法其人遍乞書致公不能解乃屢權貴相請百端公怒曰若親我强項郎眉髮楚楚豈爲無賴兒下少時嘗舉家避賊舟中賊過衆皆驚恐舟人不能操舟公自起操之賊去乃以黃校舟人彼手披一編神色自若

海鹽鹽龍

浙江海鹽縣白晝空中忽墜一龍身首兩截鮮血迸流長數十丈

見博山鹽頻頻

費文孫曾以六百文貨一博山鹽一士人見而頻頻曰是焉用何不亟索還貨一對小豕也

井少府

井少府蜜名劉夢得云藥名

神交濟南

偶記

卷之五

十

俞仲蔚神交濟南托徐子與以介遺詩有曰未見致款曲亮繇心相知又曰曠若懷古人千載與我睽又曰來章倘不乏應慰長渴饑暗此則心折濟南可知王元美謂仲蔚于今詩不甚推于鱗不知何意

鹽沐用七人

陳智爲都御史性褊狹捷左右無虛日每鹽沐用七人二人挽衣二人揭領一人捧匱一人捧

水孟一人執悅稍不如意便捷一掌至臨畢
必有三四人被掌者

叱水減

已酉夏間江西積雨不止水勢瀾漫貴溪尤大
直滄至真人府真人乃大書朱符置水上以劔
叱之退則水減尺再叱則水減半俄而水盡平
視前後人家漂沒殆盡

鮑照

偶記

卷之五

十一

鮑明遠本名照唐人避武氏諱減爲昭

素負節槩

寧藩之變許副使達不屈死之時其父家居聞
江西有一副使遇害卽爲位易服而哭人恠問
之曰吾兒素負節槩爲若無疑

偶記卷之五

偶記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煒鬱儀閣

御史河

松江蘇嘉定入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

水龍遵敎以御史左遷來尹嘉定到官嘆曰事

孰有甚于此卽日親蒞其所召父老講求水利

且多設施踰月盡疏通之復開支河五百餘利

偶記

卷之六

一

及旁縣民號曰御史河有夫掘得石碑長尺餘

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通

花狀

楊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畝每至爛開張大

宴一鉢令一倡倚其旁立館曰爭春開元中宴

罷交關人或云花有歎聲

夢日入懷

李于齡母張夫人夢日入懷旣而于麟生

陳太丘碑下氣

鄧艾年十二讀陳太丘碑見碑下忽有青氣命

人掘之得一刀長三尺餘黑如漆遂自佩之刀

上常有氣淒淒然時人以爲神物

喻村

玉山喻村有人耕田見土中有物如水牛狀已

而田忽陷并沒于水又樵夫入山遇一人三頭

遂驚死

偶記

卷之六

二

穆王書史

周穆王巡行天下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

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後以載其書

曹聖君

曹德爲臨淄令辯冤伸滯都無枉屈人稱曹聖

君

風賦

余年十七始學詩十九著風賦

取灰撒羹

歐陽清微時貧甚除口往所識屠家買肉一斤屠不在其子與之屠歸聞之恚甚趨入清家索取時已煮之釜中矣屠卽就釜持上又取灰撒入其羹而去驗年清貴顯屠乃盛陳禮物詣賀清於衆前杖之數十一時稱快

夢裁錦

蕭穎士少夢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

舊記

卷之六

三

裁錦因此文思大進

僧家大言不慚

冒顯要姓字以博一日之名中人猶且不爲而近日僧家每襲此募緣尚詡詡人前曰我等出世王侯卿相莫予若也何其大言不慚乎

說鬼

張真人家說鬼錄所載甚奇

天台丈人

右軍書黃庭詵空中有語曰吾天台丈人也卿書感我何況人乎

戴泉水

閩中有一士人初遊吳下還輜重數十半載異書半則惠山泉楊子江心水其父見之恧甚盡爲擊破其甕庭可運舟客皆絕倒

古鏡

有人夜于池邊閒步見池中隱隱有月影次夜

舊記

卷之六

四

往視復然因使人掘池中得古鏡如小碟許以照人循頂至踵無所不見

純任直法

費文孫每舉動必就余商得失雖延見一士與四方請文之應率無不然余或未之許至有垂成中止者其著述亦必取決于余余所善衆非勿恤余所欲刪卽衆人極口撿揚弗存也故余與文孫交得純任直法自此以還余之處友多

寓直於婉乃有純任婉而友之訕訕無改愈深
昔者吾友之恩矣

紙錠化真金

南州有兄弟兩人貧窘日甚聞人譚天雨金事
乃日夜作癡想其儻有僥薄子厭其牀外連一
大紙錠夜靜携置其門首急敲戶數下而去其
弟啓戶出視寂無人忽有物朗然耀目舉之不
可動急呼其兄起共昇以入至明視之則化爲
金也

卷之六

二

真金矣自此家日富裕

鼎折足

魯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以爲凶夫子曰越
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也果克之

詞女之夫

趙明誠竄竄誦一書覺而惟憶三句云言與司
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按以告父父曰非謂汝爲
詞女之夫乎後果得李易安爲妻

春草

白太傅有姬善舞名春草

歐家童

嶺南歐廣文大任有家童能詩

聞捷軒寢

夏憲副尚朴郡丞豐人初第時方熟臥邸中家
人趨告應之輒軒寢如故時有同捷者喜極而
扶其爪聞夏事不覺愧汗

肩

卷之六

六

杜門

余性好獎借人才一字可稱必廣爲延譽然機
巧之徒至以此市交相對謬爲肝膽背則反唇
此古人所以杜門也

銅唾壺

王元美家藏一銅唾壺爲上代物僅得其底常
以自隨已過太湖童子誤墜水中乃懸千金募
人撈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子王大喜再懸上

金令撈取復得脂合

龍井化酒

隆慶六年五月杭州龍目井水化爲酒

屏騶從問民間

周文襄忱巡撫河南嘗屏騶從入田野間與村

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

惟恐不得盡

白鵠

偶記

卷之六

七

曹洪有駿馬號曰白鵠瞬息行數百里走時惟

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時人謗曰平空虛躍

曹家白鵠

我朝宦官

我朝宦官若金安之廉興安之介金英之知人

懷恩之持正張永之剛勇陳寬之謹厚王岳之

忠謹皆不可少如馬騏激變交南吉祥怨望登

叛將晃讒亂宮闈李廣納賂干政則其輩中之

人也至王振之釀禍土木汪直之肆毒西廠
劉瑾之謀移宗社則罪真不容遁矣

五色土

貴溪龍虎山有五色土張真人取以寫符錄

徙癰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
徙至齋前栢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便起一瘡
如拳稍稍長二十餘日遂大膿爛出赤黃斗餘

勇已

卷之六

八

樹瘻

山東異事

丁巳秋山東武城縣有異物四塊倏自天降入

地四五尺相隔一二里許各地方隨將物掘出

驗看大小長員不等初開其熱如火其色外黑

內白叩之有聲不識何物又長山鄒平二縣地

裂數處

偏鬪子

偏歸子姓許善相術老遇異人令之相許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鬚几經掌握處明日皆黑因此遂名

遠志

遠志久服之令人覽書輒記不忘

青蠅拜賀

術士有相牛僧孺云他日當得青蠅拜賀始及第牛疑之後應制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八行

偶記

卷之六

九

立約數萬計折躬再三良久乃去已而登第

鍾十二峯之秀

楊子雲著太玄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以父寓巫山時生論者謂鍾十

二峯之秀

知禽語

麗江人麥宗七歲識文字偶入玉龍山中見石盎中有水取飲之遂知禽鳥之語長而百蠻諸

夷之書無不通曉

費君不死

亡友費文孫卒時行道皆爲嘆息或有流涕者余掩泣而嘆曰費君不死矣

愁破

阮簡久寓西山一日友携酒炙雞至簡大笑曰今朝愁破矣

西巖寺

偶記

卷之六

永豐西巖寺旁有幽洞迂繞可數十里暗不可行好事者或持火入遊至里許但聞其上有聲若撐篙者然竟不敢深入

特謁壽星

巴陵老人年百八十歲觴客舉樂毛侍御過其地聞之乃屏騎往觀見堦前數人皓首蒼顏年可百餘歲不知孰爲老人也問之則皆老人子老人故後出問客何姓名侍御云姓毛名伯溫

特來謁壽星耳老人愕然良久曰是矣客問所以荅曰某幼時遇劉伯溫相言我當百八十歲後有客與我同名者來女逝不遠矣觴罷客散老人果沐浴而卒

體縮

大歷中邛州將魏淑膚體洪壯年方四十忽飲食日損支體日銷未周年縮小如嬰兒母妻更相提抱已復漸進飲食體亦漸長半歲乃復

傳記

卷七六

其初

二

信記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埒鬱儀閣

劉大將軍

劉大將軍經南昌人名播遠夷係海內夙望者
幾二十年東虜猖獗乃就家調經往征虜人聞
之膽慄時經略楊鎬素與經不協欲使長驅擣
虜經曰虜勢方張難可猝圖且地形未諳深入

偶記

卷之七

一

恐不利鎬怒曰國家養士政爲今日若復臨機
推阻有軍法從事而已遂懸一劍于軍門經不
得已與都督杜松分道進兵大破虜陣連擒其
巢者三四養子劉昭孫曰孤軍深入而授兵糧
糧無一至可退師經曰女視楊經略豈復有愁
遺哉事即報主致命得其所矣軍次清風山人
馬儀之方與諸士解甲暫休昭孫進曰腥羶氣
不可言恐有虜兵經登山望曰此杜將軍旗

幟昨相約會戰豈其來耶時松已陷歿虜襲其
旗幟奄忽擁至經不及防爲冷箭射傷左臂又
戰復傷右臂遂遇害天下莫不哀經之死而切
齒于鎬也

玉整花

繭一名玉整花冬宜茶澆平時宜清水種法春
不出夏不日秋不乾冬不濕不濕者恐冰也茶
則不冰

偶記

卷之七

二

竈有三十六神

竈之爲神號曰司命常在人家人過犯月晦
之日織悉以聞竈有三十六神所謂五方五帝
竈君五方五音竈君五方五相竈君十二時神
竈君大竈君小竈君天竈君地竈君新竈君故
竈君內竈君外竈君丘竈君竈君夫人紫微大
神玉池夫人六甲父母六癸玉女光鼓織女竈
下炊母行火力士文墨小吏火父炊母擔樵力

士高良君子突上姦女砌上童子左扶右扶天

帝丈人左房右房天帝長兄左溫右溫天帝嬌

孫左輔右弼天帝嬌女乃至天帝大夫天帝都

尉五官六府皆電神也

第三天子

唐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

在我懷中對曰是第三天子

大靈豆

偶記

卷之七

三

陳搏有大靈豆服一粒四十九口不饑筋骨愈

固顏色反嬰

艾

艾曰福德綿一日草師婆靈芝一名希夷一名

壽潛

野馬

鷺湖峯頂一日有野馬出遊純黑色高可六七

尺見人則駭而逸時諸僧咸見焉

碧芳酒

房詩六月擣蓮花製碧芳酒

水晶不落

白樂天送春詩銀花不落從君勸不落飲具也

乃屈厄鑿落之類開運宰相馮家王有滑稽水

晶不落一隻

五天

藥有五天決明爲肝天紫苑爲肺天神麴爲脾

偶記

卷之七

四

天遠志爲心天徒蓉爲腎天

申屠蟠

申屠蟠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御酒肉者

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片時決疑獄

鐵尚書鉉初爲五軍斷事每法司有疑獄久不

能決者以屬鉉片時而成

終身不配

胡貞姑大理少卿閨女也閨既死節女沒入的
臣家爲奴後同郡有仕者見而携歸貞姑痛父
以忠遇害遂終身不配

一滴泉

興安岑山洞有一滴泉僧人以石缸盛之水盈
缸而不溢邑人有病每取飲隨差

扶老

鷺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蜨蝶一名春駒鷓鴣
鷺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蜨蝶一名春駒鷓鴣

卷之七

五

一名花豸一名內史黃鸝關中呼爲楚雀鯉一
名釋龍

夜歸憑咒

卓敬少時嘗讀書山館中夜歸失道得咒憑歸
比入門視之乃黑虎也

山天志

玉山程博士輝博洽具裁識遊王元美諸名士
間嘗著山天志百餘卷王令載其書至吳欲爲

梓乃東書葉盈車至浙邸被火悉爲燼王嗟悼
不已子光祿福生以寫梅壇稱

山帶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巖或亘
中橫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
帶遙知雨

夢肩抵石

德興一農家田中有大石礪耕命石工取礪月
偶記

卷之七

六

不可動其人忽夜夢以肩盡力抵石捲入水溝
中去厥明往視果然

鐘自鳴

甲寅歲中秋節永豐縣洋宮桂花盛開諸廣文
觴客其下忽聞懸鐘自鳴踰時方止

視皮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曰視囊
噓氣成雪

庾肩吾常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夏日會客肩吾向室大噓氣盡成雪

蛙化鵝

石城王孫統鎰一日坐山齋微雨見一蛙於石鉢上化爲鵝

巨棺

玉山有人體軀豐肥無比乃豫買巨木造棺一日有僧至家其軀之豐肥與已無二與以錢帛

偽記

卷之七

二

俱不受問何所須曰願乞公巨棺耳其人卽與之無吝色後數年解擇往京舟次某地病故家人買巨棺無所得偶憩一寺見前僧出焉家人告以故僧曰前棺故在願以見還其人始得驗

自見其耳

漢昭烈帝能自見其耳

右軍書法大進

王右軍年十二見前代筆說于父枕中竊而讀

之不旬月書法大進

無夷

河伯曰無夷卽馮夷山海經冰夷

食中蠅

蘇長公性不忍事每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

無貳爾心

詩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貳者猶有所未決也聖心不決政爲君臣之義故軍士直以天定之若

獨已

卷之七

八

云衆寡不敵便是富天下矣且於仁人無敵之旨謬

尺牘

往余於尺牘尚雋稍沿魏晉聲口劉生日杲云宜進而古余深然之因出舊稿悉焚去更爲秦漢人語然夙習已深每伸紙不免去而復來受愛乎陳言之去始殊覺苦習久乃安洵哉後生之起予不淺也

李西平

李西平有子十五人知名者愿憲翹

動心寂寞

吾人自視宜大自視大便不屑偶非類從來名士未有不落落寡諧者彼雖門庭蕭寂而詠歌一室晤言千古視當世猥瑣之流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獨往獨來夫何慊乎哉楊子雲寂寞草玄門無過客未免動心王莽謬加恭敬遂得言

卷之七

九

不勝知己之感至爲劇秦美新以阿之而生平名節一日頓盡矣繇自視小故也

械虎

祝廷璿山居多虎祝爲設機械宛轉曲折虎人不得出親族故舊聚族而觀者甚衆祝以其煩遂毀不復作此技

安庭栢

安庭栢善誣毀雖至親密友遇安處其間無不

怨晉絕交晚年兩頰生毒瘡言語飲食皆爲妨礙困苦不勝以死

丘濬媿其夫人

丘仲深濬瓊州人淹博羣書而好爲詭辯其論泰檜則曰宋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武穆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其是非頗謬多類此濬因中官李廣得人相每事欲有紛更時王三原恕有得言

卷之七

重望爲濬所嫉陰嗾太醫院判劉文泰論之恕遂引疾去踰二年濬卒文泰往弔夫人叱之出曰使我相公齒王公負不義名天下非若也耶何弔爲人謂濬媿其夫人多云

牢丸

牢丸今湯餅也

大小歐陽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楷遂良須手和

墨調精紙良筆方書詢子通亦善書而名亞於
父時號大小歐陽體

秘景符

禹代縣治水民爲聚瓦石有黃龍助之開江九
載而功成乃沈秘景符以鎮五千水患至今賴
之

玄鹿

鹿千年化爲蒼又五百年化爲白又五百年化

爲言

卷之七

二

爲玄漢武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之骨皆
黑色仙人說玄鹿爲脯食之壽二千歲

偶記卷之七

假記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瑋鬱儀閣

瑞雉

杜宇一曰杜鵑一曰子規周公謂之雉師曠謂之鷦屈平謂之鷦鷯宋玉謂之姊歸呂不韋謂之鷦燕戴德謂之瑞雉司馬遷謂之狝鷦楊雄謂之子鵠王逸謂之買鷦張揖謂之鷦鷯沈瑩

假記

卷之八

一

謂之鷦鷯張華謂之怨鳥郭璞謂之子鵠常璩謂之子鵠徐廣謂之子雉韓愈謂之催歸顧況陸龜蒙謂之謝豹

瑞英簾

渾瑊家蓄一簾赤紫色人在簾間自外望之繞身有光名瑞英簾唐官禁中物也

兔目鼠耳

梔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

如規二旬而葉成

三秦豪傑有幾

康海李夢陽同爲關中人各自負不相下後劉瑾構夢陽下獄欲致之死李乃書片紙出謂德涵救我惟德涵爲能救我康曰是誠在我卽上馬馳至瑾門瑾素欲交康常冀一見不可得聞之卽攝衣出迎因畱飲康譚笑脫瑾曰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曰先生試言之康曰昔桓溫問

假記

卷之八

二

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其鬚而譚世務三秦豪傑令猛其誰何溫聞若此哉瑾疑其譏已面有慚色因問曰方今三秦豪傑有幾康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鈐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密勿親信秉大樞者意蓋指瑾也瑾轉登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康曰公何謬稱海也此一人乃今之李白海何能爲後瑾固問之則曰海不敢

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殺之奸雄小智也
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靴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
靴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俯首思曰先生豈謂
李夢陽乎此人罪當誅康卽起出曰海不敢道
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明日李得赦出

昔昔鹽

樂府有昔昔鹽羽調曲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

之類

偶記

卷之八

三

公差迷路

星子一公差夜行迷路見林莽間有火光跡之
有三人席地向火厥狀殊常其一鼻垂至口以
手自捉之曰我有長長鼻其一以舌舐眉曰我
有長長舌其一伸手可八九尺曰我有長長手
公差惶遽亟向懷中摸得官符向三人大聲曰
奉官勾攝女等言畢各潰散火亦滅

鳥獸

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十四百種

夢得瓜

焦華父病甚冬月思瓜華求不得一夜夢人謂
曰聞子父病思瓜聊以相獻華拜而受及寤果
有瓜在手香美異常父食而病愈

小樣驪山

吳越外戚孫承祐用龍腦煎酥製小樣驪山圍
方丈許山水屋室人畜林木橋道纖悉備具

偶記

卷之八

四

閨秀

彭雲徵妻爲瑞昌宗女能詞賦雲徵嘗遊楚送
之以詩有三秋念子猶彈缺九月無人爲授衣
之句真閨房之秀也

石判官

甲寅歲多雨玉山葛公塘邊有一山忽崩陷中
有石人立手執管狀若判官者然人咸訝之

高麗進士

洪武辛亥進士金濤高麗國人以不習華語歸
還其國爲官景泰甲戌進士黎庸阮勤天順庚
辰進士阮文英何廣成化己丑進士王京嘉靖
祭未進士陳儒俱交趾人勤仕至工部左侍郎
儒仕至右都御史

訛言閏十二月

庚申冬郡中訛言閏十二月時新曆已頒行閏
爲來歲之二月矣而訛言不休或云有飛報到
偶記 卷之八

或云有移文至一時人心搖搖靡定究所從起
乃一人負債甚大應債主殘冬索償造爲此說
冀得少紓而負債家競相傳布縣邑而都而通
郡而他府煽惑愈遠至兩月餘始息曰爲改歲
矣計亦狡矣哉

屠儀部

屠緯與儀部以文章擅譽當世顧性豪爽囊無
餘貲每出游覓文客贈金常滿屠歸輒散之親

黨故舊間頃刻都盡

輓玉

興國有輓玉可直可屈

某星有異

李雲將良豐城人嘗偕友人露坐夜分指星象
曰某星有異應在南陲大帥當有罹其災者不
數月果有滇南之變

臨清狐

偶記

卷之八

六

臨清東阿之間有兄弟兩狐狐具姓號善譚論好
義多豪舉屋宇弘麗飲饌精美與石鴻臚善石
嘗謂人過其地刺訪之勝與俗人談

腹寶

京中人家有小兒病黃瘦諸醫莫效一夷使見
之請以重價買去其家不肯夷使曰若且死見
醫尚有生理其家固不與踰年兒果死後夷使
再至其家聞之頓足人問故曰是兒腹有異寶

取出可得生死則寶隨氣散矣悵恍而去

狐穴詩人

唐末有喬子贇能詩喜用僻事號狐穴詩人

三歲受孝經

梁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六經

視師疾

費文孫疾時其弟子程康棐自鄉溪走百里往

視問醫調藥扶持惟謹凡月餘而文孫卒程哭

偶記

卷之八

七

之盡哀家亦貧受知鄒郡丞每有贈金輒分半以遺其諸孤師友之誼于今邈矣錄此以風厚也

劍俠之流

陸大金吾炳與趙夫人甌雪密室中忽于雲上見人影詫開而人遽至前至者凡五陸心知爲劍俠之流卽命夫人避去呼酒酌五人親致疊杓曰僕爲人主守三尺奈何相逼若金幣唯所

鈔五人曰金幣何用一人袖出一石乃異寶以

視陸曰此寶本有雙其一在公願相假陸曰誠

有之不爲公惜第不記置何所非可造次索耳

其人曰已知在某姬第幾箱緹囊金盆中陸不

得已取贈五人致謝且曰願公忘情于我輩不

然恐于公不利陸唯唯卽躍高屐升屋去其行

如飛屋瓦無聲時趙夫人已暗集外宅兒邇獲

無所見後六載有直指過訪陸附耳以五人名

偶記

卷之八

八

相屬是夜前一人復至色甚怒持短匕如秋水曰公竟不忘情我輩耶卽直指何能爲陸佯應曰否否其人曰我已心許不殺公矣復去陸吐舌食不下咽者數日

山禪

獄法山有默名山禪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驢生卵

聞一遊僧云曾見驢生卵又鷺湖一僧云嘗見

一猗爲鳳所殺

命在斗牛

韓退之與蘇子瞻生辰命在斗牛奮角張口故

生平致謗特甚

乏薪燃紅紙

弋陽黃編脩兒爲夏少師甥汰侈無度窮極珍

饑庖人鑄鼎間晝夜不息偶雲夜傳薪告乏取

雙紅紙五千燃之後其父亡少師被僇不數載

傳記

卷之八

九

至乞于市又纍纍數十年而死

緯好鬚

唐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

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

他語

四門博士

漢唐皆設算學與教習儒執同科稱爲四門博

士

井鳴

丁巳初夏吾邑龍田坂有古井忽鳴水湧起作

黃色如是者三日

閉門羹

宣城妓史鳳待客有等差甚異者有迷香洞神

雞枕鎖連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半下列

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夢中來

賣藥王老

傳記

卷之八

賀知章嘗持一珠貽賣藥王老訪黃白之術王

老卽以易餅共食賀色似吝王老曰慳吝未除

何繇得

萍

柳絮入水爲萍故李于鱗詩歡心楊柳花春風

爲顛倒到頭有感化不離浮萍草

薛度弘

薛濟字度弘喜種菖蒲

浩浩白水

管仲妾名婧桓公出遊甯戚叩牛角而商歌公使管仲迎之戚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婧曰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甯戚之欲仕耳管仲喜以報桓公遂舉以爲師

燕公記事珠

張燕公說有記事珠緝色事之忘者翫之則

偶記

卷之八

二

復能記又外國有照世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

鳩杖

漢制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黛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

五世吏部

何尚之子儼孫戢戢子昌寓孫敬容五世爲吏部謝莊子朧及淪朧子惠淪子覽孫溫四世爲

吏部

黃河清

今歲庚申八月黃河清自十五日巳時至十七日申時凡三日 聖主當陽之兆與天河清難俟昔賢攸嘆余何幸躬遊其盛也喜而書之

偶記

卷之八

二

耳新序

國朝王元美良史才也而恨
不居史職以今讀史料一書
既瞻且覈一代之文獻在焉
埒于司馬子長班固堅居然

耳新

自序

一

季孟之間哉范蔚宗遠不逮
已而顧以身非史職退然自
孫子稗官之列夫元美之史
而云料也誰爲正史者哉乃
說者謂孟堅漢書多取之劉

子駿襟記蓋子駿博綜西漢

典故選收精蘊儲其實以有
待則子駿作之勞而孟堅享
之逸也余少賤能奇南北東
西之所經同人法侶之所述

耳新

自序

二

與夫星軺使者商販老成之
錯陳非一耳涉之而成新殊
不忍其流遞而湮沒也隨聞
而隨筆之書成行矣且久而
茲取詳加訂焉以是爲可以

質今而準後也庶幾竊比于
子駿之義以待夫他日之爲
孟堅元美者豈曰小說云乎
哉鄧泰素凡兩爲余序而未
明作者之旨故漫自志其緣

書

自序

三

起以告夫世之有耳者

崇禎甲戌秋日信州鄭仲夔

胄師父題



耳新序

猶之耳也人涉之而卽故何
胄師涉之而日新亦猶之耳
語耳也人陳之而易厭何胄
師陳之而四筵驚獨座亦賞

耳新

揚序

一

抑自有說蓋余曩耳胄師名
如轟雷閃電不可得而掩比
謫居信州亟造廬訪之見其
貌聞如口訥如退然若不勝
衣以余所耳與所目抑又異

甚咄咄胄師何視吾以太冲
莫朕若此已而數數徃叩之
則言皆玄遠吹氣作旃檀雖
相得益歡交斯莫逆然而偃
室罕至又居然有室邇人遐

耳新

楊序

二

之風世有異人如胄師宜其
點染所至成異書哉故夫胄
師之書無徃不足以聳耳而
新聽也廼獨以耳新一編命
余闡厥大旨夫耳新之旨莫

詳其自述余何言則亦言其
簇簇方新者確有原本非如
世人逐耳根上作生活者而
已矣胄師嘗拈陳大士與人
問答語曰君自無耳何得截

耳新

楊序

三

去吾兩耳信斯言也耳新一
書可以無庸不佞序爲矣胄
師將無噓乎哉

閩漳友弟楊觀吉題



耳新目錄

卷之一

令德 十則

藹吉 五則

經國 五則

卷之二

正氣 十六則

立言 五則

博瞻 四則

卷之三

耳新 目錄

集雅 五則

懿好 四則

惠濟 三則

卷之四

神應 八則

仙踪 七則

卷之五

梵勝 十則

同聲 三則

知遇 三則

矜奇 四則

諧艷 三則

卷之六

陳風 五則

紀土 五則

正繆 五則

異述 十三則

時令 三則

今文 三則

卷之七

志恠 七則

說鬼 四則

奸恣 三則

醜婦 二則

災變 六則

華召 六則

耳新 目錄

卷之八

物表 六則

兆先 四則

命相 五則

藝術 三則

寶遺 十二則

人瑞 二則

耳新目錄

耳新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曾師撰

武林洪吉臣載之聞

令德

王孫謀璋字鬱儀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權埒郡王然秉質端尚造次必于禮教墮戶讀書絕粉白絲竹綺紈鮮腆之奉尤喜延接四方士以聲氣相悅慕者歲無虛日與人交久愈

耳新

卷之一

一

篤理藩政積三十年人以寧一著書百有十二種皆手自繕寫稿至數易未嘗假手書僮易簣前二日猶與諸公子說易指示詩文宗尚是夕有星光大如斗墜里中左右闐闐相驚告棲鳥皆鳴越二日而公逝南州人士私謚之曰貞靖先生有子八人統銀統銅統鎗寶符統鐔統鉦統銀統鎖皆賢而好學世謂其遠過荀氏八龍

文太史震孟長洲人至性孝友登壬戌科一甲

第一聞者相慶以爲純孝之報居翰苑者亦

踰年遂以抗疏忤旨罷官家居時人爲之

語曰求忠臣須孝子繫爲誰文文起

鬱儀性至孝母僉淑人患瘧下公方同病骨

立猶強起乞以已年增母算夜夢天神來告

曰久利氣陷當于香蓮九加升麻少許因如

其言一服而愈

耳新

卷之一

二

石明府有恒字伯常黃梅人初令遂安再令長興所至視民如子一日有盜數十人來劫長興庫藏不得怒欲殺公公子孝廉確請以身代盜不聽竟害公尋復開囹圄縱諸重囚去諸囚曰石公無冤民我輩寧忍以食生員之耶盜復欲害確諸囚與之持得免已而喊聲大舉盜懼遁去諸囚竟無一人匿走者後公喪歸兩縣之民咸來護送如孝子之悼其親

焉

郭孝重金料錢塘右衛人家世勲蔭萬曆丙辰
六月夜半鄰火突發金料從夢中躍起挾八
歲弟冒煙出以付鄰人李某已倉皇回顧未
見其母復欲入李計火燄益烈入必無生理
力挽之金料弗聽復蹈燄而入卒與母姚氏
及二幼弟握手聯肩共斃于火當道破格表
揚附祀旌德祠孝童時年十六論者以方曹

耳新

卷之一

三

孝娥焉

李侍御應昇字仲達江陰人方家居被逮報至
毅然詣解所神色不變或曰合內別乎答曰
吾業以身殉國安能恤家也竟不一反顧李
制舉稅清超玄勝獨步一時時以方李謫仙
之詩貌恂恂若不勝衣而臨大節慷慨蹈死
不變世謂有具文章者必有具人品信哉
蕭郡尊思似每丁祭必齋宿學宮

方孝夢得介而絕有識畫臂於戊辰歲舟過
小孤風濤大作帆索盡絕同舟汪千頃急念
觀世音垂救勸夢得亦當念夢得謝以時未
持齋且平日不念今日念將誰欺乎時風亦
小定整帆及大孤風十倍前更雨雹千頃以
勢得篋中有楞嚴宜升之高處夢得謂篋中
尚有孔子書及先人集若盡出之時不及止

出佛經是輕父重師輕此方師重異方師也

耳新

卷之一

四

不可生死數也毋多一忙頃之達禦兒港焚
香向水謝口占一絕云白頭浪裏此心閒厭
說存亡頃刻間暗數平生纔一遍危舟已過
大孤山其見定識卓如此

養菴大師居鷺湖慈仁特至以德讓化人見者
咸戀慈雲佛日性至孝父母葬邑之九仙巖
去鷺湖百里許每歲祭掃必步趨老年艱于
步始率徒代之先一夜必設茶果致恭敬懺

子新

卷之一

五

其徒尋持香數枝拜而授焉其徒既祭歸又設茶果如初恭敬拜而酬其勞孺慕之情至老益篤如此師嘗遊武夷過接筍崖先時有同劇髮師兄弟曾捨身于此距師來遊時十年許矣徒衆以告師因泣之慟遂不復遊諸勝次日脩佛事其處師長跪持旛招魂哭之盡哀隨觀者甚衆時有建寧李氏兄弟闔牆者四十年雖同居築牆間其中堂示無復余

理感師所爲不覺相持而泣遂復好如初闔人咸噴噴師之默化云

余以甲子秋始識建武楊因之其人恬靜寡營雅好著述余每過其邸中見其羅列古書呬唔不休夜則張燈以讀若不知有煩暑者然試事竣余數數相過從方呬唔如故心竊異之既放榜各阻風章江因之過余舟相慰藉是夕余復尋其舟與談則張燈呬唔不異往

萬吉

昔余微窺其神情夷然自適遠同關生之無愠始益媿且異之與訂交吾豫章卽多才然近日率羶于名粗識古書便爾大言夸人謂世多空腹咸莫已若至功名之際益不能自持矣如吾因之者眞讀書眞有道人哉因之著述甚多而雅不欲出惟筆史行于世

子新

卷之一

六

龔淵孟與余書稱繆當時之慧而勁文文起之介而裁姚孟長之莊而密魏仲雪之澹而眞顧仲恭之深而亮錢受之之寬而奇何季穆之精而練王季和之峭而悍俱一面之雄瞿元初陸孟鬼許子洽黃子羽綜其才性各負偏長龔名立本常熟人慷慨有大志對之令人有買太傅之思無錫友人馬君常名世奇文中伏龍一時韻每科房書有選天下士至奉爲斗極

張魯叟目聞子將印其人如青霞白雲韻格自

別

建昌之新城近日極爲多才有余友涂子期伯

昌涂不疑大雋楊因之思本子期冰心惠質

其天才邁出無所不可因之沉默嗜古尤擅

四六不疑有不交天下士枉讀古人書之句

贈炙人口誦其詩可想見其人

鄒遠少以算公武興傳求贊愛綴數語曰余以

辛酉

卷之一

戊午得偕鄒子逸少游卽其人勁骨干霄品

業兼擅非鍾川岳之淑氣者不能天其不獨

以張鄒氏乎及觀馮侯所爲鄒文學傳何先

後之掩映也乃家學淵源端不可誣始信爾

夷之國定多異香黃河之蜿蜒必有其餐源

之自也世咸以文學公不得志于時爲天之

報施善人者有所未盡嗚呼嗇于厥躬必大

昌于厥後况以鍾川岳淑氣如吾友逸少者

爲之子哉

經國

鄒中丞毅未第時讀書山寺中有啄木鳥日來

窻間啄樹公惡其聲因以板蔽所啄陳鳥至

將口于地畫數下板忽墜公異之欲做其畫

迹俟鳥去以灰鋪樹底仍板遮之鳥果從灰

上口畫板復墜公熟其畫乃如前加板以指

做鳥迹作畫數板仍墜地後公以中丞勲冠

辛酉

卷之一

八

攻一城久不下還憶其畫法遂輕騎造城門

以手畫門上門忽自開大軍隨進因獲全功

公爲余邑人舉成化間進士徵時有日者推

其命云分茅嶺上埋銅柱古往今來一馬授

叩之不言其故及公提兵征蠻洞登一峻嶺

見有鐵柱題曰分茅嶺漢伏波將軍馬援識

忽思曰吾功名止此矣因別立一銅柱記之

振旅以歸隨卒

黃少卿清弋陽人起家小吏以清勤累官嘉興同知初視塘工海鹽吏抱舊案來自洪武迄萬曆初積若山公閱一夜盡其短長明晨即呼吏持去凡上下以舊案質者舉口誦出纖悉無遺年月日都不爽築塘時與匠作同甘苦課督有法塘成所全活人命甚多至今彼中人懷之公初試吏撫院張中丞時敵令主文奏忽一日報駕上差人至時世廟於中

耳新

卷之一

九

外大臣多不測之威張懼及已色沮甚公直前曰故事凡有密旨必先令密報所司未必爲公公宜復出堂從事若使者從中門入是從公發設香案跪堂下聽制如從旁門入是必會本院爲他事者也出視爲械郭希顏來張神色始定得不失儀退而問曰適所云何據荅曰載在會典張服其博雅過人周季侯令仁和宛心民隱縣有神君之稱嘗出

行忽惟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趨回縣轎蓋人請罪曰小人因張清風遂至冒觸耳受責周沉思良久曰吾不爾罪乃囑能幹捕差二人各予二金令往拘張清風且誡曰出三日不能拘至勿復來見也周德信素著捕差不敢再請然莫解所從拘延至三日兩人商曰捕風捉影世安有此理然明府賞罰誠必今日再不能拘何以復其一人曰但沽酒少

耳新

卷之一

十

寬解更作計耳乃相與登酒樓樓上飲酒數處對席中有談某篤疾諸醫無效將不起一人曰若請張青臺去必有生理二差因細問張青臺狀荅曰其人能回生死見居某處二差隨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未歸因拘其妻至縣周一見正色訊之曰汝夫平日作甚欺心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因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懷不良意潛投毒於中致夫身

死尋復謀娶妾身妾初墮計不知一日渠遁後自吐真情爾時妾卽欲尋死又私念無人爲伸冤隱忍偷生至此今幸遇天臺夫冤庶伸有日但渠今爲某氏延去若待其歸來聞此必潛逃矣須就某處拘之罪人可得也周命前差如言往未幾拘至一訊果服遂抵死時一縣咸稱快焉

盧子占觀象贊縣人文而善吏工詩歌又嫻爲

耳新

卷之一

十一

懸碗真草隸時旁及弓馬戈劒之技每舞大刀罷輒能作小楷爲人僂膽幹遇不可輒持交游最廣居恒一揮千金畧無德色嘗督天津郡營北多荒地盧爲屯田以數萬計善談兵如聚米爲山虜形在目令人色壯舌卷又善治賓客有三夷國使臣至當事以盧主之盧依周禮稍飾之無不如儀三夷使大喜出異楮寶硯賦詩而別

余聞之父老云李明府鴻蒞余邑時極加意保

民秩滿當遷適潘中使以開鑛至潘隨從數百人殊恣橫明府特裁挫之潘初至欲以上司自處俾有司恭拜明府往見從中道昇上慷慨而前潘憚之與請賓主禮他日潘往視鑛場明府令導者從小徑往崎嶇逼窄至不能爲步潘往返疲甚輿爲稍減明府乃密報當事極陳開封禁之害當事疏請遂徹廟中

耳新

卷之一

十三

使然明府亦因此罷官去夫鑛場連三省封禁若開利不必歸朝廷也徒爲吮血磨牙革飽其欲耳而殃被一時禍貽無極明府以一官爭之卒賴中止所謂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明府吳縣人萬曆乙未進士

耳新卷之一

耳新卷之二

信州鄧仲夔胄師撰

玉山董思王求母聞

正氣

建業信於淮水得一石像儼然大士也取歸置
一龕以大士崇奉之夜見夢曰吾本翁氏爲
黃侍中觀妻侍中殉國難吾以不辱節并二
女投淮河身死淚血漬石遂成此像今以大

耳新

卷之二

一

士崇奉我今我跼蹐不安耳蓋正之明晨僧
具以夢告人始知像乃黃侍中夫人翁氏也
友人陳士業以丁卯遊南都曾見其像其語
余如此

李仲達亡前一日手書誠于書曰付遜之兄手
筆吾直言質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
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
爲韋絃卽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

毋橫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不鮮

食其真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

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

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

見吾輩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

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

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

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

耳新

卷之二

二

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
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
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
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
憂名節未嘗食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
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
有督顧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
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

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
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
貧家須與庄田百畝至庶妹毋奉事吾有年
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
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
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
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
儆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繕好好鈐
耳新 卷之二 三

次此文章一脉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
伺祖父母百歲後塋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俟給諫震賜性骨鯁乙丑入都門子嗣曾以會
試隨侍僦寓數椽已逾三月忽魏璫遺帖致
意勿復取直驚問之知此舍新屬忠賢矣給
諫艷然不應亟移居會館中忠賢繇是恨之
尋罷歸

浙江巡撫首建逆祠請文於樊學憲良樞樊科

疾不出者兩月乃更請於顧勛樊開始出
文他郡又閱數月祠成各官趨謁或諷樊宜
往乃稱舊疾更作即日掛冠歸

耿副使如杞以不拜逆祠被逮登檻車滿城宮
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

高中丞攀龍以糾劾權奸被削回籍杜門著書
忽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寫疏一通整衣冠
望闕拜畢自投于園池遺疏云臣雖削籍舊
耳新 卷之二 四

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
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思未報願結來生
閭中有士人魏姓者佚其名憤魏闖恣擅耻已
與之同姓乃去鬼稱委彼有儼然朝紳而稱
祖爺稱殿爺與夫稱公誦德雷同附和者聞
此直當羞死耳

魏大中就逮時道出常州知府曾櫻泣送大中
顏色不變謝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

何必爾爾贈以百金堅辭不受曰譬如發婦
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簪
華而不敢不易也及受殊刑未死以席卷支
體匍匐之如是三日啓視目精猶自炯炯其
子學泚扶柩歸家一慟而絕

周吏部順昌聞逮卽收束書帙拜別宗祠禁止
妻孥哭泣毅然登車及下鎮撫司極刑極楚
骨斷皮開血濺肉飛身無肌理周齧指睜目

平新

卷之二

五

不作一哀泣聲惟罵不絕口臨死具短章祈
以屍諫不果後家人領埋時皮肉已腐止存
頭顱鬚髮英氣凜冽尚自逼人

黃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入烏臺侃侃直言
以觸權奸罷歸賦詩讀書偶過西湖遊時向
人雄譚不畏時忌娓娓及之厲聲啞罵債事
者聞之織端遂與周李諸賢俱遇害

周侍御宗建三疏發逆不爲羣克所容逮獄時

備極慘毒而艷計音尚未至家也有舟子於
清江浦接一秀才來星舟許價一金問姓氏
暨所從來荅云我周季侯也自京師出舟子
因問吳中諸大臣逮京狀秀才羣蹙曰俱死
甚慘甚慘更問魏監秀才曰伊罪惡貫盈不
久被顯戮矣至吳江秀才曰爾卽相隨往我
家取金舟子如言至一大家門秀才先入待
久不出舟子頌聲促之一管家出問何因來

平新

卷之二

六

此舟子具言故管家曰此吾至人名字渠前
被逮赴京今存亡未卜安有附舟之事正喧
嚷間夫人急出問故管家將舟子語傳述去
人曰良然良然昨夜半夢侍御來家自稱逮
京後備極苦刑以死上帝鑒其忠直俾爲神
蘇州今自清江浦附舟歸許以舟資一金明
晨來取當與之不可令我食言夫人言未終
號泣不勝舉家聞之皆哭舟子亦哭與舟資

固不受夫人曰侍御生而特介汝不受直是
令其死後有誥責也舟子始肯受謝曰不惟
侍御精忠貫日夫人亦且大義凜然一門正
氣乃爾因再三歎息而去

李侍御應昇爲曹欽程所構害曹後罷歸遂不
爲鄉人所容江州南康所至爭唾其面乃買
宅湖口縣湖口士人相與屏逐之奉李神主
於其中顏曰李仲達先生祠

耳新

卷之二

七

首發魏璫滔天十罪者貢生錢嘉猷也疏上海
內傳寫一時紙爲之貴先是監生陸萬齡等
誦莽功德請建祠于國學中聞者無不唾罵
錢陸俱嘉興人而一竹素傳芥一士林播穢
其相越如此今巨奸旣殲陸萬齡諸人并治
冰山之倚見睨曰消而正氣之存居然千古
君子立身可以知操矣

逆祠在蘇州者聞有 旨拆毀有一人當先入

劈碎魏忠賢首懷之而去衆阻之其人曰吾
生不能啖其肉寢其皮今將沉香首碎碎劈
開燃向各忠臣面前庶快人心耳

薄少君長洲人婉孌有節操歸于沈文學承沈
名噪海內而不得售以卒少君哭以詩百首
辭韻倫烈明歲忌辰方酌酒遂一慟而絕
魏學濂是太常次子痛父兄之慘死乃刺血上
書陳寃遂得贈恤

耳新

卷之二

八

立言

善爲文者觀天之道類物之情廣稽乎百藏之
秘冥探乎巧智之淵煨煨焉炳炳焉渾渾焉
噩噩焉澤于理審于則凝于氣聚于辭渾于
理則不膚審于則則能訓凝于氣則不佻聚
于辭則有觀不可以一家名不可以一端測
夫是之謂至文蜂之爲房也屬于采采或花
之蕊或露之英或水之液或人身毛孔之所

工部

卷之二

乙

出以至干滓穢之精和焉而有蜜而不能以
虧其一方比其成也無花露氣無水氣與夫
人身垢滓之氣夫孰辨其所從成酒之釀也
漬米而蒸之稻黍爲君麴蘖爲使數日而米
汁出焉夫乃揚醖其糟粕而無所用茹其精
也達斯二者其于文章之道思過半矣俗文
則不然理不足以周衆法不可以自閑氣不
能以御游辭不足以暢志自命以爲奇而耳
食者遂相與尸祝之揚述之離經畔訓蔑範
毀型食人之心志而莫之或罪蜂之蠟酒之
滓夫又何則焉

詩有集唐集古余友朱鬱儀諷古十首乃更集
諸子鑄之巧妙極自然非胸中有萬卷書
筆下無半點塵者安能爲也雷司空映謂其
稟龍沙開氣而出又謂其不神不仙而以著
作結爲大年誠然

辛新

卷之二

十

費文孫弱冠時擬騷著仙問余愛其辭以書扇
今更識於此曰青牛何來流沙何指何玄化
之門爲天地根而谷神初何以不死何彼靈
女都而且閑何抱彼一絃周遊九天人生幾
何期焉易追何壽彼彭鏗終焉八百回焉何
天距焉何壽何作惡以逢祥作善以罹咎何
所不死何所有葉靈根何固朱華何落木公
何笑金母何修何蟠桃不易結而曼倩三偷
蓬瀛既遠夫誰造焉方壺既廣夫誰往焉取
彼童男巡遊海上胡乞彼良藥終焉以喪通
天何高金童何長玉屑何佳清露何涼文成
焉死五利焉誅胡算不能延卒以伏辜難窺
何許容彼小兒胡爲飲食不能飽而吸彼人
乳白雉下錫穆何取青鳥致貽武何喜焉得
廣樂張於帝幙焉得瓊巖宴於瑤池爰有天
台婉彼二女孰期在斯得而弄之

斗牛何入何置彼女紅惠夫機石長房何術
取夫竹節胡目不宵閉終焉化爲龍采芝煉
藥何所修嬰兒姪女何所求何意彼人間而
信有丹丘

余友鄒逸少名啓衷爲人倜儻真摯刻意嗜古
尤工詩鬱儀宗侯胥評其風力邁舉位之高
岑王孟間若其時原有一鄒逸少者千聯以
爲知言

耳新

卷之二

十一

文之摹古者世輒嘲之謂是優孟衣冠夫優孟
衣冠徒刻畫于形似終趣真神耳誠得其真
神使仲尼不死顏子如生又何病焉易不云
擬議以成其變化宜聖不云述而不作乎且
先天一畫而後皆擬議也思擬之而不合不
聞合而病于擬卽邇來牛鬼蛇神之習亦是
互相做裝吾謂摹叔敖衣冠猶賢于襲市徒
乞兒衣帽况又張公帽作李公裝乎

博瞻

朱鬱儀博綜多聞著述之富百倍中壘而謙抑
好士不欲以所有加人每館閣中遇故事隱
辭者貽書相問輒荅如響

俞國聲琳信豐人爲鬱儀王孫舅氏博洽多聞
尤敏捷彊記手錄子史百家言每篇畧抄三
句下卽接以云云或問錄數句復接如是人
問故荅曰我所記憶者不欲復贅耳俞嘗爲

耳新

卷之二

十二

學博值中秋節諸司道偕御史宴御史命題
賦詩俞一夕作七言律百首次早持獻使事
工切如出夙構御史一讀一歎賞欲特刻薦
之俞耳重聽先是所親謂曰君對官長時第
視其開口隨唯唯可無重聽之嫌俞然之會
獻御史詩出謁一叅藩叅藩謂曰君如此才
高莫不減班馬俞連聲稱是叅藩惠之言于
御史謂其驕傲異常遂不得薦竟以此罷官

去

天啓甲子閩中顏茂猷以五經應鄉試故事闈
牘越格者不得膳紅時監臨喬公憐其才命
止膳本經遂爲本房祁司李所援旣放榜典
試顧太史董給諫覆取其四經閱之俱淹貫
深奇之聞人爲之語曰商君昔日諱三捷顏
子今朝說五經可謂有奇膽又有奇
遇

耳新

卷之二

十三

張文學士鵬字子狎鉛山人博雅耽奇湛于經
術應試豫章嘗三收而復棄人咸爲扼腕子
狎故自若也益肆力古學不輟今贛古競售
而眞實學問如吾子狎者竟脩文地下彼蒼
者天殲我良友念之悼歎無已也

新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宵師撰

南州萬時華茂先閱

集雅

余弱冠好言詩遍搜古今諸體精輯成帙各爲一序冀得早了八股緣當更定以傳今陳之篋中十年許矣困踣日甚慙負居諸偶披往序其品騰底幾於作者不大相謬覺爾時已

工蕭

卷之三

知所裁也漫識于此古詩序曰余少受三百篇言而知詩之所爲詩也三百篇之外吾豈精古詩對之靡倦廼說者謂五言始蘇李稍變風雅之舊謂之古者猶有古之遺也卽今觀蘇李詩與其所爲十九首質而宕婉而多風政使千百載之下穆然咏歌庶幾想見其人夫能使千百載下如見其人者此真得風雅之宗者也操觚之士人自矜一隋珠競挾

幽玄以赴其所欲至而有至不至者則世趨

使然耳是故漢詩所謂威儀棣棣不可遐也

吾錄其瑜之瑜魏詩瑕者什之二三瑜者什

居八九吾舍其瑕以成其瑜晉詩瑕瑜參焉

爲之存其瑜不得不汰其瑕宋齊梁陳隋北

朝詩瑜一而瑕百則亦稍示存羊以備一代

之體製而已昔人評肉勝竹竹勝絲以其漸

近自然夫惟知自然之解者始可與言古詩

耳新

卷之三

二

也夫唐詩序曰五言古詩之衰自劉宋始至隋而濫觴極矣唐稍振之而俳偶之習未盡脫去卽其佳者僅足板晉視漢魏滋遠矣七言古詩唐多作者高遠夫遂爲冠軍太白天才騰逸咳唾成珠絕句之美冠絕三唐少陵工諸律體所自云性癖耽佳語必驚人大而非夸也廼絕句非其所長王右丞岑嘉州之七言律足與比玉至七言絕句太白而外亦

屈指二君他如王龍標賈舍人之作逸致駘
翻哉選唐詩者無慮數十家率不免意爲去
取至如寒暑之異候而東西之易面而馳吾
寧必人厭作者意乎立乎中央不言而四時
之氣咸備則茲選所爲極難耳明詩序曰明
詩必首稱濟南濟南有諸家之長而不必盡
其長也五言古詩何仲默襲襲魏晉間作者
于鱗則居然漢風哉吾無能名其所至已七

耳新

卷之三

三

言古詩氣格稍遜於唐蓋雁行少陵者有之
竝馳高遠夫目所未睹卽信陽濟南難之况
其他乎五七言排律六言詩要不乏人七言
絕尤多佳句五言律體博焉而不精吾所取
者高岱諸什猶有開元大曆之遺五言絕句
篇章寥寥蓋諸家易之反得難焉至七言律
詩則觸目見琳瑯珠玉政如王謝子弟優者
龍鳳劣者虎豹洋洋乎盛世之音哉要以此

道無兼諸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之不能爲
此猶此之不能爲彼也曩括古今兼總聲振
其在繼起者乎其在繼起者乎

劉誠意春興詩會稽南鎮夏王封蔽日騰空紫
翠重陰洞烟霞輝草木古祠風雨出蛟龍玄
夷此日歸何處玉簡他年豈再逢安得普天
休戰伐不令竹箭困輪供雄偉悲壯方之杜
少陵秋興工力悉敵

耳新

卷之三

四

李侍御應昇直言敢諫屢疏論劾權奸申救建
言諸人逆璫怒褫奪而歸及詔獄起駕帖至
奮身就道登舟倚馬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
愁悵鬱之色途次詩不能盡述述其尤者十
三首以傳其郡中別徐元修曰相逢脉脉共
悽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楚調不
將兒女淚沾裳其二曰南州高士舊如聞如
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

勒遺文丹陽道中曰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僂
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憂患思賢聖艱
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頌湯仁其二曰
聖德方虛已愚忠敢瀝丹慙無一字補空復
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
柳色誰爲問南冠大兄同行因憶五弟曰勞
人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
鴻雁影斷腸初信鵲鴿詩白雲渺渺迷歸夢

耳新

卷之三

五

春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
續聽黃鸝述懷曰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
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
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事千言罪業碑寄語
高堂愁苦憶朝來清淚飽供餐鄒縣道中聞
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曰身名到此
卑張儉時勢于今笑孔融却惟登車攬轡者
爲予灑淚問蒼穹鄒縣道中有感曰春申好

士祗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舊膠
漆驅車相避隔林行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
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景州道中感
懷曰細數知交在逍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
阮籍一猖狂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
不可作搔首問蒼蒼宿村店曰日暮停車塵
滿承誼譚士語是還非祗憐歸夢三千里不

耳新

卷之三

六

友呢喃燕子飛良鄉呈大兄曰長途連袂若
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腸百轉總
餘清淚對誰彈其二曰北地風沙到始知那
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艱難甚莫遣離憂
減客肌諸作讀之字字酸楚何必減屈平離
騷也

亡友汪恭仲樞貴溪人嘗有南屏三子詩清新
俊逸不媿作者因錄之以傳同好三子者鈺

山費文孫雲仍玉山董求母恩王及余不佞
也其詠文孫者曰文孫何翩翩負氣凌霄漢
披靚蘭蕙芳採藻雲霞樂當憲振逸響時名
走清亂識曲偽傷懷咄嗟誰獨捍慷慨憶同
心深衷託任誕長嘯若爲狂沈醉一似玩榮
名等濁醪斗酒十千換願爲晨風飛凌虛翔
浩翰豪爽不自持徒倚增累歎此意知者稀
長夜何時旦詠余者曰阿龍故自起婉婉揚
眉宇世多噉名人之子心獨苦天地亦寥落
而乃厲高羽辭賦逼西京先秦以爲許悠悠
千載事流俗非所伍長佩炭高冠朝蘭夕宿
莽嗟哉薄世人披襟久無覩中心恨有求著
述常局戶斯文良未喪吾道維其至清商一
曲奏凌厲空千古詠求母者曰董生起懷五
齡齡籍名士十六入都門香名滿燕市高視
薄雲霄俯瞰當途子揆藻江河傾結撰雲霞

起斗酒日百篇靈惟效筵几雜糅謂不芳續
紛滋蘭芷馨香清懷袖琅玕襲其裏徘徊吾
黨間鴻軒亦鳳止識察信脩姱局促悲下里
良宴具陳歎時名誰復爾
武林友人朱子玄名天璧年少而才雋提衡執
苑價重汝南之評詩取裁於古不愧作者嘗
寄贈余一律云兼葭白露望洪州如置元龍
百尺樓塵下清言來紫氣篋中質草渺丹丘
共憐湖海千秋骨獨富文章萬石舟誰遺名
高天必忌臥龍飛卽是通侯此詩置王右丞
韋蘇州間真堪伯仲也
懿好
蕭穎士家傭杜亮恭至博興至其篁楚而不去
越至年十四隨車問嵇康姓名卒走數百里
從學此二子真功曹中散知己也今世卽有
蕭之博學嵇之高韻人且不必識安知慕乎

王侍郎廷極重黃少卿清少卿參軍利州衛王
家南充相距凡數日程念黃子身萬里外每
歲除遣長公續之次公屏之以次陪歲至燈
後始別去

楊大中丞璉被逮時士民仗義叩官旂欲奪之
德安城外集至數萬府道開諭不散楊帶刑
叩頭乞父老勿噪恐累族誅然後風解各州
縣爲私禱生還者至數百處士民送之就道

王

卷之三

元

者以萬計下至茱萸乞兒等咸爭持一錢以
助贖譴官旂亦感泣爲出資設醮禱於關帝
廟河南經過州邑無不爲之請禱自備資糧
送至黃河者以千計

魏忠賢既敗諸臣死忠者並得昭雪特加贈極
高攀龍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周起元兵部
侍郎周順昌太常寺卿楊璉左都御史吳裕
中太僕寺卿萬燦光祿寺卿周宗建黃尊素

李應昇夏之令俱太僕寺卿繆昌期正詹事
仍各廕一子左光斗右副都御史魏大中太
常寺卿周朝瑞袁化中劉鐸顧大章俱太僕
寺少卿高司馬楊左都俱與祭二壇造墳安
葬周兵侍左副都俱與祭一壇吳太僕萬光
祿周太僕黃太僕李太僕夏太僕繆詹事魏
太常周太僕袁太僕周太常俱照品祭葬劉
太僕顧太僕亦設一祭海內聞而快之

王

卷之三

十

惠濟

信郡南顧大河爲八閘通道先是止有三十六
浮橋以通往來每歲春夏間大水泛漲民病
于涉至辛酉蔣郡尊蒞郡慨然念之乃請明
通上入造石橋焉因題之曰鍾靈橋至民間
私稱則曰蔣公橋或曰明通橋而已蔣公名
如奇宜與人在郡清操冰潔多惠政士民懷
之明通佐持興安之岑山洞以普濟爲佛事

尤善于造橋出入策一蹇驢已乘則驢踴躍疾走他人欲乘則顛隤使不得騎

喻鵬南昌人上長安謁選時夢數萬人乞骸隱隱如在水中央莫知其解時靈壁歲苦河溢蕩析民居漂沒者千人漕河使者憂之疏請崇設主簿駐靈壁之雙溝獨理河務自萬曆癸酉至丁丑因河溢五年內五易其官悉坐以法喻蒞任初禱于河神乃既厭心以利導

耳新

卷之三

十二

自是河水寧謐者三載當道特疏薦加銜縣丞仍督河務又三載寧謐如前當道復薦之遷蕭縣知縣仍督河務尋以內艱歸歸之日輒夢數萬人作叩首謝狀其卽向者乞救于長安道者乎靈壁人豎碑建祠祀之

姚京兆思仁秀水人萬曆己酉患熱病五日不蘇魂忽離體信步而行見城郭車馬人物一如人世惟陰翳無光氣象慘淡至一宮闕前

多罪人桎梏遂闖入宮門歷皆而上鬼卒列堵左右姚上堂至殿見閹王晃而登座長揖不拜王起舉手相揖姚因請爲已較勘善惡王命主者持簿勘之姚名下所注惡卽一念之動皆書姚曰此未嘗爲何爲書王曰未爲名爲過已爲卽爲罪不可解矣幸子生平謹無大過惡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之水災救河南之開鑿奏疏一一具錄至己亥

耳新

卷之三

十二

歲歲南大荒姚上疏請米三十萬賑濟列爲大善姚謂王曰此疏仁僅具名疏稿乃賀燦然筆也善當歸賀王曰疏出君名萬一得罪賀當之乎歸君爲是姚索賀籍王曰賀無子今與一子足報之矣卽舉手相別姚遂跼次日起居如常賀久艱於子至來歲果舉一子

耳新卷之三

耳新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虞山龔立本淵孟闕

神應

余不慧不諳相地乙丑歲欲買山塋孟儒兄尋得林家源塢塘山地余齋戒叩關帝祠祈籤以決得五十九籤詩曰事端百出慮雖長莫聽人言自主張一著先機君記取紛紛闕裏

耳新

卷之四

一

更思量余茫然不曉所指因再懇祈直示得第二籤詩曰盈虛消息總天時自此君當百事宜若問前程歸縮地更須方寸好倚爲余私喜有縮地字是必有地也歸而捐貲買之比遷穴相地家或主癸丁或主壬丙余未能決內弟方立之直前曰宜質之靈前以定因焚香拜祝拈得壬丙始悟籤詩方寸好倚爲方寸者爲方十一也蓋內弟行十一籍其一

言以決云又方寸爲心贊用壬丙者陳心燭

也葬時衆議猶不一余則決意用壬丙所謂

莫聽人言自主張也然縮地二字尚不甚解

他日客有指前山爲可用者陳云是爲我用

山蓋三山齊出縮者爲尊此其縮者也余始

恍然縮地之義而嘆且異于籤詩之奇驗矣

神明有赫不啻耳提彼紛紛妄度者胡爲哉

辛酉春弋陽陳某有耕牛爲人盜去陳家特窟

耳新

卷之四

二

甚俯仰無措因泣訴之城隍神越三日盜牛

者忽狂語曰城隍差人拘鎖可救我其家多

人護持之都聞鐵鎖聲次日復然隨責杖數

十其人叫痛不已衆又咸聞杖聲

神宗時有大臣出使琉球檣舟海濱登岸閒步

至一烈婦祠見金鑄鑪約三百斤許因取置

舟中行不數里風浪大作舟幾沒衆驚詫咸

謂取鑪所致亟以投之海中風浪隨息舉舟

無恙

皖城謝文學中一偶病作召諸親友永訣曰余
關帝香童也今日某時將還解梁親友皆以
爲誕是時果異香滿室聞數里謝遂長逝後
數日有一僧自解梁還遇謝于途更有文學
陳遵一并兩牧童皆僧素所熟識者僧抵家
初不知謝卒也語諸鄉人更詢陳與兩牧童
俱一時卒始嗟異之

耳新

卷之四

五

王司李夢暘字旭東爲余師遐仲先生尊人以
安慶司李署潛山時境內苦虎患白晝嚙人
前令嘗督民設捕而囑負勢強捕者莫可誰
何公蒞政卽齋沐自爲文禱神云苛政猛於
虎政而苛也神且以虎嚙我何虐百姓若其
苛未也則神血食百姓不能扞焉而俾其析
骸委肉以啖諸獸吻其謂神何禱已卽下令
境中如前設捕不旬日得虎十餘虎皆自斃

耳新

卷之四

四

網罟帖服類羊豕若有所爲鉗其牙極其爪
鞭其背而驅之亡敢跳者有一虎薄網睥睨
不欲進獵者從旁大呼曰吾奉王公今來收
而屬以奠我百姓而屬悉就械矣而睥睨何
爲者虎若省人語躍入網潛民自是不復虎
患又部民有盜者公謂得之盜以亡驗執不
服公釋之而庭數曰若盜真也吾釋若若幸
自新不者神不若宥釋三日而盜斃部民益
信公爲神明焉此與捕虎事同奇并志之
劉中丞岳皖城人偶得一刻木神能言無事不
報劉督學浙西時神忽告以某日將有倭變
至期果有報遂閉城神又告以城外人不
入者不下數十萬請開城放之劉有難色神
曰是無害倭尚有三日不至公單騎出城
救之勿遲劉從其言城外人盡入城劉處後
神又曰倭至矣請急進斷橋使不得度橋斷

而後至劉得入城神又告以倭船臨城下攻城必無幸須急召毛閩使可解也召毛至果出奇計倭船盡沒海底圍立解

監生陸萬齡解刑部時在聖廟前經過日將暝忽見澹臺先生及周程二先生都在廟前指萬齡罵曰此人欺侮先聖澹臺先生曰因汝倡邪議建逆祠時聖廟致江西各處聞風效尤將吾黨木主丟在泥坪上我抱千金之璧

耳新

卷之四

五

不懼蛟龍何有干爾輩及魏忠賢哉但我君子不與小人鬪力明珠不與瓦礫相觸矣萬齡正欲匍匐伏罪則已不見遙望惟紫雲瑞霧而已

戊辰二月八日鉛山縣三十七都有顯應壇三聖忽附兩年少披髮徒跣用紅布裹額身衣神袍手執小綱父在本都擒獲盜八名盜或紛施藥或扮唱道詞或扮乞丐人不識其爲

盜也兩人直前擒縛盜來相持撲殺一人餘七人擒至縣捕官聞之隨出堂拷訊兩人作神言曰此賊大有法術非人力所能拘捕須急請令公來重究時攝縣事者與安江大尹也偶未在縣捕官將盜收監飛遞報江公遂送神至廣濟倉三聖壇神于香案上站立次早江公至偕各屬官詣拜隨請至縣堂設公案上坐江公取盜出嚴刑拷問盜招稱係紅

耳新

卷之四

六

巾餘黨曾在福建劫王家因彼處緝捕甚急本月初五日潛逃至此內有三人曾經刺臂搜出一包裏有塗面顏料并引火物密畢神令仍收監且囑云此賊不可與點水若見水便遁去矣吾費神通擒若輩不可輕說言訖辭歸江公令衆鼓樂送神還本都舊壇其家應如此

仙踪

宜黃郭逸少家藏桃源圖相傳十九世祖名極者登來治平進士有道人自稱姓回數來謁一日問公欲遊桃源否極曰是仙境郭可到耶道人以手劃壁成一大圈內有朱扉樓閣人物鳥獸山川草木道人先躍入其中以手栢極極欲偕夫人同遊忽覺圈漸小夫人出忙以羅裙印之遂成畫圖一幅其圖晴朗時不甚見稍雨視之纖悉畢具人物大僅如粒

耳新

卷之四

七

而贊肩宛然真仙筆也

呂貧子有道者也南宋時流寓永豐結菴于三官道院後隱居六十餘載後歿葬于道院之右既二年邑人有謫戍河南者道遇之相語平生共飲於酒家至暮曰吾送若歸令閉目久之忽聞雞犬聲振衣而起抵家漏下纔三鼓耳縣尹詰其歸速之故爲具述尹使人發其墓止遺像詩讀與二草履在焉履隨化雙

鶴飛去遺像供奉觀中傳至明天順間爲郡守金鉞所得惟詩讀留傳人間讀曰福田多處作孽多福田少處作孽少我是無福人無福無煩惱一箇破燒瓶一領破衲襖一不憂生死二不憂賊盜平心待物去候他時日到假饒不作仙也證菩提道又讚曰不管金烏西墜任他玉兔東升住則閻浮且住去時撒手便行詩曰六十年來此地居靈臺光映似

耳新

卷之四

八

冰壺忽朝破屋風吹倒且喜家中事事無

洪州萬壽宮內外有井萬曆庚子冬罹于火宮宇灰燼井皆塞工人濬之先及內井窮底得鐵索子莖圍寸餘連環不知所止次及外井亦然一時觀者如堵許旌陽識云鐵索繫洪州此足徵矣

鮑仙者不知何許人精相法欲相人時先于幽僻處絮地以坐時以手畫空密爲符咒坐至

七日有氣從土中起至三七二十一日則氣出與人齊至七七四十九日則氣作五色遍空瀾漫乃從氣中出以相人榮枯壽夭萬不失一鮑嘗遊贛州有盧子占者師事之能傳其術

南城方文學覺之家供養一異人往來四五載每方所舉念立致如響一日借出游方偶忘携扇欲歸取之異人曰無庸因取麥葉數莖

王新

卷之四

九

納袖中出視則儼然扇也精美異絕值可五百文至今方寶藏之人或邀燕會欲命歌伎侑觴則以袖從空中拂之卽有麗人一二携樂具至皆國色隨所命新聲無不諳譜出且歌喉宛轉音嫻嫻動人但去人尺許可望不可親耳方里中時疾大作患異人救之乃于人踪稀僻地爲合九藥有麗人從空降異人曰可爲我作每九以一分重爲率須勻稱如

一可耳麗人唯唯操作亡何異人取九藥視

之叱曰燭若無得輕重其手何不用命之甚

也卽揮去更以袖從空招半响有嬰童三五

至異人命之如前諸童以目視手皆作矜慎

狀製成隨手取數九稱之重皆一分以投諸

篤疾者服之立起矣嘗有信豐僉生來與遊

久之告歸異人曰君囊中無剩物何以爲歸

計我有微意相贈但不能多耳卽于傾銷匠

耳新

卷之四

十

舖取鐵尊以唾畫之欲携去其人有難色曰

不妨我自重價售若耳乃携至一園中掃地

下落葉燃之少頃鐵鎔卽得白金一兩餘重

乃以三百文售匠以七百文有零付僉作歸

資此天啓年間事

蕲溪柴文學尼孫有一家傭仙風道骨而善藏

不露貌模甚口訥力作不辭瘁柴願不知其

爲仙也以常傭視之自若一日尼孫導人方

與客奕局且輪備偶在旁指點一二著遂轉勝對奕者請與之奕則謝不能強至再三終謝不能柴猶不以爲意也一日令往所親家值大水無舟可渡乃從浩淼中浮以過見者咸謂其溺死卒還家無恙柴亦不以爲意也弟愛其勤敏嘗以家婢配之絕無伉儷歡其妻亦不知其爲仙也每言之初不作荅備於其家者數年許忽一日謂妻曰我期滿當告

去矣將筆硯來我作一書謝主人去遂援筆爲長輪頃刻立就文情瀟灑書法瀟灑書中有戒柴長公者云他日不免藍關之厄後竟如言其他道本家未來事亦往往奇驗余數從尼孫請書觀尼孫尚秘而未出也他日終當請之以傳世耳

丁卯春三月魏忠賢誕日公卿臺省皆稱觴爲壽忽有一道人幅巾市氍藤杖塵拂踵門求

見聞者叱之曰幾許元老鉅鄉竟日守候不能接見笑汝一遊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歲乎亟走當免汝責稍遲遭亂挺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觀面一言爲壽千秋也聞者不敢報以瓜椎斧鉞指其頭顱而詈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時當膏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稟云此道人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于此公今富貴極矣寧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何其肆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付鎮撫司嚴究道人曰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蒼可能欺乎吾當看汝寸磔殆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身振躍

鄉索俱斷兩袖拂空清風驟至舉座咸驚
地不見

子
芥

卷之四

耳新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胄師拱

南州朱實符夢得闕

梵勝

唐時有新羅國僧慕大義禪師名自其國來訪至鶯湖義師已寂嘆曰本爲法來師亡法亦何在遂捨身投崖越數日異香滿谷乳泉流出其徒覓之乃端坐崖下懷中一偈云三千

耳新 卷之五

一

里外禮師顏師已歸真喻已關鬼神哭泣嗟無主青山惟見水潺潺遂以香沉固之祀義師傍至今塑像驚云

鄒極繕寫華嚴經至下部忽香案前見一比丘鄒問女何人敢擅至此荅曰吾乃華嚴侍者感君至誠特來研墨耳鄒命取袍簡禮謝遂不見

百雲巖僧貯蜂三年不出蜜養公偶至見而問

曰蜂蓄幾何年收幾何蜜僧曰三年無半點養公乃囑蜂曰蠟可燃堅蜜可供佛代爾懺悔無妨少出是年出蜜不下五六十斤自是生生不絕

養公以弟子無異延至博山一日偕衆登諸峯覽勝忽一猿衝突至渡木穿松向人如欲攫攫狀僧衆惶遽無異亦爲動色時師方兀坐松下猿竟奔其頂俄跳坐于肩上爲師摘帽

耳新 卷之五

二

簡疊徐復整戴之師了無動容良久猿跳下跪于其前聽師說法師顧諸弟子曰大衆亦知猿之怖女輩而易以不怖我乎衆默然師曰亦解我之無機心故耳

香林上人居閩杭之上通寺戒行精嚴時露靈異初至開山水源淺薄不足供山中用師因枯坐泉側廢寢食者七日忽一長蛇盤遶其旁師囑曰女爲龍母爾大衆使水源出乎囑

罷蛇屈曲躊躇若唯唯聽命遂不見是夕泉
忽湧出自是汲取不竭繇寺左旋層崖梯級
而上另構一靜室畱一僧供焚掃晨鐘暮鼓
時有虎來叩門僧奔避不敢住師遂獨往果
遇虎叱曰若亦具靈根不當隨我禮佛耶虎
聞言低首而去因不復至寺旁有桃樹臨崖
百尺一日師偶曳杖往值桃實甚盛見樵夫
牧豎冒險摘取以食師惻然指樹而言曰若
安用定繁其實將恐誤生命不小自今以往
願且開花無結實耳明年果應其言至今桃
花爛熳都不結實閩人相傳爲香林三異云
大尚上人爲鷺湖高座弟子戒行清高嘗云人
作善事如佛裝金

明通禪師歸寂前三日卽絕粒至期謂諸弟子
曰吾將西歸可爲我拂臥具諸弟子猶默然
立師乃自起拂拭趺坐其中徐曰頂門熱甚

因起幘隨整戴之閉目半晌後瞑目日期至
矣可念佛遂寂時乙丑三月二十日也師卓
錫岑山苦心實行所造橋梁甚多自鍾靈極
外有岑港橋余邑之靈溪橋弋陽之晚港橋
西港橋山川橋鉛山之汪泥渡橋凡諸所造
橋工費不貲而人咸以師之故樂助好施至
一粟一金出入皆師手自衡量以故工鉅而
費毫無濫一特縉紳及諸名流咸欽其道風
願爲把臂云
鷺湖養大師示疾時喜鵲遶身久之悲鳴竟夕
臨寂拈偈云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
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須識義輪半夜紅拈
訖端坐而逝時丁卯三月二十八日也年八
十有一寂後頂煨三日神色如生香氣逸室
四衆感異禮拜者以數萬計
有老僧自峨嵋來云見山主齋僧有一

僧攜犬不欲化齋四枚施主曰一人二齋足

矣何得取僧曰犬不食乎施主弗從僧曰

平日好施今何吝耶有一人者曰我有二枚

與之僧受之曰爾立我犬背載爾去僧遂先

上脫犬者曰可速上二人立犬背飄然而去

不知所之

郡城南十餘里有曰接巖爲唐宋古剎頽廢者

不知幾許年矣丁卯歲僧成學特重興焉巖

手折

卷之五

五

曠敞可容數千人築垣堵居佛者僅基之半

以布施之緣未廣尚虛其半以有待至己巳

春夏間虛址處忽時時作聲或如雷吼或如

銳發踰兩三月方已庚午春復然或云巖當

再興之兆

同聲

百安徐振聲與同里吳叔厚林世和相交徐林

同時歿吳爲鳩金買山桑溪共營阡兆同穴

而塋號三友墓

余以戊申秋始交費文孫雲仍至丁巳冬九十

年而文孫卒以己酉冬交汪恭仲樞至丙辰

冬九八年而恭仲卒以乙卯春友程輔嗣康

業至癸亥秋凡九年而輔嗣卒以乙卯秋友

鬱儀王孫謀璋至甲子夏凡十年而鬱儀卒

且蚤歲失怙大兄孟儒撫愛特至相依依者

二十五年今歲五月中吾兄又忽舍我去矣

手折

卷之五

六

西州之慟匪遠杖杜之慘彌新一日余開步

花間悽然含淚念之欲絕不覺成句云有淚

應成血無言不痛心時甲子仲冬日也

弋陽朱道徵與黃崑來敦同聲之好未嘗遠離

黃以應選舉貢入京朱送之郡城相與灑泣

而別近日市交成習意氣日微媚官長而不

憚跋涉者比比矣至爲友而遠于將之余不

多見也朱名萬祚黃名中焜俱與余善

知遇

薦紳先生無熱腸者苦門牆之過峻不肯獎借
後來而號爲幃才者又多濫與無別見似人
者而喜余意欲令李少府謝宣城爲一人果
其英邁不凡不妨破格相遇目爲小友苟非
其類直自臥百尺樓待之不至借少年以叢
神庶真才得以著稱而賢品無繇緣附國家
人材終將賴之矣

算新

卷之五

七

余明府桂萼邑之上瀘人爲孝感令首拔夏至
政時亨于蚤歲夏食貧居無一屋余特爲擇
配更捐俸爲置田宅焉夏得肆力于學未幾
余遷巴州守去尋卒越廿餘載夏始舉于鄉
入都門遍跡余同鄉人訪其宦後事或告以
乏嗣且家世漸替卽悲感不已夏聯舉進士
乃述余所以牧孝感巴州善政致諸當事得
兩祀名宦又以余繼子與其弟之子力請于

余僕者得補邑諸生時謂余公知人能待人
以國士夏公不負所知能爲國士之報

丁巳春北部曹遠生先生以恤刑蒞郡事竣余
持清言謁之一見深相賞識歡若平生次日
卽爲余清言序已而時時進余商古今作書
與友人論天下名士品題精覈不下汝南月
旦而余亦在評次中過蒙獎借復捐俸錢爲
余刻書臨別深用相易情溢乎辭蓋知己之

耳新

卷之五

八

感常耿耿余衷云先生名徵庸浙之平湖人
品望清真文鋒茂峻而恂恂有以自下好善
若不足居然有古大臣風

矜奇

張幼于獻翼好爲奇詭之行吳中相國慕其名
特造訪焉至門一蒼頭延之中堂云相公少
坐主人當卽出矣有頃一老人昂藏飄舉頽
髯如銀携短筇從階前過旁若無人時不

見幼于出相國訝之蒼頭云適聞從壻前過者卽吾主人也相國問何故不相見荅曰主人謂相公第欲識其面今已令識之矣不煩見也竟不出幼于置有五色鬚每出行携之滿袖中不數步輒更帶焉其詭具如此

張幼于每喜著紅衣又特妙于樂舞因著舞經

家有舞童一班皆親爲教演成者舞時非其

臭味不欲令見也又每日令家人懸數牌門

耳新

卷之五

五

首如官司放告牌樣或書張幼于賣漿或書

張幼于賣舞或書張幼于賣便或書張幼于

賣癡見者捧腹不已

祁孝廉衍魯東莞人有山水之癖少時嘗摹檀

遊武夷客久途窮爲文以乞食其文楚楚可

觀余髫歲偶一見極愛賞之今不復能記云

懷玉喻希連自稱癡仙一生不用網巾裹髮惟

日令家人爲畫網巾于首率以爲常余嘗延

至家作畫見其蓬髻角巾絕不脩容止向人

終日談仙鬼臺臺不休遇俗客輒謾罵時于

衆坐中低首不語若有所思狀已復數數點

首嬉笑不止人莫喻其故也所著有老莊楞

嚴心經解及詠懷詩數種自成一家言而名

以畫掩

諧艷

臨川傅平叔占衡弱冠而風氣令上嘗戲爲嘆

耳新

卷之五

七

評不減晉人排調特錄之以資雅噱評曰余

若水如深淵大澤初無虛滿劉文伯如膏霖

入缺徐疾相更吳兗奇如武后宜淫但恨其

少又如劉雍嗜痴不恤他人流血李至崑如

無當之管萬石難盈劉武叔如初習蒼鷹一

往迅擊周子會如餓馬兢駟蹄齧不馴又如

席間鬪犬直令四座縮足余伯子如勇卒趨

林頭額無恙張八和如人面蒼日食四兩肉

雖費用不多而求取可厭周開甫如輝范瞿
聞恒處惠後又如怯卒無級收骨而已卒蓋
卿如千里馬駛有足無塵又如羊角風起鉅
野爲墟又如措大噉蔗欲滓成粉席粥可如
腹臍似口不能容受又如進兵咸陽但阻咸
谷

石城縣一學博好於文移棹弄書句嘗以事召
諸生有名儼名侃名軌名爲光及姓熊名兆

王奇

卷之五

十一

顧者未赴卽朱書責之云王子侃侃侃如也
王子儼望之儼然熊子兆顧其真維熊維熊
者乎陳子軌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曾子
爲光未得螢火之光先學滔天之勢此五人
者得無有伍子胥之意乎聞者絕倒

杭城校王璵字餘青年十四婉媚綽約嫵詩歌
尺牘好馳馬及談俠余友程解致豪爽士也
與餘青交歡甚或數日不相見餘青卽詣短

箋招之往余遊武林靜致曾出其箋見示偶
記其一二錄之以傳好事者箋曰昨日下午
今日又下雨老天悶人足下齋頭攻書曾知
下雨曾知悶人知下雨必知悶人知悶人不
妨過來走走又曰連日冷冷足下獨居冷不
無事過我冷齋說幾句冷話萬勿以我爲冷
人又曰數日不面想君筆墨之間自有餘青
璵王卽諒應久忘之乎其致研而韻冷多

王奇

卷之五

十二

類此亦今之薛濤也

耳新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胃師棋

建武涂伯昌子期閱

陳風

宜黃獨重七夕四門各祀一神至期分門迎賽
先東門次北門次南門前導則綵旗十里次
馬上雜劇皆白晳少年或伶人爲之間以鐵
仗仗高十數尺以四五歲穉子綴其上或魚

耳新

卷之六

一

龍角觸之戲無不巧妙絕倫最後威儀騶從
一如王者間以大旗皆翠五色帛爲之近神
處有銀絲燈籠看馬曲柄傘香案之屬神戴
黃金盔蟒袍玉帶轎做王府制柱蓋刻蟠龍
飾以黃金用八人舁之周遊四門委蛇竟日
各門爭出奇巧相尚劣則加罰至晚張燈結
綵遊人騁心錯趾賞玩達旦四方奇貨一時
雲集西門迎賽亦然獨在中秋燈亦如之

新城八月朔至既望簫鼓滿城城中燈火徹旦

朱門蓬戶無不懸燈遊人飲宴踏歌竟夕方

散鞦韆至十餘座人家以畫餅相遺佳者一

餅至千錢

南州中元節小兒聚瓦石作七層塔巧緻可觀

每長街一望許則堆一塔夜則張燈七盞自

十三至十六凡三日夜始毀去

赤溪在新城南五里桃花夾岸近萬株下臨江

耳新

卷之六

二

水開時觀者如蜩市酒家結茅花下以供遊

人

廟惠有大俠每憫富豪家子弟出卽掠去乃出

帖通衢令以多金贖取必厭其所欲始聽歸

謂之勒贖初掠去時糊其目有數人掖而行

行許久導至一所入門皆紆迴深巷又里許

令開目則巍然殿宇上有冕者端坐儀衛如

王者狀披者令前伏謁日稟說之甚厚將贖

還時令謁辭冕者復與之燕皆異饌羅列燕畢辭出復糊其目掖至出帖處乃令自取道歸

紀土

雲貴之界有八十里無人烟處環山谷蹊徑皆桃花虎豹犀象出沒其間人莫敢擅經有猿能制諸獸欲過其地者必呼爲鄉導孫識人言召而與之約用命生不用命死令其護送

羊

卷之六

七

酬以食物毋相負遇猛獸孫卽躍至獸首制之巨獸畢集孫一啼則皆散去竟其路孫始還中途欲炊煮有坑窖火不用薪炭

柳州興寧縣有湯泉數處水自地湧出無間寒暑其熱如沸里人晨起俱盥洗其處凡承著垢膩者投之不澣自淨墜田百餘畝魚池數十其水皆溫魚極易肥出水處以酒奠之卽

熱

雲南安寧州溫池中有碧玉方廣四寸高二尺許有根几浴者坐其上

閩之寧化縣有圓潭盈百頃灌千畝田深清微底作葡萄色水溢出處有蘆葦蔽之箭許始流爲澗蔓衍匯入大江石城友人熊休甫申曾遊此自謂水觀之第一也

興寧兜率巖其中俱白石溫潤如玉奇形怪狀不可殫舉有蓮花石觀音騎龍峯羅漢峯虎

王

卷之六

四

石麒麟石石柱石座石鐘石鼓石木魚其音逼真而清亮過之僧人卽以此代鐘鼓朝暮考擅有數十洞紆迴曲折其深無底遊人須乘火以觀第三洞有石盤阻口水深數尺內有盤龍石長七丈餘鱗角如生秋冬可入石上留題甚多相傳有一人深入數十洞得銅剪短尺以出不同時製

正

父死不塋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此史記稱夷齊
諫武王伐商語也按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
于孟津諸侯五月而塋豈有十三年而文王
猶未塋者乎大抵史遷之敘商周間事多據
拾齊東語而不必覈如衛武公磨聖也而至
謂其篡父兄自立其背謬不經多如此孟子
不欲盡信書而今人乃盡信史乎

爲湖去鉛山縣北十九里東晉時有雙鸞育子
耳新 卷之六 聖

成羣而去故名至唐大義禪師植錫山中羣
鸞復還故處俗傳翼敷養鸞者非羣中有荷
又一名荷湖

世咸謂免無雄非也木蘭歌雄兔脚撲朔雌兔
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又呂
之西鄉人往歲曾錄得一

韓太史散云峯頂不作語錄用過狂脫笠
破解頰言吳益善易者故不言易也余久持

此解乃太史質獲我心嘗憶往歲有檀名僧
每向余譚宗又自誇其能出世余哂而應曰
求田問舍終日僕僕希謁達官出世不還入
世耶曾公西此輩名心未破稍有所窺揭
揭然若起故面求亡子試聞太史語眞足當
喝棒也

放生之說不獨禪家吾儒亦有之下車泣罪太
禹之放生也開三面之網成湯之放生也鉤

耳新 卷之六 六

不網弋不射宿宣尼之放生也此皆仁心爲
質隨觸而見若有意以出之便與本體無涉
矣今之俗禪不達禪理謂多買魚鳥放生便
可證佛種者亦重直益肆漁獵不適以滋物
之擾乎何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至仁
無仁之爲得也此使李諧之對梁武曰不取
亦不殺斯眞善放生者矣

耳新

瓊州有粟米泉是蘇長公所濬其水稱
泉水特重味復清美時有粟米從孔中湧出
故名

萬曆初年 上于內府得雲長公家訓書遺失
一板命寺人來之時有一老商專收廢書得
其一板藏之已四十餘年至是以應得賞百
金

秦進士延烝嗜學每因場屋因感憤欲取平日
所讀書悉焚之方簡書書忽作吼聲遂不復

焚攻苦如故明年舉于鄉又明年成進士
天啓乙丑闈中得華太史琪芳文方置几案忽

有聲如風箏從卷中起亟展讀之大加賞歎
遂舉南宮第一是科文趨險極矣而華獨醜
藉淵博不愧正始之音固知斯文有在也

處州劉一介少年得火疾遂棄家至一山中緣
竹徑而入者百二十里許綠陰無間劉隱居

于此自題曰綠天深處五里一亭十里一室
無不幽勝不入城市者六十年親友莫可踪
跡太守任冲華訪之覓三日始得見相與作
世外譚厚贈之劉桀不受太守爾連數日因
泣而別

海南有鬼獸種人形薰色長不滿三尺解人言
不食烟火入山能取琪南異香及諸寶海南
人多購而畜之欲購者必先令其相果有分

得寶鬼抱膝官首約指相隨幾年不則搖手
而退人得之擇日始放置小鋸斧與之喚以
果食盡飽携鋸斧去或經年或數月或旬日
以取果之多寡爲去時之久近返則導至人
往其處奇香異寶無所不有携歸價不啻千
萬約滿更依他人留之不得

桂侍御榮性耽山水微時讀書靈山至德宮一
日散步里許忽至一所見竹籬茅舍清幽迥

別惡鱗邀僧同翫及往舊路已迷杳不可覓
因悵悵而還

昔有客投河北逆旅室中紙糊甚密俄一女子
遁前言烟來伏地者再夜久果有烟因憶女
子言得不死明日白官捕設謀者而娶女子
以去嘗聞失火之家須匍伏而遁不則難出
于烟又有嚙水以禦之者

姑蘇要離墓其形如阜不及城堞者僅尺許耳

洋前

卷之六

九

相傳初甚低其後歲高一歲至萬曆間好事
者爲之豎碑墓上墓隆起竟高于城一時城
外往往白晝殺人咸怪異之因仆碑乃止

南州一小民生子背有一大佛字

詹文學在所親處看設齋偶見一童子身著青
承欲走入紙窻內衆止之曰是將化資錢毋
入不願徑徐行其中去隨覓之無所得攷書
是日爲青承童子臨世

界大叅竟容其尊人好善老而艱于子一夕夢

入古廟中新祠見有三佛在上因泣拜于地

三佛憐之左右佛交推其中佛中佛遂起身

下忽然驚寤賴十月大叅公生絕無胎髮是

夕其尊人復夢入古廟見三佛中缺一叩其

故左右佛曰賢嗣是也後公登嘉靖戊戌進

士以醜虜猖獗留邊四十日盜賊不解虜退

解下髮髻盡訝之致政家居有刼冠取公纏

正書

卷之六

一

縛之欲加箠楚忽若有人從衆中奪以出自

是得疾一日有老僧携杖從大門直進竟達

寢室以杖叩公曰女尚執戀此不憶却歸路

耶時其家咸目之已而不見公是日遂終

貴溪吳氏生一兒聰穎異人數歲能詩父母弄

以竹馬有客呼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卽應聲

曰赤帝子斬蛇當道後因與羣兒嬉墮水中

幾死急援之出以久乃甦嗣是遂茫無所知

竟爲耕夫終世

時令

曆家謂閏月爲天縱朱鬱儀閏三日飲龍沙詩
且極天縱娛相將傾桂酌

乙丑元旦前三日放春爲臘月之二十七日自
是日至正月八日天無纖翳次日陰晴相半
又次日之夜始雨杜工部詩元日到人日未
有不陰時則此景蓋少陵所未值也余詢之

耳新

卷之六

二

故老亦咸謂一僅見云

每歲三月十五六俗相戒爲馬和尚渡江日必
有大風敗舟

今文

顧端木渠論云昔之文盛未極也而甚難今之
文盛極矣而反甚易何以故夫射不難稽天
而難貫蟲御不難馳陸而難蟻封昔之作者
微心靜氣參對聖賢以尋絲毫血脉之所在

而又外束於功令不敢以奇想駭句入而跳

諸格當是時雖有絕才絕學絕識冥然無所
用故其爲道也難今之作者內傾矚臆外窮
法象無端無崖不首不尾可予可史可論策
可詩賦可語錄可禪可玄可小說人各因其
性之所近而縱談其所自得騰決而氣悍足
蹈而手舞內無傳註束縛之患而外無功令
桎梏之憂故其爲道也似難而寔易且不寧

耳新

卷之六

二

惟是昔之讀書者自六經而外多讀左傳國
策史記漢書漢唐宋諸大家及通鑑綱目性
理諸書累年莫能究而其用之於文也澹澹
然無用古之跡故用力多而見功遲今之讀
書者止讀陰符考工山海經越絕書春秋繁
露關尹子鶡冠子太玄易林等書卷帙不繁
而用之於文也班班駁駁奇奇惟惟故用力
少而見功速此今昔文難易之故也顧予勇

知言哉顧名威正崑山人

子史談事在數千百年以前而能使數十百年以後之人讀之燦若指掌今四子家言童而習之聞近日制舉文并其題亦茫然不可識矣所謂青天白日故典妖霧使對面不見者也乃作者自謂子史而競爲之觀者亦誤以爲子史而競收之生心之害莫知所底吾爲茲懼也

耳新

卷之六

一三

士人稱明經殊不易聞中顏孝廉以五經得雋人艷稱之今細閱其所爲二十三篇風氣道上不愧作者雖間出奇師而紀律自在至各經執一一細心令旨多所發明卽專經家未或過斯真一時經海也若徒以已意解書謬悠詭譎誇多聞捷寧不爲顏君東家施乎

耳新卷之六

耳新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江陰黃毓祺介子闕

志佐

熊休甫所居前有二池萬曆戊午夏間日正中忽有物沉香色圓滾如毬從樹杪乘風躍起墮前池中池水爲沸少頃復躍起墮於近池視前池沸聲更噪其墮處翻濤如雪池水恒

事新 聲之七

黃久之奮躍從門旁東角冲舉而去不知所向

大內有一琴欲其爲某操書拈梁上風颯然至則琴自響聲中律呂

邑濟下徐姓鴨產一卵有狀元二字驗時狀字稍沒元字甚分明徐親友咸見之

已巳冬所知徐姓家方作炊忽有豕奔入窻內尋以額顛起鐵鍋從窻頂出窻門狹而豕甚

大又出入烈燄中毛都無焦爛或以爲非群豕乃其家亦竟安然無事

永豐縣清湖徐廿九家豕產四豚初生一豕次生亦豕其三產一物耳目手足居然作人形最後復生一豕其家驚怖不敢育遂溺之又郡西隅某氏豕產豚一頭八足四耳二尾其家因投之澗中人咸見之此俱庚午二月間事

事新 卷之七

二

甲子冬梧葉街有人瓜圃產一瓜其形特異肩目口耳畢具宛若獼猴狀時復唧唧作聲其中割之有蛇自孔中逸出其人因以瓜懸市上戒人勿食

戴文六者家居邑之土江忽一日豕什等物俱不見遍覓得之牆外所畜雞鴨盡置於厠戴父子二人輒收輒出數日不寧其兒婦年十四五見搬豕物者乃一犬也其犬能言自稱

犬將軍爲索酒食他人皆未見唯婦見之來食時不見其形但所設之食立盡聞索不與則以爪擊門婦輒死再四哀求始甦一日太言我有公公至爾家可備酒餽更深果有三人來長僅二尺餘冠幘其中者承黃左右承紅俱坐于上犬下拜忽變作一小黑人侍坐三人怒共以鞭擊之今往門外草堆食之餽亦立盡其婦翁聞此事往婿家大怒罵犬避竈下婦翁擊之走遂挈女歸寄他所自是戴安靜者踰月一日婦翁詣戴議逆女回已家怒其家承物四散在外亦如戴前事婦復見犬來嘗已曰爾如何避我來此我今暗隨爾父來爾復能避否父不得已送女還婿家犬亦相隨戴爲具酒食如前又一日犬言我公往大華進香爾舉家須齋戒戴從之婦見犬挑行李三人乘馬而去午後犬復回問之

言擔重道遠我不願去將行李拋在鍾靈橋上忽聞馬鈴聲三入怒走而入問犬何在將鞭重擊之提其耳而去三日後犬又歸言不耐持齋特先逃還須酒肉充腹戴強與之七日後三人歸恠戴不齋致已途中辛苦將門擊而婦死舉家哀求云是大將軍獨自貪口吾舉家實未破戒今犬將軍在可面質也頃之婦醒云三人將犬鞭死而去越數日三人更來曰我今新買一僕携至爾家婦視之見一犬雄雞雞亦能言自稱我雞將軍不比前犬將軍貪于口腹又懶惰也戴父子出耕婦往饋又見有三人來承冠同前三人而貌殊不似自云我是爾本家三神曩三人是客居者今可備酒食請我戴怒曰既是我家三神我世代供奉無缺宜護祐我如何反使邪神來擾不休我今家計日乏那得再有酒食供

獻三人曰爾請我後我須令他去戴不許三人以手擊地婦立死戴父子哀求乃甦因更爲具酒食安奉于家之黃荆樹下忽一日前三人復來戴令婦向黃荆樹下請三神三神隨出戴責神曰前日神許令彼去何無信也三神曰此三位非他乃爾親家神爾親家遷居未與偕去故寄居於此今爾可將白米一斗燈一盞傘三柄備船一隻我同爾兒婦

耳新

卷之七

五

送渠去渠以後但偶一來耳戴如其言將舟送下婦果見前船置燈米處有六神對坐到已家令其父亦如言安之三神隨舟而回晝夜常出與婦言事索飲食不休前三人亦時來擾戴終苦之令子赴訴龍虎山真人真人與鐵符鎮之自後亦時一來但不敢入中堂置符處久之始絕

說鬼

南州上監寺西樟樹下有古屋而多祟丁卯歲一文學讀書其中有狐爲好女惑其從遊一人死焉又譚進士昌應未達時獨居此白日爲三鬼所粹一鬼謂其貴人始得免

新安萬安街有婦孕將誕忽死去殮之停柩野外婦于柩内生一子魂常往來城市買餅啖之後好事者蹤跡至其處聞柩內有兒啼聲以告其家啓棺視之則兒儼然生也抱歸育

耳新

卷之七

六

之長而大富人稱爲鬼生朝奉

有張老夜於鄉村歸忽有童子挑燈前來言曰特相接長者張疑之以手繫持其臂而行將至有人煙處燈忽滅童子不見視手中所繫持者一敗箒耳

雍溪陸茂才讀書郡北天津橋一夕因暑熱不能寐散步橋上乘涼忽聞橋下有二人相語曰明日水南張氏使家僮送禮至橫山過此

必浴浴時俾溺死于此水以伐庶我輩可超
生矣陸聞疑惑不定次早往橋上候之果見
有僕携盒至陸具爲述前事令勿於此浴僕
諾而去是夕陸復往橋上更聞橋下有人泣
曰我輩守此三載今得一代者又被陸秀才
救去良苦其一人曰張氏僕本不應死渠曾
於三十九都某處建一七星橋其功德可折
此災語已尋寂然明日僕回至陸館陸問曰

耳新

卷之七

汝曾於某處建七星橋否僕曰初無此事陸
再四問之乃曰只至入庄前有一田坑闊二
尺餘人不能過爾時小人曾以一舊舍板布
之耳然不解七星所以得名他日僕往覆板
視之見其上有蟲嚙七孔方悟

奸恣

附魏闔者有虎彪之目號十孩兒五虎崔呈秀
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夔龍俱文臣五彪田

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俱武弁
逆魏侍寵一日走馬于御前募地加鞭騰空飛
過上爲之震恐親挽玉弓射殺其馬逆魏
恬不畏罪請死猶作傲色退而有怨言朝夕
提防介介不釋

魏忠賢廣置緝事之人密布天下丁卯余邑有
徐生者偶過渡逢一京師人同舟生問曰魏
監茶毒朝紳今復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舉

耳新

卷之七

朝奉爲天生聖人汝一小書生敢毀訾何
膽大如斗也時南昌書肆中有一生閱三朝
要典偶餐不平之慨忽一入攘臂直前欲挾
以見楊撫院東爲解勸俾生與多金始獲免

醜婦

天啓年間凡一切奏章不敢斥魏忠賢姓名而
稱厥臣稽古迄今對君之言從無此體也

忠賢擅竊威福建祠幾遍天下祠極壯麗莊

殿不但衆戶雕梁甚有用琉璃黃瓦幾同宮殿不但朝衣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幾埒帝王至迎像行九拜禮稱呼用九千歲或九千九百九十歲北京一地至數祠甚與文廟並峙南直至建於皇陵側有司鄉紳一意媚璫往往以賤直買人基地甚至侵佔舊祠如周茂叔程正叔澹臺滅明三先生祠堂都被拆毀一時天下如狂廉恥節義掃地至此已極

耳新

卷之七

九

也

災變

相傳萬曆甲戌冬信河俱凍舟人以竹篙削去冰河路闊可丈餘舟從冰傍過以次相望而行又甲申夏月大水舟可入城至十字街萬曆丁巳應天城外有鼠數千夜渡江去鼠背上有咸有肉斗方形盛稻梁之屬行水上如履平地

乙丑四月七日有星晝見七月二十七日昧旦有星入鈞月中爲月所掩須臾出月上晦日復有一星晝見與日並朗時人咸耳目焉熹宗時徐州有太山神姥廟一日神姥口中出火延殿城樓學官詣屋遂導白蓮倡亂天啓七年大同宣府茶縣地震數日城崩湧出黑鬼不計其數人扣之身堅如鐵四散作祟縣官延僧誦經禳之得解祟散不知其處

耳新

卷之七

十

戊辰七月浙江海嘯漂沒民居田產流尸積血腥蔽江河錢塘仁和海寧山陰會稽蕭山等縣俱被其患又是月二十一日杭州城大風吹倒石牌坊十三處

孽召

懷寧阮岳秀與太平寺僧孤雲貸二十金歲暮備母錢遣家僮四兒歸之四兒匿金不與已復竊主人重資出亡後岳秀偶過孤雲語及

詢向所還金已爲烏有彼此笑曰若非相信
幾爲不白矣岳秀更曰彼報自有時耳聞一
年聞四兒投前山縣三祖寺中三祖寺與太
平寺僅隔一江一日岳秀與孤雲閒話間同
見四兒來寺竟入馬廐覓之不見但廐中馬
生一駒共異之岳秀曰此四兒償師債也後
駒大驚之果得價二十金

前山縣人王七負人十三金其人辛妻屢索不

耳新

卷之七

二

還遂訟之縣王七匿不出縣尹捐俸三金給
其婦謂曰彼既逃不必追自應作來生報也
其婦得金歸市一母彘畜數月彘生十三豚
身全黑每一豚額生白毛文爲王七二字
魏忠賢縊死阜城店當時暫行埋掩後三月發
塚凌遲身尸未化及收刑似猶有微息鮮血
迸流此若留以待天刑然時李朝欽亦同縊
死軀尸惟骸骨一堆而已

魯祝榮行廿二以射鳥爲生臨終見百鳥來啄
之此弋陽乙卯年事

獵戶吳賢良每獲一鹿卽殺之以口飲其血忽
一日無病昏去頻呼曰羣鹿鬪我舉家咸聞
其搜索聲遂死

友人朱道微爲余言其先大父佐政嘉興時有
陸榆子方七歲手佩兩鐲爲人誘至陸家園
壓之石下以死官百訪不能得隨囑之神驗

耳新

卷之七

二

數月忽一人取白魚壓死會諸櫓下其妻聞
變訝曰謀人以石自斃以石報應何不爽乎
乃始知爲謀殺陸榆子者誰謂天道之遠也

耳新卷之七

耳新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胃師撰

海寧郭 濟彥深閱

物表

李子田太史曾於秋冬之交見黃鸝就水次以泥自裹旋蟄水底明年春又自浮出剖泥飛去始解出自幽谷之義某王孫亦見春鳥投泥中又飛就目如此數次泥漸厚飛漸低乃

真奇

卷之八

沉水
鄧縣于甲子七月間夜半忽有響如山裂有一大鳥從東南方飛往西北去身具五彩作火映光或云當是天蓬鳥時縣尹與學博士咸見之因齋戒祈禳七晝夜

月令孟春第五候鳴鴈來注謂南自彭蠡來朔渙今大統曆係淮南呂覽作候鴈北孟春五候實雨水後十日也一友爲余言曾於春分

後過彭蠡見鴈羣甚繁不減秋冬時甚訝之
土人言此物飲清明水方去

有鳥長尾而五色畧如錦雞而小每於盛夏菱葉冒水時因叢葉之凹伏翬出雛人謂之菱雞

鴈燕去來相背雌雄之情亦異鴈失偶終不配燕則旋配客有言見家梁上燕已出雛矣俄失其雄獨飛一二日卽有數雄來一雄得配

耳新

卷之八

二

餘乃去雌遽啄前雛或銜羨慕飼之雛死復乳雄失雌想亦應爾其毒如此

崇禎戊辰冬有熊入郡城衆逐之熊從西門出走入夏公廟衆相與圍之熊惶遽奔高梁上衆持長鎗刺之熊以手格鎗鎗爲立斷乃斃射之矢每發熊卽接去竟不能中圍至三日熊餒而力乏始爲衆所斃是年又有鹿入郡城北

兆先

費文孫生時錦雞遶屋蚤歲遂擅文名

萬曆癸卯元旦日南安張孝廉家忽空中飛一

鐵鏡破屋而下秤之重四十二斤舉家驚懼

咸謂凶兆是年應鄉舉中四十二名

章給諫允儒嘗令家人市魚獲一鯉厥狀殊常

剖之中有物蜉蝣似龍狀章令送之章江是

秋遂捷

耳新

卷之八

三

劉昭孫大將軍縱之養子也死難之夕其家戶

扉鏤俱作聲明晨啓箱篋見平日所衣白襪

子忽變鮮紅色家人咸知爲不祥未一月計

音至又有胡百戶亦與難其子忽夢父歸携

妾某氏閒步塔前翼日爲其人誕辰某氏薦

其夫一慟而絕時人異之

命相

蕭鳴鳳素善星數以比部郎罷歸道遇張永

璉張使爲已推造忽長嘆曰是安可憑哉今

不復言命矣張問故蕭曰據子之造八年後

當大拜今尚作一孝廉那得驟至此且如我

命宜二品今一比部郎罷宰復望起耶因相

嘆別去後及八年張果以議禮入相因憶蕭

言爲起用仕至方伯

山陰張太史元忭生而瑋異左手從背後插上

可捉右耳右手亦如之識者知公爲非常人

耳新

卷之八

四

隆慶辛未越中臥龍山忽自鳴聲聞數里已

而公廷試第一

鉛山友人李倩玉國球與余門人玉山毛詩年

月日時皆同而李以辛酉餐解毛至癸亥始

食餼于庠李中戊辰進士授庶吉士尋卒于

官無子毛多子而且令至今猶在諸生中又

薦湖在中上人與浙江徐進士在中年月日

時亦皆同又皆名在中一爲高約一爲若

進士此四人八字者星家將何以推算耶

徐元鋤田得千金畏爲人知每入市狀逡巡畏
縮忽市中一相者於稠人中望見元出而揮
之曰吾視爾氣色目下當有千金之獲果否
元密求其低語相者曰此爾命也毋畏遂去
南州有道人洛雲霄汝川人也日遊諸王之門
兩耳甚長而能動每動則上下左右聽其自
便諸王孫以次齋供之

耳新

卷之八

五

藝術

嚴分宜朝退忽暴疾家人救不甦京師名醫延
請畧遍而服藥都不少效舉家皇皇且欲議
後事有彭孔者善醫而甚無名聞而自薦入
視修一劑謂分宜夫人曰飲此當嘔出多痰
痰去至夜半方醒明晨可全無事若君來遲
卽無濟矣諸醫咸目笑之煎服有頃果嘔痰
數升再服復睡去至三更忽能言次日遂愈

彭孔繇是知名大爲分宜用事

歐陽文學開泰宜黃人偶僱負奇兼精岐黃之
術天啓丙寅值鄉中痢疾大作君製藥令人
遍施所全活者以數百計余丁卯秋臨場忽
病齒痛不可忍君與余素昧平生客爲談及
卽冒暑不遠數里過視親爲修藥凡往返者
數次余服之尋愈此真所謂傾蓋如故者也
君爲余言其家藏醫痢疾方爲異僧特授百

耳新

卷之八

六

試百數但秘不傳傳

熊潮善戲術凡梨園子弟至其地必先禮謁始
多獲利市不則登塲時潮以手指之去雖善
歌者啞然失聲明日來謝過再四懇求潮笑
云偶然耳曲在若口他人安能使絃耶歌者
聲卽如故潮或退酒家值新醖出必請伊先
嘗始得速售不則酒出改味或竟日無人沽
酒家來謝過味卽復來沽者忽填門其後潮

卒乏嗣

寶遺

歲甲子九月初四日河南臨漳縣鄉民邢一泰
于務本庄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然
平地風大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岸灘娟聲震
如雷祥光旋遶直騰而上閃出黃白色物一
塊大如斗視有篆文縣尹何可及拭之見其
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
耳新 卷之八

三寸餘重一百一十兩隨審視其篆文同爰
命于天既壽永昌夫河清鳳出而復玉璽百
獻數年之間頑符迭見此真保定孔圖于萬
斯年之祥也
萬曆間貴溪鄉民鋤田畔見古牆腳掘之得異
石色澤可愛取歸爲童子玩具每至日午燈
然有聲夜子復如是惟之置神龕上一日有
所親葉文學新者過而索觀惟其聲同擊碎

之見其中機巧悉備有字云碎葉新手識者
曰此諸葛武侯所製定更石也

費茂才家藏蘇長公墨竹老幹突兀枝葉離披
偃仰屈伸曲盡其妙卷末一詩云黃陵廟前
春雨足湖阜咽樹錦模糊天大喚苦無語
二女祠中叫鷓鴣作者姓字朦朧莫辨而畫
法委蛇有姿態要亦宋元間名筆也

大理府凌家有點蒼石屏高一丈五尺闊幾
耳新 卷之八
上有三顧圖生成如畫又有犀牛望月屏二
屏沐府以重價購之不得

陳眉公家園有大石是松樹所化而半猶帶松
皮

京中天寧寺有一磬是漢明帝時物每誦一經
書其經名粘于上則磬自鳴經完乃止
武林一婦人遊西湖迷竊其勝歸忽有孕婦丹
產一毬其家惟之懸之簷前迺有安南國人

經過見而留連不去厚價鬻之隨以刀割作數片視之皆西湖景也此陸慶年間事

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能燭見千里之外如在目前以抵天上星體皆極大以抵月其大丕可紀以抵天河則衆星簇聚不復如常時所見又能照數百步蠅頭字朗朗可誦瑪竇死其徒某道人挾以遊南州好事者皆得見之山東有小民家門前置一枯楊樹根有夷使盛

耳新

卷之八

九

願以百金售之其人既受直乃曰鬻則鬻滋去但須爲我道所以可寶之故耳夷使固畧取樹根置火烟氣成雲忽有白鳥飛集蓋此樹爲白鶴所棲吸其精久故也

鄧太素刺史文明南昌人家藏一周時銅尺視今尺可八寸許古幽光黯不復作銅氣其上鏤有花紋絕細周之尚文一斑可見又有劉青田所用羅經制極精巧稍缺少許背有洪

武元年青田劉基製字亦隱隱于上皆先朝法物也余以丁卯秋過刺史宿雲亭因留飲

出二物以視時同坐彭雲徵劉出于咸見焉粵中有老人業屨者坐旁置一大石一日有一牧竇者見之欲出厚值買去其人不省所以堅不與自後因藏其石已而悔之閱數月牧竇者復至乃出以觀遂連稱可惜其八開故荅曰此中有異馬無價之寶以子日對之

耳新

卷之八

十

屨有草以爲養故得活今餒死其中矣其人

不信剖碎之果有馬死其中弋陽王孫幼晉家多古法玩有一經囊體力作深玄色畧飾以金其合處無縫可尋內貯經咒是唐時番僧所製佩以渡海可以鎮風浪

人瑞

周仙者四川富順人永樂時曾爲光祿丞以訪道棄官鬻販紅花于關中至一旅店入門至

人欣然進食如有所儲以待者異之已而至人詢曰君篋中得非江花乎某縣方缺遺往發售可得利數倍也周如其言以往輒如券焉比歸遂叩以道術主人曰女師某仙今居某王府女往參良不易得見須七八日乃可然終當莫逆耳至某王府聞人果不爲過待至八日某仙方與王奕忽謂王曰外有蜀弟子周某來謁我今祇候八日矣煩王出遂以

耳新

卷之八

十一

進王至門果見其人遂延以入坐定頗有饑意卽異饌滿前夜寒思承卽重裘在列相與對坐凡數日皆不言不寢一日忽欲告別王問故荅曰某開府以我爲妖人集甲士且圍王宮恐相累耳未幾果有甲士數百圍王府某仙方倚門而立睨視嬉笑距甲士僅尺許近之不可得追至一井邊遂躍入其中後周復訪道終南山見一古井忽一人自井中躍

出視之卽王府中所遇仙也周因追隨數年遂得長生自永樂至萬曆乙卯二百餘歲矣而周鶴髮童顏陡健飄舉士大夫多師事之自爲人瑞云

饒侍郎母劉太夫人年百歲而康健殊常長子位次子仲俱官至侍郎

耳新

卷之八

十二

以上原缺

卷之六

事雋 九則

叢雋 五則

勸雋 六則

誠雋 九則

景雋 三則

卷之七

玩雋 三則

藝雋 六則

術雋 三則

誕雋 三則

幻雋 十三則

諧雋 四則

目錄

二

卷之八

艷雋 二則

荒雋 四則

物雋 十一則

嗤雋 五則

通雋 九則

附錄

雋區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曾師撰

梁谿馬世奇君常閱

品雋

顏光衷茂猷福建龍溪人孝友端靜出自天性

乙丑落第歸構雲起堂於城南設會講德從

者如雲有樹品會以共修人紀豎義人無雅

俗皆得與聞又有文莪會經濟會博雅會三

會皆文士而總不離於修品又有善緣會亦

不分雅俗各隨願力出資貯之公櫃賑恤危

急死喪其教人以仁慈謙虛爲本嘗云人能

消除勝心則戾氣盡而元和復觸處相迎誰

非同體鄉人稱爲今顏子

文太史震孟喪偶至擢第終不娶于時以爲龍

頭美談初筮仕見國步艱艱人情玩愒每自

當食長嘆中宵涕零

南昌樊致虛負人倫之鑒督學浙中所拔皆名

雋丁卯一榜正案八十六人首取者一十九

人新生中式者六人解元至第五皆所錄前

茅公于表揚節孝尤極加意恭語悉出手撰

巧麗絕倫或諷以太勞宜節答曰此輩苦心

一生筆硯之勞庶可闢其懿行泛泛套語詎

堪爲地下辱耶時中官崔文升假魏璫餘職

督催漕艘忽移檄欲巡行浙土藩臬以下各

具屬貝禮爭先往迎樊掉頭不顧笑語人曰

彼督漕吾課士風馬不接吾豈自爲崖異乎

織監李實怙勢作威素仰樊名願結交樊峻

拒之時有治鹽筴扞文罔者貲沒于官實乃

喋督學分賑諸生樊曰憲臣職崇師表志士

羞飲盜泉安用仰刑餘願指以苞苴辱我諸

生耶堅謝不納

陳眉公屏跡山居半歲一歸家黃犬舐衣吠爲

生客

鄭宗伯以偉家居端脩介特官長希見其西以起用赴京道過武林有織造坊商人欲支庫藏金一萬而當事以非所急持重不與渠聞宗伯品望素著度一言旦夕可發乃持五千金來干宗伯却之曰今國用告匱此定不急奈何以自利之故爲國家妄耗多金且焉有君子而可貨取耶其人再四祈請終不一顧

精臣

卷之一

三

王司寇紀以逆閹懷恣削藉彌增品望策奏出都人謂策于馳驛

余師王遐仲先生以理學名儒爲士林所推估淡高潔不營名利雖家無僦石之儲泊如也卒時至不能殮門人輩醵金助喪鄭宗伯以偉重其人遠干赴弔更爲詩以哭之有曰此骨宜葬寒梅邊素手時以爲知言

行傳

徐楚白如珩仁和人性至孝事母姚孺人依依

如孩提時萬曆戊午孺人抱危疾不可救藥楚白裸著得明夷二爻夷于左股用極馬壯吉楚白曰毋戊午生馬也夷于左股當割股也焚香告天剪左股以進孺人曰此藥有味再持來楚白再剪以進孺人曰有味再持來此時楚白昏暈不能舉手妹小姑憐之割股如其兄以進而妹更痛楚且羣矣孺人曰有味再持來楚白再剪以進孺人曰有味再持來

精臣

卷之一

四

味再持來楚白妻楊氏割股如其夫又如其姑以進孺人曰只此足矣病卽愈今七十餘聰明如壯年人里中稱一門孝感云

余友朱道徵家數世行善通邑慕悅之無間言已巳秋夜母胡孺人于五更初忽覺窻外欄然有光急整衣起出戶視之見天上呈五色彩輝出金字一聯踰時方散次年道徵得詩曰靈彼玉璫黃流在中吾信道微之弗

不干五色彩聯而早之世德矣

徐比部大儀貴溪人舉人直諒遇事慷慨有大節當魏闖擅恣有同官被削狼狽去國所知無敢謁者獨徐以單騎送至都門外相與泣涕而別

何非鳴嘗師事瞿元初瞿高才數奇責志以沒瞿沒後十餘年非鳴始登第每與人楊花古今言必稱師何名謙崑山人

舊臣

卷之一

五

王冢宰學夔安福人仁厚惇朴宦四十年囊篋蕭然布衣粗糲依然儒生子孫每相見必脫去絹帛衣更以布乃入一日一少孫以公老眊未更衣入見公撫摩孫衣問曰汝衣爲何孫以縐紗對公大駭曰縐紗乃做官帽與汝祖母髻髻用之何乃作賤裂服益公自入宦無縐紗服也年九十四受隆慶萬曆兩朝存問卒諡祖簡

養大師初出家時拜一道者爲師相隨將一年

後見道者無意精進辭去過叅名師遂大了微歸而卓錫鷲湖大振宗風從學者數百餘人前道者別師後亦雲遊四方杳然不知去向者三十餘載矣一日忽自詣山中知賓接見卽大言曰盍令若師親出迎我知賓惟其妄因問道者何人荅曰爾弟入傳語有三十

舊臣

卷之一

六

師遽曰此余始出家時師也因趨出延至方丈執弟子禮瀾茶几飲食供具咸一一手致自讓所臥榻安之卽溺具亦必親爲提攜道者居數日辭行師懇留此休老道者固辭師不得已因厚贈而別師諒光厚德於此可見一昨彼世有以讀書輩稍足自豎便謂業師且掩已若欲避弟子之名而不得者聞此獨無慙乎

鎮江劉蘊華好行義設肆京口歲入織悉專爲
拯溺用家人持鈎執索惟日不給所全活者
無數或不可救卽爲治棺殮之又于屋後
闢數畝地溺死無歸者便以瘞之

鄖城徐聰性至孝母病思櫻桃時值春初非時
無從得聰泣禱周行無已偶徬徨叢薄闢遇
櫻桃取歸母食之病愈人咸異之稱爲徐孝
子聰字聞博宣德時人嘗爲醴泉廣文

舊區

卷之一

七

有人爲龔某糴穀其價已全收而穀止量一半
去旬日客暴死其家來索前穀數某給以全
量訖遂不與數年後某于溪畔獨行見一人
水中浴呼亡名云向負我穀一半欺我家不
與一何負心某不覺驚汗歸而病死聞鄉人
稱家兄量穀與販客以籌計數有二籌未與
客忘數辭行兄必足與之笑云吾豈以二籌
輒遂自欺昧耶客喜溢望外太息而去吾兄

與龔某心術迥庭乃爾兄名孟儒爲人任直
而厚其他行多類此

業傳

陸兵憲夢龍蒞黔中制府檄點視諸軍時黔兵
多冒濫遇點則雇倩人以應每十計不二三
人稍急之卽羣噪制府以下無所問者陸初
至卽示期清查七軍令各爲魚貫集貢院身
坐大門禁闌入者時各兵思得點過者出則

舊區

卷之一

八

更番應點至是衝窮第七軍高拱北號兵四
百應點時止得五人遂立斬高拱北先後汰
兵萬人今邊餉繁興國用匱甚然隸藉者不
免多亡是公輩安得孜孜奉公曉暢方畧盡
若陸公者出一清宿弊哉

陸兵憲鎮偏橋時偏橋城郭久墮橋梁圯官無
居舍縣無防守苗朝夕入城恣掠人莫敢撓
思南承許銅仁三府酋酋標馬價久不至郵

馬絕居人咸遁去興隆至鎮遠馬爲偏橋越站亦斃幾絕陸至韋衙署居之繕城修梁命鎮遠太守督三府馬價盡給之設法以平價雇馬馬始通料兵日出訓練之以計獲斬苗之腹心何滿苗懼不敢動路瀨殘于苗村無居人分兵三百以許舉龍成之招集流離垣其堡梁路瀨澗紅黑苗犯思州造田可達將二百二十人戍却之尋復謀犯益以馮嘉百五十人苗聞兵至紅苗伏不復出黑苗至途而走兩江苗圍鎮遠之施秉縣報至卽發兵令關司白來譽馳赴之約曰苗甚衆先感之後撫之不至苛求然必不以常例剝論也自偏橋抵施秉設往來飛報苗出不意散走而左右望白以兵夜半脅平橋寨遲明平寨見兵臨其上遂納款施秉縣民不數十家米無可糴哨兵或謂苗官兵無後繼但坐視數日

退矣陸露檄各營堡通道梁樑入咸言陸率大兵旦莫至復以計令其曹自相誘遂俱納款先是黔楚側苗說其酋至不入城爲會于郊剽牛以花紅犒之曰剽論苗偃蹇醉飽獲賞歸卽作賊至有當盟所卽盜牛馬去者至是不賚尺帛一錢令苗自剽雞向官營誓設再逆有如此雞獸牛四頭贖罪納弩劍緝刀以示不犯納鋤犁盡還二百年侵田陸令緋牛皮四門以永示之苗云我嘉靖間破施秉城後大兵勦我止納二牛耳諸父老咸咋舌云此舉百年未見也金拱元義烏人絲掾吏起家以才能擢寧遠督糧通判值奴酋攻城糧食俱盡勢且陷金乃授意袁經畧奮身直前將紅夷銃加藥親燃連焚數銃死傷者無算虜爲之退金力乏銃忽倒打轉被傷而亡遂以邊功加贈僉事陸

一子爲錦承衛千戶

政傳

南昌郭使君廉明惠恕正已不阿民有負宦家債者初計縣斷償鬻妻爲人婢次計縣鬻其女後復經府更索其餘負使君詢得其情不勝惻惻謂伊僕曰渠原貸止五十金兩番經斷鬻妻鬻女以償今負既不多而其人更無立錫之地勒其盡償渠有填溝壑耳汝主人

卷之二

卷之二

二

寧忍使之至此極耶乃取其券焚之更捐俸銀爲贖其妻與女令歸完聚又有承行書吏以上司贖緩票押行詢之俱爲貧民久不能追者使君欲槩抹不行更泣于庭曰此係上司所委若不催完比較當累及役主縱憐念貧民獨不爲役身家計耶公詢所逮之數至百餘金亦捐俸逐一代輸之公關心玉璫當于古人中求余欽慕者有年偶聞客談其兩

惠政益深嚮往錄之以爲銅銀風焉使君名澆字李昭新野人

蕭郡尊思似直隸涇縣人在郡多惠政尤喜爲民除蠹郡之鉛山爲八閭衝會寇盜絡繹而役夫隸藉者絕少往往雇之尺南四方無賴子爭應其募以故官槓屢被掠去至不可稽有宋三四者尤爲渠魁先是一府幕署鉛事宋以掠槓被獲或教幕無苦刑宋第令其多報富人名謂賊物實寄其家可獲無算于是幕以宋爲奇貨而富民盡無辜繫繫即稍足衣食者亦受其害臥不帖席者數年宋反得善脫繇是盜風愈熾莫可誰何公蒞郡卽廉得其情宋故不悛他日復以掠槓被獲訊之妄拔富家如前公怒責之曰汝作不義寧有以盜物寄他人耶嚴鞠吐實就其家搜出賊物一無所失不妄及無辜一人尋令斃宋于

卷之二

卷之二

二

獄中盜風遂少息民間賴以安堵一郡稱快
弋陽孫明府森字子桑常熟人寬惠慈下尤好
禮賢于余有國士之遇每人郡延見必款談
移日或問民間所疾苦及已失事曰苦不自
知真一聞過俾得改爲幸亦往往就余居相
訪商畧古今不復修賓主禮余一日便道過
弋陽明府招飲欲舉戲而梨園先赴民家召
已登場就演矣明府亟止勿更召曰渠以慶

會客且滿奈何以官長奪之今四座無色且
吾輩清譚見滋味不勝彼豔曲雜嘈耶相與
高譚竟夕盡歡而散明府嘗與余論天下名
士或有未識者卽析簡紀之其篤名賢之好
如此

劉冠南守令州殫心民隱州大旱劉步禱土人
報巨蛇當道劉親與蛇約云汝龍也請受我
供乃取一鐵鍋側向蛇傍題蛇入蛇入鍋

中不驚不動劉令人作井字架昇鍋蛇於禱
雨壇率士民禮拜次日大雨蛇不復在州民
有採皇木之役劉力爲求減人夫名數御史
怒奏聞纒騎至州劉適在堂竟不內顧與偕
行州民泣擁者民司爵年七十六與鄉耆十
餘人隨赴闕上書歷言劉仁惠異政劉得免
謫黃梅典史復除交河縣尹歷南刑部官至
貴州憲副州人立祠祠之司爵卒於京州人

又另祠榜曰義愍

戊午己未間郡有位之好士者弋陽孫明府森
之外更有宜鉛山繼良白與安紹光並以高
賢借光下邑文學政事颺炳一時而於余均
有緇衣之愛今簞白兩先生且朱旂雙出領
專城矣而余猶作爾寂寂知已之感愈惓愈
深

山古於陵地志稱仲子墓在焉久湮莫可尋

張明府文龍遍跡之於西市居民垣圖中得一坯壘詢父老暨文學縉紳皆指爲是乃捐俸易地鼎土置碑題曰於陵仲子之墓隨建祠墓側舊未有祠仲子者張旣戢以祠欲歲時享祀之乃思曰仲子廉且不受餐于兄母安得伯夷粟粟之於是以歲時文廟祭享畢徹所獻孔子大羹一孟佐諸李栗拜祠下稗莫如禮著爲今春秋無改焉

舊邑

卷之一

十五

舊邑卷之一

雋區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胃師撰

武林劉士鏞羽石閣

學稿

樊惡副良樞精易理抱耆懸斷其應如響萬曆

壬子在刑曹門人宋羽皇鳳翔持閣中牘請

正樊曰子必元矣試爲子揲之得離上爻有

嘉折首獲匪其醜樊決領解及榜發宋果第

雋區

卷之二

一

一長子重鵬未得嗣撰著得弔初爻弔顛趾

利出否得妾以其子爲娶一妾卽生子真可

謂周易若神也

世說一書索解人政少憶余初識汪恭仲時勸

以讀世說恭仲卽取讀更綴評語余猶記其

評鄧伯道畜妾一段曰禮買妾不知姓則卜

之鄧未學禮乎此真善讀世說者也又里中

一茂才向余問何書最神風雅余亦勸以世

世說更問世說中主何意義荅以第圖便見

其人隨往肆中取閱歸語余曰此書有河佳

大似日記故事耳余笑而不荅往余撰清言

以稽臨川瑯琊兩家所未逮友人涂子期一

見卽曰此後一部世說也然則解人又不待

索矣

慈山大師注老子至天之道其猶張弓乎更數

日思其合處不可得乃從人借一弓懸之壁

雋區

卷之二

二

問間取張之如是者又二日忽悟張字對弛

字說弓弛時弔高而有餘弔下而不足弔歸

無用及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損弔補弔上

下均停可以命中天道全以動爲用王施而

不至受也重爲輕根二語亦稽數年不敢草

草解比南行孤舟開處情景無聊輕重靜躁

之解恍然目前故道德經一注歷十三年乃

脫稿師在海印時忽一夜報盜入師明燭正

坐都無恐怖其人及門乃削削不敢入脫之
一長大漢也師徐語此間無所有命取庫中
二百錢與之師名德清寓京師時與達觀大
師同住西郊園對談四十晝夜日不交睫自
謂生平至快事

鄭貢士全甫田人博洽淹通兼詳天文易理夜
與友人露坐偶星躔差度輒指曰某星至某
方定有災異已而果然又能于席上拍空壺
售區 卷之二 三

得酒借數人飲不竭諸異術如此類者甚多
必不輕試亦秘而不傳所著有易圖叢林語
特玄與

奇雋

顏光衷每與人言世事啍啍不出口談及忠孝
節義成敗興亡事則義形于色悲涕盈眸庚
午春聞奴酋內躡京師震動發憤廢寢食鬻
田產千餘金募壯士赴闕勤 王親友勸止

之曰君螳臂之力何能爲芥曰亦知微力附
攸濟但白吾草茅不忘君父之心庶縉紳士
民有聞風起者衆怒所鼓恢復當有期耳時
漳中士民多有願從行者後聞奴酋已敗遁
乃止光衷撰中興策數卷擬伏闕奏對嗣有
刻

贛州郭老於山中收租佃人從密林中抱一小
虎來形可猶大郭飼以猪肉小鴨雛漸長大
售區 卷之二 四

與郭馴伏不敢傷人未幾有虞中一旌奴來
俗呼爲番鬼一無所能但善食又能與虎子
爲戲郭以虎付養而歸奴縱虎入山中食
野獸日負大瓢盛生肉生飯入深山擊柝虎
跳嘯至與奴搏戲食肉而去如是者近十年
虎不輕出山郭老將至虎卽於林莽中作吼
聲佃者每以此卜郭來期後事聞於縣縣令
異之命郭老引虎來見虎馴授郭份因置松

木檻檻之郭老坐其傍虎無異也比郭晚出
縣門虎作威咆哮檻傷隸卒數人乃亟召
郭老携虎歸郭仍令番奴驅虎入山不數日
番奴逸去又數日大雨虎隨郭老入空屋遂
雨梁墜壓虎死郭泣而葬之又數月郭老亦
故郭氏家藏有秦虎冊詩歌千首郭孫咸和
以萬曆戊子孝廉任海豐令

天啓間某進士才大而數奇以齒過知命就童

傳區

卷之二

五

子試其邑令某少年高第也見其老意甚輕
之入衙爲太夫人具述且晒之母曰其文何
如對以未聞母不覺潛然淚下令請故母曰
汝父攻苦一生而不得附名于庠費志以沒
吾故觸而興悲耳令素孝隨取其卷閱之大
爲嘆賞取冠多士送府府尊亦訝其年令乃
具陳所以賞拔之故府尊亦取以冠軍遂入
泮未幾舉于鄉其明年成進士授京秩後邑

今以親至京病故喪事皆出其經理功名早
遲真有定數人何必矜躁爲也

詩雋

憶辛酉秋鬱儀宗侯招飲枳園偕涂子期鄒逸
少涂不疑家弟朗太分賦鬱儀賦七言律曰
閒亭小閣蔓葡萄詞客連翩集鳳毛幾載山
川成間濶今朝文酒破離騷時方倚鹿功名
際我顧攀龍翰墨曹陸海濤江千萬頃無須

傳區

卷之二

六

更看廣陵濤子期不疑各賦五言律子期詩
曰尊酒疎燈夜新朋狎舊盟千秋還我輩十
載繫交情日落煙橫水人歸月照檻縱談天
下事猶是一書生不疑詩曰一室窮愁處悠
然念索居不交天下士枉讀古人書客滿梁
園日光分太乙餘秋空浮爽氣獨有病相如
時不疑以抱疴未赴故云爾也逸少賦五言
古詩曰名園闢深巷鍵闕絕輪蹄獨此間奇

人扣門驅所迷主人乘高尚雞黍恒相留
盟四三朋朗朗懷風期上下義農間亦復憂
時危杯行旣已深日馭那肯遲張燈續前談
肉食安能爲丈夫狗功名致身方在斯願言
請長纓努力事邊陲余亦賦五言律二首其
一曰此日眞佳會相逢總舊遊快談堪永久
深語自千秋踏月聯同調挑燈續短謳王孫
非愛客那得狎枝鄒其二曰百里文星聚高
秋客到園忘年稱爾汝同好結荒墳志擬清
時展詩應異代論肝腸如我輩端不負青鐔
朗太弟賦五言排律曰梁苑蜚聲後吾曹起
摘詞登壇人樹幟作賦喜同時名士如雲集
王孫載酒遲窺簾聞鳥語倚檻傍花枝對主
頻中聖憑誰解問奇談天鄒衍妙流水子期
知久坐疑投轄稱詩已解願臨風秋更爽待
月夜何其相視還青眼文成足白眉

酩酊不羨習家池蓋爾時一集章門同心靡
和如蘭斯馨眞大快事也自鬱儀云逝白社
遂虛每過枳園殊深山陽之感詳錄諸詩以
當向秀懷舊云爾
詩不一其體如五言起蘇李七言昉自庾梁近
體雖盛于唐然早已胚胎于六朝六朝人更
多別體有數詩藥名詩郡縣名詩純平詩純
仄詩五字疊韻詩六言詩離合詩迴文詩封
中錄詩兩頭織織詩有聯句有長短句明有
三言詩王元美有一言漸至十言句各爲偶
詩可謂極詩體之幻
每嘆友生燕談鮮有及于豎品偶有談者便哂
爲迂辛未春同安盧恕生見訪古心玄韻脩
然世味之外將別去貽余一詩曰世路皆泥
滓多君獨守眞衣冠金古氣手眼別時人駿
業他年共雞盟此日猶堪在肺臍不用恨

行塵此君人品卽此詩可想見

夏公行館前古牆上有桃數株每春月桃花盛
開余偶偕同人過此賞而忘倦先賦一律以
待後遊者時辛未之二月也詩曰玄都千樹
謾堪誇何事古牆桃有花結契別開秦世界
窺人疑是宋東家自然丰韻偏宜月故作艷
粧極如霞過客幾番迷望眼尋芳趁伴日將
斜

舊區

卷之二

九

武林洪中丞瞻祖秉尚清凝匠心擬古自蘇屬
國武暨薛內史道衡凡七十二人人代爲操
觚無不各厭其意暢所欲言可謂妙極才人
之致已登作者之壇中丞字詒孫爲余友載
之尊人

無才人不可作詩有才人亦未便能詩無學人
不可作詩有學人亦未便能詩蓋才人不耐
思維多一往奔放難與敲金攪玉饒于學者

又率爲學問所使祇是誇多鬬靡才與法相

駁學與識並優古今獨推濟南耳偶因一友
問詩荅曰詩貴婉摯忌直罵貴蘊藉忌油腔
貴天然忌鬼險貴發乎情聚忌不情效顰唐
絕句中五言如張說蜀道後期曰客心爭日
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司
空曙別盧秦卿曰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
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宋之問白嶺表歸

舊區

卷之二

十

曰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
敢問來人李適之罷相曰避賢初罷相樂聖
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白秋浦
歌曰白髮三千丈綠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
何處得秋霜韋應物秋夜寄丘二十員外曰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
應未眠七言如李白游洞庭湖曰洞庭西望
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

不知何處弔湘君王昌齡從軍行曰秦時明
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
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王維九日憶山東兄弟
曰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
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岑參逢入京
使曰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
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杜甫贈花
卿曰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

舊唐書

卷之二

十一

曲祗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王之渙涼
州詞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戴叔倫
夜經袁江曰半夜回舟入楚鄉月明山水共
蒼蒼孤猿更叫秋風裏不是愁人亦斷腸李
商隱漢宮詞曰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
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崔魯華清宮曰草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

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白居易明如曲曰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異
日贖娥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
時數詩之妙於詩所應有已無不有真令人
短詠躍然長思未罄世有解人尋味而得其
所以佳處風雅之道斯不遠矣

舊唐書

卷之二

十一

雋區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育師撰

玉山董思王求母聞

文雋

長山城南樓洪鐘懸數十年扣之無聲萬層閣
廬陵張文龍爲令訝而嘆之遂設美詠以文
而卜遷之文曰惟神職司宣布功懋晨昏本
自秉氣於西清其可受制於南隍致兩儀不

雋區

卷之三

一

相得而聲氣難求使萬民失所嚮而聲職弗
啓爰茲敗卜期爾餐靈謝彼離異之鄉此性
不滅莫厭庚辛之宅其道彌昌大叩大鳴起
聲聞於天下曰宣曰暢快久鬱之心爲爾
銘功鑒予申祝詠訖還鐘於城西樓臺凡十
十日有小兒相搏戲誤擊鐘后有聲自此大
鳴邑人異之

余友程俊民病久瘡乃爲文述之文成病已

文多不具錄錄其雋者辭曰夫瘡者虐也烈

如暴君酷如猛吏率然遇之莫知其似身搖

搖如懸旌足縮縮如有循齒如石上激眼似

霧中看聲振林阜勝在牀之蟻鬪氣蒸雲夢

思入水而魚游如虺如蛇潛出雞鳴星爛爲

鬼爲蛾燭行白日青天一日二日之間信成

徙木七月八月之內威著銷金瘡汝亦知其

醜與來病君子則汝爲小人選厲聖人則汝

雋區

卷之三

二

爲狂鬼以世所甚尊之士而汝敢侮之以世

所甚不美之名而汝輒居之安在其知也夫

懸關中之蟹汝可疾而驅誦少陵之詩汝可

易而走豈直宛市之羊可賣妖祠之豕可誅

哉吾是悲汝愚而又憐汝怯也汝何不歸深

山大澤長存虛名乃必效鼯鼠之窮何爲瘡

不致對抱頭而竄予自是而蘇霍然病已俊

民卓犖矜名節遇事敢言嘗有督學使者暴

博山無異上人欲往參禮儀從既飭且啓行
矣俊民聞亟馳止之慷慨而陳辭義侃侃督
學爲改容稱謝遂不果往俊民名兆科余之
同邑人居址相接

神雋

嘉靖己巳倭薄台太平城且陷忽關聖帝現身
木末倭驚乃遁今邑人祠祀甚謹縣令亦脩
朔望禮五月十三爲社會魚龍百戲窮極奢

舊邑

卷之三

三

麗計費不下千金其現神之木是南城儒學
樟樹陰蔽數畝

明明宸時舉蜀人爲廬陵令值邑中疫大作明
刻一經條如封條樣上寫玉清文昌大洞仙
經取道士硃印點經字上散病人領去貼門
壁間凡病者卽愈未病者不染有同居三家
左右皆病居中者得經條貼門竟免已而鄉
村中疫凡得經條貼門香供者免不者病卽

間一壁間一門無弗靈驗人咸異之問於明
明曰文昌帝父母皆死於疫及得道乃法治
疫鬼鬼名元伯伏罪曰下方人有罪業上帝
命年王與元伯等奉行請母減我願聽約束
但有經號在門卽不敢入已入卽出然則文
昌經洵當奉持也

郡北鄉有石人廟祀石人王暨劉李二大將軍
王姓胡名昭河南潁川人生漢末累召不屈

舊邑

卷之三

四

尋勝至靈山隱於石人峯下怡神養性竟仙
去鄉人結屋爲祠後屢著靈應封靈助威濟
顯惠正祐王春秋崇祀歷朝勅書者七劉名
太真寧國宣城人唐禮部侍郎知貢舉後謫
信州刺史李名德勝河南宛丘人唐德宗時
以吏部員外郎出守信郡二公生則緩民死
能庇國宋紹興間永豐奸民作耗二公驗胡
王平之當道具奏劉封助靈將軍李封駱順

將軍劉李禦災捍患與受朱勅封同今李獨
獲號與祭者以李曾庇祐於夏貴溪特爲奏
請故也余鄰比三沙奉劉大將軍爲香火者
亦既有年辛未聿新廟宇大彰靈應壬申秋
董明府致祭俎豆肇興維神有靈勅祀正有
待耳

閩縣林某者曾爲掾吏平生正直忽一日自沐
浴令家人設案桌正衣冠端坐其上如官長

舊區

卷之三

五

命從人狀大聲云我當于某日時赴任其家
惟問之荅曰不日爲龍嶺王當別去至期果
無疾而逝其家隨往彼處訪之見居民于此
時正迎新塑神像入廟面貌宛然其父舉筭
祝曰神果是林某當連與聖筭百不然即非
連擲之果得聖筭一百絕無相聞嗣後每歲
其家必新筭以換之

西湖初建逆祠時好事者以叩關帝連擲三筭

皆立起未幾魏詠祠毀赫赫英靈千古如在
閩中一太學嘗貸錢於金陵遣僕往索道遇一

無賴子自稱同鄉傾蓋歡甚詢知其以索貸
往也計其歸程復于來路偵之僕索得百餘
金歸至丹陽無賴子佯爲偶遇狀喜曰與若
洵有天緣因一路同行綢繆陪昔僕每私視
囊篋如故而阿堵物暗換矣比隔三日近家
辭曰若先往我尚有事羈此僕至家啓視篋

舊區

卷之三

六

銅鐵無辭對主奔忙往覓無賴子竟不可蹤
乃徬徨赴水死僕親屬往收屍者晚宿在廟
神號陳侯公甚靈應所親禱曰即賊至請
得認識惟祈陰譴耳雞鳴一人過廟前神夢
中見曰起起賊在矣遂驚寤向前叱賸換金
事賊惶恐失色縛送官一訊吐實

兆舊

上龍飛元年戊辰元日立春是日翔鳥麗空天

無纖翳有道萬年此其豫兆友人涂伯昌楊
思本咸爲七言詩紀盛

庚午七月初六夜見一小星急行直入月宮時
月且弦星入良久乃出自東而西去月二尺
許竟不動移識者以爲太陰能容小星此內
宮樛木之應

宗室登賢書自天啓辛酉始江右則瑞昌王孫
統帥首應其盛飾至崇禎戊辰得雋南宮考

舊區

卷之三

七

中翰林庶吉士先是周相國延儒嘗夢閱登
科錄見飾名在會元上私擬謂必殿元也及
題名在三甲以爲夢當不驗未幾館選飾名
列第二十其二十一名曹勲則會元也始訝
夢之奇驗如此

夏孝廉可雷蜀人少時夢田中出黃金是年饑
于庠謂前夢既驗後以歲薦授廣文年方六
旬上而攻苦愈不休癸卯遂舉于鄉其房師

乃田生金也憶其見時田公甫生耳

吳方伯兆元未過時貧無立錫有女巫者預卜
吉而事頗驗鄉人延問公偶從旁過巫指曰
此大貴人也衆以公方落窠咸曰其妄未幾
壬子果以儒士登鄉書明春家人延巫決中
否巫許以必捷比報至而公名漏焉其家詰
巫不驗巫曰名已登春榜而錄本偶遺捷音
當尋到耳越三日報者果來云向全錄被拆

舊區

卷之三

八

損偶脫公名故遲至今

李太史明唐會試時過臨川某孝廉飲出麻姑
酒有瓶泥堅不可脫李取席間筋棚之泥嚼
筋不得下拔之不出李取石剖去泥見泥口
有五色芝香馥殊常乃私取藏袖中既以供
養是科遂捷南宮

林中翰銘凡其兄銘盤先領乙卯鄉薦第四甲
子春中翰讀書瑞龍土人累死祀福德王神

特往禱之夜夢曰兄弟後先相濟美是科亦以第四人得雋明年成進士

吉安一士人曾姓者入京至南陽聞一村中有仙姑言人禍福奇中往謁之其主人戒勿高聲引至一布幃邊令少坐隨問所求少頃幃中有聲曾以功名叩之曰汝功名尚遲須兩人相遇至山西而止曾不解後壬午壬辰得中官至山西潞安太守始悟兩人之識

舊區

卷之三

九

程六息家池塘忽一夕池水變作赤色踰年舉南宮爲本房第一程名九萬郡之永豐人

玄儒

康道童年十三歲爲廬陵承居觀道徒供薪水爨役師每出留康爲門者一狂人輒來索酒

康於甕頭竊以應如是屢至屢飲師一日視酒酌皆之康竟不言後狂人至曰汝爲酒事

被劓于康但笑時老道置新木壁六扇在前

殿狂醉令康研墨繞一池卽潑墨灑壁亂點

淋漓康泣恐師歸咎死狂乃與康昇六壁於

觀前池中曰汝但力濯如故也語畢不見康

力洗遂有字畫草書成一詩師歸駭之其詩

曰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新涼

暫與秋空約雲在清霄鶴未來後狂者至以

一傘與康化成鶴挾之昇仙去近鄰有彭叅

軍以仙筆奇異移去欲置廳事命匠量度周

舊區

卷之三

一

至迫入壁壁長數寸不合則又再命更置高

下廣長如壁第以柱稜嵌入及入又復長數

寸至偏詩字不成文遂以壁仍歸寺此宣德

年事惜觀以風雨傾圯仙蹟莫存先輩但能

稱述或云殿遭火六壁飛去

廬陵城東回仙觀先年有道人過能吹二簫一

口別出頂上

萬曆己丑歲里人徐渾熙以暴疾死冠去一日

復甦語家人曰適遊冥司見冥王陞殿坐有一黃冠見冥王出位恭揖且云汝羽士夏一達耶聞汝在陽世每爲人修醮必齋戒致虔凡寫文書尤極敬慎無一字錯落此等功行非小今餐汝在永豐霞坊劉姓爲男金火之令當登賢書官知縣言訖令起從旁熟視之乃谷神觀夏道士也我隨前去見王令冥官翻簿云陽祿未終當還生已卽趨出至門外

舊臣

卷之三

二

遇所親董老官入我在門外欲窺之爲鬼卒所呵不覺驚醒舉家聞言咸詫異之是日其人卽能起隨使人訪夏董二家俱無恙至旬日夏忽遽疾而死月終董亦死夏死之日霞坊劉家果舉一子後功名之數俱符徐當日所談一達嘗得異授書能爲人治邪每地方有病時疫者延之禳解立愈忽一日有人以肩輿至謂是某貴人家迎之作福且云家近

道院諸所應用法具一一可借道遠不必携夏信其言與偕往惟挾一令牌隨身携至一所見朱戶綠甍棟宇敞麗升其堂一達官廷坐有頃令人攜一箱至夏視之皆已平日文疏達官遂作色云吾每降災此方汝輒爲解除何不憚煩若此耶吾今與汝鬪法有神通儘用來夏以令牌畫地作太極圖身坐其內畫符空中召將不至夏計無所出乃嚙指出

舊臣

卷之三

二

血書符以令牌擊地須臾官將至舉鞭擲屋間一聲响震屋宇達官俱不見惟牙身坐茅茨中踰躍歸家病至屢日旣愈取所藏異授書焚之終身不敢爲人治邪

邑水南楊上舍方開春宴客有一道人踰門求見與以錢米俱不受聞人問所須曰特爲爾家玉來渠不久當有厄俾知善惡耳楊延入共飲問其從來曰山之東間脩鐫何處曰勞

山因戒楊不得莫夜涉水恐逢冤對必無解
理楊自是不敢遠出至也後偶因事往鄉
夜歸無舟可渡與人涉淺水以過忽黑氣衝
身歸而背痛甚遂發疽越數日而斃

八都徐用魁有一婢頗饒姿容忽爲鬼所憑徃
狂披髮往來屋上如飛見人則以瓦石亂擲
徐家不得已赴告龍虎山張真人真人書一
符令其持歸齋戒設醮將符緊覆新甕上隨

舊區

卷之三

十三

埋屋後隙地過三年開看常有驗其家如其
言獲符時忽聞甕口作羶氣至三年辟視之
雖狐毛滿甕而已

傳區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武林洪吉臣載之聞

法偽

贛州田村契真寺相傳有十八儒生敗僧出來
寺寓宿次早不知所往但案上有手寫經十
八部墨色烏金光紙潤厚非近時物寺僧異
而藏之後寺火經不復存正德間有官舫夜

高區

卷之四

一

泊潞潭潭火光微乃令漁師下採於巨鐘下
得磚十八口視之金也詰旦再視則經也微
有火痕了無水暈贛人共言此必契真寺飛
來物詢寺僧云聞先代經燬于火乃殿左大
鐘未有溶化之跡是經與鐘並飛出火宅中
也後宸濠聞此令人迎經入宮設供每夜火
燄燭天恐宮焚仍送歸寺今寶藏之閣中鄉
人禮拜病患早滂每叩輒應歲十月望日開

愿獻齋供者不下千人經固珍藏止是日一

閣上書佛名經共佛號三萬有奇多非諸經

所載名號詳朱鬱儀虔州志靈經記中

達觀大師名真可吳江人性忠孝每入佛殿見

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偶讀

長沙志見忠臣李貴以城垂陷不欲死于賊

授部將一劒今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

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視弟子有傍

傳區

卷之四

二

侍者不哭自若師呵曰當推墮女於崖下居

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喜甚誤先舉一食

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責三十

棒輕則陪之知事驚不知爲誰頃師授杖自

伏地于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衆生

無始習氣如油入麪半不可破荷折情不痛

未易調伏也師秉金剛心始自出家卽脇不

至席四十餘年

佛慧大師殊宏仁和人初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結茅以居值亢旱村民乞師禱雨師笑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衆堅請師不得已出乃擊水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及衆異之因相與肩材水荷鋤鑿發其地得硯磯曰此雲棲寺故物也師福吾村吾願鼎新之以永吾福不日成蘭若自此師名遠播海內衲子歸心遂爲大叢林

舊區

卷之四

三

淨妙禪師名廣濟南城人初剃髮時居西方菴後遊匡山東石澗有虎咆哮而前師跌坐自若虎因馴伏其旁居人異之多飯依焉師避喧囂伐木開徑進十五里許拔茅結菴三年後李方伯長庚來訪爲捐俸重建梵宇基得碑始知爲淨妙古刹落成師偈曰爲守山門不去越數年師忽念西方梵刹子去是日山鐘自鳴前所刻

數崩猶總終不舍師去之次日虎長嘯數聲而死踰月師至西方菴未幾坐化弟子送遺骸返匡山掘地安殮見其下隱隱若砌成狀復于師平時跌坐處得一石以作蓋不差遺字云淨妙禪師墓

閻歸化一齋上人住持三陽菴初結茅時有兩巨蛇盤繞山門外上人曰若果爲護法來須昂首便去二蛇遂昂其首俄而不見明晨有

舊區

卷之四

四

兩少年來請剃髮爲弟子上人辭曰吾初來此結菴因緣未廣慮日食不自給那得更爲若兩口作計耶二人曰第容我輩同住自有善緣師不必過慮也上人乃聽其落髮自後果梵宇興隆齋供不缺上人將歸寂衆請問色身所以安置上人曰但一憑我我寂後暨置龕中期年後聞看如改常界之一炬若真異處當永作香火于茲耳踰年啓龕視之容

色如生遂以金裝飾之至今真身供養中
楚有照空上人實心修行堅持猊跡金剛咒三
年日夜行住不輟戊午吉水大旱邑令令法
士禱雨不應上人設壇趺坐約次日大雨雨
至官民大悅謝以金不受卽辭行曰我入吉
安尚有事會古城極旱禱彌月不雨上人至
取一簍箕覆地以砾塗一圜於南墨塗一圜
於北趺坐其上前以二桶貯水手挾一瓷碗
口喃喃持咒良久覆碗水桶底坐烈日中取
綿絮密覆頂足閉目靜坐時巫師三人建壇
祈雨喚上人曰有雨是我法力若乃攘功乎
上人徐曰若致雨約以何日至曰明日當雨
上人曰我雨以後日爲約雨下極大極久且
極緩無雷電烈風威人我佛慈悲力也衆皆
笑次日雲雷大作巫號召聲震雨竟不至迨
又次日天陰霾果風雷不作至午盛雨微初

卷之四

五

五

更二更乃止上人是夜仍趺坐不食凡三日
早起立念咒向北禮拜取桶中水一碗飲去
林部尊謂以金布悉不受長揖而行或叩其
禱雨法應答曰猊跡金剛神通廣大若持誦
此經何止禱雨靈應耶
金臺法師名大掄揚化佛日老宿多下之慕焉
湖來叅盡遺知見先是養大師夢日輪印山
謂當有傳法人至已而掄公來一見識其非
凡提諸無義語勘之于剝落之下重加剝落
水輕印可掄公行止臥起不離猛叅遊武夷
歸幾不知所謂九曲驚湖師久不過虎溪于
其歸親送之玉山夜話間忽針鋒芥合頓爲
灑然驚湖喜曰吾道東矣遂舉雲棲授戒時
所傳衣付之偈曰日出扶桑仍復東大千沙
界一輪紅雲棲頂至今歸遊百步穿楊不放
空

舊區

卷之四

六

達觀佛慧兩禪師掄銘俱出慈公手筆

廬山慧燈上人一漢王峯苦修密證人無知

者先是此間一望峭壁人踪不到上人特悅

其幽靜一裏穢爲糧緣藤以下中有大樹穹

窿如屋蓋上人資之庇風雨日坐臥其間饑

則取糠啖之至餒甚不欲復出山忽南康城

中某居士夢一金甲神曰漢王峯有高賢以

精行得餒君寧不爲作計耶居士隨使人齋

舊序

卷之四

二

齋糧躬往跡之至則亦攀藤下煮稀粥以進

上人得不餒居士請爲結菴上人固辭自是

稍有叅禪人往來徒衆日集道始通焉上人

于宗教兼詣而目不一涉文字終身食粗糲

不設卑鋪自入峯三十餘載終不一出至庚

午始歸寂云

萬曆戊申間浙西一僧行脚四方每經聚落城

邑寺院過二時粥飯未食時將飯食少許投

入竹筒次食餘者晝夜不譏卑鋪或處門外

山林樹下隨處自在口誦密經將竹筒飯食

施禮虛空河沙品類如此圓行終身不改一

日至溫郡名藍夜宿門外以便施食知事僧

不知其故疑有異心特拒之因拂袖而去是

夜山犬亂吠衆僧謂是鬼魅咸驚起出視若

聞有人聲云吾非鬼也特爲尋本師來耳衆

問本師爲誰荅云知事僧所逐者卽我等師

舊序

卷之四

八

幸卽尋來滿我意願次日著人遍覓遇之郭

外衆請還止寺中其夜山犬不鳴衆僧拜迎

至方丈永爲住持至今叢林大盛

雲棲世壽八十一鷲湖亦世壽八十一雲棲天

竺朴實簡淡無緣飾鷲湖亦惟教實行雲棲

以平等大悲攝化一時鷲湖亦謙和接物道

尊而光常以學地自居

觀丞上人名大尚貴溪人秉性謙和宗乘戒度

一成熟常有乘拂頌云樹豈倩風搖餘葉
水非代月映澄清緣生若也知無性剎剎塵
塵總妙明偈呈特爲養大師所稱許命居首
座大開法乘著有金剛正旨爲湖新集續五
家宗派等書戊辰七月望後身畧達和書偈
別衆曰三十餘年湖上懶師及友相獎于今
撒手便行性月中天浩蕩因舉手謝衆者三
兀然坐化停龕一七面不改生又有落空上

李氏

卷之四

元

人名成導臨寂亦趺坐作一偈徐擲筆微笑
而逝

大藏上人字無異初謁驚湖養大師時不欲稱
弟子一日師與閒步山門時春花爛熳上人
指向師曰和尚試看千紅萬綠此虛空世界
都收在我出家人身上師隨舉拳擲去曰打
破這箇虛空世界看汝身更著何處上人不
覺下拜已而立爲首座凡三年始分燈傳白

萬曆間贛州城中居民有念佛會一道者馳課
畢獨自歸家時更深人寂矣忽遙見燈燭晃
耀擁一達官來騎從甚盛道者謂是撫院夜
出避之人家大門首猶默持楞嚴密咒前導
者行過數步忽自退轉更從他路以去道者
不解所以意殊訝之未幾城中疫大作惟道
者所止人家以往得安全無恙始悟前夜所
遙見達官蓋行疫使者而已所持楞嚴咒功

舊區

卷之四

十一

固不小也

雅州接西域彼中僧偶有以朝名山來者身上
生肉蓮花

語雋

台州興善禪堂有裴樂粘壁書云天地生我幻
中幻塵世相逢誰是誰父母未生誰是我一
息不來我是誰語甚有悟字亦通勁
世人漫結交遂不聞聲氣之合與不合輒自命

相知試釋相知之義談何容易番僧利瑪竇以友爲第二我此深于相知之解者也泰和曾文學大奇曰今人直是單知那得相知懷玉詹山人冕曰人卽密處不必定相知如夫婦朝夕同臥起亦只是不得相離之人未便稱相知知言哉余謂夫婦相知更難于朋友古來夫婦稱知己者其梁鴻孟光與五柳先生之躬戴于前妻負于後庶幾聞聞大快

青區

卷之四

二

事乎

邑龍潭五桂山下於辛未冬忽露出一石似碑啓視上鐫儀制合三字下有四行云少避長賤避貴去避來輕避重書法似歐陽率更此山路如一線下卽龍潭深處相傳夏相國夫人曾捐千金修此路此碑想是爾時所設

墨曰玄隱丈人硯曰石平仲水注曰壺公鎮紙曰不動尊者護書曰督郵使畫曰面壁大士

燈曰普明道人念珠曰百八僧榻曰臥雲居士幅巾曰方上人酒曰中山隱者茶具曰烟

火神仙

識傳

蕪溪徐給諫貞明知人而好士過南州聞劉幼安曰寧名造訪之是日揭曉劉正落魄家居接徐刺謂是誤投不出見徐再四敦請始出接談移日歡若平生幼安不勝知己之感戊

青區

卷之四

二

子劉舉鄉薦第五明年己丑舉南宮第三給諫卒幼安流涕嗚咽後其子之洪以納粟謁選劉爲移書當事遂起選得兗州別駕人咸謂給諫知人云噫以先達而造寒士虛不多得已況正在落第初失意之日哉給諫熱腸法眼可謂兼之

萬曆壬子魏憲剽說於學闕中所首錄士中式者凡五十三人是和蜀榜得人亦最盛

韓求仲少時以文謁馮開之太史馮擊節稱嘆
曰子文一往有元氣自是萬人敵時坐客滿
堂顧而曰十餘年後當思吾言韓果以庚戌
舉南宮第一

雋區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同安盧若騰怒生閱

評雋

鄭宗伯嘗稱與余自下交如見舞師子開喉見

底湯司成目爲骨力男子

文太史節槩山立不妄許可嘗向余稱楊維斗

大自樹品南國之光

雋區

卷之五

一

汪無際目朱幼晉無論鱗甲不生卽皮膚亦一

切鏹去

韓歸安太史目余著述曰鳳鳴文面麟步騷壇

余愧未足承然語特雋妙有通世說直是太

史碑金

果品當以栗爲第一胡桃次之荸薺又次之藟

品以冬筍爲第一時次之藕又次之

傳奇當以張伯起爲第一若紅拂竊符灌園祝

髮四本巧妙悉敵彼以唐人之才韻譜元人

之艷聲質有其文宕而能法真可謂字編珠

幾響振林木高則誠關漢卿二家不能不拜

下風次則推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當與

琵琶西廂記分路揚鑣若湯若士之耶鄴夢

屑緯真之曇花別是傳奇一天地然識者有

患其才多之議品在第一流將盡之間乎裴

淑英記彤管流聲足風閩德而詞調亦澤于

雋區

卷之五

二

雅彩毫紫敘南柯三傳俱出屠湯手筆而往

往以罕聞爲長徒令人驚彫績之滿眼耳虎

符記亦屬張伯起作而風致視四本大相懸

絕要自是詞曲第二流之佳者幽閨爲元人

曲濫而絕真他如明珠題紅紅梅葛衣玉環

玉玦繡襦投筆四節點綴俱不入俗玉簪幾

于淫矣而措詞亦有可觀合紗記關目絕好

不獨以後出相遺此外雖新聲如林吾無暇

梁及矣

閨傳

今人欲借先達爲修名地投刺輒稱弟子退而往往如同儕稱謂甚有名其師者此大無禮余最重師生誼而不欲徇人以師憶壬子秋應試豫章偶湯儀部義仍來遊余友費文孫以弟子姓謁送有南屏四千刻執湯闕之喜甚隨出已小傳四冊令文孫分惠余暨汪恭

有記

卷之五

三

仲董求毋且令渠爲道幕用意是年弋陽友人李章尹調鼎首雋義經出臨川葉明府門下士章尹往臨川謝師因謁儀部儀部復詢及余意甚倦切章尹初未與余相識也因儀部言入郡卽造訪并致儀部倦倦意余乃賦二律書扇頭并附八行于臨川詩有容汝寰中堪辟易有人世外結同心之句此狂奴故態不名弟子可知儀部遂荅書獎借特甚書

曰春風時來忽得龍如扇頭贈詩寰中辟易未足仰承世外有同心差爲厚幸耳卽當袖

采懷香所至夸出座客雲中沛艾猶惜此賸黃也南屏大作時照几閣間清言真如蘭屑冰霽承教宜附以傳直去章門懸容寄以復并和章爲笑也顏謝同游衰年所托萬惟自珍顏謝才名並擅爲忘年之交儀部用此相期許其非師弟明甚今玉茗堂尺牘于文孫

有記

卷之五

四

不名弟子而于余稱門人此後來記室之誤且書非全幅恐失儀部當年愛士婆心故漫志一段相與始末於此

余每作詩卽韻之極熟者亦必改過始用戊辰初夏余客豫章城久王孫季友招飲時石城熊休甫吉州趙千里及孝穆夢得敬叔安仁諸王孫咸集待月桐軒下分韻賦詩余得冬字爰賦一律曰炎色方乘令客衣未換冬一

時糾快友四座洽談鋒輪墨從吾好疎狂任
俗攻月來如勸飲不覺酒行重詩山泉咸稱
快熊休甫謂攻字是一東韻不應用余曰三
冬亦有此字熊執以爲君定落韻余笑曰我
不落韻君韻本當落耳已而王孫出已韻本
攻之果兩韻皆有攻字余因與論次凡一字
載兩韻者不獨攻字爲然如黃鸝鸝字四支
八齊皆有鸝字十二侵十三覃皆有天涯涯
有區 卷之五 五

字四支九佳六麻皆有蹇字十三阮十六銑
皆有思字吹字禁字任字論字信字過字驕
字題字看字俱作平去二音讀遠字選字上
字處字采字俱作上去二音讀告字弔字莫
字射字俱作去入二音讀稽字恭字般字重
字予字長字俱作平上二音讀如此等類固
不可枚舉也

魯論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唐棣逸篇評語

此詩見刪良以是故

讀書須攷字攷字然後識字如視聽之聽俗誤
听听聽本兩字何得通用子虛賦亡是公听
然而笑元陰氏韻府乃誤爲聽然而笑此誤
後人不小他如豐豐溥溥壺壺之類照畫有
辨豈容日用而不知余於此等字雖一屬草
一隨筆亦不敢苟從俗也

蔡中郎侍母病三年母卒廬墓動止以禮有免

有區

卷之五

六

馴擾其室傍木生連理邕之篤孝若此而珉
琶記誣以親死不奔喪近日俗梨園更演出
張廣才打三不孝等態節上生枝訛以傳訛
孝子抱冤千載抑至于此然高則誠猶曰爲
規正朋友托名中郎耳至連理記直誣邕勸
卓登九五卓死伏屍痛哭益爲無稽之甚按
邕在桓靈朝數上書言事卒以直言受禍後
黃卓擅竊聞邕名高辟之不就卓大怒曰我

力能族人又切勅州郡舉邕諸府邕不得已往甚見敬重三日間周歷三臺拜左中郎將卓賓客部曲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干邕邕諫止之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知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然邕終以卓不可與處謂從弟谷曰

舊唐書

卷之五

一

董公性剛而遂非必不免吾欲遁跡何如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允勃然叱之卽收付廷尉治罪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邕遂死獄中允亦尋悔無及邕之出處大節若此果甘心附逆者耶聞高氏琵琶記初成目邕以不忠不孝後見夢始易爲全忠全孝連環記出何人手

而邕甘受其毒誣不以夢告俾一改正豈謂其俗筆俗調非高氏之比任浮雲點綴固不能滓穢太清耶余懼世俗不察多徇耳疑目特節錄當年實蹟以爲邕一表暴焉

呂洞賓遇雲房先生求度世術雲房十試之皆無所動此洞賓之所以爲絕陽真仙也今俗說流傳其戲白牡丹黃龍禪師識破其術洞賓怒遂飛劍斬黃龍爲黃龍所制爲此語者

舊唐書

卷之五

八

蓋好色之徒謗神仙以分穢又僧家欣張大已教明佛法高出于仙耳使洞賓誠有戲白牡丹事是慾火未全除何以稱純陽若云特以採戰是損人利己豈仁人之用心乎聞洞賓山居讀書有一女子來容華絕世自言歸家迷路日莫足弱借少憩旣而調弄百端洞賓竟不爲動如是三日始去又雲房欲授洞賓黃白之術使濟世利物可便得度洞賓曰

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
洞賓愀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爲也雲房
喜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悉
傳以上真秘訣繇是言之戲白牡丹之說誣
罔無疑既無戲白牡丹之事又安得飛劍斬
黃龍爲黃龍所制乎

猶有大惡者六人多不察凡人家有重病者必
有貓日夕向其舍悲號至病人將革往往稱

有區

卷之五

元

見猶入室其惡一善搏雞與捕雀鷓惡二翻
入屋瓦致漏惡三竊食恬不畏惡四聞羶腥
必趨逐長叫惡五寒夜輒入人臥被惡六至
若鼠雖無良然亦有可取者一凡一方將有
火災必於一月半月之前絕無鼠跡蓋鼠能
先知是亦有足取也

有人淘井得一玉印章潤厚皆三指作蝌蚪篆
文不可認會意似是公謹二字劉文學適見

以八十文售之世咸傳是周瑜遺印余謂定
是夏公謹非周公瑾也他日見劉細問果云
得之夏公厥井中其爲夏相國之印無疑

聞雋

莆田鄭氏女少許配吳氏子吳父有盜行鄭惡
之與離婚別議時女幼未之知也後吳生弱
冠補弟子員郡縣導入洋鄭女偕諸女伴偶
窺衆私相謂吳生係女元議女始覺是日慙

有區

卷之五

闕自經諸文學感其激烈叢門以弔直指聶

公親詣奠旌曰貞烈

吉安馬郡丞千里雲南人來任時舟行九江病
甚將不起時二妾相隨一沐氏一侯氏目侍
湯藥無效沐乃謀所以療夫私計惟割股一
事引刀置左股數次不能入侯窺見亦欲自
割弗得於是兩人共商令一人牽肉一手引
刀遂各伸左手股互挾其肉烹湯以進馬立

回生

江西省城永和門三字是婁妃所書書法遒勁可觀妃爲余邑人以賢淑聞當寧藩逆謀時嬖爲泣陳

吳孺人爲林郡丞峻章淑配相法多奇驗郡丞初第時報未至孺人預決之比長公堯俞捷時亦然諸孫在孩抱者孺人指曰某當大貴某小貴後果簪綬蟬聯悉如其語

舊區

卷之五

地雋

安遠縣去城十里曰上濂多湯姓其俗淳朴以禮讓相先不知有侵凌詐競經歲不入城市乃至有白首不識官長面者亦一方之無懷葛天民也余恨不生其族邑徙勸仁里之思耳

蜀嘉定州井通溪其地產鹽須抽至數十丈乃見水汲水起奠卽成白鹽或有穿得油井者

其水黑色有氣若臭用以照燈光亮無比凡油畏風雨惟此油當風雨更明又有火井其土四時焦熱取木葉少許投之置釜其上可以烹飪亦有就此井煮鹽者

豫章新城門一名德勝門大將趙德勝征僞漢戰沒于此故名

滿園出赤銅其價比金增倍銅之寶色與日光爭燦

舊區

卷之五

一

雲南用貝代錢每四箇名曰一手四十箇名曰一莊四百箇名曰一待過多則用斗斛以量貝或破損俱可用但嫌火燬人家用石磚作庫以貯藏之

弋陽城中有高井其井欄是鐵所鑄濶數圍居民取汲甚衆經旱不涸

舊區卷之五

雋區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吉州張文範雲從閣

事雋

張切于務誕每冠紅紗巾歌姬環侍文文起少時往謁之張遽易葛巾屏侍妓而後與接談張千總之先祖某素英果剛決以義勇爲伐鼓軍我師與敵戰敗北張時已無首矣而志存

雋區

卷之六

殲敵兩手猶伐鼓不休敗軍閉鼓聲轉厲賈壯有加因轉敗爲功遂大勝後以功錄其子世襲廣信所千戶

鄒洗馬德溥疾篤時其幼孫方七八歲與二三女童開戲廳前忽見天門開空中有大白鶴鶴背一緋衣朝冠秉笏者跨之兩翼有金甲神挾弓刀相侍鶴飛欲下又旋轉再四須臾鶴與神入空不見見一道白氣從天井左角

自地而上直冲簷端以去未旬日鄉遊

同里彭國賓瑋與鉛山周刺史尚禮相友善周亡彭百里赴弔夜宿舟中夢刺史衣大紅冠幅巾加烏紗其上笑而迎曰吾久遲君于此敬用相迂次日詣靈座泣拜幾不能起既成禮訊刺史所以殞一一夢中景也歸客邸不勝悲悼低徊日影下悽然無語是夜尋卒若國賓之與刺史白首同所歸可謂死交國賓

雋區

卷之六

字子佩精印篆爲人直摯高雅饒俠氣余友雲徵其子也

庚午江西一孝廉自言初塲題出每構思腹即作痛乃漫成七作臨謄欲稍加刪潤即腹痛如故遂免強寫完以出意殊不自愜試事始竣即束裝歸家已而得雋語曰憲下休言命塲中莫論文良然

苗出入擄掠禦則必報仇哨兵相戒無敢撓者

苗至則潛匿他處聽其歸劫俟苗歸所欲歸

則潛尾而拾其棄或明與爲嫌令苗留牛畜
數頭或因掠野放之畜以報功甚有僞爲苗
以劫商旅者然則追苗之兵居然又一苗也
劉廿四素饒膽氣聞人言白鶴樓傍有虎出時
方炊遂不及飯携弓箭橫臂渡河跡之見虎
臥茅塲下放藥箭射去中之虎微動低聲三
叫以口埋沙中尋斃

舊臣

卷之六

三

沙溪有人齊僧春米數十石是夜確聞失火茅

宇畧無遺而米俱得不燬

雅州城南弘化寺是勅建以待番僧入貢者來
時有諸品佛經列殿左右其經作番字不可
識讀形聞如鏡高六寸用綾緞裹護中有木
軸能作車輪轉居人朝禮者從左至右推之
卽名論經然須週而後始不然則爲誦經徒
半不能獲福

叢雋

李杜齊名有五漢李固杜喬李膺杜密唐李嶠
杜審言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少陵詩李杜
齊名真忝竊用范滂毋汝今得與李杜齊名
吾復何恨語范母特指李膺杜密少陵則借
以自寓已與太白也

齊梁間有任昉漢時先有任昉東漢有李膺南
北朝亦有李膺晉有張載宋亦有張載

舊臣

卷之六

四

天下郡縣名同者甚多彙識于此以便好事者
之博稽新城縣四屬建昌府濟南府保定府
杭州府華亭縣二屬松江府平涼府海豐縣
二屬濟南府惠州府太和縣二屬鳳陽府大
理府又吉安府泰和縣通州二屬順天府楊
州府樂平縣二屬太原府饒州府廣昌縣二
屬建昌府大同府咸寧縣二屬武昌府西安
府寧州三屬南昌府慶陽府臨安府山陰縣

二屬紹興府大同府永安縣二屬延平府惠
州府又平樂府永安州長寧縣三屬贛州府
惠州府敘州府永寧縣三屬吉安府河南府
延慶府永寧州三屬汾州府桂林府貴州又
雲南永寧府長樂縣二屬福州府惠州府新
興州二屬徽州府肇慶府歸化縣二屬汀州
府雲南府新安縣三屬保定府廣州府河南
府石城縣二屬贛州府高州府建德縣二屬

鳳陽府柳州府桃源縣二屬淮安府常德府
寧鄉縣二屬長沙府汾州府三水縣二屬西
安府廣州府昌化縣二屬杭州府瓊州府新
寧縣三屬廣州府寶慶府夔州府又南寧府
九定遠縣二屬楚雄府重慶府山陽縣
二屬淮安府西安府永康縣二屬金華府廣
西太平府安化縣二屬長沙府慶陽府清河
縣二屬廣平府淮安府大寧縣二屬夔州府
平陽府興安縣二屬廣信府桂林府又漢中
府興安州寧遠縣二屬華昌府永州府興寧
縣二屬惠州府郴州南安三泉州府南安縣
楚雄府南安州江西南安府臨安二杭州府
臨安縣雲南臨安府保定二北直隸保定府
順天府保定縣西安二衢州府西安縣陝西
西安府徽州二南直隸徽州府華昌府徽州
建寧二福建建寧府邵武府建寧縣建昌二

江西建昌府南康府建昌縣嘉定二蘇州府
嘉定縣四川嘉定州興國二贛州府興國縣
武昌府興國州南康二江西南康府南安府
南康縣雲南二雲南雲南府大理府雲南縣
威遠二嘉定州威遠縣雲南威遠州平陽二
山西平陽府溫州府平陽縣南寧二廣西南
寧府曲靖軍民府南寧縣興化二楊州府興
化縣福建興化府

青區

卷之六

二

郡丞豐先達數十年內令福建連城者三然皆
不吉初庚戌俞進士廷華選連城令未之任
卒又王貢士兆熊授連城蒞任兩廂而卒又
乙丑徐進士際旦初令錢塘後改調連城在
任及暮忽夢王大尹來謁且爲之視脉未幾
疾作遂不起徐君令兩邑而皆有清譽云
興安貢士毛鳳儀與樂平劉光社八字相同無
差俱生三子其入泮與食既之時一一符合

又以辛未同出貢

勸雋

見王季和瞿元初費文孫邵茂齊之不辭令讀
書者短氣見張憲卿祝文柔之老而成名令
攻苦之士鼓壯有加王名宇春瞿名純仁邵
名濂俱常熟人費名雲仍鈴山人張名斌祝
名徽俱臨川人張以萬曆戊午舉江西鄉試
第一至天啓乙丑成進士祝以天啓辛酉中

青區

卷之六

八

鄉試明年舉南宮第三張祝得雋時俱年近

六旬

譚友夏元春其尊人嘗客襄陽舟旦餐忽聞岸
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知爲里役移失多金
懼無以償官欲赴水死譚心爲惻甚特慰之
曰始無恙若金故不失隨開篋中取一大函
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何得妄取譚曰第將
去少解燃眉之急何不可其人再三拜謝而

去時友夏尚幼初不知此事也至天啓辛酉
友夏落第方鬱悵夢人謂曰譚生宜自鼓壯
無嫌厥志爾父襄陽事發矣友夏驚而寤不
解所以歸家以夢告母且請曰大人得無有
不善事于襄陽乎曷以有此夢母乃爲具述
前事友夏喜愈攻苦不休至丁卯秋果登薦
書第一

新城楊太學思庠富而好義每歲積穀不糶至

舊序

卷之六

乙

米價騰湧時始平價以鬻貧民多德之爲子
延師尤極致隆余友楊因之思本其家昆季
也人師經師特重當時然太學自其名未噪
時延爲西席迨今十有餘年隆禮不衰有如
一日因之每省試行李居停之費俱取資焉
太學詣子若居理居台居吉暨長孫日升遂
爲新城後來之雋居理庚午以年少登賢書
蓋今從之報方輿未艾云

城未有鍾靈橋時設浮橋以渡隆慶年間有
人于橋上拾遺錢百餘因延佇待之忽一人
彷徨至哭云吾今日鬻炭得此一家待以舉
火者尋不見將俱餓其人卽舉還之次年浮
橋接板處以爭先踏沉墮水者甚衆其人亦
在其中偶前鬻炭人經過認之力爲拯出其
餘多溺死者報施之奇奏如此

閩上杭溫氏婦賣花營生人稱爲溫海棠好善

舊序

卷之六

十

持素年至五十餘頗積家貲百金遂傾囊造
觀音堂延僧供養是年忽遭疾將危囑其子
曰汝毋一生修善敬佛人多笑之吾卽世後
可于我背上書其姓名倘有後驗俾世人信
因果匪謬耳其子如言溫亡近月餘果托生
泉州某侍郎家爲男背有墨字卽溫婦姓名
也其子聞而往視之熟睨半晌字踪隨滅
南州王廷臣世居萬壽宮傍居家頗饒裕好善

樂施遇歲饑日煮粥以施歲疫則施棺人有
所貸或貧不能償卽焚其券萬壽宮爐重捐
金新之人目爲王善人鄰市常貸其母錢以
肆無不獲利王年至七十餘而卒卒後居肆
者家戶刻其像祀之奉爲錢神肆中稍不如
意輒焚香祝之卽貿易勝常

誠雋

錢

金壇子中丞相倂得無錫華生告其女曰吾三

舊臣

卷之六

七

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輕寬人大辟華生
不患不富貴惠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爲江
右司李執法凜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
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是吾依律
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已私非所以明職守
也後屢入人罪其妻屢勸輒以依律斷荅之
華後無子婢生二子皆不肯語其妻曰我生
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

依律斷也今于子孫貴顯屢世而華竟絕嗣
已已歲余邑徐貢士子以應試求籤不吝怒撻
土神越數日忽發狂疾而死撻時有一小僧
與同事亦相繼死又庚午秋有徐比部侄在
報恩寺求答戲以答擲伽藍歸而疾作其家
延巫虔禱巫稱渠觸一神當不放未幾死二
事皆鑿鑿在人耳目誰云神道遠也

弋陽圭峯寺一僧名頓空病且篤囑監寺僧曰

舊臣

卷之六

十二

某色身將變壞囊鉢空虛僅一衲可值數百
文聊佐大衆一齋之供煩卽爲措置頓空亡
監寺私衲不爲設供七七內山犬夜吠不止
時一僧侍頓空病者知其事聞犬吠再三勸
慰旬夜吠稍息徐以規監寺畧不爲意次年
監寺僧早餐罷開步山門望前山水田中央
忽見頓空披衲端坐尖石上不覺大駭未旬
月病亡

劉廿四善獵有熊爲衆所逐彝人夏公厭熊猛
搏衆圍之三日不改近適劉在鄉歸聞之卽
持鎗往衆見劉當先膽氣加倍隨之入與熊
相格熊力三而斃他日劉復往鄉間獵夜夢
一胖大黑人盛怒而前曰吾與若自昔無冤
我前爲衆所逐與之持三日不能加我若持
鎗來衆恃爾善獵乃敢直前因亂鎗斃我致
我死非命者若也爾陽數未終吾無奈若何

青丘

卷之六

一三

當以一炬相報耳劉夢中猶作怒以拳揮去
拳著壁間而醒手爲立腫越數日劉自製銃
藥俾獵用忽火自著燒其面大至潰爛一月
方愈物之有靈如此

有童子好弄蛺蝶或至戕其生命一日閑步公
館生生泉見隙地有舞蝶栩栩井旁悉逐之
隨之入井中與蝶俱死

粵中有某令其貪婪怨聲載路父老至今談之

二 賊鼻于任生一子後卽戍于官所

張村人家有野牛彝人衆相與椎殺之牛重數

百觔未幾疫作死者至二十餘人

蟹三足謂之能最毒不可食人或食者立死化

爲水庚午歲有二客同本取鹽魚往鉛山河

口鎮一客誤食能死其同伴往岸買棺木及

拊至客之死者已化成水遂流溢船中後其

客將鹽魚發店人有鬻而食者卽得嘔症而

青丘

卷之六

一四

死是年河口人相戒幾絕鹽魚之味

有人得異術偶遇娼婦僻行取草咒之遂若蛇

纏于中婦必裸體乃免一日與人出遊其女

及媳亦偶出渠目不能及遠同行者素啣之

給曰君有妙術值此佳色何不令裸體供一

撫掌乃復逞長技逼視之儼然女與媳也其

人悟報應不爽因悉焚妖書

景雋

去弋陽城七十里有潮水巖內有石鐘石鼓石雲板叩之各有聲與真鐘鼓雲板無別又有石大士像石供案但巖中黑暗如漆遊人須秉燭可進巖前有潮水每日辰午二時水忽漲旋落謂之潮餐巖因此得名

接巖十景曰天然橋噴玉池鐘峯鼓石仙人足馬蹄水獅峯象鼻山看經巖放生池余各有短詠以紀其勝

雋區

卷之六

十五

潘文學禹家方春月忽紫燕盈萬蔽空而下集于前庭經宿始散潘爲闢谿名士辛未歲特募余來謁執弟子禮甚恭

傳區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武林徐如珩楚白閣

玩傳

朱幼晉曾於水谿畔得一片石紫黃相雜光潤

如玉下有趙松雪題六字云女媧補天之餘

又在臨海水際得石葉一片其色紫殊光彩

可作硯當是玉樹之屬

傳區 卷之七

一

天啓丙寅歲浙江烏程縣雙林鎮河下蚌忽出

珍有一人獲蚌剖之內有珍珠八仙及珍珠

壽星又一人持二蚌出水將及岸忽墮一于

水中再覓不得取其一副視有珍珠象棋子

十六枚與前所墮水者必一副也其人不勝

快事在是年七月望日

張雲從閭松園多蓄怪石有丈人石小石麟石

雲石龍頭石石玦海犀石角秉圭石靈芝石

雲鬟柳腰石獅蹲石石聖人枕肱石青雲芝

天孫石梭石擎補它巖石供廬山石筆閣雲

從各爲記辭韻妍絕可入欣賞編雲從名文

龍廬陵人兩爲邑令早歲掛冠是真能踐身

石盟者也

藝傳

國朝雅樂定于冷謙聲音象數較宋元獨得其

詳凡樂舞生十五年一考必精通律呂者始

傳區 卷之七

二

得與選袁裕春爲太常卿于古樂音節一無

所知遂將通律呂者悉黜不錄繇是太常諸

生謂演習無益無復肄業而古樂遂廢

南巖寺去郡南十餘里黃太常子澄曾憩此上

有南巖洞三大字是太常當日手書筆法大

類顏魯公

吾郡以書名家者有鄭太僕邦福葉咸寧濟

余師歲辟王公社膺余友費文學雲仍鄭葉

暨余師書法一衷晉人費書先學米後學懷素皆往往恒似

胡孝廉應麟字元瑞蘭谿人以書名世非酒醪與極快不一臨池醉時多不用筆習其書法愈醉愈妙人來索書者舍其醉磨墨汁數升傾向池間元瑞或自濡其髮或濡其臂卽耳與鼻皆能運動作書書成人以爲神筆

元進士吳德基自稱牧羊山樵于鍾王顏柳外

尚區

卷之七

三

別荆一家草法發州初下藝人以其草書進上謂吳字有干戈氣象非太平所珍悉取焚之自是人無敢藏者嘉靖間發州大疫一病者聞鬼語曰明日當至某家矣一鬼曰某家有牧羊山樵不可干也病者不解所以及旦訪之則其家壁間有一軸爲牧羊山樵手書于是人爭以此軸傳奉每傳至一家則病即愈

雪清宜黃人年十四工詩畫尤善繪梅鵲欲畫時必箕踞山水間踞連竟日中有所會縱筆揮就見者疑爲真鵲

衡雋

王遐仲師少時得異人授精相地法嘗爲鄭文學國經卜地語之云地且大吉但葬時當有火患耳方開塋鄭厨下失火撲之得滅以爲言且驗師曰未也至葬時其家果復失火止

尚區

卷之七

四

焚其屋不及他舍因請故師曰此龍方位居離離爲火葬法必櫻其鱗龍當怒然久之相安發祥方大耳未數年國經稱弟子員今其家日隆隆起矣

張郡丞暖喜施藥濟人有商自滇南歸以一金色小蛇相贈凡四五斷合之首尾宛然莫知其故張謹藏之一日有劉醫士者從周家診病來嘆曰周氏子色瘠膽將破安得脆蛇與

續命張亟問蛇狀劉云此蛇無膽畏人出崑崙山下一聞人咳唾卽自爲寸斷人伺其寸斷時以鐵鉗取之須寸各異處待風乾入藥若少頃人聲寂杳遂寸寸動躍自爲相續依然蛇也凡患色癆者多以驚疑喪膽惟此可續命張因出所藏蛇二斷與之周氏子得不死此藥本草方書不載劉蓋得異人傳耳余邑陳學博國華閩人能別禽音時目爲今管

舊臣

卷之七

五

輅

誕傳

唐伯虎高才任誕好爲詭譎之行有太學某者慕其名不遠數百里來訪入門伯虎方作婦人裝與一僧對奕都不一顧客客見其所爲殊失望悻悻而去局完閩人具述客所以不悅狀伯虎曰渠知有唐伯虎更能貴唐伯虎此定奇人卽命駕造訪時日已夕矣刺入客

尚舍怒閉門不肯納伯虎排戶直入客避之室中伯虎徑趨室客臥床轉面向壁伯虎邀之起不得遂解衣與同臥多方致款終不作答伯虎因賦詩數首矧然假寐明旦起書其詩几上面去客起見詩殊自悔遂趨謝不恭伯虎知其當來預陳觴酌宴之暗室中燈燭輝煌歌舞續紛客極快忘疲留連且久始得辭去歸時家人甚怪其久問之已踰三晝夜

舊臣

卷之七

六

矣

但澹生豪爽不羈小試偕友人觀榜見已名在黜列遂於衆中撫掌大笑曰世無子雲那識子雲後應丁酉鄉試策問爲籌邊但開口卽云愚生益嘗徧歷九邊而洞悉其要害矣本房得策殊嘆服特爲薦之卽登雋往謁房師稱曰君茂年書生乃歷邊陲洞要害可爲罕有但正對曰門生止識一豫章城此外足跡

實所未到特臥遊耳但名調元星子人

武林嚴文學遊常州過訪鄒公履待久不出忽有一盛服少年從外而至見嚴便惓然相迎嚴謂當是公履也揖畢除去巾服乃一縑流問之爲李超無也嚴訝甚又坐許久復有一盛服少年自內出容色絕麗嚴意此定是公履也揖畢亦除去巾服乃某名姬也既而公履趣出相與撫掌大快

有臣

卷之七

七

幻傳

唐文襄龍嘗建花園于縣東門外自爲記其末云有吾與點也之意唐亡後園爲柳憲副希點所得園丁每稱有冠服貴人日現形作祟柳心知之一日親至園聞唐在空中厲聲言曰吾此園大費經營何物後進乃欺予孤見奪耶柳曰所以敢市此園亦以公曾有遺言在爾唐問何言柳曰公忘却記中有吾具點

之句乎唐俛首影滅自是不復出現

陸太史可教主應天試閱至一卷文理多謬愆怒擲之地忽卷中舒光彩擁出綠牡丹花復取閱之殊不堪又擲之地輒開花如前如是者三次陸以爲神異不得已中之

鄉西十里曰諸溪有楊氏別業已巳秋諸文學讀書其中忽聞前山鼓吹聲訝之因其往聽至近寂然無聞歸又復嘹亮清微如是者七

有臣

卷之七

八

八日不知主何瑞應

蘭谿邵中丞墓前石牌坊本西向歷百餘年後忽一日雷雨交作坊移而東首

玉山有貧兒因家計窘甚疑其父存時有餘貲爲母私藏因請諸母顧其母實不知也屢求不得日有怨言時其父故已六載矣一日所親于東嶽門前忽遇見母與母訝曰君死且久那得在此答曰不誤此第爲我傳語家

中我家石礮墻第幾層有一磚四旁無灰縫者內貯四十金令吾兒取之言畢復揖而別倏不見其人甚驚訝隨詣其家述此事其子入尋視墻間果有一磚無灰痕跡之得四十金

何伯亨是蕭谿塢口廟道士有仙術每挾之以戲侮人邑令惡之會大旱因使祈禱謂不能致雨當治罪何乃設壇行法少頃陰雲四合

舊唐書

卷之七

九

雷電交起城內大雨如注然城外絕無涓滴雨過處俱作腥氣屋上及街路有萍藻魚鰕等物鄉中池塘盡爲之涸

已巳年唐文學爲鄭氏塾師偶天陰忽一陣黑風過空中墜一黃幅于庭弟子隨取以進唐開視上書六人姓名多出其弟子首名爲祝某次某次劉濟邦唐私喜謂他日科名之兆令秘勿言未幾祝死又未幾某死驗年劉死

祝劉皆余近鄰今六人中存者僅半矣

陳中丞用賓太夫人死三日復甦甦時稱問君交代新者乃中丞同年張侍郎也因從旁竊窺侍郎睨之遣一卒諭曰陳太夫人何緣至此今日吾未蒞事請朝當護歸以此得回生耳中丞聞言大悅遂修侯書密附奠文遣使星馳張家詢之則太夫人死去之日正侍郎革命時也情節俱載祭文內

舊唐書

卷之七

一

鄉民黃廷棟妻于己巳歲產一兒人首而蛇身舉家大駭欲以畀之水兒忽作語曰我本太乙真人護象使者以微過見謫得托生君家若不見育將使我不免有再投胎之苦耳吾能爲君家致福幸無見溺也黃異其言乃使乳母育之兒善乳一乳母不足以供其口黃家故饒裕乃多雇乳母養之兒初生時能言此後依然默默每飼乳飽時輒熟寢去醒則

求乳乳飽復寢如故但其下體甚滑不可捉
抱惟以一盒盛之夜則置堂中高潔處先是
其家多災患或致人構訟無已自兒生後輒
安靜無事黃爲邑之西鄉人

西隅汪某妻楊氏孕十九月而生男又熊某婦
孕二十一月而生又三十九都歐陽某婦孕
十七月而生女又四十都徐文禮妻楊氏孕
十三月而生男又上廬余文勳妻傅氏孕十

青區

卷之七

十一

八月而生女又二十八都董源人家婦孕十
十月忽腹生一癰日漸大至月餘而癰潰一
女從腹中出母亦安全無恙又八都徐姓婦
一胎生兩男一女此俱庚午冬間事一時之
婦孕抑何愈出而愈奇也

金華戴千總家有崇不時拋擲瓦石或戟將戴
所用鏡粘壁間力舉之不下少頃忽依然
鏡臺上或半夜藏匿小兒過尋不見復于掩

簾中得戴爲所擾殊甚私念正當勝邪乃設
一席延所親章副使至家鎮之始入門空中
拋一石從章耳邊擦過忽作人語曰汝乃失
時貴人吾何懼之有戴復請道士設醮壇七
晝夜道士反受其顛倒將新麗道袍變作破
落不堪所戴道冠變作爛壳其家不得已使
人往龍虎山真人府告之比將返聞鬼語曰
吾初無害汝家何苦苦見逼今往他家去矣

青區

卷之七

十二

但汝命當懸我手後戴千總在操場爲流彈
所中而斃

天祿年間紹興山中有黃黑斑三虎往來山陰
道間每潛踪空牆或野林僻處日出嚙人致
死死即舍去被傷者不啻千人行路苦之獵
者屢捕不可得踰年方已亦莫知其何去感
以爲神虎云

玉山葉吏目承露家有一梨樹每歲結實甚繁

味極甘美至已巳歲止結一實其大如斗異之或謂其下當有毒蝮之有巨蛇盤據根上目尚未開葉乃舉畀諸炎火

諸雋

湯臨川善恢諸有東鄉某先達因試事爲衆所怒扯去頭上裹巾湯適對客聞而嘆曰不圖某今有無網之災客問爲無妄耶湯曰他人則無妄某乃是無網耳

新

卷之七

七

往乙卯五月十三水南關聖帝新祠成人家以社會相就裝扮故事窮一時之勝遊人觀者肩相摩于途余時偕文孫讀書南屏路塞不得過城恭仲求母同遊浮橋上適有一村婦過身著青衫慮衆中遺失鞋頻繫其帶恭仲求母因戲爲聯句隨揮簡走使貽余兩人詩

今日迎神會

江人稠樂事重
重青衫頻換

扇蔽羞容

重妬殺重求母
江應憐汪

仲恭重文孫何落落汪悔伴鄭如龍重蒸社中以余爲迂故未句云然也余與文孫讀之不覺噴飯今費汪已矣還憶爾時權會雅劇遂題若山河西州之勸使人何能已已

陳大士爲當時聞人偶遇一僮父問其姓告以姓陳其人遽以手書曰程更問何名荅云際泰其人復以手書濟泰陳艱然曰君自無耳乃欲截去我兩耳耶因不顧而去

新

卷之七

四

余目不能遠視然當莫夜熹微之下人皆不見而余反能舉細字朗朗可誦以質之短視者盡然蓋神藏而光聚故也或嘲余曰君所謂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見輿薪矣余曰不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一坐皆笑

海區卷之七

雋區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育師撰

西昌陳弘緒士業閣

雋雋

衡陽山人王辰嘗爲余言萬曆乙巳間楚中基

氏姬才色雙美爲一富家待年妾其主人死

姬自擇對欲娶之者審其年貌相當令獻詩

備擇一生久餓于庠頗解詩慕姬才色而自

卷之八

度年貌不稱乃托一美少年代已往獻詩姬

見而喜甚許嫁之成婚之夕熟脫乃一老書

生也姬作色曰汝何詭譎乃爾然姻事自是

前定汝費此一番心是必篤慕我且吾既適

此必無友理但一虛則百虛汝前所獻詩定

屬代作可將平日時蔬一二來好決汝終身

生隨取意課出觀姬細玩轉喜曰尚可成就

一貢遂篤伉儷嗣是日偕生分韻賦詩相與

窮山水之樂隨刻其詩集惜未得見

同里陳時用買一蒼頭年十二是運船上携歸

轉鬻者此生在陳家且十六年運水負薪不

辭勞勤弗言大志大陳夫婦撫愛特至而其

家小郎君每以事見捷不勝筆楚捷時則曰

不當爾一絲情分異日好相見耶小郎則益

怒且詈且捷倍有加焉有星家爲生推造云

當有飛來富貴在轉盼間耳歸卽沾沾向云

雋

卷之八

人悉其語且曰卽富貴不相忘陳還詰曰富

貴當何自來生笑而不荅已已夏間因小郎

督責不堪奔往龍窟爲運糧官桑千總掌駕

一路服侍惟謹舟次滄州遙望深林內隱隱

見大石牌坊乃指云此中有先人壠在焉嘗

往謁同舟人皆哂其妄則曰吾家張姓曾大

父尚書大父知府父亦廩於庠此一一不欺

耳或愈哂之謔習交加生必欲往桑聽之有

好事者隨之行果有張尚書墓生前謁拜跪如禮有守墓數人前曰郎君何以謁此生曰此吾先人壠也余年十二時往鄉塾不幸遇暴客將手抹余額忽然兩邊皆水一虎尾余後惟前有路可行遂憑其指引鬻于廣信糧船上尋携至上饒更鬻在陳家倘極苦楚者屈指十有六年今隨桑千總解糧赴京舟次此地識爲祖壠故特謁耳詢其家中祖父俱物故矣因潸然淚下守墓人熟睨良久伏而請曰得非吾家七郎君耶自郎君被掠遍訪不知去蹤乳母爲伊冤死者三家僅斃于杖下者六且疑伊叔氏謀害構訟至今莫決今何幸且歸遂使人報其家生之母尚存卽遣人巾服來迎生復往船上別同舟者桑遂禮以上賓有頃輿從畢至桑命以舟中鼓吹導送歸第入門拜母畢舉家相持而哭尋出堂

上受從人參拜羅列不下百餘人咸俯伏于庭生各有指揮從者唯唯謹隨交鎖鑰百餘收小米一百七十石畧計家貲百萬同舟人送之歸者俱留一宿各贈以二百文後吾信糧船燬于虜桑走滄州往謁生與款燕詳述其家中事且云歸諭李母尋故矣服闋備得營仕大邦當圖再報也因厚贈而別吾信各糧船因亂離至滄州者俱受其惠或款畝或助費依依有并州之誼云或曰生幼時曾議婚一編修女今其小姐尚守貞待字歸而畢姻尤奇

荒雋

貴州苗凡五種曰紅苗黑苗水西苗衆家苗水老苗紅黑水西三苗呼進食爲檣階木老苗呼爲箇麥衆家苗呼爲良呆苗所衣用湖布一幅中剪大圓孔從頭穿下四圍以繩繫之

其俗以十月初一爲新歲漢民有與交好往
賀節者卽留飲性不善飲者涓滴不可沾唇
不然渠苦勸無已其酒帶糟不漉去飲不用
杯以銀牛角爲酌具滿斟一角兩人跪奉兩
人挈其耳以一人扼頸大哄一聲卽時灌盡
漢民至其家男女無分或聯席或携手俱不
忌惟不許相對坐有誤犯者則以棍比其位
次稍斜不與較若正對無差卽時殺之蓋其

舊臣

卷之八

三

俗惟夫婦可對坐故也議婚不用禮物惟以
牛數頭作聘是日男女兩家各登一山造五
色飯男用白織帶女用紅織帶爲記二家親
衆各唱苗歌至夜衆相與大喊一聲齊履平
地以帶相換而歸苗性獷悍好劫掠商賈每
結伴山謂是作生理歸必捆載纍纍
緡雲青田之間有土獠居民目爲野客凡漢人
與往來者至則先以乾小鼠點湯客散之盡

則喜便留餐賓主之歡凡珍異之饌靡不出
供或見而畏難不食卽以爲不知味不復獻
一茶

韶州府署有大樟如蓋夷使人貢覲見請重價
購之當事者不可強至再三終不允乃夜穿
一叅將府照牆土而去

重慶木桐驛地接西徂時有僱人於此地串本
處市棍掠漢人鬻彼供役鬻去其僱酋先令

舊臣

卷之八

六

去衣將鹽擦其遍身綑置地上呼一犬來將
其人遍舐隨以桐油刷之用火畧炙然後解
去其綁索令往牧畜自後前舐身之犬常相
隨伴其人終不能逸去

物雋

靈隱寺之緡光菴池中有金蓮相傳是宋高宗
南渡時遺種鄉士夫或移其種栽于家不數
日卽萎今吳閭另有此種但花開較小耳

郡永豐安民山亦產方竹

峨眉山有神鴉凡朝謁者心擬某禪林棲住鴉
卽集其舍飛鳴本巷執事僧隨携茶具于十
里歡喜亭相候如佛光現時先有靈鳥一二
向各禪林作人語云居士佛見或稱長老佛
見光畢衆各以右掌放米施食見佛光者鳥
爭集其掌食之立盡未見光者鳥不顧飛去
峨眉山白龍池有白龍常見龍形最小長僅六
寸許而變化無窮有僧方作爨誤汲龍于
千人釜中自旦至日中水暑無溫氣因懇告
住持師求懺悔師曰此汝不小心誤置龍于
釜之故耳爨僧亟啓釜觀之龍方悠然于釜
乃送之池中湯爲立沸

龍泉鰲洲頭有檜二鶴巢其頂一日有牧童登
檜頂窺其巢有二卵懷一而歸遽投醵中聞
者亟索乃從沸水澆出熱不可執皆嘆曰熱

卷之八

二

且死矣因以井泉浸之迫冷仍令狡童躡頂

置卵故處先是鶴遠檜悲鳴及卵還遂不復

鳴第每日見一鶴棲止其上一鶴去月餘乃

反又月餘兩雛俱出踰年鶴將雛去竟不復

來巢鶴去者是於海上覓同生草將雛去不

復來則所稱覆巢破卵風不棲其林也

岑山明通上人將寂以已出入所跨蹇贈余友

朱道微朱有所往乘之則馴伏疾走一如上

人自乘餘人皆不能騎然道微特愛惜之亦

不輕一試

庚午四月間有衆于白鶴樓前過渡一僧後至

牽所跨蹇驢欲共載驢不前加鞭再四終不

肯登舟有頃載胥及溺死者數人僧嗟訝不

已

李文學祖生居與安之篁村家僮牧牛于隔溪

每朝出莫還牧者與牛俱從淺渚以涉一日

卷之八

八

霖雨作抵莫水忽暴漲牛先泛水去牧者不敢過徘徊溪畔牛顧盼若有待者久之乃復過水俯首曲身令得以憑牧者會其意乃跨其背以濟此牛洵靈異也

蜀地有雌雄二物名合蚡彼此疾呼樹上久之相抱而死人採得果乾凡婦人產難者與此物令握掌中兒卽易下

夾江某文學家蓄一白兔性喜月每遇月明卽

書

卷之八

乙

放出檻外疾走廻環數十匝始以目定覩月都不轉睛經一二更候方止此兔乃崇禎庚午一牧童偶從石峽中捕得者

衡山有虫長一二尺許形似琵琶伏地不見其口目無足行甚趑趄色如沉香人以小竹擊之虫應手潰如泥語所謂醉如泥者豈卽此虫之謂乎

喙雋

南直周進士汝礪工爲制科文而性極善忘于世故多不通曉嘗晤一同年問其氏號荅云

曹姓別號雙江後每見輒問如前其人含笑云仍舊姓曹仍舊別號雙江周甚訝其語其人曰君仍舊問那得不作仍舊荅耶周故饒于財時出所藏金爲玩具見銳底多孔謂是出嚙所致暗記件數置日下曬之家人私爲剪碎竊去日莫收貯止計件數相合殊不疑

書

卷之八

十

爲人所竊也或有餽以金者家人冒名裁荅徑私金周初不知也後與其人相見談及歸而詢僕僕曰無之周以其人語詳詰僕曰初無此事當是至人作夢耳周還憶良久乃云果是我作夢其尚愚可笑往往類此

蘭谿童茂才平時極不好學衡文者尋到乃晨起焚香虔肅直取四書展開憑手所指去得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次早復虔肅又指

得書句如前隨過覓此題佳文閱熟此外茫
然一無所記也試日進號坐實不勝枵腹之
懼惟默念臧武仲老大人保佑至再至三題
出果然遂得高等

浙中一督學好錄詭恠之文一士人遂取名徐
子曰

南都一刑曹家報至發書痛哭輒自申報丁外
艱指日束裝行矣復取書細閱乃是渠伯父

卷之八

二

訃音其父固無恙也又恐具錯悞申堂衆共
詆訶之不得已乃告假以歸

相傳寧州風俗人皆嗜酒每日間止有半日醒
至午後則酩酊相視問事惛然一無所知雖
隸于公者亦然王孫幼晉嘗有句云沉醉一
時如太古

通傳

俗人稱官長必曰某爺至宣聖止稱孔夫子或

曰孔聖人從未有以爺稱者余在浙舟中聞
一商偶談宣聖連稱曰孔聖人老爺亦可謂
知所尊矣

釋廣訊善詩年一百餘歲

懷玉東嶽山有鐵鼓是成化年間物乃余邑徐
某捐資所鑄萬曆末年居民於土中掘得送
至山其形絕類鼓叩之亦鏗然作鼓聲

萬曆壬子江西鄉試首題爲正唯弟子不能學
萬曆

卷之八

上二

上二

也時有一士子謁舒元直問此題當作何主
意舒曰有何主意但上不涉文莫吾猶人下
不涉子疾病有此等七篇文字在場內皆可
元而可魁矣然八字若好卽涉上下文意亦
不礙中余當時聞此語以爲言之抑何太甚
絲今還憶殆有味乎其言之也

海拼道人田姓從達觀大師二十餘年未嘗少
怠達師遇之嚴小有過差痛責重板居常兩

腿如墨竟不萌，一怨心出一怨語及違師懼禍從事國中周旋惟謹

壬申客舟中晤一楚友談王行甫同軌在官每日令吏胥門役人各陳奇事數則動爲常規如無朴之耳談卷帙多取益此其書每段之後必實以某人談至吏胥輩所陳則槩託爲顧朗哉昔蘇子瞻每令人說鬼其人無以應則曰姑妄言之行甫亦此意與然以之入書

集

卷之八

十三

未免涉於誕妄余所撰述不敢一蹈此弊也劉佑是大將軍縱第三子年十四五時每汗出香氣撲人時一流衣垢水皆分縋門下多異人有曰鐵布衫者善奇術與人角戲身挺立不動任以矢石拳棒加之畧無所傷

莆田俞懿伯爲余言紫霄寺一上人寂時趺坐異香三日徒衆將泥就色身裝塑朝夕供養後日久泥稍壞一夕夢一僧來訪曰君其爲

我檀越以語同志數人咸云有此夢不解所以他日偕諸友遊寺忽見僧像儼如夢中所識因共愕然乃各捐金重飾之

義烏龔進士士驥體貌豐碩腰大十圍每食數人之饌進場時手自携燒鷄三隻監臨者恠之答曰大人試看此非常之體軀那得不容作非常之飽供監臨笑而聽之龔以天啓辛酉舉于鄉崇禎戊辰成進士

集

卷之八

十四

柴菴寤言二卷

〔明〕吳甦撰

明末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序

國朝理學惟姚江先生事
功經濟彪炳宇宙稱有
用之學先生自謂得之
良知謫龍塲備歷艱苦

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
旨柴菴吳公事功經濟
與姚江後先輝映以寂
寞孤臣結茅潭谿窮居
荒涼海水瀕洞淒風苦

雨嶮岨艱難公動心忍
性遂悟存心養性盡心
知性鷄鳴平旦有所會
急披衣起書之簡牘與
姚江悟格致有同然者
讀寤言諸則以居敬窮
理爲宗以知行合一爲
要謹嚴平實鞭辟近裏
居然程朱家法夫使程
朱姚江融合爲一公之

淡於學也如此公經世之才大救世之念切當聖遠言湮道喪術乖之日人心牾亾陷溺滔滔東注其何已時公悚然

懼起而倡明正學力砥狂瀾不得已而有言不得已獨解而獨言名曰寤言取詩人獨寐寤言意也其自序云垂如綫

微言以待後學噫公之心亦苦矣高忠憲公謂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呼而覺之以寐爲寤寤言一出喚醒良多

如聞晨鐘猛然潑省將使世人破寐爲寤斯道炳焉揭日月而行也卓然承前啓後厥功偉哉余於是重有感也昔許

仲平吳伯清劉靜修諸
君子蔚然儒宗爲世師
表王洙氏作史質揭大
道統系歸山林隱逸誦
其言正氣凜凜令人穆

卷六

王

乎有餘思公全體皆道
學有本原晚年行遯荒
野一室晤歌沉酣義理
深造自得程朱姚江之
學賴闡釋章明夫篤信

而能好學守死而能善
道寥寥千古實難其人
嗟乎文不在茲乎
八寶齋可聘頓首題

卷六

六

序

詩人之賦考槃也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當其時衛方式微上無干旌下有相鼠賢者不得志於時而隱居山澗放歌行吟瞻懷宗國不忘其君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予之所遭更異於是地非鄘邱運遭滄桑天地崩墜神魄散亡退耕於野自比丘氓亦安所託

於碩人之寬而寤言爲葢予少也雅嗜讀書竊謂學孔孟者必以程朱爲正系故嘗讀其語錄不幸早登仕版蹶躓風塵二十餘年未研精蘊往者撫軍晉郊嘗攜陽明先生集時時觀覽亦知其言與程朱互相發明初無同異而終以倥傯戎事有失師承年旣衰矣行遯荒郊風雨晦暄海

波洶湧禽鳥哀鳴溪田寂寞
始構艸堂一楹坐臥其中取
先儒語錄自玩自繹要令鞭
辟近裏歸根性道凝思既久
每當睡夢初醒鷄鳴昧旦之
候偶有所會急起披衣書之
簡冊以得之寐寤之間故亦
曰寤言也昔先儒生熙明之
代猶以世遠言湮起而倡明
斯道又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之所著書懸若日星而今可
復得乎嗟嗟世喪道矣學之
不講道之不明也久矣予慚
負日月屏跡艸土無友朋講
習而獨言之無同人起助而
寤寐言之猶冀萬一垂微言
於如綫以庶幾待後之學者
孟子著明孔子之道而闢楊
墨以爲其害甚於洪水猛獸
然且懼而自明曰子豈好辯

哉不得已也予有愧碩人之
寬而淡懷孟氏之懼是寤言
也非徒矢其所不忘亦以識
其所甚懼也云爾

柴菴吳甡自序

柴庵痛言 卷上

淮南吳姓著

大學明明德從致知入致知下手工夫在格物經
中言知止知先後知至知本皆致知也格物所以
致知故朱子主格物王子主致知其揆一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方是知之至若逐
事物而窮其理不知本知何能至

物之難格無如訟聽訟而使民無訟無情者不得

朱子

卷上

盡其辭大畏民志卽此一事點出知本的樣子來
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致知

人心有所在則有所不在有所在則忿懣好樂皆
偏有所不在則耳目見聞俱蔽正心者無在無不
在無在無不在則不偏不倚之謂中也易二五曰
中正也曰中以行正也說正離中不得此大學引
而未發之旨

人心只意動便分善惡是人所不見而已所獨知

君子惟於獨知刻刻提醒則意不妄發是誠也故
誠意先致知而功在慎獨此學者第一重關鎖若
此處輕忽放過更無可下手

凡繫好惡之同雖情亦性拂人之性便是不情故
王安石足以亂天下絜矩而天下平王道本人情
也

朱子小學是大學之階梯故學者必先從小學入
中庸論道只從性命源頭說起天理流行無刻間

朱子

卷上

二

斷君子修道立教一生學問全在隱微獨知處葆
合性命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喫緊只在慎獨也
平日涵養之功熟故未發是中已發是和大本達
道咸具於此若獨知處稍有疎放便是離道便是
小人無忌憚

中庸論大舜文武周公正發明君子時中必如是
方爲中庸小人假借不得

仲尼祖述堯舜非獨敘書斷自唐虞而言道統則

中庸盡之危微精一執中十六字傳心之要訣一部中庸闡發已無餘蘊

大學誠意致知即中庸誠身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即格物也不須別下註腳

天命之謂性是論性之宗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堯舜心法千古聖聖相傳只此個

大學中庸言誠不言敬然慎獨必從敬入故主敬乃能存誠

共登第言

卷上

三

此二書皆自禮經拈出可知範圍天地經緯倫物

莫大於禮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安在夷狄而非素乎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聖人用

夏變夷只是行素

蠻夷寇盜奸宄屬士夫兵刑之大者也聖人之用

刑與兵以彌教也易曰發蒙利用刑人又曰繫蒙

利禦寇

凡事出權變不可爲經常聖人不以垂訓故孔子贊詔而不善武稱周公而不言伊尹

孟子敘道統之傳由堯舜以至孔子見知聞知之說發千古所未發惟文王見知舍周公而言太公

望散宜生尚非定論

韓昌黎堯以是傳之舜等語亦本孟子來

周子主靜程子主敬朱子格物王子致知總歸於精一

共登第言

卷上

四

堯命舜曰允執其中舜命禹則曰惟精惟一非精

一安能執中至孔子之授會參也曰吾道一以貫之言一不言精然一以貫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

能與於斯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顏子曾子則見

而知之若子思子孟子則聞而知之

宋儒惟周程張朱五子繼孔門四配之後

明則薛子胡子王子繼宋五子之後如大宗正系

七十子中如漆雕開曾點亦不易得象山白沙亦只到得這地位未敢遽擬孟子也

顏曾親炙聖人暉光故氣象如渾金璞玉不露圭角子思孟子去孔子稍遠皆獨任斯道倡明絕學不能不少費言說子思自述中庸外如標史者出諸大門之外再拜稽首而不受一事孟子確是嫡派似微露圭角然是精金美玉

儒者論顏子便說向沉潛一邊論曾子便說向篤

樂和節

卷上

三

實一邊不知顏曾親承聖教得其真傳皆是內聖外王之學顏子問仁則克己復禮爲邦則四代禮樂孟子謂其與禹稷同道沉潛者未嘗不俊偉也參也以魯得之然唯一貫言若虛若無亦一顏子也大學傳於家國天下如指諸掌篤實者未嘗不弘大也

孟子氣象濶大知言養氣盡心知性造詣至精私淑子思願學孔子宗派極正陸子知尊德性便以

道問學爲支離陳白沙詩句大似堯夫有春風近水之趣而微近於禪王陽明初亦從禪學入後來誦悟甚淡作用處不動聲色有體有用之學也大程子似顏子二程子朱子似曾子亦就其規模氣象彷彿近之云耳若經筵駐重立朝正色二先生又未嘗不似孟子也要之正派嫡脉總淵源於孔子

朱子爲天下中人以下者多將五經四書集註使

樂和節

卷上

六

學者由淺入深循序漸進陸子則曰六經爲我註脚其言過高然不可以垂訓後世

先朝東林諸公予所知如顧涇陽憲成高景逸攀龍鄒蘭皋元標馮少墟從吾劉念臺宗周學問氣節儼然有宋儒者氣象若楊大洪漣周蓼州順昌自是李膺范滂流亞

王子陽明以致良知倡洵足醒人聾瞶嘗著知行合一之說後來勦寇擒逆自謂得力良知蓋實能

行之非徒知之也一傳而龍溪心齋再傳而何心隱三傳而顏山農狂蕩失簡流弊使然非盡師之過也豈聞有以吳起議曾子邢恕責正叔者哉學程朱之學謹嚴不踰尺寸處魏崔之際守死善道者景逸先生乎

李平菴沛問何謂死時將得去者柴菴曰死時將得去卽生時將得來者試思人生將何物來惟中無一物而自含萬理此無極之極未發之中也自

卷上

卷上

情識一開物欲萌生耳目封蔽遂不復自見本來今忽一猛省覺後來增入皆種種障閼惟懲忿窒慾以求日損遷善改過不失本性生時不牽繫於情緣死時不但怖於幻化蓋但復其中無一物而自含萬理者焉耳生全死歸如是而已李延平教人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此語最得力先賢臨歿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到此極難願與同志交場焉

陰陽之氣夜半而交草木從本網緼一凝於末而爲露此交泰之象乎大旱之朝甚風之夜皆無露亢而否也夫

宋儒以愛與覺言仁殊未盡惟明道先生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禮義知信皆仁也說得精當與孔門論仁言人心一私未淨天理未到純粹處皆未可以言仁也

葉核中一點生意曰仁此一點將花實根葉各各

卷上

完具人心之統萬理而富有日新也亦然天地陽和之氣至春發生茂於夏成於秋藏於冬皆是也故元統四德春首四時仁涵五常五常完具於一心故曰仁人心也

核中兩片是陰陽中芽狀如乙字易太極禮太乙物格知至

萬物隨氣化爲生成只是自生自成併無推移造作之跡天地所以爲大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不言所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冬間掘地一二尺許見有蟲蟄居其中四旁上下俱無空隙可出入處乃知天地氣機之妙如能凝精聚神則金石匪堅更無絲毫隔閡

凡移植樹木惟宜大寒後以生意包藏在內也若春夏發生時搖動便不能活以是知此身元氣涵藏凝固者雖饑寒不能侵至人入水不需入火不焦亦是此理

卷七

天地萬物咸在一氣中其進也浸故不爭其消也息故不貸

教子弟有三種人不可令近柔佞之人不可近邪僻之人不可近貪侈之人不可近

不親直友不聽藥言犯此病者必致顛覆而後已
以無可下針砭處也故商辛泰二世以拒諫致亡
天下

古人最重威儀有孚顒若格神觀民之本也

貴而能貧難

子請之風日熾廉恥政事俱掃地矣皆緣吏貪啓之吾未見廉吏立於上而游客勢家敢恣睢濁亂於下者也

朝廷紀綱不立四維不張而欲大小吏廉法不可得也大吏不法而欲小吏之廉謹不可得也貪吏不誅而欲息民於水火不可得也

儉可以助廉廉可以全恥

卷上

道學至宋二程子而大明於世惟周子開其始惟朱子集其成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言性善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亦無不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才亦無不善然而堯舜不出世桀紂相踵起者何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無不善習則有善有不善拈出一習字論性始備曰相近則危微之幾也一毫自諉不得曰相遠則人禽之判

也一毫自棄不得若能遷善改過不至自陷於下愚之不移則性善益明矣

孟子盡心章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陽明以事天立命爲學知困勉事非是彼謂知性悟了便盡不知悟後修證工夫更無盡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王子以無善無惡心之體此語類禪易以無聲無臭亦涉空虛不如至善無惡四字顛撲不破至善

柴菴痛言

卷上

者性也性原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陽明原有此說

溫陵李卓吾所論著多新奇可喜之說其害人心也最烈彼以馮道爲因時秦檜爲有功爲近日失身賣國者作俑遺禍無窮不可不急爲距放也後代文章之士舌端筆端倡狂自恣離真失正甚有害於斯道如蘇軾何時打破敬字之說獲罪名教不小蘇氏父子策論多戰國縱橫之習比干有

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鸚鵡雀與孔驚長短空同以爲禍天下者是也

王元美稱楊子雲繼孟子之後朱子嫉之綱目書莽大夫惡是何言也子雲寂莫著書不干仕進豈非儒者但聞禍投閭旣而幸免不能辭官潔身以去復居其朝而爲大夫出處之義持身之節謂何而可繼孟子也哉其不知朱子而妄詆之固宜先帝召對侍立稍久退而筋力遂覺疲倦因痛自

柴菴痛言

卷上

徹省使平日習爲恭敬在丹陛不異屋漏何有今日矜持之苦乃知聖賢恭敬直是日用飲食之事無待矯勉故恭而安敬而無失禮云君子莊敬日強

凡案前嘗置大明律文公家禮各一部朝日焚香展讀數則久之自然敬慎不敢蹈於非辟

讀史見古人得禍處畢竟自開瑕釁故君子責已唐太宗喋血闕牆聚應弟妃其釀亂也始以武氏

終以巢溫宋太宗敗盟負兄殘殺弟姪其召禍也始以遼金終以胡元人君者綱常之主筏倫安忍中國而奸盜彝齒矣予讀遜國記至靖難之際爲掩卷流涕嗚呼

宋太祖忍負世宗故太宗亦忍負太祖徽欽之北了太宗一案是曷之南了太祖一案天道不憚責若艸木可畏哉

三代而後惟諸葛武侯能器使人惟范文正公能

卷上

三

成就人

間毀不怒易反已修德難聞譽不喜易內省無愧難

吳與弼之徵聘繇石亨之薦故辭官而歸可謂能重其道矣薛瑄入閣數月見曹石用事故謝病而本可謂不可則止者矣

維天隲人陰德凡慕名而爲善者名之所在亦能消福非報施爽也

虞帝之南巡其在有苗旣格之後乎旣以德化之又以身教之聖人之懷遠人也如是

宋受金人之禍最慘主戰不主和正議也然怙私自用不集羣策而輕進取敗致覆師辱國使人主知戰不足恃而和議遂堅張德遠不得辭其責寬宏有量之人受福亦厚刻薄乖戾之士取禍必深

程子云其爲人也多暇日則其過人也不遠矣靜

坐主敬正是不自暇豫

卷上

古人教子弟自出就外傳卽陶淑以禮樂董習以詩書故成人之後皆通六藝知敬讓人才風俗俱從此出今也不然每見子弟鄙陋驕惰自慚父兄之教不嚴

親井曰在中饋勤紡織婦人職也今富貴之家委之婢僕習爲驕妬而不知其非也故其家不易世而敗風存葛覃采蘋有旨哉

倫常明則人類始親紀綱立則朝廷始尊

喪禮之壞久矣古人制禮自屬續合敘祖述辨
朝夕哭奠寢處廬次卜宅安厝無日不致盡其哀
也今也不然侈佛事張筵讌飲酒食肉親友酣醉
以爲常甚有久暴露其親而不葬者誠不知其何
心也士君子有風化之責可不自勉乎
廉吏貴矣然廉而平始有益於治過剛過柔其敝
皆足以害民

卷上

各醫製藥炮煉蒸曬必盡藥之性乃能收藥之效
診視望聞必脉理精通者始能起死回生亦盡其
性以盡人性之一端也

周禮醫師掌於天官范文正公欲各郡邑設醫學
延名醫教習必方伎精通試之輒效乃許行醫又
重庸醫殺人之禁此仁術也救民天枉良有司所
宜究心者也

文正精醫少年學者病令讀內經卽自痊

朝廷設科取士而至司賄賂公行壞國家人才之

用開匪人倖進之門此其罪豈止蔽賢已哉

國家設文選職方二司官進退文武人才最有關
繫當掄訪天下清公精鑒之士久任以責成功與
同賞罰人主尤當注意焉近日撫鎮大官皆以賄
進巡撫不得其人則一路壞總兵不得其人則一
邊壞而二司官得厚賄媚政府輒擢清要去不與
其責言之可爲寒心

卷上

天下訟平政理只在二千石得人久任加秩璽書
褒美其最者召入爲公卿漢宣獨爲得之

始而文過飾非終必拒諫怙惡

伯夷柳下惠孔子稱其賢而孟子聖之畢竟賢是

定評

先儒謂孟子七篇是格物之學中多設問立議所

謂格物而窮其理也

圖治於未亂窒慾於未萌非聖哲之主不能

詩有比興易設爻象皆假象以明理寓言以寫意意味深長令學者領會不盡

孔子歎老氏猶龍正以其道恍惚窅冥淪於靜虛而不可測也

幾之微動未有凶也故曰吉之先見者也動而愛惡相攻遠近相取而吉凶悔吝生焉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周子云幾善惡易惡至中克己工夫純在此

紫荊語言

卷上

二

極數知來之謂占占則可以知吉凶之兆通變之謂事事則可以盡趨避之方故聖人雖遭患難而終有以自全文王美里孔子陳蔡是也

圖始乾終坤伏羲之易也序卦始乾終未濟文王之易也雜卦始乾終夫孔子之易也序卦見易相生之理雜卦見易變通之妙而總之不出乾坤六十四卦無一爻不是乾坤也坤亦只是乾道一而已矣

易拔茅茹以其彙否泰之初皆然凡拯濟時艱維持泰運必先援引善類狄梁公薦賢爲國卒復唐祚用此道也

史稱西伯陰行善陰字妙於形容易所謂健而剛中而志行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故文王道在小畜

天行者時也時乘六龍以御天或潛或躍或見或飛皆時也時之用大矣哉

紫荊語言

卷上

三

唐太宗未卽位前二年武氏已生始一陰始生不可與長也曰女壯勿用取女聖人謹微如此

漢高祖臨信越假手呂氏致後代母后擅權外戚用事成國家更替之漸易曰履霜堅冰至

易以未濟終未濟則無終也理與數俱無盡堯舜猶病文王未見孔子何有於我聖人之心亦無盡教子弟者先令擇交更要使知所擇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精誠之至可以動天飛霜貫日涌泉躍鯉雖匹夫匹婦猶如形影況九重之主仰承天帝呼吸可通者乎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讀五經四書及程朱語錄日與聖賢對語則心神自然收斂久之有理義悅心之妙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語甚微切

閒暇無事明窗淨几隨意拈舊所批閱書如故友

相遇怡然意得自是一樂

詩道性情每讀風雅所諷刺與時事關切處不覺涕泗交頤

寇萊公一帷十年不易而宴客燭淚成堆焉得儉范文正公舍宅地建學宮曰一家貴何如一郡貴其秉政時勾諸路不肖官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真聖賢心事第一流人物不愧也

王會之去丁謂是爲宰相第一件事又能於章疏

識韓琦館職拔范仲淹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公無愧焉

韓魏公善處兩官之間撤簾還政膽識兼備可謂社稷臣矣

丙吉不自居功又能容人細過真盛德事

沉靜中有先見定力者李文靖其人也

郭汾陽處閭閻縱橫之日而委曲以全功名蓋翼翼小心者裴晉公際唐室之衰退而綠野亦其善

自全處故晉公與汾陽同道

宋王安石之亂天下只爲用人理財不合民之所好所惡執已偏見不能休容羣賢韓琦富弼諸君子去國而呂惠卿蔡京輩先後用事卒釀成莽鹵之禍觀大學傳之十章句句是對症之藥元祐以前用老成持重之人故治元祐以後用新進喜事之人故亂

儒者語錄周程簡要朱子詳明其餘多失之龐雜

立言難哉

以聖賢爲虛扁以詩書爲引劑以禮義爲藥石方可療一俗字病

人無志趣便俗無志趣人自不肯學問故俗病最難醫人入幽谷曰俗以其陷溺深人須向上

人生自齠髫以至衰老中間盛壯會幾何年隙駒易駛振策長途日征月邁猶恐不及而悠悠忽忽自安苟賤徒爲天地間一蠹豈不可哀

卷上

嘗歎訓詁註疏之蕪陋先儒謂經亡於漢誠然

釋氏以出世爲宗故能空諸所有吾儒道在用世離却人倫禮法便不成世界作用元自不同

聖人不輕以仁許人惟微子箕子比干曰殷有三仁焉伯夷叔齊亦曰求仁而得仁皆商周之際有關臣節綱常者特論著之

微子去之行遯荒野以避紂也迨武庚既誅周乃封微子於宋以代殷後客而不臣故孔子以爲仁

史記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

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是而孔子何以仁之不可不辨

古刑荆楚爲扑刑以其能去風不傷人也先王之哀矜愚民仁之至也

子房得黃石秘傳然不用象數劉伯溫則用象數矣訃至

卷上

太祖急遣使索天文諸書而伯溫亦預封識以俟故漢高不疑子房而

太祖疑伯溫

劉文成明哲遠遜子房休容不及玄齡其籌畫大計寥寥數事或秘不盡傳也至姚廣孝祇以善占術能決休咎見重

文皇云耳

祭義一言蔽之曰事死如事生

有能言而不能行者矣未有能行而愚不能言者也

小人趨權門噓勢談以取富貴然未有不及身而與之俱敗者也

發人之陰事者必爲鬼神所忌

古稱善將兵者無如韓淮陰然破趙之日尊事李左車虛已而問計策用以降燕下齊彼英雄尚爾所以能建不世之功

與未第言

卷上

三

人之智慮不甚相遠古之英雄能於事幾微動時先一著用故往往取勝而成功

前面路還須放寬能於衆人馳逐處却退一步則

神閒而心安

學覺也覺則悅而樂矣夫子自道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論學微旨也顏子好學不改其樂孟子論伊尹樂堯舜之道爲天民之先覺學樂之旨惟顏孟得之

從來稱孔子者惟子思仲尼祖述章窺其底蘊孟子聖之時時字得其神髓

正衣冠則瞻視自尊詩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裂冠毀裳敗隅實甚民何觀焉

辨上下定民志莫如禮有王者起統輅方夏必先以禮法整齊之而後民可得新也

治朝非無小人然而君子道長矣亂朝非無君子然而小人道長矣

與未第言

卷上

三

垢一陰始生聖人憂之曰不可與長也二陰進而君子遁矣三陰用事天地閑賢人隱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矣坤之上六純陰無陽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狂狷是中行真骨性種子故得偽中行不如得真狂狷真狂狷裁之可至中行偽中行其流且入鄉

愿

今世所稱賢人君子大約鄉愿一派人多居之似

忠信行之似廉潔而皆闇然有媚世之心闇然者陰而不陽必也狂狷猶存天地陽明之氣狂狷在今日更不易得

孟子上編斥仲子之矯廉以正倫下編惡鄉愿之亂德以正經於終篇突緊言之

夫子從心所欲疑於神明變化矣而曰不論矩矱所以爲方也謂神明變化總不出方以外也君子之學言有物而行有恒始從矩入而終亦不踰於

矩大學平天下亦曰絜矩上下四方俱歸均正故平也若圓通之說易流於虛無不測故釋氏言圓不言方

動靜行止知道者不分爲二境良止也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子曰同也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一間未達所爲淺致整

欺
大道無岐路孔孟而後諸子各就資之所近似有

分派所貴學者集其成以歸於一可也

人之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若能慮而知者亦未始非良知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良能也若好學而能者亦未始非良能也如謂知能不假學慮以學慮爲支離而廢之其流必至於空寂而狂蕩不簡禍天下不小矣

小人無忌憚未嘗不自謂中庸如王安石以新法亂人國家以經義亂人學術人品德業亦高自標

置是之謂無忌憚

人日在子臣弟友夫婦之間處常履順固是庸言庸行即處父子之變如大舜而夔夔齊慄值君臣之變如周文而翼翼小心亦只是庸言庸行盡子臣之道而已

元亨利貞即仁義禮智四德也貞者事之幹如木有幹而枝葉依之以立故其肯爲真正堅固物之所以成終始也人心須具此真正堅固之理而後

可以爲衆事之幹今人將知作明察一邊解其義未晰朱子解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與易貞字義合

鬼神之德只是誠不可掩故聖人以此齋戒神明其德

天地無心以生人生物爲心屯初九利建侯以一陽生於下也復亦然故曰復見天地之心先儒謂靜見天地之心伊川謂一陽初動乃見天地之心

朱子

卷上

三

喪失謂一靜一動之間爲天地人之至妙細心潛玩當自得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密之妙朱易名言中庸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云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乃知聖人之退藏聖人之妙用也孔門惟回也終日如愚於密密乎子貢見地儘通明然便覺淺露故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言已非密言尚不聞此際難言

二氣乖沴水旱生焉朝政貪殘盜賊生焉

君子凌競而小人乘之中國取釁而乘之

天下好利者多奸名者少先儒謂三代而下士惟恐其不好名然亦有辨予往日見一二盛名之士外著矯矯若寡不可犯而莽放其行往往以身爲溪壑卒至毀名裂簡而不知惜也乃知其巧於取名處其病只坐一貪

柴巷寤言卷上終

卷上

三

柴庵癡言 卷下

淮南吳姓著

高皇帝令府省臺官兼官衙輔導太子曰君臣一體父子一心後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

英宗之罷殉葬

世宗之罷鎮守內臣皆可垂萬世之法

犯奸者官刑犯盜者刑足判逆者族誅貪吏受賂枉法者棄市昔者明王之制刑法也謂刑當厥辜

卷下

則懲一可以儆百雖重維允况刑亂邦用重典乎諸葛亮治蜀值劉璋暗弱之後我

高皇開國當濁穢之餘行法固不得不嚴也

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信亞夫犯色其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社稷大計也後

代妄引褒紀崇申之議寵任逾制倒授以柄浸淫新莽遂移漢祚我朝外家不與政

世宗黜諸恩澤封爵其爲慮遠矣乎

方孝孺以篡臣女主 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

誠先哲所未發

我朝名臣如王端毅恕馬忠肅文升劉忠宣大夏熙朝麟鳳也若國事搶攘之秋而屹然有定社稷之功不得不推于忠肅謙

國制親王絕郡王以序繼親王爵其郡王不得復請繼封次子止鎮國將軍

兩京畿輔及浙閩財賦地不以封

卷下

王親不任京職祖宗自有深意而王官宜與朝官一體擢用如楊士奇周忱皆擢自藩屬

國初大祀禮定於陶安祫禘禮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

解縉上庖西封事欲訪集海內知樂之士成一代樂書以補千古缺事言亦可採

祖訓曰東南諸彝限隔山海後世不必征伐惟以日本多詐絕其朝貢故當時安南抗命廷議謂賞

典師問罪上曰蠻彝相爭自古有之遂置不問
聖祖開國之初莫安中夏不欲勤兵於遠如此若
文皇郡縣交趾不旋踵而畔亂相仍兵連禍結疲
敝中國者二十餘年至

宣宗始棄安南後世當視此爲炯鑒

禦南之策惟整飭邊防訓練士卒永則禦之去則
勿追而已

文皇以建都燕京屢憂外患命將典師丘福等濱

典師問罪卷下

三

入覆沒忿而親征三犁鹵庭炫耀史冊而實不然
夏原吉曰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茲
實錄也靖難之後輕棄大寧致園陵單外頻遭蹂
踐貽謀或未善歟

國初開中種鹽之法最善鹽商募人屯田塞下輸
粟實邊而後給引文鹽故邊儲充盈士馬整飭其
後葉洪尚書戶部始議改折而塞下田荒庾粟告
匱取給部餉解發不繼兵馬肌瘦邊事遂壞

英宗之親征也先爲三犁鹵庭之說誤也卒致土
木之變兵鹵戰危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慎
高皇開國之初所置內員僅百餘人員少而法嚴
僅供灑掃而已

文皇時始委任閹豎間差遣遠域勢醖漸熾其後
張于王振橫於汪直劉瑾克逆至魏忠賢而極矣
剝削國家元氣奄奄欲盡難

先帝勵精總攬憂勤圖之而不能挽救萬一也嗚

典師問罪卷下

四

乎國運式微猶有翻逆案以黨於魏崔而賣君父
封疆不顧者

隨才器使惟君子能之人才各有長短麗士元在
縣不治爲侍中從事則親待亞於諸葛亮黃霸守
潁治行獨著爲宰相則功名損於治郡天下未嘗
乏才患用違其才耳

聖明之朝豈能無小人惟君子居要地不令小人
雜其間其有才可小知者試以衆職置之疎遠使

之得以功名自效而受鞭策於君子乃不至夾裂
爲天下害

賢人君子只是能改過若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又
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也久之則庶幾不遠之復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故充子路喜聞
過一念可與舜禹同量

君子窮居所求之志卽大行所行之道境有窮達
道無窮達故驕語貧賤亦是損塵視富貴亦是加

卷下

卷下

卷下

謂其心爲境所輕重也古人學而後仕非如今人
分仕學爲二也

凡惡必先萌於心而後發之於事發於事者可見
而萌於心者不可見故學必先慎獨而功在克己
克己者正於非幾微動已所獨知處克之淨盡而
已自己心上克得淨盡則不致發之於事發於事
而惡已成然後待人諫而止業已晚矣矧不聽人
言而自怙乎

聖人教人只就人資性所近誘進之不强以不能
然須先置之堦墻規矩中方成器

學者日在人倫禮法中體貼精當使日用有所遵
行居恒爲正人良士遇節爲孝子忠臣一條大路
自不走向邪蹊曲徑

人生惟平坦之氣最爲清明古人鷄鳴而起孳孳
爲善全是清明之氣用事所以於義理熟而好惡
與人相近今人尸寢酣臥日沉溺昏濁中喪德敗

卷下

卷下

卷下

業豈不可哀

本大於末雖高不危幹強於枝雖搖不折

君子之理國也如身矣元氣固而生可延民心聚
而祚可永也民心者國之元氣也

每見富貴家子弟多修飾外貌而親昵諛佞絕無
遠大之慮悠忽過日無所用心一旦災患倏至噴
我者多助我者少忠言不入奸人易乘如垂病之
人元氣奄奄欲盡又况不肖之子悖淫之行乎其

傾覆可立埃也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二語是起膏肓良藥醒睡
夢晨鐘也

家之將興其父兄必恭儉其子弟必謹飭其婦姑
娣姒必和睦勤敬其婢僕必小心奉主命而竭蹶
從事焉吾知其家道隆起矣

吾見兄弟同心婦子和協而家業興者未見兄弟
離心婦子乖異而家不敗者也

吳書

卷下

二

家人利女貞而必本之男正位乎外夫婦兄弟又
必先之父母父母俱稱嚴君言有物而行有恒初
開終威嚴之謂也開之未變之先威之有孚之後
君子惟反求諸身而已

漢文欲富鄧通而餓死荒野孝哀欲禪董賢而腐
骨牢戶豈非愛之適所以害之乎晉武帝昵貴嬪
而見弑貴嬪唐莊宗昵伶人而見弑伶人則昵人
之適以自弑也明主尊賢遠色自無此患

嚴父必慈慈母必嚴愛之能勿勞乎遷里九熊母
之訓子與父同也若姑息之愛怙短覆過以成子
之不肯安得爲慈

腐草爲螢一隙之明猶足自照人以一身備萬物
乃耳目爲物欲所封蔽而不自見也豈人心之靈
不腐草若乎

嚴繩人使改過難獎勵人使爲善易

伏於胯下而後憤於登壇屈於鴻門而後伸於垓

吳書

卷下

八

下夫處貧賤患難而不能忍小辱以成大功者非
英雄也

朱溫以降賊弑主穢行滅倫石敬瑭以十六州賂
遼爲兒皇帝皆春秋所首誅安得附帝王世系而
稱代乎

孔子欲爲東周不得退而作春秋其大義亦惟尊
周攘彝而已其大管仲之功有以也

孟子處戰國七雄紛爭之日故爲湯武之說蓋以

計安天下之民也不願爲管仲其勢爲管仲不得也管子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泗上諸侯尚知有周故做得九合之事時至戰國天下不知有周而西秦駸駸有併吞之勢合諸侯便是蘇秦之變不合諸侯便是張儀之橫然則計安天下之策亦只有爲湯武而王一說正

古之成大業建大功者其人必厚重沉默乃知輕浮淺露者必非大器

卷下

君子雖細微必謹故審幾明晰精神凝定可以出而當大事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不但使臣以禮也今草菅視

臣 驅民矣

君德以剛明爲主臣道以與順爲主其義備於乾

坤二卦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者希鋒未發而聖狂於此分界能不凜凜故惟精一乃能執中中庸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正祖述此十六字也

孔子以舜爲大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舜之處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異於溪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問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合孔孟子之言而精一執中之義不待註而明矣

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古之聖帝也

卷下

今言治者知尊堯舜矣而黃帝至與老子並絀皆錄秦漢時方士妄誕言神仙之術借黃帝鼎湖爲辭迎合人主矯誣已甚學者不可以不辨

心最虛靈不滯一物觸之無不覺感之無不應只要常常以義理存養到精熟了自然時措之宜形著變化與天地通其實在腔子裏寂然不動

今之求富貴利達者只爲驕其妻妾遂至行乞墻間又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者得我與而受

呼號之萬鍾爲行乞所不屑爲孟子痛切言之曰失其本心總由於不知恥有世道之責者須提恥之一字急急喚醒這恥是天地正氣天地所以立是斯民良心斯民所以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俱從此一念萌動聖賢豪傑忠臣義士都從此一念做成這一念如冷水澆背春草怒生勇往向天理一路自不墮情慾坑阱中縱使終身貧賤得正而斃寧寧猶有生氣彼爲行乞與爲行乞所不屑爲

卷下

二

者縱富貴利達青天白日之下奄奄何施面目

聖人言欲亦是理欲立欲達我欲仁斯仁至矣從心所欲不踰矩有一毫人欲之私否後儒日日言理而究竟是欲凡意有所向見有所偏有分毫不純於天理皆欲也

程子謂邵堯夫未聞道司馬君實未知學須學道到程子地位方見得是如此

吾友文湛持不講學與人文情意藹然以名節道

義相引重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斯其人歟書列九德予以四教聖人成就人各就人資之所近委曲誘掖之成德達才初不立塗轍後世儒者將自己學問所得力處定一題目教人所以造就人不甚廣而流弊不失之支離則失之狂放有志斯道者不可不勉

人當提倫禮二字日加體會若於倫分毫未盡則人類不相親何以一體萬物若於禮須臾可離則

卷下

三

身心不相束何以整理羣倫

敦倫則日趨於厚而本立崇禮則日趨於正而身修

孔子思狂狷孟子學孔子使天下萬世曉然知有嫡派正宗而不爲異端邪說所陷則鄉愿楊墨之害自息

或問後之關佛老者宜何如曰有聖人起修明詩書禮樂以教化天下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

大明於世如日月中天經正而庶民興則佛老之教自衰息矣若徒以言說辨難互相爭勝終是滅他不得

韓范諸公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猶庶幾周召之遺風今人上殿則靡靡首鼠兩端下殿則執私見各持戈矛徒爭意氣何益於國此便是衰亂氣象不待盜賊而後爲禍也

凡是英主皆有好大喜功之病禹之不矜不伐最

卷下

難

幹父之蠱克蓋前愆如禹者可謂大孝也已

事親是人子職分宜然故雖竭力奉養未足爲孝

必守身如曾子而後謂之養志

不爲似也妻則不爲白也母出母可無服也况父

死棄子而嫁者乎繼父同居受其撫育服可也不

同居則義無可父也何服之有

孝武殺有子之母光武廢呂后之祀恩與義未合

也此有所懲而過焉者也

用則行舍則藏知幾其神乎惟顏氏子庶幾有是行三軍國之大事尤貴知幾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成在謀先懼在事先也豈好勇如由者所能知之夫子不對衛靈公問陳而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使夫子爲政於衛必也正名自有消患未萌善處父子之間者在何事軍旅故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

卷下

下

可

用兵而知幾其神黃帝太公尚矣後世惟子房孔明猶庶幾近之其餘皆用智計權變縱能取勝強半詐力非王者之師也史稱魏武用兵如神豈其然

孔子大堯之爲君巍巍則天而無能名焉獨稱舜大知大孝則似猶能名之也子禹無間然禹承舜之後不以王貶也至湯武則稱其功而傷其過猶多微詞惟文王則稱其爲至德此孔子尚論古聖

帝王之定案也孔子贊周易而著十翼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蓋自附於文王之後一人而已

聖人取象最精上止下動近取諸身曰頤上動下止遠取諸物曰杵臼

上承下蒙取諸乾坤故君子不下帶而道存焉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求福未必遽得福也求禍則禍立至矣

見得身之所處是素雖經險阻而心自亨見得義之所在是命雖臨鼎鑊而神不亂

滿街聖人豈不是現成聖人然而有流爲愚不肖者矣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得力在一爲字必爲堯舜而後可至於堯舜也不學不慮豈不是現成良知然人却有爲物欲蒙蔽者矣王文成說個致良知得力在一致字致良知而後良知用不盡也此皆聖賢喫緊爲人處

論語首章吾夫子拈一學字以敘天下萬世其中與門人問答總是發明這個道理夫子豈不是生知安行然其自道曰發憤忘食好古敏求可知這個學無論困知勉行生知安行總一刻間斷他不得程子主敬朱子格物王子致良知各就自己得力拈出示人非淡心於學者未易知也

論語首章說學末章說知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子之言皆言性與天道也惟顏曾善領會

崇禎癸丑

耳

周子著通書而首誠朱子以至實無妄解之然參攷易大學中庸而知誠之理無不該也易復受以无妄爻義無意而得無爲而成周子曰誠無爲也蓋取諸易大學誠意先致知傳曰毋自欺也又曰誠於中必形於外周子所謂至正而明達者也中庸誠身必先明善故至誠無息誠者物之終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周子所謂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也發易大學中庸之蘊教萬世無窮者周子也
五帝三王相傳心法治統總括於大學明德親民
止至善三言後代人主以功利爲事而曰霸王道
雜德既不明治安能復古乎

周子闡發易中庸之精蘊使學者必知本源所在
而後用力不至有毫釐之差君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尤學問
用力喫緊處

卷下

二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極難理會周子引易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
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此可作中庸註疏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此語大有關係當時微言幾
絕大道紛裂如楊墨告子輩或言仁或言義或言
性其議論足以鼓動天下所謂索隱行怪後世有
迷焉病正坐好爲人師而不知偏見邪說禍天下
人心學術不小故孟子患之非徒自是爭勝已也

孟子不言易然其道性善則本於易易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秦始皇壞古法而行秦法儒士非之然有行之後
代而不能易者曰郡縣王荊公泥古法而變新法
舉朝非之然有行之至今而不可廢者曰保甲
張子房遇圯下老人所授書未必盡是兵法觀其
隱跡讀書十餘年智深勇沉而後出爲漢高居中
畫策蓋淡於黃老之道者也

卷下

六

誨言 示幼子元履

居必求華美服必求鮮麗食必求甘肥乃天地間
極庸俗人尤學者膏肓一大病痛也吾夫子諄諄
言之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士志於道而恥
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
安其垂訓戒者如此及門之士獨賢顏子曰一簞
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又
稱仲由曰不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

由也與其所稱許如此可見學者志趣要高明淡
泊可以明志寧靜可以致遠若用之營求溫飽便
墮庸俗坑塹夫心馳於外則神昏於內嗜慾日淺
天機日淺豈復能沉潛學問乎若果有志而學回
由則當尋繹其所樂者何事不恥者何心胸中灑
然自得學問從此進矣

易曰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中
庸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
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細心熟味
純是中和位育氣象乖戾者豈能有此然非泛泛
得之也中庸言君子之道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
謹易象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豈非謹言慎行爲和順之樞要也與恒言子孝曰
孝順不孝曰忤逆辭色不婉誨言不聽順乎逆乎
屢今有家室矣夫義婦順兄友弟恭得人之惟心
以事父母可不勉乎可不勉乎

汝不幸不生寒微而爲仕宦家子弟仕宦家子弟
只爲體面好看四字誤了一生夫時際休明家道
昌盛而作體面君子猶恥爲之若俗尚奢侈家業
式微而亦徇體面要人好看稱貸營求無復顧惜
勢必身家俱敗祇貽譏笑父祖爲有識者所笑子曰
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若能守
儉約之訓庶不玷清白之風乎

子路之賢不及顏曾孟子爲他人告之以有過則
樂善言言
卷下
喜遂推尊之與禹舜並論可見改過是聖賢第一
事然人每不自知偶有謬誤須得良友規切故夫
子說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凡順從我意或
事有未妥言有未當只說無妨此柔佞之人也若
能正色直言過失相規勸汝讀書做好人者直諒
之友也胸中分別得這兩路人又能謙以自牧不
敢妄自驕傲則直諒日親柔佞自遠不受損而受
益矣

今人言乖戾難近者必曰是人有性氣將性氣二字錯認了不知天命之謂性仁義禮知信名五常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之生人有性則有氣孟子既言性善又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者所謂性氣乃如此若世俗之人恣肆忿爭妄言躁動此乃惡習所染血氣用事可謂之性氣乎此處體認得真自然涵養

朱子語

卷下

有器量汝慎勿以惡習爲性血氣爲血而流於乖戾也哉

爲人要厚重不可有戲言戲動言不中義動不循禮皆戲也戲言則爲人所易不見信矣戲動則爲人所輕不見重矣君子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天下歸仁焉古之人凡建大業立大勲者其人必端重沉默端重沉默則精神完而膽力厚故能任天下之事若輕淺浮薄雖有文藝終非遠大之器

天下事不能盡如己意怒嗔失節輒以惡言加人損德招禍莫不由此至待僮僕有恩有體而後有威如果有罪難以寬恕須明言其失使人管之不可自動手脚及以堅重之物任性擊打傷其頭面平日不加體恤則失恩小事過於苛責則失體使之怨恨生心則失威不可以不慎也

喻師格言

予廿有一歲登賢書房師喻養微先生時令宜興

朱子語

卷下

予往謁先生曰汝少年工文不患不得第士大夫以名節爲重慎勿爲人囑托公事我令此邑見有干請者心厭之爲人可使人厭乎予退而書諸紳未幾上公車先生與計偕至京予復謁之先生曰汝別父母來須保重此身此身是父母遺體不可毫有點汗予聞之凜然避席曰小子不敏敢不終身佩服先生之教先生之愛門人以德如此近見士人纔一進步便多所干求房師亦以多贈爲厚

待門生既多非分之得因而喪廉鮮恥淫蕩失身
往往有之誰規切者人才風俗所以日壞嗚呼先
生古人哉先生名致知號養微江西新建人萬曆
甲辰進士官南京工科都給事中

爲人干請見利忘義非獨自損名節亦且有壞陰
德往見一孝廉素負文名然不第一日忽病若有
鬼物伺之口喃喃自語某事某事不當說已而歿
由喻師之言囑公事既爲上官所厭由孝廉之事

終卷解言

卷下

三

說分上又爲怨鬼所誅茲亦士大夫之炯鑒也

動忍說

有序

癸巳歲仲冬予居潭西見村人半菽不飽
而州吏催租甚亟遠近啼號相聞予不勝
悲憫之懷以聞李甥平菴平菴回札云日
者惟閉戶饑坐兒女啼號然亦不廢誦讀
七日不火食而歌聲若出金石者何人哉
則饑實孔子家法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

必先餓其體膚則餓亦上天教法於此動
理義心忍嗜慾性卽是增益不能卽是生
於憂患乃知聖賢語非親歷過未易鞭辟
近裏耳母舅頻年憂患不必是俄然於動
忍消息想得力已深特舉以請正望有以
印可予覽而瞿然有感於中歲暮獨居乃
輒爲詳著其說

終卷解言

卷下

古來聖賢豪傑出而擔當世道樹立事功未有不
從心性中得力者世人徒見聖賢豪傑建大勲定
大難能人所不能而不知卽辨自人所同具之心
性獨聖賢豪傑仰承上天大任之意能於窮約困
苦中煅煉得心性完固故發於事業光明俊偉爲
不可及耳夫上天旣降以大任果何所復靳而故
困乏之凍餓之拂亂之受人所不能受之苦不知
正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非獨上天懸
此爲教法卽天道亦然天之生有長成萬物全在

一點陽和之氣此一點陽和之氣不是大冬嚴寒收藏完固則春何以生夏何以長秋何以成其生育長成雖在春夏秋而所以生育長成之者實是大冬嚴寒將此一點陽和收藏完固也其在萬物亦然如松栢必生深山窮谷中飽歷霜雪乃鍾得山川靈氣昂霄聳壑而成明堂棟梁之用以是知聖賢豪傑之動心忍性亦如是也人心靈活則生動不生動便是死物今艱苦歷盡其操心危其慮

卷下

字

患遠則智淡勇沉理義融熟自然取之逢源人之性能忍則堅固不堅固則脆薄易爲嗜慾所陷溺今艱苦歷盡窮居不損大行不加則淡泊寧靜任重致遠何施不可所云卽是增益不能不待詞說而自明矣心性內自有事功伊尹樂堯舜之道自任先知先覺其出也便能堯舜其君民管夷吾相齊行內政拿定尊王攘彛題目做去遂成一匡偉業諸葛武侯在隆中抱膝長歎已算定漢業三分

故出師討賊卒申大義於天下蓋古人心性中實有此一段大學問大作用平日養得濃厚一當大任舉而措之若合左券豈徒然哉故動心忍性增益不能雖是上天將降大任玉成是人之意亦是人實能仰承天意有以自家成就一個人物也心性上有許多工夫故孟子又說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欲盡心知性必須存心養性欲存心養性必須動心忍性動心而後能不動心忍性而後能盡

卷下

字

性以至於命也昔者聖門惟顏子屢空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問仁爲邦便是內聖外王故孟子尚論謂與禹稷同道非徒甘貧忍餓遂可了此一生大事也夫甘貧忍餓古人中不少如黔婁於陵仲子輩止做得偏枯自了漢何曾動忍亦何能出當大任卽有一二稍能振發自負才名如後代殷浩房瑄張浚輩卒誤天下蒼生何曾動忍何能出當大任此無他是皆不會在心性上用功實有得力處

故也今人何日不在憂患中當如何動心忍性若說上天未必將降大任便是自暴自棄故必平日有聖賢學問豪傑經濟而後可昔人有言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識時務三字又爲動忍者下一針也

憂旱說

周道復興雅歌雲漢憂旱也其在王者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及其既哀雅降而風中谷有雅亦憂旱也其在下者慨其歎矣過人之艱難矣升降之

興卷第言

卷下

際興亡之感詩可以觀是以論其世也推生谷中旱徵乎嘆其乾矣又嘆其溼意其時三川將竭乎上失其道刑斂煩重使下之人夫婦化離無以遂其生慨嘆不已而條歎條歎不已而限泣悲可知也癸巳夏偶行原隰見推焉是年大旱竊心傷之人之艱難無逾此時悲歌當泣又烏容已風之衰也淮水竭豺狼出螻蟻生若其將興有如周宣者起而憂天勤民則雲漢可爲霖雨風未始不可復

升而雅也

本訓

高忠憲公家訓云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

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時時心上轉一過口中念一過自然生長善根銷沉罪過此格言也各安生理亦須擇術而蹈予謂讀書而外莫如務農務農有五善焉村野茅茨風氣淳朴無所芬華一也自食其力習於勤苦知稼穡艱難二也父子兄弟朝夕相聚易爲孝友三也水鄉舟楫以樵以漁取給不費四也不入城市不見官府無爭競機巧五也下此則工匠爲人所役役斯賤矣又下此則商賈皇皇求利利斯害矣最下則胥吏爲惡近刑刑斯辱矣之數者視田父野老優游卒歲何如哉況子弟有俊秀者在田間尤便讀書詩云烝我髦士自古名公卿往往發於畝畝之間務農

原不廢讀書讀書亦不可以不務農也農桑衣食之本禮義所由興也不此之務而貿貿焉日趨賤辱悲夫

田說

潭溪之南某氏工牟利所置田皆膏腴一日其子孫將盡鬻其田有田父者喟焉以歎曰美哉田也土厚而腴水流四隩阡陌井井場廬在中有屋可居有樓可登子笑問田父何有膏腴之田而子孫

崇禎丁巳卷下

宗瘠若是田父曰田非不美也然而業田者異也昔某氏之治田也高堤深溝以禦旱澇多積灰本以糞其田擇勤有力者計畝而授之一耜一耒靡不精良秋麥春穀儲厥美種以時給之不憚寒暑躬自省視僮僕無所侵奪似有餘力以事南畝故雖遇儉歲而所獲獨豐也今其子孫徂於晏安不知稼穡艱難堤非不高池非不深然無本以糞其田穀麥諸種不以時給農器朽敝不復修舉勤有

力者攜婦子去而一二惰弱之夫鹵莽從事時有緩急望主人面不可得見盡委諸僮僕肆其漁獵故雖遇豐年而所獲獨儉也兼之連歲兵荒徵斂煩苛官租私責日相煎迫子孫返怨祖父置多田以貽大累惟恐鬻之弗售也田非不美也業田者異也子聞之瞿然有感曰有味哉田父之言田也雖有良田弗薦弗莠與荒瘠同是非炯鑒乎天下事未有不成功於憂勤而隳於怠弛者豈惟田哉以

崇禎丁巳卷下

子孫之愚惰敗祖父之美業蓋古今同慨已雖然田父之言猶有未盡也吾聞某氏權子母術刻取鄉愚往往累利責奪人之田死未數年而子孫衰敗乃棄田以償人利責天道如是不深可畏哉吾願爲人祖父者積德累仁毋爲蛇蝎爲人子孫者崇儉克勤毋爲蠹鼠尤保世滋大之道也

崇禎丁巳卷下終

經史提綱十七卷九經補韻一卷

〔清〕魯之裕撰

清乾隆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經史稽綱

江北魯亮齋先生博極羣書其



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靡所不通予讀其詩文而未接其人蓋神交者十年於茲矣乾隆戊午之夏同官畿輔遇於津門與議

序一

論天下事援古証今悉皆本本原原慨當以慷今人開拓心胸增長識見而其為人復表裡洞達動合古人乃知其學悉本乎經史而非同世俗之言學僅馳

騁於語言文字之間者也暇日

以所訂經史提綱一書示予且為予言曰此生平讀經史時隨手登記一賬簿耳顧予思之經經也史緯也自十三經注疏外

序二

先儒說經之書歷代多有正史而外累朝之編年紀載尤不而足惟是唐時內庫所存至宋而十亡二三矣宋元所存至明而又多散軼矣觀馬貴與之經

籍考焦弱侯之經籍志可以概見而其中本末異同醇疵得失學者窮年兀兀拘守一編尚難卒業何由徧讀諸書窺其領要

序三

先生之於經史搜羅既廣探考尤精為之詳其目舉其綱條載前人辨論俾此書之本末異同醇疵得失一展卷而判若列眉先生之於經史為功深而用意亦良苦矣蓋不啻振裘而

挈領舉網而提綱豈僅隨手登記如賬簿云乎哉若夫讀書務在躬行為學貴乎心得經史一二語一二事有終身行之不能盡者是又在學者求端而用力

序四

不在區區卷帙之多而已願世之讀是書者勿負先生苦心也

乾隆庚申夏六月桂林同學弟

陳宏謀拜序



序

天下不可一日無教也即不可
一日無經天下不可一日無政
也即不可一日無史蓋道以經
闡治以史昭微是則天道晦地

序一

理荒人絕亂矣此道揆法守之
所以綱維乎三極雖時移勢遷
起伏萬端而天地自然之理聖
賢中正之謨歷元會興衰善敗
得失不可勝窮而民物自各得

乎其性也吾儕生數千載後尚

論乎數千載前必先有以抉示
才之奧括萬彙之繁貫徹乎道
與治之統宗達則本而行之竊
則研而辨之俾天下衆著於民

序二

彙物則之隆則斯文之與非
也顧徒綜其部籍覈其名數以
標充汗之盛焉是則四庫之役
耳吁裕固仇偶乎六合者也自
少至老靡有寧居所至輒從藏

書家借觀之甫寓目而索者在門欲稍久假弗許也用是不得不筆其姓名卷帙與所爲創議立例之大凡期後此土著一隅構五畝數椽以食息其八口然

序三

後羅致百城取其精庶幾乎約浩瀚於典常融義類於貞一也乃無如白首紅塵雖終莫卓儼非曩者之曾臚其自焉久將並茲姓名卷帙忘之矣執友 錢

君馭少起予曰天下之居學於窮陬而有志乎古今聖賢之跡教卒無由以披其籍即欲假觀而莫能指其名者衆矣臚而示之俾知按目以求庸詎知夫因

序四

是以尋緒者之不即窺乎體用之大全會乎天人之極致而翼經以章其教鑒史以善其政也吾與若其何弗爲識路之馬以導之

乾隆五年庚申六月六日上谷
塵花軒主人魯之裕題並書時
年七十有五



戶
王

經史提綱

經籍考總序

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
義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大言大道也少昊顓頊禹
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典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
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
之說謂之八索索求也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言
九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馬氏曰按古書之流傳於今者惟六經六經之前則三墳
五典八索九邱是已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國家之
所職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則學
藝豈徒細藝此一序

士大夫之所誦習者此也今其書亡而其義則畧見於孔氏
尚書之序故錄之以為經籍之始索隱史記三皇記言春秋
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
凡七萬六千世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
合羅紀五曰建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
九曰裨通紀十曰流訖紀則上古之書蓋不可勝計然其說
荒誕故無取焉

西漢書藝文志序曰昔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故春秋分為五經謂左氏公羊穀梁氏也詩分為四篇謂王
家之傳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惠之
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政教之弊大收篇籍廣開

之路迄考武世書缺簡脫種壞無崩或書明然而葉曰朕甚
聞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藏書之官下及諸子之傳記皆充
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
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
史公尹咸校數術侍醫學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
篇目據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軍
都尉歆卒父業也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
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
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劉歆總羣書若七畧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亂焚燒
無遺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石室蘭臺編

漢書

卷之一

一

以克集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經等典
掌焉並依七畧而為書部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
之二千餘篇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之氏搜
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所藏典集文章競共割裂
燬書大則連篇連卷小則割為篇及王允所收而者幾
七十餘乘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灰燼高曾魏代漢祚
撥遺亡歲在秘書秘書監荀勗分為四部詔括羣書一曰甲
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集諸子兵書術數雜書
曰丙部集史記舊事皇覽簿籍等書曰丙部集詩賦雜
譜家等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
及言或以錄實兼用綱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不備

之亂京華蕩覆石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趨鳩聚
著作郎李充以勅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
宋武帝入關收閩中圖書纔四千卷文帝元嘉八年秘書監
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已得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
年又造目錄增一萬五千七百四卷齊永明中秘書監謝朓
造四部書祇得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卷梁初秘書監任昉加部
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經史大凡二萬
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與焉晉通中廢士阮孝緒為好墳
史博采宗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吏為七錄
一曰經典錄二曰諸經古籍三曰紀傳錄四曰史傳三曰子兵錄
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五曰詩賦錄六曰技術錄七曰數術六曰

紀子書兵書

文集錄

一

佛錄七曰通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梁武數悅詩書下
其士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叔公私經籍歸於
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隋文帝開皇三年
秘書監牛宏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二疋
校屬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聞出總集編次得
三萬卷煬帝好讀書著述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
帝命秘書柳顧言等詮次除其重複撰得正御本三萬七
千餘卷納於東都脩文殿又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經
留瑞軸中品紺留瑞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
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來古跡名畫
於殿後起土臺東曰妙楷臺藏古書西曰寶曆藏古畫又

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其正御書皆裝剪華淨寶軸錦標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廳戶牀褥厨慢成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慢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厨扉皆自啓帝出則復閉如故

唐公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可謂盛矣先是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穆初有書八萬卷重復相標及平王世充得隋舊書八十餘卷大府卿宗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汴河西至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為秘

經史提綱 卷之一

四

書監請購天下書選工書者為書手繕寫於內庫元宗命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為脩圖書使與崇文館學士褚无量協力整理東西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起亂尺簡不存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黃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四庫之書復完昭宗播遷蕩然無遺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藏之石林燕氏曰凡書籍唐以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不能多有而藏者精於雠校故往往皆有摹本學者以傳錄之難故其誦讀而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錄板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漢漢付有司集印

是書籍刊錢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紙裂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誤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為秘書常言前漢書本詔甚用秘閣古本參校遂為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惜乎今亡之矣

又曰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為之耳御批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四子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耳

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平荆南盡收其

經史提綱 卷之一

五

書籍以資三館三年平蜀凡得書三萬卷開寶八年平江南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自是羣書漸備兩浙錢俶入朝又收其書籍太平興國初以三館湫隘詔別建新館三年書院成於是遷舊館之書以資之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本凡一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二寶矣景祐初命定其存廢因做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慶歷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有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大觀四年秘書何志同言慶歷間嘗命儒臣集四庫書籍凡有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歷雖今未遠而亡散缺逸浸多按爾求之士饒六七師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謂宜及今搜求博訪

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剞即其家傳之上授其請下詔求之四方奇書自是間出獻書者計多寡校官前後搜訪三館書復完又得舊所無者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宣和之圖史可謂盛矣高宗渡江書籍散佚獻書者有賞至淳熙四年部帙漸廣仍做崇文總目編次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實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嘉定十二年以四庫充斥詔秘書丞張綱等續次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大史博士之藏書諸郡諸路刊板而未獻者不與焉蓋自紹興至嘉定承平百載遺書十出八九著書立言之士又益衆往往多充秘府云

經史提綱

卷之一

六

葉氏過庭錄曰古書自唐以後以甲乙丙丁畧今為經史子集四類承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崇文總目所載是也公卿藏書家多至四萬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宗室憲家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校讎詳審諸家不及也自六經諸史及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餘卷以二十年計之日讀一本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後每以五月後天氣漸暑不能泛及他書即日專誦六經一卷至中秋時畢誦之夏課守之甚堅宣和後始稍廢歲必一周也每誦頗得新意前所未達者再獲亦不少故吾於六經似不甚減裂南史記徐盛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吾殆不愧此前輩說剞原父初

為窮經之學寢食坐卧雖謁客未嘗不以六經自隨蠅頭細書為一編置夾袋中人或效之後備書者遂為雕板世傳夾袋六經是也今人但隨好惡但誦一家之說便自立門戶以為通經內不求之己外不求之古可乎後生稔習聞見足以趨於淺陋也

經史提綱

卷之一

附錄陳繼儒十三經註疏序

經之不明也其故有三經生之與諸子角一不敵也轉而與二氏角二不敵也宋儒漢儒之角相角三不敵也何者經生之學一而諸子之學百吾以莊語而彼以談笑衆寡勞逸之不相半也一不敵也人情好生而黃冠以不死劫之人情畏死而緇衣以無生劫之即儒者能跳於死生而又不能終跳於嗜慾乃二氏又欲以清虛寡慾勝二不敵也漢儒細羅百家收拾遺文以爲宋儒地而宋之諸君往來探戈而喪甲焉功不明論不安三不敵也按曰諸子百家二氏皆從前之說而示以周道直操嗚呼儒者操三不敵以抗於世日戰日北日傳日負而經幾於亡矣夫經之初有六迄於今而附以公

經史提綱

八

載三禮又附以諸孟考經爾雅蓋十有三焉經多矣何以亡也不亡於雄之擬易通之擬論語也不亡於叔孫通之禮樂曹氏父子之詩也不亡於蔡謨之不韌爾雅王莽之偕周書安石之腐春秋也蓋始於尊聖人之經而終於自尊不知經者聖人之跡跡存而人與骨皆朽矣其不可得而朽者理也是故得琴而忘絃得月而忘指則性情不在聲典謨不在錄罕則不在麟父象不在龍焉苟其一讀十起於蠹書蠹簡之中一辨十難於牛毛蘭絲之際則無風而波含兵而爭家樹機人掛舌即金溪新安之間日紛矣矣夫必開洛誦泗之爲是而諸子之爲非則執物太堅立門戶聚生徒則張皇太過執物則人起張皇則人懼此經之所以日亡而終不能與諸

氏角也得曰淫淫當既賢其爲之日主數不詳不嚴理也五穀之食所以養生非人嗜欲好善者往之增食焉竊守私論之諸子之汪洋自恣近於狂二氏之恬淡無爲近於狷世無仲尼故至此耳仲尼而在可以鑄鑛而爲金採腹而爲裘集諸瑣屑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況漢儒爲武大抵諸子二氏譬諸黥布信越來則爲常用而去則爲帝敵故其法主降漢儒則陳勝吳廣新木揭竿以倡漢洛之觀君子數君子不以爲經之功臣而至詆爲經之叛臣漢儒之所以死不服也裕曰經之不明也始於百家之叛道成於漢儒之臆說遂使孔孟精神滴血混亂歷千百年而漢洛諸君子始能清出祖墓界限分明豈容他人以呂易竊以牛易馬乎況吾

經史提綱

九

夫子作春秋首嚴夷夏之防亂臣賊子必誅諸子百家二氏似是而非皆以邪亂正正亂臣賊子之流也使孔子而在必拒必誅其罪豈後於正耶哉漢洛諸君子正欲守此家法不肯少寬而反曰執物太過門戶不宜立獨不思吾儒正心誠意之旨豈縱橫激欲誣誣笑傲之徒所可概收哉眉公贊色勢利喜新好異之人辯博放誕以便己可學者不察則漢洛諸君子守先待後之功幾沒於廣士橫議之口學術之誠偽不明人心之邪正莫辨其害不且甚於洪水猛獸哉故錄其說以開之

河圖洛書論

昔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而

伯禹之過河伯也曰臣河精也按若河圖於是後世言星者昉於圖言土者昉於書而紀歷并地之法祖矣河洛之未有定說也左於漢者班固揚雄鄭元孔安國劉向之父于也左於宋者晁夫端明元定晦菴明道之兄弟也數先生互相異同不爭於象之方圓即爭於數之多寡不搜考於讖書古文則徵採於通儒隱者夫圖書何異同之有哉圖書而有異同是理之有異同也象之為中為左右為藏為履為肩為足也非天地之象理之象也數之自一而九自一而十也非天地之數理之數也理得而圖書為過客象設為逆旅耳不開殊方之卜乎或責應於草木或取數於金石或以雞占或以兔卜卒之吉凶之兆不異者龜蓋

經史提綱

卷之一

十

著者尋數之主數得而著廢焉龜者啓兆之質兆著而龜忘焉圖書者聖賢之借理出而圖書可以登降視之矣是故表裏可以符契方圓可以券合時代流行可以經緯相龍先天後天可以子母相生縱之橫之而無害其為同奇之耦之而莫病其為異不必泥其力為圖十為書也不必追其河圖之篇有九而洛書之篇有六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據其乾吐天苞坤吐地符也不必究其出乎青城隱君也不必邀其受之希夷神效穆翁以上諸人也不必實其太極之理辟而為陰陽與陽之理辟而為八卦四象衍之為太衍乾之為洪範以至觀仰聚散河洛未嘗不寓焉三先五藏披我以圖八索九邱聚我以

書魚躍鳥飛感我以靈龜龍馬蓍察尚友接我以大禹益義卷之而促又象於一瞬之間放之而轉乾坤於六合之內大之而聖神就我爐冶細之而毫釐成我文章此非三代以還不傳之圖書哉故曰刪後無詩畫前有易儒者不知而曉焉馬終日爭之彼執書以合圖孰河以配洛象是其見代是其書學之水月然一人以為月繫於天一人以為月繫於水兩人東西行月亦隨之此兩人者人以為各私是月而不知月之無分於東西也是諸儒之論圖書者也

經史提綱

卷之一

十一

經史提綱目錄

經

易

書

詩

儀禮

周禮

禮記

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經史提綱

考經

爾雅

論語

孟子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卷之一目

齊書

梁書

陳書

隋書

北魏書

北齊書

周書

唐書

南史

北史

五代史

經史提綱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卷之一目

經史提綱卷之一

丹徒錢邦寅叙少甫述

江北魯之格亮儋甫訂

男忠 濟 孟 勛

漸 叔 濟 全校

淳 質 夫

受業朱 端 相宜

易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為三易長曰連山言似山殷

經史提綱

宋之一易

一

曰歸藏言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曰連山伏羲以歸藏為書○周禮疏按今歸藏坤間蓋帝堯降二女以舜妃二見歸卦云殷王其國常如各若依子春說歸藏蓋歸何得言帝堯及殷王事蓋子春之意義黃帝造其易後因其○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為家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班固曰孔子雖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即十翼也又韓愈言卦及不自商瞿子木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姓魯名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姓馯也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吳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邪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

於梁園焦延壽別為京氏學書立後罷後漢施孟梁邱京氏

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眾漢初又有東萊賈直傳易其本皆

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

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賈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

陳元鄭眾皆傳賈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元元作易

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註自是賈氏大興

梁邱施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元王弼二

註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浸微今殆

絕矣今十三經內惟遵王弼註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

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唐開元中備有三易至宋惟歸

藏畧存而不傳習漢纂聲書多散佚而易獨完學者傳之遂

經史提綱

宋之一易

二

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文
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
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本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
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象象文言等
參卦爻凡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初田何之學
盛費氏最微但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眾之徒皆學費氏
費氏與而田何遠息古十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為註亦
用卦象相雜之經自晉之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
他山易學曰伏羲觀河圖畫卦制著合而為易書自伏羲後
歷代聖人皆有易神農連山黃帝歸藏堯舜未嘗言易至禹
曰惠迪吉從逆凶即卦占龜筮協從卜不習言即著占皆易

也蓋帝王皆有易可推但勿傳耳夏仍連山商仍歸藏紂時
文王因於羹里演伏羲之易繫六十四卦彖辭至周公又繫
三百八十四爻之辭故名周易周公封於魯故魯獨藏周易
孔子得而讀之乃作十翼之傳至今獨傳周易而連山歸藏
遂失其傳矣然易而繫之周者按世晉書神農一曰連山
氏一曰列山氏黃帝亦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
周易稱周乃文王自取其國名其地在岐陽詩所謂周原
膺是也又文王作易正在羹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時王所
用正是歸藏之易文王獨心契伏羲之易而私演之故題周
以別於殷而周代專用之其猶周禮周書題周以別餘也

丁寬易

經史提綱

卷之一易

二

本傳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
過項生遂奉何成學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長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下將軍作易說三萬言
訓故舉大義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田王孫王孫授
施讐孟喜梁邱賀於是而有施孟梁邱之學

孟喜易

本傳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許
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諸儒以此種之程榮同門梁邱賀
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

京房易傳

本傳房受易梁人焦延壽續讀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

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每一卦六日七分更宜用事
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梁邱易

梁邱名從京房後易

漢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
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乃立梁邱
易

焦氏易林

大要是占筮之書

鄭康成易註

崇文總目今惟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

王弼易註

歷代十三經內
易注皆用此

經史提綱

卷之一易

四

晁氏曰上下經魏尚書郎王弼輔嗣註繫辭說卦雜卦序卦
稱之門人韓康伯註又載弼所作例畧通十卷易自商瞿受
於孔子六傳至田何而大興為施讐孟喜梁邱賀其後焦贛
費直始顯而傳受皆不明由是分為三家漢末田焦之學微
絕而費氏獨存其學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
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費氏東京荀爽馬鄭
皆傳其學王弼最後其註或用鄭說則弼亦不費氏也
陳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占象之學至弼始一切掃
去暢以義理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元
自弼輩倡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於道缺矣况其
所謂辭者又雜異端之說乎范甯謂其罪深於桀紂誠有以

也

孔穎達正義唐以卷十三經

晁氏曰唐國子祭酒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乾叶王談于志寧等同撰序稱江南藝疏有十餘家詞尚虛誕皆不取惟王弼之學獨冠古今以弼爲本林說附益之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撰

洪容齋隨筆曰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真本較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註用註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詞註內係後

經史叢書

卷之二

五

義却處於前無有遺脫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三百三節今畧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臨水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元本之字義作言觀註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會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實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則桑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註云剛柔交錯而成文馬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卦止脫坎字姤九四包朱魚註二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無魚卷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來反因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本

谷字下多幽字與象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正文

多而大亨三字故註文亦誤增大亨二字彖象曰不喪七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七豈一句漸

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

其夷主告志行也今本脫志字中孚象豚魚吉信及也今本

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

可字於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註陽

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註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

既濟象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

四多懼註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爲正文而註中又脫

懼字雜卦蒙推而著今本誤作雜字字頂於福州道藏中見

經史叢書

卷之二

六

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

有其書也

陸希聲易傳

崇文總目唐右拾遺陸希聲撰

子夏易傳十卷

崇文總目此書篇第畧依王式決非卜子夏之文

陳氏曰隋唐時止二卷已殘闕今安得有十卷且有經文彖

象爻辭正用王弼本其文辭淺俚非古人語姑存之以備一

家

洪容齋隨筆曰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

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

序而毛註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益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亦者風俗通一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唐蔡廣成撰

晁氏曰昭素居酸棗太祖時嘗召令講易其書以註疏異同

卷之二

互相傾難敵以已意昭素隱居求志行義甚高史臣以王烈
營寧比之

邵康節易圖 先天後天圖陳希夷授之穆伯長伯長授之李養之李養之授邵康節先儒謂先天之學從之易後天圖乃文王之易揚升

邵子先天八卦圖黃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又曰震

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陰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

陽而下隤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

列左者之門天地之所闢關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長夜短行慶蠲縮莫不由乎此矣

邵子先天圖圖贊曰太極既分陰陽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
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副
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
胡五辯曰邵子經世參攷圖以一二動一靜之間為太極以動
兌離震巽為天四象以太剛太柔以剛少柔分為陽長坤為地
乾居剛主八卦也物為陽靜而康左旋下故自下而上交
二象兩性生四象也陰右旋上故自上而下交
陰陽交於天之四象三交於陽而生地之四象三交於陰
少陽交於陽而生二陰也陰交於陽而生二陽也
陰陽之中來於柔而生土上為太陽中為少陰下為太陰
陽之中來於剛而生木上為少陽中為太陰下為少陰
物生焉一卦之上交於一象一象以上計以相配則八卦成矣
中之剛柔兩系以聲言味陽以氣言是故一分為二分
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

經史彙編

卷之二

干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

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爲陰之父

除爲陽之女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足以陽起於復陰起於姤也

又曰坎離者陰陽之根也故離當實坎當中而數常踰之者

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冲也

[illegible]

邵子後天八卦圖贊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斯矣朱子曰此言文王改易伏羲而爲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以自南而北而西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艮兌得位而反其所以自北而南而東而西也故坎離既進則坤兌得坤乾以君官則所代王者長養於東南也初主在乾後天卦乾以君官則所主者又在震巽於東南也又曰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又曰易者一陰一陽之位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故當子午之位艮不交而陰陽雜猶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易位爲交陽本在上陰本在下艮一陽在上坎一陰在下故云不交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云始交坎陽在下離陽在上故云不交陽本在下陰本在上故云始交坎陽在下離陽在上故云不交

朱子曰嘗考後天八卦圖而更爲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爲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爲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退之中也離南者進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爲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女將有行故巽稍向而艮全不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全不用也故妙萬物節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也陳鵬山曰離爲日大明生於午月中時也故在後天居南坎爲月月生於酉故在先天居西月正臨於子夜分時也故在後天居北在先天則居生之

[illegible]

周易言象卦集十卷

皇甫泌易解十四卷

名蓋隱者也

晁氏曰本朝劉牧撰慶歷時言者多宗之

朱子曰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

馬氏曰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畧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爲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趨吉避凶患迪從違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本諸踐履則觀象玩辭惟此義理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初不必岐而二之也

卷之二

陳氏曰其學本康節

彭氏曰朱震子發撰其書多採先儒之說以成故曰集解

陳氏曰李綱伯紀撰蓋罷相還謫時所作其書於辭變象占

無山易解二卷傳家易說十一卷

氏曰河南郭忠孝頗明象數著易解二卷其子郭雍述父志又著易說十一卷

廣州易學二十四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董道撰

鄭東鄉易卦旋難圖二十五卷

陳氏曰其書以六十四卦爲圖外及六位皇極先天卦氣等圖各附一論說未有繫辭解自言其學出於富沙邱先生以爲易理皆在於畫中於是日畫一卦置之座右周而復始久而後有所入沙隨程迥可久曰邱程字憲古嘗有詩曰易理分明在畫中又曰不知畫意空箋註何意丹青在畫中其學傳之東鄉云

昭德易詁訓傳十八卷

陳氏曰晁公武子正撰博採古今諸家附以已聞又考載籍行筆以明諸父之變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畧於象數

趙氏曰參政李光振光忤秦檜謫海外爲此書李嘗受學於

劉元成

趙道公易解八卷疑問二卷

陳氏曰直學士院李榕撰其門人吳說之傳所述胡邦衡爲作序

周易鏡餘十五卷

陳氏曰資政殿學士鄭剛中撰兼取象義不辭乾坤二卦獨自屯始剛中嘗得罪秦檜其於乾坤之義有所避耶

張汝明易索十三卷

陳氏曰汝明字舜文撰上下六卷觀象三卷觀象玩辭玩占

兼說各一卷大觀初爲御史省郎游定夫蔡生養

晦菴本義十二卷啟蒙一卷

自明至今
制科所用

朱子語錄曰易只是卜筮之書今人說得太精了更入義不得如其之說雖龐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

程沙隨易章十卷

陳氏曰程迥可久撰迥嘗從喻子才學登科仕至邑宰與前輩名公交遊多所見聞故其論頗有源流根據

楊誠齋易傳二十卷

陳氏曰其序以爲易者聖人變通之書惟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又嘗占未有字八卦之畫即字也

項安世周易玩辭十六卷

二

陳氏曰安世當慶元中得罪時論杜門不出諸書皆有論說而易爲全書其自序以爲讀程易三十年此書無一字與之合合則無用乎此書矣大抵程氏一於言理盡暑象數而此未嘗偏廢程氏於小象頗欠發明而此書又象尤貫通蓋亦備考諸家斷以已意精而博矣

鐵峰氏曰按馬貴與經籍考所載說易諸家凡一百六種茲採先儒所最稱許者三十二種登記其目以俟學者搜取儒生所習見不過王註孔疏伊川易傳賡卷本義及邵子圖說數種其未經目甚夥苟欲研窮四聖之理固不可專已守殘保一家之說遂以爲至道在是也元明以來註易者甚多

雖知具三物皆有信故中乎取之亦以卦情立象也又如漸
取鴻者以鴻至有時而群有序不失其群不失其序於漸之
義爲切且鴻不再偶於文王卦辭女歸之義爲切此亦以卦
情立象也有以卦畫之形取象者如剝言宅言牀言廬者因
五陰在下列於兩旁一陽覆於其上如宅如牀如廬此以卦
畫之形立象也與與小過亦然有以中爻取象者如漸九三
婦孕不育以中爻二四合坎中滿也九五三處不孕以中爻
三五合離中虛也有即陰陽而取象者如乾爲馬本象也坎
與震皆得乾之一畫亦言馬坤爲牛本象也離得坤之一畫
亦言牛皆其類也故其象多是無此事此理而止立其象如
金車玉鉉之類金豈可爲車玉豈可爲鉉蓋雖無此事此理

律更提綱

卷之一

寸

而又內有此象也所以說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但形容物
宜可擬可象即是象矣善乎蔡氏曰聖人擬諸其形容而立
象至纖至悉無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此也其
在上古尚此以制器其在中古觀此以繫辭而後世之言易
者乃曰得意忘象一切指爲魚兔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良
用以教天下之意矣

序卦說曰伏羲畫卦之序首乾終坤至文王繫辭定位上經
三十卦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三十四卦首咸恒終既濟未濟
夫子序卦雜卦傳引其端而未竟其說者也蓋先天乾坤坎
離爲四正之卦兌艮震巽爲四隅之卦上經首乾坤而終坎
離者蓋以乾坤天地之象諸卦皆從出也故爲上經之首也

是以序卦反對而歷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凡八卦而爲泰
否乃乾坤之交不交消息之會先泰而後否者自息而消也
自此歷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凡十卦而爲剝復
蓋剝盡則爲坤而一陽生於復陽自消而息之機也此二卦
者乾坤所由成而見於此者以見乾坤之道無時而窮也又
歷無妄大畜順大過而爲坎離蓋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正
也坎離水火之象天地之大用也故必以水火之正終之然
乾坤者陰陽之老坎離者陰陽之中蓋舉天地之道而歸於
中也況坎一陽盡則爲坤離一陰盡則爲乾而乾坤固自
其用數不過乎中也下經首咸恒而終既濟未濟蓋以咸恒
者夫婦之象而人倫所自始也故咸者少男少女之合夫婦

律更提綱

卷之一

二

之始也恒者長男長女之合夫婦之常也由是歷遯大壯
明夷家人睽蹇解而爲損益夫姤蓋澤山之咸一變而爲損
雷風之恒一變而爲益先損而後益者自消而息也消息之
會猶上經之有泰否也由是夫盡爲乾而一陰生於姤陰自
消而息之機猶上經之有剝復也又歷萃升困井革鼎而爲
震艮蓋一陽生於震而極於艮陽之終也又歷漸歸妹豐旅
爲巽兌蓋一陰生於巽而極於兌陰之終也震艮巽兌咸恒
二卦所由成也而見於此者以見咸恒之道無時而窮也又
歷渙節中孚小過爲既濟未濟蓋咸恒失婦之交陰陽之雜
者也故以水火之交終之然咸恒者少男少女長男長女之
合而既濟未濟者則中男中女之合蓋舉人倫之道歸於中

也況以坎離之中畫升而上之則爲兌艮降而下之則爲震巽而兌艮震巽猶自在也數亦不過乎中也茲乾坤造化之本咸恒人道之本其消息之理固造化人道之常而守中之戒則聖人所以維持造化網紀人道者也合先天卦位而觀之則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者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也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者則又水火不相射之義亦用中之道所謂後天不出先天範圍者也以雜卦之義觀之上經以十八卦反對而成惟乾坤順大過坎離六卦有對無反凡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亦以十八卦反對而成惟中孚小過二卦有對無反凡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然上經自乾坤而下內雜以下經十二卦下經自

經史提綱

卷之一 易

三

咸恒而下內雜以上經十二卦者以見易卦彼此互交上下經非判然爲二者也自大過而下卦不反對者蓋易不可爲典要故反對者易之常而不盡以反對拘者所以通易之變也況孔子不以姤與夬對故於姤不言君子道憂小人道長獨於夬而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所以扶陽抑陰而爲天地立心也又合三聖人之易而觀之伏羲則爲乾一陰姤則後居其中以乾坤爲諸卦之所藏一陽復則爲乾一陰姤則爲坤陰陽消息之機天理自然之體也文王之易首乾坤而終未濟者以乾坤爲諸卦所從出然天地間萬物無常濟之理惟其未濟則皇皇求濟蓋人事以回造化而乾坤不毀矣綱紀維持之道後天常然之用也孔子之易首乾坤而終未

者蓋天地事之未濟以小人間之也夫者以陽夫陰消陽息之會也未濟而求其濟者乘其機而一決焉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乾坤定矣蓋於先天後天體用之間而決其機也此三聖之爲世道處同一心也

來矣鮮曰上經首乾坤者陰陽之定位萬世之男女也易之數也對待不移者也自乾坤歷也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十卦陰陽各三十畫則六十矣陽極於六陰極於六至此乾坤變矣故坤綜乾而爲泰乾綜坤而爲否否泰者乾坤上下相綜之卦也乾坤既迭相否泰則其間萬物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不可悉紀自同人以下至大畜無非泰否之相推無否無泰非易矣水火者乾坤所有之物皆天道也體也無水火則乾坤爲死物故必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而後乾坤之水火可交順大過者山澤風雷之卦也順有離象大過有坎象故上經首乾坤必乾坤歷否泰至順大過而後終之以坎離下經首咸恒者陽陰之交感一物之乾坤也易之氣也流行不已者也自咸恒歷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十卦陰陽各三十畫則六十畫矣陽極於六陰極於六至此男女變矣故咸之男女綜而爲損恒之男女綜而爲益損益者男女上下相綜之卦也男女既迭相損益則其間萬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不可悉紀自夬以下至節無非損益之相推無損無益則男女既濟未濟者男女所交之事皆人道也用也無既濟未濟則男女爲死物故必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而後男女之水火

經史提綱

卷之一 易

三

可交中孚小過者山澤雷風之卦也中孚有離象小過有坎象故下經首咸恒必咸恒歷損益至中孚小過而後終之以既濟未濟要之天道之體雖以泰否爲主而未必無人道入道之用雖以損益爲主而未必無天道上經之篇義蘊蓄其妙至此若以卦爻言之上經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陰多於陽者凡八下經陽爻一百有六陰爻九十有八陽多於陰者亦八上經陰多於陽下經陽多於陰皆同八馬是卦爻之陰陽均平也若以綜卦兩卦作一卦論之上經十八卦成三十卦陽爻五十二陰爻五十六陰多於陽者凡四下經十八卦成三十四卦陽爻五十六陰爻五十二陽多於陰者亦四上經陰多於陽下經陽多於陰皆同四也是綜卦之陰陽

經史是編

卷之一

三

至神厥有由矣

像象管見曰易首乾坤天地定位此人人之心量也乾坤終天地以交爲坎離坤交乾陰麗陽中而成明南面而聽向明而治聖人之所取也乾交坤陽陷陰中而成陰從初便有陰陷則乾道何以首出聖人有不勝其憂矣是故乾坤成列之後首有事於坎屯蒙與震艮遇屯雷從下以動上險動爲滿盈之雷雨蒙艮從上以止下險止爲時出之山泉需訟坎與乾遇以乾健乎坎險需有光亨之吉訟有窒惕之吉師比坎與坤遇以坤順行坎險師爲貞師之帥比爲顯比之王小畜與乾與兌遇震艮二到先坎有合極險巽兌二爻後乾有

合以行健由是乾下坤中不爲險陷之交乾居坤下遂爲天地之泰泰豈一日之故哉屯蒙需訟師比之有六坎所謂人心惟危天下萬世之所同險屯原初震動蒙要上艮止需訟皆乾爲君師比皆坤爲藏然後有畜有履而成泰向使六坎之險有一不涉求有天下之泰不可得矣乾坤十變方泰見泰之難泰一變即否見否之易乾不交坤而否離以文明麗之於乾內外於是受之以同人大有坤不交乾而否艮以止入而貞之於坤內震以動出而奮之於坤外於是受之以謙豫隨蠱震艮與兌之合由否泰變隨震到來下兌柔亦以喜開泰蠱艮則上與柔下亦以幹傾否臨觀坤與兌與遇兌後乾爲履於坤則說順相泄而成臨與前乾爲畜於坤則與順

經史是編

卷之一

三

相孚而成觀噬嗑賁離與震艮遇動乎陰爲屯於離則雷電合章而噬乎止陰爲蒙於離則剛柔相文而成賁剝復坤與艮震遇剝離之變否之極坤以止上閔復豫之變泰之初坤以動下閔無妄大畜乾與震艮遇無妄震以首動險次噬出入以動乎坤者而動之於乾下乾以動而加健見原始震動之功大畜艮以首止陰次賁明出入以止乎坤者而止之於乾上乾以止而大正見要終艮止之力順震艮之合坤在中乾上乾以止而大正見要終艮止之力順震艮之合坤在中兌大過與兌之合乾在中交坎離重坎重離之自合震艮與兌在其中又乾坤始坎離終天地萬物父母水火天地大用乾坤始順大過坎離終六子父母之用之終是爲上經之始終下經首咸少男少女之合一乾坤也次恒長男長女之合

一乾坤也。遯咸男爲主而內止乾爲外。遯大壯恒男爲主而外。乾乾爲內貞矣。晉離出地坤下順以離之明夷離入地坤上順以晦之剛止。剛動之男用乾父遂若無其功。柔明之女用坤母猶必致其後。此謂柔男女父母內外之辨也。家人離在內與外入以假之。睽離在外兌內說以合之。離柔得中即坤柔亦必用中與柔兌柔又可知也。泰咸男內止以止陰於其外。解恒男外動以動陰於其內。益咸恒二體分於離坎之交。離明固與兌二柔之易合而麗坎陰非震艮二剛未易止而免也。咸恒十變有損益猶乾坤十變有泰否咸下女吉損因以說道上行乎恒從婦凶。益因以巽道不下乎咸變損兌柔爲內主恒變益與柔爲外主長少之柔交於內外以爲

後而君上之家爲益大故受之以豐漸艮止合於巽入也。艮止離以離明則止明相麗而進之於外爲益貞故受之以旅。於是與兌剋而長少二女後坤以終事焉。震合以自動巽合以自入。益風雷相薄而分之則雷自爲薄風自爲薄。各以動入爲道也。艮合以自止兌合以自說。益山澤通氣而分之則山自爲通澤自爲通。各以止說爲道也。巽風之入柔不如震雷之動剛與於隨風之後而風力厚其於坎陰亦何不渙乎。且震在陰下動之難震在陰上渙之易矣。兌澤之說柔不如艮山之止。剋說於麗澤之後而說體專其於坎陰亦何不節乎。且艮在陰上猶患其過繫說在陰下惟恐其不出矣。屯蒙震艮於坎以原始渙節與兌於坎以要終如是而坎猶爲險人道無望其存乾坤無望其成列矣。中乎小過與頤大過對中乎巽兌之合然三四得數於其中渙節之餘險不在坎而即在於巽兌也。小過震艮之合然三四失位於其中屯蒙之餘險不在坎而即在於震艮也。坎與乾坤震艮與兌交皆不名濟惟終與離交而後名之爲既濟。坎離天地交之中離中一柔即坤陰全體之柔坎中一剋即乾陽全體之剋。乾下交坤而成坎坎又爲之上交於離坤上交乾而成離離又爲之下交於坎離下交陰麗陽中而成明者要終無元坤道原下順承坎上交陽陷陰中而成險者要終有極乾道原上而首出夫是之謂不相射而相逮爲中天地而有交之濟以水火之濟成天地之交乾坤之能事備矣。天地之交曰泰一轉即

否水火之交曰濟一轉即未濟否之日多濟之日少聖人之憂患無時而已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終焉咸恒始中乎小過終震與艮兌之交之始終合既濟未濟又爲六子之用之終是爲下經之始終

伏羲之易使人見造化焉玩之知消長矣文周之易使人見吉凶焉占之知趨避矣孔子之易使人見理道焉學之知變化矣或曰變化難知子曰貴行不貴知故能語能默能仕能隱能動能靜能屈能伸君子謂之知易

經史提綱

卷之一 易

三

經史提綱卷之一終

經史提綱卷之二

丹徒錢邦實舉少甫述

登仲饒

江北魯之裕亮解甫訂

男忠

孟昉

翰

叔濟

淳

詹夫

姪忠

錢潭

受業朱 瑞 相宜

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

周爰更煩亂剪裁詳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

經史提綱 卷之二 書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之軌範

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訂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

始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

其家書於屋壁

顏師古曰家語云孔勝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

語於孔子舊室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藏二說不

同未知孰是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開大猷齊南伏生年過九

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載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

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註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

云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辟藏之其後大

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

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

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

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

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類

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

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秦書本非

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

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伏生本但有宛與臯陶謨禹貢甘

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

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

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秦誓一篇

故為二十九篇

至魯共王好治宮宅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

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王又

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蝌蚪

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

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篇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

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復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

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其餘錯亂摩滅勿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經史提綱

卷之二

三

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各錄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異非經謂之傳蚘蚘名蝦蟆之子書形似之爲說古之謂用隸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老之時而安國爲隸古文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內一簡之中其不可知者益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序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俱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意不無稍有潤色即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周命也後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

經史提綱

卷之二

四

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數端歷歷無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之意昭然我見宜相踰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開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故好古博雅君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詳此節雖說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也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書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魯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濟南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則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較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并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文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并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詁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秦文非經籍本自餘絕

無師說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
蔡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所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舛舛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開經典一編齊建武中吳兢與方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專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代考其篇目似孔氏聲中書之殘缺故附尚書之末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爲作舜典汨作九丘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坤命經史提綱

卷之二書

原命武成旅獒周命二十四篇除九丘九篇共卷爲十六卷蓋亦畧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後出舜典益稷難與二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爲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元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書又云鄭中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桑柎柎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柎得之而柎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八篇出於魯共王所換孔子宅壁中者增多至十六篇此其爲家傳不

及列於學宮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歐陽氏伏生所傳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然則劉向見之矣楊雄杜預何以不見耶劉向以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一世不一體其接受異同復若此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殺後何可據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受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考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矣

尚書大傳三卷

經史提綱

卷之二書

漢濟南伏勝撰後漢鄭元註劉向校書得而上之陳氏曰凡八十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云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

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

自唐以來十三經內尚書註皆用此

晁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始顯唐明皇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改無陂之類是也然安國既定古文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於私家而已是以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逮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

石林葉氏曰孔安國傳古文尚書傳因巫蠱事作不得列於學宮故漢儒雖楊雄之徒亦不之見西漢所傳歐陽太

小夏侯三家而曰楊雄漢言稱酒誦之篇漢書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陵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誦脫簡一引語脫簡二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記所引叙皆與孔氏本合其餘諸儒所引字與訓詁或不同者皆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自唐以來十三經內尚書疏義皆用此

晁氏曰穎達用梁費昶疏廣之說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詁詁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絕是長卿

卷之二

始布天下

東坡書傳十三卷

晁氏曰熙寧以來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為多

陳氏曰其於允征以為義和貳於罪而忠於憂於康王之誥以釋衣服冕為非禮曰余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獨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恨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成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石林書傳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少蘊博極羣書強記絕人蘊著秋之學視諸儒為最精

陳博士書解三十卷

博士陳鵬飛撰陳氏曰秦檜于熈寧從之遊在禮部時熈為侍郎文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熈漫不平鵬飛說書從政殿因論春秋毋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沒今觀其書於文侯之命言驪山之禍申侯啟之平王成申侯之立已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反死於難而武公復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豈難矣嗚呼其得罪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蔡九峰書集傳

明朝制科用此今同

經史長編

卷之二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沉自愛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與言纂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云

林少穎書集解五十八卷

陳氏曰少穎從呂紫微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謙則其門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他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探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不取

經史提綱卷之三

丹徒錢邦實駁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儋甫訂

男忠 濟 孟勛

瀚 叔濟

淳 質夫

經史 鏡潭

受紫朱 相宜

詩翼奉曰詩有五勝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鄉鄰曰

詩有四義標舉雖屬國風之始處焉為小雅之始文

王為大雅之始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為

經又提綱 卷之三

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

韓詩齊轅固無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採雅說成非其本

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別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

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

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漢衛敬仲受

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

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并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竊詩魏

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獨

立

石林燕氏曰魯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

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

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五傳弟子分傳教授而小戴

最為後出今之立禮者惟小戴為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

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難傷之說

可入趙賓之易萊霸之書非也應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

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

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

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

於人之誦咏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而詁訓亦異故其學

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見於子夏而其書貫穿

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蔡民也與孟子

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

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

孟子與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

王博見發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於世衆而

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

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

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書句已不

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具偏未

可知也

詩序

釋文舊說云國雖后妃之體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

謂小序此以不則秦漢也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

毛公合作卜商章有泰盡毛更足成之。後漢儒林傳謝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蓋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制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石林葉氏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所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爲子夏作毛公及衛宏潤色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自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易有序卦象文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楊子雲法言皆其遺法況詩序記其先王之政

經史提綱

卷之三

三

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其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千百載之下循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爲鄭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謝宏能之可乎所謂謝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蔚宗之言耳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爲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於曼卿至顧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謝宏畧先後也。不知而以宏之言爲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史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道於采之則可以知制戒學者誦之

則可以觀章怨其歲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固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爲之則於理爲近矣

文獻通考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贊矣讀清廟者深味穆清廟之一章則紀文

經史提綱

卷之三

四

王之語贊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叙述訓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咏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叙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篇辨折尤至以爲妄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隔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甚矣

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爲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詩以爲閨周室宮廟之傾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黍離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類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芣者爲何事而慨嘆者爲何說乎叔於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楊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公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意而類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茲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

經史提綱

卷之三詩

五

鴛鴦陸姑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芣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嘆行役之勞苦飯餽渴之情狀憂勞養之不遑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義異而類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明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芣不得爲正雅矣即是數端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辭也出於敘情閨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辭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

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序言所謂叔于田楊之水之反詞以諷四牡采芣之詞同變風文公胡不玩索詩詞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詞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理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閨雅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佚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墮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葛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藟蔣令役童褰裳風雨子衿楊之水

經史提綱

卷之三詩

六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浮昏不檢之人發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者定何等之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之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辭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能存焉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刪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乎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樂於跌宕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蘇軾源潔爲樂府補遺邪妖冶之趣其詞甚

非不艷麗可嘉也而總歸於士選於書不道其詞家本
畜其書體其爲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
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先儒爲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
維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無看並讀而後
可以爲學也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
之刺其若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
淫誕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爲序者之意
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啓
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庶人謗商旅議亦王政之所
許况變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
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訕之辭太過如投章諸篇

之刺忽亦不害其爲愛君愛國不能自己之意今必欲使避諷諛之名而自處於端讜之地則夫身爲端讜而復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昔其罪浮於諛上矣反得爲溫柔敦厚乎哉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廟之用是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發立箕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崇之宗廟之中朝廷之坐則未知其將以薦於何等之樂斯明乎公衛之爲樂也乎不然失左傳言季札陳詩辨雅鄭

樂而所歌者兩篇律皆在周則詩既雅樂矣使爲國
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
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
其得於性情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
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
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
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文王大明綿
綿文王與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肆矣繁遏渠宗廟
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
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
烏知鄭衛之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

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求譏諷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麻肆矣寗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產賦將仲子斯伯亭趙孟于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驪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寒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今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尋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而此六詩之旨意詁訓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晏或以爲衛宏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以襄諸篇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恭未

鄭氏其綱

卷之三詩

十二

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無意之可考者也其然而不詳者必其序說之無傳首意之難考而不欲應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之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衡諸公而傳其首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駢清人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發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考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義意明白者亦不果錄起車乘招我以方豈不欲往畏我朋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決不能不類於狎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矯矯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歟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述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殘餘發遺蘊恨張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

鄭氏其綱

卷之三詩

十三

不見先儒中圖之說而欲信立之者果能較此觀得之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辭其所爲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楚辭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謎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諄人之意也

韓舉詩

嬰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仕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今惟存外傳十卷

毛詩詁訓傳二十卷

自唐以來十三經內毛詩皆用鄭箋

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

家河間獻王傳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則未知長者失

毛公歟小毛公歟

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述其事皆稱爲箋又按後漢傳註引張華博物志鄭註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會爲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爲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士之辭皆謂之箋則其爲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

毛詩正義四十卷

自唐以來十三經內毛詩皆用此

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集解長孫無忌判定詩家之學此爲最詳

晁氏曰：編述者義疏也。然其得聖人之意而刑公度數，則已詳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

詩譜一卷

歐陽公於絳州得鄭氏詩譜首卷殘缺，因補成進之。公自序曰：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乎嘗因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嘗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搜契下迄陳靈公于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方，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易若意其

經史提綱

卷之三

十三

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遑道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說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秦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大平以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無列商譜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其詳其義，惟封國繼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豳豳并於衛，衛趙魏無世家，豳可考者陳齊魯晉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由是觀之，鄭譜雖有變風之先後也。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秦魏唐陳豳此諸子其謝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然檢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余未見鄭譜，嘗考春秋史記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

歐陽詩本義十六卷

經史提綱

卷之三

十四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考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掌著論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元鳥之詩爲怪說，諫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傳文義，則觀覽

穿如出一手已意有佳發明則別出之詩之詳明未有
逾於此書者也

晦菴詩集傳 明鄭制科所用

鄭淡齋有詩傳專詆詩序極言毛鄭之妄文公立意大畧
相同惟陳氏甚非之馬貴與亦訛其謬

經見提綱

卷之三詩

詩

經史提綱卷之三終

經史提綱卷之四

丹徒錢邦寅跋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僑甫訂

男忠 濟 孟 仲 濤 叔 濤 全 校

受業米 楊 相宜 姪忠 濤 鏡 潭

禮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其餘禮得而獻之合五十

經史提綱

卷之四禮

一

六篇並成儀之事當時無有傳之者惟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蒼說禮於萬言號后氏曲臺記蒼授梁八戴德及德從子聖市人曹慶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爽漢末鄭元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而漢初又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元元作周官注又河間獻王於古經周官之

外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訓其煩重合而次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元受業於融又為之註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惟鄭註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儀禮注十七卷

經史提綱

卷之四禮

二

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為其說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為本則重者在事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為次為末則輕者在事故儀先冠婚後祭祭朱子語錄此書雖難讀却多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互相發明久之自貫通也儀禮疏五十卷

唐賈公彥撰

馬氏通考曰先公儀禮註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而習之不待肩肩然登載本後而已熟其誦數矣

王介甫新經既出土不讀書如秦之於禮禮者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室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剋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廢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拔曰家有監本儀禮註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裝緝爲九帙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篇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爲完書拊而嘆曰茲所謂儀禮者歟韓昌黎之言豈斯我哉昌黎云文王厲公之法制其在於是其於書也於奇辭與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鐵悉曲折中有明辨善處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婚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諸侯之士不同

經史提綱

三

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

古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

陳氏曰長樂黃幹撰幹號勉齋臨卷之握始晦菴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幹續成之

信齋楊氏序曰惜文公卷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爲勉齋黃先生編之先生服膺遺訓取向來喪禮

本精專修政書成周主有五卷後漢書中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誦習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闕於綱常者爲九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其臨時沿襲都陋不經特甚可爲慨嘆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考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微濶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

經史提綱

四

矣復因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十五卷前已寫就喪服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卷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曰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性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繫廟所補者自天地神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使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嘗爲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因以其書纂本授後曰子其讀之益欲復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祭輯也後受書伏讀時在先生左右隨事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遺恨日邁月征今十餘年伏自念齒髮衰叢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奉傳述竊不自揆遂

據原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

經史提綱

卷之四



經史提綱卷之四終

經史提綱卷之五

丹徒錢邦寅駁少甫述

江北營之裕亮僑甫訂

男忠 濟 孟舫

瀚 叔濤

亭 質夫

全校

姪忠 滿 饒潭

受業朱 瑞 相宜

周禮 十二卷

鄭元注陳氏曰按藝文志周官經六篇顏師古曰即今之周禮也愚嘗疑周禮六典與書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

經史提綱 卷之五 周禮

二

五典授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今此官於教事殊畧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未知定為何事先儒固有疑於是書者林存孝以為讀亂不經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惟鄭康成博覽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故其學道行於世愚按是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考不誣其為先秦古書自無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同其他固不論也若之駁出於扶風馬融而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鄭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尚在年九十餘鄭衆實其時人鄭大夫者河南鄭興少穎也司農者鄭衆仲師興之子也

李堂

馬氏通考曰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者特不遇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疑怪者有如周關卜祝各設命官衣賸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親親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周禮之舊耳固未見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政事則後世惟以簡易濶畧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屬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為故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闕雖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為為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誣介甫之執模不可行即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子孫棄之於臧獲其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其有鄉遠之官不獲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而貨則盈而斂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自

經史提綱 卷之五 周禮

二

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遠夫夫縣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五穀皆徵召其民者其德也

其過惡而加以黜逐司馬之任則罪極重師有帥無帥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菱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營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皇皇焉察察焉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蓋以私事子人痛癢常相關聯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皆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奸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為人君者宰制六合等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誅誅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美政方可紀絕再舉

經吳楚綱 卷之五 周禮

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憊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既受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投政焉必為教養之思慮未敷而追呼之苛瑣已極矣是以後世郡縣之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世不參胥吏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為便安所樂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市之虞治官去太甚之說遂為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眾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環正昭廣則志氣自奮而

詐起處以簡靜猶或庶幾稍涉繁劇則不勝其苦而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廬廬井有伍此皆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與父競之曰發之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與人誦之曰子產而死惟其嗣之勝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而當一郡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偽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盡陳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未敢遽當於人心必俟摩以歲月然後肯之諺諺者而為謳歌耳况賢不及子產所准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

經吳楚綱 卷之五 周禮

行之乎王亦甫是也外甫所行變常平而為青苗錢曰此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錢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民若自願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則均之隣保猶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為奸不無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難而錢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官與民爭貨之非便也蓋當年者羅維之法也責者財貨之法也羅維之法以錢與民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收官之則反為備便賒貸之法捐錢以升民而以時計之實有以濟民而以官為行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不爲之設
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爲其勸勞者而
欲爲其繁擾者也謂周禮爲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饒
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饒司城子罕請於宋
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
者貸宋無饒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則春秋家
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雖當時未嘗取五分之息如
青苗之爲然熙寧諸賢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爲貧
者願貸貸與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乎之而
并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
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爲簡易而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饒

爲其甚屬

卷之五 周禮

三

之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未嘗見其有賸豐之敝何也蓋其
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
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五亦年
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于進爵時之從選然非
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選
子人者與民情常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
以利民弊爲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疎則情偏弊滋潤
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
周禮所載凡法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
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以爲善學古之
學也

周禮疏十二卷 自唐以來十三卷
內周禮疏官周此
唐賈公彥撰公彥洛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學博士發揮鄭學
最爲詳明

陳君舉周禮說十三卷

宋陳傅良撰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
國勢也鄭註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
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鉉學於傅良
記所口授而爲書曰微言傳良爲說十二篇專論綱領
朱子語錄曰於邱子服虔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精善
半冊徐元德作下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
常問君舉問卿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何如陳奏云臣生
解史註綱

卷之五 周禮

六

於周官粗嘗用心推考今已屬榮容臣繕寫進呈
御大概推周官制度頗詳然亦有錯亂處如云冢宰之職
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官掖之事無不畢具
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說固是但云冢宰
人之事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宗伯典禮司寇
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空而乃掌於司馬蓋周家職
互相按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
臣既任之而復疑之耶或問如何先生曰賓客屬秋官者
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所以
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之官
屬是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屬司馬也

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官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中畫井田制置纖悉必屬於司空而今亡矣

黃履周禮說五卷 不詳考工記

水心蔡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遠行之大壞矣蘇轍東坡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羽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測於遠泉酌飲焉惟其量耳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出如奇方大輿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則而庸矣賡是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者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今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也經其散者也周之

經見提綱 卷之五 周禮

國莫切於此書也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庶教法擇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疊疊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經緯也今天下者非私智也設那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沈滌三壞之腥穢而十以性節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循將合他經而共行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獻之天子爲科舉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議論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教鄉鄰濟血辯二類是非凡一

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禮記二十卷鄭元註自唐以來十三經

鬼氏曰漢戴聖纂訂康成注即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歿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四十篇大戴既刪爲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爲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鄭夾漈曰戴聖爲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爲揚州刺史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賈容爲益繁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不得死自是聖漸服武每奏事至京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戴聖爲禮

經史提綱 卷之五 周禮

家宗身爲職吏而子爲賊徒可不監哉學者當先行其言而

可矣

經史提綱卷之五終

經史提綱卷之六

丹徒錢邦實駁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僑甫訂

澄仲繼

男忠 齊 孟 叔 濤

淳 質 夫

姪忠 瀾 鏡 潭

受業朱 楊 相宜

禮記正義七十卷

自唐以來十三經內禮記疏皆用此

唐孔穎達等貞觀中奉詔撰

三禮義宗三十卷

正之是制

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晁氏曰靈恩武城人少篤學尤精禮

傳仕魏歸梁為博士甚朴拙及解析經理盡極精致此書在

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

援引古證商畧其可否為理學之最

丁丑三禮辨

宋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周禮之說與

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戴之

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註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

所以而詳識之

太常禮書一百五十卷

宋陳祥道撰祥道元祐初為太常博士解禮之名物且繪其

象甚精博朝廷聞之給札繕寫進御

經史提綱

卷之六

經史提綱卷之七

丹徒錢邦寅駁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儉甫訂

男忠

孟舫

叔濤

淳

質夫

今校

姬忠瀾

錢潭

受業朱

相宜

春秋

左傳

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以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春秋言爲尚書帝下靡不

經史提綱

卷之七

左傳

一

同之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懸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發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無言謂春秋左氏見左氏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父當世君臣貴戚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隨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所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則未有書

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

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嚴公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莊

孟莊孟莊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

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行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其左氏

傳雖出於漢初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

爲訓詁授趙人賈公其後劉歆與校經籍考而正之歆立於

學諸儒其應至建武中陳元明左傳上書請立於是乃以魏

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

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通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

其後賈逵服虔并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爲經

經史提綱

卷之七

左傳

二

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至隋杜氏盛行服虔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碧梧先生曰言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踰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公謂此夫子既老而成之書春秋錄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其春秋二百四十年之書以九月成之也○馬貴與曰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左氏以爲蔑公穀以爲昧蔡邕左氏以爲鄆公穀以爲微會於厭愁左氏以爲厭愁公穀以爲厭銀若是其殆不可勝數然此特名字之說耳至於君氏蔡

則以爲齊子魯之大夫也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也

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果爲何人乎不

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

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干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

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固萬世帝王之師然其

始生乃鄆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

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氏於哀

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

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

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損益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

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

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春秋一書三

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既各有同異又各有

增蓋遠指以爲夫子所修之聖經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而

言之則左氏爲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

正經不啻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

集解序文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

時經文本自爲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

後是在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

仲尼卒則分明增入然則既增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

之於獲麟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未可盡信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劉子駿曰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

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詳畧不同也

陳氏曰自昔相傳以爲左邱明撰其好惡與聖人同者也而

其末記晉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後

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如此又其書稱虞不胤矣見於

管仲及秦康長皆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邱明別

是一人爲史官者其釋經義例雖未盡當理而具得當時事

實則非二傳之比也

朱子語錄曰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

左傳得簡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全無傳授如何鑿空

撰得或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

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聖懷李氏曰昔左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圖別

爲諸族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莽具存時

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邱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

若內傳之簡直駿繁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巾當時刻

國之史料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邱明特爲

此重複之書何耶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

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

傳事十六七國語言十八九春秋列國史所記言事以成一家言耳薛士龍謂天子外史掌四方之志職領於周太史隱公時始更魯歷爲魯史晉乘始殤叔秦史始文公王室微諸侯力政諸侯有史周之衰也然朱子謂禮生子則問史書之閒尚有史況一國乎書酒誥矧太史友內史友諸侯有史明矣晉史稿史黜史趙史龜史墨楚史得史皇衛史鮑史狗史朝齊史罷齊太史氏子餘後晉青史氏侯史氏皆董狐後衛祝史氏揮後齊南史氏楚左史氏或授其姓或世其官豈皆由周衰耶傳語所載自周事外列國辭命盟書得自會聘者不勝數若魯羽父與虞叔引周諺季文子引周禮誓命季桓子命戴象魏趙簡子觀書於魯太史晉荀偃叔向秦子桑

華生共編

卷之三

五

華續此事猶左氏續十四年也或謂以列國史彼此流傳不一左氏並收故傳與國語有異同猶春秋書陳侯甲戌己丑之卒徒兩赴也余因史通題左氏內外傳而載其異同凡八十篇爲之序以證明之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戴洪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傳其子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其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又四傳至何休爲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何休曰孔子至聖鑒觀無窮知秦必將焚書乃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申公申公授江翁其後學廣大善穀梁以授蔡千秋

晁氏曰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做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自唐以來十三經

晁氏曰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顧子茂之註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故題曰經傳集解其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其散在棄經信傳是爲一失

鄭夾深曰杜預解左氏預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是後漢之經杜氏之後復

人不能措一詞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
後人不能易其說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經

經史提綱

卷之七 詩經

經史提綱卷之七 終

經史提綱卷之八

丹徒錢邦實駁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傳甫訂

澄仲繼

男忠濟孟勛

淳瀚叔濤

全校

姪忠濟鏡潭

受業朱瑞相宜

公羊傳詁解十二卷自唐以來十三經內公羊傳註皆用此

陳氏曰漢司空棣何休邵公撰休爲太傅陳蕃官屬蔣敗坐禁錮作詁解彈恩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

經史提綱卷之八公羊傳

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熟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

穀梁傳集解十二卷自唐以來十三經內穀梁傳註皆用此

陳氏曰晉豫章太守范甯撰爲中書侍郎作穀梁註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稅駕於吳帥門生故吏兄弟子姪研六籍三傳蓋甯父汪爲徐兗二州刺史比伐失利屏居鄒時也汪歿之後始成此書所集諸家之說皆記姓名其釋何休曰及鄭君釋之者所謂發墨守起廢疾也稱邵曰者甯從弟也稱泰曰難曰凱曰者其諸子乎汪范爲之孫魯在良史傳自魯至泰五世皆顯於時賢父子祖孫同訓釋經傳行

於後世可謂盛矣泰之子魯亦著後漢書以不軌誅死其家始亡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自唐以來十三經內左傳正義皆用此

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

春秋公羊傳疏三十卷

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撰陳氏曰徐彥不知何代人意其貞元長慶後也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

經史提綱卷之八公羊傳

經史提綱卷之八終

經史提綱卷之九

丹徒錢邦寅駁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脩甫訂

男忠 濟 孟昶 叔濤 全校

淳 質夫 全校

姪中 瀾 鏡潭

受業朱 瑞 相宜

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 穀梁名又治 亦當人字元治

唐國子助教楊勛撰 邢昺等奉詔是正

春秋集傳 纂例 辨疑 共十七卷

經史提綱 卷之九 設學篇

唐給事中陸淳纂陳氏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

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修並明春秋傳陸淳從助及匡傳其

學助考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爲集傳集

注又撮其綱目爲統助卒淳與其子異緒歸以詣趙匡伯

益爲淳隨而纂會之大歷乙卯歲書成助之學以爲左氏穀

梁雖多鮮意殊少公穀傳經家於左氏至趙陸則直謂左氏

淺於公穀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按漢儒以來言

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以外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

啖氏始不可沒也淳梁陸澄七世孫仕通顯侍憲宗東宮黨

王叔文會卒不及貶

春秋傳王廢微十五卷

啖氏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
簡而意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惟見治亂之迹
故得經之意爲多常秩則議之曰明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
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刻也胡安國
亦以秩言爲然

春秋經解十五卷

孫覺撰陳氏曰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再爲精深且以爲
本邦取三傳及諸家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
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爲之後序海寧周茂振跋云先君
傳春秋於孫先生嘗言王荆公初欲識春秋以行於天下而
卒老之書已出一見而忘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
而廢之自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云

春秋權衡 意林 劉氏春秋共三十四卷

劉敞原父撰

晁氏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叙其解經之言劉氏傳其

解經也如揮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邠之類皆古人所未言

石林葉氏曰劉原父知經而不厭傳亦不盡從傳據義考例

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然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

治經不惜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密

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不知

經無怪其然也

韻讀春秋集傳十二卷

蘇轍子山撰陳氏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以趙
益以一時談經者不從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王氏春秋 列國諸臣傳 共六十三傳

宋王當撰晁氏曰當眉山人嘗爲列國諸臣傳效司馬遷史
記凡一百三十四人十餘萬言今又釋春秋真可謂有志矣

春秋會意二十六卷

宋杜謬撰晁氏曰謬集漢唐以來春秋訓釋三十餘家彙成
一書仍斷以己意雖其說不皆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覽
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言或有得焉

胡文定春秋傳三十二卷

明倫彙編
經義典

宋胡安國撰晁氏曰安國師鄭願其傳春秋事按左氏取
經之精者採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亮夫程明道張橫渠

宋之二家

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
朱子語錄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如
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聖人只是直筆據

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忸怩

石林春秋傳 春秋考 春秋識 共七十二卷

宋葉夢得撰各有序其序識曰以春秋爲用法之君而已
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
之失爲辨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爲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訛而
補其疏畧目之曰識其序考曰君子不難於考人之失而難
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

自是辯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妥也而後可以觀吾考其自
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
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
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
乃兩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
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爲書辨訂考覈無不精詳然其取何
休之說以十二公爲法天之大數則未可曉也

春秋本旨二十卷

知杭州洪興祖撰其序言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
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發

春秋正辭 通例 共三十五卷

宋之二家

經史攷辨 宋之二家
知杭州畢良史撰良史爲東京留守屬官東京留罵罵
中著此書已而得歸表上之

左氏圖紀

徐得之撰止齋陳氏序曰自荀悅表宏以兩漢事編年爲譜
讀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及
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
見於經故採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其事書其事不書
以釋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編年爲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
史至編年則必敘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諸周禮他姓
杜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筆削
嚴矣左氏亦始合傳爲一書

可以發明筆削之旨則亦不錄也蓋其事足以傳達而無與於經義則別爲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爲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爲一家史體而讀左氏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白衷荀二子爲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謂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王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若置曲沃伯爲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我鄭一事王子類之禍視帶爲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傳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次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其事書某事不書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治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若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閻丘氏史與國紀畧同而無經史纂綱

卷之九 國紀

者爲左氏

春秋比事二十卷

陳同甫序之曰春秋變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意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慮其難通其善讀則只以傳經之事跡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莊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附經以類次其始末考其所以論其時然幾抱遺恨以見聖人之志卷有遺子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前二中而而而難類事以見其終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拾傳而補經之遺矣亦不妄謂其爲也

勤而卒不則其名也或曰是漢史伯之所爲也文伯名葉湖州人常爲塾之校官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錄諸才以與同志者共之

止齋春秋後傳 左氏章指 共四十二卷

陳傳良撰大畧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畧見之

左氏紀傳五十五卷

吳燦李氏曰不著撰人名氏取邱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爲紀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藏否其行非本末畢陳於前不復錯簡旁出可省繆閭之勤或事同而

經史提綱

卷之九 國紀

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離猶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存世族譜繫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實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別據他書今姑仍其舊以俟考求

春秋三傳分國事本末

傳句龍樞後漢劉氏序畧曰句龍君博習詳考又分國而總之卽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出滅小國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父而總其義凡採其說者數十家君益嗜古尊經之士確乎其能自信者也

經史提綱卷之九終

經史提綱卷之十

丹徒錢邦實取少甫述

江比魯之裕亮儋甫訂

澄 仲鬱

男 濟 孟昉

淳 叔濤

淳 質夫

全枝

姪 肅 鏡潭

受業朱 端 相宜

孝經

隋經籍志曰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難散故作孝經以總齊之期其技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

經史提綱

卷之十

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魯尼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識讎失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

其家又有古文孝經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劉向校書除其繁咸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為之註又有鄭氏註咸云鄭元其立義與元所著他書不同故疑之孔安國於梁朝隱

及周齊唯傳鄭氏

鄭康成註孝經一卷

陳氏曰秦火後河間人顏芝得本經藏之以獻河間王相承鄭康成作註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疑之古文有孔安國傳不行於世及唐開元中詔讀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

晁氏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信斯言也則孝經乃孔子自著者也今其首帝云仲尼居魯子侍則非孔子

所著明矣詳其文義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柳宗元謂論語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參不然蓋魯氏之徒樂正子春子思相與為之爾余於孝經亦云

唐明皇孝經註一卷

明皇取王肅劉邵虞翻章昭劉炫陸澄六家之法參攷孔鄭舊義集為此註行於大學

元行冲孝經疏

明皇既作註故行冲奉詔作疏

孝經正義三卷

經史提綱

卷之十

宋侍講學士邢昺撰初世傳行冲疏外尚有諸家皆淺陋不足行遂咸平中詔為集諸儒之說而增損焉

六經訓釋名義

洪容齋隱筆曰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每自立佳名各以百數若戰國追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為詁字失其耳小雅有比林蒼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旨如春秋有左氏微解氏微張氏微虞卿微三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名為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惟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義他書無用此字者

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經史提綱

卷之十 孝經

三

經史提綱卷之十終

經史提綱卷之十一

丹徒錢邦寅取甫述

江北魯之裕虎齋甫訂

澄 仲愷
男 濟 孟舫
漸 叔濤
淳 質夫 全校

受業朱 端 相宜
姪 忠滿 鏡潭

爾雅

晁氏曰世傳釋詁周公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入之
鐵峰氏曰按藝文志以爾雅附考經籍志以爾雅附論語
經史提綱 卷之一 爾雅

唐文宗十三經石刻亦以爾雅列之於經而宋四庫書目則
置爾雅於小學之首馬氏通考因之夫爾雅既為周公仲尼
子夏之書其宜列十三經無疑今仍從唐舊而以說文解字
之類專屬於小學焉

爾雅註

陳氏曰晉宏農太守郭璞註按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
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璞序亦但稱與於中古隆於漢代
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為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
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
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
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學所說先師所傳疑莫能

明也舊有劉歆樊光之學今惟郭註行於世

爾雅疏十卷

朱邢昺撰註以郭景純為主昺奉勅為義疏共其事者杜鎬
而下八人

止齋陳氏跋爾雅疏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為作也漢興除
秦之禁管置小學博士列於學宮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
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
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
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
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出比及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
說不學自先儒註疏皆罷詘而爾雅益廢余憶為兒時入鄉
經史提綱 卷之一 爾雅

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螻蛄為對其事至
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為博也郡有刊疏未就字多殘闕
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余嘉其志而為之序

博雅十卷

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遺文為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
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為博云憲後事唐太宗太宗常
讀書有音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為音注授驗詳獲帝嗟賞
之

埤雅

宋陸佃撰晁氏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皆援俗說然佃
王安石客也而學不逮王王氏亦似對立者

經史提綱卷之十二

丹徒錢邦賓駁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傳甫言

澄 仲轡

男忠 濟 五舫

淳 質夫 全校

姪忠 鏡渾

受紫朱 相宜

論語

西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

經史提綱

與輯而論

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時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

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憂侯勝丞相韋賢扶卿前將軍

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隋經籍

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感除去齊

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疏張侯論當時重之

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

並出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

元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註魏晉以來

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之傳

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漢陳至情何鄭並行其孔張家

孔氏所傳仲尼之旨並附於此篇

馬氏曰按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為張禹所

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

尚書同自孔子錄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亮曰子張問

以下為一篇共二十一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錄中所無

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真本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

也

洪容齋隨筆曰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並對其入

問答皆舉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曰曰雍惟至

閔子獨曰子騫然此書無損名若賈謂論語出於曾子有

之門公乎亦出於閔子則所記閔子侍側之辭明與魯有

于真字路不同則可見矣

何晏論語註十卷

魏何晏集解其自序云按魯論也成周氏孔安國馬融

成陳羣庸生魏王粲八家之說與孫思邈中書省前魏

家訓解為之

皇侃論語疏十卷

梁皇侃撰皇氏曰古今論語之註多矣何晏探諸家論語

為集解行於世侃又別著疏經雖與羣所集來談未定

得蔡美善者雖與羣所集來談未定

皇氏之說以此

皇氏之說以此

論語正義十卷

晁氏曰皇朝邢昺撰亦因皇侃所探諸儒之說刊定而成書
○唐入止爲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葛始奉詔爲之

孔子家語十卷

陳氏曰孔子二十二世孫猛所傳魏王肅爲之註肅開鄭學
猛嘗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與肅所論多合從而證之遂
行於世云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語動
交相問對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與論語孝經
並傳弟子取其正實而切要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皆集錄
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流別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一 論語

屬文下辭傳世頗有疑義亦由七十三子各述首尾加之潤
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
家語與諸子同刻故不見滅至孔子二十四世孫猛始行於
世

朱子語錄曰家語雜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
白撰出又與呂伯恭書曰遺書愚意所刪去者亦須抄出述
段畧註刪去之意若不草草若只暗地刪却久遠易惑人記
論語者只爲如此器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經史提綱卷之十三

丹徒錢邦寅馭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虎齋甫訂

澄仲譽

男忠濟孟躬

瀚叔濤

淳質夫

姪忠滿鏡潭

受業朱福相宜

趙岐註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爲孟子章指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問答

經史提綱卷之十三 孟子

著書七篇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爲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爲弟子

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言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

諡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

死然後有諡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

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

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

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

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

皆無之則知叢佚也多矣

孟子正義 音義 共十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鑑丁公著所撰蔡附益其闕亡今註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與真撰正義以趙註爲本其不同者時時無取善經

朱文公大學章句或問各三卷 明朝制科所用

朱子語錄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或問看來看去只看註解

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

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其底不出不

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朱文公中庸章句或問各三卷 明朝制科所用

朱子語錄曰中庸一篇其妄以已意分其章句是害豈可以

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書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經史提綱卷之十三 孟子

朱文公論語集註或問各十卷 明朝制科所用

朱子語錄曰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看集註時不可

遺了緊要字某下一字直是秤等輕重方敢寫出

集註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共草草看

朱文公孟子集註或問各十四卷 明朝制科所用

經史提綱卷之十三終

經史提綱卷之十四

丹徒錢邦賓駁少甫述

澄 仲譽

江北魯之裕亮傅甫訂

男忠 齊 孟勛

淳 叔濟

姪忠滿 鏡潭

受業朱 端 相宜

小學

漢藝文志曰上古聖人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參取諸典共揚於王庭言其宜揚於王者

經史提綱 卷之十四 小學

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師古曰律亦著其法曰大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六書六體各有誦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官今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緣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篆印章書幅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今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師古曰各任其私故孔子子貢獨及史之闢文也亡矣夫蓋傷其浸不正也史籍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子貢父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津學七章者太史

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後頗異所謂秦

篆者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職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

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

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師古曰總合也武帝時司

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後者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

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

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記字於

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

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十三章臣班固比一百

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遺宣

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齊至外孫之子杜林爲

經史提綱 卷之十四 小學

作訓故并列焉

六書一曰象形謂寫其跡也如日字從口從一陽數月字從

月從二陰數田字從四口十阡陌之制少字象物初生有枝

莖之類是也二曰指事謂宜著其事而可知也如人目爲

見鼻鼻爲鼻兩戶相向爲門兩手齊下爲拜之類是也三

曰會意謂合文以成其義也如止戈爲武力田爲男女帝爲

婦人言爲信人爲爲爲吏人爲使之類是也四曰諧聲謂

本一字以定其體而附他字以諧其聲也以江河左從水以

定其體而諧聲在右鵠鴨右從鳥以定其體而諧聲在左裘

裘諧聲在上簾箔諧聲在下周圍諧聲在內後與諧聲在外

之類是也五曰轉注謂六字數義展轉注釋可通用也如

長久長字長則物莫先焉故又爲長幼之長音長則有餘故又爲長物之長如行止行字行則有蹤跡故又爲德行之行音行則有次序故有爲周行之行音如數目數字有數則可數故又爲數往之數音有數則密矣故又爲疎數之數音又音促數音亦密也又有本其意特轉聲用之者如以女妻人爲妻音之類是也舊考老轉形之說非也。六曰假借謂本無其字因字聲意而借用之也如能豪獸也今借爲賢能英豪之類此聲借也如內外之內作收納之內伯仲之伯作王伯之伯有惡而可惡有好而可好之類此意借也又如占卜之爲占奪女子之爲爾女房舍之爲取舍肉骨之爲肉好之類借聲不借義是也

經史提綱

卷之十四小學

三

張懷瓘曰按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採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爰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科斗即古文別名蒼頡即古文之祖也。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曰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秦八體書法一曰大篆新莽號豐定六書三曰篆書又漢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並此也所謂篆籀蓋其子孫是也史籀即大篆之祖也。按史籀者亦周大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篆後人以名稱書故謂之籀文即漢試學童六體所謂奇字是也其迹有石鼓文存馬陳蒼李斯小篆無採其意史籀即籀文之祖也。按小

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諧隸之祖爲不易之法其名題鐘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斯雖草創遂其極李斯即小篆之祖也。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惜云次仲始以古文方廣少波勢乃以隸書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時官務煩多得次仲文簡畢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惟蔡伯喈乃造其極王次仲乃八分之祖也。按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孝始爲縣吏得罪始皇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秦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爲

經史提綱

卷之十四小學

四

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按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之以爲榮厥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程邈即隸書之祖也。按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漢齊相杜度始變漢法非也王惜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畧漸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速急就固草創之義謂之草書懷瓘按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奇形離合若鉤鎖連環之狀神化自若變態無窮呼史游草爲章因張伯英草而分明以別之也魏晉之時名流君子一呼呼爲草唯知自乃能辨馬章草乃隸書之捷今章草

草之技也按杜虔在史游後一百餘年則解散隸本明是史游創始史游即章草之祖也。按行書者後漢穎川劉德昇所造也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愷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厥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若逸氣縱橫則義謝於獻若晉裾禮樂則獻不繼羲夫古今人物狀貌各異此皆自然妙有萬物其比惟書之不同可庶幾也故得之者先稟乎天然後資於功用而善學者乃學之於造化異類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劉德昇即行書之祖也。按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漢靈帝熹平中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詰鴻都門上之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

經史叢刊

卷之一四小學

五

下見役人以聖帝成字心有恍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官關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諧此蔡伯喈即飛白之祖也。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杜虔妙於草草崔瑗崔實父子繼能羅碑趙襲亦法此藝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杜崔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然伯英學杜崔之法溫故知新以成今草伯英即草書之祖也以上張璠十韻書節

太昊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諧聲五曰轉注六曰假借是時獲景雲之瑞又作龍書

觀鳥獸之跡作鳥跡書其書頭尾細圓似冰中之蝌蚪子又名蝌蚪書。按伏羲造書契已有六書之名又云黃帝立史官制文字意伏羲已有六書之形至黃帝時蒼頡為古文體裁乃備耳又外紀云古有始皇氏蒼頡帝名頡有睿德生而能書觀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是太古之時別有一蒼頡而皇帝史後名蒼頡然歟否歟作書者之說歟

經史叢刊

卷之一四小學

三

作魚書魯秋胡之妻作蠶書陳遵因芝生漢殿而作芝草書曹君作垂露篆懸針篆韋誕作剪刀篆劉德昇夜觀星宿作璆絡篆又皆隨時變易不列正體者也

秦廢古文始用八體一曰大篆史籀二曰小篆李斯三曰刻符即古四曰蟲書俗信首象為形五曰篆印屈體始填壓六曰署書即蕭何所定以題七曰及書書於文也失體八曰白隸書程邈所作

漢以立體教學重一曰古文孔氏解二曰奇字即古文而三曰篆書即小篆即始聖使李斯中書也四曰隸書程邈五曰繆篆文原曲體號所六曰蟲書所謂蟲鳥之形以篆印章也

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裁削讀為篆篇篇頭篇三蒼碑蒼

唐書等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

蔡文姬曰臣父云劉隸字八分取一分割篆字一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張懷瓘云本楷字漸若八字分數故名八分

庾肩吾曰按鄭善長水經注臨晉人發古塚得銅棺棺外書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古文餘同今書按胡公在春秋前則隸書興於周代明矣當時猶與古文相參程邈始發古文而用隸又邱光澤以隸書興於周代謂亥有二首六身如布算之狀按此亥文則春秋已有隸書矣。梁顧野王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春申是周末六國同時隸文則非吞併之日也

宣和書譜曰爲八分之說者多矣然秦漢以來石刻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始有八分書其典型蓋類隸

而變方廣作波勢豈在唐始有之耶古今名稱稍異今之正書乃古所謂隸書今之隸書乃古所謂八分至唐又以隸書中別爲八分以別之然則唐之所謂八分非古所謂八分也。郭忠恕曰小篆微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之真書也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

急就章一卷

晁氏曰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游元帝時爲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類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急就書小學者多書此故有急就

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於世

鐵峰曰按書至史游始變隸爲草將以隸書難於附急故取姓名人物草木禽獸等字編爲韻語解散隸體以草法書之蓋欲使人效習此書便於急速附就故謂之急就章其意在草書之可以急就非止謂難字之必當急就也其體在初變隸書之時猶束於規格未至作縱橫狀自有張伯英草書後人乃別史游之草爲章草謂其爲急就章之草也急就之意蓋有攸當晁氏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失其變書法之旨矣

經史提綱

卷之一曰小學

經史提綱卷之十五

丹徒錢邦寅駁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亮齋甫訂

澄 仲穆

男忠 濟 孟勗

淳 叔濟 全校

姪忠 鏡潭

受業朱 祐 相宜

方言十三卷

漢楊雄撰晉郭璞注陳氏曰首題輶軒使者絕域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書本末其畧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

經史提綱卷之十五

會者常懷三十騎齋素綸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軹葛洪西京雜記亦言子雲好事常懷鉛訪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所云也

洪容齋隲華曰雄自序所爲文曰太元曰法言曰訓纂曰州歲曰反騷曰四賦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及儒家所序雜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

姓莊漢顯宗諱莊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寔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

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凌之以武則繼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

抵牾又書稱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

者爲之云

釋名八卷

漢徵士劉熙撰序云名之與實各有類義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

說文解字三十卷

漢許慎叔重纂唐李陽水刊定南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其闕字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南唐徐鉉撰錯與兄鉉齊名不及歸宋而卒鉉歸朝通顯故名出錯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

經史提綱卷之十五

玉篇三十卷

梁顧野王撰陳氏曰其文雖增多然雅俗雜居非如說文之精最也又以今文易篆字益以舛說世人以篆體難通今文易習故說文遂罕學要當尋其原本也

景祐集韻十卷

宋直史館宋郊鄭穀修定

類篇四十九卷

宋景祐中丁度受詔修類篇至熙寧中司馬光始奏書

字說二十卷

宋王安石撰石林燕氏曰凡字不爲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凡王畧別之以爲六書而謂之

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後處未易盡通又更篆隸蓋損
變易必多乖失許慎說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
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票以義取之
雖六書且不問矣况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
鑿附會有一字拆爲三四文者古文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
以闕然起而交詆誠不爲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則過也

論楚書一卷

宋鄭樵撰論楚書曰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楚書流入
中國代有大鴻臚之職譯經閩文之官恐不能盡通其音不
可不論也楚書左於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
錯成文苑以偏纏成體華則一字該一音楚則一字或貫數

經史提綱 卷之十五 幼信

三

音華以直相隨楚以橫相纏華蓋以目傳故必詳於書楚以
口傳如曲譜然書但識其大畧華之讀別聲故就聲而借楚
之讀別音故即音而傳。又曰楚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
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楚書甚簡不過數個屈曲耳差別不多
亦不成文理而有無字之音焉華人苦不別音如切韻之學
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類釋
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以其原派出於彼耳華書
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楚書比之實相遠邈故楚有無聲之音
而華有無窮之字楚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
通而音無錙銖楚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
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

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爲賢
智不識字人爲庸愚

經史提綱

卷之一 五言

四

經史提綱卷之十六

丹徒錢邦實敷少甫述

江北曹之裕亮簡甫訂

澄 仲德
男忠 濟 孟唐
漸 叔齊

淳

質夫

全校

受業朱

瑞

相宜

史記

隋經籍志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殷以上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周則太史小史內經史表詞

卷之十六 史記

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尊事跡以當時紀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迄於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淺鄙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譌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爲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

王之末非其義也故辭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爲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而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爲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異等共成光武本紀權固爲郎與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駒駘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及三國興峙魏氏及吳并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惟魏帝爲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并皆爲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曄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充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惟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

經史表詞

卷之一 史記

史記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右漢太史公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爲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歲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新繁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遷書舊裝駟爲之解云班固嘗論太史公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追處士而進奸雄於貨殖

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受遷者多以此論爲不然謂遷特感當時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爲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不察其心而驟議之過矣

陳氏曰按張宴曰遷沒之後亡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二王世家日者龜策新欽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言詞鄙陋非遷本意也顧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對碑書三王世家恒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瑣不足道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畧禮樂書賡荀子提論河間王樂傳斯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褚先生者名少孫裴駰即注三國志松之子也始徐廣經史提綱

卷之一六 史記

作史記音義駟本之以成集解竊嘗謂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鴻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前漢書一百卷

晁氏曰後漢元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十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瘦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爲之注劉知幾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

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鸞筆固雖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楊雄劉向劉歆舊文潤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頗冗瑣良由固之才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序稱述者豈亦謂有所本歟

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忱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蔚宗乃刪取衆書爲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頗有芟取前人舊文者注中亦著其所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爲傑思殆無一字虛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又曰志三十卷晉秘書監

經史提綱 卷之一六 史記

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劉令平原劉昭宣御補注華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宋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入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爲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亡惜闕而不著其爲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併稱華撰蓋非是今考章懷太子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爲彪書不疑彪書宗室高陽王睦之長子多所著述注莊子及九州春秋之類是也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晁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志五列傳吳二十

劉傳宋文帝嫌其畧命裴松之補注採詳載分又書中其書多過本書數倍王通今細觀之實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其後嗣於諸曹傳中則見高本與侯氏之子也高貴卿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爲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免父而爲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虞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續後漢書四十卷

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畧曰陳壽身爲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爲諸葛所免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爲帝而指漢爲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經史提綱

晉書一百三十卷

搭祭高帝以下昭穆制歷皆畧而不書方且乞米於人欲作佳傳私意如此史筆誰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謂漢亡僅三二年則已爲晉災與之名天實命之是益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從魏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迨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論王道則壽逆而劉順本朝歐陽修論正統而不照魏其質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斌經世紀年直以先王正統獻帝爲漢而附魏吳於下乃晉漢物也今從魏主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爲纂書蕭常爲纂書爲魏志魏志爲晉書

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爲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撰注文之善者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一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載十一卷魏載載九卷別爲晉載四卷惜乎壽疏畧於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憲章於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

晉書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蜀氏羌鮮卑割據中原爲五凉四藩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撰史律歷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撰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爲按歷代之史惟晉載最甚可以爲論至於取沈約誕誕之說采諸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雜誕妄之言亦不可不辨

夾脊鄭氏曰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固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已然亦隨其筆削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平志算之徒則授之以志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經傳以顏孔博通古今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得一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宋書一百卷

晁氏曰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齊永明中約奉詔爲是書以何承天書爲本旁採徐愛之說頗爲精詳但本志無載魏晉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詭說以証前代如琅邪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太后處屢見時人多有異議之類是也梁武帝知而不以爲非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并錄亡缺始詔館職校讐曾輩以秘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

陳氏曰本何承天山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愛勒爲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承光以來闕而不錄今新史始義熙終昇明

魏書一百卷

卷一百一十六

上

三年獨闕劉彥之傳館閣書目謂其志載魏晉失齊限斷揆以班馬史體未足爲疵至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

其書甚矣

不心禁氏曰遷固爲書志論述前代舊章以經緯當世而漢事自多闕畧蔡邕胡廣始有纂輯陳壽蔚宗廢不復著至沈約此次漢魏以來最爲詳密唐人取之以補晉記然後歷代故實可得而推雖去遷固本意已遠然古既不載追則所當存者隨世有無而已學者立乎千載之後考見始末當在相承如一日若姑就遷固之華而不求其實則失之遠矣

南齊書五十九卷

晁氏曰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二志四十一列傳初江淹已作

志沈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然天文但紀與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表云天文事祕戶口不知不放私載

梁書五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唐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編纂梁史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採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微惟著總論而已筆削次序皆出思廉思廉名簡以字行

陳書三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其父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陳亡隋文帝問之察所以論載每篇成輒上之觀訖而沒察且死屬思廉繼其事業貞觀中與梁書同持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北齊魏收撰初魏史官崔浩既誅太和後始有李彪崔暹等撰魏末山偉蔡萬更至國書二十餘年事跡猶然斷不記一文宣時始詔收撰成十之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書其舊書多謬誤不平愛爾未樂于金鼓滅其惡風有怨者多沒其善黨北朝貶江左時人嫌之號爲穢史劉知幾謂其生絕曹嗣死逢割斷皆陰惡所致後隋文帝命顏之推等列修唐貞觀中陳書亦作五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皇朝命劉恕等校正

北齊書五十九卷

晁氏曰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外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首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諸史稱帝號百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既不識者少之書今亡闕不完

周書五十卷

晁氏曰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周有柳蚪隋并宏各有撰次率多抵牾貞觀中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先是蘇綽兼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宏爲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

隋書八十五卷

晁氏曰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二

經史提綱

卷之十六

史記

初魏徵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後又詔于志堅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志詔歸第入隋書入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淳風

御批

歎矣淳曰按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無明可以無憾蓋因於宋皆不取也正爲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蹟所以三代紀綱至述公書固十志幾於絕緒雖其文采灑然可喜取其實用故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然清麗豈易貫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前由當時區處各爲其本類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其修紀傳志以志附之志序序風氣所爲其類其類

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

晁氏曰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梁陳周隨分屬南北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爲二史刪煩補闕過本史遠甚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隋書有之故隋書亦行於世司馬溫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訛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勁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勿謂經史提綱卷之十六史記

唐書一百卷

晁氏曰石晉宰相劉昫等撰初吳兢撰唐史一百一十卷劉述因兢舊本更加筆削爲紀志列傳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令狐峒等後於紀志傳後隨篇增補共成一百三十卷石晉時又命劉昫等因韋述舊史增損以成爲帝紀二十列傳一百五十無畧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漏又最非失實甚至以韓愈文章爲太純終故仁宗時刪改焉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初撰列傳舊傳約一百九十卷新書約六百七十四卷而其

中增表故書成上於朝自言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也

陳氏曰舊例修書正著官高一人名御歐公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於此事用力久且深何可沒也遂於紀傳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遜今按舊書成於五代文氣卑陋之時紀次無法詳畧失中固不足傳世而新書不出一手亦未得爲全善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大畧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澁殆類虬戶銳鑿體識者病之歐公嘗臥聽蕭鎮傳序曰使筆力皆如此亦未易及也然其序全用杜牧罪言實無宋公一語然則歐公殆不滿於宋名銜之著固惡夫爭名抑亦以自表異耶溫公通鑑多採舊史而唐虞子西直謂新唐書

經史提綱卷之一六

二

敢亂道而不好雖過甚亦不爲無謂也劉文成亦謂字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處云

高氏繼畧曰仁宗詔重修唐書十年而歐陽公至繼帝紀表志七年書成韓魏公素不悅宋景文公以所上刻傳文彩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歐陽公看詳改歸一體公受命嘆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已意竟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署官崇者是時宋公守鄭州歐公位在上方公曰宋公於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公聞之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蓋古未有也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呂蒙正

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撰宰相薛居正監修

惟五代史七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歐陽修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於家求叔沒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國史稱其可繼班固劉向人不以爲過特恨其畧出帝論以爲漢國議而發云

陳氏曰歐陽子之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爲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充足以爲世訓然不爲韓陵眼立傳識者有以見作史之難按韓通之死太祖猶未踐及也其當在周臣明矣

經史提綱

卷之一六

十三

李方叔師友談記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益艾忠公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皆戎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乎可道之功業也

宋史

元修宋遼金三史吉水貢士周以立上書學之謂遼與本朝不相涉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爲宋比漢唐而有光金之爲金比元魏而猶歉宜有分別附金於宋書秦不省揭傒斯深是之而夷臣自相爲力主之揭不能違也

遼史

元歐陽元等撰

金史

元歐陽元等撰

元史

明宋濂王禕等撰

經史提綱

卷之十六 史記

三

經史提綱卷之十六終

經史提綱卷之十七

丹徒錢邦寅馭少甫述

江北魯之裕亭德甫訂

澄 仲轡
男忠 濟 孟觚
瀚 叔濤

受業朱 瑞 相宜
姪忠 瀟 錢潭
海 質夫 全校

編年

漢紀三十卷

晁氏曰漢荀悅撰班固作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七 編年

爲紀表志傳凡八十餘萬言獻帝以其言繁詔悅舉要撮
總通比其事列繫年月爲紀三十篇凡八萬三千四百三
十二字辭約事該時稱嘉史

後漢紀三十卷

晁氏曰晉袁宏撰宏在晉末爲一時文宗以東京史籍不
論謝承司馬彪之徒錯繆同異無所取正惟張繼紀差詳
因參撫記傳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爲精密

晉春秋畧三十卷

晁氏曰唐秘書正字杜延業撰自王隱而下諸書及諸儒
爲傳記皆所詳究而以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刪集爲此書
館閣書目作杜光業未詳何時人

元經十五卷

陳氏曰隋王通撰唐薛收傳皇朝阮逸補并注按河汾王
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云
逸僞作也今考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
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子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
經作於隋世大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意逸之心勞日
拙自不能掩耶

唐歷四十卷

晁氏曰唐柳芳撰異嚴李氏曰肅宗詔芳與韋述同修吳
兢所撰國史述先死芳獨奏篇起武德訖乾元而先天以
來芳所筆削多失其當史官病之芳亦自悔及上元中坐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七 編年

事徙黔中適與高力士會貶所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
禁中事具識本末念國史已送官不可追改乃用編年法
別爲此書意欲以晚益也本朝歐陽修宋祁修唐紀志及
傳司馬公修資治通鑑撰取四十卷中事雖盡然異聞盡
話尚多遺棄芳本書蓋不可少

續唐歷二十二篇

陳氏曰唐監修國史崔龜從撰起大歷十三年春盡元和
十五年以續柳芳之書也

唐紀四十卷

異嚴李氏曰故參知政事陳彭年撰自歐陽修宋祁別修
唐書及司馬光資治通鑑行於世則彭年此紀應無足觀

然彭年之用意亦勤矣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集歷代君臣事跡計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隨至元豐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別爲目錄參考異同俾歸一塗別爲考異各一編公自謂精力盡於此書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以冠其首且以爲賢於荀悅云此書大抵不採後倖卓異之事如屈原懷沙自沉四皓羽翼儲君嚴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開說之類皆削去不錄然後知公忠信有餘蓋陋子長之好奇也

經史提綱

卷之二十一

三

陳氏曰初先帝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目錄倣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劉義慶長曆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其中考異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而歸於一公子康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馬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及五代則范純甫其在正史外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三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太清記亦足採建康實錄以下無譏焉柳芳唐歷最可喜唐以來釋常野史暨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雜傳亦不敢忽也苟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何有焉

馬氏肆言曰公與宋通鑑書曰基自到洛以來以修治通鑑爲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東奏御唐文字尤多託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爲草數每事又截爲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一百餘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組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此溫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書今學者觀通鑑往往以爲編年之法然則一事用三四處事纂成是其爲功大矣不觀正史精熟未易決通鑑之成績也通鑑承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七

四

洪容齋隨筆曰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爲官屬常以手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氏叙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二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按此書用以爲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爲例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爲某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然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倖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爲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懷帝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爲唐高祖益凡涉歷三卷而煬帝義寧改元事在江都時事明皇後

卷之後擇爲肅宗至德宗之方書太子即位
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妄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
同光四年便係於天成以爲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
鄴至次卷首莊宗方祖潞王清泰三年便標爲晉高祖而
卷內書石敬瑭及至卷末始爲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
說此外如晉宋諸胡晉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雖悉
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
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
宣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
知卒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車帝
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

資治通鑑外紀十卷

晁氏曰皇朝劉恕樸司馬公作通鑑托始於周威烈王命
韓趙魏諸侯下迄五代恕嘗語光岳不起上古或堯舜光
咎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端不敢始於獲麟恕意
謂闕漏因撰此書自三皇五帝至周共和載其世次而已
自共和庚申以至威烈王二十五年丁丑計四百三十八
年爲一編號曰外紀猶國語稱春秋外傳也

經世紀年二卷
侍講張栻撰南軒自序曰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紀甲
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遠
達其事雜見於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
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
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爲編年譜如云外丙仲
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
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
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後稱十有
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謬一旦使
學者曉然得其真萬世不可改者也其不自揆因先
述歷考自堯甲辰至皇王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
十有二年列爲六圖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間有
見則因而明之其大節目有六如孟子謂堯舜三年之
災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見
帝王奉天命之旨其可闢而弗彰故於甲申書堯堯之
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於文祖自乙酉至丁巳
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爲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
合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禹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
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
死則是史官自堯崩後明年通數之耳要若相二十有八

載寒況載相明年少歲始生於有仍氏而後祀
夏配天不失舊物矣豈可使間有變之統故缺此四十
載不書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後國之歲以見少康
四十年經營宗祀絕而後續足以爲萬世中興之冠冕於
新莽之篡缺其年亦足以表先武之中興也漢呂太后稱
制既不得繫年而所立他人子名爲少帝者又安得承統
故後缺此數年獨書曰呂太后臨朝稱制亦范太史祖禹
係嗣聖紀年之意也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
義立於蜀不改漢號則漢號烏得而絕故獻帝之後即書
魏年據書曰蜀漢殆後生亡國而魏統凡此皆節目
之大者妄意明微扶正不自知其愚也其他如長以十稱
經史表編 卷之二 續年

載商稱祀周始稱年皆考之書可見而周書洪範稱祀
者是武王不欲臣箕子尚存商立箕子之志也由魏以隆
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齊後周皆夷狄也故統獨繫於江南
五代雜探則都中原者不得繫之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袁樞機仲撰樞自太學官分教嚴陵爲
此書楊誠齋爲之序朱子曰古史之體其可見者春秋而
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
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
又採合而別紀之若二帝紀上二帝紀下二帝紀而後
諸篇篇其所紀者皆當時事也

必已具於編年之史即今不復見矣左傳春秋經傳
經以作傳後爲國語二主餘篇圖別事殊或越數千年而
遂其意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然自漢以來爲史者
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纂述資
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月如指諸掌
雖托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始於智伯上繫左氏之
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
首尾或散出於數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遇
安衆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都居門戶始
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
之流矣

經史表編

卷之二 續年

宋通鑑紀事本末

明馮琦撰

宋史新編

明柯維騭著

元通鑑紀事本末

明高邦瞻編 藏懋循補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陳氏曰侍講朱熹撰李心傳朝野雜記曰自昔著書首尾
多不相照雖資治通鑑亦或未免此病大抵編集非出
手故也姑以一事論之漢帝四年春十月月食
通鑑並書於長秋之後蓋編者自來未嘗摘出而不思

雜史

起居注之書今俱不傳茲不具錄

雜史

卷之一 二 編年

九

隋藝文志曰自秦廢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遺書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絕相承以爲子貢所作後漢趙華又爲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忘是後羣才景慕作者甚衆又自後漢以來學者多抄撮舊史自爲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

之說迂怪妄誕真虛妄測然其大抵皆得正史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或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雜傳

隋經籍志曰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厠臣外史掌四方之志則諸侯史記燕而有之春秋傳曰號咷號叔王季之穆勲在王室藏於盟府藏統之叛季孫命太史召掌惡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約蒞其盟書登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是則王者誅賞具錄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書故自公卿諸侯至於羣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而又閭閻之政凡聚衆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每月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黨

經史

卷之十一 編年

十一

正史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舉其賢者條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藏之是以窮居側陋之士言行必達皆有史傳自史官曠絕其道廢壞漢初始有丹書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舉賢良文學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輔弼之臣扶義倣儻之士皆有紀錄而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獨傳史齊漢書但述楊王孫之傳其餘皆略而不說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

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傳以序鬼神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叙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其象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推其本原蓋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刪採其要馬魯沛三輔經贊俱亡後之作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見存部而類之謂之雜傳

馬端臨曰按雜史雜傳皆野史之流出於正史之外者蓋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所紀者一代或一時之事難傳者列傳之屬也所紀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為一人之事而實關係一代一時之事者又有參錯互見者今以二類相附近庶便檢討云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七 編年

十一

汲冢周書十卷

晁氏曰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晉孔晁注蓋孔子刪採之餘凡七十篇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惟書法信實者行於世秦漢罷黜封建獨天子之史存然史官或怯而阿世貪而曲筆虛美隱惡不足考信則儒學處士塗私有記述以伸其志將來賴之以證史官之失其功益大矣以司馬遷之博聞猶採數家之言以成其說況其下者乎亦有聞見單淺記錄失實褒貶弗公以誤後世者在觀者慎擇之而已矣李異嚴曰隋唐經籍藝文志皆稱此書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按此則晉以前初未明此也然劉向班固

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稱隱學者不道及盜餘家乃幸復出耶篇目比漢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駁難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緝託周為名孔子亦未必見章句或脫爛難讀更須考別如是正云

洪容齋隨筆曰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劍名斬之以黃鉞懸諸太白廟二女既繼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懸諸小白越六日朝至於周以三首先獻入燎於周廟又用紂於

經史提綱 卷之一 編年

十一

南郊夫武王之代商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聚戰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必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為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貂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羆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一貉十有八鹿十有六麋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執國九十有九國賊罪人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為仁無緣俘馘如此蓋大言也王會篇皆大會諸侯以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馬堂下之左商公姜公立馬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夏商即紀宋也又言得寶玉德有百萬所紀四夷國名

經史提綱

卷之十二 雜年

十三

叩距虛犬戎文馬而赤鬃鬚身目若黃金名吉皇之乘篇
未引伊尹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爲四方獻令伊尹請令
正東以魚皮之鞵劍鑿版利劍正南以珠璣瑤琨象齒
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江旌味名龍角正北以素駝駒騊
駼駿良弓爲獻湯曰善凡此皆無實信姑錄之以貽博雅
者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頗師古
諸國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毋爲僂首將受其咎以爲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
非全書也

後村劉氏曰汲冢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
篇合但少一篇中間所載武王征四國載億有十萬七千

頗古與獸畜亦奇焉以蕭慎爲稷稷爲樂浪之
夷爲良夷姑蔑爲姑妹東夷爲且驪渠搜爲渠與高句麗
爲高夷所叙藏人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于
獸繫身人首腊具腹炙之則鳴揚州馬魚人虎青首孤
九尾東南夷白底乘黃乘黃者似麒麟有兩角東越海盜
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首耳首耳者身若虎豹渠與以
鮑犬鮑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龍封龍封者

若堯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犴雞廉民以稗茲
其寶如李食之宜于北狄州獼猴其形人身枝踵自笑
笑則上齧翁其目食人都郭北狄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
正東高夷以嶮羊嶮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叩

七百七十有九得三篇爲百三篇秦皇漢武矣狩
擒虎二十有二云云紂圍雖大安得熊羆如是之衆又謂
俘商寶玉億有百萬皆荒唐誇大不近人情非止多駭誕
而已百篇聖筆所定孟子猶疑漂杵之語前載云吾欲忘
言觀道妙六經俱不是全書況汲冢之類乎

竹書紀年

經史提綱

卷之十二 雜年

十四

後人何以於周書獨曰汲冢紀年獨曰竹書也又言書
紀要以求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晉仍述
魏事至安釐王二十年蓋魏國史書大畧與春秋相應其
中與經傳大異則益于啓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
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
有共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杜預春秋集解後
序言紀年最爲分了起夏殷商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皆
用夏正建寅月爲歲首惟特紀晉起自殤叔至莊伯晉滅
獨紀魏事至魏哀王二十年姑蔑之盟下陽之滅河陽之
會衛人赤狄洞澤之戰王著紀魏之戰與左傳同而以太
申殺伊尹與尚書堯典堯時難施未

審然何嶠云紀年起於漢帝而傳與序皆言自漢而後未見全書者書無徵益事杜序亦不及書官受后徵二年賈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薨祠之紀大臣祠者惟伊尹周公啟隆禮益為伊周開先而束傳云然蓋史記職國策楚解有之概以為書也

傳曰安釐序曰襄王亦悞凡此約皆不是正何也約注季歷事則云執事塞庫因而死並不駁其謬亦奚貴有注哉余嘗謂雜史多亂正史而亦有可裨正史者如紀年載夏桀卒禁絃歌舞而知應天順人者必無夏臺之囚周西伯昌受後三年周西伯發伐黎而知以服事殷者必無託我殷命之事俞受南單之臺而知誅匹夫者必無黃鉞太白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七

十五

之慘此與穆王共和諸事皆足以明人倫光聖德不但文章古勁三代以下史才所不能彷彿而已叔憂拳拳是書良有以哉

穆天子傳六卷

通考編入正史中今因其與周書同出汲冢故仍次汲冢周書之後

晁氏曰晉太康六年汲縣盜發古冢所得凡六卷詒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按春秋左氏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即其事也穆王始巡狩得驪騮綠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崑崙與太史公既同雖其言不與皆古書頗足觀覽郭璞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易之時古文已不能盡識時有闕者又轉寫益誤殆不可讀

越絕書

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貢攜有內記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什載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世或傳二十篇者非是

陳氏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並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辨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雖則云然終未可曉也

吳越春秋十卷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七

十六

後漢趙華撰唐皇甫遵註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勾踐內吳外越本末咸備

西京雜記二卷

晉葛洪撰陳氏曰其卷末言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歎歎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記者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少異同耳固所遺不過二萬餘言今抄出為二卷以裨漢書之闕所謂先父者歎之於向也而館閣書目以為洪父傳之非是唐藝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者後人分之也按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於世後班固有所因襲亦不聞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之作也

東觀漢記十卷

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撰羅願序曰願聞之上蔡任昉文源曰湧家舊有東觀漢記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後得蜀本錯誤殆不可讀用秘閣本校鑿刪著爲八篇伯見唐諸儒所引參之以袁宏後漢記蔚宗後漢書粗爲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按顯宗命班固爲蘭臺令史遷爲郎撰光武功成平林新示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永寧元年太后又詔劉珍與劉駒駘作建武以來名臣傳今此記所存皆建武事豈固及珍駒駘所述耶其文間類前漢書又傳後所題有太史官曰有序曰者此班劉之所爲分也然固與珍不載成書卷目隋書經籍志

經史提綱

卷之一七 編年

十二

稱劉珍所撰漢紀百四十三卷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皆百二十七卷吳兢所藏與官書卷同劉知幾所有僅百四十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於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纔此耳豈不惜哉然後漢成書自劉珍謝承薛榮司馬彪華嶠謝忱袁宏劉義慶蕭子顯凡九家惟華嶠專述漢紀逮蕭宗總載諸家而成書亦以華嶠爲主後之欲考漢紀者於范氏之書猶有取焉文源之言既然願以爲此書乃漢世史臣親記見聞而范氏出魏晉後以世撰之不得爲比觀高密侯一傳而綱領見矣書雖不全當共全錄

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唐高峻撰以司馬遷史至陳隋書附以唐實錄纂

其要分十例爲六十卷後其子迥折而倍之

陳氏曰峻元和中人其書當止於德順之間其至文宗及唐末者皆後人附益之非高氏本書也

古史六十卷

晁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撰其序曰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紀傳世家記五帝以來然不得聖人之意余因遷之舊始伏羲迄秦始皇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七十二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示後世國史識蘇氏之學皆權謀變詐今觀此書益不然則知子由晚節爲學益精深云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經史提綱

卷之一七 編年

十六

洪容齋隱筆曰俗間所載漢妾之書所謂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之氣骨恐不至此姑摘其數端以爲笑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登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元少時美丰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唐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頌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帥按頌爲相時九齡原未達也此皆顯類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攷然頗能疑誤後生也

十國紀年四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劉恕迥原撰溫公序曰漢之予也博學強記同修通鑑史事之紛錯難治者以委恕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往借觀之目爲之瞋性剛介初與王安石善及改新法言其非遂與之絕卒年四十九所謂十國者一王蜀二孟蜀三吳四唐五吳越六閩七楚八南漢九荆南十北漢溫公又題十紀後云世稱路氏九國志在五代之史中最佳此書又過之以余考之長於考異同而拙於屬文其書國朝事皆曰宋而無隱諱意者各以其國爲主耳

太平寰宇志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樂史等撰太平興國中盡平諸國天下一統

輿地廣記

卷之一

十一

史悉取自古山經地志考證訛謬集成此書上之

輿地廣記三十八卷

晁氏曰皇朝歐陽忞纂自堯舜以來至於五代地理沿革離合皆繫以今郡縣名或云無所謂歐陽忞者特假名以行其書耳

皇朝方域志二百卷

陳氏曰東陽布衣王希先撰凡前代謂之譜十六譜爲八十卷本朝謂之志爲一百二十卷譜敘當時事實而著以今之郡縣志述今日疆理而系於古之州國古今參考譜志互見地理之詳明者無以過此矣嘉熙二年上於朝得求免父解其父給本建寧人邑未進士試詞科不用頗該

冷希先述其遺業以成此書

南北攻守類考六十三卷

陳氏曰監進奏院趙善舉撰進以六朝攻守之變鑒古事以考今地每事爲之圖

通典二百卷

晁氏曰唐宰相杜祐撰先自劉秩採經史自黃帝迄天寶末制度沿革廢置論議得失做周禮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祐以爲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爲二百篇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叙載世稱該洽三十六年書成德宗時上之

續通典二百卷

經史提綱

卷之十七

二十一

宋翰林承旨宋白等撰起唐至德初迄周顯德末

通志略

宋鄭樵漁仲撰

文獻通考

宋馬端臨貴與撰

續文獻通考

明洪州王圻輯

儒家

楊子法言

漢楊雄撰晁氏曰雄之學自得者少其言務擬聖人斯新然若影之守形既解所察明又往往連其末指其末

謂蓋者僅毛而失其貌者也則通溪公曰。元國朝宋咸吳秘注公自言少好此書歷年甚多今輒探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集注先審其音乃解其意云

漢楊雄撰昆氏曰：雄作此書當時已謂其艱深，今欲論之得失，必先窺其奧，然後可得而議也。夫元雖準易，然托始高辛，太初二歷爲之故。元有方州部家凡四重而爲一首，九贊七百二十九贊有奇，分主晝夜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首準一卦始於中準中孚而終於養準，順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與夫二十八宿錯居其間，先後之序，蓋不可得而少差也。夫易卦之直日起於漢儒之學舍四正

卷之十一

三

卦變六十卦之說三百六十各直一日此元之所準者也然駁之卦直日其亦如元之首有序乎抑無也若亦有之則雄之爲元不亦善乎不然則元之序亦贅矣自後始而爲乾坤十有三卦皆以陰陽之消長分居十二月謂之辟卦固有有序矣其餘一月而四卦之序云何中乎順何必爲一日之卦也曰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其所謂中也正於丑間時而左行蒙正於寅間時而右行者其言可得而聞與又陰一陽者元相錯之法也然養爲陽而不爲陰水然金木土者元相傳之法也然鎔爲金而養不爲土其自稱爻類如此豈得無說哉

他只是去推求然太元亦抽底工夫蓋天地間只是個
奇耦許陽耦陰春少陽夏太陽秋少陰冬太陰自二而四
自四而八只凭他推去都走不得楊子却添作三事連落
作三截又且有氣無朔有日星無歲月恐不是道理其學
似本老氏如清靜淵默語皆是老氏意思

陳氏曰接漢志楊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十九本傳三章
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有首
衛錯則指瑩數文掇圖告十一篇皆以解辭元體益與本
經三卷共爲十四令志云十九未詳元首如東發如又測
如象又如文信構瑩
倪中如瑩辭數如旋卦所如片卦錯
如錯卦其於易已說規然與之漸矣

卷之六

100

趙氏曰詩經漢公集注宋葉解詩與國經義文置注並解
贊皇王涯注經及首闕宋惟幹通計陳漸演元吳棫義
七家爲其書自慶歷至元豐凡三十年始成其直云朱者
衷也小宋者惟幹也惟幹漸秘皆國朝人溫公說元曰班
固列諸儒或譏揚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
號稱王今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爲元易之道其於天人
之道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乃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爲所
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爲元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以
爲元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
者必踐於坎埤通滄海者必沿於云漢故願先從事於元
以漸進於易庶幾乎其肯綮而登之於吳求之猶乎初與

冥幸漫漶不可入於精研易經公率而讀之數十遍
參以首尾稍得窺其梗概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
雲真大儒者耶孔子沒後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哉
荀死不足擬況其餘乎觀元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
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究其
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無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
窮也若海漚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
易此矣考之於渾化之初而元已生察之於當今而元非
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元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
不可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標之以六經之言而不
悖藉使聖人復生視元必釋而笑以爲得已之心矣乃知
元者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
變而過之之深也

經史提綱

卷之十二 編年

三

經史提綱卷之十七終

九經補韻

宋代郡楊伯岳撰
明新安吳瑄校

清江北海之裕訂

周易

尚書

假更白
合於入聲二十陌韻內添入

夾音協
合於入聲三十帖協字下添入

周音申
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

觀音勤
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

毛詩

假音隱
假其聲

推音貼
推其聲

假音格
假其聲

周禮
天官下典泉

苦音古
天官下典泉

政音征
天官下典泉

莫音定
天官下典泉

果音禿
天官下典泉

狸音反
天官下典泉

養音莖
天官下典泉

條

經音李
冬官上

威音六
冬官上

早音輝
冬官上

典音作
冬官上

空音孔
冬官上

符音為
冬官上

昔音為
冬官上

校音為
冬官上

教音為
冬官上

緩音為
冬官上

卷音為
冬官上

術音為
冬官上

驥音為
冬官上

學音為
冬官上

越音為
冬官上

耐音為
冬官上

極音為
冬官上

幾音為
冬官上

有音為
冬官上

九經補韻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冬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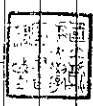
方音同	發音未	馬音夷	羽音戶	禮記	拘音倫	辯音倫	緩音退	假音退	居音綴	章音力	九經補韻	李音作	春秋	左氏傳	免音問	稅音上	殺音口	棺音古	呼音呼	被音皮	封音求	莫音那
憂官下方相氏	赤安氏	羽官下行夫	冬官下羽人	以袂拘而退	曲禮上	曲禮上	曲禮上	曲禮上	何居上	天子之病華矣	漢書	漢書	春	左氏傳	恒公五年	莊公九年	及堂庫而稅之	值公二十年	呼從九年	乃祖公三十五年	昭公三十五年	昭公三十五年
良音兩	其音兒	春出兒	冬官下羽人	橋居廟	音沒	音善	音善	音善	免音問	從音德	漢書	漢書	春	左氏傳	濟音豆	輅音五	欽音鹿	音維	鄭音西	合音暗	稅音清	苑音元
谷上音	其音兒	冬官下羽人	則音以	曲禮上	音沒	音善	音善	音善	免音問	從音德	漢書	漢書	春	左氏傳	恒公十二年	盟公十五年	欽音鹿	音維	鄭音西	合音暗	稅音清	苑音元

黨音掌	公羊傳	昧音結	鶻音桃	穀梁傳	俟音柳	厭音甲	稅音外	縱音稅	舍音釋	沾音視	封音能	耐音能	將音能	踐音能	碑音能	報音能	閑音能	純音能	適音能	純音能	純音能
哀公十一年	隱公元年	成公十六年	昭公二十五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八年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侯音柳

偽 <small>音惟</small>	加 <small>太記</small>	盍 <small>音為</small>	坊 <small>記</small>
移 <small>昌聖</small>	去 <small>記</small>	純 <small>音全</small>	相 <small>鏡</small>
修 <small>音六</small>	大學	緡 <small>音綿</small>	二 <small>笑</small>
	輕則為天下笑矣		大學
			緡 <small>音綿</small>
			黃 <small>音</small>
			昆
			昆
			昆
			昆
			昆
			昆
			昆
			昆
			昆
			昆
			昆
			昆
			昆
			昆
			昆
			昆

乙丑年四月

七



碩果錄十卷

〔清〕馬駟撰

稿本

上海圖書館藏

為德淳名駒會稽人余老友也性純書恒自呼曰書僮書僮性耿介不妄干人惟遇來轅方借之乃快稍須臾必致主稿此人亦其端亦省也然得此必期刻畫為不可越尺寸以過破損必究其補綴珍護過於所貯人亦此情而樂借之亦嘗謂其色而德淳之德益在書僮以叩頭者當不似此僮僮金不似此僮僮而學涉日充矣或性生家子此為美快授之實有殘缺以家藏海內風流悉被波臣取去矣梅史在子同族中推德淳者為流淳文厚德淳深相質之六度相角之嘆曰書僮吾不知也德淳於書僮不窺乎而尤指意於僮子僮子尤稱所注儀札先路已為之札錄載官字云取館中梅史書云稱其碩果碩錄以為鈞指程實實在真僮侯輕藉之上子愛而索之其佳和可也欲然顧以僮生意不可沒嘆呼余與德淳同族子同其佳和而子實可也知鈞史以報又不得專怨和顧曰若左顧未而藏之

時

乾隆癸亥小春第一日漁莊同學弟沈璧頓首加題

項果錄

則例

一古遺和章載於漢書藝文志然今日所有亦僅十之二不啻碩果之可珍知用是窺集其耳并採先儒發明典籍以成此抑庶人知實僮不致更有遺知一古書有出於後世而為漢儒所未載者雖真偽不明然作於昔而留於今亦自有不可磨滅者故分附于各家之內惟數術之會附古人則載之不可磨滅者附漢書一漢志方技中有房中神仙三經共十家今已無一存者唐宋諸志有題黃老所傳諸書概不錄不獨假托亦以絕邪術也

一書曰次序一係漢志詩賦賦其書數術方技四部以冊籍無如皆附諸子之後中隔有彼此互易亦各以類相從無關大義

一書大綱以四庫全書之史三編為通史其後通志為主而旁及傳注子集諸書即乘殘編有二言之及於其籍者亦不敢遺

一書中廣引博取要皆先儒遺言不敢據以己之臆見以欲連綴成篇不能不備載其姓氏非故遺也或索勸整之誠庶免僭妄之罪

一足獨專於考先儒書非欲以著作姓世也故字實母文字繁母簡蓋惟詳其參互之寔跡而不濫及艷麗之浮詞

一錄中所採擇者雖不下千有餘冊然字內經書悉余所未見都諒當什伯於荀矣如於漢子等書出於明季而為宋志以前所未有者不無遺漏尚俟搜求幸獲遺珍自當陸續補入

一足錄本以明經而兼及餘書者以諸子各得聖道之支流皆所以翼經也本為三代而不遺西京者以諸經既遺秦漢之烈婦皆出於漢儒也元論孟亦推已列諸經既秦漢人文字未嘗不顯周戴記之所亦分之而無可分乎倘得擴我見聞自東漢以後擇其言之卓越者而討論之以為是編之後集更庶幾其

一撮要一卷取諸經六真義以其粗具經籍之源流故稍而刪訂附諸編末以便
人之目瞭然云

碩果錄終目

卷之一

易

田氏易

費氏易

京氏易

焦氏易林

子夏易傳

連山歸藏

卷之二

書

今文尚書

古文尚書

逸周書

三墳

詩

毛氏故訓傳

韓詩外傳

子貢詩傳

卷之三

禮

周官

儀禮

禮記

大戴記

樂經

卷之四

春秋

春秋經

左氏春秋傳

公羊春秋傳

穀梁春秋傳

國語

戰國策

史記

趙絕書

卷之五

論語

論語

孔子家語

孝經

孝經

古文孝經

小學

爾雅

急就

方言

楚經

汲冢竹書

卷之六

儒

晏子春秋

曾子

子思子

孟子

荀子

董子

魯連子

陸子新語

賈子新書

孔叢子

董子繁露

春秋決事

桓子鹽鐵論

劉子新序

說苑

列女傳

楊子太玄經

法言

卷之七

道

鶡冠子

管子

老子

河上公注老子

老子指歸

文子

闕尹子

列子

老子

歇冠子

亢倉子

陰符經

素書

法

商子

申子

慎子

韓子

卷之八

名

鄒析子

尹文子

公孫龍子

墨

墨子

墨子

縱橫

鬼谷子

雜

尸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子華子

小說

奇史子

燕丹子

神異經

飛燕外傳

西京雜記

卷之九

詩賦

楚詞

兵書

六韜

司馬法

孫子

吳子

尉繚子

黃石公三墓

風后握奇經

數術

周髀算經

九章算經

甘石星經

通甲萬一訣

山海經

水經

方技

黃帝素問

靈樞經

八十一難經

神農本草

卷之十

雜要

魯共王敬古文

河間獻王敬書

劉歆校中書

劉歆校秘書

漢世傳經之人

朝廷立五經博士

六經古文辨

諸儒著述訓釋諸

右書十經。乾隆庚申春。纂兩寅春錄。畢。系之以贊曰。祖龍出。文典燬。秦火。群書輒十餘年。存什一。文在茲。永不食。

之則今之坤卦以下是也。據晉太康中汲冢人家大司空有易經二卷，
占卦問別有陰陽祀而其事象又與繫辭特是時仲尼道之於魯而未播于
建國也。唐陸氏路隋志云：釋孔聖所佔古括六十篇而不占，係則十篇之
作其地固自爲簡，不占易相屬此家望子藏所以皆佔其一統者方是符信
者也。書曰：泰極三危，不占從違，而後占羊，惟哲吉。行六義及老彭載五
新制陽宅圖控制及馬融略說，元龜周孔禮乃無故者。學者兩漸初其載今
久而能往在法郭子馬同論以易性合徑至微能制的主文受卦例也。其法
宗上嚴贊次大具。宋朱名儒曹傳伯唯謂乾九五三爻身爻變而復解
注行者，王弼注本上六終未也。即聖人言：「備」以三連陰而而邪學漫稱今所存
略見于唐李氏注明彖系和而已。應探按室主郭強觀王汝常程子他門弟子孫希
作易傳亡仍王師大易有全人道四而伊川尚其錄康節高其繁渙珠
格勝先亮六字。高其繁朱子尚其高或或以性理或以氣候或以夢占或以仙種
皆可引旨論其極難切近如太玄潛微乾乾若以其一偏有談性道者
以象數爲實察察象數者以性道爲玄殊不必易教稍微了也。六事物之
繁莫多不幸著易易其終類而過自主入於則林論愈易而愈有所蔽
是以朱子易易知本塔掩蔽一二條肯則得一一路明若若書去其陰使
之通體光明更也。慨自六經遠塞大之性理可易爲完究雅王莽輕信淫泆
亦其餘害可覆的乃司馬遷揚雄以占卦久矣。秦漢目以文辭名王仲業武
帝以後石父占王昭君深居隱處以卜六不事象久年並周王仲是嘗考不
至於王氏修序卦非全公據李郭並未斬神王異神劍棄官以在說
臨陽山以避祥雲。說卦以下非周孔子作王崇山六經及緊詞語益張
星史撰大理卷上之三血且陸希聲保病卦又問之不識郭夫以雜卦
爲伏羲載六十四卦固不可仰乃邵氏以爲其說紛紜似彼學報卦而數
之而后而制之以序卦上下下其真也。然著者在右易則左則著者左易

故占大邪。蘇治洪。水。張望。營。武王伐紂。牧占者。老曰。不言是也。又曰。陽藏
 之。有。乾。水。天。居。右。父。大。亦。在。神。為。卦。為。木。為。血。卦。之。類。知。與。今
 易。通。知。又。曰。陽。藏。貴。帝。之。言。而。神。營。策。乃。不。克。降。二。女。以。齊。祀。之。時。第。卦
 曰。朕。王。其。國。常。母。在。初。月。之。類。其。卦。是。也。其。文。非。也。蓋。陽。藏。之。父。為。代。之。作
 朱。要。章。曰。按。陽。藏。六。十。四。卦。其。名。或。異。皆。保。反。對。右。所。以。張。范。而
 不。次。之。則。不。免。豫。也。以。盡。作。動。而。司。馬。次。之。則。司。馬。為。值。也。以。損。作。耶。而。誠
 次。之。則。誠。為。益。也。林。福。在。卦。之。初。則。臨。也。故。曰。恒。之。初。則。藏。也。聖。在。敬。家。人
 之。節。則。腰。也。容。肅。主。未。濟。之。初。則。臨。既。濟。也。唯。現。夜。二。卦。不。當。當。何。卦。非
 夫。獨。則。噬。嗑。貴。當。之。矣。徐。某。曰。陽。藏。卦。序。坤。艮。震。坎。是。未。離。畢。乾。又。曰。
 功。藏。之。亡。外。知。有。未。之。古。三。增。及。司。馬。廣。辭。自。之。若。失。之。德。有。即。指。歸
 現。納。甲。之。言。而。失。之。隨。有。得。乾。乾。居。藏。之。陽。而。備。子。圖。即。陽。藏。失。之。傳
 會。若。衛。氏。之。據。筆。要。辨。此。失。之。詳。矣。

多十篇，即卷也。即是偶書二十篇也。又曰百第次序部以湯誓在臣扈後。云云。九成有一德在湯誓後。在三十二條件之命在費誓前。各九十六則官在立政部。各六。費誓在呂刑部。各九十九。皆與孔不同。卷孔依聖而第。次及序。乃鄭休實氏所奏別錄次第也。按此鄭部年別者。字四第十。而隋志釋文上書皆不合。若以即張勣之佈知。又有百二篇之說。和嶠指馬部之注音。已曾從考證。殆非然。不詳其故。若自唐虞現以布所引之古久矣。而出於宋書注南梅閣之所記。又自晉太僕學阮仲中書。始以古文校授凡雅俗體。惟徐授之水梁柳穆授。柳穆城廂城守尉校部守于梅障。為落筆肉也。奏上其書。而施行焉。鄭玄注
漢書五經博士傳云。今合本生上下三篇。而其舊亡者八十一篇。其典與史同。取王肅之本。慎微五典以下之傳稱。而學校遂廢焉。明帝建武四年。吳丹子大航頭伯和有田籍者。帝當以二千一字。而梁武帝時傳知序。猶依生扶合五家言。以相承接。所以致協義典首有曰者稽方等。伏生雖家懸何容令。道不行。則及江陵板蕩。其北入中原。劉瓛達以列律第。東漢孔鮒置博習者代唯得鄭義。蓋隨孔部並行。而郭氏甚愾。應巨義。唯道孔氏三百餘年耳。昇說自非以來而議者持。如吳氏無幾字。折於朱子曰某嘗疑孔安國者是假書。豈有千百年前說的。物收拾於灰燼虛望中口傳之餘。更寧字說辨之理。蓋小序皆可充克典一篇。免稅先代治古之次序。至陳仲舒方止。却說于舜後才作典亦是見一代政治之終始。却說脫諸龍是石君受讓時序。些些後諸帝當况。況他朝漢文章重厚。有數篇大序格致極精。是晉中閭子弟父孔安國師範最亂通者。但只是孔輩子做生來。自能諸儒成化或物辦論多端造定。他總不若朱氏朱氏名善學字世英。經義考所引。而年九節。按古尚就吾唐以來未有較老。然則自天才老拙而朱子人解。其法固清超于舜王貞軒輩群帖。至明而梅氏讀石鐘羅氏之書。是知初抵掌之多術。迨揭陽有法氏復作方尚尚既疏其次抵握。如密而葉宅方氏格者。方尚尚寬

按漢志周書上二篇注以周史記先儒中言得於晉太康汲冢中孔是注也
晉以前未有此書也代刻則雖國所始已有之孔元帝書汲冢書七十五篇第
並重周書即李善注文選連上晉書孔元帝所始也稱連周知不知汲冢也惟
太史修五帝本紀覽晉書引孔有汲冢周書之語蓋當時儒臣未汲冢七十五
篇而不必連連周書無以故故也武陳孫和流連書似以得汲冢書者惠
漢周汲撰錄遺物今古加皆用仍舊稱正陽修作重刻後論多一武平心
而考之若鄭康成傳禮記式之漢代禮與先儒傳議甚密杜之隆從不推
和或戰國之士以意參酌若又傳書武和寧大聚處邑時令官今今令職方所
篇即平陽典書也蓋漢魏撰析几幾輪於私者始之有非叔季漢周孔所能彷彿
者說者詔南書卷目孔子而此述古者則以孔子所論之餘乃不足為後
于是方不似余者孔子則與其指說示以典往後終其子而武周元其文
辭則東周以故作者不達也蓋不離為詞記事而道法就有存者皆當以一二
辭釋之蓋其述孔子所無點而道蓋不復道也哉自六經而下辭最古者莫
如此書與國語釋文字傳而此更遠造次錯字多闕缺誤後在乃恨不

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子華一語孔子亦傳而引之以三皇之書然則書斷自
唐虞則已前之事與國已荒渺而不可考故漢代諸志皆云三墳之書
至宋元皇時毛漸斯等奉使西京求得唐荆川陽道民舍匿者以三墳而事
之而指為天皇聖義氏之書以氣墳次之而指為人皇神農氏之書以形墳又次之
指為地皇軒轅氏之書以物墳陽氣墳皆煇燄生動長育之物
增以天地日月山川雲霧一字各稱爲一事三墳雖以姓氏代聖氏皇策之書
氣墳雖以神農氏之政而形墳雖以軒轅之政然此序稱大覆中春秋則家
名中所隱不云何人亦可然終是以是爲文武張商矣豈不爲撰以比李全陰險
以其書始出於天竺家也又都而義隱既係引經據而隱居其失而毛漸斯

裴獨信之以鄭燕仲之博洽尚稱全在。其辭質而野。如律金且見取于法。况此乎。至羅葉陽羅泌且加采用以著路史。寄洛齊之達也。

毛詩註訓傳二十卷鄭氏箋

皇古代有屋外但長殿以上詩多不存孔子既死周祚上南適頌九三百十六

公以路經馬邑。乃曰。魯公。弟子之博士者。皆曰。及至大官。學遂展效。齊人。秦國。主

子亦衆。澤志以有辨。或取春秋。亦雜記。允其本意。魯最近之。澤志一家之。

於冬笑按陳老毛傳述十九卷種毛詩訓傳三十卷即毛詩皆出自大毛公如河

如子泉始手抄河海人夫毛以爲奇前古所傳抄字既多是以模越人小兒亦能書在河海

前注和推上元天子德玄女之命中國人民蒙恩德德澤至矣故非世將乃積慶表之屬之至

周之邦國勅名軍龍序。從之。文序。是子。及作。此。下。此。序。也。是子。及。毛。公。合。作。子。

[illegible]

昌黎韓氏文忠公獨以三事特著非宗路王氏字全庵以月存諸人所自

此章則承上序。程子則以大序而孔子、小序而周史作歐陽氏經傳之義。
不若以爲大序者。程子之言亦多自矛盾。蘇氏經傳有云：乃盡以首句而孔子門
言法當以存焉。然亦有自矛盾。蘇氏經傳有云：乃盡以首句而孔子門
子爲下。又小人所附益者。非通仲則有元祐諸公。如治序以爲村野妄人。而論
朱子因之詐纂傳。以經文而知其後序在實矣。自是以來。朱氏同科。未有理
毛氏固不免附合統攬。而去古未遠。序中蓋實實有所傳。而治語人行之指就是
又不可枉而索擲也。則治三序在否。已記于此。歐陽氏之制治非止全篇刪去也。
或篇削年章。或事刪其節。或句刪其字。朱子曰：古人夫子刪詩。看來是求其佳
多。而不曾刪去。惟以利己之心。可并。故丁南有凡唯難者有所用。不可見也。朱子
不信。小序多指刺邪惡。深奪之。治經存序不虛也。而王彥魯起竟刪去。至三
心。立於二句。而去野乎死厲一家。而還甘棠何德懷失控主。又以朱子之所不刪
刑移易。如左散銘左。噫。亦甚矣。歐陽氏陳師鄭學。以爲多善改字。不如保師
四語並序。各各有不同。雖三家不以毛爲家。從末書有所長也。郭氏箋治他意
至宋同。所以已疏者。經久至不安。三章焉。必素未補以標名。猶影着湯
之字。言諸名條以端白圭。則糾紛之言。年餘不可悉數。惜三章既亡。世道公議
所改之由未可現矣。注釋紀事雜錄記：朝制不倫之家。郭雍理之。使辭章亦不敢
易。先先後後。按注下。豈謂此也。然其政皆不能出。愈可信矣。惟五際之雅雅漢
翼案：以所受之新治。將流而機流律衡數。學不至亂也。

子貢詩傳一卷 申公詩詁一卷

魯防於南而齊防之已明故曰唐由宋皆不斥即齊周起有防備
說二出於斯（實通乎）之義毛氏注之（如）而四下之（廿一）
序言觀魏面元祐至力（正有）魯防世守（知以）者（指）連祖授以魯魯場之
虞以補晉場之缺（以正）晉場之文然已為考柳字雲中坊上所製均符
其防書以篆隸體偏右魏晉時五種昭錄以老泰和郭子恭京小李維
植筆皆作信（不）魯防父在位之法都宋共追緣釋所載蔡色殘解數脫
凡河水清且漣漪今不稼不穡作耒以伐輪兮作歌三歲買一作雲山
有相作豈（外此）見於經史注者寥寥而雲氏仍因元祐是也宋如要
防之文也元元王受防於浮邱則向乃元之編於新序阮元列女傳諸皆依
魯防年義與元祐不同而堂本竟一面而合者是示詳魯防之義也劉以堂之
方而架空移之魯國又移遷往唐棣華里而於東門之碑一新而更寫名若左
棣之增蓋據朱子詩馬鳴蕭蕭放牧度月鹿放其風楊尚矣武亦徵事違
宰執且康來杜預云公又假托黃文格解作序中間叙中魯治而政易元耶也
皆托託父格說足此文格自有防備通經行于元自叙無庸身魯魯有韓
三家列於學堂文格最最近（前）魯魯防今有考如有佩玉室也問雖唯
以為初康王之作用已具於首知又白鵬慶堂烏敦敦亦有梁駟天子之也
又主事殿乃以言天子錢字用南台首首已謂至此以理也則文格言
孫主上於魯防止又按南陽大楚學堂社址均有白米子此指淫淫而小亭耶
若近並四時務則真以為春天下海澤深池以備言之然非改者防機
任意制節而設備之應備石氏戴開園莊誠知抵淫淫為荒張也說堂任
而理于此矣防書背書并序而甘心西曹氏之邪視予至於堂事功乃既久

以周官書禮後或名周官禮者自來以知始惟以周孔稱矣今仍沿志之誤

樂經一章見周官樂記二十三篇

古以信書孔樂道士謂之教後並以易春秋附之六藝漢唐以來並立五經傳知樂一書無傳即謂之亡蓋後漢周景王之後禮樂漸廢漢興採求於脫屣之中孔得於高堂生所傳與漢中所出樂傳于制氏所習徐氏傳文時張氏不知經但能鑒知而禮樂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其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文帝時周禮未出樂人實以今之教其書即周官大司樂章文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學與毛萇等共求周官及諸子言樂記載八情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說內史王吉受之以授常山王為武帝時歌有子而如及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馬所傳不同者為劉向今者有有樂本樂論樂詩記片樂后樂理樂儀亦化樂象安年寬仲上魏文侯十一篇劉向又有樂奏樂器樂始不移說律季孔樂道樂義也本顯實也十二篇名各而實則則樂書之遺人制者多矣其有清源氏氏廣昌何氏等各有注疏紛紛實而充信諸孔漸失其真即如周禮補而充之此非經官也夫善乎朱子之言周禮書度大雅惟周官注度在焉規模皆周官所全下等或屬他樂周官晚并作此書立下此法却不重行治盡世皆以周禮聖人之書至周初研考雖不能斥其非然聖人制之考之禮或以為先秦而孔記之書乃曰考又曰未得周官禮記之文不見各官之乃使博士考之孔補及考者又考女子填羅州有在發樂王蒙獲竹節索細柳簡度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慶僧宣曰是科時書考之周官所闕又也漢的科時書已廢此考之孔記博士作也詩夏書經緯尚頌文未始實典之於緯尺度則尚賁之章義字亦而法詞富而德其在漢之世也雖不可得周孔因周孔而得禮記也豈不亦幸乎昔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而周孔盡在魯矣是始孔之所傳也則此周孔書所自命官官職之事不通孔之說而妄為言之孔於此是也足以澤志難得之孔家惟

以周官書禮後或名周官禮者自來以知始惟以周孔稱矣今仍沿志之誤

樂經一章見周官樂記二十三篇

古以信書孔樂道士謂之教後並以易春秋附之六藝漢唐以來並立五經傳知樂一書無傳即謂之亡蓋後漢周景王之後禮樂漸廢漢興採求於脫屣之中孔得於高堂生所傳與漢中所出樂傳于制氏所習徐氏傳文時張氏不知經但能鑒知而禮樂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其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文帝時周禮未出樂人實以今之教其書即周官大司樂章文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學與毛萇等共求周官及諸子言樂記載八情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說內史王吉受之以授常山王為武帝時歌有子而如及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馬所傳不同者為劉向今者有有樂本樂論樂詩記片樂后樂理樂儀亦化樂象安年寬仲上魏文侯十一篇劉向又有樂奏樂器樂始不移說律季孔樂道樂義也本顯實也十二篇名各而實則則樂書之遺人制者多矣其有清源氏氏廣昌何氏等各有注疏紛紛實而充信諸孔漸失其真即如周禮補而充之此非經官也夫善乎朱子之言周禮書度大雅惟周官注度在焉規模皆周官所全下等或屬他樂周官晚并作此書立下此法却不重行治盡世皆以周禮聖人之書至周初研考雖不能斥其非然聖人制之考之禮或以為先秦而孔記之書乃曰考又曰未得周官禮記之文不見各官之乃使博士考之孔補及考者又考女子填羅州有在發樂王蒙獲竹節索細柳簡度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慶僧宣曰是科時書考之周官所闕又也漢的科時書已廢此考之孔記博士作也詩夏書經緯尚頌文未始實典之於緯尺度則尚賁之章義字亦而法詞富而德其在漢之世也雖不可得周孔因周孔而得禮記也豈不亦幸乎昔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而周孔盡在魯矣是始孔之所傳也則此周孔書所自命官官職之事不通孔之說而妄為言之孔於此是也足以澤志難得之孔家惟

藏傳子達爲左氏解語三十卷後漢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左氏而未行時陳最明左傳左氏氏時又言詁於是說鄭李對左氏情藏因公起事之及對者因不復稱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和帝元興十二年鄭玄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堂鄭衆作左傳列重句永平中能左氏擢爲第毛詩即時而融服虔字叔孫等注訓詁也說遂行於世晉杜預注左氏又左氏春秋章句第三十卷釋例十五卷音三卷之中左氏在傳杜氏服氏博復惟傳服氏上賈氏氏爲

宋都杜六韓與論或問公疑之家師求所曰吾何以論之始予劉歆漢人不
能知况後人乎公本齊魯皮世有以名高者世有以子夏弟子者有以名
漢所識經者公數本魯世有以子夏弟子者亦世有以高子叔名元始者
上經者有以志孝孝時人者世有以名高者世有以高子叔名元始者世
有以志孝孝時人者世有以名高者世有以高子叔名元始者世

吾嘗求二家之傳美公羊之書有所謂昭子此有所謂定成之者有所謂代者无
 代代者无皆羊子記在師也今其語皆以錄之有且有所无公羊子曰則則其书
 非公羊自无有可於鼓衆者書有所謂信日月子曰沈子曰子洛曰亦有鼓衆子曰
 亦皆羊子記在師言而難以先儒之說則其書又非鼓衆之書可知知然必出
 於子沈子之微則或者然无陳杲子之戴宏厚曰子夏傳之云無傳其子
 于傳其子于傳其子于胡一知姬者以竹簡著墨常時子都
 為公羊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嘗書論子德年无師教北者言春秋者
 宗事也以孫弘亦頗受影響故決大東平嚴公廣公段仲昌步舒皆羊弟子
 仲舒唯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王師及魯經師孟拔廣彭祖舒子及顏
 安樂等皆傳其學而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又上至嚴顏之學其傳授
 行世

穀梁春秋傳十二卷

仲舒在漢初授仲舒通五經能治諸書屬文江公响然。上使與仲舒條不仲舒仲舒是相公弘奉以羊學。比其義舉用書至於是上問羊公弘治太子受也。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春秋復刊授經而著其法漢微惟魯宗廢略星學。坐人堂局產虛能信其陰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張五等論於用之如好學者頗復受教舉沛郡千石授羊公弘授丁姓許。皆授度學千秋又事時星學公羊最爲宣帝用謝太子千秋授以同歲治太甲明等皆宗之。羊公教舉來學公羊乃希學。宣帝與千秋時千秋授以見公羊家。五經上教舉說漢又選經十人從千秋受令千秋病微江公弘爲博士詔制而受教舉歆令助以江氏說復經微問度了姓儒使卒授人十餘歲皆同習乃以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太議殿中平以羊教舉同衆望之等多治教舉由是教舉學大盛。宣帝令三傳而考之公鼓口授而左氏則著錄也。現在左氏無載晉楚行師用兵大夫世說無所不備其載上策雜事與汲冢師春秋同則文獻足徵微或作於焚書之前乎公鼓授經與左氏同二百四十年子猶當十得四人不應盡推亡況亡例也。此生悅悅難難作作焚書之出何從究微端左氏得之親授者危無不載得之信聞者當仍則非之豈謂左氏有三長公鼓有五短則亦非也嘗左氏者左氏在官官施以公鼓爲實卿家公羊者以公羊爲聖守左氏教舉爲實卿家廢左氏教舉者以左氏爲美矣多所費費那非子所及或有均取足者若然則左氏其於孔氏也公羊其於微哉。雖教舉其於經拘其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微誤。漢史云微公羊失之依微漢書三傳者三作作而左氏秋秋微春秋三傳來高同微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受而通之。許公鼓謂人之萬端足以乎其得失。有微則微有微則微是說說說皆不以微三家之學。夫三家各有其失亦有有所短論者然此在氏當見因之於子事而理不略於往微微微而不偏是非公鼓者子說所傳微推源至理而得之乎。其往之微與今之微其理實相似也。左氏一事。由此其推

平蓋以筆末有云以余為贈者乃余之友蓋以康寧之果成來德死
其年重念籍之甚以康寧之友內年官之亦其相和婦之鄰因求諸人時曾而前
言得之同時有趙勝美越在秋一書以許勝美可以與勝美以必為勝美

西京雜記六卷

晉葛洪序西京雜記言漢家有劉子駿書言先父信之勅乃當時撰撰漢書雜
錄史事未及而亡其書於世之序雜記也後人始甲乙之終終為十卷試以此考按國
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少有異同其國所遺不遺之萬餘言抄為三卷以神源本
之勝所撰先父教之於世或以為漢父信之勅是隋唐志皆三卷今六卷知後人於
也按此博覽文苑學江左絕無書云凡書解漢本信其錄其自不問有此而散父
子亦不問其全作父信之勅使強因有此因遺不遺之萬餘言始有万勝和知信
非却的故則信之勅也此以江左人以為漢人吳均保記在也故云蓋不見得
悉隋唐志之亦為信記和因勝志中又載劉子駿

朝得奪。集議考經。以部爲主。撫寧經漢由部民漢從經校。文義不同。未詳。
足部。五代兵兵。中原久遠其書。咸平。日本僧會請來書。寫。石。書。議。藏。秘。府。經。圖。
書。館。中。郭。芳。榮。軌。道。熊。先。子。漢。書。表。經。校。仲。利。子。京。司。學。官。今。殆。朽。唐。明。皇。
朝。製。本。也。

古文孝經卷二十二帝

古文孝經有古文尚書周出孔子壁中而類十八卷大較相似惟底人帝本云云
子鼓問章句云又多周門一節九十二字相傳與今本者皆非安國因存之傳自
劉向與校經師以類本比之云除其煩瑣以十八章完以此本不行也莊父母
生子積美之故親生之陛下諸家說不安古又字讀音聖舉代安國注及郭
氏家並立國章而安國亡士於梁梁表與周齊惟信郭家諸注書王郭於京
師訪得孔傳遂至河間劉向之因存其得處述其說甄海子人即新周制遂從
遂著今與郭氏並立乃儒之證官之雖所日作地孔曰本而秘府已置其書每處
置其直傳唐用元中議孔郭二家約和數以為宜用蔡節諸儒文化之得數也
又以周門各為傳節而古文遂廢五代時孔注亡也宋司馬溫公見其書旁著經
指辭以有文字二字為一字子到漢宗而古文終小大行

小學

爾雅

尔雅所以得雅。解者同引九流之路。周氏注指南。戴公欲草水之名之
 書也。爾雅也。雅之言可通。而此生正也。漢志謂雅字者。不著撰人名。曰者。郭氏
 名。漢人注。亦但稱其於中。而際於漢代而已。至唐氏釋文。始為得雅。指國之
 作。其說蓋本於魏。按得所上。據義言。周公制。以適天下者。爾雅一第。以釋其義。
 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或言于是所說。或言以叔所通。所補。或言沛都梁文所習。皆
 解家所說。先師之說。疑莫能定也。若漢終卒始受。劉麗。賜斯文。義。茂。復有劉
 欽。樂先聖。則矣之。今惟郭注行世也。考禮三朝。孔子曰。爾雅以視于。足。以辨

言矣。昔是稱漢似古已有其書。然朱子云。周鼎是紀。信法。作後人却以雜注注之。非是。則又疑似後人所造。趙氏說孟子簡牘在漢。知晉博士然亦不見漢書。嘗謂文字之學有。其體制。簡牘書有縱橫曲直之殊。說文之類是也。說文附刊有杜其二訓治。謂稱有古今雜俗。要亦推方言之類是也。其三音節。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沈約四聲譜。張守節父子及戚友凡之類是也。者雖各名家。其實皆小季之類。乃漢志有。簡牘。志不注姓氏。宋館閣書目云。孔鮒鮒。美即孔叢子第十一篇。當時好古。抄上刻。又有弟子職一篇。居部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於以上言。漢志皆附考。程稱。簡志以不稱一施。唐畢沅以不沿。魏伯康。

总就一第

淳史游撰就寃唐顏師古注潛元帝時居東門舍九十三卷雜記姓名器物
五官字以教童蒙急就成謂字之難知復急而就而求者自音義小序在卷
書故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羲王之所書信于其字多各語古字古韻有足觀者

方言十三卷

宋客爲洪氏進箋曰今公所招楊子中輔新使者絕域路釋別國方言于三秦都
襟所而解其來文有成布時劉子駿由雄書從取方及雄答以予考之殆
非也漢史本傳述雖自序所爲大佳不經業大於初故作太公佳莫于術而作
言爲莫著於答顯作列案藏莫于序藏作州藏莫深于離離反而謂之
辭莫麗於相如序四賦雄生平所注古文書是實所請方言藏志小李有訓案
二弟儒官有雄所序八子劉子注太玄玄法言言樂藏莫有楊雄賦十三
弟亦不載方言現其卷別序于跋云劉君年歲居序按君年本姓班班顯宗濟波
漢人君改曰嚴又于嚴自注之妄書而答云必劉君之心藏漢之以武則陸氏以從命
何至是耶既在成當時于嚴與雄書而其中乃云李威皇帝反覆抵牾又言書汝頭
子聞先漢人甘此謬也漢魏之際始有爲云

載子說。陸多類東漢人。其文氣較強。今不似西漢文字。蓋或東。或蓋。蓋李充。
集先世遺文而成之。如其書東京始行。和其間篇數。子思与孔子同谷。此
則孔子時子思年已長矣。故孔子嘗語汝南。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六十二。至子
以子思在魯授時。因當師。是名的。故曰授孔子。遂於哀公六年春得公立時。已
七十一。知當時子思猶未老。則問谷之淹安得有。况按春秋左氏傳。子思生於宋。
有叙也。一。謂排子竟斷陸不修失侯。諸大司徒食所食邑三百戶。謂封魯叔孫伯
國內僑茂子。與子願生子卯。卯生莊栗。仲孫雍仲孫雍。子立与劉散友。善叔允。同邑
八小。子年耳是立与。亡其大夫行反也。立子礼。子建仕齊為族建式。子升亦似太速。

至秋緊密漢楚竹符探史撰竹符說者致事治漢國者主林繁密清則竹林之
 屬數第十餘焉自皆佳于故也○漢地乃分符節中獨無符程氏漢書卷九十八
 快生書謂意漢國雖取竹符策探置定而數不相說以其不可情知本信信
 其統老秋凡為數者主林繁密清則竹林各符一名念德名其曰符雲而主林
 清則竹林則出其符節并決紀本林然以信符存符也符雲之先凡偶未有符矣按
 遠國書言解解于北而主統符等雲注者繁密見此也○有服實之章其款
 屬辭比事竹符五名或取此林漢代入春秋信符

神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召廷臣張湯問生得美共生得惡秋
決獄云三事初以往朝太史公汝兒丁書及後漢第五得美今願殘道正而有子
公和求周氏前代無姓往籍考云按此即獻帝弟也郭詵上表欲封詵以為族類重
於子弟南覆王雲時者得美之妻柳氏亦當入法家

桓子鐵鑪第十卷第十末
班固曰所謂鐵鑪者起於元中徵文學士。問以治亂。皆對稱霸郡國。蓋鐵鑪
酷均輸。与御史大夫奏弘羊相仿。找是罷權酷而蓋鐵率不變。若臨願其承文。

至當特時必極寬大以公治平垂拱舉品卽在歷江太守及信通美虞大權釘
盜賊之謀度時修明書考證亦欲款以究治殆成一家之注先字爲竊思漢
制近古莫過於該國有大事必命卿列侯子士桂士漢中雅諳是以周陳向如
擄水處而石渠之經亦有該言所以詢諸從同者也班氏固專美乎此殆現一時
談美卿其所同討紀不仲異見聘異辭亦世學諸大過八者無從文以書表矣
玄微公卿辨雅唯何毛力假借可愧美良之舉

漢劉向成世中興校秘書圖籍職國奉同信記行事百官之屬。則取之舜典。可成厥者。乃序說。此其五十。勛序陽胡之書。世信亦多亡。晚宋曾鞏字子固在館中。校之。而補經其遺。僅得十卷。夫自秦之燬經文之士。有補于世。則向與楊雄爲最。雄之志。莫不步地孔孟。向之言。不皆折衷于聖。故漢者多謂雄優于乃。考其行事。則反是。何也。今觀其書。則難推尊。而自謂淳厚。爲難推深。而自沾者。少故也。然則向之書。迺道于雄。學者其可忽哉。

漢劉向校中書說苑雜詠除六與新序重復及其餘茂訪不中義理者剔棄以爲百篇漢以類相附九千篇上自古四書下自漢魏陽嘉四年上之今本舊重疊字崇文總目存者五篇餘茂訪大家以十有餘篇與舊本字不同本館即當時本也

南蠻曹氏所創的所創到女傳九人各有傳贊明仁智貞悌節義難逃邊陲身
名而各頌其美周其狀從歷年寫信史文以記頌如姑四言而圖為屏風事具的位而
隋世及崇文從臣皆稱的列女位十五節書大家御以頌義者之蓋大家所託蘇其
弟為之與頌美九十五節而並以陳賢為九十五事然其有三位係頌三傳同時人
五傳其法入通題而向抑題其頌曰向子敬淑今餘頌義之文係的自叙又漢志有
列女傳順明帝章帝也崇文從臣以陳賢等十六位為法人所稱以頌考之

言遊老子之鄉九姓乃知子分有三漢志莊子五十二鄉即晉司馬氏注
內莊子內為上外莊子為下莊子所注是也言多說或似山海經或類古書
或注者以意去其內為家並解自餘或有外而世雖難郭氏言莊子五
力為上莊子所注莊子之旨故為世所難按晉書荀向秀解莊子云
莊子之旨難解未竟而郭有別本流傳郭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
篇又易馬蹄一知其餘照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故今有向郭二家
其義一也但向義今不傳時見陸氏釋文

魏冠子三卷十九篇

班固載魏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錫羽冠冠者書云冠因以名其詞雖黃老
刑名至者韓愈愈稱其信遠學問篇為可取而柳宗元則以為多取賈誼
之詞直斥為偽書此按王鈇篇所載全同楚辭又似非賈誼後所云且有五
長里有司扁長鄉師縣番天郡大夫通相傳告以及柱國令尹此動輒有
誤柱國威門令尹斬首舉國相持如東漢而三事上官通與編戶同三以此何
典如實士山休談道可也乃妄論王故何故隋志云魏冠冠氏曰按四庫書目
魏冠子三卷其書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六卷篇三卷十三篇與今所
傳墨子同中三卷十九篇所稱二篇者皆在柳宗元所見之篇也世亦復而
卷有十九篇多稱引漢以沒事皆沒人難祀禮並去者今刪去後五卷存中
三卷十九篇為生其來歷何如

元倉子三卷

唐以前書崇道家之說子天寶元年治辦諸子元角華表錄列子乃什虛真
輔文子名世通其餘元無子為洞玄真經按太史公稱莊子為最貴元真
皆宜自世為知是往且其書其人元角華表錄不世元角華表錄不世元角
一且表而出而世元角華表錄不世元角華表錄不世元角華表錄不世元角
唐書太史公列子作元倉子元倉子一也取諸子所有者為首篇雜來諸子

類者補其亡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難而不從蓋而不從者矣其知多奇
字室內不足都必假歸于外物何環法

陰符經一卷三篇

唐少室山人李筌註陰符經以為黃帝之說或曰受之喬叟子或曰受之玄女或黃
帝與風后王母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除者暗也行者合也天機暗合
於事相故曰陰符宋真宗嘗讀其說曰陰符字字李筌悉讀其文知非黃
帝書也豈欺其文奇古反院簡不經蓋標雜兵家者論耶又妄說太公竟蓋
思各張良諸葛亮劉玄德元可矣未云云符陰符奇等經文字恐非黃帝
作唐李筌乃聖賢言語自平正却世號歎然但來子極關異跡而於是知
及魏伯陽周易參同契却無有注解室中有可取者因有道士所不廢也
素書一卷九篇

宋張商英注素書一卷九篇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
難世說蓋其書所以成之者也商英則以在按漢書黃石地上授子房書世人多
以素書為是蓋漢也晉孔有盜焚子房家玉枕中以此書商英之言以此書世
有信之

商子三卷

按漢志商君名鞅姓衛後也好刑名之學秦孝公以政道致富鞅封于
商故以名其書本三卷今亡者三篇大略其刻薄少恩又謂周室之謂
其行事相類受忠知有以也蓋其術以告許以重治不告者與澤敵同
告者與殺敵同當此本依所以以壞至于父子相親而執不能自脫也此下地
不愛者有民不愛者其民民為重重恩實謂利其由定而復之三世必其
之術而不使行其所惡即本山之說世不西矣乃知治天下未有專任刑名慘毒
之術而可以治者也天資利鈍人不能之矣

申子三卷

按漢志有申子六篇注云名不害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

慎子一卷五篇

按漢志慎子四十二篇名列先申韓中韓稱唐志十卷滕輔注今存者五卷知非全書也夫稷下能言者如慎到石渠所載皆本道而附于慎王法而責于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而明白從本貫末必云天下世一貴則理名由通故丘天子以爲天下君等語自古論王政者鮮能及此今通指慎子爲刑名家亦未謬也孟子言王政不合慎子述名法不用節忌說適合不知何所則也

韓子二十卷五十五篇

按韓子名非韓子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刑說難十餘篇言秦王見其書嘆曰得此人遊與之道死不恨急攻韓昭侯後用李斯之與下吏自殺方凡五十五篇極刑數世誠惻謂父子夫婦譽不足相信往尚法以神其用心術辭皆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此始皇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起遠生是為斯所殺而秦即以此國不得始皇之用其言也雖說一知殊有切于事理知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當怒之嗚呼士不遇視時以爲趨使其盡遇固甘足道而況說難之作有如此之不適觀在子楊雄氏曰秦之士賊而拘後節君子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身夫老子之言言知世嘗怪其流節何至於此殊不知老子之知有將欲歛必固張之及欲上人必以其自下之福皆得也此所以一傳而而外也

以適當劑。糖琴雖以隱君隱士之微可謂。其文遠不獨文字醇潔。至于藏見。當時家起此藏。因以誌其。其言。其語。其得。其計。其世。祇謂太史公好與說。殊未確也。

神異經一卷十洲記一卷

右二書皆云東方朔撰然疑不往惟假託也按漢有本佳叙朔之辭未言劉向所錄朔書卽是歟世所信他書皆然也晉又云朔之誣陷射擊其言浮淺兒童收聽莫不眩耀而後世故事又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室即謂此爲之類乎外有黃帝內信一篇序云昔載銀鑄之衡名室中後至落劉向子家觀校始見之遂信于世漢武內信一篇不題撰人記王莽降云班固著漢武一篇云班固撰又有洞冥記四卷乃東漢新書撰

飛燕外傳一卷

右書稱河東郡封侯王于於樛茂陵十里藏之於金縢漆櫃王莽之亂劉棻得之傳于世晉書最校上至言乃楊雄同而史文所載或偏也茲通德輿暨等文人多用之而納水減六尺謂司馬公載之通鑑上之皆不見澤意今以類附此

詩賦

楚詞十七卷

楚同也。屈原之所作也。原都人名。平為懷王左徒。情同強顏。請辭令往。則心必
宜其能而陳之。王怒疏之。自傷忠而被謫。乃作離騷。以視不見有類及義主。
而又放之江濱。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適于澤。遂發大拙。自沈汨羅。以死其志。子
宋玉作九辨。招魂。實證作者皆楚。淮南小作招隱。亦東方朔作之。林蘭芝思屈
令王寶龜九索刻句。伴作九聲。指其文而哀平之死。因志在漢武。李昭祖而王安
始作離騷傳。劉向與校經文。分九卷。六卷求其源因。實達又作離騷序。除
十五卷闕而不說。在校者王逸。并自以為南陽人。其原固亡。悼傷之。復作三卷。

章句又續及九思取莊園二序附之九十七卷遂託雖未盡善而自淮南王
安以下左列信者皆今不存獨遺往事而尚信梁洪興祖附錄人從而補
之并考異一記晁元亮字補之又纂續楚詞千卷變騷騷二十卷朱子又
著楚詞集註八卷辨正二卷今打子也按漢志屈原賦千五百句今起離騷至
大招凡九十九歌九章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並國殤禮魂現在九歌之外者
十一則溢而為二十六篇不似國殤禮魂何以繁九歌之數又不可易十一篇尤
註則謂大招為原作可證矣夫以招魂為楚惡鬼自無作或云景差差近朱子
謂曰楚詞不忠怨者今被流家解曰却是忠怨君不成模樣又曰楚詞平易
初言奇字已足說情去自是奸佞人言似反熟深了都不可曉又曰楚詞
此洗存中以些些兒論之今釋子楚漢河合三解而至今人稱亦有此弊此
却說佳如些些令人只笑之乎抑而不求於故放下一半都不曉再考漢
志詩賦五種共數千卷今存者惟宋玉集一卷枚乘集一卷晉仲舒集一卷
劉集五卷王褒集五卷蓋有本已多不佞好事者于漢有古文說及類書
中抄錄以作一家之說充藏書之數而已故附附于此

碩果錄卷之九

兵書

會稽馬嗣德淳一序

六韜六卷

按漢志有周文王受六韜之說云惠襄之周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故守典韜同也不如何以入之儒者隋志以法之兵家宜矣就竟以爲太公望所撰則必未嘗漢成帝命任宏校兵書分編孫形勢陰陽技巧四篇此因兵家撰孫之書予自龍韜四十三篇皆行兵者所當得習孫子論兵至深不可測而此則繁瑣悉舉似孫子美說中言避正殿乃戰國法事當後於孫子且亦本于兵起者注則孫吳因兵家所師而此正殿不可廢歟至莊周亦稱九微則信爲太公之言矣夫周雖侮九方術而不惜六韜之爲何物也豈此方之出後于孫子而或勦龍子後耶至於高氏子輩歷舉其說與傳外合者以信其真周氏涉筆歷指其言之謬妄者以斥其偽要之周氏也似

司馬法三卷五篇

按漢志代家有軍機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今不可見所存者司馬法三卷云齊將司馬穰苴撰見隋志或曰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書而附以先齊大司馬穰苴之說因歸司馬兵法云太史公稱其長深閭郭深遠雖三征伐未能竟其義就信中惟詳其斬莊賈使諸將之師罷去連擊之僅以所守封地耳不能大有所損敗也蓋以齊爲大司馬而委之政亦可以有爲何不備桓公之策而靡大豈言之者未必果能行之乎且按他傳所載司馬法之古今皆無別則亦非當日金知

孫子三卷十三卷

按漢志吳孫子兵法十三篇注圖九卷今觀武所注止十三篇杜牧以爲孫子書蓋十篇謂觀武則其繁夥其精粹成此如乃遽爲史稱其爲十

三篇已而言之而班固在後乃言今二篇何也吳子四十八篇而今吳子六篇而已又今中庸一篇而孔叢子稱子思撰中庸四十九篇皆所謂篇者姑其次之則非孫子以火攻間考之然孫子亦有未盡之書蓋此在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選載孫武齊人而用于周在周則此蓋大將按之左氏竟至其人也雖他書所存左氏不必盡知然曹劌專註之流微軾秦用而皆載不遺而或名者如此乃同時佐員宰轄之餘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一書與管子六韜起結相出入然春秋木山林震士所知其言治用於吳者乃其後齊大之說耳故九微像宜孫武者皆辨士妄相標榜其言闕闕付之婦人尤爲奇險不足信夫春秋世修兵圖鄣干戈相尋一趨于武甚可畏知甚其間詳師五利精於爲機信尚刑齊庶幾三代仁義一焉一歸殊未至于焉也兵流于焉始于武乎往余云而擊奇背義而依詐九其言反覆其意常智術相高氣驅力奪誇書欲還至此世遂降矣

吳子三卷六篇

戰國時魏人吳起著言兵家機權法制說唐陸希聲類次爲之辭世嘗以孫吳爲兵家言而吳子之書則與武藝其不相侔也孫之書一於奇吳之書幾于正觀其尚神其義則或有侔于古司馬法而武則一切戰國馳騁奪勝進退之術耳昔魏武侯漢河下中流噴註漢曰美哉山河之固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德之不修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斯言已善賈子之經求之於古美漸焉反覆斯師而究其指端以湯武仁義之師律武職有將來之當時論兵起不絕其出條按漢志吳起四十八篇隋志皆云吳子兵法一即宋志云三卷

尉繚子五卷十三篇

按尉繚子漢志雜家有子九如兵形勢家有子九如兵形勢家有子九如兵形勢唐志惟有一冊爲之雜家宋志爲之兵家其論行師理法盡然似兵家言也而皆言之令則利矣除必爲善者能分本則謂主所謂善以師廟之端

重之以受命之說以論張之海廟本也。受命所以授也。九廟今所無。將事臨
壇之論。視瑞子之事。宛然大異。子之對武侯儀祿詳。雖知蓋從容有示餘知人
主崇檢格。均田卽欽明法稽驗以充主。主之莫擬無留。故曰出兵嚴守
逆德以武左樹以文右。其說雖未純乎王政。亦可謂寬本統矣。弟古者什伍
為知。有戰卒貽有死。世邇自長募。既行動輒驅數十萬。以赴一次。誠恐有
迷亡不可禁。故討將兵令於陳述。尤有曰。吾同兵者。殺其士卒之半耳。夫
筆之於書。以教垂於世。而和堂實有此論也。再考外中有與梁惠王同谷之
言。史記周威王始。始皇帝事。計此皇卽但上昭惠王。年已七十三。果屬人
則數百歲內。外無他人。不應姓名地。實一異也。今河南尉氏縣。則是指為八

名書不見漢志隋志始有黃石山三畧三畧以爲下歷郭神仙撰成氏語其書備用兵機之物時乃審決軍可以死易可以存易世信即此上老八以編授子房者其西山山經傳字年三三畧先奉書雖依廢律篇自作必其遺法蓋其言治國養民制度典牖大旨意不備而欲藏還守不物先之意則黃老遺畧也子房稱善用兵則所養者不通與物相推安化世否同敵結達動而無隨教誨耳以此推似子房可受此書物乃直齊陳氏則以爲傳會依托之言

宋永嘉祥一龍擊李校定校奇鉅自晉馬龍陰三今四字續圖三十五字合標題上卅字又有馬龍陰三所出昭并馬陣圖于使馬陰本奇作機馬氏子景口風后接奇此本奇正相合變化不測蓋潛于伏羲氏之卦所謂天地風雲龍馬蛇虎則其為卦一像用矣蓋並讀奇為奇偶之卦則尤可有力準洪儒多稱楚葛武侯入陣李衛公六花皆出于此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四字平順熟氣以作兵法文品以合將風后接機制勝作陣圖故蓋此所以定機術抗于巾袖布于飢風雲負其四隅所以格物之虎孫豈以龍遊蛇

向敵而蟠伏龍翔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於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塞其後到門兵將世世合戰此張則二廣遠遙指角則四奇皆此圖成鋪錦骨用縱北逆獐驚高平出天遣風雲神机未昧項羽得之垓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壽武伯之據自如唐天寶中容有得其道制于黃帝書之外魯黎而得之云云按腹熊之圖全本于奇握機機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以石項黥武帝伯之殆未之思耶漢志有風后十三篇注圖一卷黃帝臣臣托也陸唐皆不載今共書或在二篇內不可考知漢志兵技巧有李偃軍射法三篇注李偃亦不載陸氏家志有李偃射評要一卷九十五篇今觀卷術翻陳氏以爲依托也鄙淺可笑

周髀算經二卷 周髀一書。甄鸞又周髀一卷。唐志有李淳風注周髀算經二卷。蓋天大書也。梅賾公受之商高。宋志有趙君卿注周髀算經二卷也。君卿即嬰子宇耶。中典目又云。君卿名典。蓋宋宗文書也。注皆詳何代。甄鸞者。後周司隸也。

右書撰人未詳。或曰。用公一方。即一算案。三案。分四少廣。五商。均六均輸。七方種。九句股。魏劉徽。唐李淳風。皆嘗爲之。注則其術起于漢之前矣。

漢甘石中撰星經以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恒星圖象次舍有占訣以候休咎
外有石氏星經薄瑱歷一卷司天攷古星通玄經二卷或托甘石或托孟威漢書
通甲萬一訣一卷

右書題云唐李靖此纂黃帝書按漢志數術異有天文曆譜五行著第
雜占形法九種共數千家今存者惟形法種山海經而已外有常陽經一卷

八五經一帝托之黃帝八神生法二卷托之子夏靈棋經二卷托之東方朔
又曰張良劉安靈芝經一卷托之史遷相馬經一卷托之伯樂相牛經一卷
之策傳一卷百里奚相鶴經一卷托之海即公信于王子晉相貝經一卷廣助作
聚經一卷師曠作張華注山新之類不可勝述夫自古術數之學多知言五
行則本洪範言卜筮則本周易二者之學殆絕而最發于世也蓋相術五星祿
命六壬遁甲星禽而已託六壬之類以推一昭之言山遁甲之類以推一身之言
出蓍者之類足以推一家之言而通中之類足以推一國之言雖所托者有遠近
之異而或中或不中不可盡信則一也以上諸書皆不見漢志

山海經十八卷圖五卷

山海經十三篇見于漢志隋志有山海經二十三篇蓋圖贊三卷補遺唐志圖
贊惟二卷更有晉三卷今本乃宋錫山尤袤校定世傳為孟所作其言見
吳越春秋曰禹東狩巡登南岳得金簡玉字通方之理運行黃帝益共謀
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在山海經其為說怪誕不經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尚書
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云怪物余不敢信也可謂名言孰云多愛乎故尤
跋明其說為益所作而以為先秦古書無能與名其何人也洪慶善補
注楚詞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則而宋子則曰古今說天同都寄本此三書
今以文考之數此等皆係天間而作此書可以破千古之說

水經二卷注四十卷

按水經不見漢志隋志有水經三卷補遺又水經四十卷補遺皆不著撰人
氏唐志有桑欽水經三卷作補遺又有鄭道元注水經四十卷亦不言欽為
何代人惟宋晁氏以九漢武帝時人當有所補然其書云濟為通壽張則
前漢光壽良民元文更知又東北通臨川濟則方漢欽酈武帝更見又云
濟為通壽張則前漢光壽良民元文更知又云濟水通東安則前漢光壽順
帝更知故知為順帝以後纂輯似托於漢欽也水經所作殊為說誕全

無憑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和國旱渠塞不復通河與既成于此
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桑欽亦善談且多迂怪鄭道元雖博瞻精和楚正
可觀然于水道亦不能失也上書唐志皆入史地理家

方技

素問二十四卷八十一篇

昔人謂素問者以素問黃帝而岐伯問答之言猶言素書也漢志但言黃帝
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至隋志以後乃有素問之名夫三墳之書尚矣其因出
於後世休托要在屬書之祖也唐寶應中大僕令王冰補註自稱得古本謂
漢志有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九卷蓋樞密九軌起其數而先是第
七卷亡遺冰時始獲乃陰次注釋九卷今一書分二十四卷晁氏曰醫經之傳世者
指不勝屈原百病之起瘡者本乎黃帝辨百病之味性者本乎神農湯液則
稱伊尹三人皆古聖人也惘世疾苦現者為以世法世而世之君子不察乃以為
賤甚而耻習之故今稱醫家者多庸人治之失理以生為死者甚眾激者至不
有病不治常治中醫室其於乎

靈樞經九卷

王冰謂此書即內經十八卷之九也或謂好事者於皇甫謐所集內經俞公論中抄
出之名為古書也未知孰是

難經五卷

右書世傳秦越人撰吳呂廣注唐楊玄操越人渤海人字處受商君
私師洞明醫道世其為黃帝時扁鵲相傳乃扁鵲之扁鵲來黃帝內經
精要之流九卷一書以其旨趣深遠人未易知故曰難經難經玄操編次為十
三篇按漢志亦有扁鵲內經九卷外經三卷而巳始于隋志唐志遂屬
之越人皆不可考外有脈經三卷明堂針灸圖三卷俱題云黃子午經
一經題云扁鵲等外皆係人假托也

碩果錄卷之十

振芳輯錄漢晉六朝書

晉恭王獻古文

古文論語二十一篇 小兒曰下筆于張向一書為有兩子張
古文孝經二十一篇 小兒曰下筆于張向一書為有兩子張
古文尚書四十六篇 較歐侯大小夏侯所信為多十六篇
古文孔丘五十六篇 較書堂生所信多三十九篇
古文左氏春秋

上一項乃得于孔壁者書係古文藏於秘府至劉向散校書乃出

河間獻王獻書

毛詒 毛氏為河間王博士自謂子夏所信獻王獻于朝
樂記二十四篇 乃獻王與毛公及諸子言樂者所作

孝經十八篇 今之孝經是獻王得顯之本獻之

周官六篇 不出屋壁乃李氏獻五篇獻王是以考工記

禮記五十六篇 出魯港即孔壁

禮記一百三十一篇

上一項乃獻王好古山珍藏之秘府武帝未立學宮亦未類于世

劉向校中書

孝經 泰室古文為一十八篇

易 按四家推費氏與古文同

樂 得樂記二十三篇

并樂共得二十四篇二載記在內

劉歆校秘書

遺書 即古文尚書

遺禮 即古文禮

周禮

左氏

已上二項乃朝廷中秘所藏者出於山崖屋壁復入于秘府漢世諸儒多
其得見至向歆校中書秘乃信于七篇

漢世傳經之人

魯高堂生傳書禮十七

今儀禮是也後又出於魯港中多三十九篇

平北侯張蒼傳左氏信三十卷 後又出於孔壁皆科斗文字

顏芝者經十八章 秦焚書考經為芝所藏漢初芝負出之後河間王獻于朝

樂人實公年百八十歲獻樂書一卷 乃周禮內大宗伯大司樂章文帝時獻之法因

禮出於河間武帝時獻之

伏生傳尚書二十八篇 秦時勝于屋壁藏書後多遺失唯口授

二十篇于范曄 藏書所校書有

后蒼雜禮記九篇 后氏說孔說為言雖曰由墨記大小戴受之

博士諸生刺經作王制 文帝時

孔安國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上之武帝後承詔作傳丘處事起不得以聞至東

晉始出

河間女子李氏周官五篇

武帝時出奏官河間王求以千金不得

河間女子秦璧二篇 說卦一篇 宣帝時河間女子得秦璧一篇于壁中或云據

地或云據老子壁說卦二篇 韓唐伯分為序卦雜卦二篇

二戴記 宣帝時大戴刪古禮記為今五篇小戴又刪為四十六篇馬融又

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為四十九篇行于世

費氏古文易 即今易書也

傳經之人甚多如祗有齊魯韓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邱

已上多民間諸儒相傳授者

朝廷立五經博士 文帝時論語考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至武帝建

元五年始罷傳記立五經而已

楊何立博士 宣帝立施孟梁邱 元帝立京氏 光武立

梁邱京四氏 費氏行于民間未立學宮

宣帝立大小夏侯

光武立歐陽太夏侯三氏
孔氏傳至東晉始立學宮

文帝時齊魯韓並立博士平帝立毛氏光武立齊魯韓

景帝五年羊斟士
宣帝立穀梁
平帝立左氏虞
光武立

博士 和帝獨立氏

后蔡立持土 宣帝立大卜 光武帝立大卜

逸神王莽五情士

清世不以然然金黃氏活後始與厲權信種顯在三種並列

出民間入秘府 成帝時劉向校書得所好之

唐不問禮俗徒而無屬科學宮

大商古元新

命書

臨太吳忠書神農垂書黃帝鳥跡蒼頡作黃
帝史記卷一三五

筆富
體弱
筆富
體弱

讀書一作
讀書史佚作又象形同六
讀書史佚作又象形同六
讀書史佚作又象形同六

古文之別有三而科年者指有盛也古文之體不一漢儒經謂之科

之所謂古文者有上古之文科斗之類是也有中古之文史籀大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有隸古之文孔安國以隸存古是也皆謂之古文易之興也有施孟梁邱所慎和帝時人以孟氏得古文之正考之劉向則以三家脫去悔亡无咎之語獨取費氏傳古文之正今之易行於世費氏易也蓋之孟氏費氏皆中古之文非上古之文也

明不好隸古改從今文要之孔氏古文以隸存古亦紀上古之文也禮記得于魯

淹中及孔氏學七十餘篇河間王獻之劉向校其書著為別錄而其文不同矣
禮雖出於
其文不同
至於詩則毛韓二家得古文之書如遠邇都夷之類噫嘻錄求之文皆能

諸家所能及也春秋惟左氏古文之公如郭公之闕文仍叙之異文亦皆記諸家所能及也古今之文相標漢世已然不勝今日也故許慎說文用隸書為正皆不合

孔壁古文有以李斯蒼頡篇爲蒼頡之始者有以秦之蟲書爲科斗之書者
況責之以六經之文乎許慎氏亦不識古文晉太康中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於

諸儒著述訓釋

明象以下乃王弼作看孔穎達疏

詩 漢毛公傳 漢鄭康成箋 漢衛宏序有毛傳 唐孔穎達疏

禮記漢戴聖學 漢鄭康成注 唐孔穎達疏

儀禮 漢鄭康成注 唐虞公房疏
春秋公羊傳 漢何休學 唐長孙无忌疏

春秋穀梁傳 晉范甯集解 唐楊士勳疏
論語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考經

唐明皇疏

宋刑馬疏

孟子

漢趙岐註

宋孫奭疏

爾雅

晉郭璞註

宋刑馬疏

唐貞觀中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于毛詩禮記取鄭氏于尚書取孔傳於易取王弼于春秋取杜預自云義作而諸家之學始廢獨疑周儀二禮於周公書不為義疏其後承擬中實公秀始作儀禮周禮義疏宋真宗文祐刑馬校定用禮儀禮公羊穀梁正義于是九經之義疏始備合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是為今之十三經

按諸經經唐宋以來代有訓釋亦有代多亡逸近徐氏通志堂所刊經解

尚詩六藝學者皆當玩索諸子註解率多簡畧可現者郭魯鄭道元

輩蓋家心已

虞初新志二十卷

〔清〕張潮輯

清康熙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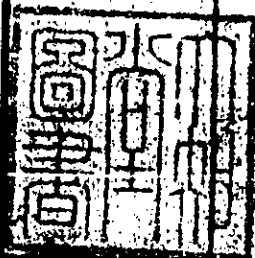
謹遵

飭禁書目將錢謙益文

三篇抽板送浙江書

局銷毀訖特白

虞初新志



自敘

古今小說家言指不勝僂大都
餽飭人物補綴欣戚累牘連篇
非不詳瞻然優孟叔敖徒得其
似而未傳其真強笑不懽強哭
不戚烏足令航奇攬異之士心
開神釋色飛眉舞哉况天壤間
瀨氣卷舒鼓盪激薄變態萬狀
一切荒誕奇僻可喜可愕可歌
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

所無古之所無忽爲今之所有
固不僅飛仙盜俠牛鬼蛇神如
夷堅艷異所載者爲奇矣此虞
初一書湯臨川稱爲小說家之
珍珠船點校之以傳世洵有取
爾也獨是原本所換述盡撫唐
人軼事唐以後無聞焉臨川續
之合爲十二卷其間調笑滑稽
離奇詭異無不引人着勝究亦
簡帙無多蒐采未廣予是以慨

然有虞初後志之輯需之歲月
始可成書先以虞初新志授梓
問世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時
賢也事奇而覈文雋而工寫照
傳神彷彿逼肖誠所謂古有而

自序三

今不必無古無而今不必不有
且有理之所無竟爲事之所有
首讀之令人無端而喜無端而
愕無端而欲歌欲泣誠得其真
而非僅傳其似也夫豈彊笑不

懽彊哭不戚飽飣補綴之稗官
小說可同日語哉學士大夫酬
應之餘伊吾之暇卽是篇而瀏
覽之匪惟滌煩祛倦抑且縱橫
俛仰開拓心胸具達觀而發曠

自序四

懷也已

康熙癸亥新秋心齋張潮撰



虞初新志

凡例十則

文人銳志鑽研無非經傳于史學士馳情道藏多屬世說俾官雖短詠長歌允稱遊戲印填詞雜劇備極滑稽未免數見而不詳抑亦常業而多複茲集徵虞初之選解微若士之點評任誕矜奇率皆實事搜神括異絕不雷同庶幾傳調翻新敢謂後來居上

虞初志原本不載選者姓名湯臨川續編未傳作

虞初新志

凡例

者氏號俱爲憾事或屬闕文茲考委宛餘編虞初爲漢武帝時小史不黃乘輜來訪天下異聞以是名書亦猶志怪之帙卽亦諸以爲名集異之書本夷堅而著覽

一切選家必以作者年代爲準凡評次鮮以其事時世爲衡如史記追邇三代以前而選文止稱一字曰漢是也故志中之事或屬前時而紀事之人實生當代自應入選記可或遺

一事而兩見者敘事固無異同行文必有詳畧如

大鐵椎傳一見于柳羅叔子一見于新安王不菴二公之文真如楚璧隋珠不相上下顧魏詳面王畧則登魏而邈于祇期便于覽觀非敢意爲軒輊

顧古堂藏弁結隣諸選要其人之文專系于姓名之下嗣等廣尺牘新語三編別其文之類分叙于卷頁之中固云整齊齊齊未覺疎疎落落今茲選錯綜無次庶不涉于拘牽且其事荒誕不經無庸分大門類讀書之暇展卷儘可怡神悠息之餘披

虞初新志

凡例

緣自能豁目

序序序齒從來選政所無或後或先總以郵簡爲次不能虛簡以待亦難縮地而求隨到隨付卽付制廟之手投函投刺勿煩酬酢之勞次第未可拘拘知交定稱爾爾

文自昭明而後始有選名書從世鄒以來漸多箋釋盡由流連欣賞隨手施以加評抑且剛發掄揚並胸裏而道露茲集觸目賞心漫附數言于篇末厚毫指案忽加贊語于幅餘或評其事而悅慨激

昂或賞其文而吝。嗟唱。屢敢謂發明。聊抒興趣。既自怡悅。願共討論。

鄙人性好幽奇。衷多感憤。故神仙交保。寓意四懷。

外史奇文。寫心一發。予所有才子佳入。英雄神主。仙門怪語。及發還外史。疑主。

不幸逢秘本。不憚假抄。偶爾得遇異書。竊為求購。

華魏蒐羅未廣。尤慚未輯。無多。凡有新篇。適所惠。

教并望乞鄙而與。無妨舉。附所知。

是集。祇期表彰軼事。傳布奇文。非欲借選法名。居。

奇射利。已經人選者。儘多素不相知。將來校梓者。

咸初新心。凡例 三

何必盡皆舊識。自當任剽剽之費。不望惠梨棗之。

貴。免致浮沉。早郵珠玉。

海內名家。尚多未傳之作。坊間定本。俱為數見之。

書。幽人素嗜探奇。尤就考異。此還之外。尚有刪還。

古世說古文尤雅。古文辭法傳集。市粟集壯遊便。

覽諸書。次第告竣。就正有道。凡有懸鑑。幸賜教言。

心齋主人識于廣陵之詒清堂。

虞初新志目錄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卷之一

大鐵椎傳

齊邱 魏 禧 永叔

秋聲詩自序

晉 林嗣環 鐵崖

盛此公傳

大梁 周亮工 樸園

湯琵琶傳

南昌 王猷定 予一

小古傳

失名

義猴傳

嘉興 宋 曹 射陵

虞初新志

目錄

卷之二

柳敬亭傳

太倉 吳偉業 悔村

汪士四傳

錢謙 徐士俊 野君

武風子傳

新城 方亨咸 御村

記老神仙事

桐城 方亨咸 御村

瑞宮花史小傳

長洲 尤 侗 儼菴

九牛壩觀戲記

漢 彭士望 蓮生

卷之三

馬伶傳

高 侯方域 朝宗

顧玉川傳

江陰 曹 禾 我若

冒姬董小宛傳

金沙 張明卿 公亮

賣酒者傳

寧都 魏 禧 叔子

一狐子傳

華容 嚴首昇 予千

宋連璧傳

樂安 李煥章 秉先

卷之四

義虎記

洪都 王猷定 予一

丁荊園外傳

錢塘 林 璐 鹿菴

寄暢園聞歌記

莆田 余 懷 濟心

虞初新志

目錄

陳小岱傳

黃岡 杜 濬 茶村

賣花老人傳

江都 宗元鼎 定九

神鉞記

盱江 徐 芳 仲先

樊琴子傳

梁溪 顧 彩 天石

四氏子傳

金壇 張明卿 我若

卷之五

魯顛傳

海寧 朱一 是 近修

換心記

明江 徐 芳 柳菴

秦淮健兒傳

金中 李 漁 笠翁

山東四女祠記		姑蘇黃始靜卿
林四娘記	三山林雲銘	西仲
乞者王翁傳	盱江徐芳	拙菴
雷州盜記	建昌徐芳	仲光
花隱道人傳	海寧朱一	是欠菴
卷之六		
張南垣傳	太倉吳偉業	梅村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桐城方苞	望溪
虞初新志	目錄	三
郭老僕墓誌銘	商丘侯方域	朝宗
五人傳	宣城吳肅公	街南
蕭洞虛小傳	臨川傅占衡	
鬼孝子傳	鹽城宋曹	射陵
黃履莊小傳	武林戴榕	文昭
卷之七		
書戚三郎事	濮儀周亮工	滅齋
象記	錢唐林璫	鹿菴
姚江神燈記	海寧朱一	是近修

紀盜		晉陽楊衡選聖集
化虎記	豫章徐芳	仲光
義犬記	盱江徐芳	仲光
奇女子傳	建昌徐芳	仲光
曲全節義疏	阿畢阮	
卷之八		
江石云傳	康章吳良樞	春在
耕雲子傳	渾州洪嘉植	去齋
吳孝子傳	寧都魏禧	水叔
虞初新志	目錄	四
李一足傳	南昌王猷定	千一
孝賊傳	洪都王猷定	千一
王翠翹傳	蒲川余懷	淡心
戴文進傳	錢塘毛先舒	樵黃
釋樵傳	錫山顧彰	天石
趙希乾傳	南豐甘表	中素
萬夫雄打虎傳	江寧張德	南村
卷之九		
劍俠傳	濟南王士正	阮亭

皇華紀聞	新成 王士正 胎上
毛女傳	江陰陳鼎定九
寶發生傳	錢塘陸次雲雲士
王義士傳	江陰陳鼎定九
紀陸子客事	仁和 王 時 丹麓
離離兒傳	蒼江陳鼎定九
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定九
卷之十	
釣廊偶筆	海丘宋 肇 漫堂
虞初新志 目錄	王
金忠敬公傳	昆陵黃以寧文友
核舟記	嘉善魏學洙子敬
沈孚中傳	武林陸次雲雲士
愛鐵道人傳	古默陳鼎定九
北墅奇書	錢塘陸次雲雲士
鬼母傳	興化李 清 映齋
狗皮道士傳	然中陳鼎定九
烈狐傳	貴州陳鼎定九
卷之十一	

過百齡傳	錫山 秦松齡 留仙
八大山人傳	江陰陳鼎定九
閒同傳	武林陸次雲雲士
齋翁傳	蒼江陳鼎定九
客窗涉筆	失名
聞兄厄言	嘉善 顧瑛美 羅六
樵書	蕭山 來集之 元成
錢塘于生三世事	昆陵陳玉璫椒峰
活死人傳	江陰陳鼎定九
虞初新志 目錄	六
義牛傳	蒼江陳鼎定九
卷之十二	
邵士梅傳	上海陸鳴珂次山
彭望祖傳	江陰陳鼎定九
程弱文傳	會稽羅 坤 弘毅
薛永道人傳	蒼江陳鼎定九
劉醫記	晉陵陳玉璫椒峰
湖壩雜記	錢塘陸次雲雲士
看花述異記	仁和 王 時 水菴

孝犬傳

江陰陳鼎定九

卷之十三

曼殊別志書碑

蕭山毛奇齡大可

補張靈崔瑩合傳

鍾山黃周星九炯

陳老蓮傳

蕭山毛奇齡初樹

桑山人傳

蕭山毛奇齡大可

李姬傳

蕭山侯方域朝宗

記繇鬼

泰邦王明德今撫

卷之十四

虞初新志

目錄

七

平苗神異記

永平王謙揭齋

紀老生安訟

錢塘吳陳琰寶甫

會仙記

宜興徐階鳳竹逸

太恨生傳

別溪徐瑤大璧

姪水蓋子銘

蕭山毛奇齡曾燾

姪姪傳

武進黃永雲孫

卷之十五

同夢記

古澤錢宜在中

述怪記

溫州繆彤承起

啞孝了仙

廣陽王潔汲公

孝丐傳

仁和王暉丹麓

凡仙記

臨海洪若阜虞都

中冷泉記

安慶潘介初石

舞參軍傳

無錫徐瑞天璧

李丐傳

遂安毛際可會侯

書錫開女子印章前

河南周亮工元亮

書王安節印章前

蘇州周亮工機園

書姜次公印章前

蘇州周亮工誠齋

虞初新志

目錄

八

卷之十六

因樹屋書影

豫侯周亮工機園

記桃核念珠

平海高士奇漁人

核工記

津洲末起鳳紫庭

張南村傳

蘇州先著還甫

劉酒傳

豫侯周亮工誠齋

記古鐵條

杭州詹鍾玉去谷

唐仲言傳

豫侯周亮工機園

李公起傳

懷侯周亮工誠齋

虞初新志卷之一

新安張 湖山來氏

大鐵椎傳

魏 禧 冰叔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裏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遇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癯。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搯。登環視如鎮上。繚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鼎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廳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履。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斫腰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惜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將馬物。不願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群。吾又不許。是以警我。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一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二

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闕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讓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闕處。送將軍登空壁上。日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鷄鳴。月落。星光墜。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滅燭。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人馬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煙滾滾。滾東向。馳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滄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子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恨泯然不見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昔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爲市物帖。

子甚工楷書也

張山來曰篇中點睛在三福吾去矣句至其歷落
入古處如各手清龍有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之妙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三

秋聲詞

林嗣瑯

微呆子當正秋之日。鼓門簡出。院有鐵壁。有東甲苦
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諸詠之來。則濡墨吮筆而爲詩。
詩成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共醇酒。
酣令客各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子讀書聲。
佳耳。予曰。何言之莊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騎聲。堂後
笙歌聲。何如。予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欸杆
聲。最佳。曰。何言之位也。一客獨嘿。嘿乃取大杯滿酌。
而前曰。先生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爲先生撫掌。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四

可乎。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譔于廳事之東北
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
撫尺而已。衆賓圍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滿
堂寂然。無敢譁者。遙聞深巷中犬吠聲。便有婦人驚
覺。欠伸。搖其夫語。復聚事。夫嚶語初不甚應。婦搖之
不立。則二人語漸聞。雜林又從中要長。既而兒醒。大
啼。夫令婦撫兒。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解婦。
亦抱兒起。滿牀上又一大兒醒。宿宿不止。當是時。婦
呼。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牀聲。

夫此大兒聲滿解中聲滿榻中聲一齊發發衆妙畢
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歎以爲妙絕也
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
漸欲睡夫舐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
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
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
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狗吠中間
力拉崩側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
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五

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
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一處也于是賓客無不變
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
一下羣响畢絕徹屏跡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櫺
尺而已噤若而人者可謂善畫聲矣遂錄其語以爲
夜聲序

張山來曰絕世奇技復得此奇文以傳之請竟
浮大白

盛此公傳

周亮工

盛此公名于斯南陵人家故不貴先世有義聲屋以
內多藏書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數齡即能讀等身書
有聲已里長肆力爲古文詞雖不中有司尺度而聲
稱籍甚然是時此公但閉戶讀書固不出與人見也
會其尊人相館舍乃抗倭好交已里人才智咸出此
公下此公乃以爲無足語去而之秣陵欲盡交東南
士東南士亦願交此公此公以爲世且亂吾當見天
子慷慨言當世事彼經生何足語會求其人於屠狗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六

聞於是益數金結客遂爲廣陵兒所詒是時邊事急
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資備公家緩急此公故慷慨欲
見天子言當世事乃爲所中久之事卒不濟而金垂
盡嗒然與世無所合退而返里閉里閉又嗤笑之此
公益不復事事產益落所爲文益不合有司尺度佗
際無聊多飲酒與婦人近不數年病矣少瘳右臂謂
申不已若指遂不識申此公故工書巧其書者觀以
左手滿墨納右指掌中見者以爲苦極其書則益工
時爲人據石掌策書好爲詩酒後嗚嗚吟不已聞至

秣陵建朝舉義行之非其志也歲在辛未予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詩語亮曰此間有盛此公工爲詩兒識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此公獨異子以爲恨不十歲前識明年此公日病數明廢或不能視子猶憂之誠其勿讀書伏將此公曰如老不如其迷盲也會目病甚又念母老乃別子歸意當然若不復與子見者子私以爲予當復見之意以其盲而止耳我意遂不復見耶此公歸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耳其名詢之郡大夫郡大夫以盲告

庚初新志

卷之一

七

公曰江以北其不盲者何限耶於是邑令盲試之族諸士進於郡大夫郡大夫復盲試之旅諸士進於公公大奇之乃得補博士弟子員嗟夫此公盲矣猶不忘視屈其二十年銳往之氣類而與邑之黃口兒扶掖之下遂進族退爭有司階前盈尺地而不備豈不悲哉豈不悲哉試後猶寄語予曰百兒無以慰老親子母啜子爲悲動者久之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士即負奇材抱異質魁奇特起不覺育說有司人度能遂無由進又慨之

側待人使既育之上漸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稍前盈尺地與盲士娓娓不休嗟夫此固昌黎代聖太視望之當世而不得者今得之公豈不甚盛舉哉又明年癸酉予自秣陵返大梁聞此公以日久不愈愈憤激家益窘乏無從得醫藥於是遂長盲矣然時呻吟如往昔焉其書者以筆濡墨納右指囊中如其不盲時此公以手捫帽兔起鶻落神采奕奕視不盲時有加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益好讀書危坐龍牀聽他人讀更書不令休入耳觀記憶不遺有所

庚初新志

卷之一

八

撰述口授友人沿指沿指凡數人不能撰筆札常以書寄于大梁至數千言言子當不長貧賤他日撫節江上取道南陵魁湖之北桃源之南于墓在焉子當登我堂拜我老母爲我書石曰盛此公理骨處于顯足矣他則子之事也子何言子得其書忽忽如失者數日知此公將不永矣不數日凶問至于爲位哭之會于成進士官山左不能卽至秣陵北至秣陵欲買舟省盛母會亂甚又不果行乃使移往慈盛母保歸焉子言盛母年且聞八袞妻倍孝謹故無子一女先

盛衰一老僕無以供兩婦。兼豆不磨。極屬不完。敗
屋數椽。不蔽風雨。行道見之。皆嗟而爲之友者。叩頭
謝。然嗟夫。天乎。曩使此公而至此。極耶。予解紫金。復
促嫁往。贖其田之易與族人者。佐盛母餽。市石。數
南陵。今碑其墓。予自書。盛此公。理骨處。從其生時。請
也。西蜀陳善陳公時守宛陵。公在大梁。蓋常聞予數
言南陵。盛此公不置。邑屬公。乃敬令視盛母。無恙
乎。書盛此公讀書處。爲額。懸其常危坐繩牀。側復允
予請。以其行誼補。乘其讀書之屋。蓋已受值。期以

卷之一

九

盛母存沒。不能待盛妻也。予歸其值。視此公於中。傳
其老僕世守之。此公好爲古文詞。百而外。無子弟爲
之收拾。故多散亂。其所著如毛詩名物。及三十卷。休
菴雜鈔十卷。歷法二卷。輿地攷十卷。群書攷索十二
卷。今所傳者。獨名物考耳。他皆不傳。予道擇就其家
鈔遺書。盛母泣而曰。兒者。吾成爲人。猶去。惟存詩者
于卷。老年人坐。則思之。肘臥。則枕之。老年人。不即煩
。盛者。情吾見。數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托之。周
君。予受而泣。因爲之次弟。壽之梓。盛夫。此公能文章

而不以文顯。好學。已馳驅。而不以將名行。而不愧古
人。而不以行徵。工爲詩。而不以詩聲。黃金既盡。日使
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死。筮未占。嗣續中絕。老母
寡妻。形影相弔。生平故舊。不爲存問。遺書狼籍。行篋
莫傳。徒存此數卷之詩。應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
使不知此公者。讀其詩。以爲其才且盡於此。而知者
因其已然。想其未然。嗟太息。不能已已。嗟夫。曩使
此公而至此。極耶。夫士旣不能塊然獨處。則不得不
出而與人交。與人交。不受其益。徒爲所害。如此。此難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十

其不慎交游所致。然我非天哉。孰非天哉。天爲庸荒。
俾長守富貴。少爲娉節。奇行者。必陰摧折之。從來久
矣。予又何憾於廣陵兒哉。此公初名。幾今尺牘中所
傳盛錢侯是也。

張山來曰。古今盲而文者。自左下以下。推吾家張
。今得此公。益不寂寞矣。然諸人俾工詩文。而此
公復能者。則尤奇也。

湯應會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構菲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會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峰傳之名播京師江永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舊技聞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會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于王王召見賜以碧綾牙篴琵琶今者官錦衣殿上彈琵琶十八

夏初新志

卷之一

鮑憲範勳人王廣實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會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昵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聽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圍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騎樂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婦樂聲聞者莫不悲也妾嬌居十載依于母而母且欲安身無可適者

顧執其帚爲君婦應會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請遂載之歸義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堯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極失措應會往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巖肩甚古自叢箐中跳入蓬艫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自失故物輒憫恨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以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啓戶不見婦謂我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矣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會

夏初新志

卷之一

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齎食兵闕耳目聳臂鼻漏人不可通名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州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大戰時聲動天地无屋若飛塵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戟聲人馬聲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強明者爲楚歌聲凄而壯者爲引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如聲而入澤有

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餘騎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會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荷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淺。烏能傳於後世乎。戊子秋。予過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未官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者。爲君也乎哉。

張山來曰。韓昌黎師琴詩。感陽子謂其是聽琵琶。予初疑之。蓋以琵琶未必能如詩中所云之妙也。今讀此文。覺兩汝軒昂。頃刻變換。潯陽江口。尙聽一籌耳。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十三

小青傳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再遇了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卽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滿。家人以爲妄。實之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諸技妙解。聲伴江都。同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茗戰手。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唯恐失。姬雖素嫻儀則。而風期異。竟締約。自好其天性也。年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十四

十六歸生。生家公子也。性嗜啖。憨跳不韻。婦更奇。姬嫻曲意。下之終不辭。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西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已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徒之孤山別業。諫曰。非吾命而耶。至不得入。非吾命而耶。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開地。必審伺短長。借莫須有事。魚肉我。以故淡自斂。嚴。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遇雨堤之。馳騎扶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譁譁。俟東俠西姬。潯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賢。嘗就姬

學矣。絕愛薛之。因教取巨觥。屬婦。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買平章劍戟可畏也。夫人笑曰。子候矣。平章。知銳女。平章乃則。寄耳。頃之。從容諷曰。子既嫻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附羅刹國中。吾雖非女。伏力能脫子。火院。頃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縱善。遇子子終向。竟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虞初新志

家。依作劉安雞犬。豈以一孟鴛鴦。送耶。然病生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盡許益。明妝治服。擁襪。欹坐。或呼琵琶。婦唱自詞。以遣離。數聲。數醒。終不達首。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姬曰。可傳語。寬業。耶。竟一良書。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于旁。而自與姬。指顧語笑。或扇茶鐺。簡圖書。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即取圖。供榻前。燕名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淋漓。下一勔而絕。時萬曆壬子歲也。年纔十八耳。哀哉。人美于玉。命薄于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始與歸。來被帷。見容光。藻逸。衣袂。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嘆。頓足。咽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道像一幅。又一紙書。某夫人啓。視之。敘致。悅痛。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恚甚。綴索圖。乃匿第三。圖。偶以第

一團是正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徒茲絕。夫悲夫。楚炬成烈。何不以紀信。誰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棄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銀數事。贈姬之小女。視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詩云。雪意關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顛。顛筆落。脫外松。風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又怕風絲。幾。康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烟漸瘦。剪聲。小。又是孤鴻。喚悄悄。絕句云。看首愁雲。大士前。莫生。

庚初新志

卷之一

七

西土莫生天。願爲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橫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粧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驢歸。內使傳來喚踏香。金酒自流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曉不可聽。挑燈開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于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箇憐文彩。也向秋風關羽翰。鳳凰落落漉漉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歌鏡中花。水。

不知秋思。詩多。至。女。坊。一。曲。羅。珠。簾。收。直。得。樓。前。身。一。死。李。倫。屈。是。解。風。流。邪。心。不。畏。雨。峰。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說。浙。江。湖。有。信。浙。潮。爭。似。廣。陵。潮。其。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幾。風。流。債。也。虧。一。陣。黑。星。風。火。輪。下。抽。身。快。草。草。別。別。消。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築。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著。衫。又。攜。裙。雙。帶。與。某。夫。人。書。云。元。元。叩。首。澀。血。致。啓。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瞻。慈。雲。

庚初新志

卷之一

六

分。喚。噓。寒。如。依。膝。下。瘦。身。百。體。未。足。云。醉。娉。娉。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諸。諸。嬌。嬌。指。畫。屏。中。一。惡。嬌。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妓。曼。偷。近。鄰。側。將。無。似。娉。子。時。爲。彩。尋。歡。纏。綿。微。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在。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橫。語。語。啼。聲。日。暮。三。至。漸。乃。觀。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接。鄰。表。未。見。其。可。夫。唐。肆。苦。心。傾。狸。悉。具。此。值。供。其。猥。馬。不。卽。以。當。藏。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雨。裏。蘭。因。絮。果。現。葉。誰。誰。若。

復觀髮空門洗剃阮慮而鮑思綺語兩緒紛來正恐
通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
孤燈聽雨雨殘笛欲護設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
晨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鷄骨殆復難支瘦灼肺然
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情不馴老母弟弟天涯問絕
嗟乎未知生樂否知死悲懷促飲淹無乃非達妻少
受天穎機警靈速豐滋喬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
斯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匪自今結構以來有
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元

絕句云白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
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感某集而刻之名
曰共餘

張山來曰紅顏薄命千古傷心讀至送鵲焚詩處
恨不粉妬婦之骨以飼狗也○又曰小青事或謂
原無其人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及讀吳
雲歌其小序云鴛鴦爲雜揚小青女弟歸會稽
馬髦伯則又似實有其人矣即此傳亦不知誰氏
手筆吾友殷曰戒勞第憶爲支小白作未知是否

姑圖疑焉

義猴傳

宋

曹

鼎

建南楊子石袍告子曰。吳越間有瘞。稱丐子。編茅也。舍居于南坡。背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于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爲命。若父子然。如是者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貌迥。旁乞食。養之。久而不變。及丐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人子。躑躅狀。哀畢。復長。貌迥。旁俛。聲頽。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篋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擗者。輒牽其

建初新志

卷之一

三

示。稱擗者。爲昇棺。至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于道。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糜于基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迺長啼。數聲。自赴烈燄。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嘆。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張山來曰。有功世道之文。如讀徐阿寄傳。

虞初新志卷之二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柳敬亭傳

吳偉業 傳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積悍無賴名已在捕中矣之盱眙因甚挾裨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劇久矣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移手盡有老人日爲陳百錢從寄食久之遇江休大柳下生繫條浚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一

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恢之輻輳門車嘗接轡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舊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尤莫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講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以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二

欲其雷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適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問子說者騷哈盟索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日子之說幾矣問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輪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騰足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跋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儼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難以行天下其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唯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教弄無所誦與人談初不甚諧澆餘舉一行事相酬答澹辭確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覆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倚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閣門避寇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公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就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

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諱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弘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余非生莫可解者乃微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慚失交生拜訖索酒談嘲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三

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公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衛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空風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地封不能得其姓沮承曉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袁寧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

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礮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僞楚必趣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子言救秀狀始左病恙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植梧乃設之以事曰今日代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蓄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關也覽鏡自照嘆曰良玉天下健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四

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稍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伴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今自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肯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畱軍中者以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武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東蓐臥扉履墮

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事。南時事。則歎歎。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曠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揚生。季衡。故賢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揚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子善。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五

張山來曰。戊申之冬。予于金陵友人席間。與柳生同飲。予初不識柳生。詢之同儕。或曰。此卽梅村集中所謂柳某者是也。滑稽善談。風生四座。惜未聆其說。拜官家言爲恨。今讀此傳。可以想見其掀髯鼓掌時也。

汪十四傳

徐士俊野君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爲盜。凡經商往來于茲者。輒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嘯矢聲。汪卽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塵折。以故綠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自挺之徒。日益貧困。心忤之。而莫可讎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六

勇。跋履山川。向猿獠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問戶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于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于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于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聞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

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于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
箭聲繼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
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追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
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
皆置汪于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十四
頭陳之鼎俎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睜目見一美
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
母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爲也美人曰
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天矯天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七

也父爲前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
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蹂踐
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
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
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
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遠當擔簦杖策衛汝以
行于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
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即從
京國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
良初新志 卷之二 八

張山來曰吾鄉有此異人大足爲新安生色而文
之天矯奇志尤堪與汪十四相副也

武風子傳

方亨咸 郡村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于衛。恬以曹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輩羣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即知之。滇多走細竹，堅實可爲箸。武生以火給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籌，爭購錢數百。于是武生之交，咸貧者，因以爲利。生顧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箸成規，把說不釋，保護如頭目。武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虞。初新志

卷之二

九

作然，靳不輕與人好事。者每購具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惟酒酣以火與箸雜陳于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武于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爲之，雖累百不倦。于是滇之士大夫相愧，遺皆以武生著爲重。王公大人遊于滇者，不得武生著，即不光生，因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于滇。滇士民懼于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于民間，見其善異

武初新志

卷之二

十

之。逼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曷由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于賊，繫之來。至則白眼仰天，啗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于前，設醇醪于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膏斧鉞？易縱之。徐徐當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狂形，穢語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人作。若以謀醉人重之，邇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捷之于庭，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踪跡無定矣。武琳官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雷雷必作數十籌，以謀醉然出入無時。于是其著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著作，凌煙閣功臣圖者，著粗僅及繩，而旌旗鎗仗，作從衛列，無不畢具。至襄公郭公，英委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濃紺色，入竹分條如錢。武定太守顧與山爲余言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于旁，伺炭

末紅若錦。左執箸。右執炭。蕭蕭有聲。如盤食。菜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伏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壺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忽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與山曾作武異人歌。聞之。故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七

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注。戚武不屈耶。余于是作武風子傳。

張山來曰。武生豈真風子耶。不過如昔人飲醇近婦。以寄其牢騷抑鬱之態。宜其著之不輕作也。○邵村先生與先君同年。余幼時曾一聆聲。歎癸亥冬。瓜洲梁子存齋。以此傳錄寄未幾。而何省齋。伯又以刻本郵示。益信奇文欣賞自有同心也。

記老神僊事

方亨咸 邵村

蜀中劉文季爲余言。昔獻賊中有所謂老神僊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續已斷之肢與骨。賊衆敬如神明。爲其初被擄時。將殺之。賊擄人不卽殺。審其人。凡一技一藝者。皆得免。神僊比能以泥塑像。獲免。賊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潞大爺。沃水析屋。爲薪燎之水。沸沸凡數。以一桶左右。攪成膏。賊衆爭相傳獻。賊聞謂妖人。又將殺之。塑匠曰。願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殺異士。獻賊異而問之。曰。臣有異術。能生人。此膏乃僊授。或刀斧。或榜掠。受重創者。臣能頃刻完好。獻賊卽榜一人。試之。立驗。獻賊殘忍。日殺人。剔取人。至管掠。無算。皆凡數百。血肉糜潰。氣息僅屬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傅之。無不生。且立刺杖而行。軍中爭趨之。餽遺飲食無虛日。以是衣食囊橐漸充矣。獻賊有愛將某者。攻城爲飛校所中。去其頸。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與耳。卽生剖一人頸。按之。傅以膏。一日而甦。飲噉如未創也。時孫可望在賊爲監軍。夜被酒。殺一嬖妾。旦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二

笑問曰監軍夜來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監軍果念其人乎。吾當同馬覓之。可望曰。唉。起營時尸不知何在。想爲大冢啖矣。何從覓。塑匠曰。監軍若令我覓何物。大冢敢啖貴人乎。可望曰。鼠子給。我汝欲逃耶。我當遣介士押汝覓。塑匠笑曰。何處覓。竟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戲我。塑匠指道旁見一種橐曰。何需覓。卽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骨何異之。塑匠笑謂監軍。曷啓之。可望下馬解橐。則星眸亮轉。展展如帶。雨梨花帳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噪一

虞初新志

卷之二

軍皆驚問于獻賊。獻曰。此神僊也。當封之。口封恐衆未知。特營大澤中。下令軍中人備一凡。以次日集。廣原是時賊數十萬。令以數十萬凡果之。擇果之最高者。謂拜傳臺。於是衣塑匠以淡衣。巾以綸巾。方履絲絛。塑匠身長六尺。廣額潤面。大有瓊望之如世所繪。社神者。然命之升臺。臺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獻賊令軍士各持弓矢。引滿以向之。曰。不登卽射。塑匠不得已。及其半。端憐憫。而萬矢擬之。如的。不敢止。懸登其上。獻賊令三軍釋弓矢。羅拜其下。呼老神僊者。

三。於時聲震天地。自此不復呼塑匠。而皆曰老神僊矣。老神僊亦自此不輕試其術。有渠賊某者。戰敗傷足。脛骨已折。所不斷者。皮僅寸耳。求老神僊治。辭以不易。某哀其宛轉。盛陳金帛。以請老神僊。揮之日。此身外物。吾無需。雖然。吾不忍將軍之創也。吾無子。將軍能養我乎。某指天而誓。願終身父事之。老神僊從容解所佩囊。出小鋸。鋸斷其足。上下各寸許。取生人脛度。其分寸以接之。傅藥不數日而愈。自此賊中凡求其藥者。皆不敢侮。僥倖遺爭投身爲養子矣。獻賊有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四

幸婢曰老婢者。美而慈。善書畫。卿不甚穢。因名凡賊中。移會偵發文字。皆所享。獻賊嬖之。燕處有所思。老婢見其獨坐。私往侍之。賊不知爲老婢。疑別人。何以所佩刀反手擊之。中其腰。折骨。刺腹出腸而死。獻賊省之。悔恨惋痛。急召老神僊。老神僊曰。已死。不能救。獻賊罵曰。老奴。監軍妾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當殺汝以殉。老神僊逡巡曰。需時日乃可。獻賊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僊滿期三七。北以酒合藥。灌之一七。喉間卽格格有聲。老神僊賀曰。可救矣。七日當復因。

取水瀉其腐納腹中引針縫之傳以藥夾以木板約以繩果七日而老鄭步履如常時及獻賊死賊衆潰從蜀奔滇生平素絕于老神僊者俯之來滇永曆至賊衆多爲僞王侯老神僊嘆傲王侯間擁厚賞兩室城東開黑石成山鑿井爲池旁植花木蓄朱魚數百頭客至浮白呼魚出水以娛醉間高歌而臥不顧也迄永曆奔緬甸老神僊從之行及騰越居常向空嘯哨若有所訴一日謂文季云吾老矣將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異術素新不與人致絕其傳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三

是可惜老神僊曰吾非新也吾師授我時有戒也四訊其所授之由曰某陳姓河南鄧州人名家子少嘗入鄉塾性不樂章句塾側有塑神佛者時就與嬉學師時模責之歸而父母復責以不學不能耐遂出亡振振無所遇因禱于關帝得一籤云他日王侯卻並肩自顧一囊家子何得並肩王侯哉然神不誣我與王侯並肩者惟僊人素聞終南山多隱僊願往從之窮登涉恐飢寒過訪無可從者一日至山後遙望絕壁上有洞人出入因披荆棘踰巖巖達下洞見一處

者坐石上儼然異凡人余幸曰此吾師也因長跪以請道者不顧拂袖歸洞余不敢入卽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云師食爾狀如糕色白方僅二寸味甘如飴食之遂不復飢余竊喜益信拜求至七日道者忽出問余曰癡子汝欲何爲余告以求僊道者哂曰去汝非此中人何自苦爲余自念無所歸惟投崖死耳涕泣以求道者曰已而吾念汝誠有書一卷投汝資一生衣食好爲之勿輕洩洩則雷擊也速去毋久留徒飽虎狼耳余得書驚喜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六

倉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頁道延安人爭傳某巡撫者有愛女戲輾輾傷足皆出于外醫莫能療募能療者金二百驛一匹余往應募依方試之果瘥余于是囊金乘驛歸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將賊已起謂余必從不義首于官將誚之法余族兄孝廉某白無辜出獄訊其故因出書余父謂余出持大杖奔族兄家余族兄反覆解喻不信並陳書以資余父愈怒裂書火之族兄從火中奪得僅四頁余急懷而逃今之所用者皆燼餘之四頁耳年久其四頁者亦

不知往矣其自達如此居無何以疾死嗚呼不施手

藥一也一以封侯一不免于泔泔沈頓所用異耳向使老神僊能體又志不陷于賊挾此術遊當世盧扁華佗不得專於前矣惜其狃于貨利遂安神僊之名而終以賊死雖然人之遇僊與不遇僊惟視福德之厚薄老神僊得其書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嘗見稗官所誌侯元者樵山遇老人授兵法卒以作賊戮其身事頗類此常任僊人不得其人即秘其傳可也何往往傳非其人以致戕害僊亦何忍哉且終南道者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七

亦未必真僊聞其背乃以處子陰戶油煉之火光滿室隙升屋梁光息而膏成此豈僊人教人之方乎本草以多用蟲魚致送上昇十年說僊人以教人不獨一人且數十百人是老神僊者則亦始終一賊而已張山來曰仙家有禁方而不以傳世則禁方徒虛設耳若以殺人教人爲過何不去此種類而止存全石草木之藥乎乃計不出此而往往傳非其人以致遺累是亦授受之未善也

瑤宮花史小傳

尤 側 寓 處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岡偶爲扶鸞之戲得瑤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爲一書生所謂父母恐而讓之遂赴水以王母憐其幼敏錄爲散花仙史此掌文真人唐孫過庭告子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羽客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溼其標韵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既爲情人所慕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既與子狎聊嘲戲百出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六

一座闕堂間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亂以他語久而慙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漢也寒夜書與子聯句云樹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篁吟露晞青火半銷殘月懸黃鐘初罷曉星稀新寒剪到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微消遣友溪惟有夢巫山攝得片雲歸白後相對多作斷腸哀怨之語子戲以尺素贈之是夜蓮臺花史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挿瑟瑟銅釵著金縷單絲錦被銀泥五華羅裙鴛香襪五色雲綫履敕東雅濟神姿絕艷顏吟賦嬌不可磨畫

奉惟微笑。若有微言。子期大怒。爲一物。與靈。又以鬼
子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紅明滅。紙懸風聲。條
條。若有彈指而逝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石林頭。
兩次君爲五藏神所守。覺則退耳。子問五藏神誰。
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
藏魂。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
之親。吾與子情。淡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位
下。秋歎。既而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
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爲

庚初新志

卷之二

七

鄭兩情眷眷不遂。病歿。君作一束。焚告楚江云。三生
如不斷。願結未來緣。君舉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
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降生趙姓。
賜以玉璫。一事。舉鳳凰。一雙花史賦。鵲鳴天詞。送之。
云。整束簪環。下碧霄。教人賜斷。金奴嬌。曲房空剩。殘
香粉。獨對滿湖。曉翠。越尋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小
紅橋。從今不伴。烟霞客。愛向風前。闌。腰。楚江和云。
朝食風露。華髮。宵不美。金閣。附阿嬌。卻恨柳絲。牽日。
線。強發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膠。依依不舍。

楚東君可許。既件。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
世。花史意致。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母聞其以
成。謂贈答。切責之。命游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
不愚。才少。花兒。痴患。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魈木魅
之疑也。自爾踪跡。遂絕。子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
歲女子。爲阿母。青童。攜去。後駕細車。詣包山。振頓。言
本爲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平。太歲。東方。亦當還求
君。此與楚江事。絕類。而子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魚
鱗如夢。忽忽。忘之。然。何策。楚江。來耶。耶。道上。秦樓。日

庚初新志

卷之二

字

出遊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而至者。而
予亦已老矣。豈仙人。固好食言。耶。抑子塵心。未盡。負
此。楚修也。花史詩詞。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
是甲申元日。與人同湘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子
兩人。作長歌。記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龜書
亦復。徐。伎倆也。真人笑而譚之。其辭曰。登峰。當登第
一山。安。安。吃。立。不可。攀。巨。壑。風。帆。昨。爲。穿。雲。氣。時。旋
十指。間。蒼龍。玉馬。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
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開。闢。乃。坐。青。蓮。遊。玉。洞。令

後更舞大刀回翔其上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機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許刻女下婦索帕棠雙目爲驛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術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爲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惴惴然惟恐其傾墜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宦

曳視場上人皆嚴整從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沐如先輩主敬如人定情此皆一誠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還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枉習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大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益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兩莽滅裂之所能効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條之弄丸庖丁之

解牛僅伺之承蜩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瞿人騰千仞之蹊足遠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其神全也曳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戲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爲曳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從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婦姐兄之子提抱之嬰孩伺其口於四方贏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滇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貨詣草木之性擇蔬糲食亦以

虞初新志

卷之二

西

哺其兒曳視其人示敵繼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群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即投技老而休焉皆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其肌膚爲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習意爲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微快庠屬男婦老稚皆頑鈍儼敏機利捷於猿猴而其性曠然如麋鹿曳因之重有威矣先三之教爲矣夫不明不作其人自處于優笑巫覡之間爲夏桀御之所深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神而竄實無偏頗也彼周自以爲戲所遊歷幾千萬

鼎石室篆如烟。圖圖握盧成清談。錢笛一聲江天。

玉女乘鸞相接引。葡萄火棗列嘉筵。歌一曲。樂萬年。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枕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呼吸三光應列斗。巍然兩山一壺間。少陰合德令秋成。氣含金爽綠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靡收則館稱中阜。何若凌虛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走。視昔登顛發狂號。垂書作別真堪嘆。仙兮仙兮不可及。影跡斯遊不竟口。我何瓊宮索記書。大文下言若蟬蛸。展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三

至凡仙。弁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容許子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鬟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飄然。即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花史每吁予爲展子。

張山來曰。世間唯凡仙一事最爲難解。以爲真仙。則不當爲人所召。以爲非仙。則詩句敏而且工。字跡亦多別致。或者慧素文人。久而精魂不散。偶借人間筆墨。以消遣充隱。可。古人云。聖爲才鬼。凡庸。頑仙。則謂才鬼爲仙。亦無不可。

九牛壩觀戲記

彭士望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四月。除川有爲角觝之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領之。因設場於簾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冷然。陰而不歸。於是鄉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咸山者。牧豨耕者。犁犢行。擔簦者。水浮枻者。咸停釋而聚觀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人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入。歲見反覆臥起。或鵲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問又一足承兒。兒舉曲如蓮花出。虞初新志

卷之二

五

水狀。其下則二男。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燈場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叟反側背面承之。兒復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之。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數而下。叟閱其勞。令暫息。飲之酒。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爲橋。距地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傳粉墨。揮扇。雜歌笑。調步用。時或跳躍。

明鉅麗之家以迄三家一閭之郛市亦無不以
之。隻獨以爲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耕。亦安
得以試其不龜手之藥。託空言以記之。固哉王介甫
請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雞鳴
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諂諛。會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
狗盜之出其門。蓋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
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樂博屠者之用。千金
市。成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昊。吳華
范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復以隻爲戲言也。悲夫。
庚初新示

卷之二

三

張山來曰。此技卽俗所謂臨索者。予嘗謂此等人
必能作賊。有守土之責者。宜禁止之。縱不欲絕其
衣食之路。或毋許入城。聽于鄉間搬演可耳。○前
段敘事簡淨。後段議論奇闢。自是佳文。

虞初新志卷之三

新安張



氏輯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舊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

虞初新志

卷之三

女莫不畢集。列興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追半奏。引商刺羽。抗隆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冠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宜。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禩。而馬伶歸。遍告其故。倡諸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甚。臨

選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率一日。歡既

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

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

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

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

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幸

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

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于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

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

虞初新志

卷之三

二

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狗。猶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

技。無所干求。乃走事某。見某。猶之見分安也。以分安

教分安。安得不工哉。嗚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

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即猶不歸。爾其志如此

技之工。又須問耶。

張山來曰。子素不解奕。不解歌。自恨其拙。因從學

于人。雖不能工。然亦自覺有人門處。乃知藝無學

而不成者。觀馬伶事。益信。

顏玉川傳

曹禾鼎

顏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邵陽舍人。深口岐髯類利人。創客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川語之故。神葡萄蘋果以獻。由是里中傳以爲神。性任俠喜施。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跣。跣有聲。冠紙冠。方屋而高二尺。式路達。跣行歌。道中。式時。幅中深衣。肩古藤杖。懸葫蘆。大千身而高千頃。遇風則與偕。覆徐挂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木骨假舟楫。跨葫蘆以杖導水。虞初新志 卷之三

上下水面望之如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亦無從詰之。獨其頃忽間往返數百里音問不爽。道路行旅歷歷咸見。此足奇也。明啓頑交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尤厚。

盧傳及弟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提音歸。歸五日

而郵報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無所獲。言于諸公。卿聞其風者以

識面爲幸。一日遠遊歸。騎白牛披孔翠裘。戴研笠如車輪。手標桐扇。後隨一衆。駝背置大葫蘆。其有懸罍

衍。累累然種所得奇花。神菁蔥鮮。紫如山。嶽自行。邑之人初未識。索駝據觀以爲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集。群指顧瞻盼。忽一人昂然從衆中出。紙衣紙冠。皆皂色。與玉川相對。鼓掌笑。遂挽索駝上。抱葫蘆以行。如凶。禮中方相。然識者曰。此梁溪郡公履也。玉川之好怪。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索駝往來旁郡縣。至毘陵驛。索駝摩于野。厠百計。挽之不能出。乃毀岸出之。而索駝死矣。後訪道人華山。不知所終。或謂玉川實病死于家。誠其子孫諱之云。

虞初新志

卷之三

四

張山來曰。余讀水滸傳。竊慕神行太保戴宗之術。又以爲尚不及縮地法。私嘗疑之。謂爲文人遊戲筆墨。未必實有其術。今讀此。則是世有其人。惜乎不及見耳。

目姬董小宛傳

張明卿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艷發綺苑嫵媚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閨集宜笑並作則心厭色沮承去之姑恒鏡自諱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卽諱首庸人婦猶當歎采鳳匹邪況作飄花苓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義如舉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卽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

虞初新志

卷之三

五

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牲稱雁序于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微膚余常以詩贈之曰爲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人婦願爲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頗高自標置每遇狎柳心實厭皆土直視之已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尼方審之候朝宗咸向辟疆噴噴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藻集間問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坎貯之北辟疆同審之雙訪姬則

厭秦淮蕩徒之金闕比下第辟疆送其母人乘危求粵遂留吳門問姬住牛塘再訪之多不依時姬又患君非受康干矣家則必逃之隱隱之徑一日姬方日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悲情亟扶出相見于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于堂戶已而四目覷視不發一言蓋辟疆心諒謂此人眼第一可繁紅絲面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妾心塌地處也卽卽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惟舊戚兩意融液莫可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

虞初新志

卷之三

六

旋以三吳瓊站爭相屬凌遽而別聞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于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往衛獄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衛承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于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達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其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句已爲寶雀蒙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倚皇鸞無所寄託偶月夜

薄葉舟隨所飄泊至同橋內見小樓如書閣閉立水
 涯無意詢岸邊人則云此秦淮舊姬自黃山歸香母
 抱危病銷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喜甚欲行堅叩其
 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燭無光藥鐺狼藉寂惟見之
 奄奄一息者小宛也舉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
 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作吐舌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
 衣達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
 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頸半之草磁石之鐵氣有
 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
 立二十日米勺粒不需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
 遂痊然君既有當于我我豈無當于君願以此刻委
 終身于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
 事且君向一醉婦今一病婦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
 聞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書
 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政爾止請辭去至次日姬親執
 鮮衣束行李屢趣登舟皆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
 又蕩費無度侍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適數千金成
 無如姬何也自此渡許墅遊惠山歷毘陵彭羨澄江

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裙紅衫薄如蟬紗潔
 比雪鮫與辟疆親覲渡于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
 壠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
 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急虎
 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者
 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齊謝客若鮑姬香露子
 好音速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寶犀相繼僥倖橫傳
 皆假貨賂賄以蟬脫之短絨細孔責諸尋盟無月不
 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孝一婦從吳買舟江行
 遂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
 候辟疆聞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
 宴中秋夜鵬姬與辟疆于河亭演懷寧新劇漁子箋
 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數美以姬得所歸為之喜
 極淚下梅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懲副公不赴新詞請
 告適歸且姬索通者益眾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勸
 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募來諱扶
 姬匿之幾敗事
 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
 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

聞之特至半塘令析姬與姬爲件親爲規畫債家
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
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從別于虎
嘯買舟以手書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書與
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
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
久矣姬入門後習慧略釋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妄悅
與辟疆日坐書苑書園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
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擇研

虞初新志

卷之三

九

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
之卽家所素無人所莫辦今亦之聞應不虛矣相得
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酉前所辟疆避
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
則顧以身後寧使賊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于臬府
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于兵而
瀕死于病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
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
卒其致病之緣與久病之狀并隱微難悉詳辟疆憶

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傳實堪令奉衛安仁開筆也
琴牧子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
予謂父母有不許人以死況稱席間物乎及讀辟疆
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飢色如飢食
焉飢食者獲一飽雖珍卉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
厭何也飢德非飢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
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君子者乎
雖然歷之風波疾厄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
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虞初新志

卷之三

十

附辟疆影梅庵憶語 選十五則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
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
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
黠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寬
窄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山中
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遊山而行凡我兩
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趨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
舟者皆余去秋溯回官舫長年也勞以賜酒竟日

逐舟舟中宣紙大白孟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爲櫻爲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焉君樓顧夫人寒秀齊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下箋曲盡情態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頗令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煙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游僊

吳初新志

卷之三

七

枕上夢幻也

余數年來欲哀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爲次第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詞少陵義山王建花萼夫人王珣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廻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數十家唐詩而卧今歸開扉封余不忍啓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辭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閑閨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約成之名曰香奩其書之瑰異精秘凡古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奩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悉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技藝鳩工以終姬志姬於吳門曾學書未成能作小篆寒樹筆墨楚楚

吳初新志

卷之三

七

時於几現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詞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寧委衾具而以書畫擱置自隨未殺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蕪菜蓬罷飲每脫侍刺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芥每歲半磨韻子兼擇最精者藏寄其有片甲鱗鱗之與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必于白炊潌余每語左

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鑪之句姬為解頤至沸乳看
蟹目魚鱗傳笑選月魂雲魄尤為精絕每花前月
下靜試對香碧沈香泛真如木蘭落露瑤草臨波
備極虛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侔捧城看余一生
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宮香諸品淫沉水
香俗俗人以沈香者火上燂橫油膩項刻而滅無
論香之性情未出即著懷袖皆帶焦腥沈香有堅
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即四種沉香內革沉香

庚初新志

卷之三

七

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粘而未成如小筑
大箇各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熄
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蕤熾然磨琥珀酒
犀等之味久蒸余枕間和以肌香調點非常香
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
丙戌客海陵會與姬手製百九誠閣中典品然
時亦以不見煙為佳非細細心秀致不能領畧
此

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為上皮堅者為黃熟楠氣生

而通黑者為夾棧黃熟近南粵東藥茶園村土人
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接枝繁其香在根自吳
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油尖鐵而盡
出余與姬各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於此重價數
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許就其根之有
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縷半縹緲斑斑可拭可玩
寒夜小室下韓四垂氍毹重疊燒二尺許絳蠟二
三枝設參差臺几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
如液金粟玉細撒活灰一寸灰上隔砂返香蒸之

庚初新志

卷之三

七

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
熱香間有梅天半舒荷為梨蜜脾之氣靜養鼻觀
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恒打曉鐘尚未著枕與姬
細想悶怨有斜倚薰籠搔癢畫寒爐之苦我兩人如
在藥珠象香處令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送魂
一粒起於兩房局室中也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
爛漫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兒上
軍持相受武臨虛懷剪得安宜花放拾採入供

伴四時草花竹葉無不經管絕慧。領畧殊清使冷韻幽香。恆霏微於幽房斗室。至醴醑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耽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共雲鬆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置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扇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橫妙麗。始以身。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

癸初新志

卷之三

七五

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爲上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咏月及流螢繞扇詩。半榻小几。恆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牕延月於枕簟間。月去復捲幔倚牕而望。語余曰。吾昔謝莊月賦。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水淨。較赤日紅塵。迥隔仙凡。人生揆揆。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睡者。性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沈澹。領畧幽香。倦路禪。

關於此詩得矣

釀餠爲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蔬。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豔非復。恆有最嬌者。爲秋海棠。露海棠。愛無香。此病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爲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大則梅萼。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皆橙黃橘紅。佛手。香櫞。去白。綠。綠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堯中。解醒消渴。金草。仙掌。難與爭衡也。

癸初新志

卷之三

七六

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梨者。如落蒲藕。笋。

藏鮮花。野菜。枸萵。蓉菊之類。無不揉入食品。芳旨。

盈席。

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栢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

鹿麋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鱗。骨如白土。油蝦。如鮮。

魚。蝦蟇。如龍蝦。烘兔。酥餅。如餛飩。可以飽食。菌。鹿。

如雞。瓊腐。湯如牛乳。嫩細考之。食諸四方。師廚中。

一種。偶異。即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爲之。莫不。

具妙。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攪一絲流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澆爲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

張山來曰子雉皋別業與辟劍相鄰辟瀛常爲子言宛君事甚悉復以憶語見示于淡美辟瀛奇福如許癸亥秋又以家公亮傳來詩局入過快讀一過乃知慧業文人固應有此因自嗟命薄不能一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一

締如此奇緣能無浩嘆

賣酒者傳

魏 聯 冰 集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遭重難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母盜瓶中酒受主翁咎也或傾跌破兼金甌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者必會其肆里中有數聚飲平事不得失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爲數聚飲平事不得失相咨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日子虞有新元

卷之三

六

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爲立出四百金償之不賣象乙得金欣然以爲甲終不負已也四年甲乃僅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棄重資于途甚雪不能行問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日呼客同博以廉錢買酒肉相飲暇客多負私懷快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暇酌吾金也雪霽客償兩所負行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暇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談五行立決人死跪先後宜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

期置酒召所買田舍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毋虧乎欲賄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損其息貧者立券還之曰母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浴更衣待死是日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題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癸子曰吾聞賣酒者奸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婚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

冀初新志

卷之三

十九

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衆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張山來曰自古異人多隱屠沽中賣酒者時值太平故以長者名耳叔子謂匪惟長者抑亦智士誠具眼也

一瓢子傳

嚴首月 子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畫龍獸示蓬跣持竹杖挂一瓢遊郭諸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群兒聚而以為樂顧其神明朕微怪罕奇類韓康蘇起叶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騎馬擁大蒼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澧陽年可七十澧人異之或具酒肴墨汁乞一瓢子書不能得一日飲藥孝廉園中頽然以醉直視沉吟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書勢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龍子更鄧處切新志

卷之三

三

管黃腸吾將老焉。王如言爲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中。不覆令人昇而過市拱手大呼與人言別周遍街巷。還郊外普賢庵。命衆曰可覆我衆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其輕如空棺然。澧人爲題石于澧水橋頭。署書龍道人一瓢子之墓。蓋除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于群盜出沒吳楚間。乃以貨市妓十餘人。賣酒沮揚所得市門貨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日。擁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處初新記

卷之三

三

附游一瓢傳

陳 周 二游

啓神之時。楚湖之南。澧州有游食道人。衣結履穿。臭穢不可通。求乞市中。每日得酒一瓢。風雨中輒醉臥道上。其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或驗或不必驗。無甚異於人人。亦不之異。以其游食謂之游道人。以其喜酒一瓢。又謂之游一瓢也。嘗醉中大言曰。我昔嘗龍人。或以紙試之。磨墨滿瓢。狂吟若歌。又以破袖沾墨。塗張紙空中。候墨乾時。燭雲作

吐鱗甲生動有飛騰破壁之勢。得者至今寶之。偶華陽王過市。前驅呵斥不起。王曰。得全于酒者得全于天也。天全之人。自非凡品。與致宮中。供養致敬。一日忽舉手謝王曰。吾祿食已盡。後事累王矣。奄然長逝。王以兩石釘函其尸。葬之。半載後有自都門來者。見游在都。附書于王。果一瓢手蹟。王異之。發其釘。空如也。因嘆神仙之游。戲人間。而人不之識也。獨拙和尚。澧州人。目擊其異。并識其詩四絕。一曰。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漢。多年

處初新記

卷之三

三

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富熱心。二曰。游食多年不害羞。也來城市看粧樓。東風不管人貧賤。一樣飛花到白頭。三曰。破寺無僧好挂瓢。聞時歌舞醉吹簫。黃昏月落秋江裏。沒箇人來問寂寥。四曰。門外何人喚老游。老游無事聽溪流。而今世事多荆棘。黃葉飛來怕打頭。

張山來曰。予于文淑中。見嚴作選後。而瀨江陳子二游復以是作。見寄所紀事大同小異。因並錄之以彰瑜亮云。

宋連璧傳

李煥章 錄

宋連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齋出緣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齋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墜。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聞青伏奔。獵木叢。刺踪跡。熊穴。窺熊出。潛。办其乳。二懷之。出熊至。璧舍皇驚。墮崖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

虞初新志

卷之三

五

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拖履聲至。璧曰。援遠人命。援遠人命。履聲入。取袖中草渥之。即養。璧察之。乃棄所遇道人也。璧大駭。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傳璧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咒。曰。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會。塲茲之市。璧遂至家。父吞乳熊肉。瘵後數年。父以他病沒。璧愈厭棄世俗。欲爲五嶽。遂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驟風雷雨。又剪紙爲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忌侍御。謂家又以侍御匿妖妄。報縱騎至。縛侍御與璧。檻車

至河西務。璧曰。須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縱騎急視之。轎車寂無人矣。璧與侍御。以之淮上。璧曰。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璧變姓名爲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人者。張思任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乃詣某宗伯家。謁之。厚。時權要與宗伯隙。璧日因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要。罪。很傾善。類爲逆。聞復。璧宜下司憲。詣室上大怒。批之。就斬西市。梃。格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璧又變姓名爲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人者。李抱真而璧之家人不

虞初新志

卷之三

五

知也。璧輒憶前道人約。至塲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墮外。曰。此中匿人者。三人曰。宋連璧。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璧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風有道。與。故售之書。爾奈何。與。錮事爲天下通逃。客耶。吾以此選三年。始至。璧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絕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璧遂攜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兄夢瑞。璧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接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

故來。復同月。弟殊嘗捕張李時。亦疑其爲。以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啓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去。

張山來曰。宋連壁雖不啻悞。道人所期。然排解黨錮處。亦足見其豪俠。

卷三終

虞初新志

卷之三

三

虞初新志卷之四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義虎記

王猷定 于

辛丑春予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時有客談虎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予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菁中忽失足墜虎穴兩小虎臥穴穴如覆釜三面石齒犀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薛落如梯

虞初新志

卷之四

一

爲虎選然踴而應者數徬徨遊壁泣待久日落風生虎踰墜壁入口銜生糜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涎爪奮搏俄延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例必及昧爽虎躍而出停午復訪一鹿來伺其子仍投餒與樵樵飯甚取啖渴自飲其乳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意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率雙足匍首就樵樵騎虎驚墜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卻顧樵路告曰

虞初新志

卷之四

二

豪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將我中衛我疾不忌報也虎領之遂前至中衛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俟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餐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追歸家人驚其樵語故其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樵才捷銃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毋傷衆竟擒詣縣樵呼其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

義虎亭

王子曰予聞唐時有邑人鄭典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于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

知所懷哉

張山來曰人往往以虎爲凶暴之獸今觀此記乃知世間尚有養虎人而不如此予所以有養虎行之作也

庚初新志

卷之四

丁葑園外傳

林 瑤 鹿 庵

庚初新志

卷之四

四

丁葑園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大方教戒飲酒而葑園頗嗜酒飲至一石貌益狂言愈鄙人咸異之詩賦古文辭自少年未達時即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濬皆以詩名世日之曰三丁至香奩體句四方閨秀尤喜誦葑園詩家有攬雲樓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葑園伏案上疑晝寢迨而視之方觀書目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儀几幾著葑園戲持杖廷客客匿屏後誤逐其僕葑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娶小婦葑園遙視光麗心喜其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帷辨澤襲人小婦卒無語詰旦視之爰下婢也知爲婦所給葑園又大笑廷陵大姓造一姬能詩久誦葑園詩誓曰主人令吾自擇配願得如丁君足矣陽羨吳泰軍與丁世講也詭以葑園意請約姬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冬青主詠善鼓琴主婦不悅特遣府吏納千金聘之世方金美兩女子已得所久之延陵漸登舟泣曰吾旦夕冀事丁郎爲幕府給人掖庭薛已矣方扣舷墮水冬青

忽至延陵道故冬青冰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泣不止護騎以告蒯園廢寢食者累月然蒯園數得備子亥猶執宰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蒯園君法曹無事日作詩與宋觀察游家龐大恭愚山嚴黃門瀨亭稱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吏人竊其楮換焉矣憲下義思桑指不獲明日謫于庭蒯園復賜吏人書矣時蒯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猪肝一片置七者蒯園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方冊立西官念無編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客即古典屬國也貢

虞初新志

卷之四

五

使至譚問主客爲誰廉知公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縉紳以爲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東萊從東出蒯園從中入腔目相視侍郎遣騶卒問訊蒯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笑謝爲蒯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蒯居東時哩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還客詩大喜孺子妾問曰得非開陽環詔耶蒯園曰上聖明賜我道湯沐邑出關違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糧盡餒而啼孺子妾慰勞曰卿有友必簞食迎若蒯園笑曰恐如卿言

虞初新志

卷之四

六

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然暇慨爲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兩子藩公聞其名徵任見蒯園趣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蒯園車上執扇易驥遇藩公俯低頭謝易不及避藩公歸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遇蒯園先生矣子淵問故藩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乎必蒯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近蒯園飲酒賦詩禮爲上客然蒯園亦因其寒上風刺人骨秋即雨雪山川林木盡白河水合管不得汲焦蘇不至五日不爨取蘆果小米和雪嚼之然孺子妾觀生子當爾時坐弗屋下日照戶如渥醉酒然畏風不能視日日晡山鬼夜啼饑蹇聲咽忽聞叩門客翩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以尾擊戶蒯園危坐自若居東凡五遷家日食詩曰富春臨曉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瑤岡之曰卿歸矣曩者卿鄉道上呂仙祠卽虛生受枕處也仕宦適有疾驅去以避不祥卿街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人方坐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飯還鄉夢留待雲化鶴飛

之句得非詩識事貽書報薪園惘然悟又一年始歸
果如林生言

張山來曰叙瑣屑事須有活現是項上添毫手也

虞初新誌

卷之四

一

寄暢園開歌記

余 虞初

興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著南曲譜
索余序余爲之序有曰南曲蓋始於崑山魏良輔云
良輔初習北音繼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鑄心南曲足
跡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
喉押調度爲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官取
字齒唇間跌換巧撥恆以淺遞助其慷慨吳中老曲
師如袁髯尤駝者皆膛乎自以爲不及也良輔之言
曰學曲者務官換呂此熟後事也初戒雜毋務多迎
虞初新誌 卷之四 八
頭拍字微板隨腔毋或後先之長宜圓勁短宜道然
毋刻五音依於四聲毋或矯也毋斲又曰開口難出
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歇
難關難此不傳之秘也良輔盡洩之而同時婁東人
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人潘荆南
獨格其技至今雲仍不絕于梁谿矣合曲必用簫管
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昆陵人則
有謝林泉工簫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
陳夢章顧渭濱呂起渭輩並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

工始於玉峰盛于梁鄒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綫而徐生崛起災門拳腕亦幟易漢幟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餘而喉若雛鶯靜女松間石上接拍一歌繚繞逕迴吐納湖虎飛鳥遺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爲之愔愔爲之神僂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作少年投贈事得吾之傳者乃往梁鄒今太史舊仙秦公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辭九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戌初新志

卷之四

九

戊戌九月道經梁鄒適穎州劉考功公勇擁大旆西門外留余方舟同游惠山而吳明府伯成秦憲復補念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朱公子子孫劉處士震修皆在席太史謂仙則挾歌者六七人乘書舫抱樂器鼓波而至會于青暢之園於時天露秋冬木葉微脫循長廊而觀止水倚峭壁以聽琴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紵衣蹠五絳履恂恂如書生紳約者處子列坐文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乍轉繁縟如貫珠行雲不流萬籟俱寂余乃拜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

七人者各道姓名飲袖低眉傾其座客至于笙笛三絃十翻角鼓則授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詩三更乃罷酒次日復宴集憲復家六七人又帶來各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徐生之言不謬良輔之道終盛于梁鄒而曹仙父子風流跌宕照映九龍二泉聞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是爲記

張山來曰吳俗于中秋夜善歌者咸集虎丘石上

次第競所長唯最後一人爲最善聽者止數人不獨忘言并不容贊予神往久矣今讀此記益令我

庚初新志

卷之四

十

穆然以思悠然以想也

陳小憐傳

杜 濬 于 皇

陳小憐，郟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俠斜。有貴公子，匿之，贖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之，恚甚，磨獨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議，遣居間者，以爲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住西河沿。西河沿，亦狹斜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慫慂，爲期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方之士，座中選選多年少美姿容，真初新志 卷之四 上

顧而小憐自知也，將別則詳問范姓字歸，而朝夕語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謂小憐曰：爾念范君如此，盡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既已心許范君，終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梓探之。值小憐是日有鉅公之約，行與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姬曰：某公之約一催，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召不顧矣。小憐至范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笑曰：以子之姿慧，從良固甚善。然當擇年相若者。吾嘗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嘗讀書相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雷連句，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官方與范相足聞之，雅不能平。輒計致小憐，而室中出而倚其戶，以困之。小憐顧室中有絲凡長丈餘，遂洗筆於其上，書范性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官歸而都凡上字色變。

不能言燕中嘗作盛會廣召賓友及卿客妓女皆與
酒酣各爲觴政下令人各引滿既酬自言其心上人
爲某不實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憐或戲之曰爾心上
人幾矣莫適言誰也小憐諷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
持巨觥命滿酌一飲絕源覆觥大呼曰范性華舉座
相顧以爲此子無所引避矣其爲舉至於此然久之
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歎曰醉政獨非丈夫乎何遂力
不能舉一女子而怨負之也且小憐與吾約者極不
難耳曾過愆期至於吾數金臺之下識范性華者多

虞初新志

卷之四

十三

矣而爵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爲乃爲詩自傷云
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爲薄倖人信乎其爲薄倖
人矣小憐以河清難俟克爲有勢者強劫以去猶謂
去與范云非妾負君妾終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
是小憐每數日不聽范輒廢眠食及范至則又莊語
相勉以大義且曰出處一不慎則君之詞翰俱可惜
矣聞者以爲此非巷中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
燕中曰小憐異日得事君子則甘爲之副范用其言
既而得與室人病訣厚爲之殯祭弔成禮小憐一言

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嚙詆故夫以媚劉聰其
死也化爲千百億男子滔滔者皆是也陳小憐何人
獨不以故夫爲諱而吾友范性華以似其故夫見許
豈羊皇后之激反不及于女子乎意是爲立傳

張山來曰骨欠轉折無不入妙尤妙在故夫一語
一見不復再見是文之有品者

虞初新志

卷之四

十四

賣花老人傳

宗元贈定公

賣花老人者不知何許人家住維揚瓊花觀後茅屋三間傍有小園室中茗花丹葩經案繩牀皆楚楚明潔柴門內方廣二畝以種草花爲業家嘗有五色瓜云卽昔之廣陵人邵平種也所種芍藥玫瑰虞美人芰粟洛陽夜合薔草蝴蝶落金錢剪春羅剪秋羅朱蘭藍菊白秋海棠雁來紅共十數種朝晨撥花向紅橋坐賣遇文人墨客卽贈花換詩而歸或遇俗子購之必數倍其價得錢沽酒痛醉餘者卽散諸乞兒

虞初新志

卷之四

十一

市人笑爲花顛者九日渡江經旬不歸人間之各曰吾訪故人殷七七于鐵甕城中耳袖中出杜鵑花一枝紅芬可愛所往來者有筆道人珏道人圍棋烹茗爲樂珏道人疑卽唐廣陵人李珏以販羅爲業成仙者筆道人疑卽宋建炎中韻筆仙耳昔瓊花觀中有黃冠持書一軸獻帥守字皆雲章烏篆不可識使人見之乃入觀後井中玉勾洞天演處相傳老人或爲童子或爲黃鶴千年于茲矣識者謂卽黃冠後身云

張山來曰遇趣橫潯濤宅多矣

神鏡記

徐芳仲光

庚辰夏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育之每晨擁妻酣睡而役身使炊俟熟乃起旦旦如是小不如意卽恣口譁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湯候兄忽驚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卽潛賣不孝子聞聲叫起視已灰乃大恨曰娼殺我子捫廚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闕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闕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燃刀入忽帝飭周將軍保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創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鏗然移出則不

虞初新志

卷之四

十六

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尚拄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蓋幾不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宣傳其廟周將軍靈爽說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鄉者日晨趨禱焉于過玉山居停業七十爲道其具夫帝廟非西市也神之刀非鉄鉞也木偶之將軍非有血氣仰覺指臂運動也然異變所徵則金可使飛土可使躍塊然之手足可使踏闕而搏假令神不賦是子其所日不免神視子之朝亦其母而不之救無爲貴神矣然必無是也卽使更

入他廟神之鉄亦皆能跳而賦之也蘇子瞻云掘水得泉水非專枉于是而世不察或徒爲說或以爲像之靈爽若是而奔走之皆宛管刺創而不達于感應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求者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權隣俚石磚中誘其母歸得之索推手既入石輒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焚罪宛轉石間數日夙以理言有豈開闔閭驚人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爲難矣

張山來曰閔至不孝子紱逆處令人髮指賦裂諸虞初新志

卷之四

七

至神鉄砍頭處令人拍案稱快世之敢干悖逆者皆以爲未必卽有報應耳則曷不取是篇而讀之也○又曰吾鄉有一人負其至戚者已非一端而尤謂未足又欲挾強而貸至戚不能憾然因訴其族人此人遂大詬遽追其母死于至戚之家其母因嫗居而姑息者也雖未如其言而此言則亦難定于神鉄者矣吾願世之爲母者慎毋姑息而自貽伊慙也

焚琴子傳

類影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爲人磊落不羈傷心善哭類古之唐衢謝翺而才情過之爲詩文下筆累千言皆感人心脾庚子鄉試文已爲主司所賞及觀五策指陳時事太過至斥耿氏以爲包藏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爲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鎮定願乃鬱鬱以青矜子困英雄俚兒曹口臭者登席廟

虞初新志

卷之四

十八

而食肉誠何爲哉誠何爲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爲文矣既而三藩繼叛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既不得志出遊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選錄文而哭之又歷諸惠潮雷諸郡悲嶺海之烟瘴思寇來公誦雷時枯竹生笋蠟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聽鶴鳴作行不得哥哥聲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以琴遊八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

自滿洲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備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樂吾堂爲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傍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慙下與抗禮謝罪強留之乃踞上坐爲一鼓琴將軍解帶左右無不悚聽然其聲凄愴嗷嗷有秦音焉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雖如驚風鳴今枝上無蛺蝶捕蠅而絃中忽變西北肅殺聲何也豈軍中殆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

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伴狂以去云生爲於仇儼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皆入爲其妻鼓琴茶香人備贊影蕭疎頤而樂之以爲鬪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成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鶴離宮之曲曰琴音和吾與汝尚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悲者當之居數日全斷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丁巳年四十九竟卒聞其婦先卜一歲云顧子曰焚琴子之事余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爲余言故詳因囑余重爲立傳殆古之有心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才不得志而遊一寄於琴再寄於哭卒之無有識生之才而用之者宜其傷於情而碎於琴也然生流風餘韻宛在丹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亭如聞其哭焉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瑟空林鬼哭生何往而不存也悲哉

張山來曰：予嘗觀文人之不得志者，往往怨尤，佗
佗作不平之鳴。心竊議之，以爲若輩，即使得志，亦
未必能有所樹立，僅與肉食者等耳。今觀樊琴子
能預議耿氏於未叛之先，則其器識誠有度越尋
常者，未可謂此中無人也。

四氏子傳

張明卿 八

四氏子，萬歷初吳人也。有姓名，四氏子者，人名之，因
以爲名焉。氏子家雖貧，亦產清門。凡纓綬之徒，初皆
與游，顧其體中癡，各平亦復各時。方其黠也，能作
詩文，自作自書，白紙，諷諫，滿四鄰。若出金石，及其癡也，
天地變，黑白質，親疎怨德，皆相反。妻卒，無協志者，其
父痛論之，不從。則趨之。氏子亦恨，絕焉。久之，恒視其
父，既乃著爲論曰：父子主親，父若撻子，當其舉手之
時，親猶已絕，子安得不報撻？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
康初新志 卷之四 三

湯武誅之，可以稱聖。父有罪，子撻之，容得不號賢乎？
又立論古今無真名人，但能誣人，則名歸之。孟子
誣楊墨，莊周誣孔子，韓愈誣佛，豈好誣人哉？自爲名
尊耳。故氏子遇當世大儒，其聲名經囑，各遠潔泥者，
皆極力疵詆之，且作噴拳笑面曰：是才不如我，而名
居吾上，何也？或相見，至有受其大誦者。氏子既魁父
母，嘗兄嫂，誣顯當世之微立者，國人皆鄙之，漸不與
游。氏子游甚困，其兄割貨食之。氏子未厭，有所如皆
枳棘，則益下急白，恣棄書不讀，但好世說水滸，嘗有

人其門氏子則怒曰誰敢扣若希門耶曰我也曰誰爲我我爲誰急取大棒擊其胛出行見人有癩首者曰逢我耳嘗之嘗之則相搏見仰首者曰賜我耶亦嘗之嘗之亦相搏故氏子有所之輒相搏既乃以所搏人自嫁於衆曰彼爲彼妾之厚我也而嘗我雖然立乎罪哉因出袖中一物曰此某妻之臂飾誑我者也輕薄者就傷之刺言苦語各以加人遂令邑少潔門其妻中庸人也稍勸之氏子則手格之曰吾厚其妻爾乃辱其夫子其子年長苦心諄之不敢言已

咸初新志

卷之四

三

而邑之人皆知其說也則家相告曰慎無與四氏子游有與立談者死期必至矣其怒家亦相謂曰此穢豕也昔有大豕臥飯厨中見獅子過則負渡溺以侮之獅子不敢近也今氏子負穢來謹避之而已勿與角也於是氏子居都會中若空廬行在市間惟避難犬草木不能避一人也氏子游益困則念世說中祖珽獲髻上巨羅袖中金蟲因遇物卽懷之人或率衆追奪指名於千百人之前他人愧之思入壁竊氏子坦然徐步不以屑意也又欲作兩臂夜出梁山菜欄

之事終歲召人人無方與同役者如此十餘年頗自恣其所親因從客譚之曰若爲儒而遇父母何也曰與父母戲耳何書盡力捷之哉且毋過之必沽酒以釋之若嘗見嫂何也曰吾亦戲耳且子跡吾兄嫂之身有吾嘗跡若吾嘗罪子之盡絕六親百朋又何也曰吾初皆戲耳乃吾六親百朋無一達人見我輒物而不化彼絕我我率絕彼耶其人口子每誣通人達士以爲不如子又奈何氏子曰盡歲也吾戲言江水不如吾滄江與滄不移位豈非戲耶其人口若之

咸初新志

卷之四

四

戲則盡然矣今日者名敗身辱父兄不以爲子弟交游不以爲朋友處項增之室上漏下淫炮斷糴絕于何不盡以戲周旋之顧怨尤怙恣乃爾耶氏子然然無以應公何其長子某少亦謫令將弱忽得狂疾終日喃喃言人然聽其所言則皆其父也其父至則枚數其罪而撻之氏子號呼不得免或言憐於氏子父被撻時氏子乃械子囚諸室則以一本爲其父語之曰父母可撻乎又代應之曰不可曰是安撻日撻至百數其餘罪皆然數年竟狂死

外史氏曰吾翁及諸四氏子身短不盈四尺其目常
然若攫食之鵙顧頗矜張若索蘭之難其氣如含瓦
礫抱荆棘有觸卽摘射邑人謂其頑嚚不友似渾敦
不可教誨不知語言似樗枳惡言誣謗貪冒食賄又
似窮奇饕餮以爲兼有四氏之長故曰爲四氏子而
四氏子不介受也曰凡吾所爲皆就耳雖然四氏子
戲其子數木之罪而日撻之豈亦就狂耶或以戲諫
耶今死矣亦可云戲死耶夫其父則狂而反號其子
爲狂其子父本而撻之則戲而其父反以諸罪爲戲
處初新志

卷之四

事

皆惑也吾疑天公之憤憤久矣今乃以其子之口與
手作天之口與手而日撻之又酷巧嗟乎天
公則誠戲耳四氏子烏乎戲

張山來曰世豈真有若人耶然觀吾翁及識之之
云則是真有其人矣乃知天生若人誠近於戲當
亦未嘗不悔之耳後乃假手其子以巧報之則後
咎之文過也

虞初新志卷之五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魯顛傳

朱一是 近修

顛不知何里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單大襖。襖中獨一孔。下體着絮厚襪。汗重染。不易也。餐飛蓬。足跣而跳。手一應。龜背顛。顛俯首。則龜背昂。昂相接。以爲常。顛所過。羣兒什百。怪踣之。顛卽踣地。展。頭出。中孔伸縮。便。行羣兒狎且笑。又坦腹命羣兒拳腹。堅。

虞初新志 卷之五

羣兒爭拳之。痛更擊以石。石碎。腹索索然。顛喜。酒。鼻飲。羣兒願觀。顛鼻飲多。就家索酒。酒顛也。夜倒懸橋梁。或城女牆臥。斯。斯。斯。橫江徐氏者。好事人也。要顛歸。問吐納水火之術。不答。惟日戲。羣兒如故。顛食盡一器。徐故予大器。無問多寡。食輒盡。又故以肥膩冷水。諸不可口物。內器。無問多寡。子顛亦食。輒盡。問顛浴乎。曰浴然。段人浴。微窺之。見顛方呼。呼然。俯水面飲。前浴人垢不更去。已垢也。夜無橋梁。城女牆。則懸。上。架。上。垂。首。臥。夜分人定。卽潛入乘。顛起入。問。

之顛語莊徵及日用細碎。卒不答。吐納水火事。在吳越十餘年。人皆識之。一日過華亭。太守方岳貢出見。市兒數百。譁曰。顛來。顛來。怪問顛。不答。再問。再不答。以爲惑民。聚且杖。杖下而顛死矣。後有人入杭之西。山。復見顛。曳杖。雙行。朱子曰。顛吾知其不死。張山來曰。世人謂顛爲顛。吾知顛必以世人爲顛。則謂顛非倒臥。而世人爲倒臥。亦無不可。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二

萬曆中徽州進士某太翁性下急家故饒實而不諧于族其足兩胼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即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儉啻啻十數歲尋常書卷都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曰是見富貴行富通人翁聞益志有遠宗婦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當質語于無巧久羈姓受命調膳百方而增如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稠豐而弟即魯不失田舍翁奈何以虞初新志 卷之五

此相強翁曰然退而與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真乞矣趣治其饑師而私覓大槌靠壁間若有所待蓋公恨進士辱已意且撲殺之而以走施僧寺作終老計母知翁方怒未可遂呼進士竊語使他避進士甫新娶是夜開戶籌謀欲雷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斧排闥入持其胸劈之扶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姓飲為別翁先送進士前送至數里最後牽衣流涕曰憫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

某之歸而就疾師變然曰安得此速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願更從師卒業因連夜來夢師叩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嘆與俱逐翁聞剝啄聲擊樞門侯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爲譯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穎大著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乞矣因張口啞啞而逐族子某為郡從事庚辰與子遇山左道中緣運之古未聞有換心者有之自此始精誠所激人窮

虞初新志

卷之五

四

而神應之進士之奇類進士之奇愚愚而出也所謂德慧有乎疾疾者也或曰今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安得一捧其胸剖之易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汚者而使廉易其姦同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若是神之斧日不暇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安所得仁者廉者忠者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張山來曰有形之心不能換無形之心未嘗不可換人果肯換其無形者安知不又有神焉并其有形者而換之耶則謂進士公為自換其心也可

秦潛健兒傳

李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黧與生數月僕不乳與大人同飲暖而感怙恃交失物于外氏長有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群兒指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愬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脫犬敢與老子相鬪耶健兒曰焉敢相鬪爲長者服步武之勢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擊父兄兩歷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武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五

父兄恐難仆莫敢如何但暗咭笑鄉人聞焉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傳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機裂眦曰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環璣章句爲師出師與同塾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時查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即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于外爲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岐主人怒復見擠時已窮冠矣聞倭人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即去海上從軍從小枝擢功至裨將與倭人飲酒酣鬪力斃之罪當赦遂棄官逃之酒易姓名隱于庖丁氏家

虞初新志

卷之五

六

有貨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臂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公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追也奚其益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怒少推爲盟主晝纒六博夜遊狹斜自恃日甚嘗嘆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積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旅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討遼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歎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我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騰于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豎功于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千酒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過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日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酒後生日子小

子亦酒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市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聞健兒援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發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鸞與空後生一發飲羽鸞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刺曰此刺雞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鈎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善腰間物非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左解腰纏束獻健兒頓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菜何足萍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于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者弟兄遂不歸酒向一壺駐結廬賣酒聊生弟思往事輒感應欲

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樂馬甚都似武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無人旦曰滌茶翁似不俗當偕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語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中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木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阿斬焉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尚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噤昔途中解腰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攘攫者流乎子郵笏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李與子雖雄不竟竟輸我一籌今來歸避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肯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子之健兒不敢受前一後生拔劍努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取取安用此臨夫爲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鷄黍爲權請後生不肯爾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費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捐屋角枯株謂之曰盍載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小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

兩手抱株左右數擁株已臥矣遂拔劍欲斃柯鬱之
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
與人較力人服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英日失雄安
在健兒則以哀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
生力也

張山來曰嘗見碑官中有趙東山誇技順城門其
事與此相類其矣無謂秦無人也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九

山東四女祠記

黃始

丙辰十月出都門與陸行之勞悴也舍而之舟舟行
六七日將至黃河崖過一村風急不得行遂泊舟人
曰此四女鎮也初未詳四女何以名泊少聞風息臥
舟中聞甚起行崖岸間一望荒沙市人皆閉戶無聲
立所迄市尾一古祠若無人焉者入門問如也庭一
碑藤蘚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禿而龍身右轉得
一徑進則老屋三楹而已中坐像二一老翁龐眉而
古衣冠一老嫗白髮高髻咸非近世佛獨兩傍侍生

虞初新志

卷之五

十

者四人雖儒衣儒冠而修眉皓齒皎好若女子心頗
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藤剝蘚拭其文讀之蓋明成
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時地有傳姓長者好善年五
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長父曰吾五十
無子奚壽為四女慨然曰父期於子者為終養計也
兒即女亦可代子職養父母父母其勿憂明日俱改
男子裝四女其矢不嫁以侍其親時佛未入中國推
讀五經百家周泰以上書而覽奧義如大儒間則行
善事德化洽於鄉里庭前古樹樹葉生龍爪樹身生

鮮金色燦然鄰里咸以爲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一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爲龍。載翁媼及四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爲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嗚呼。白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遍攷東國輿圖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從得之於荒烟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墜沒不傳者。無不乏云。

張山來曰。昔漢魏繁上書贖父罪。因除肉刑。此祗一人斗。不難自行其意。今四女同心。猶爲僅見也。

辰初新志

卷之五

十一

休四娘記

林雲錦 詞

晉江公寶。緣厓。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會。夜。聞。傳。桶。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撥。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罵。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河。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魘。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撤。兵。格。之。甫。起。念。鬼。又。笑。曰。撤。兵。格。我。計。何。陳。愈。怒。還。明。調。標。兵。二十名守門。抵夜鬼却從

辰初新志

卷之五

十二

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存光。婆。躡。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矢。炮。火。不。燃。槍。帳。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衆。兵。頭。而。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觀。月。嚴。寒。陳。甫。就。寢。鬼。面。語。巫。臥。所。擾。去。衾。覆。衣。禪。衣。寒。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擾。大。日。神。巫。慙。懼。辭。去。自。後。署。中。飛。僂。鬼。瓦。晨。皆。不。卒。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

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取道吉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處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逐亦未獲報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悍惡可畏勸令改易顏面鬼即辭人暗室中少遲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鬟麗粧嫵媚姣好而至其玄皆戲相弄殺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娘有一僕名貨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刺與生人無異相也陳日與驩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暑中文牒多出其手過久年凝蠟

廣初新志

卷之五

十三

制爲康防始末陳一試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罔其闕則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斃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虛舍職崇四娘曰虛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

詩多感慨凄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國古訪陳者必與卿飲臨別輒贈詩其中更詞日復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委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條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欬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畢坐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驩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庫官通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

廣初新志

卷之五

十四

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道爲余述其事屬余記之
林子曰左氏傳言涉鬼神後儒病其誣余竊疑天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人出於民間所不及乎今陳公祿匡正士也非能造言語者凡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者王龍谿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明是有怪與神豈得云無鬼能見形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魄暫留人間終歸變滅不

能久存。是在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試也。此聖人所以不語也。夫

張山來曰。先君明季時。客楚撫軍署中。賓客雜。還室無空虛。苟有闕。偏錦甚固。先君謂衆客曰。曷不選入此中。俾稍稍舒翥乎。或答曰。此內有鬼。是以未敢耳。因詢其狀。乃知前撫軍有女。及笄而死。遂葬此中。每際清風明月。輒現形於迴廊曲檻間。徘徊徙倚。如不勝情人懼其爲祟。故常稱之。先君大喜曰。審若是。是固我所禱祀而求者也。遂請獨居。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五

其內日以二小庫給侍。夜則道去。其有遇而卒無所見聞事。載天山樓隨筆。今林四娘獨能變現。若此。則又何也。豈必無罪而冤死者。乃能爲厲耶。

乞者王翁傳

徐芳仲

灑口王氏。樵郡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嘗行乞。至華口陳長者家。日尙早。小扉門首。有頽戶微。一小鬟捧盆水向外傾灑去。有聲鏗然。隨水墮地。視之。金釧也。翁大驚。復念此釧。必主婦沈妝寶盆中。而鬟不知。倘主婦索釧不得。而疑鬟盜或捷之。急且有變。吾貧人。橫得重資。未必能享。而貽鬟累。以至不測。大不祥。遂爾以待久之。微聞戶內喧聲。似有所可責。斯須而鬟出。流血被面。望溪便鄰。翁急前持抱問故。鬟慟念力曰。

虞初新志

卷之五

六

主婦失釧。而在予。蓋予何處得。釧與。幾死。寧溺死。翁曰。然。釧在。毋恐。乃出諸袖中。俾持入。且曰。待子于此久矣。幾人報主。婦以爲謾。遣僮出問。翁具以實對。事聞長者。長者曰。世安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壯男子也。因問若能爲我任勞。免乎對曰。幸甚。於是使司門戶稽察。輒勝任。則又使出入市貝。徵賁租課。又輒稱長者益喜。遂以前鬟妾之。而使主莊佃某所。翁益殫竭心力。以謹恪報長者知。翁可任。益親愛。待以家人禮。諸錢穀會計之。亦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蒙

漸裕而所發授生數丁皆頤敏既長使之分道商販遂大富致身巨萬翁乃謝陳氏事攜貲與子歸瀝口爲素封家享年老孝係會事讀書爲諸生者十餘人翁皆及親見之今門第人文之盛與陳頤云噫一乞人得全銀值數十金可以飽矣返之奚爲哉愚山子曰翁非特廉也仁且智也其不取非有廉也蓋計主婦之重責嬰嬰急且死而候其出教之以白其枉而反其禍仁也救嬰得貲而免於乞知也使翁匪嬰而往十數金止矣卒歲之奉耳視此所得孰多乎方其

鹿初新志

卷之五

七

遯遯戶外時登嘗計及此哉而報隨之謂天之無心又安可也今之讀書明禮義據地豪盛長喙銘距擇弱肉而食之至於冤楚死喪宛轉當前而不顧者蓋有之矣況彼遠而我遇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歸夾於乞而直翁之大乞而賢即翁之可也或曰王氏大姓也而其祖貧至於乞此其子孫之所濫譁而子暴之無乃不可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傳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貴名與貴不關其所遭際其人之賢不肖也若翁之所行是古之大賢王氏子

孫當世世師之又奚諱乎師其廉仁且智者以窮則守身而達則善世何行之弗成焉乞寧足諱也彼行之不道雖榮顯貴勢若操券悖卡杞檣之流乃真乞人之所不爲而其子孫所羞以爲祖父者也

張山來曰東坡有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然則可以陪乞兒者皆足以陪玉帝者也蓋乞人一種非至愚無用之流卽具大慈悲而有守者不屑爲倡優隸卒不肖爲機械以攫人財不得不出於行乞之一途耳至王翁之高行

鹿初新志

卷之五

八

則又爲此中翹楚矣

雷於粵爲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併殲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衆中一最慧者爲僞守持牒往而羣盜爲僕人莫能察也抵郡踰月甚廉仲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察屬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遊客所獲毋得納金陵人隻履否者雖至戚必坐於是雷人益信服斯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區何守之于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默之詰朝守出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五

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旦日飯守而出子於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辨也守窘擬起爲變而伏甲發號坐縛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起格鬪胥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殺之於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蓋云東陵生聞而歎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

守盜也其守而賢仰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同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者貴者歲而逃者歲愚山子曰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張山來曰以國法論之此卒森威報無赦以民情論之則或盡殲羣從而獨寬爲守之一人差足以報其治狀耳若今之大大雖不罹國法而未嘗不被殺於庶民之心中也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三

花隱道人傳

朱一是 近時

道人姓高氏名驥字公旦其先晉人也商於揚家焉至道人貧矣徒尚而讀讀異書不意沾行墨能以已意斷古今事見世編備冠目曠然者并去差與伍慕朱家郭鼎爲人尚俠輕財急人困然砥行橫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良道人知既事歷張則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新亦時援手故揚人傾心四方賈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歡焉甲申知亂將作移家避南徐時聞帥發集江上爭羅致道人幕下道人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三

知事不可爲蟻伏自汚卒得以全乙酉揚中兵禍慘民鳥獸散道人獨先衆入城訪親知弔死扶傷陰行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漢矣自以遭時變亂年壯志摧流離困折無復風塵駢聚之思乃築室黃子湖中棄其鮮肥素習衣大布衣帶冠草屨曳杖籬落間携漁父牧兒與飲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爲沸揚似鳴不平者未幾歲大飭居沉於水道人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獨支遁見識耶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爲不爲爰定揚城東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鉅廢瓦礫結

處數椽一几一榻張琴列古書畫攜一妻二子棲安輒息其中陶陶然樂也宅旁築巨墻開地數畝植菊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腳善養駝之術道人率之藝植就灌夏日當午蟲有長頸烏喙冠菊顛者祇有白暫如蠶咬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二爲渠魁他蟲種種咸治無赦道人察其患害而保護朝夕故菊茂於常始白蓓蕾以及爛熳其列也如屏散也如星登也如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元酒其香如麝菊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虛闢其堂堂如肆遊來如

虞初新志

卷之五

三

緣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扁額曰花隱咸謂之花隱道人苦忘其昔之爲高公旦者其友梅溪朱一是謂之曰子隱於花則善矣然花隱之名益著得非良影而禿日中者耶吾見子之愈走而影不息也道人嗒然笑而不答

張山來曰從來隱於花者類多高人韻士而菊則尤與隱者相宜妙在全不蹈襲淵明一字所以爲

高

廣初新志卷之六

新安張氏輯

張南垣傳

吳偉業 張公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爲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迪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爲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南垣故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壁皆從他邑外至決城闕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繩銷以鐵汁刑牲下拜刻顏刻字鈎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傍爲道游之者鈎巾棘履拾級數折僂僂入溪洞捫壁投罅瞻駉駉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峰造天漢巖巖蔽日此夫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可得而致也况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溝尤而効之何其市人搏土以欺兒童故惟夫平岡小坂陟降陬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基置其間綴以短垣翳

卷之六

一

以密篠若似乎奇筆絕嘖嘖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豁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涵易以曲岸迴沙遠闊離檻改爲青屏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亮峰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位宰陳徵君仲醇壺稱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峰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畫脉者也

廣初新志

卷之六

二

羣公交書禿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爲大恨願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諧媒以爲撫掌之資或陳語作問反以此受人嘲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圖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

未添巖壑已具。隨陂隨改。烟雲渲染。補入無痕。卽一
花。一竹。疏香。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着屋。屋未
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應。需。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
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
用。不得已。就陂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
垣意也。君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
刺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
等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室。與
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
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
下。縫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
以爲曲折變化。此君生才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仿
佛。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分。使人於數
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陸地出。
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礪。已
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類。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
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爲之莫能及者。益以此
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家。鹿相園之聘。遣其

仲子行。退老於鷺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
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
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石異石。他
人輦取以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
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爲
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
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
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
舞般樂。後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
且張君因歲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
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張山來曰。疊山。疊石。另是一種學。問其胸中丘壑。
較之畫家爲難。蓋畫則遠近高卑。疎密險易。可以
自主。此則必合地宜。因石性。物多不當棄。其有餘
物。少不必補。其不足。又必酌主人之貧富。隨主人
之性情。猶必藉羣工之手。是以難耳。况畫家所長。
不在蹊徑。而在筆墨。予嘗以畫上之景。作實境觀。
殊有不堪遊覽者。猶之詩中烟雨窮愁字面。在詩

雖爲佳句。而當之者殊苦也。若園亭之勝。則止賴
布景得宜。不能乞靈於他物。豈畫家可比乎。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望溪

杜先生學。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光
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畧薊遼。酒別親友。會者百
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
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
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追。況儉艱乎。吾見客食
皆蠶。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
重也。公指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
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

廣初新志

卷之六

六

念此身已不爲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蹙。恐一旦
肩事任。非忍機勢。不能以身奉衆。自是不敢適口體。
強自勗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避
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
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
動物。所料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車
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
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儉乎天下。
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榮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

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則疾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黃岡杜蒼畧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某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遂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劇飲。

庚初新志

卷之六

二

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裘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暈。近公。公徐曰。無川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卽酣寢。滿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伴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足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口誦尙書周易數月。貌如聖。正命之明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

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說飲啖如平時。剛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慰。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經。夫不能用。語在籍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金棕亭曰。甘食悅色。人情所不能已者。而兩公淡嗜好之。性出於自然。故爲千古第一流人物。覺閔

庚初新志

卷之六

八

仲叔之不受猪肝。顏叔子之蕪盡摘屋。尙未免爲食色所累。望溪文直接史遷。今連綴二事。亦宛然龍門合傳之體。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郭老僕死而塋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可僕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膏於福用信履剛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

虞初新志

卷之六

九

月華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達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園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筇筇與一婦人伏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尋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射射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同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擯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

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亦醉辭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濫託諸緹校謂察往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十

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嚼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請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細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乎奴乎奴倘則有士大夫卒無

張山來曰老僕之奇不在後之戒酒而在前之飲酒蓋戒酒猶屬忠義之士所能若飲酒則大有學問在苟非日飲亡何則當司徒盛時其播惡造業當不一而足矣

虞初新志

卷之六

士

五人傳

吳肅公 晴巖

天啓朝逆璫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陵蹙勢不卹其身家之頑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吏部輕才候吳門相持慟哭馬忠賢不去口爲約婚姻奏炙酒累日乃去嘗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奸人削籍蘇固已人人目攝矣天啓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有復生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示建諭德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慨慷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章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章貴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買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唐於民民益

怒顧其敢先發保尋於是燕香行泣於市。而呼曰：有爲吏部直者來市中。武議武訥武泣武切齒。晉武搏額籲天。或卜筮吉凶。或釀金爲醢。或起裝走京師。掘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泊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沂、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爲詞兩堂。以釋衆怒。又謂父老母過激。激應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鹭。瑞私人也。是日吏部四服。同吳令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章率衆隨之。而馬傑

卷之六

三

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書聯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相躡。泥淖沒脛。胥吏部昇肩輿。衆爭吊吏部。枳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父老佩章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儀仗應龍。與諸親屬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鑄。錄諸具。衆目罵。噉嚼。發亨等前白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孟諸障之以慰民。子一鹭曰：余聖怒何諸生。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

底初新志

卷之六

十四

且吏部無辜。後以口舌實禍。明公創切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亦多矣。一鹭聞張無以對。而縱騎以日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爲者。許一鹭不以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閭門粥衣人。楊故牙儉。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章者也。匍匐久之。虎之不肯起。縱騎怒叱之。忽衆中間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縱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遂斷兩頭矣。遂手銀鑄擲者。然呼曰：因安在。巡撫報東廠佩章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典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縱騎。笞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衆羣擁而登欄。猶俱折脫。展攤堂上。若矢石落。自縱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氏之激。悍出不意。皆踉蹌走。一匿署間。綠榆樹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輪。項仆。淖中。蹤以展腦裂而斃。其匿廟中。路則練者。俱搜得殺之一鹭。吉皆走匿。王節等

知事敗而當衆氣方張時。即欲前論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縱騎之速。御史黃公尊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郭。執市人提之。郭人聞城中之毀縱騎也。亦殿之焚其角。擲水中。次日雨霽。鄉大夫素服。謁兩憲。策所以救地方。而一營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版。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聲。斬衆衆者。誰爲懸香號泣者。誰爲號。雖買勇。寧罪四。而戕天使者。必悉沐無赦。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爲羣。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吳初新志 卷之六 五

出自承曰。我顏佩韋。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羣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闕。飛起舞空中。良久乃墮。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卽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蘭。刺血上冤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卽所夷瑄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豎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黃氏曰。庵寺之禍。古有之。君國者矣。而何物。逆威儀所制。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爲極矣。向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有哉。五人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歟。

張山來曰。此百年來第一快心事也。讀竟浮一大白。

吳初新志 卷之六 六

簫洞虛小傳

傳占齋

今蕭非蕭也。蓋古尺八。近于隔川車哀。損其巧。今世稱洞虛子者是也。哀。戴淵村人。字龍文。幼涉學。凡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于竹。凡竹之屬竹筍。而最善者簫尺八也。自言年七歲。弄簫成聲。既惡其聲。十歲時。得失市簫吹之。亦不厭。已意然好。猶甚。至妨誨食。刻剗刻鏤。大變舊法。畫則操逆水演怪石。初。或入幽峭林麓蒼蒼中。當月野霜庭。烏睡蟲醒之際。落塞柳按。未嘗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牀。罵前人輩。鈍其初新云。

卷之六

一七

不聞此妙矣。頃之其鄉人持一管萬里外。遇解音客。贈之萬錢雙。自是洞虛子蕭聞天下。顧遂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家居十指不給。其後俗蕭稍稍竄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虛。亂吳市中。暴得直。而真洞虛子家貧。貧自若也。時滌蕩以酒人客高門。雅士獨。番大焉坐。眾欲暖之。已而聞蕭聲。滿坐皆散。又相與洗。盡更酌。蓋其為人也。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許人也。其蕭表裏濯治得。講制之妙。無暇聲。無氣。障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官觀神樹人物花。

為蟲牙。工寫描勒入神。而其獨得之妙在。選竹。至千尺。取十一。蓋有柯亭。棠下。遺識乎。嘯咏之。項。以斤鐸。白。隨。關。公。林。監。或。議。病。之。好。事。者。實。其。僻。不。開。也。予。容。得。二。焉。其。一。滿。湖。合。流。八。景。分。峙。際。間。題。詠。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筆。蘇。子。瞻。贊。秦。太。虛。記。皆。具。寄。置。酒。倚。琴。而。吹。之。因。謂。子。是。藝。如。北方。佳人。絕。世。獨。立。餘。粉。黛。皆。上。耳。昔。人。品。度。信。月。明。孤。吹。然。非。洞。虛。蕭。卑。稱。子。山。文。乎。哀。大。喜。遂。別。琢。一枝。遺。子。形。以。一。丘。一。壑。一。鰲。一。詠。而。題。其。上。云。青。猿。初。新。志。

卷之六

式

筠欲托王褒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蕭之壽。計年計十人之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敢請子笑諾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哀乃曰。蕭孔下出。買給者。兩。空。差。後。而。斜。脫。勿。始。中。而。徑。往。子。愛。其。聰。巧。絕。倫。戲。為。蕭。洞。虛。傳。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八。寸。具。諸。葛。書。中。人。不。能。用。也。

張山來曰。此日之蕭。其買給處。皆近後。而斜脫。無居。中者。其殆皆本于車君耶。○又曰。黃九卿先生。為子言。韓翁能吹鐵簫。冠服說異時。而衣大袖。粗。

衫如豪富公子時而被衲襪襪如貧乞兒子聞而異之因訪焉面城而居敗屋一椽几上置大小竹管若干具皆有數長四五六寸不等裂片精三四寸許者書簫蕭約三四十字堆滿几案翁承裕束冠狐帽如管伍中人語操北音子請聆其技乃出鐵簫者三其二制與常簫等左右手各握一具以鼻吹音無參差也其一約長二尺餘口吹余因詢其所裁竹管各云竹不論長短皆可吹但須因材制簫耳子蕭譜止四五句熟之則諸曲皆可合也

真初新志 卷之六 九

尚有鐵琴一今在真州未携來不能爲君奏矣李于技頗能已病撫軍某患目疾于投以吹蕭而愈制府某患齒病于投以吹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矣復爲余言今醫家每以王道治病王道性燥裂恐反增疾子則純以窮道治之是藥皆取其魂而去其質僅輕清之氣耳子因知翁未嘗讀書誤謂翁爲王謂王爲窮也因讀蕭洞虛傳附記於此

鬼孝子傳 宋 曹明叟

海寧陸冰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七八歲父亡於外家無宿糧孝子卽能以力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束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白是母無所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矣若之家無三尺之童且無衣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咽環榻而告母曰

真初新志 卷之六 十

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哭曰久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爲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爲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常謂之是夜果見異於某家某倍償前資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養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

力養孝子曰母常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日因以所獲錢救歸半於其母孝子日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老嗚呼孝子富父死後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迨身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節而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爲德非死之所能間乎爰記其事而傳之

辰利新志

卷之六

三

張山來曰予嘗謂鬼勝於人以人不能爲鬼之事而鬼能爲人之事也然世之齋志以死者不能惡依於人以爲屬豈真如子產所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否且反是耶今鬼孝子竟能自行其志可以爲鬼道中開一法門矣

黃履莊小傳

錄

卷之六

黃子履莊予姑表行也少聰穎讀書不數過即能背誦尤喜出新意作諸技巧七八歲時嘗背塾師暗竊匠氏刀錐鑿木人長寸許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動觀者異以爲神十歲外先姑父棄世未廣陵與予同居因聞泰西幾何比例輪候機軸之學而其巧因以益進嘗作小物白怡見者多競出重價求購體素病不耐人事惡劇踴因竟不作於是所製始不可多得所製亦多予不能悉記猶記其作雙輪小車一

辰利新志

卷之六

三

幅長三尺餘約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作隨挽日足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門側卷臥如常惟人入戶觸機則方吠不止吠之聲與真無二雖點者不能辨其爲真與僞也作木鳥置竹籠中能自跳舞飛鳴如畫鳥凌越可聽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從下上射如線高五六尺移時不斷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載有怪其奇者疑必有異書或有異傳而予與處者最久且仰絕不見其書叩其從來亦竟無師傳但曰予何足奇人

造器之器

方圓規矩

就小畫大規矩

就大畫小規矩

畫八角六角規矩

造諸鏡規矩

造法條器

張山來曰泰西人巧思百倍中華豈天地靈秀之氣獨鍾厚彼方耶予友梅子定九吳子師邵皆能通乎其術今又有黃子履莊可見華人之巧未嘗或讓於彼祇因不欲以技藝成名且復竭其心思於富貴利達不能旁及諸技是以巧思遜泰西一

度初軒志

卷之六

重

等耳○原本奇器目畧頗詳茲偶錄數條以見一班云

虞初新志卷之七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書戚三郎事

周亮工

戚

江陰城陷。後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雋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度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料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創。前後几十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一

三創。首亦被刀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則念度事。帝得死。愷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頭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料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料臂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察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則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垂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爲比鄰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賴以箇糜至。越二日。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二

入曰。兵封刀行。且去。耶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極。乃因之。固新能起。舉視室中。無一有者。玉於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僅二刀。辨之。鄰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蹶還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若將離者。乃侯權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曷歸。吾室有木。可爲柩。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述之。見三匠。斯戶。詔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牛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料。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帝宮。首無人。三尸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倚所議。以柩厝翁嫗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佑。神理亦漸壯。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妾帝驅之。日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

其人爲成三。成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竊而南君將操舴舲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成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見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乃卽不德，藉君庇以分神。脫浮萍所梗，或與一遇乎？旨充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成，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見妻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知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往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

星初新話

卷之七

三

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悅之。告以成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陷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懷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顧無金，彼武人亦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成與成務徯久之。某忽曰：予何能？成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答下俯人。書百部首務，施四方。方見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疾去。成乃尾其行，而以子鵬成見某。

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千金。某踉蹌攜戚至某標都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咸驚。某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爾者擄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戚方與某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戚往，旬旬於

星初新話

卷之七

四

門鄰方立，桂塲弄鷹，召入戚，瞪目欲裂，數而前。吾族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無聚可。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刀靴中，欲自殺。郝怒，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昧爾金？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諸淑婢已復聞郝權婦戚與戚戚跪呼於外，曰：勿捷夫人，但願還婦足矣。金項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付去。戚稽首曰：戚急

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戚與婦相抱痛哭。婦蓋戚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爲某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戊某第。見戚所揭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謂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顧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人哉！』天合于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妻善鍼，衛公誠能錄小人大婦，願得二十金，戚聽其見婦。』小人卽除馬通，婦拈髮下，甘心也。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見役局，爲子言之。』郝卽趨張所。戚亦隨成往，張見成許，納出廿金。子戚券券成，成以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大婦耳。顧吾婦何有？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聞當具以語我。』常爲覓之，戚見張位

郝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要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向貢十金耳，成售身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報我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終落魄，得金卽隨手還。金盡，妻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何以金留公所？公但爲我見妻，得成之心，盡我卽償貴。成金無愧於成矣。』張領之，納金。令爾亦見所在，來語子。母獨待子閱二日，成方除馬過，過壞墻，閉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題曰：『戚三郎屬子尋婦，今女所得，卽婦聆之，迫於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墻隙復探鄉里音曰：『此終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成遂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卽今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問之。戚成乃攜子先懇之郝，郝與俱來。戚直前跪口述，見妻所在。聞卽在府中，願獨之。張卽謝所繫，婦首王氏卽戚婦耶？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夾奔母懷，卽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道落。戚跪張前，戚婦亦跪，跪聽命。張曰：『是誠

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違爲首約直五十金牛猶不足至得婦即戚免却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謂之且婉婉言帝所以贈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勸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即滅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成售夫婦身伴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奄奄往來哭於父母旁都哭張之斯養哭張歎安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落淚下矣哭聲鼎沸聞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戚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所

處初新志

卷之七

七

創弗死非帝祐不至見爾戚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戚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戚留成印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既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印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慈我婦之豈以子我我老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觀子不隔朕麻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尚需乳耶戚述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幾子何不可者將軍

言急前抱兒兒亦嫺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申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賞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處於帝之報云戚歸既安其宰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賞族子利之戚以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聲史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

處初新志

卷之七

八

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戚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帝嗣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紀之戚盡鑄於祠右張山來曰關帝能定轉嚮佑戚郎則局不于其婦被擄時顯示神威耶豈數富有難有不可免者耶又豈必待訴禱而後應耶然終不可謂非帝佑也

象記

林 瑤

國家大朝會。陳設鹵簿。馴象所引象列門外。各以品秩分左右。百官入。鐘鳴。鞭響。羣象舁相交。無一人敢闖入者。朝散各以先後歸。有罪則宣勅杖之。伏而受杖。此其所從來遠矣。然中人昔為余言。守土者以期貢象。必入山告諸之曰。朝廷詔汝備禁衛。將授官於汝。象俯貼足。如許諾狀。仰馴而行。無能捕捉也。思陵時。將貢象。先期語之一象。許諾會明。以不果進。皇朝定鼎。徵貢象。象數頭諾而來。前一象呼之不至。趣數日。雖然來取其裝。蓋山中偶也。候已竟去。守土者廉知其期。又當來。乃先期語之曰。今天子神聖。薄海內外。知天命有歸。帶甲者率先以軍降。守土者次第以城降。汝異類。敢抗天子不廷耶。至期來。竟復去。守土者異之。成大砲於衢語之曰。汝愛妻數。來汝再逃去。當死砲下。象聞之。徐行伏砲臺下。若待以舉砲者。嗚呼異矣。夫人未有不愛其妻者。愛妻并愛吾身。誰能以其所愛易其所至愛。而今見之於一象。嗚呼異矣。聞其言退而為之記。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九

虞初新志

卷之七

十

張山來曰。開象房羣象皆行清禮。三跪九叩。首獨一老象不能。猶作漢人跪拜云。因錄此文。附記於此。○世人畫象。雖龐大而帶嫵媚。及觀真象。殊屬笨伯。尤恨其皮色黢濁。不似有識者以貌取人。失之于羽。吾於觀象亦云。

姚江神燈記

朱一是 近修

往余聞姚江有神燈以爲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數廟爲盛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曰天聖然將雨遇矣余又候執往日頂抵廟登山巔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于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燿耀往來不可紀極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排列徐徐若官人出行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二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三

張山來曰吾鄉有靈金山每歲以六月十八日建醮施食徵召諸鬼鬼火羣起倏合倏分其文乃韓國公李善子謂山中時所崇久之其板隱沒至不可識道士別鑄一板焚之而鬼不至因仍以舊板刷文重讀燐火復熾迄今每遇醮壇則新舊一微並焚云可見鬼神一道與人互相感通姚江神燈非妄言也

紀盜

楊衡選事案

有穿窬之盜有豪俠之盜有斬關闢門貪婪無厭自死不顧之盜從未有從容坐論盜酒歡笑如名士之盜者蓋盜者迫於饑寒或爲讎惡報怨不得已而爲之盜而名士盜亦奇矣南城蕭明遠先生家世爲顯官厚其貲庾於田時當秋穫享其愛妾刈於鄰之別墅有少年三人自居而下啟其戶連進十數輩曰蕭先生睡耶就榻促之起爲先生着衣裳進冠履若執僮僕役甚謹曰先生有如君男女之際不可使窺外

庚初新志

卷之七

三

事請鍵其室迎先生至外廳設坐而南向葵燭其下曰某讀先生今古文可一一爲先生誦之最佳者無如某篇某篇之中有某轉某句非巧思不能道嘗於某類書處私伺先生宴速飲十五片說諸公不及也江南藩司碑記惟先生文爲絕筆左右有恐嚇先生者其益勉力止之曰此蕭先生不可以常態驚也索酒酌相啖食先生爲之陳庖厨飲酣曰某等聞先生名久矣不惜千金路費至此可出其囊中以饋吾願先生曰昨有四百金稍較價惜來遲耳今早已送之

庚初新志

卷之七

四

城中此所蓄者僅美酒之需不過二十七金人參八兩玉帶一圍而已頗持財諸豪上左右疑有埋藏者蓋魁曰此先生真寶物也不須疑故其僕如數夜將半先生倦且恐盜魁曰先生倦乎吾爲先生起舞解長服甲鎧緇鮮金光燦耀奪人目拔雙劍起舞舞屢中往來近先生鼻端述其壯如項莊鴻門意在沛公時也良久乃止先生待益恭益重先生自啟戶論文始終敬禮先生卒不敢犯如此先生房委曲四顧夜黑持燈過書院曰此懸像方向某處上下此樓空對某方所借鳩工時少輕營耳登樓窺先生藏書見名臣奏議忠臣譜二集曰吾願得此筆筒中舊置制中二副納之袖中字畫多時賢爲者曰烏用此玷辱書齋擇其不佳者毀裂之有美人一副乃名筆曰此不可多觀者羅君某寫有小楷扇一柄藏筆牀側曰吾與此公有舊好安珍之亦攜之去將出門遇先生送先生強語曰若輩皆少年豪俠待至明日歸取四百金相遺何如盜魁曰世從無其事余何能待請姓名不答曰後會有期惜先生老若少壯當與之同往先

生出走里許。見木舟二泊溪口。盡登梯檣而去。籍作
吳下音。差乎益而如是。可以常益目之哉。吾恐益虛
聲者。滅禮義。棄詩書。反不若是之波於文也。謂之曰
名士之益。

張山來曰。有益如此。卽開門揖之。似亦無不可者。
雖然。天下豈少此輩哉。獨恨附其實而辭其名。且
所欲無厭。固不若此輩之直而且廉耳。

建初新志

卷之七

十五

化虎記

徐芳仲光

年來于鄉多虎。嗜人甚衆。及行脚歷閩楚晉豫。皆然。
或曰。是帝所役以喪戈鋌所不及。或曰。所在猛鬼。輒
魄激鬱而化。是二者疑皆有之。而無如危子允藏所
述黃翁事尤異。黃翁者。洛溪人去樵城十餘里。生三
子。俱壯矣。乙未春。使排田山中。晨出西返。如是數日。
一夕。鄰子謂翁曰。田無弗治。倘無意乎。翁曰。兒曹日
躬耒耜矣。無也。鄰子曰。木也。翁心怪。詰旦三子出。翁
落尾傾其所選。則見入山林中。袂衣掛樹。隨變爲虎。
建初新志

卷之七

上

呼躍四出。翁大恐奔歸。竊告鄰子。拒戶匿處。迨夜三
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鄰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
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
嗚咽呼翁曰。阿極之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
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具人可以代者。既爾返歸。不
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爲簡付。不然。父固
不利。兒皆生是死矣。翁因取燭見衣領中。果得小冊。
皆是熊郡應傷虎者。而翁名在第二。翁曰。奈何。三子
曰。第開門。當自有策。翁勉聽。三子受冊泣拜。因告翁。

曰此俱帝命父當蒙厚衣數重勿結帶加嚴其上下
備伏虎禱兒自有教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
過各啣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翁至今猶在白首
以人化虎多有之矣如封部李徵車卽皆易皮換面
而去未有洞處人中者三子者且帝旣以傷人役之
而又列其父册中尤極難處之事而三子求代不得
又曲盡以全之可謂形易而心不易者矣天下固有
五官四體所然皆人而君父當前竟不相識者豈旣
已虎矣而猶有恩之不可負哉雖然三子旣虎矣奈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何刻翁名册中豈可此者偶忘之乎又豈年來氣數
之變難負恩之大至于敗賊其父帝亦忝其所爲而
不甘問也耶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張山水曰三子求可以代父者其計甚拙設代者
當死於虎則僅足贖其本辜未可以代其父罪說
彼不當死于虎而三子枉法以殺之則是父罪水
免而已先罹于法矣將若之何

義人記

仲光

丙申秋有太原客市買還策一術案金可五六百個
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挺荷犬至亦偕憩
犬向客呿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
躍至僻處以挺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以沙筆負
囊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議之却詣縣中適
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呿號若哭若訴驅
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將隸出至客死
所向水而吠隸掀草得屍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
虞初新志 卷之七

大

至號警如彼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
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
竟入蓬一少年跳而嚙其臂衣碎血濡隸因視之到
縣具供報客狀問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于囊中得
小豬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豬其家歸庫
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案
余安局犬快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
隨去旣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案余無恙犬咸慍客
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虜死獄中令乃取案驗西付

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觀俯返還往數千里故食肆宿與人無異

論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懼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視靈疎畧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成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賊角廉身巨挺而不之避烈矣然于客無補御哀茹痛疾走控顧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議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董哇漫野于何索之寬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

庚初新志

卷之七

十九

之心而不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遠更追贖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後奮怒於一嘯而警可得金可還太原之問可通而客之觀可以歸矣其輕細於不必痛之速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荆軻滅政之所不能全于勇讓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信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淡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焉予既悲客又甚美客之有

是大也而勝人也

張山來曰義犬事不一而足特錄此篇者以其事爲尤奇也○又曰犬固義矣而此令亦有良心豈墨吏當之此金尙能歸客之子乎

庚初新志

卷之七

三

奇女子傳

卷之七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澤兵閭南占
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
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寵已生一子矣公何校
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利
實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當
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撈糠粃
皆燼此中重貨瓦石同投使得從而之此妾與夫人
何患不富乎妻聽之曰果爾益遣人發之婦曰此妾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三

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善
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
遂遁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擗妻大喜曰弟行耳
若子吾自撫之婦故掩恐不方妻愈力乃擇日拜
拜雞舞拜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
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若醉夜潛起馳
馱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搗家門大呼夫從爾歸爾視
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詢問婦曰別
有勾當不關公等門成婦歇馬中堂踞坐故夫呼

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僂僂前
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願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說
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
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
妾君彼掠楊氏婦也其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
里中親識更闔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已今爲給
蘇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畧相率爲詩歌美之皆
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三

小婦舉刀自斷其臂其旁隱忍驅掠爲所養生子乎
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於近則昵之所遠
則益疎而擲之婦中輟婉弱異地飄飄以數千里兩
絕星分勢無同合乃能蕭瑟幻出耳奈檻之中嚴
關緝獲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克無若折朽其深智
沈勇有壯男子不辦者矣彼臺柳之似手虞侯樂昌
之乞憐半鏡奄奄氣色視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謂
之奇不可也遂肝郡之變里中有長年爲卒繫駕一
舟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皆有袴服笑語吃吃無有

幾發慘悴見顏面者長年退而歎息而某村少婦歸一升夫聞百計營入以重金求贖婦見大燈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蓋情遷腹變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舊其夫不肖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忘夫是矣而舍其子無乃忍乎東海生曰此所以奇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見矣所養之子矣子也世之不能爲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飽其妻想奇巾幗而介冑磨奇夜

真初新志

卷之七

三

醉賦兩健兒手奇抵家不遽識夫踞而駭之而後哭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舍其子夫惟其能舍斯所以能取也與

張山來曰拙菴之論佛矣尤妙在小校從軍去後始露其謀設非然者則小校必俯之而行矣

曲全節義疏

阿畢阮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畢阮爾爾等題爲曲全節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卽正法牽連叛犯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乘房校尉王伏殿機年甫三歲隨母撫養因入後父王姓後充校尉以私回原籍曾經鑒儀衛革退於廿三年將身賣與錢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爾庫家據坊聘王氏俱稱年三十四歲伊叔伊兄逼嫁決志不從探得伊夫尙存不忍卽死守婦人從一之義備節丁

真初新志

卷之七

語

餘里外圖完聚是女子真有丈夫行也據厄爾庫之供我雖一窮巴牙拉無人供役價買李殿機因莧身不便使喚復買婢蕭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伊僕身價情願斷出不忍折李殿機已配之婦并許與蕭氏同歸前後二婚悉候發落經財好義此巴牙拉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雖供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遠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喚聽婆更番驗過已得真貨據女子之供是范一魁郭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似亦人

情所難得者此皆我

皇上至德。濫仁。恩濡化洽。人心風俗。直接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向義。共成一。段奇緣。播之海內。傳之千萬世。見貞節之風。超出於尋常。外者。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於例外妄奏。但王氏貞心守節。冒死尋夫。若竟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着落。情似可憫。雖據尼滿庫之供。情願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再四躊躇。因事關風化。仰體我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故備述其情。

康熙新志

卷之七

七

事本末合詞上。闕格外之仁。均候聖斷。非臣等所敢置喙也。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張山來曰。此事已經部覆。如其所請矣。王氏守志尋夫。因為難得。而巴牙拉厄君聽其與蕭氏同歸。不索身價。尤屬義舉。予故亟表而出之。○按唐詩中有閨秀三人聯句。前列名處。合稱光威哀。今此疏三君聯名。因仿其例。稱阿甲斯云。

虞初新志卷之八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江石芸傳

豫章吳良樞

江石芸吳山桃花屋女子也。幼習經史。窮元會選。世之數及長。好兵法。鑄劍誅妖。攝人萬里外。一日過小孤山。遇白衣道士。授以書。盡通其義。人讀之莫能曉也。以時無知者。遂隱於吳山。種桃花。無根。花四時常開。名其地曰桃花屋。屋下月常日午而明。或曰此龍虎初新志

卷之八

一

官女子也。有寶珠其光奪目。入月因乘桴盜劫之。其珠不可見。石芸曰。珠固在。若烏能得也。舍若珠劫我珠者。將失其珠。我烏能得。唯無失屋之中。有黃夫人者。與之善。黃夫人家有虎。名白公。出入常騎之。能陟山。渡水。石芸家有白牛一頭。臥桃花下。鼻無繩。常出入。自如人。以爲黃夫人虎。不敢近。久之。石芸與夫人亦不知也。於時構茅屋屋下。讀易。終日不爲人所知。所著有悟真註。有爲之序者曰。不知何許人也。子嘗見石芸觀其所著書。其女子邪。其非女子邪。天乎。其

不知我也。少其不知何許人也。

張山來曰。補天立極。應歸女媧氏。其光奪日。入月則丹成矣。驅烟染墨。設想着語。皆不在人間。宜世人之不知也。○又曰。洪子去。棄授我。強意堂稱美。不勝收。僅登其一。仍者自當。借尤梓入。關幽。集中以成大觀也。

虞初新志

卷之八

二

耕雲子傳

洪嘉植 主書

耕雲子，秦人也。隱於楚江之西，嘗有人見其登崖頂，攜一竹杖，衣葛蕭衣，不冠，冬夏不易，見月出，則振掌大叫，歎麋鹿不群，從之行，見之者皆謂神仙人也。身長七尺，長髯而脩下，雙瞳子，炯炯如流電光，人問其姓字，不答，性嗜酒，有餉，則大笑盡飲去，亦不謝。卒有人終餉之，不解人疾病過其前者，則止之，語其故，治以藥草，遂愈，餉以錢，不受，曰：吾非醫者，惡用此。其行事多如此，類然其不能與人，以可見者，人遂不能知也。嘗入市，衆譁之，謂其異人，趨而前，則不爲禮，各相視，無語，則又兩手爬搔，顧五老，蜂雲起，移時去。或曰：耕雲子，非秦人也。耕雲子曰：秦無人也。或曰：耕雲子，有道人也。龍蛇其身者也。人莫知其所自來，其隱君子邪？洪子曰：古無神仙，無異人，天下有道，將安其身於烟霞泉石之中乎？夫何皇皇如也？欲與天下之士日相見哉？顧天有不可逆者，而終嶠然長往矣。鳳集於棘，鶴雀調之神龍潛乎深淵，終能雨此九土也。

虞初新志

卷八

三

虞初新志

卷八

四

張山來曰：古無神仙，非無神仙也。耕田鑿井，舍陂鼓腹，夫人而神仙也。古無異人，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然則神仙異人之有其于中古乎？讀此可以知世變矣。

吳孝子傳

魏 禧 冰叔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歷丙午年學路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血竝下醫藥十餘年無効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大華山者焦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

虞初新志

卷之八

五

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間輒聲錚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忍事而神發左右懸崖陡絕日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鄉身投之頭足盡被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二口至山上宿道士管運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郭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燃燭焚疏既同寮人相邀遊者想峰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次前行至崖所欽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為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斃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

虞初新志

卷之八

六

里而巖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群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谷中不墜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却疾且延年矣吏授催牛治病藥靈驗咒并諸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巖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既定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垂絕不能言孝子急書九十二畫藥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家宰涂公國鼎與爲同道友進士黃瑞伯過周謀舉人黃名卿涂伯昌貢上舉光字皆拜爲弟子孝子嘗因變時辟亂泰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子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祥子故館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

之夫爲榮幸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往往出錢物爲人解訟。聞既感神應。益自脩。人病苦者恒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爲名。

魏肅論曰。問孝子常詣大華山。登座附科耳語爲人祈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爲南豐縣。縣貢士趙希乾者。與報父母膏病甚。剖心以食。母既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令腸不得入。貴穢從胸間出而殺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虞初新志 卷八

七

張山來曰。古有以祝由治病者。今九十二畫策以及痢症。諸家殆卽其道耶。然吾以爲必孝子行之。乃能有驗。若人人可行斯又理之所難信者矣。

李一足傳

王猷定

李一足名葵。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廣微。益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于易。易及星歷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迨適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啓丁卯。至大梁與鄧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于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啣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名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挺爲

虞初新志 卷之八

八

二與弟各持伺仇于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挾其一祭文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姊姊夫爲令于竟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遠避之。爲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恚恨。乃鎬其挺曰。沒殺難。砍仇人頭。遂早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灣。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存文字。

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
韓氏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于掌以教之則
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
還青州走俠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出遠西過
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于楚抵黔桂復歷閩海
吳越間各爲詩文紀述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
皆赦母亦沒容其寡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
下恨未入蜀會鄧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
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

虞初新志

卷之八

九

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
如其言俄一客衣白恰幅巾草履親與一足相似近
前揖曰我張太羹也見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
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酒上見一足于
途短褐敝屣績料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
天下事不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
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
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請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
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舉手玉筍

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齊人
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于趙州橋下持
挺觀水竹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
事如此

張山來曰觀一足行事亦孝子亦俠客亦文人亦
隱者亦術士亦仙人吾不得而名之矣

虞初新志

卷之八

十

孝賊傳

王猷定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僧寄廬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寺中老閹黎痛飲何其醉昇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閹黎尚酣卧也賊大呼叩頭乞免閹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廬下物亡矣亡何強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張山來曰有孝子如此而聽其貧至于作賊是誰

虞初新志

卷之八

七

之過與

王翠翹傳

余襄清心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沼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縞謂婦人受人之託以艷色以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罪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亦異於西施者哉嗟乎翠翹故娼家婦人賤行而所爲耿耿若此鬚眉男子嫵之多矣余故悲其志綴文其行事以爲之傳傳曰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月姓馬假屏呼爲翹兒美姿首性聰慧携來江南教之吳儷歌則善吳儷歌矣

虞初新志

卷八

七

之舞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執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平康里中翹兒名藉甚然翹兒粗淡頗沾沾自喜頗不工塗抹倚門術遇大腹賈及僧父之多金者則日笑之不下一盼睇溫語以是假母日忿而笞罵會有少年私翹見金者以計脫僞母而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飲人羅龍女善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翹交購最久兼聯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狡佻貧無賴方爲博徒所窘獨身跳翠翹家住匿不敢盡見人能文習具鼎十饋十

結友接臂痛飲推所服絲綵與之。臨海亦不辭酒。耳熱懷挾持杯。兩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得意場。丈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從此逝矣。他日苟當貴。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別去。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居無何。海入倭爲船上。擁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二十五年。聞巡撫阮鶚於桐鄉。卒魁絲珠片被擄。海一見。驚喜。命卒魁彈胡昆邑。以佐酒。日益寵幸。號爲夫人。斥諸姬羅拜。卒魁既已驕愛無比。凡軍機密。盡

於宗憲宗憲以鄉曲故。降階迎揖。曰：生亦有意功名。當貴乎。吾公用君矣。與語大說。遂受指。請海營。攝簪日任俠衣冠。投刺請海。海亟延入。坐上座。置酒。握龍文手。曰：足下遠涉江湖。爲胡公作說客。耶。龍文笑曰：非爲胡公作說客。乃爲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遊子納款。故人不乘此時解甲釋兵。他日必且爲虜。海愕然曰：姑置之。且與故人飲酒。錦繡音樂。備極豪侈。然自以爲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爲也。酒半出。王夫及絲珠者。見龍文能文。改容禮之。極宴語不及私。

投水引出斬其首而生致舉翹於軍門宗憲大發參
佐命舉翹歌吳飲歌遍行酒請參佐或膝席或起舞
捧觴爲宗憲壽宗憲被酒大醉件亂亦橫槊郭補與
翹見戲席亂羅酒次日宗憲頗悔醉時事而以舉
翹賜所調永順酋長舉翹既隨永順酋長去之錢唐
江中恒怏怏挺牀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
之楚一首又屬一首吾何而目生乎向江潮長號大
慟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舉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亦可哀也

虞初新志

卷八

十五

羅龍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烟墨者也始以游說
陰路舉翹誘致徐海休兵可謂智士然其後依附權
勢與嚴世蕃同斬西市則視舉翹之死猶鴻毛之於
泰山也人當自重其死彼倡且知之況士大夫乎乃
倡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

張由來曰胡公之于舉翹不以賜小華而以賜蔭
長誠何心乎觀舉翹生致之後不能即死居然行
酒于諸參佐前則其意有所屬從可知已其投江
潮以死當非報明山也

藏文進傳

書光二高

毛先舒

明書手以藏進爲第一進字文進錢唐人也宣宗喜
繪事御製天縱一時侍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鏡李在
皆有名進入京宋工如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進
秋江獨釣圖畫人紅袍垂釣水次畫惟紅不易著進
獨得古法人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跪曰進畫極佳
但亦是朝廷品服奈何若此釣魚宣宗領之遂麾去
徐幅不視故進住京師頗窮乏先是進鍛工也爲人
物花鳥肖狀精奇直倍宮工進亦自得以爲人且寶

虞初新志

卷八

七

貴傳之一日于市見鎔金者觀之即進所造慙然自
夫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爲此豈徒得幣意將托此
不朽吾名耳今人樂吾所造因所愛此技不足爲也
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者今今飾能爲俗
習既愛及兒婦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號安知工苦能
徒智于謙素斯必傳矣進喜遂學書名高一時然進
最奇雖得待詔亦輒輒臣大過其畫疎而能密著筆
滯遠其畫人尤佳其與亦罕遇云子欽進鍛工耳而
命意不朽卒成其名贊曰立志探懸鬼神所贊孰是

類精而屑近儼戴君操槌銀金爲生感憤徒業卒茂

奇名益人極而天呈矣夫

張山來曰明書史又有仇十洲者其初爲漆工兼
爲人絲繪棟宇後徙而業書工人物樓閣予獨贊
其畧帶匠氣韻不若戴文進爲佳耳且戴兼工山
水則尤不可及也

興初新志

卷八

七

猶樵傳

顯彰天石

明季夷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犷而倖姓名不著
絕有力每暮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
負百斤而止薪獨負二百四十斤然鬻于人止取百
斤價人或訝問之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
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賒也吾力倍徙而食不兼人故
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
異之加刮目焉異日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
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

興初新志

卷之八

六

觀精忠傳所謂秦恰者出曰怒飛躍上臺梓槍段流
血幾斃衆咸驚救焉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殿殺何
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槍焉曰吾亦知戲故殿若真槍
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焉有兄進香茅山墮崖
折脇死或傳其梓夜飲酒不減彼王靈官鞭役者驚
怒走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
人敬祖師來進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
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庇下土量甚宏汝居位
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爾香

而來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飲。今且
 晉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撤。局為橫。鞭
 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臂造之。乃止。負兄骨歸
 葬焉。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為室。婚有期矣。
 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宦某為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
 官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兄。官併庇兄。不得伸。學奇
 窘甚。一日值婦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為我
 籌此乎。婦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母迫我。學奇感
 泣。婦去。需身為顯者。與僕顯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
 愛之。得出入內閣。鄒女果為其第三妾。婦得間。以陳
 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顧公為寤。婦曰。母迫一
 日顯者夫人。率草騰遊天平山。顯者不能禁。婦嘿賀
 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千衆。差登輿。婦見第三。與
 乃鄒氏也。出門給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
 登舟舟速。開帆疾如駛。羣僕駭變。號呼來追。婦率三
 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
 宰折威。謂古押衙不是過也。婦謂學奇。亟宜鳴之。官
 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謂如後由於婦。

賜酒帛花綵以榮之。顯者慙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義
 無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閏賊破京城。崇禎帝凶
 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龍廷矣。傳不信。歷
 問三四人。言如一口。得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即
 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為者。耶。故君安往。耶。何文武
 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為賊百姓也。
 乃大呼。天者三投其區。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
 顧子曰。義哉。得也。見義必為。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
 亦幾幾難之。况樵子乎。將無姓名。吾師吳頌鈞。曾為
 立傳。傳未悉。予又詢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良不妄
 矣。彼附勢利。忘君親者。觀鼻梗槩。亦可以知所做乎。
 張山來曰。觀劇念。怒殺人。所問者。非止一事。此樵
 奇處。在後數段。劫鄒女。尤見作用。至自投其區。以
 死。真可謂得其所矣。

趙希乾傳

廿表

趙希乾南豐東門人。幼喪父。以織布爲業。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祈禱。身代不少。愈往問吉凶。于日者。日者推測素驗。言母命無生理。又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希乾脚謝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惡其煩數。曰。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無乃剖心救之耶。希乾歸。侍母左右。見病益危篤。時日光斜射牀牀。形影才立。寂寂。旁無一人。希乾忽起。去箇中得羅髮小刀。立於牀外。剖胸。深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

庚初新志

卷之八

三

無以爲奇。孝供贍其母子。而更教之讀書。學使者侯。嗚呼。聞其事。取充博士弟子員。崇禎壬午。以恩。諸天下。學選一人。貢于成均。學使者吳石渠。既考試畢。進諸生而告之曰。百行以孝爲先。趙希乾剖心救母。不死。不可以尋常論。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希乾不應入選。今欲諸生讓貢。希乾以示獎勵。諸生咸頷首悅服。于是以希乾選補壬午恩貢。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酉之變。希乾避亂山中。將母不遑送。貢卜奔走於四方。以養其母。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而卒。予自幼時。庚初新志

卷之八

三

常見希乾過先君。談飲食起居如常人。而黎黝高率。方耳。睛光滿眸子。頤然而長。多渾樸之風。與之立久。胸間時聞穢氣。子年十歲。先君請希乾入書室。命表蕭揖。再拜。求辭衣。開胸視之。兩乳正中。間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絲帶繫竹筒懸於項。乘其腸盡出。洗換竹筒。日必再三換。常時滴黃水不能盡。蓋已三十餘年。自是希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希乾亦卒。年六十一。

廿表曰。朝廷不旌毀傷愚孝。尚矣。然希乾一念之誠。

若有以通天地格鬼神也豈不可嘉哉湯公惕菴最惡言希乾事子則以爲應出特典一加旌賞蓋事不可法而可傳使知孝行所感雖剖胸斷腸而不死豈非天之所以旌之耶天旌之誰能不旌之然旌而不傳不若不旌而傳也安得龍門之書以施於後世哉嗚呼古今忠孝之士非愚不能成而世之身沒而名不傳者又何多也悲夫

張山來曰子友王不菴曾爲子言孝子爭惜屬口遂不獲載之簡編今甘子中素以斯傳見示乃知事之度越尋常者終不能泯其姓字也

東初郡志

卷之八

三

萬夫雄打虎傳

張 德 甫

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風所莫逆爾汝比季范姓友早行渡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救我萬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板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一呼虎爲遠遠退步者三范得以脫因扼擊虎中其項虎負狎俾微迎關然項痛竟不能舉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且却且前又奮鼓生平之勇縱送

東初新志

卷之八

三

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斃於其下嗟乎萬夫雄一鄉野鄙人耳素不識詩書爲何物亦不識交道爲何事而舍卒聞不忍負異姓兄弟之意幸斃三虎以救其友其義豈不其偉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余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設有緩急卽蜂蟻發毒不致貽禍殺人當其紛紛未定之時雖風背周旋密邇徒輩靡不潛踞匿形鳥飛雲散悄然而不一顧焉其視萬夫雄爲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斃三虎頗似不經始屬烏有子虛之談噫誠有之

矣。家九宣從涇川來爲余述其事最奇。亦曾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慨慷。鬚眉狀貌殊磊。何不飛揚跋扈。猶可想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云。蓋義憤所激。至勇生焉。卽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從古忠孝節義蹈水赴火爲人之所不能爲。並爲人之所不敢爲。往往以蚩愚誠朴而得之。萬夫雄有焉。南邨野史曰。余友蒼喀氏聞其事而異之。太息曰。士亦親所托身爲貴耳。得交萬夫雄。其人雖陷入虎口。猛虎不能害也。甚矣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爲虞初新志

卷之八

五

之友哉。

山來曰。孔子論齊武子謂其愚不可及。匪獨愚忠。愚孝。凡事之度越尋常者。大抵多近於愚耳。一結最妙。又曰。今之義氣滿洲類能生搏虎豹。使萬夫雄而在。當必與千城之選矣。

卷之八終

咸初新志卷之九

新安張氏輯

劍俠傳

王士正 阮亭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任汴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官妝髻上加蓮步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度初折云

卷之九

惜赴郡匆匆未暇驅其踪跡疑劍俠也從姪鵷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兩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癯至尼菴人門有扉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持珠封鎖山門而入役相戒勿發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若然

而闢方愕然相顧條問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扉門已啓視之卽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公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慰耳然尼與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雙山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人自頃之尼出躍挾蒲團數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爾嫗入率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鶴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

卷之九

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千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兩數千金珠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不錯殺耶否衆聚觀果紅帽頭人也羅拜謝去此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腹斬擲垣外白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資金數千赴京師途宿

古廟中扁額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髣髴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史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史曰我稍知踪跡可覓露車乘我君弟隨往異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疇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史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三

院扁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腴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疊疊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遁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跪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子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愀怛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啓誠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歸其賄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懸髮照李洗馬應虜云

虞初新志

卷之九

四

張山來曰子嘗遇中山狼恨今世無劍俠一往剋之讀此乃知尚有異人第不識于我有緣否也

皇華紀聞

王士正

先年

天順間恩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越二日水出涌出一綳囊內盛絳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夏秋之際清晨概見城郭人物林木鬱蔥日出乃不見在平馬令村亦有此異蓋山市海市之屬陸地亦有之

賴塔拉把土魯滿洲人素以勇稱常從征浙闔一日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五

洛于溪水底有物樣樣如古木因呼儕輩縛以繩共引出之則一龍首鬚髯宛然縛者乃其角衆皆驚走顧神色不變徐入水手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騰空而去衆皆無恙人更稱爲縛龍把土魯也把土魯勇也沈時把

土魯必出上

張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巖好仙術常畫地爲限牛不能出恒作泥丸食之坐臥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

朝城陳給事贊化崇禎間爲朝城令偶有槐雀者其

一有五色光令家雞翼之俄卵破得一小白鳳不數日沒大時去時來其伏卵之雞重至三十觔毛變五色久之同翔去

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雨皖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邀皖道人曰皖有異人仰棹片席渡江訪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語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拊文正背有頃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文正急用甕自覆闔火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啓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啓之

虞初新志

卷之九

六

釘已出三寸許文正歎曰命也遂死何公寬潛山人少遇異人授符錄二卷能役鬼神初置田于亂塚山曉曉無水公寬每取手中灑水町畦盈溢會大旱郡守遣役徵呼之公寬笑曰吾非可徵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吾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頭可固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問令開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禮致之常行路遶津間芸者不答公寬取柳葉布田盡化爲魚芸者競取之田禾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崇禎癸未潛山縣溪河中結水如錢形上有古篆文四人莫辨之。

南華寺六祖鉢非金非石龜莊吳督學廣東通設佛寺至曹溪索鉢擲地碎之爲二每片各有一字視之乃委鬼也莊異之寺因得不毀。

崇禎中有彭舉人某病中夢至一官府其神冠冕坐堂皇狀如王者聞胥吏傳呼魏校一案須臾有一官人戴冠盛服而入其神問何以毀曹溪鉢答言吾爲孔子之徒官督學校在廣東所毀浮祠幾千百所豈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七

但一鉢神云聞鉢破中有魏字如此神異烏可以爲異端而毀之答言魏是子姓既數已前定雖欲不毀其可得耶神語索指之而出彭病亦爲人言如此林癸午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投陽江北貫中爲人牧豕每出牧以簫管一枚自隨牛有逸者取簫盡地牛不敢出曉歸輒束簫高簫中簫筒地受寄若有神物伺之者河畔一巨石形如犬癸午每坐其上忽一日謂其徒曰吾當以來日上昇明日往跡與石俱不見事在萬歷初年。

虞初新志

卷之九

八

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間有雷出地奮而成穴畔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翕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兩有二金像貌而坐者并翟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兩地皆金釐珠貝有有鏡一光燭穴中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遊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梁攜歸光勸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廣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樊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粵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還神于康慶禮也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襲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據碑當以五國故事爲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劍之堅不可啓光天乃襲子玠年號玠立僅二年爲其弟晟所弑即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

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于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僞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若爲工部侍郎才華俊茂是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唐歸禪師集六和尚小傳云吳震蛭侍郎小字六和尚嘗時讀書燈下水中丞內羅出一僧長三寸許建案而行且言震蛭驚問之曰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蛭意稍定曰試言我終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官曰更言我前世曰

康初新志

卷之九

九

汝前世某山某僧吾仰汝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何以教我曰當早回首無恙來處因忽不見明日案上瓶花枯枝更開一生功名皆不實

詔人黃思德紀事云鄧城西南樓有關帝廟順治丙申五月二十日未時思德遊芙蓉山歸從舟中見樓上毫光炫曜關帝披金甲藍紗巾立樓端而北少頃面轉西移時而沒兩岸居人皆見之且驚且拜二十

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凡四日侯時復現次年丁酉七月初十二十四日侯時復現或黃蓋或二將隨

侍見者不啻千萬人因鐫碑勒像以誌靈異此事余在京師聞之袁密山景通政至曲江乃得其月日之詳如此

張山來曰皇華紀聞凡四卷先生奉使南海時所筆記也余竊倖取異事數條蓋欲與拙述相類云爾倘讀者欲觀全豹則自有原書在

康初新志

卷之九

十

毛女傳

陳鼎定九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宏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歸士宏。閱三歲而無子。乃往禱少室。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與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漢谷士宏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歸。名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亡三年。里有張義。向墮任家。往熊山中。猝聞幽篁。淡箏間。婉婉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十許。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識耶。義驚曰。大異初新志

卷之九

士

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緣藤得無損。既而飢甚。見交柯女貞子。其繁因取食。味殊澀。不可口。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載則身輕如葉。任騰躡上下矣。第山中乏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得與汝相見。義具道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遽然輕舉。與鸞鶴爲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爲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豐後嗣。毋徒自苦也。言已。一躍而往。義亟報任生。任生大喜。仰脣義語。熊所取之。伏草中。俟三日。毛女果至。直前抱之。毛女曰。謹耶。曰。

夫也。曰。妾貌已衰。老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忘風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與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歿。外史氏曰。神仙可爲也。使平氏當飲水時。不呼張義。則凌蹕碧虛之上。一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墮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割也。

張山來曰。使我爲任生。則隨毛女入漢山中。亦效其餌女貞質。共作仙家眷屬。何樂如之。計不出此。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主

何也

寶發生傳

陸大雲 撰

寶發生，忘其名。順治初，我師破金華。寶發生夫婦相
故失，生臥積屍中，得免死。婦行不知所向，爲健兒所
獲。無何，健兒移師駐華亭，生見耗於華亭，不可得。困
乏無聊，坐歎於旅館之側。旅館主人鑒其貌，憐而問
之，生告以故。主人曰：「若識字乎？」曰：「識習會計乎？」曰：「習
主人曰：「查留我館中，勤若事而徐訪爾妻，可乎？」生曰：「
得如是，誠幸甚！」生入館，悉代主人勞。主人逸甚，而業
加盛，利倍入。主人有女，欲妻之，而未發也。一日者，旭
晨初新志

卷之九

五

始旦，一人急遽趨而來，至館，飯飯畢，酬值急遽趨而
去。生視其有所遺，啓之，燦然白銀五十金也。以告主
人，俟其返日，倅午。其人復急遽趨而來，汗漬衣息喘
喘，詳視几地，茫然也。生問之曰：「見遺金，生曰：遺幾何？」
曰：「金五十生曰：何用乎？」曰：「持向營中，往娶婦失之矣。
將奈何？」生曰：「金固在，還之於子，無苦也。」卽出金，其人
受金拜謝去。越數日，失金者持二束云：「蒙子還金，事
借矣。」某日當婚，此婚君所賜也。敬請主人與君，歡
酒生固辭。主人曰：「吾勿暇而不可却也。」生求上人之

命至期往，往見失金者之家，乃亦一善族也。日未
生開步溪頭，遠見一葉扁舟，半篙春水，中有舉袖雲
鬟之人，掩袖而坐。云：「蔽新婦至，生偶來，目視婦儼然
故妻也。婦偶舉目，親生儼然故夫也。於是生一憫而
僂於碧草之上，婦一憫而伏於孤蓬之中，舟及門，僂
婦起不能起也。問其故，曰：適見一人如故夫，故傷悼
欲絕耳。問其人何若，婦言其儼表衣冠，宛然生也。妻
婦者急見生，見生悲臥不能起，問其故，不肯言。固問
之，曰：適見一人，語未畢，哽咽不能續。妻婦者慨然曰：

卷之九

十四

我知之是婦，卽君婦矣。君既得金，君之金矣。還金而
贖婦，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偶也。君無悲，吾戚君義
敢不以此爲報乎。生難之。娶婦者請其主人以爲主
主人曰：「還金者，義士也。還婦者，義不在還金。下娶婦
而失婦，不可也。吾有女當妻還婦者，所娶婦當返還
金者。聞者咸以爲善，而兩從之，更推主人之義與二
義士相鼎立。

陸子曰：余讀愚山學士兔絲女蘿之篇，見有商山人
夫婦爲健兒妻，健兒亦失妻爲商山人婦，相逢相遇，

各易以歸者歎其奇絕而寶琴之遇更奇亂離之際
鏡破珠沉不勝數矣而繼兒以不吝使商人認婦
而得妻彼還金者亦猶是也天乎人乎雖曰天意而
所以格天者吾以爲不在天也

張山來曰篇中有極難措語處須看其不棘手之
妙

王義士傳

陳鼎

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皋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
自重任俠好義甲中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
不肯雜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從王
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歎
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爾溥如此耶王不答
妻又曰君何爲彷彿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
曰子毋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弟語我能爲子
善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

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顧安得其人
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
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
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即就道每經郡縣驛舍
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
艱苦甘之不厭於是卑人感之歛金贖歸夫婦終老
于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侮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
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无能慨

然或夫之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張山來曰。嬰曰。猶趙氏客也。此婦克遠過之。乃進其名氏。借試。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七

紀陸子容事

王 琳 序

錢塘陸子容。名輅。一名自震。少負異姿。喜讀書。經傳史記。背誦如流。邑侯梁公試童子。以古文詩詞拔取第一。廉其貧。解金贈之。子容盡以買書。晝夜讀。得略血疾。已又向友人借二十一史。力疾研尋。隨有論撰。疾愈。遂死。其師張祖望哭以詩曰。荒園寂寞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子容有內兄某者。素不習詩。讀張詩而哀之。欲和。不能。輾轉牀第間。倦就寢。忽見子容相謂曰。君和虞初新志。卷之九。二。

張先生詩未得耶。予已和成爲君誦之。誰向蓬門問死生。諸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惟聽蕭蕭松柏聲。某遽驚寤。寂無所見。時銀缸半滅。惟有月映。總帷而已。詰旦以詩示祖望。且告以故。祖望把其詩流涕曰。聲情悽愴。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和者幾數百人。予亦有詩云。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無價漫權衡。子期去後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好事者輒而存之。近得卒業。因歎結習之不能忘。如是哉。夫幽明異路。縱其所親愛。亦皆棄之如遺。而獨于

詩文之際往往欲自見其長有不能盡泚者豈非心之所結難生死亦莫爲之隔耶吾知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子容終不樂以才鬼自鳴于時矣固紀之

張山來曰語有之寧爲才鬼尤勝頑仙然才鬼附亂作詩文者世多有之今此則于夢中和韻尤爲奇也

離離兒傳

陳鼎定九

離離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時孝廉也國初爲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子里黃介子先生善每過其家必袖一刺大書年家春弟離離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納衣外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筒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遊雲間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離離兒往僦之如數與之值既入鍵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于地不止須臾盡化椅桌帷帳器皿無不具既而復取一筒傾之如芥子者復躍于地須臾散粟飲食牛羊雞犬無不具又以一筒傾之則僮僕婢媼妻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爲怪於是離離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遊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爲妖使人辭焉離離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黃介子高士子假王守軍玉與松江倪永

清爲子言。離離兒高士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
屢遭斥逐。終遁溪山。嗚呼。士生亂世。道亦窮矣。
張山來曰。昔陽羨書生。以春屬什器。伙食納口中。
今離離兒。以春屬什器。飲食納竹筒中。似遁陽羨。
書生一籌。然書生春屬有外夫。而離離兒則無之。
是離離兒又勝于陽羨書生也。

卷之九

主

再才詩識記

沙張白 定奉

宋治中。閩之侯官。有老儒某。博學善文。屢舉不第。性
迂介。貧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讀書。備耕自給。年七十。
覺斃。死之夕。取生平著作題詩。其後囑其妻。善藏
之。遂卒。貧無以飲。門人某某四五人。釀金飲之。內某
生者家富。尤篤於誼。偕同學涕泣執喪。葬之而後去。
又時時周卹其孀。嘉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發
解。十六捷南宮。風慧神敏。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閩。
試拔士公明。風簷操筆。爲程式之文。文不加點。八閩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主

傳稱焉。九月之望。值公誕辰。撫按監司。莫不具薦。爲
壽。以輪苑之重。銜命典試。禮儀賓主。盛絕一時。都人
士莫不歎。目爲神仙中人。薦紳先達。亦相顧而懷
弗如。益不難其遇。難其少而遇也。抵暮醉甚。而晉接
無間。迎歸使舟。閉船酣寢。戒舟人盡卻賀客。比酒醒。
已夜半矣。月射紗窗。晶皎如畫。頰贈岸岸。清興忽發。
遂潛易衣。續呼一小豎。自隨。乘月信步。不覺數里。所
見山川林壑。恍若舊游。意頗訝之。俄聞哭聲甚哀。山
自村舍公間之。愀然心動。尋聲覓跡之。至一僻小泉。

落中一家。茅屋數椽。了無簾幕。命小豎排闥入視。則有老姬年且八旬。頭髮皓白。然一紙燈。設野蔬麥粥。祭其亾夫而哭之。詞旨悲惋。公揖而問。姬夫人何爲者。過哀乃爾。姬揮涕而謝。擬一破繩床。命公坐。已乃泣告曰。妾疑姦祭亾夫。而兒子遠出。遲之至今。度弗返矣。不得已。夜祭之。覓杯酒爲奠。不可得。用是感傷。頓違夜哭之戒。知不免爲君子所譏耳。公曰。賢夫何人。沒來幾載。祭既無具。曷不姑俟。質明乎。姬曰。妾夫矣。官老儒。才豐命薄。沒于宏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

庭初新志

卷之九

三

未亾人仇。無情淡。雖乏椒漿。不忍不祭。移晷就明。理不敢由。公聞之。愕然。益具忌辰。卽公之生辰。而以歲計之。適二十一。視姬容貌憔悴。而止詞溫雅。有儒家風。且驚且憐之。因問曰。賢夫既是碩儒。必富者。述遺編存者。可得見乎。姬聞而泣然首肯。若有所思。旣而告公曰。妾事先夫五十年。見其精勤嗜學。無間寒暑。寢無粟矣。無烟炭如也。著述之富。充棟汗牛。制義文字。別爲一編。六十以後。每取而讀之。未嘗不撫几太息。泣下數行。妾恐傷其意。每懷藏之。不使得見。將死

前一月。忽婦烈焰。誓將焚之。旣而展玩再四。徘徊不忍。囑妾曰。一世苦心。難付秦炬。當藏吾棺中。以爲殉耳。言已歎歎久之。易質之夕。又向妾索觀題詩。其後而語妾曰。好藏之。當有識者。旣而笑曰。文義高深。非吾再來。安識其中神妙乎。吾生無愧怍死。而食報易世而後。大典吾宗。今天下寒儒吐氣也。言已大笑。而絕廷今二十年。唯門生數輩抄而讀之。他未有過而問者也。公聞急索觀之。閱卷第一。藝則發解首。墨也。從初迄末。一字不殊。公益駭然。細加緝繆。則自應試

庭初新志

卷之九

四

游庠。決科會試。一切試卷。墨裁論表策判。以至廷試策館選論。皆在集中。閱關五程。亦皆集中。語也。最後有一語。蓋臨終絕筆。其詩曰。拙守窮廬七十春。重來不復老儒身。煩君盡展生平志。還向遺編悟夙因。公讀之。恍然大悟。點首浩歎。仰視被屋。頽垣真同故址。因問姬曰。向有臥榻。今則安在。姬以燈引公入。則朽簣數龕。塵土全滿。姬擁破席臥草薦中。公封之。歎息泣下。姬亦駭然。問公君子對貧居而飲泣。豈于先夫有師友淵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賢夫所謂再來人。卽

我是也今日之會豈繁非天姬曰先夫之公妾柔腸寸斷因聞再來之語私嚙腕股刺指血塗之以圖後報君子豈有此微乎公解纜出殷齒痕宛然作血殷色于是姬大啼泣公亦悲不自勝徐慰姬夫人無憂賢夫讀書七十年老不食報而取償于吾吾之遂賢夫之勞貽之也奇味夙因即年少登瀛肯饒倖耳吾當大興前生之門以酬夙願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不徒爲夫人溫飽計也姬收淚而謝公又問令子焉姬曰先夫沒後妾母子無以自存幸及門教生猶

疑初新志

卷之九

五

敬古處每當忘日必遣郵祭今某生甫登賢書未暇躬至故遣兒子詣之不識何以不至公問某生姓名則是科所拔解元某也餘四五人亦皆新貴公又慨然久之既而東方漸明姬子已至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相隨而來其子蓬髮布衣一田家莊夫耳姬命與公相見詢其何以歸遲子言某解元以座師壽誕率同年朋屬荷暑舟次兩不獲見彼侯師而我侯彼是以歸遲公顧負米者曰若某解元僕耶曰然曰歸高次主速來會此其僕星馳而去姬語其子以所來

故子欲以父禮事公公曰不可此隔世事耳俄而某解元及同年數輩來聞公語皆頓首曰兩世師弟古未聞也未幾縣令來又未幾太守至公對多官備述所以無不愕然稱奇公于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樹焉大集姻族咸有饋贈其子姬母子有恩者倍酬之爲姬子買田宅奴婢傾貲贖給之自撫按藩臬下至公所取士莫不有贈姬母子遂爲富人又爲其子娶婦數日間傳遍八閩自江以南悉播爲美談老生宿儒聞之有泣下者公以歸朝急不及久留辭姬母子

處初新志

卷之九

五

去終其身往返不絕焉後其子生子女各五某解元者與爲婚姻五子讀書三登甲第最少者着以鄉貢起家至二千石科名綿綿爲閩中舉族云

張山來曰前生處約而今生處樂實所不必以其於前生毫無所益也若盡能如此公則無憾矣

卷九終

虞初新志卷之十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筠席偶筆

宋 學 牧仲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遂以 詔使過洞庭。風雨中見一人。長鬚蒼衣。紗帽。氣度閑雅。乘一物似馬。半沒水內。侍者持杖。俾隨其後。與波濤上下。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幾數武。耳逆風而行。良久。建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齊安。與余杯酒開。細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一

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 詔使。理或然也。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爲暴風捲起。挿三里外。稻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庵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財皆具。

余於城武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螭。頭高起。作兩岐。見人念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李感夏孝廉振叔。婦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逐。道各二後。不知所終。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一閩人山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魏煥。擗天須臾不見。蓋山市也。

同里孝廉王皞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病。或問能治啞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咒之。傾一處。以簪撻成膏。漸結爲丸。曰以水調服。即能言。但須焚香謝天耳。孝廉以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見道人。不見。舉家向空。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二

拜謝閩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國中洛陽橋圯。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鄧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太守。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齋。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急必入。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張山來曰宋先生子文執也。撫吳時以大集暨此
快見賄獲之不肯拱璧敬採異事數條載入選中
蓋彷彿前人節錄搜神記續齊諧記之例非敢有所
去取也

金忠源公傳

董以寧 文友

金鉉字伯玉武進之剡村人也。因徇節。忠源入稱
金忠源云。初以順天籍領解。成進士。時年十九。不習
吏。請改教授。其大父戶部主事汝升。得多藏書。乃與
弟錄日夜讀之。繼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先是
時明懷宗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夔等旋用事。至
是而賊李自成兵始熾。添內帑。命夔總理戶工錢
糧。建別署。忠源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奈何。詠忠賢
復任一忠賢。且我爲工曹。必將屬視我矣。乃抗疏言
虞得將志

卷之十

四

先言夔。憲既有獨賜之庭。必強二部。即官匍匐進謁。
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徵即官。
以謁尚書儀注。見復上疏固爭之旨。論職事相關。自
當禮見。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得敵陳。夔意甚得。
與其黨議。接侍郎官禮。或曰。視尚書當稍倨。憲曰。吾
當稍恭。而待金鉉倨耳。金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
可令據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夔憲堂。卽局契。憲假
子母。許人孔子廟。當提吾靴。擲其面。辱之。朝堂于
是諸郎官詣尚書。各請以公事出。至期。夔憲坐堂。息

黃衫髮衣倡贊畢但見吏不見即官曰詣尚書始來乎待午乎久之又不至乃患曰避金鉉不即來待晚乎命小豎竊伺門外望扇導來即報已而馬蹄前後通之無一人入者乃大驚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探指十八位無火門効以故候軍機曰必殺鉉會尚書爭之力僅削籍歸家於益與弟綜董讀所藏書尤善易學而父汀州太守顧母恭人章更時時慰勉之至父死服闋復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分守皇城益修城守火器時崇禎十七年二月也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府鎮方有太監杜勲監視又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并撤居庸關監視不遵至三月果聞杜勲以宣府迎賊朱死之因哭語弟綜目今我哭朱公數日後汝言旋哭我也及賊至居庸關太監杜之秩果復迎降遂進薄彰義門城下杜勲馳城上入見大內惟張皇賊勢以逼帝冠帶諸璫謂吾黨當貴自在云忠澤則合皇燕崇兵歸謀匿母因哭告母曰鉉守皇城城內當與偕以今日從母乞此身殉

王事母曰噫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我且我命婦與汝偕勉之汝魂歸可合我于井矣越之川又命漢追往以朝衣隨之兒賊入京城殺監察御史王章于城上王章亦武進人字芳洲與忠澤素厚方爲之啼噓數聲見市中官人遁至宮賊入皇城帝后已死社稷欲趨入宮又傳聞提督京城太監王承恩從死曰微獨吾鄉王御史也若輩中尚有一人却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爲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河死死時有呂胖者亦內監也僕然而至兩手反接而覲視之口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于人面豈果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亦自沉于此僕以奔告其母母曰卒哉鉉也既信于王公又能激呂監死吾安可以誣鉉急正冠帔投井中妻王氏隨之下遂與俱死綜歸收葬葬焚其書而長櫛曰吾母乎吾兄乎此時曾相見而相依乎宸濂數日又死井中其後清兵至家人請入皇城求得忠澤屍已與呂監骨相雜不可分歟而皇城又不得入櫛意合兩骸葬葬御河堤而王御史之喪歸里

張山來曰明末死於忠義者較前代爲稱盛特存
此一篇以當清夜聞鐘發人淚者

遊舟記

魏學洙子敷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
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皆貽
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
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船簾篷覆之旁開小牖左
右各四共八扇啓應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
慘之船頭坐三人中裝冠而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
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閒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
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
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
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
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誦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
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櫂櫂
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
右手舉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
撫爐竈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
稍夾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叔遠

遠南刻細若蚊足鈎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
日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五爲應八爲第
蓮爲機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并
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皆不盈寸蓋簡桃
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囑既畢詫曰噫技亦靈怪矣
哉莊列所談稱驚新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
寸之質而須臾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
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瞻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
不可爲母癡也噫技亦靈怪矣哉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九

張山來曰眼鏡中有所謂顯微鏡者一益之細視
之大如蜚葉由此推之則一核未嘗不可視爲東
瓜矣

沈孚中傳

陸次雲撰

沈彥宇孚中居武林北墅不修小節越禮驚衆作興
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南堤堤如戟矜未
青不屑意也崇禎某年當九日攜酒持螯獨上巾子
峰頭高吟浮白有僧濡筆竊記其一聯云有情花笑
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爲之叫絕拉歸精舍痛飲
達旦家人覓至曰今已試耶君何不介意耶彥方醉
昧未聞履無詳步扶入試院則已几席縱橫置足無
地彥乃積墨廣視立身高級大書登高詞於粉壁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十

上其首闕曰萬峰頂上險巖獨拈髭撐傲骨與秋塵
天涯誰是酒同僚面皮雖老儘生平受不起青山笑
難道他辟英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條
題畢而下有拍其肩狂呼者曰我得一賢契矣彥視
之則令也潛視其後良久矣令朱姓兆和名字謚公
雲間名士不屑爲俗吏應者把彥臂曰昔賀監遇李
白爲解金龜常酒我雖遠通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
日之事今古攸同盍拈是題與君共興散曲誌奇遇
乎彥曰善令未成而彥稿脫更復擊節擢之冠軍薦

之學使者補弟子員聲譽大起嗣是非令辭燥即燥

辭令交誼既御略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樂不羈

燥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伴爲研鞠燥躍出廳事大呼

曰錯矣錯矣令拂袖起事聞直指以白簡斥令令恬

然勿怨也明鼎既移間部馬士英捲其殘旅遁迹西

陵燥往談兵士英爲壯語云當背城決勝燥馳歸

語里人曰此地項爲戰場矣里人羣譁曰丞相宵奔

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爭擊焚燥燒其著書

所存者獨息宰河綰春圖傳奇二種綰春圖尤爲詞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上

揚稱絕云

陸次雲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兄孚中策騎過有河

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而歎其死語云凡人之死有

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孚中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吾

烏能論定之

張山來曰文人不諳世務是以爲世所輕稍不得

意輒作不平鳴若止觀其文誠足令人敬之愛之

甚矣全才之難也

愛鐵道人傳

陳鼎定九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爲郡諸生明

公卽棄家爲道士冬夏無衣褲惟以尺布掩下體不

火食所食者瓜蔬蔬果滇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鷄

物故道人竟許設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

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收鐵行路則鈴鐸

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

愚男女皆以神仙未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

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上

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

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千百里

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

人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食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

輩來問我卽等秋撒之衆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張

開善銅袍者聯銅片爲衣而服之者也故號曰銅袍

道人嘗攜杖頭錢與愛鐵飲于市醉則歌鳴鳴大勸

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爲衣以銅爲袍豈妙異以駭人耳目

耶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于銅鐵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張山來曰既有鐵便應有銅愛金銀者爲貪夫則愛銅鐵者自是異人矣

順治時山左有李神仙游行京邸庚子北直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藝中人也都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後四可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后有定一節果五后字二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乃易其田時二節果四可字靈異最多此特其一事耳

張山來曰先君視學山左時李神仙來謁自署曰虞初新志

治仙先君延入署中仙命人于架上隨手取書一冊復令信手揭開隨于袖中取出字紙一條乃其首行也又云明日有貴人送禮至及次日衍聖公以巨羅見贈後不知所之矣

陳我白瞽目善揣骨居揚州吳江相國金豈凡名之先令編相諸人多驗後及公陳編摸之云此窮相不足道公不語傷人曰子無候言陳復編摸輒搖首曰不差公復不語陳摸至公暇遽跪曰此龍眼當大貴衆愕然公笑曰果神相也亟贈以金復爲延譽蓋公

未生時父翁禱於神廟甚虔夜夢神青賜以一子視之卽寺有丐者私念有子如此不如無矣神復曰汝勿慮當易其眼取殿廡龍眼納之未幾生公故公以爲神也

張山來曰審若是則富貴之後身仍爲富貴乞丐之後身仍不免貧賤耶真不可解○余卜居維揚時陳我白已大富不復爲人揣摩故無從一詢休咎聞其頗情于奕目雖替人不能欺之尤爲奇也河南劉理順鄉薦久不第讀書二郎廟中聞哭聲甚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吉

哀問之乃婦人也其夫出外七年不歸母貧且老欲嫁他以圖兩活得遠商銀十二兩將攜去姑媳不忍別故悲耳劉聞之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止有納糧銀在明早當投櫃矣劉曰汝且取來官銀再設處可也因代爲其子作一書稱離家七年已獲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矣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見人送其家姑媳得銀及將以告商商知其子在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適符毋以問子子駭其但曰此神人憐

我也惟每日拜謝天地而已劉公是年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之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公竟不認猶不可及也

蘭門有人新置蘭袍一領衣之過蘆溝橋值推車者碎其右袂其人自顧絕無一語推車者跪而請曰小人誤碎君服貧不能償乞賜痛責以懲過碎衣者曰衣已碎矣責爾何爲拂袖竟去推車者歸忽頻打曰吾竟不能報矣鄰人聚觀詰問其故曰衣蘭袍者爲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六

某與我誓積前生今日我數當盡碎其衣欲致其擊我我則隨擊而斃使彼受法抵償而無如其不較也吾如彼何哉其量若此吾怨已解然彼於前世尚負我五金乞鄰翁爲我語彼持此金來資我殯事我則與彼釋此寬矣鄰人走訪詳語其人其人大驚拜推車漢於破炕之下推車漢歷敘前因碎衣者浹汗叩求上五金償夙負復上五金曰以此爲君祈福修德事推車漢曰如是吾不惟不汝寬且汝德矣一笑而

順治戊戌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母忽病死鬼卒拘至東嶽聘家額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望帝憐之嶽帝曰汝命止此冥法森嚴難徇汝意聘扳案哀號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鬼卒押至宣聖處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同遇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替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奈何大士命善財取牟尼泥完其屍善財取泥若梅檀香同至其家屍果腐爛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死七日尚無以殮善財以泥團屍臭穢頓

息遂有生氣魂歸其中身卽蠕動張目見母嗚咽不禁母驚狂叫鄰人咸集聘曰毋勿怖男再生矣俯首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求報親恩大士命男持戒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以勿仕後聘及第長齋繼佛事母而已迨母死就寢定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張山來曰大士慨發慈悲吾夫子獨不爲裁奪者以死數日而復生是爲索隱行怪非中庸之道故不爲耳

順天江震子云其母舅汪公於崇禎十三年任四川巡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所乘馬無病而死蜀道難行計無所出忽有少年對馬言曰我當變馬與公乘之左右以爲奸人擁至公前公云此狂人也釋之少年出門去而馬忽活公喜甚乘之至轅門甫下馬而復倒矣公入謁事畢乘肩輿歸方行見一老者牽一人至喊云救命視其人卽少年也老者云適見公乘馬死小人隨藏身山穴雙馬負公出馬腹而尋身不意宅舍竟爲此人所占伏乞勸彼更換各還故

有公語少年少年云此條難得之物願交官刑斷不還矣公欲繩之以法而無法可加老者知不可強拳臂交及少年惟有笑受公勸老者爾有此手段不若另覓好舍何如老者曰公官爲某留心某當從命少年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同署越半載一日向公公書吏之子今夜暴亡明晨弗令掩蓋使移置郊外當拜公佳舍之惠公許之明早升堂問某吏可有子昨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汝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得之公云汝命無子雖生必命出家不則生而復死

吏曰與其死隔寧使生離公令其昇之郊外吏泣謝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郭吏夫婦已先迎候觀者萬衆見老者扶屍起脫其衣以已衣覆其身隨脫已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臥地棺中人突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道人妝雖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仙之語謂公公時事不可問室急隱答曰君父事了却稍俟之後再促公公言如故因歎云固有定數不可強也遂辭去明年宛大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七九

警公卒於官

袁武來口述

明末關東有爲玉器之王李宛者白晳無髭之人也其里中有張遠者長髯傾黑之人也宛遠俱抱病宛先三日死遠後三日死宛至冥冥官曰張合死李猶未也放轉生鬼卒曰李舍家矣冥官曰卽借張舍舍之鬼卒送宛魂附遠體而去屍忽起遠之父驚喜曰兒生矣妻曰大活矣子曰父能動矣宛張曰我李宛也此何地爾何人而我夫我父我耶竟趨李宅李闔家怪而逐之宛曰我李宛也父何以不我子妻

何以不我夫子何以不我父耶其父曰我子死且腐我子無髭而爾多髯大異矣何詭說耶宛曰此張遠之軀真曹刿而假我生者也蓋辨我之聲乎其家人曰聲果宛聲也張之父子追至亦曰聲誠非遠聲也而李之家宛不取納也宛曰不信試取我器具來須臾剖玉磨礪爲璧爲珪事事俱宛之素好遠所不能者於是信其果爲宛也張不能強之歸李不復驅之去此王艾納游邊云親見其事者

虞初新志

卷之十

辛

然亦恐宛掛彈章也○不識李宛之妻官與之同宿否以白晳無髭之體而忽易以長髯傾黑之夫能無怏怏卽張遠之婦見其夫復生而爲李宛之妻所貼心能甘乎俱不可解

鬼母傳

李 清 著

鬼母者某賈人妻也。同賈人客某所。既姪暴殞。以長路遐遠。暫遷隙地。未迎歸。適肆有鬻餅者。每聞雞起。卽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纖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伴者。店人問故。婦人慘然曰。吾夫去身單。又無乳。每餓兒啼。夜輒中心如剗。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兒。耳店人初聆言。亦不甚疑。但晝投錢于筭。暮必獲紙錢一疑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蕪于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且盡取所持錢悉而投水。覓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踪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十步。奄然沒。店人毛髮森豎。喘不續。呼亟走。鳴之官。起柩視。衣竹爐矣。獨見兒生。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啖了無怖畏。及覩者蜩集。語嘈嘈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攀衣勢。蓋猶認死母爲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儻之。急覓乳母飼。馳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夢中趨趨咿咿。不成寐。若有人嗚嗚抱持者。明且視。

建初新志

卷之十

主

兒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後。兒長。貿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異。惟性輕跳。能于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猶謂得幽氣云。兒孝。或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口盡腫。張山來曰。余向訝既已爲鬼。亦安事惜錢爲今觀。此母則其有需於此無足怪矣。

狗皮道士傳

陳鼎定九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詩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蹣赤舄披狗皮乞食咸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爲真犬也笑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爲真犬也輒羣集遠吠之道士怒忽作虎聲羣犬皆辟易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形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僞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爲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驚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偕奴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賊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問爲犬聲詭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五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道士之所爲豈非神仙哉不然何傷弄獻賊如繡繹小兒哉

張山來曰人皮者不能吠賊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五

烈狐傳

陳鼎定九

明末有狐幻老人狀年可六七十詣崑山葛氏欲僦其荒圃以居葛謝以無屋老人曰君第諾我勿論屋有無也葛異而諾之老人即與葛約曰我異類也與君家有夙世緣故相俵耳徒來請誠從者勿相擾則佩君高誼矣葛曰謹奉教乃去越數日老人投刺進謁曰從來矣既至從者數十人皆衣裳楚楚陳幣悉珠玉錦繡值數千緡葛辭之老人固讓葛然後納其幣及去挂圖屏即不見葛愈異之使人私囑之見圖虞初新志

卷之十

三

內省高堂大廈高棟雕題儼然猶紳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樽俎之盛幃帳之富極人間之異葛有子方弱冠風流都雅傾一邑偶過其居見一麗人年可十五六如海棠一枝輕盈欲語歸而思之不置久之遂成病且欲死父知其情走告老人以姻請老人曰恐吾輩異類不足以辱君子耳葛固請之乃許擇吉迎之奩贈以萬計既歸夫婦篤好事舅姑甚孝未幾因變亂兵入其家見婦貌欲污之婦大罵奮刀自刎而死乃一九尾狐也

外史氏曰狐淫辭也以淫媚人死於狐者不知其幾矣乃是狐竟能以節死嗚呼可與貞白女子爭烈矣張山來曰曩于友人處見小書一帙皆紀妖狐故事狐之多情者固不乏而烈者則未之前聞今得此文可為淫獸增光矣葛翁有與聯姻亦非尋常可及狐之以烈報之因宏

卷之十

虞初新志

卷之十

毛

虞初新志卷之十一

新安張 湖山水氏輯

過百齡傳

郭山 秦松齡 留仙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閣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爲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乃今過處上百齡者則以美其爲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蓋名文年爲邑名家子生而穎慧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奕則知虛實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一

先後進學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奕輒勝于是間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兩唐葉開學臺山先生奕品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尚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堪勝百齡色然曰美固小技然枉道婦人吾恥焉况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慕之欲與俱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輝赫於奕不幾年學成日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聯聞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二

其名有以善遊致者遂至京師有園手曰林符卿者辦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卽請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齡百齡固辭不敢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而頭發赤鬚而百齡信手以應有若無人凡三數林君三北諸公卿譁然曰林君向同稱霸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于是百齡基品遂第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君符卿主其錦衣者以事繁碌或謂百齡曰君爲錦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去之不義且吾與之父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累百齡竟免已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徵逐角戲以爲樂百齡素貧由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塞其戚黨無河百齡百齡曰吾猶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貨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有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爲噫若百齡

者可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爲公卿門客者重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謂之爽人乎哉
張山來曰善爽者多在垂髫然其人往往寄於我今過君獨歷四十餘載豈其命名爲之兆耶

八大山人傳

陳鼎定九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夏萬間之意也性孤介頗異絕倫八歲卽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苗者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當滿室又畫龍丈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談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啞啞不能言甲中國公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啞啞左右承事者皆諳以目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爲僧自號曰雪个未幾病顛初則伏地啞啞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踣踣踣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顛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顛止歲餘病間更號曰个山既而白庠其頂曰吾爲僧矣何可不以號名遂更號曰个山臨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爲人後也子無畏乎个山嗔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

四方四隅皆我爲大而無大於我也山人既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如千幅于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發墨廣幅間武灑以敵帝塗以敗冠盈紙航騰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白鑑於前勿顧也其類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類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五

閩山人詩書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類不可及也

張山來曰予聞山人在江右往往爲武人招入室中作書或二三日不放歸山人輒道矢堂中武人不能耐縱之歸後某撫軍馳來相邀問辭不往武人問之答曰彼武人何足較道矢得歸可矣今某公因風雅者也不就見而召我我豈可往見哉又問其于便面上大書一亞字武其人不可與語則舉

亞字示之其書上所鈐印狀如屨子最愛其書與相去遠不能得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六

圓圓傳

陸次雲雲士

圓圓陳姓王峰歌妓也。解甲天下之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皖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皖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皖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者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皖進圓圓則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皖第時聞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七

三桂對平臺。錫璽王。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漢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晚憂甚。語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皖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繞。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豈無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卻顧。皖然之。遂躬延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郤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原然有不可犯之色。皖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八

卽欲去。皖屢易席。至達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漢教者。技諸美。而先泉音。情飽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皖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操此耶。皖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諱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追越公者耶。吳額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宛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達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皖勉許之。吳卽命圓圓拜辭。皖擇細馬馱之去。皖矣。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驍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聞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屏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皖進帝。而帝卻之。今聞皖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驍第中矣。是時驍方降。聞卽向驍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驍俱從命。進圓圓自成。且存。遂命歌奏吳。餘自成憂頭

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囑兩調拂
阮夢瑛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
曰此樂何如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鄰之
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
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
吾家無恙耶曰爲聞籍矣曰吾至當白返也又一偵
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聞拘禁矣曰吾至當卽釋
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聞得之矣三
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九

兄以父蔭待罪或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卽當撲滅
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憂勤不勝賦製
猶意吾父奮權一擊皆不俱生不則刎頸以徇國難
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體冠之才復愧
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兄安能爲孝子乎
兄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刃刃以誘三桂不顧
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
片石自成怒戮吳驥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圖
圓曰聞吳將軍接印未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與兵

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草圓圖
去圓圖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
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國之度能敵彼妾卽棄
妾跨征騎自成乃寢思聞圓曰妾爲大王計安留妾
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
棄圓圖轍輻重狼狽西行是時也聞勝已落一敵可
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圖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
不待圓圖爲闕致說白以爲法戒追窮聽其緩急而
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都邸於滇南而時命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一

圓圖歌圓圖每歌大風之章以婦之吳酒酣恒拔劍
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圖卽捧觴爲壽以爲其神
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
日其著異志作諫恭階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
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中胥以復君父
大誓忠孝人也易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于彼
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蕩潢池致勞捷
伐跋扈飽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予不臣之罪也

戰

陸次雲曰：語云無微不信，圓圓之說有微乎？曰：有微。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衛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齎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輩，孤也哉。

張山來曰：吳三桂未叛時，予讀祭酒圓圓曲，不解所謂甲寅後友人因爲予言其故，淚服先生先見之明，今讀此傳，益知圓圓曲之妙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上

又曰：唐陳鴻作長恨傳，白居易因譜爲歌，今雲士乃因歌作傳，詳略之際，較之前人稍難，誠足輝映後先矣。

瞿翁傳

陳鼎定

瞿翁者，歙州長瀾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嘯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爲瞿翁也。瞿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峰巖，豁然長嘯，山鳴谷應，林木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山中人已寐者，夢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懼，疑爲山崩地震，皆衛律國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爲瞿翁發嘯也。瞿翁之嘯，幼傳自瞿仙，能作鸞鳳以鳴，每一發聲，則百鳥迴翔，雜鶯皆舞，又善作老龍吟，醉臥大江濱，長吟數聲，魚鼈皆被浪來，朝龍鼉多迎游以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三

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賸漢、瀟湘漁父、虎頭將軍十數輩，登平山六十一樓，拉瞿翁嘯，瞿翁以齒落固辭，強而後可。初發聲，如空山鐵笛音，韻悠揚，悅而如鶴，長天聲微，霄漢少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蒿萊盡伏，排闥擊戶，危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至，間然蕩然如千軍萬馬馳驟於前，又若兩軍相角，短兵長劍緊接之勢，久之則屋瓦欲飛，林木將拔也。於時桂香燼而瞿翁氣竭，昏仆於地，衆客大驚，亟呼山僧灌以沸水，半劑乃甦，歸而月甲前溪矣。瞿翁能

醫工善歌垂八十牌翁遊樂云

外史氏曰古善謔者稱孫登嗣後寥寥不見書傳迄至我朝稱善謔者洛下王昭陽李而已然予嘗一聞之矣第未知與蘇門同一音響否昨聞瞿翁之謔則有變風雲動山岳之勢大非洛下者可議及也豈瞿翁之謔直接蘇門者耶

張山來曰予遇瞿翁欲問其謔翁以齒豁辭不意其在下山發如許高興惜予不及知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三

客窗涉筆

康熙間天津城外有旅店其後一室夜多鬼店主鍵其門時有役人至其家人無宿處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衆飲酒半醉各歸寢扮淨者取筆塗赤面著袍靴裝關公丑塗黑面持刀裝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左右立關正坐點燭若若兵書狀項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呼冤衆聞公者心懼不能言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十四

張山來曰此鬼譌矣卽非真關君寧不可藉其力以鳴于官而究其冤耶

康小范言其伯父諱元積者康熙辛丑進士自幼能知前事方誕生時與同輩三人皆沙門中道履堅梓者冥主賜以進賢冠繡紫衣禮而遣之至一橋有以杯茗進同輩飲之某獨疑而寘之遂別去某困諸生久第思及此曰吾既紫繡來聞老非謬我者後登進士謝恩之日班次中遇兩同年面目宛然當日兩僧與偕來者詢之兩君則皆惘然想卽橋上杯茗爲之蔽也

崇禎末張獻忠屠戮楚中麻城人爲賊所殺覓走川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五

中不自知其死也急欲東歸每至途中輒爲風吹轉夜行三載終不得歸於是間風聲卽伏地握草木根乃不復回將至故邑城門尚閉於嶽廟後少憩見有一神奉簿登殿向嶽帝云與麻城梅某一子帝云此人孽重不得有子神又云天曹所命不敢違判官持一簿向帝云梅某於某日見一東人買一草束携之得活是當得子帝云可將坐廟旁人與之四五人携是人行是人呼云我人也何投胎之有衆笑云汝是人何畏風夜行耶是人始悟已爲鬼至殿上又云某

卽投胎不願之梅某家向識其人何可爲若兒判官云但往爲若兒有好處是人記所言數人押至梅某家梅某婦產一兒卽能言家人以爲怪欲殺之兒連前生并托生事梅驚異於是力行善撫子成人今尚在也康熙丙辰二月施溥霖言之

張山來曰方嶽帝未奉天曹命時梅某婦已有孕矣豈預知有投胎者耶此與同生者胸前後溫同一不可解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六

開見危言

賴理美

順治甲午正月四明一士人金良者名仙仙大書凡
云解元金良士人大喜及開榜解元乃健朗也蓋鍾
字有金字兩字有良字神仙之游戲耳然金君
於次科亦卽中式

晉時義興善權寺雷震其柱題字凡三一日詩米漢
一日射鈞記一日謝君之皆大書可徑尺非篆非隸
漢入木理正統間周文襄公命試削之字隨削而入
鄉人摹榻云佩之可以愈瘡宋祥符間岳州玉貞觀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七

雷書一柱曰謝大仙人問此仙曰雷神之名也本朝
順治間福州饒盡錦坊有賣米者雷震死其三人有
字大書尸上其文曰穴口月八口月八口月八口月八
者人題之於萬壽塔壁夜有蜘蛛垂絲於字之中直
貫而下視之乃米中川水康中川水查九字也詢知
其人平日果然天誅不爽矣

張山來曰予曩在鳩茲市上會見破書一帙所記
皆雷事其中雷書甚多以其近于荒唐未之購也
由今思之仍當以數十文買之今亦不知在否矣

燃書

宋集之元成

樵川吳生善請仙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及數子問
場中題書曰尹字帶見孫一日不離心復問次題出
經題否曰否否比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
矣至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乃知尹字見孫君子也一
旦心恒字也次題樂正子強乎三段三否字也同時
有武學生亦問試題書四語曰二人並行不缺一邊
立見其可十字撇捺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
始悟二人並行天也不缺一邊下也立見其可奇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七

十字撇捺才也拆字巧妙如此非仙語不能到也
唐熙已酉科山陰袁顯襄叩此仙問場中題目批云
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卽在不可語上
曰乞明示之批一署字出題乃知之者一節有四者
字且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哀遂獲傳

貴州番民雜處多閭閻能以木易人之足有郡丞某
過其地記室二人從遊其地寓於客邸一人與婦人
淫其夫怨之易其一足一人不與婦淫其妻怨之易
其一足明日躑躅於庭丞知逮其人始還歸作法而

足如故

張山來曰淫其婦而僅易其足可謂罪重而罰輕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一九

錢塘于生三世事記

陳玉璣

錢塘于生某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暑不解衣帶。每沐浴必淡白。蔽匿人怪之。一日浴昭慶寺僧寮。同學蔡生者。排戶過視。見其兩腋間肌寸許。左豕右蛇。豕鬣而蛇鱗。麟然生泣下。已乃曰。此于三生業也。于今猶不怠。子初為豕。甚憎其生。既就死。極挺刃湯火神。讖終不去。已為蟒蛇。在巖穴下。自顧惡。時掩藏而日苦饑。百蟲啐腥。附于甲。立咬盡。已念索益重。聞日食一大禽。又念殺生無已。時誓日飲水。又念事。入水殺魚蚌。撰飲人殺。人慨然曰。生而害生。曷不死。遂引首于山。曝烈日中以死。見冥官曰。汝有人性。重生命。舍生當拔汝為人。言罷。生又泣曰。于未嘗以告妻子。今亦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于李九來。筆之書陳子曰。輪迴果報。為浮屠家說。予不樂道。聞太平廣記諸書。實此類其多。亦不之信。今九來親得之。其友可無疑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為人。人嗜殺而不得復為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曰。公死距百里許。農家遺產牛。見腹下珠毛。若青某

公姓名衆駭語聞其子需歸閉之別室以終其年子聞之巨公嫺嫺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爲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往有逃于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干請無所用入亦何懼而不爲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于世道人心當書此文質之

張山來曰余曾作輪迴說謂人爲異類世苟不知便不足以爲戒故必毛上成字方可耳

真初新志

卷之十一

至

活死人傳

陳鼎定九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實家素封明公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旣而止妙高峰從闔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荆溪陳留王爲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立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爲騎出入市中活死人爲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爲也無爲而至於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爲也有爲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使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旣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旣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旣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掘以視曰活死人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爲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旣怪其

廣初新志

卷之十一

三

弟子駭世政俗何爲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耶世之所謂神仙即。

張山來曰活埋土穴中令人呼之而應此當是其弟子輩故爲此言以駭世耳未必果有其事也

義牛傳

陳鼎定九

義牛者立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小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不食田中苗吳賣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卽旋身轉向虎徐行嚼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卽攫牛背兒也牛將迫虎卽遽奔以前猛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避蹶而仰假澗澗中不能飲水墮沒虎首虎斃希年驅牛返白父集衆昇虎歸祭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爲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藉汝吾兒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鄉人矣皇天后土誰爲我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擻長鳴飛奔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舐佛生佛生斃復舐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桿與牛

鬪者皆傷鄰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讐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爲吳氏報兩世殺身讐噫牛亦勇矣哉宜乎令聞之怖死也

張山來曰牛之爲物雖巍然一軀然觀其狀大抵頑而不靈今此牛獨能爲主報兩世之讐復漸死一貪墨吏殆所謂犂牛之子驎且角者也

卷十一終

卷之十一

虞初新志卷之十二

新安張

陸鳴阿次山

邵士梅傳

陸鳴阿次山

邵士梅號嶧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樸本高家莊人向克里正急公守法不肯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一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族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弟見二姬侍房帷間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揀字器物驟然改觀即手足髮膚何似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上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傳聞以語傳傳曰此子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復言已亥歲進士收授登州郡博遠奉臺徵署築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感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樸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

首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非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尚存蟠鬚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權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會作古今人遂捐貲置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邵嶧暉先生乎其事其與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道豐以語曰白者獲悉如此余稍益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二

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樸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前能死無宿孽生得成名况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阿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歌山來曰觀里正之善者其福報如此其惡者來生從可知矣

彭望祖傳

陳鼎定九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坊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庵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卿惠厚矣無以報山月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凶乘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爲孺子句讀師實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盛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貞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稿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庀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躍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繫繫皆鮮荔也乃撒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貞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貞知望祖有神術謬事之歲餘

辰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三

辰初新志

卷之十二

四

望祖忽于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于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卽謂之神仙也亦宜

張山來曰余嘗羨左慈于孟中釣松江四處鱸魚今望祖尚有藉于草龍病覺遜一籌也

駢文傳

雜 卅

弱文程氏名璋歛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受春花葉而生幼極穎慧九歲即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暮曹娥席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葉能于如錢蓮葉焚製爲箋書心經一卷及笈適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元白惜友人吳某作客廣陵弱文憂形顏色不能自已嘗作詩文藏寄元白元白開緘輒閉戶歛歎悵悵累日一日平頃復持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啓視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

展初折志

卷之十二

五

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葉凋安可測又有樂苑一篇原愁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嬌楚動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歛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安亦不復作客送入天台山爲名僧焉

張山來曰吾邑有此開秀當訪購其集而表章之

薛天道人傳

陳 鼎 定九

薛天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弘治遂棄制藝爲醫自號薛天道人得仙傳秘鑒凡諸惡瘡傳其藥少許即愈人或有所斷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割腹洗腸破腦灌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微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爲我請來家人曰耶君何安也頭不運項矣彼即有返魂丹烏能合既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既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鍼紮其頭于項既合塗以木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熱湯雜他藥啓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山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爲神醫能破腦割骨然未聞其能活既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

展初折志

卷之十二

六

謂後世無喻人哉

張山來曰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存此以廣異

聞可耳

又曰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七

劉醫史

陳玉璫

劉雲山萬歷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壞而哭之有一醫家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毘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募錢尚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其形容尚可識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八

巨室子雖人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視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官其沒者乎難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張山來曰藝術果精其爲神也固宜

湖塘雜記

陸次雲 筆士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
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字
級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已年齒隨意數之
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烟霞洞
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
氣王爲補刻其一十二又顯雲現果錄載明時休寧
趙貢出海病疽同舟者藥之窮島趙避匍匐至一大
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爲羅漢貢向一僧求其送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九

歸僧曰可入袖中卽越海歸貢室中飄然竟去貢還
捐資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
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人千僧訖有十八
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室中以指濡唾
作行書書其凡日十八高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徭
稠善根雖種無餘淨地埋枝頭花未開隨書贈金
字亦值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凡積
其 載忽見小字云 成十字遂得一

明末淨寺一僧有嘉慶之御藍語之曰百公姓折貴
人至矣急迎之僧影略旋往山門物色已見一書生荷
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
急拉之曰新貴人盡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
不取科舉秀士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
觀場適此排闥安得爲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爲新貴
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續取書生曰續
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
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生曰斯何取僧續名爲投卷市參授餐俄富場事畢
又爲卜筮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
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
歸於是晝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榜榜果見姓名
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視上名雖是而籍
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竹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
息而去

張山來曰此當是寺僧平時勢利炎涼故伽藍語
而戲之耳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其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遠。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宜。貝葉摩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教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洪然有佛無量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僧曰。異哉。爲爾往視。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領之。王異之。問何故。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十二

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丘矣。其先蓋與夫也。肩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貨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欲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歲。明年育三年。爲僧。舉以死。吾羨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量字於其臂。孰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風生之嘆。僧雖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爲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畧。以貽主僧。今寺惟無梁殿尚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張山來曰。使其徒不于臂間書佛無靈三字。則佛竟無靈矣。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爲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三丰曾來寄迹。故於其左。肖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耳。左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山石。睡仙側臥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蜃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踪恒集。萬曆時有姜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十二

術施人。而不孳。孳於利者。適觀中。見羣乞兒。席地悲飲。候值墜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握拳射覆。凌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餅。凌曰。吾不茹。酌以一盞。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鬼之。我輩離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療疾。卽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其符以鍼名世。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養者僧靜然主之靜然長
久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旦方宜梵唄有鼠
窺於果嗣後每叩魚聲其鼠卽至漸乃出梁及戶由
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卽點首蹲伏金經
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
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
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栴檀香
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張山來曰余亦曾于講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

真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三

人女子見其作點首會意狀殊不可解然異類往
往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與石環繞湖園開水
游溪巖秀刻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峯仙境也
真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野鶴者全真其處山麓石
善姓恒齋丁一日丁受齋不卽去忽有無賴子數輩
掖一垂髫乞兒投其家衆急走無何乞兒蹶矣善姓
遑急丁曰無恐查開我於靜室聞彈指聲方出俄而
無賴之衆復轟然衆聲以致命裂肌攘臂正欲劫

其資而斃考後然白地起趨出戶衆呼之不應拉之
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告斃衆錯愕
急散去而丁彈指入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
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付偶與別曰懶散六
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良寂抱膝而
遂守素遂添其尾移蛻尚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
道云

張山來曰此日假人命最多安得丁仙徧滿人間
也

真初新志

卷之十二

四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携一陳盒中藏碧草
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淺金
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
知其所從出時諸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諸王名
敬一精通釋典名器佛子工書善畫尤精於蘭至今
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爲諸琴前委兩角材最精良其
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
陽像乃仙筆也風右則猿飄而左風左則猿飄而右
行舍利一顆瞬放放光視其蟻涇可占晴雨有四面

觀者一尊得之大鯨腹中者王之蕭佛長壽從割蕭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烏有矣

藩司治前有百獅池甚廣順治八年季冬羣兒燒獅嬉戲忽見赤鬚浮於池上其評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急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各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逮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鄭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蓋

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磔匠而沉之池將偕奔而未追也獄成究不得入藩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益浙人而舉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八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兇免償雖兒髮萬里之外其能避乎

武林山之最髙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常每在臘前造雪崇禎癸未時當京九有數書生約登

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買勇而上休息廟中為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筭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罷語各以不能書生覘視塔林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尚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迥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縶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為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携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道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夫

子添薪益火而共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筭耳因共驚悔翌日歸麓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趙山在皋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問虎嘴欲攫杖往伏之竟為所噬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即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鳴以相誘煮青螺斗許徧撒山隅虎至俱見導之俛見螺食則螺肉忘為虎虜虎遂孤行即誤入阱虎師遂束之

以歸。蓋僧之徒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爲賄。師懷金縱步往視。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銜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擒虎乃祛害之心。虎宜不能與師讐。而卒爲之害者。意者有祛害之心。而因之以爲利歟。呼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已亦殉於阱外也。

張山來曰。人爲虎所食。其鬼爲假理。應仇虎乃不惟不仇之而已。而反爲之用。何耶。吾鄉素多虎狼。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七

師亦必以餌誘。依然未聞其爲虎所害也。

看花述異記

王 埤 方 麓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性愛花。自號花逋。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盛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焚焚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子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十八

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僕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逐。子隨問夫人。諫何事。曰。諫春工。凡天下草木。花卉。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于此賦形。焉然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子行。子不得已。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蒼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烟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畧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稠。纒有三女子。紅裳艷麗。游樹下。見客亦不訖。子歎息。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九

良久花姑曰此崔林寺杜鵑也自設七七催開後即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俯倚花側子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謂惡獲罪子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巖爭秀花并殆與常異聽杖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萼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厭棟宇係於王者備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十

曰君識是花否子曰不識也曰此產諸山中人不知召探者異之以貢湯帝會車駕適至及門召迎嬖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子曰然則所見美人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大殿殿角遇二少婦皆觀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爲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子達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窺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子乃問花姑二婦爲誰曰二婦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絲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子至殿前簾外見綠竹維陳辟容備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掠髮舉袂直奏曼聲綠竹之音不能遏旣而成聲寂寂若無一人子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朱新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子欲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璫玉珮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麗絕人子再拜命子起曰汝見諸美女乎子謝不

故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子益退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繞動四座，無言。冷冷然，撫過七絃，直令萬木淅淅，幽江月爲白。夫人顧善曰：昔子頓嘗令客彈琴，其嫂嘗彈，嘆曰：三分中一分琴，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處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子聞呼太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三

真。私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淒清，飄出雲外。子復請楊筆，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等手無如薛瓊瓊，尋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羅縠手，捧一器上，閣下平中，空絃花十二子，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卽箏也。頃乃詢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麻語曲，幾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

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韻清朗，子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子意，指示子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雅善此。子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子起視見一美人，含情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子達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瑟，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齊奏之，果如一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三

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口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鳴鳴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要妙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錄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件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月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錄珠門之，怒曰：阿紀！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一論，不似汝謝仁頓

歿遂嫁都臺不以汗顏翻逞微技是女羞憤無一言
夫人不憚命止樂忽有咽喉一歌聲出于朝霞之上
執板當席顧聆掠人夫人喜曰久不開念奴歌今茲
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僇父
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子見其年
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
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
秋子但嘆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向來見絳樹也絳樹
一舞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五

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子
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同旋有凌雲態
信妙舞莫巧于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
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
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
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著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
爲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愈媚弟恐臨風吹去
忽聞雞鳴子起別夫人曰後會尚有期慎白愛仍命
花姑送子行視諸美人皆下忍別之色子亦

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子從間道出路頗崎嶇回
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
階翩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燈所見聞恍如隔世
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袁薊庵曰具二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
無情則不真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千古
靈魂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子李
夫人臨邛道士之于楊玉環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二

十四

徐竹逸曰逸興如落花依艸可補虞初志艷異編
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佔盡風流
張山來曰子嘗謂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畧定
饒逸趣以愛美之心愛花則護惜別有深情丹
麓惜花如命固應有此奇遇
又曰向讀艷異諸書見花妖月姊往往于文士有
緣心竊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今讀此記益令我
神往矣

孝犬傳

陳鼎定九

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牝犬也色白而尾
驛四足皆黑恭隱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
中以吟飲自娛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未嘗須臾
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爲導者遇豺狼蛇虎
則亟返哺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隱悟即
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嗥若以爲衛者以是
爲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
一乳五子皆壯既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
真切新志 卷之十二 五

能司門戶不忘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
一周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既壯
母犬即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
又數年母犬病癰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
癰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進母犬搖尾若爲
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獨
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
年不輟

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養父母母輒自謂曰孝且

有德色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其難者微耳親茲

五犬之愚隱其母敬矣哉嗚呼世之人不若者衆矣

張山來曰義犬事甚多不勝其載今此犬獨以孝

聞故特存之

卷十二終

真切新志

卷之十一

五

成初新志卷之十三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曼殊別誌書傳

毛奇齡 大可

曼殊豐臺賣花翁女

花之姬
江主事
思歸詩
云荒村
竹婢賣
花卽哺
屋

注春坊撰詩云春到長安芍藥開
花曾一到尊臺

自從解語歸金谷，不是花時客也來。
張學士英詩

又添一段游入話
芳叢開時說夢
生時母夢翻

以白花一當一樹寄使賣其前鄰奶奶廟也後鄰

卷之十二

周贊善清原緒長

鍾氏疑昔者乃鍾山姥因名阿鍾
恨歌云張家小女

骨格一枝阿錢
各一花枝窮人
所種花枝窮人
能教白鳥

音京城販兒推貨車行叫賣，嚶啾不可辨。阿錢遙聞

更叩之十歲。前村學士象巴。剪叩能別花。種人獸。不

包。矢。之。十。方。前。村。點。金。絲。抄。裏。自。命。家。在。種。人。體。之。

構譜儼熟習者客有以千錢贈蒲絳庵者

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既長色白目有曼光十指類

刑。壓。勁。委。地。可。鑑。續。長。恨。我。人。十。枝。春。筍。扶。釵。出。

絲索曉日晴曉射放閣張編修廷瓚詩云子夜清

香醪不醜曾作寶。倚銀屏。菱花掩後。香雲散。腸斷。

才攏頭作十種名最上以髮弗絳作連環石

結蟠頂前名百環盤石環髻王舍人嗣愧詩云東

長恨歌云八幅初拂地百城雲髻早春

方編修象瑛詩
自製勅收號百
環香風搖漾畫
圖

詩云百結雲鬟別樣妝
雙珠花放下座陽
祇令留觀

猶在滅却生時一段香
喬侍讀詩云百環髻就

青山長不壞有誰堪作畫若人頽性貞靜十二從廟

歸路人親者嘖嘖稱好姑則大慍歸不再出子來京

師益都人子爲子謀買妾有以阿錢言者豫遠一燈

見六。吳文學闢思詩云：「乎似豐臺解語花。」

所往顧不計波春色襯胡笳盈盈碧玉年嬌小不愛

名花引典長莫道小案劉玉一生不嫁汝南王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先是阿戔病。西山尼師過其門。咎差曰。阿戔不年不

先大兄公判曰：人自道其門者，與日俱進，不

宜爲人妻或曰爲小妻卽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

率驕貴深不自願及二世兄往謂猶是相公家也越

數日子親往。詢子喜甚。且有謬譽子善文者。李檢討

味詩云守身堅。擇對偏。蹇已數。夫不惜。充下陳。但願

徐通儒毛郎富文史作賦過三都
 結長恨歌云粉

噴噴張家有賢女毛君一賦奏凌雲柱下才名天下

京。子。沈。賦。官。特。從。閣。中。兒。女。皆。知。名。昨。李。中。允。

錢詩云毛子紫坡彥文筆五色鮮遺訪出花下驚鴻

[illegible]

以下定爲掃地。然芳襟不由人。優軒墨花開。脫俗
以無人。碧煙嫩。詩云。蝶氏新傳玉。振音定情何用至。
黃金釵前。一見如相識。爲聞落花飛。運到丘學十
象升詩云。非花如掃地。爲聞落花飛。運到丘學十
豐臺相廉。一掃地如海。萬朵花光入座來。其母兄與
其母疑子年大。又貪且相傳婦妬欲悔之。阿錢不然。
陳序云。原思人仕。仍然瑣瑣之業。俟路居人。不離
陳之色。思子恒家。仍然瑣瑣之業。俟路居人。不離
家。王茂安將唐九。仍然瑣瑣之業。俟路居人。不離
恨歌云。相國馬公。直古風。乃請名妹到。卓曲。春
花爛熳。生求。我三唱。踏芳才。人委身。情願。同。中。官。貧
復思。幾鄉。里。阿錢。三唱。踏芳才。人委身。情願。同。中。官。貧
到文學。錫旦。詩云。夢授一枝。和露。種官教。連理。被。重
及娶。檢討。陳君。就子。飲更。名曼。殊曼。殊者。佛花也。

汪主事詩云昨自夢乞楊枝禱從此更名號吳殊
見述詩人燭下潛憶已覺學劉楨此同官之破酒
屠爲愛妾以徵不以媚風情詩賦現統緒立遠南
人梵夾爭鈔之以受殊姜州丞寄詩云吳旻花散
到人間色相端然菩薩薤菜提揭升元月上妙體
烏支枝詞云恰心慈質玉花清海澄波沈沈雲根
驚楊枝妬訂三生却仰天香淨瓶不能旻旻旻旻
歌云同官住佳村歌吹清歌不能旻旻旻旻旻旻
去卽陵太史爲幾名吳殊本在西湖來處旻旻旻旻
筆覺顏從學取書觀有悟才把筆卽能畫字其字每
類子見者輒謂子假爲之詩文能書晚自傳云檢詩善
習馬輒似檢詩方編修詩云夫子江東早擅名學
書字儘檢詩文能書晚自傳云檢詩善
人洲有發花體格新學掇拾云似夫婿燕奴作實仿
來真施侍讀聞章詩云人才把筆便作逸少字

如此好大婿何處不詞似朱供奉業兒嘗爲子
府上憤慨能歌絕妙詞銀釘心痛遠罷陳序云於是
書刺早起呵東連作十餘刺心痛遠罷陳序云於是
親文吏書聯珠聯珠是書林傳粉房中便成家室學
新聲子妙論聯珠是書林傳粉房中便成家室學
見仙珠銀蛇七年每間素腕爲雙龍潘檢計劉詩云
學得香燈字體新筆箋十幅簇芳蘭修成外傳多書
思爲有燈節體新筆箋十幅簇芳蘭修成外傳多書
料銀林想早夢曼忙予生平好歌至是酒後歌每歌
花一朵青向日憑花予生平好歌至是酒後歌每歌
必請予復之三復則已能矣按刊度節絲黍不得爽
尤喜歌真定夫子視家園詞梁司農夫子挂枝香曲
美馬馮氏傳友長歌云從來未結閒情恁嬌紅牙欲
按聲轉件問君雅推長歌云從來未結閒情恁嬌紅牙欲
庚戌新志卷之十三四

長恨我云學君便傲世花格偷曲初成按拍時又
 宋詞溫中何草草但香枝愁兩梢然花底一微嘆
 月底照田編修雷詩云石始雲鬟巧樣成淡黃
 子稱身輕清歌翻子夜與前渡顛曲紅紅記雲一胡
 文舉詩云新翻子夜與前渡顛曲紅紅記雲一胡
 黃雞錦絕終聲同微風樓西于光祿三傑詩云
 敬盛金樓不勝悲記作南園臥病時夜起三傑詩云
 生金聲一唱現家詩是珠自為詩云陪新街弟苦
 盧樞亭細按斷垣酒闌錦瑟請明祝家園
 無彈者不可已呼盲女街前琵琶聽歌曲諦視其纖
 撒刮撥送能彈朱絲絃調庭秋書詞云教暗通心曲
 檢討個新樣四時花曲云羅敷趙璧秦宋山白雲吳
 承近口蒲上素解語弄春聲馮按詞易詩云細拋
 紅豆結相思腸斷金情一線絲誰道梁塵竟散後酒

關雎賦家詞 吳別駕詩云 漢水春來 顧得奇
盤金指夜自彈市 樓市女在其作 既醉春
疾初書刺心痛 謂脫寒也 既謂傷肝 輸東風木揚春
作而秋止 又既謂中 邀有痼癖 在胃傷 氣積不行 歷
數載審候 終不得共 要領 痼疾作 遍體皆 使婢接
摩之 不足 以被作 兇負之行 又不足 絕體而坐之 東
西推挽 若秋 然 任黃門傳 云 然而有 奇疾 疾則
諸空際 左 右 轉 乃 少 可 轉 終 不 若 花 聖 其 力 愈
不治 遂 立 願 捨 身 作 佛 帝 子 不 治 乃 名 給 者 國 之 名
日 衛 觀 圖 云 已 而 竟 不 可 治 陸 文 學 生 定 詩 云 病
倚 藍 與 把 翠 後 庭 編 徑 面 欄 斜 綠 兇 行 進 難 無 跡
痛 長 金 蓮 音 夢 鄰 廟 奶 奶 喚 歸 去 一 日 攜 兒 至 日 汝
處 處 花

庚利新志 卷之十三 五

本吾家物 我擠眼 汝當隨我行 其兄曰 家去罷 不去
奶奶么 喝 醒 乃 刻 桃 木 為 偶 人 備 之 衣 被 以 生 于 所
梳 百 環 髻 流 涕 送 廟 間 趙 編 修 詩 云 汝 紅 香 口
作 佛 花 元 印 如 今 爭 在 人 間 寶 雲 寺 有 自 變 香
一 朵 何 處 生 小 態 嬌 好 多 病 飯 依 佛 前 不 信 學 陳 詩
樓 分 影 語 遙 寄 雲 天 又 云 姑 婆 知 前 不 信 學 陳 詩
作 文 學 李 友 詩 云 離 香 分 送 於 此 請 衆 人 笑 不 知 香
真 詩 云 且 遠 青 娥 去 言 隨 何 處 小 姑 姊 子 庭 蘭 便
阿 母 來 傳 此 身 久 已 變 離 何 處 他 時 香 案 下 相 待 來
復 國 其 形 名 留 視 閣 而 題 詩 焉 采 雲 尤 締 著 錦 焚 香

小半 潘鈴 華圖 展向 春風 美好 護 索 第一 卷
任 黃 門 詩 云 捨 身 現 在 壽 慈 雲 月 月 騰 騰 平 分 何
事 畫 上 還 雲 色 如 紅 清 得 春 藥 散 心 後 一 明 暗 日 詩
云 碑 宮 石 碑 今 如 冰 清 得 春 藥 散 心 後 一 明 暗 日 詩
影 去 夜 深 只 生 佛 前 佛 前 佛 前 佛 前 佛 前 佛 前 佛 前
雙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厚 敬 至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濟 高 士 無 畏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詩 云 細 雨 春 風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影
徒 居 南 西 門 墳 閣 處 不 容 也 益 都 夫 子 將 其 窮 獨 子
開 闢 而 曼 殊 之 其 後 有 假 子 意 逼 遣 之 者 曼 殊 死
復 活 曼 殊 回 生 記 云 曼 殊 以 王 戊 子 十 月 十 一 日 心 死
庚 利 新 志 卷之十三 六

云 食 貧 三 載 兩 情 如 斯 我 何 意 南 來 替 事 貧 此 不
咸 家 色 條 披 亦 相 謂 矣 人 之 曼 殊 生 進 官 貧 紅 羅
福 又 云 始 至 相 遇 追 憶 乃 復 卿 卿 意 久 負 同 計 羅
事 一 何 鳴 咽 氣 結 腸 欲 斷 生 有 何 矣 今 負 同 計 羅
起 雞 鳴 卿 卿 尺 明 何 隱 臥 臥 悲 相 鄰 今 負 同 計 羅
爾 當 羽 羽 尺 明 何 隱 臥 臥 悲 相 鄰 今 負 同 計 羅
巴 乃 泣 聲 仰 有 呼 春 共 歡 言 悲 相 鄰 今 負 同 計 羅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夜 夜 不 寐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墳 園 不 寐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信 情 不 寐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合 情 不 寐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不 是 情 不 寐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思 情 深 重
區 而 推 以 得 州 千 子 為 幸 其 漢 危 也 草 言 絲 絲 非 全

云優錄從來不棄塵無端結作斷腸春焉堪地下三
解指喚起迎文坐時人 張文學開然詩云曾說南
國因病時金槽猶撥視家詞新聲不向豐臺度付與
啼鶯替快 曹學士采詩云考案初開覽委泥香
臺猶見草萎萎 廿心遠靠西施里古德資官與泥香
月拜文學風續張夫人拜新月詞云拜新至是病轉
劇書曰今吾小可者吾當為尼懺除之 李中允詩云
陳姬以水映風是法王办道此長恨端 灼灼青蓮花
阿母夢所夢因之結羅中愛集清靜解 續長恨歌
云從此春俗日荷長齊項禮願舞成 既而謂子曰
蘇虎處約春庫滿伏枕空房小勝驚 既而謂子曰
向阿三病時 死京師子藉其園居邀君日來以為
幸今君將南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乎乎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七

日他日君歸者告請以尼隨估行惟君置之既而梅
發死曼殊之死京師爭作挽事自又司農大子暨族
河同韻唱和成賦如雲間李德李德則上元時左西
必何源長城里周河同韻成堂璋建志金振甲馬會
王蘇遊庵里劉義林諸君至同館生有託 死時蘇
鼎虛仙史作卷中花林劇者皆柔載別集 任黃門
甚及斂面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緩澤如平時 詩云垂
虛無力倚閣下伯見花易早發偏 初陳檢討孺人
任廷柏將掩處海棠猶作睡時有 初陳檢討孺人
死索子為墓銘而貽予以絹絹淺黃色為製裙而喜
囑口假使貽絹有桃華紅者當復製一裙越四年無
有貽者既斂乃賣金惜裁一裙納柳棺中 續長恨歌
云去歸墓

張山來曰子亦復有長恨問為詩五十首名清淚
痕同人皆有贈輓詩歌今讀此不覺觸予舊恨也
宋何處嬌首空濛隔窗金樽賣却新福大呼
豈水將不去 高微士詩云歸楊遠源剪髮貴一束
髮脫白玉珠長恨無人十洲外飛行為見返魂香
賈文學詩云城盡纖腰勝小蠻淡黃裙帶帶團花可
付金箱付玉棺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八

補張靈崔臺合傳

黃周星 九州

余少時聞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刺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作素瓊事不覺驚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爽才

庚初新志

卷之十三

九

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亦貧而靈獨垂意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頗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既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意中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十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

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恒正

未知果讓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踉蹌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讌集虎丘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卽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脫雙鬟衣鶯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丘見黃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

庚初新志

卷之十三

十

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十斗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虎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廣詩靈卽立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伴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諸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梧石軒一絕句如作卽賜爾巨酒否則當扣爾脰靈曰易耳童子隨進毫楮靈卽書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七

云勝跡天成說虎丘可中亭畔足酬遺夢詩登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撫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既醉即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簡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即紙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實忽一翕稿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虞初新志

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壁且備述其故蓋始知行乞者爲張靈歎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病數日不起爲憫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既于舟次見壁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丘偵之久之杳然屬新入方誌來校士誌既淡惡古文詞而又閒靈所題不稱竟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顧一統何處再統且彼能統吾諸生之名亦能統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香射盈座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曩者虎丘所遇之佳人卽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興得當以報我此關天關地第一喫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卽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三博好賈虛譽一暮六如詩書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尚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于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雨村姑蘇木桂文仲嘉禾朱家淑

文選金陵錢詒鳳生江陵熊御小馬荆溪杜若芳洲
洛陽花萼善芳錢唐柳春陽善才公安薛幼瑞善瑞
也圖咏既成進之漆漆大悅乃盛設特饌六如而別
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
因進曰十美歎一珠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
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卽催瑩也瑩見之曰
此真國色矣卽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翕家居時瑩
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翕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
虎丘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十三

如圖咏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
事得一紙藏之瑩既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紙
以述已意六如得紙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卽靈所託
訪者今事既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
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翕索得行乞圖返宮將
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卽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
見漆逆節漸者急欲辭歸苦爲漆羈縻乃發狂號呼
顛擲溲便狼籍漆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
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
後邑邑怏怏日經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
虎丘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
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
子于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極
之不起童子怒掀靈于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既
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
之出則面頰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
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
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萃素愛圖示之

靈一見詫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開堂已入宮乃擬圖痛哭六如復出堂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在素環隨踏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遂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竹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于元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草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靈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五

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濤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志士道人是堂仍其舊名也
有老僕崔恩癯之堂哀痛至其然教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于舟次靈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怡然投涕曰辱坤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堂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于元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土與靈各拏舟抵靈墓所堂衣絰經伏地

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于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酹酒一厄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丘壑間及返則靈已自經于臺下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靈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飲之而靈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爲殉葬靈與堂同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五

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在素環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格釋喧喧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
如既合葬靈堂檢靈所遺案中裝爲置靈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堂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于明年仲春躬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俯輒轉不寐啓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慨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

美人合葬此間消受春光亦差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歎歎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人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既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乞人泯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嫋嫋來前則崔瑩也于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七

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與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持六如欲毆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聞其無人六如撫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

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真與夢半若夢皆之名既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瓊之半無從攷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日空千古而其尚論才子佳人則備以太白與鸞鸞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頗含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母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識耶至于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秦山千鴻毛徒以才色相儔之故推此志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八

也素靈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柔心犢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于夢晉之蚤死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還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樽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當世者之厚福也何有才子佳人哉

張山來曰夢晉若不蚤死無以成素瓊殉死之奇此正崔張得意處也

陳老蓮別傳

毛奇齡大司

洪授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勒本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傅染時。錢唐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傳染。已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游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宴儒。畫。儒藉蓮畫。給空。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爲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願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去。崇禎末。惑皇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七

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清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園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刀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久之。請。策所爲。畫署。名且有粉本。淫樂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蓮矢朝鮮。元良哈日本。撒馬兒罕。烏思。獲。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爲。生。者。數。千。家。南。東。哀。賜。貪。爲。洋。船。典。簿。記。藏。蓮。畫。兩。幅。截。竹。中。將。歸。貽。日。本。王。王。大。喜。重。子。宴。酬。以。囊。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通。周。而。猶。

陳陳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畫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爲文言之。今夫爲文者。非持論。卽撫事耳。以議屬文。以文屬事。雖備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銜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于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力。灑灑容容。周秦之文也。勾綽捉勒。隨境整錯。漢魏文也。驅遣于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陵轡矜。擗裂頓斫。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作氣滿前。入家也。故畫有入神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陳也。其論如此。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荆浩。疏渲。傳染。法。管仲。範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麟。諸天羅漢。菩薩。神。梵。兒。觀。法。張驤。騎。衣。冠。士。法。開。右。相。士。女。法。周長史。叅。凡。韓。尊。由。餅。器。什。器。戎。衣。穹。廬。番。馬。駱。駝。羊。犬。法。趙。承。旨。鈞。勒。竹。法。劉。涇。折。枝。桃。杜。丹。梅。水。仙。草。花。法。黃。檢。校。錢。選。烏。鴉。花。鬚。點。漆。凸。厚。法。宜。和。透。

螺蛳螺螄螺螄螺螄法宣和亦禪法普像黃父子

運法於運於青年

章侯傳古碑爲新安黃子立摩刻其人能手也章

侯死後子立畫見章侯至遂命妻子辦衣飲曰陳

公壽地獄變相成呼我摩刻然則運畫之責豈獨

人間耶原評

張山來曰陳章侯水訃牌近年如畫好如席上小

屏風皆取爲稿本其爲益于世者甚多則其食報

于將來者所必然耳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桑山人傳

毛奇齡大可

山人許氏汴人少卓茂才崇禎中嘗獻勦賊三策于

閩帥督師楊君不用既而爲東平侯劉澤清幕客與

澤清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于清師之鎮

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嵩陽曹

道士遊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按其頂聳身丈

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中以水酌暗者能言許

州小男爲狐所苦呼狐斬之既還汴怨家見曰此許

涇茂才也帥捕十汴人跡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縛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諸捕者捦怨家去謝之而身遊衡陽不返云

張山來曰此等道士我恨不得遇之

李姬傳

侯方域 朝宗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自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盛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已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自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嗔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諄諄，今皆與公子善，奈何？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請萬卷書所見，豈後于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挑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常服蕭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緡，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擊與阮公乎？吾向之所贊于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張山來曰：吾友岸堂主人作桃花扇傳奇，譜此事。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惜未及琵琶詞，豈以其詞不雅馴，故略之耶？

記縊鬼

王明德 金鑑

凡係有人縊死其宅內及縊死之處往往有相從而縊及縊之非一人者俗謂之討替身謂已死之鬼求以自代此種渺茫幻妄惑世誣民之談豈君子所樂聞然書謂子不語怪夫于怪傳曰不語則是怪亦世所常有非云世絕無怪也吾鄉有張姓者其家僅足自食夫先臥婦則仍工女紅倫兒乘夜踰垣往竊未散竟入伺於窗外見牀側一鬼婦向本婦先嬉後泣并跪再三本婦睨視數次忽長歎潸然淚下倫兒心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驚專心伺之婦仰自理絹帛仍有不忍仰行之狀鬼婦更復再拜而求本婦方行自縊倫兒急其大聲疾呼其夫寤咤若不聞倫兒無法以救適墮下有竹竿取從窗櫺中攬擊鬼婦其夫方覺倫兒呼令急為開門相助解救在此婦固不自解見死為何事其夫亦不問呼門為何人而倫兒亦自忘乎其為倫兒矣事後各道其詳因發牀側之壁視之其中染畔寔有先年自縊繩頭尚存雖云朽爛非真而其形其跡則宛然由此以觀則凡世俗所傳亦未盡屬無稽之談

荒唐之論矣據故老所示辟除秘法不知出自何與頗有行之而驗者法於自縊之人尚在懸掛未解時仰于所懸身下暗為記明于方行解下時或即用鐵器或即用大石鎮而壓之然後於所鎮四面深為挖取將所鎮土中層層檢視或三五寸或尺許或二三尺于中定有如雞骨及如各骨之物在內取而或棄或焚則可辟除將來不致有再縊之事寔為屢試屢驗其理殊不可解但及時仰挖則得之淺而易遲則淺而難然亦不出八九尺外也雖云幻妄無稽不知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何以行之實行可據得毋如里哲所云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心知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其始是歟愚故從而筆之仰或行之未驗聊以解愚夫愚婦之疑亦未必非拯救白縊之一預道也

張山來曰世間白縊之鬼如投河白縊白刎之類俗謂其必討替身予素不之信審若此則此等鬼必有定額不容增減耶真不可解

卷十三

真初新志卷之十四

新安張氏輯

平苗神異記

永年王謙揭書

城步非邑也。故屬湖廣寶慶之武岡州。設官城步巡檢司。苗民雜處。民不及什一。數歲輒竊發。守土將吏不能勝。恒被害。有明弘治甲子。峒苗李再萬倡亂。巡撫聞公詞平之。疏請建縣治。用資彈壓。爰割武岡之接寧二里半隸焉。城于巫水之上。凡五。十八寨。環

辰利新志

卷之十四

一

其外。爲宰者聞父老談舊事。目瞪股慄。若不終日。城雖不盈百。東西南北三門。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祠。歸然踞城上。邑人敬事之。禱求必應。然木甯現身示異也。余以康熙庚申謁選。得是邑。宰親故。饒別者。爲余危。余笑謝之。初蒞治。苗不敢猖獗。迨癸亥七月。朔。粵西全州西延。峒苗楊應龍。嘯聚苗獍一千七百餘黨。將侵城步。殺人祭旗。誓以七夕決勝。謂孤城無備。可談笑取。先是。余巡撫變作。陰募敢死士三百人。練習白法。及偵得實。單騎相地。勢秘授。計闕七日。賊

直薄城下。望見旌旗刀戟。皆嚴整相顧錯愕。如出神算。不復有鬧志。余局典史徐士奇。把總王明。守北面。練總楊應和。守南城。撫苗陳天武。守西城。余獨當東面。扼其衝。率精銳出城。乘賊暮氣。突入其阻。應龍倉猝失措。有左道川符咒演法。無一効。皆手戮之。餘黨膽落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除破刀箭中火器死者。生擒五百餘人。渠魁應龍。故馬寶部下。裨將助賊爲妖者。黃羊山道士周大聖也。及訊賊。均不奔竄。而屈首受擒。會旦方將遁。恍惚有赤面長髯大將。乘白馬。處初新志

卷之十四

二

自大而下。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余始驚異。旋問我軍所見。無異。辭曰。旣捕振旅歸。或登城謁帝。仰見帝面汗浹如雨。如雷。釋甲狀益加悚惕。叩首謝。自惟京德。何敢辱帝力。試者正可勝邪。誠可同天。今茲平苗斬妖。不請一兵。不傷一民者。其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妄據天功哉。爰是新廟貌。肅凡筵。遠近奔走者。日盛。邑人士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謂百年來所未有。苗患遂不復作。今又一十餘稔矣。每歲七夕。余必齋肅祀帝。無忘厥功。獨怪帝乘馬。故亦

色此獨白武疑馬援嘗伏五溪蠻得毋伏波將軍來耶余謂不然神像既汗決不靈爽矣余非疑乘馬者非帝也疑帝之馬何以白也姑闕疑以俟考

附吳寶崖曰按明初某賊家畜一白馬肥且健一夕關帝夢示云某省寇亂欲假而馬助兵旦起視脫中馬僭臥不起蓋攝其神往矣迨奏凱勲威益敬服京師人異之因建白馬廟奉帝自是帝現身顯靈捍倭破賊輒驗白馬以爲常今大司馬述寧張公嘗云爾則城步平苗神異信哉爲帝無疑也

吳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三

特舊傳帝取赤兔馬一日千里豈一蹶不復振耶抑久用而瘡用人間馬協力耶附議以資博聞之采云

附紀香木作像

後唐吳陳琰寶崖

觀察永年王公初仕城步平喇苗之亂感關帝神兵之助將特立帝像以祀一日坐水暴漲浮一香木於張家冲殊勝菴前僧法微見而異之謂若有神運當留鎮山門士民請于公作像奉之公爲碑文以紀愚接先輩黃貞父云江南文德橋有香楠

木一株長五丈許浮秦淮而下諸生徐嘉寶夢神告曰是乃聚寶門外關廟物也于是收而斲之作三義像二事何後先合符也大抵神物不世出有主則靈巫水之木安知非感王公正氣爲彈壓溪蠻百世不復萌亂之兆耶江南之木感于夢則一介不可妄取天下事類然矣矧倚恃權要竊據神物如周宣王鼎爲嚴嵩累者可勝道哉

張山來曰今壬午歲苗民投誠殲髮羅伏于

聖天子之威靈直當與虞帝之舞干羽而有苗者輝

吳初新志

卷之十四

四

映後先讀此記而益信

紀老生夢

錢塘吳陳琰寶

永年馬兆燦中崇禎庚辰進士癸未殿試本朝由行人考選巡按湖北有鄖陽老生某投牒云運將鼎革不聞漢壽關公扶我國祚請下令訊之馬可其請遽發鄖陽司理某親約司理奉令惟謹委胥役往招之役亦莫知所從詰問廟叩首謝過起見香爐側白鏹一錠始未嘗見也迺悟神亦如人世賞勞然者旋復司理懸牌某日聽鞠屆期老生果至空際忽有旋風自城南來突現帝像衣冠皆與今世同隱示氣數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五

難回帝亦從時制也現身未久駕空而去司理及胥吏驚怖欲絕老生已昏仆七竅流血死愚哉老生惜天運而咎神其能主乎若巡方質然許司理質然行胥役質然往皆愚之愚者而帝必現身說法所以儆愚者至矣哉質然者可鑒矣馬氏尚存案卷永年王觀察公及見之

張山來曰若巡方不質然許司理不質然行胥役不質然往亦不能顯此靈異

會仙記

徐階鳳竹

會仙者非真仙也有似乎仙則仙之矣非會其面也聞其言如會其面矣易言乎有似乎仙也知人心中之事知人未來之禍福非仙而能之乎易言乎如會其面也不見其形得聞其聲有問必答語皆切中非如會其面乎壬戌春正月扶風橋許生名丹字若葵同其父玉卿入城探親去城二里許遇兩美女視之而笑許生素謹慎不動念是夕宿觀袁氏家臥小樓上燈滅忽聞剝啄聲問之則稱奴家許生父子怪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六

急叩主人門大呼有鬼主人率僮婢秉燭出一無所見坐踰時許辭主人主人退復作辭遂許家平日常事詳而確且說奴與生有夫婦緣故來相訪許益疑而畏之假寐不與言遂倚樓唱時曲數闕達旦而去聞十日生自外入臥室見前途遇美女豔服坐其牀旁一美婢侍許生怪之細詢其來歷自言姓胡字淑貞五百年前在宋真宗宮生寺人奴采女意甚相悅訂來世爲夫婦不意奴墮胎生轉數世不相值今奴修煉將成乘生娘子歸寧于此夙緣仍疑我也生以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二

告其祖漢昭漢昭故明秀才年已七十餘聞而怪之
急入室無所見但聞婦人聲以太公呼之請坐受奴
家拜漢昭心知是妖而無法祛之夜伴生發淑貞執
婦道甚謹與漢昭敘談引經據古無一僂語以漢昭
在未嘗與生狎止曉里人知之競來詠誦淑貞因人
而語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姑言慈與婦言順一如
大儒之言間有以故事相難者淑貞悉其原委出人
意表往往難者反爲所窮於是漢昭信其妖而不邪
故出以成其夫婦緣其初生也有詩定情也有詞風
流芳誌允爲情種乃許氏戚族咸爲生慮或叱之或
怒言之甚武持刀向空揮之或放生置道之淑貞曰
吾爲情來諸人不以情待我盡去諸吟怨別詩而去
去遂不復來然侍女素娥時通音問取履式製履精
緻勝於常婦口誦淑貞相思曲情甚殷一日生誕其
美以手戲之素娥嚴辭拒不似人間婢子之易挑者
自後素娥來必偕秋鴻有時偕教婢來曰春燕曰一
枝紅曰青青柳皆古美人之名使人聞之而魄動葵
亥五月淑貞遣秋鴻迎生去生難之秋鴻曰閉日附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八

吾看可頃刻至生如其言耳聞風浪濤目不敢開少
頃秋鴻曰至矣生開眼視石壁削立秋鴻以扇拂壁
豁大門肅生入內皆精舍女樂兩行鼓吹音妙不可
狀淑貞一婢一妹俱出見分主客坐素娥抱一女孩
曰此小姐所產十閱月矣以其生緣陰下因名緣陰
生接置膝上女卽以爹呼之留生宿其俱具鮮華都
非塵世所有淑貞隨其婢若妹早暮焚香誦佛與生
竝坐而不與同寢留四日淑貞曰官人宜歸矣家中
梨子欲投河倘不測奈何卽遣秋鴻送生歸歸而婦
已泣河十矣臨別手製葛衣葛褲贈生歸而視之頗
與閭閻類是年冬又遣婢迎去其路較前略近生問
何地素娥曰前黃山今銅峰也素娥秋鴻輩時到生
家爲之理家事雖瑣屑必當許生余之內甥也向余
違其詳余疑之而亦羨之屬生致素娥求一會以問
休咎生果以余意致之素娥曰諾當以甲子正月十
二日爲期屆期余放小舸往生設酒饌暢飲畢余曰
仙莫爽約乎漢昭曰必不爽請安枕以待之漏未二
下忽榻前呼曰老相公了製衣矣老相公稱漢昭也

余披衣起問之曰來者素娥姐乎應曰是徐相公請安臥不消起來我小姐有詩贈徐相公周夫人誦云云初聞不盡曉問之又誦一遍曰小姐更有詩尚贈徐相公的誦詩云云余曰亦未盡曉又誦一遍尚有未曉處問之一一說明既而曰相公壽有九旬晚景都佳余問曰我前世是何等人曰相公前世是醫生誤用藥傷人之子夫人前世是堪輿誤看地絕人之嗣是以今世生而不育然相公忠厚正直暮年必得一子只是積德要緊時同候會者周子雲桂仇子

鳳初新誌

卷之十四

九

長文陸子求於各有所問皆就事直答不作影響語語久辭去瀕行曰吾妹秋鴻即送香水來飲頃之空中忽報曰秋鴻送香水在此移燈照之果有一壺在几手撫壺壺熱如新渝茶秋鴻自言須請許二官來斟呼許生出取香水分酌之氣馨味甘仙家所謂瓊漿者非乎聞有步履聲推門入口唱曲嫋嫋不絕出即告去余留之曰秋鴻姐何不歌一曲使吾輩共聽好音乎秋鴻應聲而唱雖不辨其為何曲而曼聲縹緲聞者莫不神飛曲終飄然去余錄其詩示同人同

人屬而和得詩詞如干首彙錄之顏曰仙音集噫嘻子不語怪恐惑人也若淑貞之事怪耶非耶其形但與許生見他人未有見者來也無影去也無踪窗戶不啓條而坐人之牀以為怪則真怪也然始以情繼以義所言者中庸之道所習者人事之常投以詩詞輒次韻和答以為非怪則真非怪也蓋胡者孤也美妾容驚因緣者淑也匿其貌不與他人見者貞也狐而近於仙也夫古人登嶽涉海以求仙而仙未易得會今余於咫尺間親為問答飲香水聆妙曲直以為

子行志

卷之十四

會仙可矣弟貝女綠陰許生所生非狐矣後必有出世之時余果壽尚得見之否乎

張山來曰狐而貞且淑者其性也淹博而知禮義者則其學也吾不知其以誰氏為師

太恨生傳

徐璿天豐

太恨生東海佳公子也與余形影周旋神魂冥合因熟悉生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學折節讀書當代名流咸傾其才調丰神俊邁性孤潔寡欲未嘗漁非禮色娶元女夫人婉嫕貞淑生相敬如賓夫人常謂生曰吾夙就清淨苦厭凡緣膝下芝蘭幸蚤林立生平志願已足當覓一窮窳儂君小星吾即守木又戒繡佛長齋不復煩君書看矣生曰自卿爲余家婦閨門班墮方期百年偕老豈忍令卿誦白頭

哀切新志

卷之十四

上

吟耶雖然卿業有命余寧矯情弟遂妾須德才色皆備乃善正恐苦生命薄難獲奇緣有辜卿意耳先是太原某世爲洞庭山人以貧故賃其妾爲生子保姐未幾某死遺一女無依寄養豪右某家某家婦悍名曰養女實婢畜之女受困百端無生理嫕恚甚往爭曰向固以吾女爲若女而女因辱至此於義已絕吾孀女去矣某家咸情女聽嫕孀歸生家年十六矣女雖支離憔悴而柔婉之態楚楚動人夫人一見絕憐之視爲薰沐教以女紅無不精緻時戊辰冬生自茂

哀切新志

卷之十四

三

苑歸問所從來夫人語之故因謂生曰曩欲爲君置妾而難其選今此女明慧端嬌乃天賜也亦有意乎生昵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母亦見女賢密諭嫕欲爲生成之會生仍往茂苑尋丁外艱事遂寢居半載夫人乘間謂女曰吾視汝德性貞醇體度莊雅雖名園淑媛無以過之豈宜爲庸人婦吾即君才品風流真堪壻汝當以赤繩繫汝兩人幸事獲濟卽妹視汝汝盍早自決計女沉默未答旣而泣拜曰妾惻惻母子困苦伶仃來托宇下夫人遇妾誼踰所生常恨碎骨

其謂郎君何三也誠如妾言妾無悔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人也好自愛因具以告生生驚喜曰安得此大學問語謹受教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妾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常也大事女之爲人性殊靈警而嚴於舉止情極脆惻而簡於言笑居常女件相徵逐女獨靚粧凝眸蕭然自遠終日坐閣中專理刺繡影匿形藏非嫗呼不入中堂間遇生輒遙引以故終歲同處室中絕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得女一語語情夫人爲介女難之夫人固請曰郎君無他

是初所志

卷之十四

上

意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至則儼容端坐雙目睜視而已然生亦以遠嫌不敢數請相見即女見生必邀夫人與俱生語乍默若近若遠間或並坐月中偕行花下各陳酬勉之辭半吐愁思之句雖情好愈摯而燕昵俱忘歷三年不及於亂夫人每從旁戲曰汝兩人內密外疎何乃無風月情生臥室與女粧閣雖隔絕而實密邇生中夜朗吟與女刀尺聲時相答也女嘗謂生郎君驚才逸韻妾如獲侍中饋永件文人素願已慊第自恨未期翰墨他日香奩中弗克供

捧硯役奈何生笑曰以汝風慧奚患不識字耶結繭之後汝倩弟子禮奉余爲師燈前月下授汝女論語孝經及古詩詞何如女點首曰尚須教我法華女月請經也隨口授關雎數章并解說意義女微笑覆之不失一字生出外女隨夫人過書齋視几几上塵拂拭之圖籍縱橫者整齊之庭花已悴則汲水灌之性愛焚香竟體芬郁襲人雅好淡素粧制紵布必整必潔泊如也生每遣以香劍諸物必堅却之或以夫人命始受又常倩製一錦囊不可強之則云俟兩年

是初所志

卷之十四

上

後爲郎製之其謹慎識大體如此始女寄養某家時嫉女殊甚至是聞女美且賢乃大悔遂改養女爲養媳誘嬖兄及姪生姪主婚而以媒氏屬嬖更爲流言以捍生曰女固某家婦也而生實國之生有忤奴利其金因挾爲奇貨於嬖前作楚歌而陰告某家且授之計生素以名義自持又見肘腋間多媒孽之者猶豫未決會以事遠出某家聞之疾令嬖甥持五十金爲聘給嬖兄坊嬖使受約某日來娶生歸益錯愕不知所爲夜同夫人謂女曰吾向以汝爲囊中物今

變起不測勢難復挽奈何女曰妾計決矣倘事勢窮促以死繼之否則祝髮空門耳外此非妾所知生日汝奈何輕言死哉余與汝纏綿情境三載於茲居恒晤對儼若賓師情固難拋義則可判今奸人逐影尋聲將甘心於汝萬一以余故輕生外間耳食其以汝爲何如人殺身不足以雪恨祇增余悲耳且汝緣弗自惜獨不念汝母乎惟向空王乞命於計較可辨香俱佛余當一以養汝然汝婆家禪榻斷送青春余又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歎歎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五

矣面堂長號生頻呼之不復應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先是女密藏醢與剪於衽爲女伴所覺搜去之至是乃手製女僧冠服促媼於試燈夕偕入尼菴臨行夫人持女痛哭不忍捨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生但門送而已虞辭楚帳嬌離漢庭不足喻其悲也菴內老尼詰其事不啻爲女剃度哀懇再三終不許而某家偵知之懼有變急倩媼嫗趨菴中防護甚嚴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媼哭曰母乎兒至此命也夫爲傳語語未畢氣結不能出聲媼急抱持之曰兒欲何

言女欲言復大哭聲絕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兒與郎君跡若路人分踰知己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本期辦一死以報郎君今流離轉徙計無復之求死不得求爲尼又不得命之窮也一至於斯天實爲之其又何尤兄爲郎君溫眼全枯警魂久散顧念死出無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業案耳今與郎君恩斷義絕矣天荒地老永無見期好謝夫人善辭郎君勿復以兒爲念卽視兒作已死觀可耳言訖母子相抱大慟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適至蜂擁入菴挾女而去生自與女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五

訣別後心搖意亂忽忽如有失及媼歸述女言益狂惑失志觸目神傷夫人憂之且慰且諭曰吾本欲爲君締此良因不圖變出非常累君至是雖然君自與女無緣耳君向不早爲之所因循蹉跎生失事機迫奸人計賺時以君之力猶足與爭挺身而前未必無濟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豈少良女子而獨沾沾於是爲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致難情奴態存翠朝紅自見女後畢世惻枕無端傾側試問遇合之奇有如此女

者乎我見。倘有如此女者乎。兩心相得有如此女者乎。乃爲雙一室之中。在卅三年之久。余亦非魯男子也。所以禁欲室私。坐懷不亂者。亦真正始要終各明本懷耳。事幸垂成。一朝雲散。若以片誠所感。雖滅頂捐軀。亦復奚益。乃咽淚不降。甘爲奸人所賣。誠欲以禮相終始也。鼠牙雀角。適足增羞。抑豈令賣菜餽持我短長乎。今而後。余終當以情死耳。血殷腸裂。骨化形銷。此恨綿綿。寧有窮極。卿勿復生。別念縱使賢如洛秀麗。若緣珠不能易此恨矣。自是益不自聊。

卷之十四

七

賴武竟日枯坐。或徹夜悲歌。積久遂成心疾。余見而傷之。爲作咄咄吟一卷。情微詞一卷。以廣其意。且生與女相愛。情若此。而卒不相遇。真堪遺恨千古。烏客秘而不傳。而不知者反以女爲生口實。因評述之以告天上人間千秋萬世之情癡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觀生與女發乎情。止乎禮義。豈尋常兒女子所得擬乎。當其適然相遭。理既允當。於勢又便。況有閨內以作之令。如此而不遇。豈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使弗克有終耶。不然。生與女命實不

猶耶。然跡其後先言行。女非有意負生者。形勢勢格。變至無如何耳。而生也。寧守經。毋違權。事固弗易爲。流俗道悲夫。語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又感夫以禮相關者。情尤不能已也。

張山來曰。吾不知太恨生守經之心。爲何心。不惟有負此女。抑且負元女夫人矣。

展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一八

瘞水盞子誌石銘

毛奇齡大可

水盞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于何代亦莫按其製相傳而萬寶常析鐘律能叩食器應絃後人卽以水盞入樂或曰古有編磬與水盞同古金以鐘不以鉦今以鉦易金雲鉦卽編鐘也編鐘一變而爲方響再變爲鉦水盞子雖不必以瓦然由變而推則易石以瓦或亦非無然者與陳詩云坎其擊缶史記秦王爲趙王擊瓦缶而莊周子乃鼓盆而歌雖或以律音非以倚音專聲赴奏有如杌然然而猶瓦爲之明典平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七

伯從子高通畜婢任子能叩食器爲幽州歌師擄筆在傍能曲折倚其聲姑蘇樂工謀易以鐵不成乃購食器之能聲者得內府監製成化法器如干則水盞分上下清濁叩以犀匙凡器八而音周張名曰水盞子順治乙酉王師陷安平江都隨破家人之在文樓者皆散去任子投射隳死康熙甲辰子遇通于淮陰城託鎮淮將軍食食頃懷二盞出供奉器也中挾水紋叩之泠泠然語其事而三嘆鎮淮將軍命瘞之淮城東唐程將軍交金墓側如瘞任子者而使

子誌于石其文曰

編竹爲簫編石成磬方響不傳水盞可聽破十六葉更爲八瓷中流淡淡高下因之玉卽漸安犀槌自燃曼卽面切挑將宛轉試斟深酒遙倚素曲半袖紫錦五指啄玉旣越欒板亦邁徵弄中曲捫拊能使神動吹角出陣鳴笳在疆北鄙好殺南風不揚烏啼失林電裂震地官渡戰亡安西軍潰已奪都尉將邊昭妃錦車翠幕驅馳何爲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餞有婦墜河而死武援釜後或形操暢彼美善懷與之相向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三

身同波澄技乃響絕殘金斷絲方寸不滅爰歸黃土仍歌青臺英雄粉黛千秋同埋昭華之瑤藏于幽隴元康阮咸乃閭古塚故缶無路招魂有詞彼美而在尚其依斯

張山來曰八音中惟土無新製予嘗欲以磁器補之今讀此乃知素有其器也

嫺嫺傳

黃 永 雲 孫

嫺嫺者字小嫺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羣輩卜之宜男及嫺嫺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于庭適夫人勸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嫺嫺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與師夫人爲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爲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婉嫺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僻薰香浣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

卒不令諸同伴近之蓋則有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既退但閉閤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嫺嫺年十五夫人將爲之字而孝廉黃雲孫水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睦滿勞爰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姝爲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卽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備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寧築甍屋臺俟之以故薄游于

廣陵姑蘇之間幾于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爲黃夫人六妾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嫺嫺侍夫人出常粧便服遲遲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閑逸媚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邈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真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羣進而壽嫺嫺延佇既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嫺嫺面頰發赤爲一流盼而已禮畢連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闕于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三

重惜之不欲以倩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玉次君宅齒固善雲孫力爲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爲人作妾必欲爲雲孫諸者有嫺嫺在命家嫺以其私誨之嫺嫺不言嫺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虎將軍羔酒且私心慕子惟恐不得常也唯夫人命可乎嫺嫺首肯先是里中貴子弟爲夫人內嫺者成願以金屋貯嫺嫺嫺嫺聞之輒大恚至是聞嫺言爲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

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背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詣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嫺嫺忽遭疾。雲孫爲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快快。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趣行。其友許聖木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闕。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淒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五

猶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然。猶在口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歎曰。吁。嫺嫺死矣。雲孫既內嫺嫺。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慟。時結於懷。嘗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大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作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嫺嫺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窮。題于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五

又曉鐘送去。而嫺嫺病益劇。醫來猶強起。櫛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東首盼。泥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客憔悴。林心而泣。夫人再一慰諭曰。若何所。但告我嫺嫺曰。兒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麻。早世不得長侍阿母。人復何言。夫人因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嫺嫺長吁。瞻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聽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夢打徽名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爲我謝耶。若生死異路。從此辭矣。

麟李夫人歌云。紛被被其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嫺嫺從夫人更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或由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嫺嫺既死三閱月。同里墨莊書史爲之傳。論曰。余聞嫺嫺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武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儂之言。不足爲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返。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消。蓋亦歎爲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牆。

側及其旣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孫近之矣
張山來曰才媛遭妒婦吾甚恨之今黃夫人賢德
如是而媚媚不克永年豈彼蒼亦妒之耶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誼

卷十四終

虞初新志卷之十五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記同夢

閩秀錢 宜在中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還魂記成。兄子按警謄字。獻歲單業。元夜月上。置淨几于庭。裝襪一而供之。上方設杜小姐位。折紅梅一枝。貯膽瓶中。然燈陳酒果爲奠。夫子所然笑曰。無乃大癡。觀若士自題。則麗娘其假託之者也。且無其人。奚以莫爲。予曰。雖然大塊之氣。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一

寄于靈者。一石也。物或焉之一木也。神武侯之屈。歐湘君宋賦。巫女其初未必非假託也。後成叢祠。麗娘之有無。吾與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過矣。夜分就寢。未幾。夫子聞于歎息聲。披衣起。肘子曰。醒醒。適夢與爾同至一園。彷彿如所謂紅梅觀者。亭前牡丹盛開。五色間錯。無非異種。俄而一美人從亭後出。黠色眩人。花光盡爲之奪。意中私揣是得非杜麗娘乎。汝叩其姓名。氏居處。皆不應。廻身摘青梅一丸。懸之爾。又問若果杜麗娘乎。亦不應。銜笑而已。須臾。

大風起。吹牡丹花滿空。飛攪餘無所見。汝浩歎不已。予遂驚寤。所述夢蓋與予夢同。因共詫爲奇。異夫子曰。昔阮瞻論無鬼而鬼見。然則麗娘之果有其人也。應汝言矣。聽麗譙。統如打五鼓。向壁停燈。未減。予亦起呼小婢。簇火淪茗。梳掃誌。塵索。梧竿紀其事。時燈影微紅。朝曦已射東牖。夫子曰。與汝同夢。是非無因。麗娘故見此貌得無欲流傳人世邪。汝從李小姐學。尤求白描法。盡想像圖之。予謂恐不神似。奈何。夫子乃強促握管爲成。并次記中韻。繫以詩。詩云。雙遇天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二

委豈偶然。潘毫草寫當留仙。從今解識春風而腸斷。羅浮曉夢。以指示夫子。夫子曰。似矣。遂和詩云。白描真色亦天然。欲問飛來何處仙。開弄青梅無一語。憫人魂夢落花邊。將屬同志者。咸和焉。張山來曰。閩秀顏啓齡詩云。麗娘見形于夢。疑是作者化身。此語可云妙悟。至二人同夢。則尤奇之奇也。○吳山吳子以三婦合評牡丹亭。見奇子愛其三評。無一不佳。直可與若士並傳。始錄夢以誌異。

述怪記

繆 形 歌 起

予同官將扶三言工部郎中鄭司直寓中有物怪憑
居多不寧司直始居之不信一日從者病司直亦
不之信。又一日其親者病矣司直不信如故不數日
司直病作。倏見一物頭大如牛在壁間司直以手擊
之隨手入壁亦隨手出司直曰吾目炫也猶不之信
夜旣半司直呻吟不得臥忽有兩青衣登司直牀曰
王將至未幾開戶外傳呼甚厲云故御史某來人馬
奔擁而入二青衣始若懼繼作餽送狀某御史者倏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三

然去少頃王至司直伏枕上見男女大小出迎駕旌
旗閃爍騶從呼擁從外而入壁上若有階級人馬肩
累而登王金冠紫袍軒軒而至歌童舞女數十輩次
第奏樂珍饈羅列賓客酬酢王親自灌洗舉觴座中
大半皆司直同官既欲邀司直赴宴司直正辭讓聞
忽傳王帝旨勅王入臨武閣王受旨拜跪如儀左右
捧玉去留二青衣以二幣餽司直曰吾王且去以公
長者特以奉公司直欲受之青衣跪而請曰願拜君
賜司直曰王之惠也何故賜汝曹衣請之再又曰吾

等居此已久公何實遍處此願公早移他所司直曰
諾又問曰汝王入武閣我當爲武閣同考汝知否青
衣曰君不得與遂謝去司直大呼左右皆熟睡不數
日司直病愈兵部題同考官列司直名竟不得與司
直名端已亥進士北直東強人今爲黔中學使者予
聞扶三言如此異日質之司直曰良然故記之
張山來曰王以二幣奉司直而青衣索之豈鬼神
亦不能禁需索陋規耶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四

聖孝子傳

王 潔 汲 公

崔長生，邳州人，生而瘖，性至孝。人呼爲啞孝子。云：孝子既啞，手復孱，備工養其父母。出入必面，歲已亥，淮徐大疫，孝子出行丐于市，人憐之，予以精糲，糲精受而納諸簞，自掘野草，剝木皮以食。歸則伏其膝，父病，母于茅簷盡，傾簞中物，憫然進。第日不空，父母竟賴以不死。途見字跡，必拾，朔望拜殿於先聖，櫺星門下而歛其燭于黃河。一日于故紙中得遺金，守待失者，不得，匝月乃易母食，餉之蒲，且蓄息，遂爲父母治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五

棺先是知州事孫侯賢卒于官，歸葬，交游一無主。孝子獨拜靈輜，徒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歿，哭之慟，三日不食，昇柩葬于中野，遂不知所終。

涪州外史曰：子聞諸報，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夢與蓋者至門，而孝子終賤，食藉復，孿人疑之。余固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今士大夫日誦詩書，稱說仁義，而晨昏內省，不知于啞孝子何如也。嗚呼，可勝歎哉。

張山來曰：一贊淺得史公道法。

孝丐傳

王 韓 月 麓

丐不知其邑里，明孝宗時嘗行乞于吳市。凡丐所得食多不食，每分貯之筒，篋中見者以爲異久之，詰其故曰：吾有母在，將以遺之耳。好事者欲窮其蹤跡之行，行里許至岸傍，竹樹扶疎，一敝舟繫柳陰下，舟故敝，頗潔，有老嫗坐其中，丐坐地，山所貯飲食整理之，捧以登舟，陳食傾酒，跪奉母前，伺母舉杯乃起唱，歌爲兒戲，以娛母，觀其母意殊安之也。母食盡然後求一日乞道上，無所得，僅甚有沈隱君孟淵者哀而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六

與之食，且少周之，丐寧忍餓終不先母食也。如是者數年，母死，丐遂不知所終。丐自言沈姓，年可三十許，長洲祝允明紀其事。

論曰：世衰道微，人于所離愛，惡飲務極華侈，尊貴在前，斗酒爲壽，僞僂聲折，每何其顏色以爲喜懼，至于父母則泊然也。間有自謂能養，或亦等子犬馬，且多不顧父母之養者，以視斯丐，何如耶。

張山來曰：古之老萊子以戲綵娛其親，今觀孝丐所爲，知古今人不甚相遠。

乩僊記

洪若皋 虞新

乩或作叩與稽同。卜以問疑也。後人以僊降爲批。乩名之曰乩僊。亦謂箕僊。又謂之扶乩。云凡乩僊多自稱呂祖。按呂祖名巖。字洞賓。河州人。唐禮部侍郎渭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遂僊去。故乩僊最著。賦詩喜與讀書。子言科擢事甚驗。子邑有諸生。姓張名報韓。字元振。善請呂祖。云傳自金壇貴遊子。其兄乃呂祖親授持咒極熟。隨意寫符請之。無不立應。阿時有庠生朱日昌。董萬家。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七

王人玉。暨子兄沐。咸傳符咒。稱大仙弟子。凡僊降。先賦詩。喜飲酒。行令索句。輸者罰巨觥。或罰跪。月三入命題作文。郡城有白雲山。文畢。僊命送置山中某巖穴處。大日往攝。咸僊親筆所書者。凡有所遺。悉批示取於某巖某穴中。僊弟子各贈以白寫呂純陽小像一幅。懸奉於家。一日於白雲山書院樓中。批既久。咸未食。僊曰。汝輩餓乎。羣曰然。曰。子爲汝輩乞之。停乩數刻。復批曰。可於窗前取而分啖之。視之。孟作碧盤。貯松花餅。數十枚也。叩其由。來曰。子適向天台國

清寺僧處乞與之耳。羣食之。腹殊飽。暢復一日。各子以荷蘆一。僊桃數枚。其葫蘆皆五色。彩紉拈成者。內銜赤城山硃砂。數粒。桃亦不甚大。味與凡桃等。久之。諸於子家樓上。凡諸僊必須樓。所謂僊人好樓居者也。子年方舞勺。登樓禮謁。批云。此子可教。隨命子名。若皋。凡爲僊子弟者。其名咸僊所命云。因令子同會文題。不枝不求。至何足以藏藝完。命送置於白雲山土地香爐下。次早往領。獨取子文。圍點疊加。備極褒美。其硃紫色。其筆如懸針倒。雜字法絕似螳螂張滕。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八

晴凝點水不類人間所爲。未注三千六百九十日。予言始驗予絕不之信。先君極敬重之。每僊降。先君必登樓禮四拜。飲酒必令盡。歡而散。是時先君年望六。次年偶往鄉染時疫。歸發熱三日不汗。六日熱甚。發諸醫人咸却走。計無所施。或言祈之。僊符方發。扶此乩躍入地。再持起。縱橫亂擊。持者手破流血。沙盤皆碎。裂子輩俯伏哀求。方大批云。爾父病亟。何不早請我。子輩復俯伏謝。隨批云。急取糯米。向樓前某行瓦中取子藥方。下印。取下黃紙一卷。藥方一道。

靈符三道皆紫微所書與前批評文章筆跡無異其
藥件皆人所常服者隨令抄磨赴坊取藥原方焚之
復命取水一碗用桃仁七枚搗碎和之焚三靈符於
其內飲父囑飲後手持木杵向牀中四旁擊之予重
抹水至牀前父素信仙一吸而盡復如言持杵左右
前後擊仙停乩以待曰汗予視之果大汗如雨隨令
服湯藥既服復停乩以待曰睡予視之果睡卽令取
白米煮粥以俟少頃舉乩曰睡覺予視之復曰睡已
覺曰急進粥爾父病瘳矣予退命碧桃子守爾家因

處初新志

卷之十五

九

供碧桃仙於家碧桃嗜水朝夕奉水一大碗無他供
也未三日而父服食如平時一似未嘗病者他日設
酒食酬謝仙父伏地感而且泣未幾仙贈父小像墨
跡甚淡視之如影然臨宵父狀上書九天紫府純陽
道人贈其詞曰靈雨飄天清歌滿谷鶴之餐雲鹿之
咽月先生一蓬萊客爲人間謫仙耶今少矣其貌深
淵其衷若難以形容隻諸片詞爲君告也讀曰瞻瞻
而衷朕所舉又若拘其語言落華而務實至接物宏
以寬溫溫安安渾渾漫漫繼繁蘭桂鴻漸於磐近天

子之龍飛慶上國光輝其容舒舒其象如愚是武城
墨士秋歌片隅抑西河先生課古詩書稱酒杏之通
儒盛哉倚與父什策之不輕矣迨滄桑之會張生既
物故王生董生亦相繼亡僑久不請順治戊子子登
賢書壬辰會試予見復請問予投南宮與否僑亦降
但不似向者之靈顯也但批中阿二字再叩並不答
是科予落第予臨何公絃度陳公璜中式蓋析何與
陳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會試復問如前批詩云
大國在巍正展旂春光逗發遠爲期君家福分非輕

處初新志

卷之十五

十

淺先報瓊林第一枝是科予果售南宮兄輩又請問
予殿試某甲則批一里字再問則云二十二又二
里及問報則二甲四十二名也蓋里字發兩書於上
成二甲更逆數是年三月某日揭曉之期以驗仙之
所云三千六百九十日者殆杳刻不爽云誠足奇哉
予思此僑靈驗者亦多矣未有親能以物相授受者
也夫胡蘆仙桃小像之類藏之巖穴中無論已若留
前松軒筵上藥方有人挾之而至乎抑凌空而飛至
乎且評閱文章其筆墨奚自而來也豈天上亦有文

房千。武曰筆。係墨仙類工於筆墨有資於文章之用。其人咸仙去則天上安得無筆墨光。呂祖游湘潭郡岳間多賣紙墨於市以混迹。紙墨有別他物可槩知矣。予曰然則誠仙乎。武曰以予之大人病且踣呼吸之間能令立起非仙而能若是乎。武之言雖如此然予聞食仙桃者可百歲而上之張生王生董生咸食桃者也均不能題甲子則仙不仙又未可必也是子終不能辨姑記之以俟後之辨之者。

張山來曰呂祖能詩能書能飲能行飭政皆所優

吳初新志

卷之十五

二

爲獨是八股一遺不識何以亦能評閱豈一能則無所不能耶

中冷泉記

清介 易石

中冷伯物所謂第一泉也。昔人遊金山。吸中冷胸腋皆有仙氣。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予將有澄江之行。初四日自真州抵潤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峰突兀雲表飛閣流丹夕陽映紫躊躇不肯離岸。但不知中冷一勾清徹何所耳。次日見小舟破浪登山周石廊一匝聽濤聲噴喉激石吼吼。迤邐從石磴陞第二層穿茶肆中數折得見世所謂中冷者。瓦亭觀井石甃蟠井闌鱗甲飛動。寺僧爭汲井水入肆。是日也吳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士

人謂錢神誕乎詣寺中爲壽摩肩連袂不下數萬人。茶坊滿不納客。凡三往得伺便飲數甌細啜之味與江水無異。予心竊疑之。然起樓覺階險窮盡金山之勝力疲小憩仰觀石上蒼苔剝蝕中似稀數行磨刷認之乃知古人所品別在郭璞墓間其法於子午二辰用銅瓶長綆入石窟中尋若干尺始得真泉若淺滾先後少不如法即非中冷正味不禁爽然汗下。僕背然亦無從得銅瓶以綆如古人法而吸之而飲之也。郭公瓜髮故在高足西南隅洪濤巨浪中亂石

嶙峋森森若奇鬼異獸去金山數武而徘徊鄰窟空
復洋洋蒼蒼乎不可仰矣日暮歸舟悵悵若有所失
自恨不逮古人佛印洪禪披公解帶爾時酒甕茶鑪
皆挾中冷香氣奈何不獲親見之也越數日舟自澄
江還同舟愁道人者有物藏破袖中琅琅有聲索視
之則水葫蘆也朱中黃外徑五寸許高不盈尺傍三
耳銅紐連環且丈餘三分入環耳中一鑲勾蓋上銅
圈上下隨機轉動銅九一枚繫葫蘆傍其一給蓋
上怪問之秘不告人良久謂余曰能從我乎願分中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五

冷一斛子躍然起拱手敬謝遂別諸子從道人上夜
行船兩日抵潤州則燕鼓鳴矣是夕上元節雨後遲
月出不見然天光初霽不甚晦冥及至小市並同
郭東石峻水怒舟不得泊攜手于子臨江心石五六
步石竅洞洞然道人曰此中冷泉窟也取葫蘆沉石
窟中銅九傍鎮葫蘆橫側下約丈許道人發絙上機
則銅九中鎮葫蘆仰盛又發第二機則蓋下覆之筍
閣若膠漆不可解乃徐徐收銅絙收視之水盎然滿
盪旋舟就岸烹以瓦鼎須臾沸起就道士餐飯微吸

之但覺清香一片從齒頰間沁入心胃三盞後則
薰風滿兩腋頓覺塵襟滌淨乃喟然曰水哉水哉古
人誠不我欺也嗟乎天地之靈秀有所聚必有所藏
乃至接而爲山穴而爲泉山不徒山而峙于江心泉
不徒泉而異乎江水層疊之下而頓令屠狗賣藥菜
傭俗父皆得領茲山味茲泉則人人皆有仙氣矣今
古以來真才埋沒屑鼎爭傳獨中冷泉也乎哉次日
辰刻道人別去予亦發棹渡江而鄰舟一貴介方狐
裘其駝命俊童敲火煮井上中冷未熟也道人姓張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十四

其先善閩人云

張山來曰吾鄉趙恒夫先生謂金山江心水與郭
璞墓無異因以兩巨丹相重中離二尺許以大木
橫絕其上中亦空二尺許如井狀以有蓋錫甕一
上繫大長繩別一小長繩繫其蓋繩之長凡若干
丈絙于井繩盡先曳小繩起其蓋約水已滿甕徐
曳大繩則所汲皆江心水矣想以郭璞墓不得其
汲之之法耳若遇此道人效其製當更佳也

輯參軍傳

徐 瑤 天 學

蔣翁性好酒家貧無所得酒輒過余索飲間說少時所見聞事多新奇可喜而輯參軍尤奇作輯參軍傳

明思宗時公子某不著其姓氏云公子之子與蔣翁友因悉公子遇輯參軍事先是公子奔走某相國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猗猗所行行李鐵扁擔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左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臥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七

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不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會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聽金飲酒坐甫定忽一虬身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須盡赤激張如蜩仰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怖股栗欲仆鼻微顫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言之公子屏息若指主人乃爲述持金遇僧狀鼻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純賊胡不捨囊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擔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

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或引項就刃僧偃臥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擔成環泣下請益哀聲笑曰故料若不能直此卿爲若直之去無污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輯笑不答令俱就寢旦日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爲壽且從此挾某家計四日耳盡供渡江而南輯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爲幕府標官設食金豈止三百哉吾鬼限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七

追不能從武穆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爲我具麪十五斤生彘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居數月而輯果至呼公子曰候其公子進進鮑生鮑酒如前約輯立飲酒至盡卽所佩刀刺殺生鮑而手自採鮑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力可拔山度華幾百鈞輯曰吾亦不自料果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整二指中開一寸以鉤統一匝數健兒進力曳兩臂偏強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盛

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咸武毅賊中原如搗朽耳今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旦夕且掛大將軍印烏用隸人麾下爲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爾某相國門下士耶吾行矣

論曰蔣翁所稱參軍殆與奇傑非常之士矣乎當恩宗時如參軍者自不乏人誠得十數輩爲大將建義旗進止自如賊固不足平乃當日器重兵者率皆選軟凡庸退爾不前何無一人類參軍也即有一二摧鋒陷陣之士而朝廷之上顧東顧之不克以功名

庚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七

終坐使天下流離輾轉以至于此嗚呼是誰之過歟是誰之過歟

張山來曰唐錡萬先生評云句句爲寫生而着眼全在公子相國此絕頂識力也此評已盡此文之勝予不必再措一辭矣

李句傳

毛際可

李句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乞牛肉菰苽并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余間以意測之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邀之署中留數日辭出郡丞典以輕葛文易棉花滿頭徜徉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不字未幾葛敝纒緣風雪中自若或曰李句何爲諸生有辭屢試不第

庚初新志

卷之十五

六

有所託而逃然讀其詩似淡山高納不與陽狂玩世者比終不測其何如人也余于友人邸舍中物色得之爲余書扇相對竟日卒無他語

詩附錄 澤泉今古說廟台頭何處居絕頂來碑通
千峰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頭頭開古殿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水鏡異魚龍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家風通大湖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通寶是碑風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敗影交加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生疑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苦茶無事山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香花百寶堂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雲何處

謝在吳生心地開。千崖兩濕松溪老。一味秋聲
新轉新吳詞山中。無甲子。珠粒粒。托時辰。蒙
贈高石寺門橫面。而波光一派清。
昔蒙開羅漢七龍轉。勾出梵天城。
張山來曰。昔之異人。隱于唐。約今之異人。隱于乞
旬。自後遇若輩。中有稍異者。便當物色之。○李勿
詩不止于此。今姑擇其尤者錄之。

書錫開女子園章前

周亮工

錫開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幼歸千秋。
仰能識字。能擘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園章。初
爲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遂能鐫。頗得
梁氏傳。然自憐弱腕。不恒爲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
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之小遜于凍者往。輒曰。欲
像擊山骨。耶生幸不頑。奈何作此惡。誰又不喜作巨
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尚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
無已。有寒公在。然得錫開小章。覺它巨錢。徒障人
目。
雙聯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綵繞小
篆。間頗珍秘之。何大德得其一章。杜茶邨曾應千秋
命。爲錫開題小照。錫開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
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錫
開同時者。爲王修微。楊婉叔。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
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聞。錫開弱女子耳。僅工園
章。所歸又老寒士。無足爲重。而得錫開小園章者。
至今尚寶如散金碎璧。則錫開亦竟以此傳矣。嗟夫。
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哉。予舊藏品玉屏凍諸章。

恒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公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
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憶園章
詩得款類相就低崇懷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憶盤
蟠凍老甜留雪水青膩菜脂紅兒參錯好慧意足人
思見細聞諸章痛公姬如初沒也

張山來曰我若爲梁千秋止令細閣鑄顛倒書卷
不復爲他篆矣

書王安節王宏草印譜前

周亮工 藏

王安節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宏草皆同
受教于身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句名之字曰東
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爲久之乃改今名字安節幼
羸弱壯乃須眉如戟負穎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
皆能孤行已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
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
安節以其詩文之餘秀及繪事水石人物花卉羽毛
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曾爲予兩作禮塔圖兩作
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真足鼎賞
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才藝
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藤矣圖章直
追秦漢人亦有爲予作金鈴次子後子友方爾止一
女不輕字人見婿于江南久之奇安節遂以女妻之
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即以女妻之
安節可知矣宏草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
于後宏草不亞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
元方季方難爲兄弟也安節王妙與兩尊人及安節

皆落地不任葦獨密草微能食乾鰓人稱其爲一門
佛子云

張山來曰安節兄弟三人皆高士也予僅識密草
然阿兄阿弟亦莫非神交當不讓端復事得之耳

虞初新志

卷之十五

三

書姜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城者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于物無所忤食飲
于邑甲申後棄去一縱于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
輒醉醉輒鳴呼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于長橋上
鼓腹歌衆環聽生目不見向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
歌又必會稽太守詞不肖他調也方邵村侍御爲慶
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爲公
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于詞但嗜飲耳公醉我爲
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卽歌會

卷之十五

三

稽太守詞于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爲
生釀矣一夕漏下數刻署中盡熟寐忽刺味甚侍
御驚起以爲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需索符也驚起詢
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曰夜分矣請以味爽生
旬旬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傳聞意外也急趨連
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爲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旦
急欲令公見也事就有急于此者乎遂出掌中盤視
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肖一醉卽于是痛飲
辨明而去去又于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側併御廚

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
意乃快其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趙藻吾鄉里吾
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
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爲印示余予人之譚復藥括樓
國太史進生事錄之于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覺酒
氣拂拂從石間出。生歌會稽太守詞聲猶恍惚吾耳
根目際也。

張山來曰。僕不識姜君然讀此傳時亦覺耳中如
聽歌會稽太守詞酒氣拂拂從歌聲中出也。

是初序

卷之十五

三

卷十五

終

虞初新志卷之十六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 訛書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思縣郭村陵中水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峰巒秀拔谿壑迴環一登委蛇相通觀者遠近累檣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過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偃立是日天大衆忽凍爲水柱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一

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水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顯行其入曰辱公愛育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爲圓基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歎○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爲範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問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

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基局其一作十圍圍成一射帖其筆之巖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升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饒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衆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善喫烟烟大笑因詢能喫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二

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爲花木禽獸如展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客咸以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此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城之徑赴僧側歌嘯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

謝曰吾麻氏黜也。荷方便。今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腦下尚有翅毛。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展夕相依。如見手。宦者以一贈陳子右。蔣韓子人殺亦得其一。陳韓因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起死。陳子痛之甚。既除地以瘞之。又語人殺賦詩吊之。詩成人殺持告其家。羽。鸚鵡。躍。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斃。去。二子廣乞名詞。爲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三

因彙爲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爲之序。序亦接側。碑動。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鵡甚楚。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鸚鵡二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勝。勝我。開口。便爲所竊矣。泉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買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商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頭氣盡。萬曆

年間事也

張山來曰。向聞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鸚鵡于無人時。向僧曰。西來意。你教我箇出籠計。僧應之云。出籠計。除非是兩脚筆。直雙眼緊閉。少頃。鸚鵡足直目閉而死。主人悼惋。命解絲絛之。解後。鸚鵡怒飛去。向僧謝曰。西來意。多謝你箇出籠計。附記于此。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四

創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韓文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尚不能定。安望捉鬼神術。宋曰。得未見。耳。烏足良。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貌。面赤鬚髯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子烟陳州宋鏡子光祿。尊人園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勅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燈盞。巾帛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良無偏缺。信若生成。而

戶扇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軍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師。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達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張山來曰。若我遇其人。當卽熟較面。亦髮者爲我洩憤矣。尚何所良耶。

張瑤星語子。辛未秋。子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五

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姬楊媚。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采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子選士以備用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僞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組結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想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六

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吹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薄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噬。則有片雲從其噬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胸腹與雷聲響應。各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頭跼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卽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別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武勳之食。則命取大罍。盡投諸役。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勳之食。則復取他席上。餽核投罍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伴盃盤。盡之類十五果之舉。而大嚼如嚼水。雪齒聲楚楚。可難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暑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卽數尺。人爭塞向。墜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枕窗而臥。早起。雪覆。

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顛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既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爲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嫖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瞬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打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

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刻者。傲倪公卿如覩變。場絕寒暑。候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嫖遊。且此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扁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初慕奉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關而問之。

曲周陳公令樹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日偕臥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爛撲鼻如硫黃。就牀視之。金半焦。火燥之有孔。二體俱焚。惟一足在。

庚初新記 卷之十六

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爲龍火。焚金銀爲佛火。焚人之火是爲慾火。佛言姪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子中發動意其所磨之極。慾火熾煽煽而忽焰。遂以自焚。其不焚牀第廬舍者。火生于慾。異于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銀耳。陳公識于附。

張山來曰。舊小說中已有吞繡鞋焚祇廟事矣。○某道人坐功久。忽然火發。焚其裘及帷。主人救之始息。可見火無邪正。皆是爲害也。此道人余曾見。

之。

亳州孫骨碌者人傑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爪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皆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爲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地。衣具袖爲觀美。領不紮。襖則前後轉徒無定在。裙襖履生平未嘗設。生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爲諸生。今且脫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初新志

卷之十六

九

張山來曰此君之父。因無子而育之可也。但不識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乎。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甚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爲劇。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膺起。向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模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

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百元。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糶而省曰。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索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爲厚德之報。大抵庚初新志

卷之十六

十

談人間圖。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爲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爲法矣。

汀州蔡魏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隨入。礮碑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應擊何所逃。奈何。格格忤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寢。遂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

膏於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逝。樹數合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爾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連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覩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幸家無恙。惟釜餽露味。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辨兩飛下。云是帝命。降飛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一

十一

張山來曰。臧喬先生與先君子爲莫逆交。予少時獲觀書影。甲寅之變。書皆不存。今燕客先生來揚。佐郡余復想得是書。不啻與父執相對也。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爲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階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餅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狻猊。係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武衣文綴。絳繡或衣架柴木田繡。而神情風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十二

致各諸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向見崔旼郎中有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史王侑家有筆一管。稍麤於常用。中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空遠水無不精絕。每事復刻從軍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輟耕錄載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烏龍四面花瓶。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其細若髮。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今余所見念珠雕鏤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

長洲周汝瑚言吳中人家此者研思殫精積八九年
及其成僅能易半歲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
茲藝者亦漸少矣噫世之拙者如荷擔負鋤與人御
夫之流蠢然無知惟以其力日役於人既足養其父
母妻子復有餘錢夜聚徒侶酒呼盧以爲笑樂今
子所云巧者盡其心神口力歷寒暑歲月猶未免於
饑餒是其巧爲甚拙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因以珊
瑚木難飾而囊諸古錦更書荅汝瑚之語以戒後之
恃其巧者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十三

張山來曰末段議論足證巧人之夢特恐此論一
出巧物不復可得見矣奈何

核工記

涪州宋起鳳

今第獲桃墜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
山坳插一城垣歷歷可數城巔具軒樓樓門洞敞中
有人類司更卒執符鼓若寒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
老松隱蔽三章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
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
宜松外東來一衲負卷帙踰行若爲佛事夜歸者
對林一小陀似聞足音僕僕前核側出浮屠七級距
灘半黍近灘維一舟蓬窗短舷間有客凭几假寐形
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蓋供客茗飲也纖
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雖
足徐輿乃爾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
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
客船之句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
凡九城樓一拾提一浮屠一舟一開一爐竈一鐘
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
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爲六各殊致
殊意且并其愁苦寒儂凝思諸態俱一一肖之語云

納須彌於芥子殆謂是與然間之尺緒續經而唐徵水戲薦酒而隋簪簪之活也吾滋懼矣先王考考工

苦早辨之焉

張山來曰宋人以象爲楮葉雜之真葉中不能辨審若是則易不摘真楮葉玩之乎今之鬼工桃核精巧絕倫人皆以其核也而賣之庶不虛負此巧耳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七

張南邨先生傳

先著

張南邨名愬字僧持父興公先生珙以名宿教授里中多達材弟子南邨幼爲詩出語每不循人父友紀竺遠一見其詩稱之曰氣清再則曰骨清曰神清已而日屬之曰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人應天學用才名交遊賢俊治古文辭專力於詩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納葷血初猶食蟹年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見之警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邨聞言卽置不食自是蟹胥悉斷除杖人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七

在天界南邨親近最久東南古維宿德禮謝殆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蓋孟粥休宛然頤陀跡跡恒在僧寺中或經年累月不返少學易於中丞集生余公余公成武林從之武林西泠其所熟遊故吳越往來尤數而茗雲間故人聞其至每爭延之癖好山水不憚險遠必往遊其遊有章程要領武備遊武備一童子坐遇樵人禪客卽爲伴侶窮幽造溪飲泉摘果卽忘飢渴於五言則陶葛猶以不能遍歷衡華爲恨若武夷匡廬九子黃山天台雁蕩諸山所至削木植爲

記采樹業題詩以爲常南邨爲人坦夷近情不爲矯
激之言不爲崖異之行取受從心否塞任運尤不以
禮數恩義責望人與人處尤能寡怨忌隙乍見或輕
忽之稍久必親而敬焉有屋數椽不蔽風雨家人恒
至乏食茹衣敝襖遊士大夫間舉止迂野可愛形體
短小雖老精神可敵壯夫遇良譚會能通夜不眠嘯
咏達旦不擇地而處不擇食而食不擇樹而寢投足
之所卽甚湫隘器雜他人掃除未竟視南邨已展卷
矣口腹之奉不過鹽豉菽乳就枕卽熟睡無微憾不

康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七

康之時蓋胸無機事不以美惡擾心能致然耳嘗遠
遊遇肱僕者再中途幾不能成歸人或怪其無恨色
曰失者憤之義也又何問焉除夕自外返去其家不
遽止宿逆旅主人犬日日晡始緩步而歸其性情安
雅如此羣居水常與人爭至論詩輒相持不下宋詩
行雖貴卿巨子前亦厲詞折之其論詩不逞才不使
事不樂叫號不涉怨譏其宗旨也自以襄陽摩詰爲
師於古歌行換韻大篇陸古體千數百言鋪陳開闔
句力弘富者乃不謂善自少至老上此論不變雖所

見未盡然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南邨稱詩五十年
遠近之人亦以詩歸之生鄉名人王穆如顧與治之
後與同時諸人並立可指數終竟如紀昀之言庚甲
戌年七十有六夏得脾疾治之尋愈至冬復作遂不
起子二元子筠正子淳元子亦受詩可不墜其聲子
自僦居郭南望衡衡邇相得甚懽酒闌燈燼每有知
已之言欲以身後爲託今不可作矣世復安得和易
素心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

康初新志

卷之十六

六

輒留把酒而歌執卷而吟悠悠乎王孟之音有形神
而無古今不忤於世不刺於天可獨可琴亦儒亦禪
求身止一棺而遺文乃有千數百篇稱之爲詩人矣
愧焉

張山來曰子慕南邨久一旦遷南爲介得以把臂
入林今讀此不勝人琴之感

劉酒傳

周亮工

戒庵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書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爲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書。皆書一酒字。款其似行書者。大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爲上雒郡王作書。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與急索書曰。尚未款。乃捲入。飭室。縱筆。書百十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要其輟。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書。他一無所知。坡公云。子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七

六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眠。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酒索子顏其草堂。子書曰。略似。卷以坡公所錄前四句。去醉睡字。爲聯。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與余交最久。無妻子。每謂予曰。死以累君。一日方持盃大飲。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爲買棺殮之。

張山來曰。劉酒自書之外。無非酒者。其名酒其款酒。其死亦酒。吾知其所書必醉仙也。

記古鐵條

詹鍾玉去鈴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潤二寸有奇。形若草帶之半。中虛而外繡。兩面鉗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有暇良久。問此鐵條。幾何。需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卽覓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項之。使客復來。需者曰。向幾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卽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示

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需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子。時觀者漸聚。使客乃舉五十金。界需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搜其去處。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

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滴立
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
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盛覺之投以水帶
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迷
各歎服而去劉鐵者言聞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
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
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
使所賞識頓增盛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
固自有時哉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注

張山來曰既是神禹時物不識高麗使人何以知
之殆不可解

唐仲言傳

周亮工 減素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臂未
臂即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臂但默坐聽諸兄咕嚕
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益令昆弟輩取六
經子史以及俾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繄自詮
大絕類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相以冥搜微妙
心畫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著屬文尤工於詩海
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言接歷久不忘與之商
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注

使聽者忌疲子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
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索常解唐詩其所撮
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邇流從源搜
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素消雖詩賦之屬所接
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
採秦人不以漢先詳贖致稍有若此也所有者編彙
集姑筏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 云唐
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錄放句云出於向秀賦
稻志遠而疎民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張山來曰古之簪者如師曠之徒類多神解或以爲奮于目故專于心想亦理當然耳○予向旅寓京師居停主人雙眸炯炯同寓兩人其一爲簪者其一眇一目因號獨眼龍苟詢以京師中昨日有何事今日有何事簪者無不知獨眼龍知十之六七居停主人僅識十之四五而已附記于此以供談柄

李公起傳

周亮工 戒庵

李公起名峻郭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髻雖髻岐嶷孝弟髮及額侍御公討至號物無晝夜咽枯而嚙凡五口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簪雖凌寒薄暑弗倦也既髻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盡自剖析無有闕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業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既書與客又自尋釋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伏轉更題暢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塔庭舍有有斐園竹波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既寧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清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郭雪編永春錄研史凡若干卷

張山來曰以一人而兼聾啞二病乃能淹博貫穿如此那得不令人敬服○使此君與唐仲言相遇則兩無所見其奇矣

記吳六奇將軍事

鍾秀玉撰

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簷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饑寒之色人皆稱為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

卷之十六

五

既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女以麻飲我以尼爾竭此言乃止丐者一衣既無所容而孝廉頗臥胡牀矣僮僕扶掖入內丐遂巡出仍宿簷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佳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朋跣足昂首獨行復掌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為已質

錢仲酒家失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為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詰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鄉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為丐不謂獲逢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

漢初新志

卷之十六

五

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屏屨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為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航遊盧維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舨相銜旌旗蔽葭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還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擄衆據土弄兵廣德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慕廉後蘇之會豪傑效

用之秋荷傲奇以遊制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衆
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
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在
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
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汚職
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
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
下有一人知已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衢州卽
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七

供帳舟與俱極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
執禮甚恭樓船蕭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
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餽饈囊珠不可勝
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驛前馳十兵後擁
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
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
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有年凡得查先生一
語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
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查

中有富人莊廷鑑者廉得朱相國史檄博求三吳名
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
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漏發凡有事於是
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
放情詩酒盡出其家中樂買美畫十二教之歌舞每
於良宵閒談手簾張燈珠聲花貌飽徹簾外觀者醉
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
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
園林極勝中有黃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六

七

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緬雲間旬往視忽失
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
千緡今孝廉既沒青蛾老去林荒池涸而黃石峰
然尙存

張山來曰聞吳將軍乞食時好以荻葦干地上封
某日及草封字英雄失意而志不餒如此至其不
忌查君之德尤可謂寔然足百矣

卷十六

虞初新志卷之十七

新安張



氏

紀袁樞遇仙始末

毛際可 會侯

康熙庚辰正月廿六錢鼎序生袁樞字惠中夢一長髯頰白者自稱崑崙道人邀以入山修煉三載可證仙籍且戒其弗洩既寤即與同人言及之次夕復入夢云再洩吾言當令汝啞晨起若有人促之行至一畝田果見所夢道人拉之同往倏忽已至關外樞以處羽新志 卷之十七 一

親老固辭道人投藥一丸恍然入腹遂不能言遇友引歸舉家惶怖中丞張公廉得之知爲觀風所拔士詢其始末樞具以筆對書其貧捐俸十金與之遂下有司捕獲大索十日不得其父具呈乞移吞江西天師府七月十七日方得天師移覆外給治啞符二道并仰浙江杭州府城隍司公文中丞公亟傳樞親費公文詣廟焚之歸即先吞一符覺遍體煩懣骨節有聲夜夢一人手持城隍諭單上書廿六日子室傳袁生員面諭至期復夢其引入神界燭光中見神冠服

危坐曰已遣令甲神往請真人矣少頃見道人偕金甲神至城隍延之賓坐道人向樞曰因汝有厄故罰啞一年城隍曰天師文內令其能言若仍啞何以復命道人曰既天師傳命不滿一年亦宜半載爲期然此後仍當慎言耳遂命之歸至廿八日又吞一符以天師符內囑問七日再服故也八月初一子時夢人令其發聲即帶言如常屈指果及半載赴縣門謝中丞公曰天師來札云爲汝建壇作法鍊一金甲神來三日有驗今信然矣其事頗涉怪爲儒者所不道然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二

昔人謂城隍之神與山川社稷壇等歲時致祀以示國家懷柔百神之意不必實有其人也乃絕服酬對與人世達官無異又世外仙人情悅雖信而樞親見之乎城市中城隍日爲真人必非妖魅可托至天師得秩相承數千年來自涿涓外質與比盛今以其移覆中丞公書觀之則封號亦不爲倖致也然非中丞公重士恤災委曲教拔亦安能使天師建醮遣神若是哉又樞語余云方啞時友人母病意中欲有所叩忽信筆書云丁丑丁丑二人相守玉兔東升大家歡

于其母至丁丑日丑時而歿至今不知其所以然也
尤足詫異云

張山來曰天師有如此法力其世襲也固宜

廣初新志

卷之十七

三

閩孝子傳

吳晉介

閩孝子者湖州之南嶺人年四十餘種田爲業少未
嘗讀書性粗蕙不憚于族里星數間阨陌相望晨夕
率妻子奉若父唯謹父爲老諸生年七十又二尋病
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咸勸孝子急治其
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又數日受杖履矣
慰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設語笑謝之人以孝子粗
慙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秘藥活之耳旬日孝子如
罹重疾臥牀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爲者翁

廣初新志

卷之十七

四

前病誠當憂今病且起憂何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
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爲者孝子唯唯復
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爲真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
病新愈懼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瞥見其捫心難堪狀
妻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眎之見創大驚促之曰
若何爲者孝子不能隱徐曰予人不忍父病之不可
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難續
將救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
吾父呼飲時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縮飲中以進

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時不甚楚。割畢。劍卽欲
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秘若勿語其妻。哀且聞
傷心。恐死。亟白之。隣。鑒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藥。妻
長跽泣請。鑒不可却。爰出藥塗之。去言必死。妻亦以
爲必死。泣相向。詣朝藥。忽進。落劍痕俱失。所在矣。妻
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鑒。報謝。鑒復錯愕曰。吁。是顧安
所得活。殆有異。鑒卽里中人。爲徧聞之。里中。人
笑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
事大中丞。且爲孝子旌門焉。旌門曰。惟其父拱立閭

處初新云

卷之十七

五

左。郡邑大夫。諱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
終相戀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子
遊姑蘇。同舟人有從南鎮來者。爲子言。若此。帶水許
其名。外史氏曰。割股療親。古不深許。矧割心者哉。然
孝子故相。慙能篤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曰。先期
逸去。不欲以孝名。尚得謂相。慙哉。今世之不相。慙者
大半。全軀保妻子。精于自爲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
有所不爲。若孝子者。可以風矣。

張山來曰。割肝割股。世多有之。今割心尤奇孝也。

子夏有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其聞孝子之
謂耶。

處初新云

卷之十七

六

人解

鈕 琇 玉 燕

熊公廷錦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餘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劍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危終者則舞劍一週以抒其鬱凡有倚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游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開諸皆其所接浮薄子弟摩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計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

庚初新志

卷之十七

七

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偃僂祇受然意甚快悅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卽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饌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觀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刺業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昇致舟中矣

庚初新志

卷之十七

八

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許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非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謫之集則移書以滑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張山來曰使我爲龍子猶則竟作未解挂枝兒矣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爲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勦鄭寇大掠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憩卽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

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烟霧中見一婦人，詣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厦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傍之井，聞君風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於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應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米，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

康熙新志

卷之十七

九

其事卽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爲之拔箭，整衣履，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爲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詳覺而驚異，大日昇運磚土，築成小廟，并以瓣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銀，大啓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

娘廟入廟莊誠有麟鳳應遇，衣冠不潔，或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土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莫即肆其不敬。

張山來曰：節烈止爲一家之事耳，陰府猶重之若此，矧爲臣而殉國者乎？

康熙新志

卷之十七

事類

鍾 勇王

令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蟒蜿蜒湖泥內久之余附其身樵人釋擔而觀洞旁有洞蛇曳泥而入樵以泥封洞口而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張山來曰白龍魚服自當致困今此龍乃咎樵而

夏初新志

卷之十七

二

啞之殊非理也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棧老而鰥獨爲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天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室有子其余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嚙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速眩者七日欬然而起則已化爲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詆其妄嗾於官質驗果真乃解婚四

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涓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謁見嗣姑冠履出迎黛粉之痕未消與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劍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却羅衫蝴蝶裙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尚含羞珠翠小髻烏鬢樣

張山來曰男女幻化史家謂之人妖今觀此則正所以獎善也

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隴尤擅名琵琶北地聞關多嫺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搗絃叶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七

曲其詞與衆絕異故才一公器聞者即知爲于家莊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尤酷孝廉被執闖陣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秀且已登科巧爲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臺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落治荒林敗竹柏傾欹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焉妖狐書齋於庭奇鬼宵窺於廊詭形怪智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癡一切可憎可怖

之境。翻置度外矣。又踰一載。聞兵進逼京師。列營保
定城。北序局殘冬。雲同霰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
薄暮雪下愈密。二鼓初報。孝廉啓帳小遺。四望皎然。
隱隱聞琵琶聲。隔其風。好遂跳足踏雪。潛行求之。越
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
素熟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
細細轉入帳。識爲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
家有小姐。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
雖寐不忘。今宵萬願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五

不勝悲痛。干觸麾下。疎狂之咎。尚期宥之。帳中人亦
素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炙。俾孝
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歸孝廉。仍
遣二騎送回。滿州孝廉入本朝。以揚州通判終。

張山來曰。孝廉之念舊帳中人。之還姬。釣足千古。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
二里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來無
間也。趙翁頗饒於貲。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中分兩
院。而空其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

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白鬚。豹仙。頗如童孺。衣冠甚
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
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無氏族。居無井里。
所至之地。安卽爲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
幽棲。曾無愜意。適見君有閒館。絕遠繁塵。暫頓委棹。
於此。當圖爾珠之報。用酬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
既。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滄者於盤。更侍通進。光
晃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
翁告退。念其禮意既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觀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四

麗。殿則輒相過。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
瞬間。不覺千有餘歲。賴有狐氏。八仙從侍。巾櫛紅粉。
四班。命曰陰微。踰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婦人取
精。挹彼注茲。合同而化。運之以氣。葆之以神。延生之
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必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
無不宵中。驚傳鄉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
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數其惑衆之罪。豹則
晏已。逝去。其室闕如。而蟠仍毒言不止也。趙翁隔院
聞其聲。亟往諄勸。令僕夫乘月扶歸。明日豹仙復見。

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恕。幸無較焉。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遜。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陰德，致干天罰。且性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還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常馬應，既被謫驅，無庸留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說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蟾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五

張山來曰：八狐婦人取精，則豹仙非豹，直老龜耳。李公有如許膽識，其大魁也固宜。

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殺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即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因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聞之，徐曰：

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即出矣。鐘體泥封，篆文皆鐫取石敲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遇望來處，雲霧風暴，響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牛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剝啄聲甚急，啓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囚也，賴君拯拔之恩，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風愆，仍還仙秩。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六

戚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蒙昧之懷。必於少篇燈單，抄模毋緩也。出書，其多者皆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於是。遂盡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未快，色若不悅者，歎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略，第二卷成將相

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入典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爲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風驟起向空書符拈之入袖良久不放忽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請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出觀山運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履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鉞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

真妄習褻天之術宜其于神怒遭冥誅也

張山來曰後公旣言用而不善適以戕生何徐君之不謹耶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厠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厠擔糞見道有腰袱一具攜以回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厠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之人則此銀卽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

授之封完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黃曰使
我有貪心寧肯辭六受一揮手使去是時船糞將滿
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艤
棹荒村之側村岸爲雨所沖洗森然而崩露見一甕
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爲儲米
器然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
柳外數聲欸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
晉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甕在船汝
可出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頭如雪手昇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十九

物類 吳江 鈕 琇 玉璫
歲當夏秋之交 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
駕至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鷄一架青翅
蝴蝶一雙 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奏生宵
谷山中鷄能樹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遣
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諸蛇哈密獻麟草
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自利用元年至
今止結數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聖朝不易呈瑞
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二十

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况他人乎

張山來曰氣靜而神完非深于莊子者不能道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驚告以爲鬼至每日向夕輒閉門謹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三

率之僕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擾民家不貼席此我主之事而亦卽忠之事也願賜良馬一匹銛鎗一枝忠能除之卒如所請忠卽跨馬執鎗獨至海濱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鋒角枝牙毛脰鱗背坐于沙上列齒熱雞五隻濁酒十瓶衆魃獨酌運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鎗擬其肉角鬼驚竄入海忠遂據其坐裂雞灑酒神氣益壯少頃海水湧立前鬼騎一怪獸隨波而出舞刀迎闕相持久之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遺刀而遁

忠拾刀還縣其上有雁翎刀三字率命收貯縣庫于是瀕海之怪遂絕

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童攜歸置於臥牀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且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十小黑人踴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星色布袍手持利刀入室登牀將殺丁婦丁隨於牀頭拔劍格鬪至雞鳴時黑人倏然而隱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余秀士之妻告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七

三

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蓋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告曰我與丁婦有三世夙讐惡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今遣妖道驅我爲恣碎其日用器物憤憤出門遂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張山來曰報仇而隱于溺器中亦可謂破釜沉舟而卒不能報徒遷怒于其鄰何也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府饑斗米千錢道殣相望渭南縣民趙午需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無所

得食擔其釜瓶就栗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飯常生
厭棄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癸酉四月
行至商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履艱難汝負擔先
行俟我扶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途息肩以待午
狂奔追及婦則姑何在午曰少頃即至矣婦怒曰龍
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授午仍同舊路覓姑午
掌捫其婦數十擔棄去婦同至一僻所見其姑面
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矣婦亟解姑縛捫口出土
捧泉水灌之乃甦僂僂負姑行二里許其大已爲虎
噬投擔委衣殘齒狼藉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
遭此虎暴非死於虎死於神也道傍聞者無不歎息
稱婦之賢而快午之斃是時商州守戴良佐散廳龍
駒寨婦負姑行久色狀倏疲適經寨下戴守召詢得
其詳厚賜以金令婦還渭南奉姑感泣而歸
英德縣合沈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道雷雨驟至
隱身蒼巖遙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十餘丈
首大於甕迅雷轟轟迫蛇蛇仰首吐火上衝紅光
如禁雷漸引去少頃雷聲甚怒復迫蛇蛇復吐火散

雷獵人惡其猛毒般弓發弩中其尾蛇首頓縮縮露
大震蛇遂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聞空中有語之者
曰無恐當仰甦也良久清醒還家家人見其背有朱
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浣之不去此康熙辛酉
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
健猶昔蓋天錫之齡固未艾也
余同學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氍作筒封銀三錢
致賀婚家婚家返銀拆筒展視忽變爲小蝦蟆一頭
服若點珠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骨膜俱見超然
從絕窩躍出捕而藏之僅晨夕觀弄閱三日失去廣
州陳弘泰貸錢於人而徵其息其人將齋蝦蟆萬頭
以償弘泰睹而心惻命悉放之江中遂與焚券收月
後騎行夜歸路間有物光閃閃鑠鑠馬不前視之乃
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益致饒裕夫金銀本
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聚散每罔人心以爲去留天
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既非以義守之又無其道而
欲據爲子孫百世之業不亦傾乎
張山來曰若蝦蟆不復化去則尤勝阿堵物也

名捕傳

姚伯卿

金壇王伯發老廉自言丙午僭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謀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射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稍目力可掌也忽有大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擒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

展訂新志

卷之十七

五

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昇兩尸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旖旎尋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娘子着力不健縱此三定要是耐稽使爾耳州守爲治酒宴勞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皆伯發口授于予爲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

展訂新志

卷之十七

五

必有異乎人者一笑

卷十七終

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十委地父頓哀鳴血盡而死

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

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絞死于樓前

因名樓曰雙雁樓

王槐改論蜀陵有民舍除夜燎烟辟除不祥一雁

偶爲烟觸而下其家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

鳴屋頂數日亦墮而死

燕

襄陽街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八

三

舅姑咸欲嫁之誓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戶有

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

以樓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樓女作詩

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

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達舍

哀鳴人告之葬處卽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

之于有號曰燕冢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家雙燕巢梁一夕家人持火

照燭其雄驚墜縮食之雌朝夕悲鳴雛成翼而去

明年雌獨來入觀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二

殼耳春秋去來凡六載皆然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枝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

自投于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

邵七家有燕將雛巢久忽毀鄰燕成羣銜泥去來如

織頃刻果復成明日遂有數雛巢中乃知事急羣燕

來助力者

鸚鵡

宋高宗時隴山人進能言鸚鵡高宗養之宮中一日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八

四

問曰爾思鄉否曰豈不爾思思之何益帝遣中貴送

還隴山數年之後使過其地鸚鵡問曰上皇安否曰

崩矣鸚鵡悲鳴不已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于隴山愛而食之甚勤偶事

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卿在獄數日已不狀鸚

鵡遺開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

者鸚鵡必于林間問曰卿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

李適菴自記自滇遂回有存榮瘁而死僕攜有二鸚

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

鵲

高郵有鵲。雙栖于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栖。旬餘有鵲一班。偕一雄與其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隙入巢。隙懸足而死。時遊者羣。客見之。無不嗟呀。稱爲烈鵲。而鵲爲詩。歌弔之。復有烈鵲碑。

衡荷梓果。鵲父死于弩項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哀鳴。拒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凶乃挾其雄逸去。

《切斤志》

卷之十八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鵲。獨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近百。皆向巢。忽數鵲對喙。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鵲。橫空來。開間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噪。若有所訴。鵲復作聲。若允所請。幣而上。攜巢。得一赤蛇。若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鵲。搏蛇相救也。

華亭董氏庭前有虬松。一株枝幹扶疎。亭亭如蓋。有雙鵲結巢其顛。後雄被彈死。其雌孑然獨處。日夕哀鳴。越數日亦死。

秦州鹽場僧寺樓窗外樹上有鵲巢。焉鵲伏卵。其間村民何。雖覓食。潛以鵲卵易之。鵲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驚也。雄鵲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噪之。雌者亦鳴不已。既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鵲羣集。視其雛。咸向雄而噪。雌者無以自明。以噪。鑽隙隙死。吳嘉紀野人作詩紀其事。

黃鸝

有人取黃鸝雛。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于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雄雌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八

六

鴛鴦

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甚多。一日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即投沸湯中死。

鵲

大慈山之陽。有朽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爲鷲鳥所搏。二子失母。其鳴啾啾。其一方哺子。見而

憐之赴而救之卽銜置一處哺之若其子然

鵲

江浙平章嘯嘯家養二鵲其雄斃于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鬪而死謝子蘭作義鵲詩弔之

鵝

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鵝育卵而鴈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爲孝鵝塚

湯鄒初煥佐郡江右在任生女及過郡人饋以鵝頸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八

七

爲金瘡歷折折成之字憐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鵝乃缺一掌者亦憐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配偶雄曰烏郎雌曰蒼女呼其名卽應聲至行則讓缺掌先食則讓折頸者先畜至三十餘年迨湯夫人歿二鵝哀號數晝夜絕食偕死于柩下

常州陳四畜黑白二鵝兩鵝相並各哺數雛一日黑者死衆雛失怙悲鳴白者每晨至其窠呼雛與已雛同啄晚必先領歸窠始引已雛入窠人皆見而羨之

雞

獨州里胥至貧民家督賦民祇有一哺雞擬烹之胥恍惚見桑林間有黃衣女子乞命里胥驚惻少間有民持刀取哺雞意疑之止勿殺後再至見雞率羣雞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胥行百步遇虎忽見雞飛撲虎眼胥因奔免

象

唐明皇帝教衆拜舞天寶之亂祿山大宴其曹出衆給之曰此象自南海奔來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命之拜衆皆努目叩首不肯拜命之舞衆皆努足不肯舞祿山怒盡殺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八

八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人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搯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拈土得象牙數以報之

元有駕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爰下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人橫欲將象解京象昂首血觸象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大砲攻斃之

鹿

銀臺侯廣成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年。侯死。鹿跳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

熊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虎。忽墮一坎內。見熊子數頭。須臾有大熊入。燈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大熊出。果分與諸子。未後。作一分。若此人。此人飢久。冒死取。噉之。既而轉狎習。每旦熊母見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出。盡此人。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八

九

熊足。熊即跳出。遂得不死。

虎

後漢人都區實者。居父喪。鄰人格虎。走趨其廬中。卽以篋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實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後此虎送會獸至。若助祭。然實由是知名。

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彈耳去。

猿猴

唐昭宗有猿。隨班起居。賜以緋袍。朱紫。篡位。取此。令殿下起居。猿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奔擊。遂令殺之。

晉州有捕猿。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躍。遂驚。蕭氏子爲作半猿傳。鄒芝射中猿母。見猿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其口。悲哀不已。爲母吮血。芝遂投弩。而歎曰。山獸猶哀。母人可不如猿。吾不復矣。

咸熙中有翕婦。弄猓子瑞昌門外。一日姬死。翕葬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八

十

未幾翕死。無人葬。猓守之日久。人憐而葬之。咸稱爲義猴。

義猴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爲衣食者。十年矣。寓于嘉州之白塔山。主者死。葬于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爲夫。猴舉首。擲榆之。婦弄猴使作伎。猴伏地。不爲鞭之。輒奮叫。入夜。走主者之墓。跑土。號。號。比日而死。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羣兒縛小猴而虐之。丐者買而救之。戲曰。乞于市。得錢甚多。

他手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齋惟殺于其中黑
日繩其猴復使作戲而汪公呵導聲遽至猴即斷
繩突走公之前作冤訴狀公遣人隨而往得屍窩中
亟捕他丐鞠問伏法聞邑駭而悼之買棺焚丐者屍
烈始方發猴哀呼躍入死矣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
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
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

懷初新志

卷之十八

土

子抵邑即辯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其技人張

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于野平昔素犬逐之
俄入草莽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
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戴已爲虎搏矣牛見主有
難忿然而前虎又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嗥吼虎張
爪牙牛以二角奔擊逾時牛竟勝虎戴乃得免
嘉靖乙卯胡撫鎮賈統兵禦倭至臨山少憩樹下見
屠兒將解一牛一犢尚隨乳燕利刃銜至車廂內以

蹄踏泥中屠兒編索不獲

犬

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大名烏龍行往相隨一日城
外大醉歸家不及臥草中太守鄧瓊出獵縱火焚草
犬以口銜純衣不動有誤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濯
身來臥處迴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犬困乏致
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
哭聞于太守命具棺含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
餘丈

懷初新志

卷之十八

土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大號曰的尾每
將自隨隆沒至江邊被一大地團繞周身犬遂咋地
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
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階間絕委地載歸二日乃
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

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醉酒行大澤草中暈
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喚生不覺前有一坑水
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濕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
尋過去他日又聞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微曉有人

通怪之往視見生在井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會活我下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誘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袁榮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避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攜投棄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妾昔有恩于汝故信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

庭穢類志

卷之十八

三

竟死兒存時嘗騎一大氈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人處家遇慶于庭囑殺之併其妻即向所騎狗也

饒州樂平民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採入山犬必隨三年冬比舍有王華者同上山採柴人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躍出搏王華盤踞十地然猶未傷章華叫囑且走虎遂捨王華來赴章華既獲復坐之時虎潛匿澤草見章被銜突出躍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倒仆如沉醉者其犬以鼻嗅章口取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德蘇犬乃

復以口繫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憑伏不能起一夕而斃

唐禁軍大校齊現家畜良犬四常咬迴廣固輒飼以栗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憂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實有母存焉老瘠疥癢吐哺以飼齊奇歎久之乃命僕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餽餉飽之大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尾獵駕前必獲豐實逾年牝犬死大加勛効後齊卒犬日夜嗥

真初新志

卷之十八

四

吠越月將有事于丘隴則留犬以禦奸盜及懸棺之久犬獨來足踏土城叩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至斃

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焉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婦奴欲謀殺然盛作飲食婦曰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啖奴已張弓拔矢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不狗得食不噉惟注睛視奴然拍膝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

刀逆倒拘，昨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妻付縣殺之。五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口畜犬百餘共一牢而食一大不至諸犬不食。

上黨人盧言常見一犬羸瘦將死憫而收養一日醉發而鄰火發犬忙迫乃上牀于言首雖吠又銜衣拽之言驚起火已蒸其屋柱突烟而出始得免。

扶風縣西有大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舍第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僂僕常策杖行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

真初新志

卷之十八

三

食常先聚羣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臥于舍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于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身蔽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舍中大皆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陽光遠振于青州有孫中舍居園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悉歎犬飭俎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莊鳴吠

居者開門讓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室城開孫氏闔門積以不餓愈愛畜此犬後數年犬葬于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澤潞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鳴衝衣撞之不却且趨上前怪之然隨以歸明日復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大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其徒散

真初新志

卷之十八

六

湖州顧氏夫婦出傭留五歲女守家弱門前池內家有畜犬入水負至岸復往奔至傭主家作呼導狀顧驚駭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

滁州一寺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浦岸中盤方羣聚環飲犬忽奔墜釜足衆以爲異競之到官訊服。

沈處士相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相宴客犬必臥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數日處士平喻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

犬日夜臥其側將葬送一獨而驚

劍劍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劍劍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犬忽獨歸劍劍于園熟鳴躍不已驚異之隨其所往見劍劍為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熟為營葬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扶土及棺死棺旁

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其子犬各銜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人見而異之共傳為孝犬

孝犬

虞州志

卷之十八

七

常州芮氏家貧日飼犬以糠粃其鄰為富室姚氏犬多餘食所限僅一小竹籬姚犬每向籬竇低聲搖尾若招呼狀芮犬蟠曲臥地惟昂首相應絕不過食其餘粒如是以為常

馬

秦叔寶所乘馬號怒雷敵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飲能望遠三領黑龍及胡公平嘶鳴不食而死傷騎梁陽郡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飼秣甚于他馬一日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

馬同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浪浪接其主蒼蒼之中遽免沉溺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果有功金人謁其族幃即避之後居于嘗有戰馬號黑大蟲駭阻異嘗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粗縛之困中遇過敵刺連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絛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更生事累我家馬驚耳以聽任然阻節暗啞長鳴數聲而斃

虞州志

卷之十八

六

龍泉縣有白馬墓即開國勳臣胡公深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項絕夫人義之因葬焉號為白馬墓

天順中兵之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構怨于母弟陸某陸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刀伏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蹣蹣不進陸如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蹣蹣針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鞭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謂馬曰吾夫屍

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卽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備之職之其妻執以問官乃棄姚市

孫辦事家有馬生駒甚奇令牡交其母以傳種子母俱不肯乃塗其身以泥而交焉及洗出本色母子皆跳馬以死人號爲烈馬云

流寇破河內縣尹丁運泰罵賊被縶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觸縶死

和碩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兼驕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

庚初新志

卷之十八

七

麟甲然翹駿倍常識者謂是龍種王甚愛之王薨馬踴躍哀鳴未幾隨斃

騾

明末張賊破蜀城蜀藩率其子女宮人投井死王所乘白騾蹕蹕其旁亦跳人殉焉後樵蘇者當陰雨映

騾時于蜀宮故址往往見白騾出沒蔓草間
張行入鶴洲訟繫西曹以常所乘騾抵過于人騾遂鳴不食一日墮其新主自逸歸王西樵吏部與張同患難日擊其事咸之作義騾行

羊

邳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剖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前雙跪前膝兩目滄零安驚異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呼童權其事剖宰及迴遽失刀乃爲羔子銜之致牆根下而臥其上屠徧索方覺遂并釋之放生焉

豬

唐時北平王家豬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于死母母且死其鳴啾啾其一方乳已子若聞之

庚初新志

卷之十八

子

起而聽走而救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已子然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之開門舖商忽小民過其地躍入懷爲舖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銜一綫脫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仁魚

海中有仁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暑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

蟹

宋傳慶中家得一大鼈其婢不忍殺放之溝中半餘後婢有病將卒夜有大鼈被泥登婢胸水之迷愈黃福環家人烹鼈將烹登覆其釜揭見鼈仰把其背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驚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殤德環徙于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鼈在上闕三曳三顛而去即日病差

蟹

虞初新志

卷之十八

注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簪千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行二蟹昇以過簪沈炊其羹遂命折簪終身不復食蟹

蟹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蟹糾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輿步視面蟹糾皆跳踴爲前導至田間三足疊焉公有力手準三足起其下一尾微動湯灌之逡巡間復活曰我商也

道見二人肩兩筐過市皆糾糾也意傷之購以放生

二人復曰此皆淺水蟹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湖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尚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崑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

蟹

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遊遇鷲鳥覆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遠庵相公一清令虞初新志

卷之十八

注

家什蜂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太倉張用良素惡胡蜂營人見卽撲殺之嘗見一飛蟲投于蛛網蛛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營蛛味避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張山來曰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今讀此錄不其然歟

海天行記

吳江鉅 秀玉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個個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嘔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產，治一大船，其船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蓬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爲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頗海賈客三十八人，貨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暮，颶風陡作，雪浪粘

卷之十八

三

天峻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皆覆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鑿之劍，荷長槓之戟，乘舟張燈，若有所伺，不覺矧忽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即問船主爲誰。述祖不解其意，勿遽聲許。詰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闊門，門有二黃龍守之，週遭垣牆，悉以水晶疊成，光明映徹，可鑒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瞻門三

重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嚴業，廣設千人之帳，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紅巾圍兩內角，衣黃繡袍，髯長垂腹，衆官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白米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衆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船合渾儀，以達天衢，允宜利涉，且復寬大，新潔若將貢物，擬搭俟到王宮，以大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從其凡貨，凡人難以符水，速行勿遲。」衆唯唯下殿，仍同至舟，將人貨盡押

卷之十八

四

上岸，置之官西瓊軒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陬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關難叩。幸逢奇緣，亦願隨往。」衆曰：「汝濁世凡人，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昇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樑，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

大小共五十株。資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鍍綃五百匹。雲綾錦五百匹。碧紗羅二十斛。紅絲綢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各重四十斤。玉月一千。時金紫一百。五色石一萬。方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鼙鼓。三通。乃始啓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衆指示述祖曰。昔張

卷之十八

三

虞初新志
籌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關。資貢官押貢官各整朝服。昇寶諸役俱易絳色長衣。亦令述祖示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地。間以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閣瑤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測量。門下天卿四員。竟筭傳旨。令資貢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衆役叩首門外。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忽不斷。而已。隨有星冠紫微者二人。爲接貢官。察收貢物。引

卷之十八

三

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衆。辭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衆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惚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啓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之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寰。衆伴在池空令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爲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爲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貨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開船。遇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

報者曰。開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慈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開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月也。家人查問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自是月自自。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業中。嘗於番禺獲貨。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
張山來曰。若非有年月姓名。便如讀太平廣記矣。
○先君嘗以李賀白玉樓記。謂九州萬國諸言文。

字各不相同。今觀此則上天果與中華同矣。余謂
長吉事屬荒唐。今讀此文則是實有其事。但不識
所謂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以及貢單所列爲篆
字爲楷字爲中國文字乎爲各國文字乎。真不可
曉。

庚初新志卷之十九

新安張



氏輯

七奇圖說

南懷仁

上古製造弘工紀載有七所謂天下七奇者是也

巴必覺城

銅人巨像

尖形高臺

茅索藏王聖墓

供月祠廟

木星人形

法羅海島高臺

公樂塲

海船

庚初新志

卷之十九

一



亞細亞洲巴必覺城

亞細亞洲巴必覺城
蘇彌辣米德王后創造京都城池形勢矩方每方
長五十里周圍計二百里城門共一百處門皆以
淨銅爲之城高十九丈牆厚四丈八尺以美石砌
成城樓上有圖面樹木諸景引接山水湧流如小
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萬人

庚初新志

卷之十九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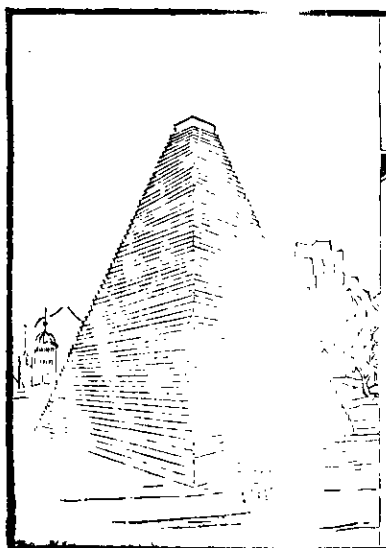


二銅人巨像

樂德海島銅鑄一人高三十丈安置海口其手拍
一人不能圍抱兩足踏兩石壘跨下高廣能容大
船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船認議港口以
便叢泊銅人內空從足至手有螺旋梯升上點燈
造工者每日千餘人凡十二年乃成

卷之十九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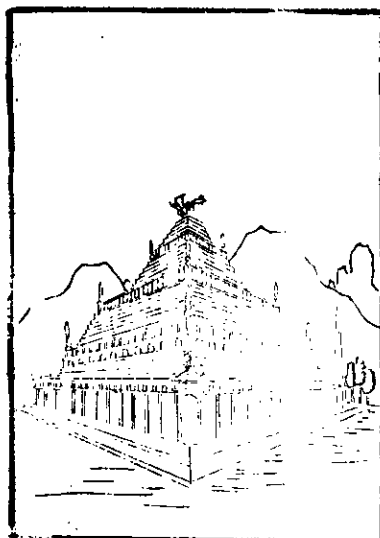
二利卡亞洲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

多祿茂王所建地基矩方每方一里周圍四里臺
高二百五十級每級寬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
寸頂上寬容五十八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人

庚初新志

卷之十九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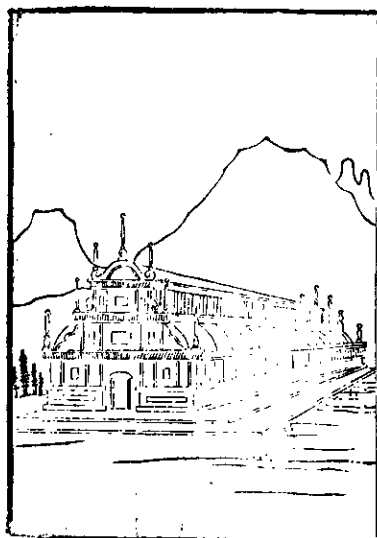
四亞細亞洲嘉略省茅索麻王坐墓

亞爾德爾細亞王后追念其夫王建造學墓下層
 矩方四面各有貴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廊圓拱各
 寬七丈餘內有石梯至頂頂上銅華一乘銅馬二
 足茅索麻王像一尊其奇異一製度二崇高三精
 工四質料純細白石築造將畢王后憶念其夫王
 帳閣而殞

廣雅新志

卷之十九

五



五亞細亞洲厄弗俗府供月祠廟

弘麗奇巧基址建在湖中以免地震摧倒高四十
 四丈寬二十一丈內有細白石柱凡一百五十七
 株各高約七丈廟內多細石絕巧人像廟外四面
 各有橋以通四門橋最寬闊以細白石爲之正門
 前安置美石精工神像築工者至二百二十年乃
 成

廣雅新志

卷之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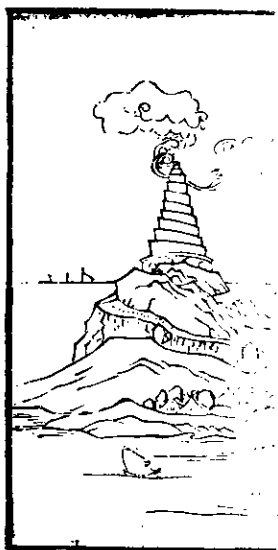
六



六歐邏巴洲亞嘉亞省俱木星人形

斐第亞天下名工取山中一最堅大石彫刻木星人形身體弘大工精細巧安坐廟中時有譏笑者語工師曰設此弘大之軀起立寧不銜彼廟宇乎工師答曰我已安置之萬不能起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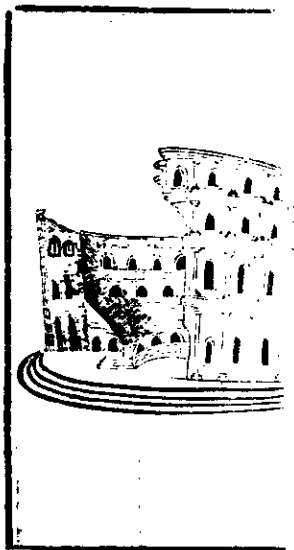
卷之十九



七法羅海島高臺

厄日多國多祿茂王建造崇隆無際高臺基址起自丘山以細白石築成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鏡以便認識港涯叢泊

卷之十九



古時七奇之外歐邏巴洲意大利亞國羅馬府營建公衆場一堤體勢開闊周圍樓房異式四層高二十二丈餘俱以美石築成公場之徑七十丈又樓房下有畜養種種猛獸諸穴于公衆之時卽出猛獸在場相鬪觀者坐圍圓臺級層層相接高出數丈能容八萬七千人座位其間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逼礙此場自一千六百年來至今現存



海船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小者僅容數十人用以傳書信不以載物其腹空虛自上達下惟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鎮以石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腹密閉其孔塗以瀝青使水不進操舟者縛其身于桅桅任水飄蕩其腹空虛永不沉溺船底有鎮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容數百人自小西洋以達廣東則用此船其大者上下八層高約八丈最下一層鎮以沙石千餘石使船不傾側震盪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得淡水最艱須裝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上近地平板一層中下人居之或裝細軟男用坐物地平板外則居自是舉動皆宜近岸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爲尊貴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建水閣可納涼以待貴者遊息船兩傍列大銃數十門其鐵彈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有風帆十餘道桅之大者二十丈周一丈二尺帆闊八丈約需白布二千四百丈爲之鐵猶重六千三百五十餘斤其纜繩周二尺五寸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水手二

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船總管官一員是西國國王所命以掌一船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船師三人通天文二士船師專掌候風使帆整理器用吹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通天文士專掌觀測天文晝測日夜測星用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知里道又有官醫主一船疾病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船不與風浪獨艮山礁淺沙又畏火船上火禁極嚴千人之命倏係其起程但候風色不選擇日時亦未嘗有大失若多船同走大

虞初新志

土

者先行引路船後尾樓夜點燈籠照視燈籠周二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奏成行海晝夜無停有
新料以番方索方之法今在海圖量取度數即知船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
張山來曰極西巧思獨絕然吾儒正以中庸為佳無事於奇關巧也

詞卷偶筆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袴蒙頭雷為所厭欻然墜地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奉於香火座上雷仍自礙其翅羽其家又為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去此婦自以為得計每出入必扶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

張山來曰鬼神之屬類惡污穢污穢之取惡固宜但往往偶一相值即不能還其威靈誠不可解我

虞初新志

卷之十九

三

若為雷神則以柳下惠爾焉免我之度量效卑陶執之而已之用法並行不悖亦何不可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又有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揭蓬轟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斃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者也賣猪人以假銀買貨為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詰之供云實係賣猪得來非某假借官問汝識其人乎曰買猪人雖識其貌不識其住處而載猪之船現在郎家橋於是押同舟子物色其人果獲之縣官痛

黃柳示焉

張山來曰雷所擊者不孝與用銅爲多而光棍不與焉則何也吾非謂不孝與用銅不當擊祇以光棍爲更當擊耳雷之不及光棍殆亦與之耶抑多而不勝擊耶

高嶺中業經趨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鱔數千一婢獨之每夜分竊缸中鱔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鮑店被焚婢跟蹤逃出爲火所傷因臥河濱夜渡睡去此麗而痛滅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

卷之十九

七

處而地有鱔行跡始知向者所放生來救之也按醫家說能生高威其異遂爲罷業及拆鍋下有洞穴生鱔數石盤其中盡果而獲之河

上海朱錦初投潘尚書爲家人後其子遊泮入謝于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卽檢其募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曰荷洪恩須當報効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顧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卽獨力營繕頗稱華煥

廣博新志

卷之十九

四

謂潘已富貴耶至于不報前之朱錦而報于百餘年後之同名者則又何也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冒陳聖裔時值變亂之餘聖裔散落縣爲申請得補奉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爲妾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鄰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上豎一旗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衆皆頭帶包角巾頭有帶者於塾上方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避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

從外奔歸見大勢尚緩座人欲攫其爵甫進門內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

張山來曰此事予猶及見之然亦此人不肖故遭此報耳

事理釋

卷之十九

五

物軒叢談

夢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襖被隨之往月餘抵中州某官宅其入先入內見某官許云吾途窮驚吾子爲歸車既得金立焚復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覓吾子牽衣慘狀也官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伺無出肅客者忽一崩頭婢肩水桶目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汲江驚異厲聲爭之官從內出持茶歸君輔欲買爾去復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乃爲此不經語乎誰爲吾父出所著奕譜呈官証之官大驚曰汝果能勝我言卽不謬甫對着君輔連勝數局官爽然淡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官忽請對局輔又連勝官大喜特爲上客盤桓數月作書登薦好奕鉅公處獲金數百緡

張山來曰此當是某官故作此狡獪耳不然賣子爲僕豈不製面而連成交耶

卷之十九

其

龍缸筆記

篆學圖書多出於新安爲他郡所不及如汪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膂力人呼之夢龍將軍真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入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奇陽樓山來笑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難於八法乃爾耶衆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

虞傳新志

卷之十九

七

來以碎布蘸墨書於扁上頃刻成守歎其久之因囑山來落款於後曰海陽汪濤書至今樓雖屢修而此扁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綸紫北門人繪紫篆書出宦光之上隸書直追中郎至於行楷各盡其妙

張山來曰僕與汪君同字山來彼于書法精妙乃函僕則十指如懸槌深以爲憾豈靈秀之氣爲彼所獨得耶猶憶爲童子時得一闕章形區而空其中一面刻月色江聲共一樓七字一面刻雪夜書千卷花時酒一瓢二句俱朱文其傷一刻辛酉秋

日篆五字又汪濤二字一刻山來二字今此石尚存舊中向亦不知山來爲誰由今觀之真足發一笑也

虞傳新志

卷之十九

六

育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崇廟中訓蒙村廟
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窗櫺
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大
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驚呼殿
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謂請徒皆三十
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目不識丁欲使稍習文字
略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遺之民不至被其齒弄咬噬
也吾身雖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
處得清涼

卷之十九

九

月餘事畢矣語後人殿息燈寂無所見

張山來曰公侯將相中儘有沒字碑在想未入村
廟中讀書耳然草萊稷契所贖何書卽不識字未
爲不可但徒爲舞文華地耳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
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
安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卽出戶
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
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入路矣

重堂遠室皆若素遊直入牀南面而爲婦言曰我
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衆方匿笑旁觀濂適自外
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龍德之度
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以事近怪不
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
上召濂濂不敢隱因命校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
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
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
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處得清涼

卷之十九

三

張山來曰不識定情之夕亦有所痛楚否

永城有張生者，晨就童子試，不遇。讀書必陽山、天齊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數指其背曰：「人聞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歸，燈下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啓扇而迎，則畫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猶欬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纔纔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爲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賦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授示，冥冊神

卷之十九

三

契楚曰：「君無顯秩，卽一片猶難損也，奈何？」生不覺憤懣，堅請爲之，迴幹神徐曰：「當爲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費宮十餘載，忽夢神舍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寬於錄，已蒙帝詔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張山來曰：神雖因生被黜，而愛才若此，殊足千古。

客運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年踰五旬，閒居畫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扶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閣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頂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遍履，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卽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

卷之十九

三

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不知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譙，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強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驕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而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有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椀懸於堂簷，二僧出，蹶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釋襁中能

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
廣提筆爲制義評隲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順一
梅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禪王王手掖之
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浴
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
如人

寶四者沈丘槐店賣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
將逼姚期夢黑丈夫頰而髯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
降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哺產一龍蜿蜒踰尺餘

尾初新志

卷之十九

三

角俱備項間有黃紫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
欲斫斷急乘蟻屋梁因憶前夢姑置茶焉不三日嬰
其數丈天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
日久何以鴉卵亦能啖也沈丘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張山來曰不知此龍何以報母

秦解

鈕 琇 玉 想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爲縣性嗜酒一日持檄下
鄉中途醉臥夜半乃醒時朗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
年少書生烏巾披袍仰月吟哦俄而口吐一珠色赤
於火以手承弄曼跟蹤而前遂向生手奪取吞嚥生
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終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
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卽至其所旋有跡者履
曼人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
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道
康得新志

卷之十九

三

御史巡蒲錄請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卑膝左右
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
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
現立命筆繁曼理踰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
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爲之

張山來曰屈曼得珠返以白髮想亦書生啓御史
之衷耳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逆之別嫌伴任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末輒施以錢或遇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返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水而走尋琮有聲以爲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遺有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爾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卽於姬門墻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購錢姬

卷之十九

三

果大獲既舉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爲慈谿姜西溪一爲邵陽康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廣陵買果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優孟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像裝爲老帙題曰雲耶小照適壁梅盛開生惜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果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掠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肯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

吳須新志

卷之十九

三

母宅前長號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禾姐出曰先生休矣果民違奉母命已不罪雲耶然必得先生咏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耶待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筆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墨書送果民果民讀之學節笑遣雲耶其後紫雲寵歸合卺有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龍茶蘼釀喜今朝叙光細影燈前澆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怕把檀奴偷相撲期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鸞帳六年孤館相依倚最難忘紅粧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梁砧模樣只我羅余渾似鐵掃桃花難得妙應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無不絕倒

張山來曰聞龔在水繪園每年索俸三百餘金辟羅謂其多龔曰我不須金但以某郎伴我一夕一金可耳然不知爲紫雲爲楊枝也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惜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

日於花欄繞欄間徘徊撫玩珍重之意。論於掌珠。嗣以精采嘉魚。過饗而罷。夫人惋惜累日。至爲輟停。宗伯特以沉香斂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張山來曰。此猶享用太過。但不識工于捕鼠否。

虞初新志卷之二十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三儂贊人廣白序

汪 价 三

余小時讀書西園以林鳥爲里舍每展卷白首訖尾方理飽開不抽閱不中輟坐必竟夜不停晷不知寒餓不辨髮顙面一夕正拈枯管作時論忽聞櫺外呦呦鬼聲自思不敢爲孽伯有彭生斷不我厲我豈畏俱頭惡利者耶燃火跡之聲出竹畦中見一敗葉爲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蛛絲所習風入窠中嗟余始知巨向以爲鬼而呼者卽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兒在焉持杖逐之見頑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橫擊偷之衣紛然而墜但無聲息遽以燈照乃老蒼頭謝其故衣懸之室中因思天下事原無實相皆是人以共意造之詞是無疑懼心余嘗爲牧猪奴戲凡譏集謂爲衆舉輒得大采又嘗事伏斜遊每遇名姝無乞介人纏頭者武反以臺金伙助膏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輕俠亡賴非大雅所樂聞正當一嘗惡趣卽解脫耳一意教

斷更不復爲向應京兆試數見則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猶悅悲惶淚簌簌雨下余則廓落笑猶故吾也甲申當國變天地崩裂邑令修故事羣士大夫陳於縣庭口呼大行合幸以爲淚余獨號踊幾不欲生平日淚不輕揮謂其近於婦人也自袁二親以來中心抽割惟此一勸余辭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遊芹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端木貨殖亦何所識豈以內妻妻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其保抱之無異視四子友愛一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偕哀頌蒙莊鼓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二

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選禮以制哀而已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競爲歌讀亦嗜杯酒亦精於奕亦涉書林畫苑亦好作四方遊余嘗戲語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顏老不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縫爲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黨老人之懷至若朋友吾性命也願言結契莫非後人率爾相遭便如風肯脫口披肝瀝之言對而領詩書之氣有若志跡乖離判若行路者卽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學吾

友仕粵東者死兵

合浦令陳寶臣大埔令黃西者死

疾王井臺宰暉者死

吳縣令吳不龍

元培貢大廷者死

侯公半病而死

仕充仕者死

崇侯正起為盜

充州通判項半友武康令

以進士為吏部選人

沉廢數十年不得沾一命者

多有嗟嗟士人者

赴為南面貴人可謂榮矣

乃景崇遭挫辱終其身困

路不聊以至死

余雖不幸猶得優游林水泰然以章

布宅酒國詩城長為三僕

湯沐已此非天縱之者民

咸通新志

卷之二十

三

哉余一生遭罹大抵平素間有奇厄

冥冥之中默為

援救任申謝先君宦楚道經彭澤

江岸忽崩橋枕盡

折舟屋其下料無生理

食頃有聲聞然舟浮水面是

棄家中不戒於火

歲書數萬卷悉成灰燼歸而具云

實屋復集數千卷

乙酉城陷為亂兵所掠僅存零帙

編從書肆配合

其粗有頭訛者又得數百卷幸卯被

一驚賊賊痛殆盡

於三四年中節湯藥之費又聚得

數十卷

丁酉夏漏邑錄入我室愕然為有也見儿上

膏桐之以去

因憶往昔平陽舊夢珍護甚嚴惜恐他

三災於茲四災於皂

綠可勝歎哉乙酉江左鼎沸海

上帥縱兵劫民舍口呼轉儒冠者

破我聞而人勸

棄余族被繫越牆而僅免已亥

入豫州遇老兒莊

羣盜截劫一魁曰

彼書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遊

大笑揚鞭而去

余於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

至荊州謁賀惠循道經玉泉山

有虎踞崖僕夫駭走

此躍入田攫一雞掠余馬尾

越牆去庚子遊密之趙

化若飲於張鑑空山齋紅葛侑酒

不覺狂醉扶墮馬

咸通新志

卷之二十

四

上解然據鞍而行

聞從人譟謀殺次日始知有虎引

二子飲詞中都無動色

甲辰遊富春山登子陵釣處

因訪桐君

見山凹絕嗽一白額虎坐嘲溪流余與

客方側行

巖下虎張爪豎尾欲來撲人眾客眾戰

地余拱手語之

曰山君山君聞聲久矣今日得瞻

采幸無妨我去

路僕所攜三寸銅管耳當揮斥成

律幸獻虎點首者三

一哺跳入叢莽與眾客遙指

子之座

然歷疾書五排六十韻天方曙以詩美

祝之曰一言相贈余不爽約

君有英神能無印可乎

是夜夢虎頭人來附教持鹿酒共酌與王肅爲役夫
僱起乃驚失之余短於目窮蹙之力不及尋丈追
撲捉不辨爲誰迨老而視不加能昏暮能審文字
畫燈下審紅箋能作細楷以光常內飲也相傳文人
目多青歸咎讀書養青蠅毒以致損明此言近証殆
由天分宋學士作春日聯文罪其失職寃矣余諗於
目而耳倍聰要要私語離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即
覺四足者無羽翼子之角者去其齒殆是之兩乎曠
目睚大而睛露有識其峰目不祥鷹目爲暴者此世

卷之二十

俗之惑也古有獸其形而人其心者義農之牛首而
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柴村之長巨蛟英
而筋骨越勁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余足不健
於行然亦會走百里不見苦楚至如登山見勝則羣
蹣險命且不惜不能守齒則舌柔之說好辭訕剛物
未六十而齒然落其二時逞舌鋒以言語抵忤人
以不堪初時不省後乃悔之吾年既邁有客相見必
減我以年數譽我以紅顏則其爲衰態亦可知也余
在落江交異人術能鍊臂爲鐵力士佗如虎者張

拳擊之余臂無恙至十數擊而欲拳癢而不能舉矣
極目查伊瑣嘗言有豪客者鐵臂與余無二客本武
林豪人也伊瑣宴客湖心亭客機破舟亭畔索酒伊
瑣拉與同飲酣呼盡懽飲畢悉以餘餽贈之後客佐
劍從軍底定聞身以功帥於交廣之間錫有封爵伊
瑣以明史事掛累客感酒食之惠陰爲營救究乃白
同一臂衛耳客以豪而侯余特用之以戲猶是屏書
生也可晒也庚子權得白髮爲文以罵之白髮對以
臆曰鹿仙畜也千年而蒼又千年而白龜四靈之一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一

六

也五百年而紫又五百年而白然則白也者物老而
聖斯足以當之余由是得老而娛得白而喜吾願天
下學道人共聞斯語余南土弱夫素倚舟楫與鞍轡
不相謀隨李御史渡河撤輿而馬御史振策逐余馬
而馳余身若鷲霄堦之外目迷陰晴耳轟怒濤始而
驚既而爽終而安焉後此羣騎並出余馬必先驚崇
禎末習射於石岡之汝南書墅弓張矢落同學者以
爲笑余憤欲勝之味射義志正體直持而審固之語
愚的者三匝月心柔手熟忽焉大進以是知人不貴

自然貴勉然性不可恃而習有可通大抵然矣余善飲而不善喫飯可二缶常食不能噉大嚼客之饗者喜並余餐僑朔方者數年日食蒸餅不托之屬生青鮮惠有同嗜焉歸而僕且兼人反覺稍衆之寡味五歲時私闔酒室垂首盞面吸取浮醴送至沉頓家人徧索乃酣臥於瓶壘之側長而僭稱大戶常時列宴衆客支離狂花病葉獨沛國朱倫生家旗對壘終夕不言散時有朱雞啼汪天亮之日主人悅間亦取情侍者計余一生曾有二醉壬寅與合肥龔伯通飲於

東明新志

卷之二十

七

懷慶之高臺寺同飲者王野隱沈雲門所飲者五香柿酒此朔方燒醴之最俊者四人篝燈細酌自酉達卯傾二壘無厭漉飲時但覺甜美可人無若字意從者報曰日高春矣四人啓戶而視觸受風色心目迷眩一時俱倒余睡至日晡而復三公者相對嘆嗒病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鄴之旅舍候李御史行旆癡坐無憊聞西郊演劇觀者甚衆趁步一往登之有列肆酤酒士商聚飲不覺流涎因退席而坐傲然獨酌已而興發拉客中之衆者並釀搏戰不已追及他席

大泉轟飲余玉山頽矣彼此造次未及敘姓氏亦未識余邸舍羣起而披余界之野廟神慢之前追騷怪笑而同名教中自有樂地昔賢所云時復戰之余不習鑄杓而制於茶理友人款傷菴爲邑之陸羽余時過領日鑄以消七碗之興及至杞子園有馬布菴者又盧塋之役効也一揅一旅居然獨步嘗戲語之若與吾鄉楊菴共品泉源正未知誰當北面余於甲辰偶然禁酒有句云我當上奏天帝庭酒星謫去補茶星此亦老僂謾言非實爾也性好食酷失此則諸味

東明新志

卷之二十

八

不謂又好秋未蟹夏初蠶豆二物充庖不想他味人以汪生所嗜不殊屈到之羹藁文之昌歆近日俗尚食烟余每語人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觀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狂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渝成疾病酒之夫狂飲不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塔烟之酷乃至同於酒色何或溺也余家常乏獨示冠必群整人目之若雄於財者然少而惜福爾絲不以附內體服之矜重不輕爲塵泥即至襖裂亦不輕褫記口敝帷不棄爲理馬也書記先大夫於余入泮時

第一西洋布袍凡遇佳節良辰則衣之幾二十年不之減濯有勸余改作裘衣者買子曰冠雖敝弗以草履先人所賜吾不忍也先人之敝廬不迫數椽園裏家人三世不易其舊余口坐臥者止於半舫則寒暑卷都比鱗次容我頭足一席地耳俯仰之餘不見其窄出而翔步王公之第崇構迢遞雲垂雲登余處之落落然了無與也公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大智之言豈欺我哉余受棲居及度板之房不耐卑庫下濕又愛短簷浮几其廳四開晨起披襟爽受風日如入閨室幽暖便悶欲絕又愛舟行放槳蒹洲蓼渚之間率其若往有會心處塔爾思歸余向不喜浴雖夏月亦止以巾拭汗老始習之乃覺淋漓消癢體氣榮暢卽沍寒且樂就澡堂焉余得天強固不憂重病偶爾違和亦不用藥醫之以至清之酒醫之以至熱之書辛巳午月賤體忽憊頭岑岑然作楚一日夕不思湯餌若染時癘者適有飴余佳釀呼至牀頭開看芬香拉鼻急命溫之取太史公荆軻傳連飲連讀曉息之間拍案而起古書難信切不可以身試方吾友

買靜子雖謂才人也體有不適欲行倒念之法余諱之曰奈何於腹中演戲法不聽一服之後下泄不止而甕豈惟藥石卽平時飲膳皆可傷人余嘗於醉後飲養花宿水不死於相因寺僧舍誤中鮮菌毒不死此小人倖免也子美死於白酒牛脯太白縱飲采石以月而亡李杜詩人之魁也皆以輕率自殞其生可不慎哉壯時不免房帷之好後乃以漸而淡至爲汗漫遊遂與色遠卽燕趙歌姬充列侑飲從無一人沾昵者北妓入席見客卽拜立而執役主人加之詞叱余命之入坐諸執事悉令隸人司之北人且謂介人環共鄉俗體貌知命之年便絕婉孌友人俱謂其假席間每引爲笑資李贄齋至謂五十斷慾不如相館作泉下人彼長余四齡竟以啖牛截淫一妖姬而殞夫精燕神人之三寶而丹藥之王也先祖遇一異人授以龍虎吐納之法習練四十年道成夏月蓋重衾臥燄日中無纖汗冬以大桶滿貯涼水浸頂而坐竟日不知寒余以骨頭無仙分不之向學然於玄化要訣頗熟聞之大要以寶神膏精爲主世之愚俗縱情

影役以致陽弱不起乃求助於禽蟲之末蛤蚧偶逢也采之以爲藥山獺淫毒之獸取其勢以壯陽蓋海狗以一牡管百牝暫之助房中之術何其哉真敗道貴獸而賤人也且方士挾探險之說謂御女可得長生則吾未見蛤蚧成丹山獺尸解海狗之白日冲舉也記誦之外無時不親操諸務盥漱汛掃不以煩羈役花則手灌之草則手鋤之魚鳥則手飼之武雞恒漁漁或混同僦乞或時與童稚相劇擲弄觸解以嬉故年雖近冠人以爲有童心舉步輕趨容色亦不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二

哀不似龍鐘齒豁人年來遊興不減夢想時在湖游岳麓諸子惜余筋力耗余車不得遠行在家閒極有花卽看有酒卽飲有對奕者卽終日老友相值卽解杖頭以藤編流之上者集共余談余亦坐坐植檀之室謂之清時小太平適與紅裙會方袍骨董不至以唐突取厭贈邢水桂姬有休將量大放紅袖但得情癡忽白頭之句非乞憐語佳人會生憐耳孫子數人與長者點定文字粗爲疏解羣小則率逸承禧分菓果與之各展所欲而往分之必均偶有參差菓而勻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三

老人許穀尤可愛也余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爲家客兩河者前後十數年始於察荒李御史慕懷孟薛宗伯知之呼至其家與仲儒二兄讀書翕圖後爲賈大中丞召修省志別去越三年會弔宗伯之喪黃門衛公先生正在讀禮留與嶧山草堂商榷今古又爲洛陽太守朱煉煌邀閱試卷別去介人之久於茲土者實以宗伯父子恩分滋深故依劉御李馬首不能他指耳時沈宮詹釋堂先生分廵大梁清慈明允爲海內岳牧表余驅車八郡歷收河嶽之英倦則以釣陽清署爲歸焉其他逆旅主人無不伏臘如戚屬水行則或櫓人無妨緩棹河上逍遙陸行則常與執轡者試走舍與馬而徒恣其流覽余之所爲通余之所爲介也余彈精音律於古今離合之義無不博綜吾邑陸君楊絃索化工手也從余考訂音律字有訛舛悉爲釐正遂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爲嗷吸海內名公卿以及文章之士皆與之遊其名直達禁掖掌阮傳人乃以介人爲導師亦可異也余嘗作一想取尼父荷齒操桓子野挽歌孔明梁父吟謝安洛生咏懷康

廣陵散袁山松行路難李太白烏夜啼令相如鼓琴
桓伊吹玉簫高漸離擊筑福衡遇浪陽鼓君揚出而
鼓冠短袖爲之提撥其間左顧右盼意氣激昂撥清
絃發哀弄人聲天籟雲委雪飛一洗梨園法曲之塵
顧不樂哉博塞之事盛於魏晉近日士大夫皆以奉
十齋打葉子爲名流雅尚相編成風浸淫海內余不
之效祇是黑白二子比勢覆局木野狐之請恐亦在
所不免當余少賤頗耽戲術射覆藏鈞與夫頃刻花
達運酒之類種種幻化皆所熟諳至於名諸仙尤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五

極靈響卽非真仙當亦才鬼已卯應試失利情懷悵
惓舞仙童以釋悶令其搬演雜劇窮委盡態有老梨
園所不到者一時傳播男婦聚觀擁塞堂廡終日哄
笑匝月而不散應凡悉遭拆毀余深悔其賤因逃匿
於外以謝之世俗無聊動拈骰子以下乙亥試玉峰
同寓友人競卜休咎余一呼而六子皆赤果於是年
入泮先君六旬時患疾彌月醫藥不能療余心焚灼
抱瓮盆踞於中庭祝曰大人病果無恙幸賜吉徵一
擲而五子各色傷一子旋轉不定余默然之一躍而

成順色病亦旋瘳昔寄奴喝子成盧明皇叱子成四
慈聖之側立不仆光祿之盤旋三日精誠所注符應
立呈樛蒲有神豈虛也哉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汴
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
鋒利能殺人也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亦以刃害
也余曰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執兩戈以求貝謂之
錢執十戈以求貝則謂之賊而已矣雲田曰兩戈一
金豈更有精義子試說之余曰兩戈不敵一金錢貴
神物也雲田曰得一金而來兩戈豈不可危余曰操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五

兩戈以求一金亦復何與有一老父笑而前曰此貪
者之必濟以賂也敬領兩公高論老夫快極惜王介
甫不得一證斯言乙巳從三衢假道至汾水開化道
中黃斧告置僂僂乎廩所勞適遇一蒙館其館師教
隨心皮體胖胖音爲伴余入語之曰先生誤矣胖蒲
官切當讀如盤館師曰門下精於翻切乎願受台教
因教以上字母下韻脚中間過脉如經堅丁頗諸訣
一一指授呼調數四令其師弟同余念誦一堂之中
齊聲唱和初如小兒嗶嗶學語舌本都強少焉漸覺

柔利至數百過而赴口以出自然通暢主人聞之狂喜出揖余曰等字切法里俗罕傳村塾悉見肉素永棺何幸得公提誨請問公姓氏今將何往何爲停車於此余實告以前往江右行李空乏之故主人曰是不難命家僮立取青錢文綺見餉余拜受之得以即時就道余於字學重而習之音義略無訛舛不謂漢遼乃受其益以解字而得酒食以切韻而得錢財是亦學國之美談也二氏皆視世人爲蠢俗故一以冲舉歆之一以輪迴懼之余明於死生之故不溺其說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三

然其標旨清微振辭高妙有足罄情人之閨塞者故夫道家之六甲秘文萬畢神術釋氏之三車要義四諦真言固不洞究我若靜地修玄不在採芝咽液高座說法不在豎拂拈槌將使上清羽客覽守丹爐太善知識都向離門外瞋睡也余不信星相家言李虛中唐舉世無其人二家推余限度按余部位皆云至貴之格公卿將相早於年三四十內得之人多以此按余余初亦喜聞其伎逮至後來往往不驗今閱七十甲子矣黃髮熟矣癡夢不復作矣雖欲信之又烏

得而信之又不信師巫之術吾嚶多有女巫召人先靈與人敘語余幼隨家人往果於隔戶隱隱有聲家人白日見鬼哭而問訊余惡之從後聞密偵見一人垂首雙中作語遂發其奸余在河南與李御史同謁嵩嶽見有所爲馬子者托神附體儼坐堂簾執繩棍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謁神座竟拜馬子酬愿而去忽而惘惘遍索衆皆驚竄財如阜積余惡之令御史皆縛之至衆神叩頭哀乞免死聲色移人余性亦有殊焉者喜泉聲喜絲竹聲喜小兒娘娘讀書

虞初新志

卷之二十

六

聲喜夜半舟人欬乃聲惡羣狗聲惡騷人喝道聲惡買客籌算聲惡婦人習聲惡男子唧噥聲惡盲婦彈詞聲惡刮鍋底聲喜殘夜月色喜曉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妝真色喜三白酒色惡花柳敗殘色惡熱熱媚人色惡貴人假面喬妝色至余平日有喜色無愁苦色有笑聲無嗟嘆聲竊謂屈原之九歌樂鴻之五噫盧照鄰之四愁六恨賈誼之長太息揚雄之時牢愁殷深源之咄咄怪事皆其方寸偏反動與世懣懣不與介人同時爲作嘯鴻無涯之語以廣之

余不識金銀之數。不知方物之值。不聞營殖之力。不設會計之籍。悄然而來青。悄然而去。室中忽盈忽虛。若與阿家翁無與焉。年七歲時。族伯公應余承祿。有宗人出而爭嗣。郡司馬某當斷。得宗人諒。祖之余。余起告曰。爭爲人後者。利其產耳。兒不願如俗情奉人宗祀。建辭以出。司馬謂先君曰。有是佳兒。宜不賴此。其爲志大財疎。自童此已然矣。傾余行篋。從無十金之積。白銀青蚨。亦數米數往。但不戀清寒。吾輩人余曾坐車此。收諸生修脯。亦曾心織手耕。賣文字作生活。

之余日事者。遂若不知有往行者。客臘余曰。子才之不殺。以至於斯。今猶是放宕其辭。以自矜乎。余曰。馬遷腐刑居蠶室。而著史記。陸平原臨刑。曰。古人立言。以垂不朽。吾所恨者。子書未成耳。蔡中郎被收。請黜首。刑足。繼成漢史。此三賢者。介人之師也。子烏足以知之。武又引善惡報應之說曰。子有何惡而遭此刑。獄余曰。盜賊爲暴。所人之肉而食之。卒得上壽。柳下惠操行修潔。以黜辱沒其年。崇侯虎進炮烙。以痛百姓。國滅不與其難。西伯修德行仁。因於羑里。司馬姬

令嘯月兩譚士余輒冠一軍。迨解官放浪西子湖。與白門諸山水間。連手吟唱。狂叫絕倒。此一知已。光州唐雪霽先生。選邑士廿人。時校藝於衙齋。文必面問。必戒諸少儔者。奉余爲經師。辛卯之役。謂余必擒元。及報罷。仰天嘆嗟。至於流涕。此一知已。湘潭沈旭輪先生。李吳三簡首諸士。曰。時文中古文。首薦二史。其鼻祖也。終恐不利時官之目。此一知已。之萊李琳枝先生。以省方試士。授余罪隸之中。弁覓都人士。序余文。曰。介人之文。能令人悲。能令人怒。能令人喜。能令人下。酒能令人已。疾是介人以文生。天下而輩。俗乃欲報之以殺。忍手哉。此一知已。河陽薛行屋先生。人倫淵藪。生余諸友。軒相與訂千秋業。余斷梗又折角。如意也。而先生折官位輩行。以交。詫爲珠采玉英。希世之寶。此一知已。七閩黃石齋先生。講學湖上。弟子數千人。蟻升廡下。易正一書。筌蹄父象。妙契圖先。獨以授余。曰。滄桑而變。惟此子不刊其書。譚周之得文。立藩衙門牆。吾何恨矣。此一知已。吾鄉之文。久沒雲霧中。潛壺許子與余力朝之。並車松陵。分題漢上。他

無可與語者。嘗曰。有志三代同心二人。此一知已。生洋妓王翻仙。姿才無輩。頗不近貴人。得余文。必焚。搜拜讀。讀已。又拜。相對清譚。無一語墮人間。紛澤者。此一知已。有授僞秩官人。借邑中雕面少年。宵謀傾余。事且露。主者曰。斯人制作。胚胎大家。必將羽儀天下。必務殺之。再擊不中。欺曰。才士固不可殺。愛我之口。無可準約。若輩方欲刺我。以刃而肯。稍爲大家呼爲。小士。此亦一知已。李獻吉前朝之文人也。葬於陸廟山家。已崩。陸出題首。類人無通而問焉者。余語焉。州史太守張良洞。有黃石塚。弄政墓側。姊安墳。大抵荒唐爲士人耳。食語猶明詩人李獻吉墓。埋骨不過百年。漫於豐草。碑雖無存焉。爲太守者。所當急爲。或治以培風雅。守卽鳩工往葺。余視爲舉土而封。出故碑而重勒之。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雲間彭燕又嘗代之文人也。以五十年老孝廉。授汝寧司李。才華震。量不屑以膺石編人。武議其有文才。無吏幹。一日來謁李御史於汴署。余從屏後覘之。見其內衷紅裙。必爲竊竊。御史甚加禮遇。肅之坐。談論甚洽。茶凡三。獻

燕又漸分位以足加膝嚙口橫欄者若無人御之
徵咽無恤意人而呼余曰子見夫在司李乎余曰見
之才不檢制幸夫子憐而恕之御史曰我無資乎君
天下豈皆愛才者愚終以是禍未幾延方使者會
至御史謂余曰彭司李掛彈章矣欽跡鼎鑊罪且不
測余切懇御史轉旋爲文人留一生地御史難之曰
直指駐節彰德汴之去鄭也遠疏欲追無及矣余爲
臨請乃刪其重大者數條遣一幹役策蹇騎詣直指
所迫還原疏更爲收緒燕又得從薄譴以歸余初不

是初斯志 卷之二十

三

樂否人以綠沉筆一矢授余曰乾德初蒙公見借今
以奉還由是文思大進放騁詞室不可捉搦患難後
於資善堂曾畫夢作文有朱衣人裂面擲之地余
啓之曰豈以文受禍不當更貴賄榮耶今後但爲歸
澤杯水之文不復爲驚濤怒壑之文但爲敬面薄以
之文不復爲鋒牙利齒之文但爲依簾倚閣之文不
復爲開疆鑿嶠之文但爲女子鏡奩嬌昵之文不復
爲丈夫榮戟森戟之文如是可乎朱衣人色霽而去

及余提筆匠心獨詣其爲研奇如故也又夢朱衣人
怒呵曰違吾教旨由汝虎視文林但無望龍門燒尾
余乃絕意金閨日與鮑生者爲友上追風人下逮三
唐吟老遂相鼓吹余壯盛時力爲時文若科目可且
舉擢焉者甲午同考官某與余有神契欲收之夾愛
賓相招授以關節余驚復之曰科名爲何物可以關
沈獲之且余命多蹇劍恐非桂籍中人文之售不售
無所逃命若使一日說選是與命約也人禍天譴均
有之矣當事怪恨便與余絕老而力爲古文歲戊午

是初斯志 卷之二十

三

薛黃門衛公先生謀之要津欲以博學宏詞薦余上
御啓謝曰价風遭屯難沉痾書城雕蟲瑣事不足名
家實乏史材無容忝竊宏博之稱非所據也且也山
康野性不樂冠裳豈其潦汜餘年頓忘丘首孝然寬
河清仲蔚沒蓬蒿匹夫有志不可回也固辭而後已
刑部伴阮劉公結三十年中州縉紱近爲侍從親臣
出督蕪關稅迎余樂江之署飲酒賦詩公於署前方
池之上構一新亭鐫 御賜松風水月字爲之額朝
夕瞻對題曰敬亭志不忘君也余爲之頌系之以詩

復令口擬以余才綰類左右余懇止之曰草澤寒賤久甘崇伏豈可以不祚名字上干帝座公爲然然退語幕客曰此公老鈍命與才違余之古今文前非逢年之物天下鉅公謬以富貴相貽此世人謂爲奇焉然則介人七尺其爲不翦之未翎早鳳之敗葉也審矣向樂自少至老所爲詩古文辭則九而存一客見之問余曰其中所稱最快意之作可得聞乎余曰流落散人賁多筆墨之樂試爲足下略言一二李御

史察荒兩河時駐節歸德余入謁御史手授內中詩

卷之二十

刻一闕凡百有餘首余回寓命從者燂燂酒依韻和之漏五下而卒業黎明投入憲府御史立趨進署大呼曰君以一夕敵我一年才之相去奚但百倍而已遂留幕內可爲大快者此其一河陽妓小紅兒性孫善飲常倚其巖以壓人一日余取大觥客數升者奉之紅兒不辭曰我善酒爾善詩爾成一詩我盡一詩今日試以詩酒一決楚漢余吟紅飲酣對飲紅兒微有醺態余乃一連盡三紅不能支踞面乞降余

解之睡自吟自飲坐客各舉杯稱賀可爲大快者此其二繆侍讀念齋先生過膠有青樓何媛以詩晉調倚陳墮落苦狀侍講心側呼其姬藍債所值聽其擇人而字無他樂也余作種德記以贈之一夕余病不能飲而爲酒料爲之約法曰苟有犯不能飲者罰以酒能飲者罰以詩即以繆侍讀捐金與何媛落籍爲題衆聞以詩贈繆皆應曰諾一客曰余何能飲而不罰之酒余曰若以酒罰能飲者則是賞也非罰也余乃隨酒隨吟今小童錄之計所爲詩竟得免罰酒三

史察荒兩河時駐節歸德余入謁御史手授內中詩

卷之二十

三

十二賦侍講笑曰昔人謠集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未聞有不與飲而罰之詩者有之自介人始矣余私喜曰不意於風雅林中而得此酒法余素負酒人之名每罰卽倪首受之無可解免此番乃得以詩硬抵公然強項不飲衆不敢譁可爲大快者此其三戊子入鄉關號舍中默然有聲其鳴甚哀余宿爲場屋文鬼大聲誦余向日秋實詩曰三年醞醞逢遷卒七義光次瞻主翁其聲遲減有韻香王者邑之才士以不得肯其矜而死余爲立傳人聞之喜其描情繪意

有若寫生無不顧解已酉客止落僧會鄉舊有並
生披而讀之忽相抱痛哭至於失聲余驚問之彼亦
負奇侘傺而不得一遇者其為此也蓋重有所傷
也我之詩可以安鬼精靈我之文可以役人嗜性可
爲大快者此其四則少司農樂園先生被獲兩中以
爲事窮極拷訊終無賸證時臬司李官以謀失失輕
此大遠問與司農同繫刑部死者數人滑於獄者八
世祖忽念無辜有貸死意廷議改流草古將爲散戍

卷之二十

望

狂人
升遐之日特諭放令還鄉辛丑借王過客司李東萊
南歸道經雪苑留宿宋公牧仲家余適邂逅宋出八
上賜先相國古書同觀司農一一賞鑒畢列坐開堂
余曰姑緩之請再觀今書取余所著火山客齋閑逸
諸公叫讀不已都忘杯箸鼓掌而笑中饋盡歡主人
勸且飲諸公曰得此奇文愈讀愈快正如身入龍藏
夢看寶物惟恐其盡誰肯撒而去之竟問建且不覺
實適可爲大快者此其五豆漿枕雲門欽崎異人與

卷之二十

三

金石交親得子嗣頗制於內不客置妻孥
人於外宅產一男聰穎明俊且八齡矣托爲里人兒
撫至家夫人見面驚異曰阿梁家生此九菴鳳雛
題啓曰此卽夫人子訊得其賀夫人大喜踰望清旦
爲有麟之宴親朋製錦綉慶文皆屬余提刀一爲
書段王美一爲給陳薛衛公二爲河北大將軍施
字一爲大魏戎魯壁山一爲懷慶太守彭悟山一爲
張乾雅諸同學兄弟一日之內橫筆揮毫悉副其
無一雷同門面語可爲大快者此其六庚子修豫志
午日賈大中丞邀飲開府談次論及諸葛孔明王景
略二人優劣互有異同地襄城余令獻裏酒三百
陳列塔前諸同事並啓分取中丞笑曰諸請公各草
爲王優劣論一篇佳者悉持去不須分也諸同事聞
言買勇各就席構思余伸紙搖筆不加點竄俄頃而
滿畢中丞令余口誦余音辭朗電鏗戛中丞爲之擊
節歡賞諸同事皆撤筆長嘯自壞已作余進揖謝
歸單校四人餽酒於前余擁之徐步而出可爲大快
者此其七嘗見館後村腐妄爲詩文多有口自辱誦

非手黠頭自鳴其得意者若稍知痛癢則不然矣韓
 愈曰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劉曉曰十
 爲文不得十如意則求余所爲最快意之作當又絕
 少也有識余文多遊戲者余曰方朔之客難假難以
 復辭崔寔之答議因議以寓興崔駰之達旨寄旨以
 韓思韓愈之釋言憑言以摯志楊雄之解嘲托嘲以
 放意班固之賓戲隨戲以逞懷也客曰子雲擬經之
 徒孟堅述史之士奈何鼓其舌頰以筆墨爲遊戲乎
 余曰昔孔子曰冉父爲犁牛斥宰子爲朽木觀仲由
 之好勇取暴虎以示規聞言偃之結歌舉割雞以志
 喜遊戲之語雖聖人有所不廢而况爲聖人之徒者
 哉少辨方言作僂雅四卷蒙難時作火山客譙十五
 卷廣禪喜一卷會有感唱作鼠嚇五卷豫遊最久作
 中州雜俎二十四卷同人問訊作千里而目六卷老
 閒半舫作化化書十二卷人林題目八卷僂春秋一
 卷三僂贅人詩文全集未定卷數今雖衰哉踰門而
 乞文者必應之如償以虛不以爲披後有作者得吾
 書而誦之中郎之帳聽之如李漢序韓文以行壽之

百世聽之即不然如張伯松不喜法言叱覆晉說亦
 聽之

張山來曰文近萬言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允
 稱妙構○予素不識三僂而今尉桂東會通稿紆
 因索種種奇書尚未惠讀不知何日方慰予懷也

庚子新語
 卷之二十
 天

卷二十六
 大終

總跋

予曠是書竟不禁喟然而歎也曰嗟乎古人有言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夫人以窮愁而著書則其書之所蘊必多抑鬱無聊之意以寓乎其間讀者亦何樂聞此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之音乎予不幸于己卯歲懷墮阮阱中而肺附中山不以其困也而貴之猶時時相啜哺既無有有道丈人相助舉手又不獲遇聶隱娘輩一泣懇之惟暫學屬提波羅密俟之身後而已于斯時也苟非得一二奇書消磨歲月

虞初精志

他跋

其殆將何以處此乎然則予第假讀書一途以度此窮愁非歟曰惟窮愁始能從事于鉛槧也大窮愁之際向欲藉書而釋况乎居安處順心有餘閒凡淨窗明焚香靜讀其樂爲何如乎因附記于此俾世之讀我書者兼有以知我之境遇而觀之世不乏有心人然非予之所敢望也

康熙庚辰初夏三在道人張潮識